唐高祖

李渊

杨发兴 主编

唐高祖
唐朝开国皇帝
关陇贵族
袭封唐国公
从太原起兵
攻占长安
战略家
七月率师南下
颁布均田制
进取关中
玄武门之变
深谋多算
谥号太武皇帝



青苹果数据中心出品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　录

上篇　乱世争锋
第一章　比武乘婿
第二章　少年得志
第三章　力挺太子
第四章　纵虎归山
第五章　兄弟反目成仇
第六章　恩威并施
第七章　翠华山中
第八章　血战龙门
第九章　途中奇遇
下篇　莽龙江山
第一章　箭在弦上
第二章　血祭义旗
第三章　义军临城
第四章　西图长安
第五章　火魔逞凶
第六章　京都易主
第七章　关外大捷
第八章　海纳百川
第九章　江山一统
第十章　君临天下
尾声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唐高祖李渊

杨发兴　主编



＝＝＝＝＝＝＝＝＝＝＝＝＝＝＝＝＝＝＝＝＝＝＝＝＝＝＝＝＝＝＝＝＝＝＝

青苹果数据中心

Green Apple Date Center

（www.egreenapple.com）

前言

唐高祖李渊（566—635），唐代开国的君主，姓李，名渊，字叔德，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北）人。世代显贵，受北周唐国公爵号，后受隋炀帝弘化留守，兼领潼关以西的军事指挥大权。见隋炀帝无道，天下大乱，运筹帷幄，起兵太原，定鼎关中，创建大唐，又横扫群雄，统一全国，实为一代创业之主。在位九年，传位于子世民，自称太上皇。贞观九年崩，死后庙号高祖。

李渊是唐王朝的建立者，在隋末天下大乱的时候，他不露声色，招兵买马，积聚人才，当条件成熟之后，立即揭竿而起，率众起义，最终夺取天下。玄武门之变后，让位于李世民，退居太上皇。唐高祖对于唐初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

作为唐王朝的奠基人，唐高祖李渊的历史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实际上，李世民的许多政绩是在李渊的基础上发展创造的。在建立和初创唐朝的过程中，李渊不但有着过人的军事谋略，还有宏大的政治谋略，正是他全面的治国安邦，才使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有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也是一个胆略超群、富有权谋的政治家。他不仅善于把握时机开创了一代帝业，而且目光远大，在政治上积极进取，奠定了大唐帝国的基业。作为辉煌灿烂的唐朝的奠基人，李渊也拥有很多政治家不曾具备的品格。李渊出生贵胄之家，这既不同于出身泗水亭长的西汉高祖刘邦，也有别于放牛娃出身且作过小和尚的明太祖朱元璋，更与以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元朝、清朝的建国者有异。可以说，高祖李渊个人政治生涯中的起伏波折，与大唐帝国的兴衰隆替一样，充满了无限魅力。

现在，我们就来拨开李渊身上的层层迷雾，重显这位大唐帝国开创者应有的历史风采。

上篇　乱世争锋

第一章　比武乘婿

黄河最大的支流，源出甘肃省渭源的渭水，是条大河，它有波澜壮阔的豪放，惊涛拍岸的雄壮，樯倾楫摧的悲壮与凄凉，也有潮平岸阔的静谧和任人宰割的温顺。但不管怎样，它总是哗哗啦啦，经年不息地唱着有时委婉、有时雄壮的歌，流经八百里秦川，在渭河平原中部拐了个弯，然后又不知疲倦地经潼关向大海流去。

渭水在渭河平原拐弯的地方，可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这里地势高阔平坦，环境优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既可控制西北，又能俯视东南，进可攻，退可守。历朝历代的帝王，无不对其垂涎三尺，已有十二朝在此建都。

这个历史悠久的都城就是长安城。

长安城在北周末年就已成规模，长七十多里，南北宽十五里，东西宽十八里，近似一个正方形。城内的建筑群分为宫城、皇城、外郭三部分。宫城在全城北部正中，是皇帝和皇族居住、办公的地方。宫城南面是皇城，面积比宫城略大，尚书省、御史台等中央各官署衙门并列其间，是百官办公的地方。外郭城顾名思义。是宫城与皇城之外的城郭。

北周王朝末年。皇室贵族荒淫无度，政治腐败，百姓痛苦，上下离心，已到了众叛亲离、风雨飘摇的地步，时刻都有被抢班夺权、改朝换代的危险。长安城中，隋国公杨坚对周静帝虎视眈眈，暗中调兵遣将，静帝禅位已成定局，只是时间问题。

虽然这样，春天还是颠着脚步悄悄地来到了长安城，用它的花容点缀着城内外的一草一木，给这座暗流涌动、疲倦不堪的古城抹着姹紫嫣红和生命之绿。渭水之畔，莺歌燕舞，丽人成群，御花园内百花争芳，蝶蜂翩翩，好一派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虚荣。

连日来，周静帝宇文阐情绪非常不好，精神忽而低沉，忽而激愤，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还很年轻，才十五岁出头，虽然身材高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有天子气象，却因心情不佳，愁眉不展，目光呆滞，步履迟缓，全无了气宇轩昂、目空一切的傲岸。他已完全了解自己的处境，第三感觉告诉他，用不了多少时日，他这个承续大统、合乎规范的皇帝就要下台，能否保住性命还是个未知数。他恨手握生杀大权的隋国公杨坚的专横跋扈，乃至不分上下尊卑，敢于向他这个天子开刀的残忍，更恨自己面对乾坤倒转，帝位即将沦于他人之手的无能。本想面对苍天大地。不顾天子身份，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更想壮怀激烈，大叫大嚷，大杀大砍。然而，想归想，却没有勇气去做，因为他明白自己身单力孤的处境，了解为所欲为、对他的皇位虎视眈眈的杨坚杀人如麻，野兽一样的残忍。

静帝心烦意乱，看看太阳才竿子高，阳光又分外明媚，空气也格外清新，便决定到城外踏青去。怕引起杨坚及属下的注意，他没有带仪仗和兵马，只带了几个太监和宫女，坐了一辆镶金包银、嵌玉着彩的轩车。从金碧辉煌的宫城太极殿出发，出宫城的承天门向北，走皇城内数里长的承天门大街，然后出皇城的朱雀门蜿蜒东去。从宫城走长安城北面的玄武门到野外，不到六里路，他为何舍近求远，非要走许多冤枉路不可？他有着明确的目的，一是到设在东面春明门处的兴庆宫探望他的爱妃王翠儿。王翠儿聪明美丽，艳压群芳，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深受他的宠爱。遗憾的是，因对杨坚的专横不满，被杨坚以养病为名，送入兴庆宫。二是在已经少得可怜的在位时间内，多看一眼长安城内的景致。在有南内之称的兴庆宫驻足后再出城。三是东门称“春明门”，不仅与盎然的春意合拍，而且与他到城外踏青的行为有同样的意境。

长安城内有十一条南北大街，十四条东西大街，相互交叉，把全城分为一百多个排列整齐的坊市，是市民的住宅区和商业区。外郭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北面为承天门、玄武门、丹凤门。南面为安化门、明德门、启夏门。西面为开远门、金光门、延平门。东面为通化门、春明门、延兴门。每个城门各有三个门洞，惟有明德门例外，有五个门洞。

通城门的十二条大街，是全城的交通干线。其中的承兴门大街和朱雀门大街相互衔接，纵贯南北，成为一条中轴线，把全城分成东西两部分。街道笔直宽阔，朱雀门大街宽近二百多步，气势雄伟，掩映在槐树梧桐柳树之下，壮观而幽美。

静帝年轻时经常骑马或坐轿在城中浏览观光，对城内的情况了如指掌。那时他还未登基，年轻好动，任着性子来，自从去年登基大典做了皇帝，被杨坚所左右，就很少出宫了。他留恋登基前的自由自在，留恋长安城阔大繁华的气象，做梦也想重现登基前的景象。但这是不可能的，杨坚及其同伙怕他造次，严禁他出宫。他的四周布满了一双双窥视他的眼睛。这次不经请示就私自出宫，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断，是他足够的勇气积聚到极点的爆发，他要看一看杨坚能把他怎样。

虽然宫中很快就会政变，但对于只关心如何生活得好的老百姓来说，并无大碍。他们是墙头草，随风摇动就是了，至于谁当皇帝，似乎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因此，大街上仍然十分热闹，商贾如云，艺人做秀，人流如潮，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大有舞袖掩云、挥汗如雨之势。那吵吵嚷嚷的鼎沸人语，或高亢婉转的歌唱，骡马市上牛驴毫不掩饰的、自鸣得意的噪音，铁匠抡锤打铁发出的叮当声，杂沓的脚步声，还有谁家孩子找不到父母的哭嚎，谁家花枝招展的娇娘被人摸了酥胸和滚圆屁股后的怒骂，维持秩序的大兵近似于怒斥的吆喝声，沸沸扬扬，林林总总，展现了一幅色彩斑斓的风景画，组成了一曲浩

大又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既让人联想到天堂，又使人联想到世界的末日。

面对此情此景，静帝流露出羡慕而又无能为力的目光。做皇帝有什么好？怎比做一个庶民，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这么想着，极不情愿地放下车上用华丽的绿色缎子做成的窗帘，苦笑着摇摇头。因为他分明发现车后有十几个盯着他的轩车不放的汉子。肯定是杨坚派来的盯梢。虽然是司空见惯的，他的心头却笼上了许些悲哀。轩车在拥挤喧嚷的大街上骨碌碌地向东走着，驾车的大宛马因为不能奔驰急得不住地长嘶。静帝心里道："社稷就要易主，朕就要成为平民百姓了。国之将亡，当哭声遍野，这长安城中怎的一如既往？人们难道麻木了不成！"

终于望见兴安宫那白玉雕栏，玉砖砌阶，崇楼叠阁，画栋雕梁，规模浩大的轮廓了，静帝不由地长出了一口气，暗道："不知王妃的病怎么样了？可怜的人儿啊！"想到这里，不由得又恨起杨坚来。杨坚啊杨坚，先帝及朕待你和你的父亲杨忠不薄，你为何如此凶狠，非要将大周王朝灭掉不可？苍天不公啊！

兴庆宫历史悠久，原为汉王刘邦的行宫，后经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历朝历代不断修建，已成为仅次于宫城中太极宫的大型宫殿。宫殿占地二百余亩，有殿堂三百余间，亭台阁榭，塘池玉苑，应有尽有，无不重拱藻井，琉璃瓦顶，玉砌金嵌，华美非常。

王妃原来住在正殿当中装修设施最豪丽的华屋内，后来搬到偏殿中。前些日子，杨坚又令她住宿偏殿后的柴房。静帝据理力争，无奈帝不如臣，不仅难达目的，王妃反而受到了更残酷的迫害。

因事先没有通知，管理兴庆宫的总管云洪不知静帝驾到，没有准备。及至发现，静帝已离宫门里许了。好在云洪与宫中的人们已对静帝的处境了如指掌，便不慌乱，更不惧怕，慢腾腾地出门迎接，全无臣下见了皇上的诚惶诚恐，更无老鼠见了猫般的颤颤惊惊。当然，迎驾的程序还是要的，待说过"不知圣上驾到，有失远迎，罪该万死"、"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类的话后，云洪将静帝迎入正殿专门用于皇帝休息的厅堂。

静帝登基后，仅来过兴庆宫三次。第一次是刚刚举行登基大典不久，算是例行公事。第二次是去年夏天，出春明门到郊外狩猎，在宫中住过一夜。去年冬天又来过一次，打着龙体欠安、在此休养的幌子，目的是探望王妃。这次因为想急于见到王妃的缘故，茶仅喝了半口，便要云洪在前面开道，引他到柴房探望王妃。

柴房坐西朝东，低矮破败，共有四间，左面两间乱七八糟地堆放着许多杂物，右面的两间算是王妃的卧室，因在高大的偏殿后面。阴暗潮湿。

云洪推开房门，一股浓重的酸臭气扑鼻而来，静帝叹了口气，掩着口鼻走了进去，因室内能见度太低，险些踢翻右边盛水的瓦罐。他

揉了揉眼睛，方才看清楚室内的什物。

王妃躺在靠窗的榻上，脏兮兮的绫子被盖着她那瘦骨嶙峋的躯体。头发凌乱，如同一堆杂草，面色蜡黄，目光呆滞，与昔日判若两人。见静帝进来，她想挣扎着起来接驾，虽费尽吃奶之力，却未能如愿，一行混浊的泪水流下来。自怨自艾，断断续续地道："皇上来了？贱妃无力起迎，罪该万死！"

静帝鼻子一酸，泪水盈眶，拉住王妃冰冷如柴的右手："爱妃已经病到这般地步，朕不怪罪。"他顿了顿，忽然来了勇气，厉声向云洪道："滚出去，给朕滚出去！"

杨坚早已吩咐下来，要宫中之人严格监视王妃的一举一动，发现变故立即报告。眼下静帝来此，与王妃单独会面，当然不能掉以轻心。云洪站着不动，当静帝再次赶他出去时方才道："奴才不能出去，怕的是圣上遭遇不测。这兴庆宫离东城门不远，常有贼人前来捣乱，若有差池，奴才不好向隋国公交代。"

"那就让他在这里吧。其实贱妃也无什么要紧的事要告诉圣上。就让贱妃当着云总管的面说吧。"王妃剧烈地咳嗽一阵："圣上，贱妾在世的时间不会久了，有两件事一直憋在心里，怕带了去。"

静帝痛苦地摇了摇头："事已至此，朕与爱妃没有什么好怕的了。说吧，将心里话都倒出来！"

王妃苦苦一笑："这一，圣上要识大局，惜生命。看来社稷与皇位是保不住了，既然如此，就任凭他去，能保住性命就谢天谢地了。这二，先帝在时，看中神武公窦毅之女窦宝惠，曾许下大愿，说是给宝惠找一个应心的夫婿，看来这副重担就落在圣上的肩上了。贱妾以为，圣上当尽快办理，以防逊位后留下遗憾。"

多么善良的心地，多么质朴动情的言语，静帝的的确确被感动了，动情地摩挲着王妃的纤手，二目潮润，泪水流下来，滴在王妃的脸上和没有血色的嘴唇上。王妃感觉到了那泪的热和固有的滋味：咸咸的，不无苦涩。

好一会儿，静帝哽咽着点点头："爱妃放心，我会处理好的，若来得及，明天办理。爱妃如此通情达理，如此关爱他人，定会感动上苍，病除疾去。"

时间过得真快，静帝不觉在柴房呆了半个时辰，他松开王妃的手，恋恋不舍地出了柴房。他闭上眼睛，适应着外边的阳光，然后下令回宫。

云洪不知静帝葫芦里卖得什么药，怕没法向杨坚交代，便问："圣上不是要到郊外踏青吗？怎的就回宫呢？"

看似很平常的一句话，却激怒了静帝。好像说这话的不是太监云洪，而是想夺他皇位，祸乱朝廷的杨坚。他让云洪站到他的面前，猛地跳起来，"叭"地赐给云洪一个响亮的耳光，骂道："你是什么东西？也敢管朕的事，不知好歹的奴才。告诉你，天还没变，朕还是驾驭天

下，万民敬仰的皇上！”

云洪哪敢造次，赔着笑脸：“圣上骂得好，打得好，这是奴才的福气，嗨嗨，福气。”

静帝上了轩车，未等坐稳，宝惠富贵典雅的音容笑貌便在脑海中再现，赶也赶不掉。

窦宝惠是京兆始平人，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的独生女儿，为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公主所生。宝惠出生时头发漆黑，长过脖颈，三岁时头发便与身齐。武帝特别喜欢她，养于宫中，派师傅教其识文解字、琴棋书画。她聪明伶俐，过目不忘，知识精进，武帝更加爱之。一日，武帝正为突厥犯边愁闷，宝惠言道：“今边境不靖，人心惶惶。突厥强大，不宜动兵攻之。愿舅舅以苍生为念，大力抚慰。若突厥与我言好而助之，江南与关东就无患了。”武帝闻之大喜，即颁诏行抚慰之计，果然大功告成。鉴于此故，武帝向姐姐道：“宝惠才貌皆佳，难有人与其相比，当为之娶一个能与其匹配的郎君。待他二八年纪之时，便用射凤凰之方法为其择婿，切不可轻率从事。”

武帝传位于宣帝宇文主赟。宣帝因性情暴躁，贪恋女色，肾衰体弱，病入膏肓，一命呜呼，仅在位一年，年方二十二岁。

静帝即位后，太后曾经向他提起为宝惠择婿之事，因国事忙乱，辅政大臣杨坚又急于取他而代之，便无暇顾及。今经王妃提起，方才决心迅速办理此事，以慰先帝的在天之灵，也对杜鹃啼血的王妃有个交代。

大约过了大半个时辰，静帝的銮驾从朱雀门进入皇宫，又从承天门进入宫城中的福寿殿，直接进入了杨太后的后宫。

年仅三十六岁的太后端庄慈祥，既有城府，又平易近人，豁达乐观，不管发生什么大事，脸上总是带着笑。虽然杨坚抢班夺权的步伐已经明显地加快，对皇族的迫害日渐加剧，她无力回天，任凭事态的发展，却仍然乐哈哈的，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与往常一样，静帝下了轩车，顺着玉砌台阶进入后宫的厅堂，却感觉不到往日的温暖和热烈。袅袅婷婷的宫女和不男不女的太监哭丧着脸，太后瓜子脸上灿烂的笑容全然不见，代之而起的是欲哭无泪的哀痛。他猛地一惊，预感到发生了塌天大事，顾不得向太后请安，便急三火四地探问缘故。

“杨坚已决定将你赶下帝位，由他受禅为帝。他刚才来过，态度十分生硬，说若是不照他之意办理，便将皇族上下人等斩尽杀绝。”太后说着，打开抽屉，拿出一块黄绢，凄然地道：“这是太傅宇文椿撰写的禅位诏书，你看吧。”

虽然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只是时间早晚罢了，虽然历史上宫廷政变比比皆是，虽然静帝早有思想准备，却还是有一种事情来的太早太突然的感觉。他哆哆嗦嗦地接过禅位诏书，只见上面写着：

元气肇僻，树之以君；命有不恒，所辅唯德；天心人事，选贤与

能；尽四海而乐推，非一人而独有。周德将尽，妖孽丛生。骨阿多虞，藩篱梅危。

相国隋王，睿圣自天，英华独秀。刑法礼仪同运，文德武功共建；爱万物如已，任兆庶以为忧。手运机衡，躬命将士，芟夷荡氛，天下归心。虞舜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发之合位三五，岂可足论。

况本行已谢，火运既兴。日月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终之相。烟云改色，笙簧音变。朕虽寡味，未达变通，幽显之睛，皎然易识。今便顺应天命，出逊别宫，禅位于隋，一依尧舜汉魏故事。

“母后，隋柱国是你的父亲，朕是他的外孙，他为何不念手足之情，苦苦相逼？”静帝颓然坐在椅子上，仰天长叹道：“苍天不公啊！”

杨太后擦着泪水：“我也曾劝他效法周公，留美名于后世，也曾质问他为何非要做皇帝不可，像王莽那样留下骂名。还列举过许多夺皇位者于人不齿，无所作为，遭杀身之祸的故事，他全然不听。事已至此，已无挽回的余地，就依了他吧。”

静帝抽泣着：“母后，都愿儿无能，以致有这般下场，痛心哟！更令儿心碎的是，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先帝，对不起天下百姓和臣吏。”他擦着小溪般流淌的泪水：“依就依了，只是在离开皇位前，儿要办一件大事，待这件事办妥，再让位不迟。”

“莫不是宝惠之事？”

“正是此事。”

“想那杨坚是不会同意你处理这件事的。他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暴戾无情，如此关于脸面的大事，他怎会给你去处理。依我之见，你就不要管这件事了，免得自找不痛快。”

“不，朕要管，而且要管好！”静帝如同一头受伤的雄狮，拍案而起，吼道：“现在我还是天子，想管什么就管什么，想怎么管就怎么管。他是相国，是臣，朕是君，君难道受制于臣吗！”

原本谨小慎微，在杨坚面前屁都不敢放的静帝突然变得如此刚烈，让杨太后吃了一惊。她看一眼毛发直竖，二目通红的静帝，言道：“圣上犯不着与他斗气，龙体要紧。你若非要管这件事不可，就与他商量一下，成与不成，则另当别论。”

静帝正了正便冠，挺直腰板，挥舞着右手：“与他有什么好商量的，朕要下旨，明日便处理此事！明日是清明节，黄道吉日，是处理这件事的最佳日子。母后，朕这就回太极殿书写圣旨。”

话音未落，一个虎背熊腰，强劲剽悍，年纪在五十岁左右的汉子从外面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这汉子耳大面方，风眼剑眉，美髯拂胸，原本俊朗红润的面相因利令智昏、目空一切的耀武扬威而变形。穿紫色圆领绸袍，头戴绯色头帻，脚登黑色胡靴，腰挎宝剑，一副纵横捭阖、志得意满的神态。此人不是别人，就是相国、辅政大臣杨坚。

杨坚虽凶，却向来不失礼仪，双膝跪倒在静帝和杨太后面前：“微臣见过圣上、太后。”

静帝傲然端坐，道声“免礼平身”，然后单刀直入：“相国的禅位诏书朕已览过，文辞凝重大气，理清意明。既然相国想做皇帝，朕让位未尝不可，不知相国打算何日登基？”

“就明日午时吧。”杨坚大言不惭：“不过你要学前人故事，三让其位，老夫方可登基。我杨坚壮怀激烈，心存高远，崇尚仁义忠孝，定能固我疆土，造福天下亿万百姓。我一片忠心可对天地，问心无愧。圣上，你与太后尽管放心，我登基之后，太后便是堂而皇之的公主。圣上便是当然的先帝，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静帝提起办理宝惠择婿之事，杨坚百般阻挠：“办理禅位之事要紧，待我登基之后，亲自办理此事，无需圣上劳神费力。”

杨太后道：“圣上退位前，就办这么一件事，相国岂有不依之理？况且昨夜先帝托梦于我，说是宝惠年已二八，当立即择婿，而且要圣上亲自出面妥办。”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理会那梦也罢。”杨坚背对太后，一副待理不理的样子。

三人你方唱罢我登场，争得面红耳赤。静帝终于忍无可忍。怒道：“相国，你是否太专横了？在朕未禅位之前，朕仍为天子。天子一言九鼎，你当照而办之，反之就是大逆不道！”

“这天下是我和父亲浴血奋战打下来的，皇帝本就应当由父亲和我来做。为了江山社稷，念你年幼无知，我方才低三下四，辅佐于你。今你不仅不感恩戴德，反而用这等口气与我讲话，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杨坚面前，静帝向来陪着小心，此时口气天大，杨坚怎能忍受？他如同一头受伤的棕熊，在厅堂中窜来走去，右手下意识地按在剑柄上，大有拔剑之势。

静帝毫不退却，针锋相对。二人一个像拼死一战的斗士，一个似发现猎物的饿狼，声调越来越高，动作愈来愈夸张，句句如狂涛奔腾。臣子与皇上激烈争斗，世所罕见，若不是杨坚权柄日重，皇上一味忍让，怎会出现这等情景。

杨太后忍无可忍，豁然立起，指着杨坚：“静帝是当今皇上，贵为天子。作为臣子，在天子面前应当毕恭毕敬，惟命是从，你却大叫大嚷，如此无理，难道不怕天下人耻笑？假若你做了皇帝，你的臣子这样对你，你当怎样？换句话说，即使我们三人是庶民百姓，你也不能如此无理。欺负孤儿寡母，算什么英雄好汉？况且我是你的女儿，圣上是你的外孙。明告你说，圣上要办的事非办不可，你若再阻拦，我也就只好豁出去了。待将你抢班夺权的大逆不道张扬出去，看你有何脸面面对臣子和百姓。”

杨坚是个聪明人，知道若静帝与太后将生命置之度外意味着什么。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换了一副虽有笑容，却也不无愤激的面孔，点头道：“好好好，就依了你们。不知道这婿如何择法？”

静帝冷冷一笑：“遵先帝之嘱，只比箭法，名列前茅者入选。明

日午时进行，今日下午布告城内臣民。相国忙于禅位事宜，明日就不用参加了，朕驾现场，亲自评选。你忙禅位之事去吧，朕想在太后这儿呆会儿再回宫。”

杨坚灰溜溜地离去了，静帝望着杨坚的背影，感到无比的惬意。第一次全身心地行使一个人主的权力，展示天子的威严，便大见成效。他突然觉得自己高大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对以前的窝囊和胆怯的自我谴责和无比的遗憾。

太后也有扬眉吐气的感觉，她抖起精神：“圣上，壮起胆子，照自己的意愿干下去。明天的择婿，场面一定要大，气势一定要足，尽情地向臣民们展示自己的威严和实现先帝遗愿的坚决。”她顿了顿：“若是唐公李炳的公子李渊加入择婿的行列就好了。此人今年也是十六岁，少年英俊，倜傥豁达，任性直率，宽仁容众，为不可多得的大才。有识相者曾言：此人骨法非常，必为人主。如果他被选中，将是宝惠之福。”

李渊之父李炳是北周战功卓著、赫赫有名的王公贵胄，可随便出入宫城的太极殿。又因李渊之母与杨坚的夫人是同胞姐妹，李渊经常随父母出入皇宫。静帝与李渊同年同岁，为太子时与李渊玩过几次，对李渊的印象极深，而且对李渊的家世很是了解。太后的话音未落，关于李家的情况就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出来。

李家的祖籍陇西狄道，李渊为凉武昭王的七代孙。武昭王生歆，歆生重耳。李重耳曾任魏国弘农太守。重耳生熙，李熙曾任金门镇将军，仪凤中期为光帝重臣。熙生天赐，李天赐曾任魏国幢主、司空。李渊的祖父李虎曾任魏国左仆射，封陇西公，与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空独孤信等八大重臣以功参佐朝事，时称八柱国，天子赐姓大野氏。北周初年，武帝追封其为唐国公，赐还本姓。李渊的父亲李炳曾任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李渊于北周天和元年生于长安，七岁便袭唐国公、上柱国称号。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后博览群书，习练武功，十三岁那年，诗文与武功便炉火纯青，传颂于长安城内外，有“神童”之称。

想到这里，静帝言道：“母后所言极是，要是李渊能参与择婿，定能击败各路好手，大获全胜。宝惠黛含春山，神如秋水，姿态婀娜，人品端正，又能诗善画，精棋懂书。二人一个郎才，一个女貌，天作一对，地合一双，日后定会连理并枝，举案齐眉，益于社稷，利于臣民。只是不知他愿不愿意参与，也不知他的父亲是何态度。”

“这有何难，派太监刘公公持告示到他府上说明原委，向李炳交待清楚圣上的愿望，大事可成。”太后饮一口香茶，接着道：“据我所知，李渊的父亲唐公对宝惠评价很高，曾经当着我的面说过：若谁能娶到宝惠，足矣！”

静帝点头称“是”，然后告别母后，起驾回宫。上车的刹那间，他忽然觉得有几点水珠落在脸上，下意识地抬头看去，只见一片雨云遮

住了大半个天空，好在雨云离太阳还有一段距离，春光仍然普照，煦风仍在吹拂，预示着明日是个好天气。

李渊的府第在皇城西北边，紧靠宫城的承天门。这里称永嘉坊，是王侯公卿的住宅区。李家历代为官，非侯则卿，府第自然一流，占地达百亩之多。高墙之中，建有重檐歇山式、重檐庑殿式殿堂十余座。汉白玉为基，青砖砌墙，琉璃瓦罩顶，五彩彰饰，双蟒着柱，气魄非凡，气象万千。玉苑内名花怒放，亭榭灿然，小桥流水，塘清鱼跃，使人目不暇接。大门为悬山式建筑，很是高敞，可骑马进入。红色的门柱，赭黄色的斗拱，错金的门钉，绿色的琉璃瓦，与上写“李府”二字，黑底绿字的匾额互相映衬，色调庄严而素净，布局严谨，气势恢宏。门口左侧有一棵粗可数抱，老杆槎丫，虬枝似龙的古槐。上面有一个硕大的喜鹊窝，喜鹊飞上飞下，唱着令人愉悦的歌。李府家族庞大，居住在府内的亲属、幕僚、宾客、奴仆达百余人之多。广厦深院内，终日灯红酒绿，日中一为乐，夜半不能休。

从大门进去，走百余步，便见一座高耸的殿堂，这是李家议事的地方。明净的厅堂内，白玉为几，雕花紫檀作案。案子很大，周围摆放着二十多把黄花梨椅子。玉几温润，两边摆放着三个紫檀绣墩。绣墩上雕刻着巧夺天工、美妙绝伦的花纹。

一直走下去，连过数座殿堂，才是李家亲属的居住区。区内有两座殿堂，一座供李渊的祖父母居住，一座由李渊及父母居住，弥漫着家的温馨。

这时，一个十五六岁，身着练功衣，姿貌雄伟，眼大隆准，天庭饱满，英武中透着豁达之气的少年后生，从西面那座殿堂走出来，一溜小跑，来到殿堂西面三百余步，紧靠围墙的平场上。他就是李炳之子李渊。

那平场有半亩地大小，边上摆放着石担、石锁之类练功用器械。兵器架上插着偃月刀、钩镰枪、方天画戟、斧钺等武器，俨然是一个装备齐全的小校场。

李渊伸展了一下手脚，算是做好了练功的准备，然后拔剑在手，白鹤亮翅、童子拜观音、朝天一炉香，闪展腾挪，招招相连，剑花串串，直耍的云飞风生，柳絮纷落，使人眼花缭乱。

练过剑法，又耍偃月大刀，横扫千钧、力劈华山、青龙缠腰，飞上落下，式式相接，刀光闪闪，直耍的烟尘扬起，山水呜咽，令人心惊胆颤。

刀法练过，脸不红，气不喘，心不跳，正要耍那兵器架上的方天画戟，管家李大直言道：“公子，向老爷汇报的时辰到了。不能耽搁，若耽搁了，老爷会生气的。”

李渊将已经握在手的方天画戟插回原处，噔噔噔进了自己的书房。

书房不大，长宽各三丈左右，靠窗摆放着一张精工细作的红木

桌，上面有一小巧玲珑的笔架，古朴的鼠须笔、鸡距笔，整齐地挂在上面。架下一方质朴典雅，四隅刻飞龙、卧虎、玄武及圆形水池的汉砚，里边盛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墨汁。那是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素墨研成的。一幅临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兰亭序》的书法展开在桌子正中。许是已学到精髓，又一气呵成的缘故，飘若游云，矫若惊龙，字体道媚劲健，端秀清新。书法前端摆放着用糙纸做成的单面印蝴蝶装册页书，书名为《尚书百问》。雪白的北墙上挂着王献之俊迈超逸的《鸭头丸帖》《洛神赋》。还有三国魏太傅钟繇的书法作品，字虽不多，却是幽深无际，古雅有余，骨力四溢。

靠西墙摆放着一个古色古香，用黄檀做成的博古架，上面摆放着商代的青铜器、嵌银器，周代的漆器，汉代的陶器，南朝的瓷器。值得一提的是，商代嵌绿松石兽面夔龙纹象牙杯。该杯象牙为本，上面嵌满了绿松石，图案清晰，闪闪发光。造型别致，精雕细刻，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那件瓷土细腻，胎质坚薄，油质密而洁白，产于邢窑的白瓷瓶，是件供品，是杨坚送给李渊的父亲李炳的。李炳将它送给李渊，以示关心和疼爱，更有对儿子的希冀和期盼。

东墙摆放着一个硕大无朋的书架，架上摆满了成捆如山的竹简，也有几件卷轴式和蝴蝶装的书籍。有易、书、乐、诗、礼、春秋、孝经、论语、说纬、经解、训诂、小学十二个类别。

靠西窗处挂一张造型夸张的漆木弓，一个犀牛皮雕花箭囊，囊中插着十几支以箭竹为杆的箭，箭尾的羽毛五颜六色。箭囊的右侧斜挂一把鲨鱼皮镶金嵌银，箭把镶珠嵌玉的龙泉剑。箭剑交辉，相得益彰。

李渊擦完脸，换上一身经过改造，紧身圆领，颇有胡服特色的绿色四葵衫，然后面对瑞兽铜镜，用象牙梳子梳理着拢起的发髻。他向来就是这样，因为他一直认为：良好的形象，不仅能说明一个人良好的心态，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况且他要去面见博学多才，对他十分严厉，他非常尊重，一直作为心中偶像的父亲。

管家李大直对李渊很是了解，对他这样耐心地打扮自己的行为，更是司空见惯，既不急躁，也不催促，直到李渊换上瓦亮的皮靴，又在铜镜前照了一遍，整理了那根根本不影响仪表的垂发，拿起桌子上的书法作品，向西厅门走来，方才打开厅门，跟在后面，向李炳的书房走去。

李炳四十多岁，高约七尺，伟岸不常。古铜面色，大眼阔口，颇有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的大将风范。书房内的布局基本与李渊书房的布局无异，若说有什么不同，北面墙壁正中，挂一幅白绢水墨画。那画长五尺左右，宽三尺有余，上画一只张牙舞爪，龇牙咧嘴，耀武扬威，咆哮着扑向前面猎物的下山虎。脚下的杂草颤抖，左边的悬崖巨石滚动，头上的古松落叶纷纷。那虎纵横捭阖，折冲宇宙的气势可见一斑。为何挂这幅画？李炳从未作过解释。有人说他意在表现

自己号令天下，勇冠三军，威震四方的过去。有人说他为了说明自己人老雄心在，还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洞察幽微，披胆沥胆，怒目横刀，万里驰驱的耿耿之心。还有的人推测他在告诫那些作恶多端，伤化虐民，饕餮放横，狡诈锋协的鹰犬小人和贪污腐化，男盗女娼的伪君子：若继续作威作福，必被虎食。此画的意境悠远，耐人寻味，君子观之击掌，小人观之抖索。

人伦之大，父子为先；尊卑之殊，君臣为重。虽然李渊不无自负，甚至不无自命不凡，但在严父面前，向来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还未在李炳面前站定，便陪着小心道："父亲，孩儿向您老人家汇报功课来了。今日上午习武，重温了以前学习的刀法，又跟师父学习了少林童子功。下午习文，细读了《老子》和《孙子兵法》，临摹了《兰亭序》。刚要以练武的方式歇息，看时间不早，就来了。请父亲指教。"

李炳接过李渊递过来的书法临品细细看了一遍，然后捋着胡须在原地踱了几步："总的看临得不错，只是骨力不够，也缺乏原作的风采。最大的缺陷是'撇'大，临的走形，更谈不到力度。"

"孩儿谨记，以后改过。"李渊唯唯称"诺"，头也不敢抬起，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自我约束的假装。

李炳看李渊两手空空，不由动怒，厉声问："写诗作文了吗？"

"没有写文章，只作过一首诗，一阕词。"

"拿来我看！"

"只在心里记着，没有写出。"

"你就爱故弄玄虚，怎的不写呢？耍小聪明偷懒罢了。"李炳拍着几案："吟给我听，若有差错，小心挨打！"

"就先吟诗吧。"李渊清了清嗓子，抑扬顿挫地吟道："吾从桥下过，抬头见娇娥。抑情驾舟去，岂知更牵挂。夜来梦南柯，瞑目至月斜。自此神魂倾，无力驰战马。呜呼大不解，恨那小冤家。吟诗记情怀，移情邦与家。从此垦八荒，文武共生花。吞吐天地志，披肝雄天下。揽月云汉中，少壮能几何？"

"给我打住！"李炳斥道："尽是些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全不见雄浑大气，如此下去，怎么得了！"

"父亲不是教导孩儿，吟诗要实，要发自肺腑，不要无病呻吟吗？孩儿诗中的事全是真的，并无半点虚假。"李渊不无委屈。不待父亲开言，又道："再说，诗的后半部分孩儿表现的是……"

"罢罢罢，算你有理。"李炳二目瞪着李渊："再将那词吟于为父听来。"话刚出口，又改口道："想你也吟不出什么好词，就解释老子《道德经》中的释句吧。我来问你，这'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无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为何意啊？"

李渊正色作答："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并非永恒的道；可以说出来的名，并非长久的名。无，是天地的始；有，是万物的根源。"

正说着，管家李大直走了进来，先向李炳深施一礼，然后道："老爷，宫中的刘公公已经进府了，如何办理？"

李炳急忙起身："当然躬迎了。渊儿，到此为止，快快陪为父迎接刘公公去。"

二人刚出房门，刘公公已经到了房门前。刘公公甩着拂尘，庄重地道："李炳听旨。圣上口谕：明日午时朕亲自在朱雀门外校场为窦宝惠择婿，旨李渊参加，钦此。"

李炳父子跪听口谕后，将刘公公迎至客厅坐下。待仆人倒上香茗，李炳问："刘公公，既然圣上有旨，明日让犬子参与择婿也就是了，但不知怎样择法，论文还是比武？"

刘公公打开一张黄纸，摸着光光的下巴，娘声娘气地说出一番话来："这是由圣上亲书并签发的告示，已经贴满全城，老夫特意给你带来一份，请过目。这上边什么都写清楚了，一看便知。"

李炳打开，只见上面写着：

遵先武皇亲之遗愿，圣上躬亲皇城朱雀门外校场，为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武皇帝之外甥女窦宝惠择婿，年在一十有六之少年皆可入流，若尽其所能，许成大姻，成其皇亲国戚，扶摇九重，荣华万载。

惠年方二八，美丽典雅，文才上乘，贤惠通达，为一代才女。愿以比武之式选取佳婿。一旦事成，定喜结伉俪，举案齐眉。故凡符合条件者，去疑解虑，大胆上阵，施展才华。

以武择婿，古已有之，传为佳话，只是过于繁缛。命由天定，姻以运作，以故此次择婚，以简为要。一不问家世资财，二不计容貌气度，百步之外张弓，射中屏上所画凤凰之双目者，便为惠之夫婿，不日婚之。

今庠序遍于四海，儒生入庠序之学；武馆布于天下，习武者难以计数。定有才子百里挑一，出人头地，荣典叠颁。朕自登基，勤劳国事，旦夕不宁，唯刑是恤，三辟五听，寝兴载怀。终至九州于清汉，鸣六象于高岗，灵瑞杂沓，玄符昭著，星索紫宫，水效孟月，飞鸿满野，长慧横天，端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朕心系社稷，怜惜亿兆，殚心竭虑，心可对天。今还先武皇帝之遗愿，虽为分内之事，却可对先帝之灵，臣民定然赞之、成之、拥之、戴之。朕之心田，天地可鉴。

李炳看完，连连点头，大颂静帝的功德。告示最后的文字原本是静帝画蛇添足的自我标榜，也成了他为静帝大唱赞歌的依据。因为他晓得静帝的处境，更知静帝此举在唤起臣民之心，体面地被赶下台的用意，况且他极乐意李渊娶宝惠为妻。

男大当婚，李渊已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不仅春心萌动，而且宝惠早已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了相当大的地位。每当宝惠那靓丽的面容在他的脑海里出现，就会心跳脸红，躁动发热，甚至还幻想到将宝惠娶

到手的愉悦和洞房的温馨。然而，婚姻全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他不能表现出任何占有宝惠的欲望，只是装模作样地站在那里，听刘公公吹牛，听父亲唱赞歌。

李炳终于将目光转向了他的宝贝儿子，以教训的口吻道："听明白了？明日就给我比武去。可要好好比，娶不到宝惠不许回府。我喜欢惠儿，你母亲也看中了这孩子，你可千万不要让我与你母亲失望啊！"

"是，父亲，孩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孩儿的箭法父亲是知道的，百步穿杨，百发百中。"李渊心花怒放，但却压抑着激奋的情绪，一板一眼地作答。

"李公子，你七岁就被封为上柱国、唐公，可见圣上是器重你的。这次圣上派老夫前来，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非要你娶宝姑娘不可。在这件事上，只有你有这样的待遇。圣上隆恩，你可要将武比好，作为报答哟！"

送走了刘公公，李炳不仅又苦口婆心地教诲了一番，还与李渊来至操场，在靶子上画上了一个小拇指大小的圆圈，让李渊射了十几箭，然后手把手地进行指点，以达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效果。然后才让李渊选取了一张上好的漆弓和六支质量上乘的利箭。然后才让李渊坐下来用晚饭。

李渊习文练武，文章算不得上乘，武功却已炉火纯青，不足的是从未上过阵，真刀真枪地打杀。因此，他不仅没有十成把握，反而有些心虚。晚上躺在床上，说什么也睡不着，便干脆穿上衣服，在操场上叭叭地操练起来。连射百余只箭，已是午夜时分，他也累了，重新躺下，竟一觉睡到大天亮。

待洗漱完毕，用过早饭，李炳将李渊传至书房，又好一番教导，不仅重复了昨日讲过的箭法精华，发射要领，又嘱咐了两件事。一是穿甲戴胄，胯下骏马，以壮威提胆，仪表堂堂。二要在最后施箭，为的是总结他人的经验教训，掌握天时，好两箭全中。还主动提出，将自己体质健壮，色如碧血，外形优美的良种赤兔宝马交他骑坐。又对选上后如何面见皇上、未来的岳父母和夫人，怎样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做了提示。一个久经战阵、杀人如麻而眉头不皱的铮铮汉子，此时竟如此缠绵，可见他的良苦用心。

李渊的母亲独孤迦藤听到消息，也赶来凑热闹。她是鲜卑族大贵族、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极有教养，话语不多，却很到位："渊儿，要有一颗平常心，尽力而为也就是了，千万不能有什么压力。若射中了，说明咱与宝惠有缘，若是不中，是与她没有缘分，强求不得。"

李炳晓得夫人说这番话的目的是为了给李渊卸思想包袱，便顺着夫人要表达的意思说下去："你母亲说得极是，万万不要紧张，既要重视，要有信心，更要松弛。这就如同打仗，压力太大，过于紧张，

就很难发挥自己的能力。好了，准备去吧。”

“操千曲而晓后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孩儿经数年磨练，自知箭法之精妙，若再遵父母之嘱，有颗平常心，定见山固水灵。”

李渊拜别父母，先到马庑，牵出父亲的爱骑溜了一圈，又将赤兔拴在槽头，亲手抓了几把豆料撒在草节上，然后回到卧室，翻看着那副闪着金光的鎏金索子甲。然后从箭囊中抽出那几支精选的利箭观察着，抚摸着。然后站起来，目光深情地对向朱雀门的方向，推断着箭场所在的位置，场面如何壮观，箭屏在哪个方向，起点在什么地方。是的，情窦初开的他有些神不守舍了。

不知什么时候漫起了大雾，那雾无声无息，慢慢地从府外团团涌出，初如蠕动的羔羊，沿着墙根缓缓爬行。渐渐地，像是领悟到了什么，“羊群”摇身一变，成了丝丝缕缕，在后花园的树丛中飘荡。然后攀上雄伟的殿脊，高高的树梢，一副想去，又不无留恋的样儿。

李渊从卧室中走出来，站在雾中，任凭那雾在他头上缭绕，湿着他的头发和满月般的脸。他怕那射凤择婿因这不合时的雾而停止，便不无恼怒地诅咒这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此时奔来的，比鬼还可恶的大雾，祈祷着这雾快快散去，还一个朗朗的好天气。

那雾大概被李渊骂恼了，就是赖着不走，直到离午时不到半个时辰，方才散去，还原了那个原本艳阳高照，春意盎然的明媚春光。

李渊大喜，信心倍增，急忙披挂整齐，告别父母，骑上赤兔马出了府第，沿皇城中间的官道，奔向朱雀门外的校场。本以为一路畅行无阻，哪知奔向朱雀门外观看以武择婿者大有人在，达到了万人空巷，家无守者的程度，就连腆着大肚子的孕妇，腿脚不便的残疾者也趋之若鹜。端的是车像水马如龙，人群似海，行人若流。

若在往常，李渊定会趾高气扬地吆喝人们闪避让道，因今日情况特殊，若大吆小喝，有失风度。便耐着性子，依着人们缓慢的行进速度，慢慢前行。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方才来到朱雀门外右侧的校场上。

校场占地二百多亩，为军队集合和操练的场所。校场南面有两座汉白玉做成的华表。华表形如桔槔，上装一根汉白玉斜板，顶端斜插一杆。分基座、柱头、柱身三部分。柱身上部雕刻着石榜，柱头顶着石盖，石盖上立一形态安详、儒雅的瑞兽。华表雕龙画凤，镌花刻兽，既有浅浮雕，又有透雕，古色古香。这两座华表连成一座大门，高大庄严，展示着皇家的富有和气派。校场周围是一座座红墙碧瓦，重檐歇山式建筑。正北的那座殿堂特别高大华美，为天子阅兵时休息之处。这座殿堂前面，是高约数丈的点将台。点将台用规整的汉白玉砌成，两边设梯道，各由一百零八个台阶组成。顶端长六丈许，宽三丈有余，四周的栏杆由城堞组成，上面插着五色旗帜。许是静帝亲临的缘故，铺上了满是图案、花纹琳琅满目的地毯。左侧架一直径八尺的牛皮鼓，右侧悬一粗过两搂，高约六尺，上面雕刻着征战图案的青

铜钟。中间摆着厚重宽大、四周布满云兽纹的紫檀长几，几上放着笔砚和一尊构思精妙，工艺精湛，刀法犀利，线条流畅，形体饱满，给人以巧夺天工之感的大理石雄狮。雄狮高不过二尺，但却极有力度，栩栩如生。据传，此狮为汉高祖刘邦的御用之物，每当校场练兵或将士征战，必摆在调兵遣将的坛顶，以壮军威。北周开国皇帝宇文觉得到此物后爱不释手，亦效法刘邦用以壮军威，凝士气。宇文觉薨后，传给了明帝宇文毓，宇文毓传给了武帝宇文邕，宇文邕传给了宣帝宇文赟，宇文赟传给了静帝宇文阐。今日静帝亲临校场，自然要将这件镇国之宝放在显要位置。

点将台两边，高高耸立着涂着白漆的鸡翅木屏板。屏板长三尺，高丈许，厚约半尺，上面立着一只用榆木刻成的展翅欲飞、形态逼真的凤凰。凤凰身着五彩，头有巴掌大小，拇指顶大小的眼睛鼓在头部两侧，而且涂了黑色，为的是便于识别。点将台的东面摆放着几案，几案上摆放着一卷白绫和写着数码、长宽不过数寸的竹片，还有笔墨砚瓦之类，这定是签到处无疑。

校场内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不同的模样，不同的神态、性格和装束，以及喧聒耳鼓的吵叫、喊声、笑声，使校场变成了多姿多彩的人的海洋。然而，人们还是络绎不绝地滚滚而来，惹得维持秩序的御林军七粗八细地呵斥。

前来应试者已经排起了人的长龙，蜿蜒半里许，算来达三百人之多。这些人中，大都是王公贵胄的子弟和腰缠万贯的富贵之家的孩子，庶民子弟不过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虽然他们衣冠楚楚，却难掩其土气，一眼就能分辨出来。许是王公贵胄子弟家住皇城，离校场近的缘故，许是他们娶宝惠心切的原因，排在队伍前面的无一庶民子弟。此结论并非杜撰，王公贵胄子弟与庶民子弟和富家子弟有着明显的差别，他们油头粉面，张张扬扬，无不尽力地体现个性，表现自我。参试者按次序进行登记，登记后每人拿一个上写数码的竹片，然后再按次序站到点将台两边，等待叫号射凤。李渊谨遵父嘱，排在最后边，拿起号牌验看，嗬！竟排了个三百二十六号。

午时将近，静帝的銮驾出朱雀门，顺着黄沙铺就的大道浩浩荡荡地向校场走来。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行使天子权力的缘故，静帝毫不吝啬地动用了只有郊祭时才能使用的仪仗。前有一百个盔明甲亮、手持刀枪剑戟的武士开道，静帝乘轩车居中，后有旗罗伞扇和乐队组成的仪仗，最后边又是一百个甲亮盔明的武士。

静帝望望前边，再瞧瞧后面，然后扫视着向他欢呼的人群，暗道：“杨坚啊杨坚，不知你看了如此盛大的场面之后作何感想？哼！你不让朕安生，朕也不让你舒服。”

皇上驾到，在场者当然要山呼海啸，当静帝登上点将台坐稳，人们忽啦啦跪下来，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声排山倒海，惊天动地。

静帝微笑着，目光扫视着人群，然后向身边的刘公公说了几句什么。

刘公公遂向人们伸出双手，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接着高声叫道："遵圣上旨意，宣布比武律则。这一，凡参加比武者，按顺序上场比试。每人射两箭，皆中屏牌上凤凰的两只眼睛者为胜。若胜出者在二人或二人以上，胜者再行比试，直到选出一人为止。这二，凡陪应试者进场的人等，可陪应试者进入校场，但不许干扰比试。这三，今儿，天子亲临，可见事关重大，任何人不许高声喧哗，更不能扰乱试场，违者严惩不贷！"

话音刚落，麻公公又裂破嗓子叫道："午时已到，比武开始！"

钟鼓齐鸣，咚咚瞠瞠，声震天宇，惊得鸟雀乱飞，骇得童稚哭嚎。皇家的气势，谁人敢比？

第一个出场的是中书令之子游宾。游宾高大魁梧，气宇不凡，着一身绛色胡服，打扮得头紧脚紧，给人一种力大无比，胸有成竹的感觉。听到叫号声，他快步如飞，蹭蹭蹭来到点将台前，向静帝行了大礼，然后飞快地站到指定位置，拉弓搭箭，弓如霹雳惊弦，那箭啸叫着飞上屏牌。谁知用力过猛，箭越屏牌而过，扑地落在离屏牌十步之外。此箭不中，已无取胜的希望，可他仍不服输，紧接着又发一箭，不想重蹈覆辙，只是出靶的距离短了几尺罢了。

场内的观众无不为他惋惜。静帝自言自语地道："此人虽力大无穷，却不知深浅，难与宝惠匹配。"

第二个出场的是侍中之子郑子武。此人细瘦如竹，虽算不得英俊，却划不到丑的行列中去。定是为了掩盖身材的不足，身着黄铜鱼鳞甲，头戴鎏金铜盔。他很自负，向着一脸沮丧的游宾笑了笑，连射两射。无奈他力气有限，难开满力弓，两支箭全都落在了屏牌前两步之遥，与游宾形成了反差极大的对比。

尚书令之子钱无多第三个出场。无多五短身材，红光满面，看那较为老成的面相，不像十六岁的孩子。他大大方方，不紧不慢，稳稳地站定，细细地瞄靶，一箭射过去，那箭不偏不倚，钉在凤凰的左眼上。

人群掀起了一阵欢呼声，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静帝根本没有相中钱无多，心中暗道："但愿他第二箭不中，退出竞争。唉呀呀，怎不见李渊的身影？"

刘公公看透了静帝的心思，哈着腰涎着脸，光光的嘴巴对着静帝的右耳："圣上放心，就是钱无多再中一箭，也无大碍，有李渊压阵，他会只败不胜。"

极懂拍马之术的麻公公怎放过这个投静帝所好的机会，摇头摆尾地向静帝道："圣上睿智宏度，淑质贞亮，所想之事必成。凡事三分天意，七分人事，他的箭法再高明，也难违天意。"

钱无多游手好闲，视财色如命，是个纨绔子弟，平日里很少练习

武功，按道理讲难以中的。好在他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方才有这样的成绩。此时的他不仅没有陶醉在胜利之中，反而更加沉着稳健，屏住呼吸，集中精力，又射一箭，那箭如有神助，叭地射穿了凤凰的右目。这时，他如同变成另一个人，连蹦带跳，张张扬扬，欢呼胜利。他忘乎所以地大脚扬尘，来到点将台前："圣上，小人赢了，何时迎娶宝惠姑娘？"

静帝心中不畅，对钱无多极为厌恶，又不便恼火，待情绪稳定下来，才回答钱无多的奢求："钱无多，你连中两箭，朕向你祝贺。只是此时提出迎娶之事为时过早。刘公公宣布律则的你大概没听明白，朕让刘公公再相告于你。"钱无多明显地感到静帝话中有刺，待听完刘公公的解释，方才悟到自己因兴奋造成的鲁莽，便叩头谢罪，立于一边，暗暗祷告苍天有眼，将其他应试者的箭拨到靶外，成全自己的好事。

比试继续进行，应试者纷纷上场表演，遗憾的是无一人像钱无多那样两箭全中。静帝急了，不待麻公公点李渊的卯，便向麻公公道："慢慢腾腾的，找死吗？还不快快给朕将李渊叫出来！"

麻公公吓了一跳，忙三火四地大喊："最后一名李渊上场！跑步前来，快，快！"

李渊最了解钱无多，想不到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拔了头筹，大惑不解的同时，下决心非将钱无多斩于马下不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他已完全掌握了风向、拉弓的力度和发箭时应当具备的心态。听到呼唤，他答应一声，大步流星地飞奔到点将台前跪倒叩首。

静帝破例地金口大开："李渊，朕耳闻你年少有志，苦学苦练，文采极佳，弓马娴熟，不知是真是假。今朕看你动作矫健，似身手不凡，可别徒有其表。朕再重复一遍，当此时此刻，胜可娶娇娥，国人称颂，败即一无所得，且被国人耻笑。是胜是败，你自己决断吧。"

李渊再叩其首，言道："小子受圣上如此器重，怎敢不竭力而为。请圣上放心，小子定以佳绩报圣上大恩。"

静帝得到了些许安慰，话语平和了许多："好吧，朕等你的佳音。"

李渊仰起头："圣上，小子有一事相求，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来。"静帝抚摸着几案上的石狮，似乎在告诉李渊：朕给你壮威，你可千万不要辜负朕的期望哟！

李渊直起腰板："小子想越规而行，改步射为骑射。钱无多亦是如此，请圣上恩准。"

钱无多步射中的，已是侥幸。他从未练过骑射，若骑而射之，不仅难达目的，还会丢人现眼。他当然不干，不经允许，便迫不及待地跑到李渊左边跪下，哀怜怜地道："圣上，如此办理，小子以为不可。律则已定，岂能半道更改。若改，坏了大周王朝的规矩不说，也坏了圣上的声誉，当然难以服众。"

钱无多的话虽然过激，却说在理上，静帝无言以对。正在为难，应试者忽啦啦跪倒了一大片，请求静帝答应李渊的请求。怎的这么一致？原来应试者对欺男霸女、为非作歹的钱无多耿耿于怀，对名声俱佳的李渊评价很高。

静帝顺水推舟："那就准奏。李渊，快快上马。"

"圣上不可，不可呀！"

人们顺声看去，从人群中跑来一人。此人五十多岁年纪，个儿不高，肉墩墩的，南瓜脸上那只两孔朝天的塌鼻与钱无多的鼻子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边向点将台前跑动，边大呼小叫，如同追赶夺走其价值连城的宝物的贼人。

"那不是尚书令钱实吗？这个老不死的，定是阻拦圣上的口谕来了。""钱无多能配上宝惠吗？真要那样，不是鲜花插在牛屎上。坏宝惠的一生吗！""圣上可别被钱实说动了。""尚书令又咋了？今日是在比武，不是比谁的官大。""轰他出去，别让他坏了大家的兴致。"

在人们纷纷的议论声中，钱实已经跪在了点将台之下，叨叨不休地列举了古今中外金口玉言的帝王言而无信造成的关乎邦国兴衰成败的事例，不无夸张地卖弄儿子良好的品德，精绝的武功，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如何厚待宝惠，形象生动地讲述自己如何忠贞爱国，不遗余力的功绩。

钱实是杨坚的朋党，事事捧着杨坚，处处与静帝为难，静帝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可惜大权在杨坚手中，他这个皇帝形同虚设，要除掉钱实比登天还难。因此，沉淀在记忆中的伤痕时时噬咬着他的心。此时，钱实父子当着这么多臣民的面让他下不来台，不由怒从胆边生，指着钱实道："尚书令，你是否言辞过激？是否有辱朕之嫌？朕虽年轻，却是挟风带神，威风八面的天子，难道连这点小事也不能做主了吗？朕一向宽厚仁慈，大度忍让，受小人之气而不计较。明告于你，今天朕就豁出去了，改步射为骑射，谁也不能更改。退下去，比赛开始。看在你是朕的尚书令的份上，让你的儿子先行射之。"

钱实结结实实地碰了一鼻子灰，十分尴尬。看无挽回的余地，便谢恩立起。正要离去，钱无多拉住他的袍袖道："爹，孩儿无马，怎样骑射？再说，骑马玩玩儿子还可以凑付一阵，这骑射……"

"混账东西，平日里又懒又馋，练剑怕砍着，练骑术怕摔死，到了节骨眼上犯难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钱实一甩袍袖："你不是自觉其能而不苟之吗？自己想办法去。"

"既然钱无多不会骑射，就算他输吧。"刘公公提议。

静帝反问："算他输不无道理，可又怎能让李渊赢？"

麻公公不以为然："圣上，这好办，让李渊骑射，射中一箭即为胜者。"

静帝怕朝令夕改有损帝王尊严，犹豫不决。这时，御林军中那个

颇受上司赏识的小头目主动提出，让钱无多骑他的马上阵。此人并非倾向钱氏父子，出钱无多的丑，多看点热闹是他的本意。对钱氏父子多一分幸灾乐祸，就多一分得意，何乐而不为？

静帝应允，钱无多只好硬着头皮上了那小头目的战马。那马认生，他又不善骑，很难驾驭。他又喊又叫，方才将马镇住，勉勉强强地射了两箭，皆未射中目标。他正要下马回府，不想那马突然嘶鸣着扬起前蹄，将他掀在地上，其狼狈之状，引得人们“哈哈”大笑，就连静帝也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李渊看钱无多败下阵来，心中涌起了激动的波浪，依他豪爽自负的性格，真想仰天大笑。可他是个聪明人，知道静帝和观众对自己的期望值之大，懂得怎样驾驭自己的情绪，射出光彩，射出水平，射出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射出一个如花似玉、光彩照人的夫人。至于即将被赶下台的静帝，他尊重他，可怜他，却不想与他打得火热。事实告诉他，静帝下台是早晚的事，将静帝赶下台而上台的，未来的天子是他的姨父，因为自己的母亲是北周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四女儿，杨坚的夫人，未来的独孤伽罗皇后与他的母亲是姊妹。他要不折不扣地做杨坚这个未来的天子忠实臣子，只有这样，才能对起疼他爱他，将他视为亲生的姨妈，才能扶摇直上，飞黄腾达。他集中精力，飞身上了赤兔马，然后绕场一周，最后在点将台前停下，得到静帝的允许之后，方才于百步之外连射两箭。一箭射穿了凤凰的左眼，另一箭射穿了凤凰的右眼，两支箭头相交，成一条直线。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但却想不到射得如此之准，他简直高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扬鞭打马，在校场中连跑三圈。

人们忘乎所以，到了疯狂的程度，校场上如同煮沸的水。一群青少年竟跑进场中，拦住李渊的马头，将他抬下马举到半空，喊着号子扔着，久久不肯放下，连力大无比、极经折腾的李渊，也觉晕乎乎的。但他任凭少年们扔着，无丝毫恼意。因为精神亢奋的他需要少年们的拥戴，若表现出丝毫不快，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惹少年们生气。要是少年们变喜欢为讨厌，很快就会传染给场内的人们。由此传染开去，长安城中的臣民，天下百姓会怎样看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烂记于心，一个胸怀大志，以成就大业为目标的强者，被臣民唾弃，将是怎样的悲哀？

静帝也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是啊！有什么能比顺利地达到目的，又能在在位的最后时刻完成先帝的遗愿，大振了皇威更能使他高兴的呢？他二目湿润，嘴里喃喃着：“先帝，你可以瞑目了。英雄配美女，天作之合。有了宝惠的合作，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的李渊如虎添翼，定会大业有成。端丽贤惠，知书达礼的宝惠有李渊作陪，亦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太阳已经隐到山后，只露出半片通红通红的脸，晚霞缤纷，染红了小半个天宇，校场上也染上了淡淡的红色。归巢的鸟雀啁啾着绕树

三匝，寻找着自己的巢。
看天色不早，刘公公向静帝提示："圣上，春阳已没，暮色又漫，是否起驾回宫？"
"噢，噢！"静帝从沉思中恢复过来："刘公公，传朕谕旨，让李渊前来见朕，朕有话要说。"
谕旨一下，少年们方才将李渊放了下来，但却意犹未尽，跃跃欲试者大有人在。
李渊火速来到点将台前，跪接谕旨。
"今日比武择婿，应试者无不尽全力而为之，可圈可点。惜只选一人，埋没了许多将才。应试不胜，以后苦学苦练，为国效力却无不可。"静帝向入试者言毕，又一字一顿地向李渊道："李渊听旨：比试箭法，你独占鳌头，可庆可贺。朕在三日后为你与宝惠成婚。你以故不能远行。"
李渊叩首："渊谨遵圣意。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静帝毕竟年轻，凡事耐不住性儿，总想一下子办妥。刚回到宫中，便换上常服，来到太后的宫室，向太后汇报了比试的经过。接着提出与宝惠成婚之事。
太后对李渊充分了解，非常同意这门亲事，也对静帝三日后为李渊与宝惠成婚的谕旨表示赞成，只是提出，与杨坚商量一下，也好省下麻烦。
静帝提出非议："李渊与宝惠的亲事是朕一手操办的，此非国事，与他有何相干？想那李家是权门大户，日后对他有用，他巴结还来不及，是绝对不会反对的。况且他的夫人独孤伽罗，与李炳的夫人独孤迦滕都是鲜卑族大贵族、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李炳与他连襟，李渊称他姨父。再说，我要在这皇位将去的日子里做几天真正的天子，这点小事难道不能定夺？"
太后想想也是，遂与静帝张罗李渊与宝惠的婚庆大典。虽然有礼部操办，不用他俩亲自动手，却也操了很多心，说了诸如"一定要隆重，虽不尚糜费，也不要太简"、"宝毅与夫人襄阳公主一定要请到。宝惠是他们的女儿，这是自然的事"之类的话。
日子过得真快，不觉三日已过，李渊成婚的日子到了。
天公作美，昨日还阴沉沉的天幕突然放晴，旭日东升之时，天幕上的云不见了，瓦蓝瓦蓝。春风得意，花园中的花儿全开了，微笑着，在春风中跳着。一切是那么吉祥、安和。
李府张灯结彩，一派喜庆气象。作议事场所的殿堂前挂着一个五尺见方的大红"喜"字，两边悬挂用红绸结成的火石榴。双"喜"前立一长几，上面摆着喜糖和栗子、红枣，几后放几个方机。一班紫大袖裙，襦服甫冠，翠玉明珰，粉白黛绿，娇艳冶丽，年方十八九岁的女艺人在一边吹吹打打，琵琶、笙、排箫、竹笛、筝、箜篌、鼓等乐器

一应俱全。丝竹柔婉流动，余音绕梁。这是宫中的乐队，其人才之上乘，乐队之齐整，技艺之高超，无与伦比。

近午时分，静帝、李炳夫妇、宝毅夫妇在几后就坐。这时，隐隐约约传来丝竹之声，渐渐地，丝竹之声越来越大，迎亲的仪仗不早不晚，午时赶到。经过一系列铁定的繁文缛节之后，新郎新娘先拜静帝，后拜父母，接着夫妻对拜，李渊用红绸牵着披红戴绿、头罩盖头的宝惠进入了洞房。

于是，婚宴开始，在悠扬的丝竹声中，数十桌筵席同时摆开，入宴者熙熙攘攘，谈不尽的热闹，道不完的排场。

天子亲自主婚，王公大臣们自然不肯落后，该来的都来了，就连沾点亲带点故，八杆子拨拉不着的亲戚；想巴结李家，以便继续升迁的不入流的小官贱吏，也前来贺喜。虽然他们被打入另册，却也兴高采烈，奉迎之词不绝于耳。贺礼难以计数，珍珠翡翠、牛黄狗宝、古玩玉器、锦绫彩缎、金银财宝，不一而足，花花绿绿，光芒四射。

静帝独行其事，惹恼了权重如山的杨坚。杨坚暗地里咬牙切齿，咒爹骂娘，却不能当众发作，硬着头皮送来重礼，而且不期而至，笑容满面。正如静帝所言，他是李家的亲戚，又不想得罪李家，就是摆个样子，也不会大张旗鼓的反对。

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好酒者兴奋起来，渐渐地撕下了伪装，开怀痛饮。闹腾到近一个时辰，老喜主方才敬酒。一桌一桌敬下来，足足用了半个时辰。等新郎敬完酒，已是日落西山，良宵将近。于是席散，接着送客。待客人散尽，谯楼上更鼓齐鸣，天已三更。

李渊酒量很大，却也有醉意。他踉踉跄跄地推门进入妆台上花烛高照，绣榻锦幔低垂，红光闪烁，香味四溢，气氛温馨祥和的洞房，不无羞涩，但却毫不犹豫的用那支精莹温润，珠嵌金镶的玉如意，挑开了坐在榻边一动不动的宝惠那流苏翩然的盖头。他眼前忽然一亮，不由叫道：“好一个妩媚动人的俏佳人！”

李渊并非虚张声势，宝惠的确太美了，比婚前美上了三分，真让他喘不过气来。

宝惠凤目柳眉，隆鼻樱口，面如桃花，云鬓蓬松，黛含春山，满身锦绣，珠光灿烂，神如秋水，既有着一代才女的典雅，又不乏大家闺秀的大方、端庄。她站起来，含情脉脉地看着李渊的眼睛，娇而不滴地问：“李郎，妾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美吗？”“真的，我没说谎！”“这是与生俱来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妾再问你，你这皇上的掌上明珠，娶我这个无德无才的女子，不后悔吗？若是后悔，此时提出还为时不晚。”

“这是哪里的话？你花容月貌，佳人绝代，而且才艺双全，我爱还爱不过来，怎有不中意之说？”

“青春难以永驻，极易被风雨摧折，总有花凋月落的时候……”

“哎呀呀，怎的如此啰嗦？今洞房花烛，良宵苦短，就歇下了

吧！”李渊心旌摇荡，指着铜漏：“五更已过，我的娘子，你就不要如此了！”宝惠樱口微启：“先不忙歇下，妾有个提议，想你必然答应。咱效法德才兼备的古人，先弄曲舞剑，再出诗答对，如何？”

李渊实在不想如此，又不便扫宝惠的兴，况且他善剑尚曲，又想在宝惠面前卖弄一番，便点头称“是”。

宝惠抱下挂在墙上的琵琶，坐在绣墩上，长裙拖地，玉指纤纤。待调好丝弦，便弹起了那曲缠绵、清丽的《凤求凰》。画出了一幅美丽动人的画图：两棵连理的巨树上，凰婉转地啁啾。尽力展示着自己的美丽和歌喉。凤听到歌声，从山颠飞来，落在连理树上，向着凰唱起了求爱的歌，你唱他应，他吟你和，两情相悦，结成连理。

多么美丽的倩影，多么动听的音律，多么感人的故事和意境啊！李渊被打动了，手握龙泉，却不舞蹈。不是不想翩翩起舞，实在是被宝惠的美丽，被宝惠创造的诗情画意陶醉了。

宝惠不怪他，道：“妾再吹奏一曲《高山流水》，这次你可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吆！”

“对不起娘子了！吹奏吧，我这就舞将起来。”李渊举起龙泉剑，拉开了架步。

宝惠手弄玉笛，临窗而吹，美好的笛音出自八孔，清越的节奏合于宫商，六音清妙，恰似天上飘来的仙乐。一座苍翠的高山出现在李渊的眼前。山上有一清泉，泉水汩汩，哗啦啦地唱着歌，蜿蜒流至山下清澈见底，小巧玲珑的深潭。潭水顺着地势，曲曲弯弯地流淌成小溪。小溪中成群的小鱼儿逆水嬉戏，五彩的鹅卵石在水波中不时变换着动人的面孔……李渊集中精力，随着笛音舞起剑来。剑光缠绕着水波霞光，时而江燕流连戏溪边柳絮，时而蝴蝶翩翩迷潭边花丛。时而激越，时而和缓，姿态横生，进入了美妙的境地。

乐舞方止，又要吟诗。二人同时抓起雕花笔，一气呵成。

李渊先将自己写的诗交宝惠阅评。宝惠接过一看，只见那字凤舞龙飞，颇有功力。诗句无多，四句而已：羽骑横扫惊世俗，玉女洞房谁能及？锦绣榻上绫绡被，花前月下觅情诗。“夫人，这诗如何？”李渊问。

宝惠道：“好是好，就是太霸道，太缠绵了。你不就是两箭皆中吗？有什么了不起？箭法比你高明者到处都是，何言惊世俗、谁能及？后两句简直有辱李府门风，男子汉大丈夫，当意气风发，精忠报国，怎能缠绵于花前月下？”

李渊羞红了脸，辩道：“我再补上两句英雄气概的也就是了。”

“就明日补吧，天色不早，阅评妾的吧。”宝惠双手将诗稿递到李渊手里。李渊吟道：“帝牵红线成连理，锦笺饱墨吟短诗。论诗莫忘秦时月，醉看龙泉也丈夫。”“郎君，这诗怎样？”宝惠学着李渊的腔调和韵律。

李渊不无佩服地回答：“诗意盎然，用词恰切。字也写的好，端

正秀丽，不无骨力。与前汉的婕妤，临邛的卓文君比美。只是太男子汉了些，谈诗尚无不可，论剑可就有点杀气了。女流之辈该养在深闺，相夫教子，上阵杀敌是须眉的事。”

宝惠淡然一笑：“郎君错了，英雄何论男女，报国岂分老幼。据说你的母亲，妾的婆母文武双全，文章闻名海内外，武功使敌人胆寒。昔日龙门镇之战，婆母发威，连放七十二箭，杀七十二敌，威风凛凛，声名远播。这眼前的例子，难道不使你哑口无言吗？”

李渊瞠目结舌，真的哑口无言了。

洞房外长烟当空，玉树临风。玉兔东升，银白色的光洒在春夜的池塘中，水波如镜，散发着暗香。谧夜如梦，能听见春天的脚步声，能闻到洞房中金钗拔下，玉簪散落，绣帐垂落的气息。

好一个情意绵绵，别开生面的新婚之夜。

第二章　少年得志

杨坚的天子隐真大，李渊与宝惠的婚礼才过了两天，便催着静帝举行禅位仪式。

一切都安排好了，双手抱着象牙笏板的文臣武将刚刚站定，静帝屁股还未在龙椅上坐稳，禅位仪式便开始了。静帝哀怜怜地用红肿的眼睛向下扫了一眼，看无人出班表示同情，只好硬着头皮令刘公公宣读禅位诏书。同时派快马出官，昭示天下。

宣诏方毕，群臣便向杨坚恭贺，杨坚假惺惺地道：“杨坚德行不彰，不敢效法尧舜，请圣上收回诏命。”

众臣一再恳请，杨坚不肯的同时，派人将抗表奏章昭示天下。

于是，次日早朝，静帝又下禅位诏书。杨坚再次以无德无才推辞。众臣以“无数火鸟降落天坛”，“太庙中一棵古树被天火烧毁”，“渤海有火龟登岸”，是见相国仁德通天，帝位非杨坚莫属为由，恳求静帝再下诏书。

第三天早朝，静帝再下禅位诏书，杨坚方才接受了禅位诏书，举行了受禅仪式，择日大登龙位。

在受禅仪式上，静帝虽如坐针毡，却还是再作禅位演说，以示禅位于明主决心之大，心情之切。言道：

周德将尽，祸难频兴。摇荡四方，不合如砺；蛇行马攫，投足天所。相同受天明命，睿德在躬；救秃运之艰，匡坠地之业。拯大川之溺，扑燎原之火；除群凶于城社，廓妖气于远吸。至德合于造化，神用洽于天壤。八极九野，万万四裔，圆首方是，罔不乐推。

往岁长星夜扫，经天昼欠，八风比夏后之作，五纬同汉帝之浆，除旧之征，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祉，玄龟效灵，神石变青，蛟鱼出穴，布新之兆，焕焉在下。九区归往，百灵协赞，人神属望，我不独

知。仰祇皇灵，俯顺人愿。今敬以帝位传于尔躬，天祚告穷，天禄永终。

吁嘻！王宣台执厥和，仪刑典训。升圆丘而敬苍昊，御皇极而抚黔黎；副帝土之心，恢天疆之祚。可不盛欤！

不日，举行登基大典，杨坚即了帝位，夺了周家江山，改北周为隋，自称隋文帝。旨封重臣，大赦天下。追赠其父亲杨忠为武天皇帝，其母为元明皇后，长子杨勇为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封叔父杨林为靠山王，独孤伽罗为皇后。拜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之职。文有李德、高伟、苏威等文臣，武有杨素、李国贤、贺若弼、韩擒虎等武将。

杨坚逼静帝禅位，意在劬劳国事，复苏国家，造福于百姓，亦有治国之能，很受臣民欢迎。他不敢懈怠，殚心竭虑，广泛征求治国之道，并且下旨，奖励臣民上书，揭发贪污，告发腐败，去旧弊，开新篇。

这日早朝后，隋文帝杨坚要李渊到西偏殿叙话，意在征求李渊的治国方略。因为李渊虽然年轻，但在他的心目中的位置很大很重。

那日早朝，李渊奏了一本，说是昔日国弱，人才匮乏为一大弊，当接受前朝教训，制定条例，广揽人才。不论臣民，将那些理识皆精，执心贞固，才高位下，德重任轻，以及孝悌力田，素行高于州里；鸿笔丽藻，美誉陈于天庭；学术精通，博闻千载；政事允明，才为时新者授以重任，使之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振邦利民。

文帝经多见广，深知人才的重要，以故对李渊的这个奏章非常重视，对李渊的精明和简而不缺，一针见血的文笔和透彻的洞察力极为赞赏，不仅在该奏章上御批了“本朝初建，人才大缺，惟延揽不辍，重而用之，方能救急。朕求才若渴，日夜思求广招人才之法，却难定论，亦无人提及。惟柱国李渊目亮心明，一语道破，国之模也；着令立即以该折为主，制定法规”之语，还在早朝时褒扬了李渊，斥责了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以及奏折内容空泛，无当大用的朝臣，而且言辞中肯，高明扼要，一语中的。

西偏殿称“大召殿”，“大”者，天子谓也，“君”者，顾名思义，召见也。很明显，这大召殿是皇帝召见群臣的地方。

大召殿是北周文帝登基后大兴土木修建的，费时年余。规格很高，雄奇硕大。面阔九间，进深六间，梁柱壮硕，出檐深远，斗拱雄大。殿顶坡度平缓，柱头的卷刹、门窗的形式无不古朴典雅。殿堂宽敞明丽，贴金刷银，雍容华贵，金碧辉煌。与外表的古朴典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隋文帝刚在中间的厅堂的龙椅上坐下，还未呷一口宫女送来的龙井茶，李渊就进来了。自杨坚登基以来，他初次在这座壮丽的殿堂接受召见，不无惶恐。他认认真真地跪倒：“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爱屋及乌，文帝深爱李渊，不仅爱他的文才武功，对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发自肺腑的爱。此时，他越看越觉李渊人才一表，行为、言语得体，可爱之极。便捋着浓密的须髯微笑着道：“快快平身就坐。你与朕虽是君臣，不也是亲戚吗？以后除了在朝堂和大庭广众之前行大礼外，在这偏殿和家中就不要拘礼了。”

李渊谦虚一番后，开门见山：“不知圣上何事召见微臣？”

“皆因周静帝年轻无能，国事纷乱，加之天灾连绵，人祸不断，庶民处于水火，难以聊生。今百废待兴，千头万绪，朕为此劬劳忘寝，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爱卿虽然年轻，却是满腹经纶，文章锦绣。若论机敏、聪慧，少有人可比。今召爱卿前来，朕想提几件事，让爱卿结论。其实这些事儿朕已经问过靠山王杨素杨大人、尚书左仆射高颎高大人，还有贺若弼、韩擒虎等将军。他们无不竭其所能，献计献策，只是都未说到朕心里去。”大概是为国事忧心忡忡的缘故，说到这里，文帝面带愁容。他看着在他左侧就座的李渊：“爱卿听好了。这一，朕想开拓疆土，扩大帝业，一举吞并南陈王朝。这二，今官制不清，机构重叠，十羊九牧，官制非改不可，如何改啊？这三，北周兵农合一，实为不妥，若不改之，遗患无穷。一旦战端大开，兵不兵民不民，何以拒敌？这四，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可谓不错，只是难以均到好处，如何能均到好处？这五，自南北朝之初，户籍便是天子的一块心病。虽经常整理，却越来越不实，直接影响了国之收入。怎样将这棘手的事办好？这六，国之发达兴旺，全赖人才。爱卿已对广招人才，合理使用一事写成了奏折，极好。可惜未谈及人才的选择之法，今天要给朕个答复。”

文帝治国心切，而且准备充分，故而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唾沫没有乱飞，却是口干舌燥，一口干下了那杯茶水，不无失态。

李渊注意到文帝对自己的高看，以及富强大隋的急迫心情，反而平静下来，慢慢扬起了高尚的头颅，沉思的双目毫不掩饰地闪烁起敏锐与智慧的光。对于文帝提出的问题，他早已考虑过，但因未考虑成熟，方才没有摘下这几只还没成熟的果子交给文帝。他很清楚文帝的性格，肯定文帝会在召见他之前召见那些地位比他显赫的王公大臣。探讨这几个非要解决不可的问题。他的答案必须比他们圆满、高明，有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的效果，否则将这几个问题写成的奏折是不会出笼的。

铜香炉中的檀香正旺，烟雾缭绕，香气清幽袭人。那个妙曼可人的艺女在聚精会神地弹着琵琶，音律舒缓流畅，好像是在叙述生活在天宫中的神仙自由自在，饮酒赏花，歌舞升平的故事。似乎还有泉水叮咚，落花飘落在溪流上，纯情少女拨开娉娉婷婷的荷叶，一叶小舟在水中荡漾的意境。

不见李渊立即做出精妙的回答，文帝似乎有些烦，向那弹琵琶的少女摆了摆宽大的手：“下去，下去！”

李渊暗自会心地一笑，泰然地侃侃而谈："圣上太高看微臣了，这么大的事，这么多的事，微臣哪能一一作答？况且微臣还未……"

"不必谦卑，有多少说多少，想说多少说多少也就是了。"文帝满怀希望地看着李渊那张已经脱掉稚气，趋向成熟的脸："说错了朕也不计较。英雄出少年，朕敢肯定，爱卿定有高论。"

"那微臣就讲来。"李渊从文帝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谈起，足足讲了半个时辰。而且论断精辟，含蓄深沉，生动形象，色彩瑰丽。莫说对付了特别喜爱他的文帝，就是那些妒贤嫉能，恨人不死的小人，也会被他感动，在他感天地泣鬼神的谈吐中不能自拔，而且肮脏的心灵也会受到感染和撞击，暗中发出"自叹不如"的哀叹。

关于出兵南陈，开拓疆域这个问题，李渊是这样回答的：南陈立国三十余年，虽治理不当，乱事不绝，却因水多土肥，地广野丰，民勤本业，农业及手工业、商业发达，以致库府充盈，军队强大。都城又在地理条件优越，城墙坚固厚重，易守难攻，号称石头城的建康，已占地利。今陈后主虽然锦帐风流，管弦沸耳，荒淫之极，却是个顾大局的聪明天子。他自知有当权股肱之臣辅佐，又知江南鱼米之乡，百姓富足，不思造反，更知国力不仅不衰，反而日强，即使自己整日灯红酒绿，巫山云雨，也无关大碍。北魏天子垂涎南梁，必须除之而后快，以故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后来怎样？南梁还是南梁，而北魏却损兵折将，国力大衰，落了个饥馑并臻，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下场。天元帝为政数年来，府库消耗极大，加之为平定尉迟迥等反贼之乱，国库存粮已经有限，差不多用完了。就现在大隋的国力而言，不及北魏，就兵力而言，亦不及北魏。况且如圣上所说，大隋刚立，百业待兴，若此时出兵，是胜是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当局创建。圣上千万不要沉迷于伐南陈一事之中不能自拔，以免坏了国之大事，以微臣之见，再过数年行事不迟。

"精辟，实在精辟。朕扩疆心切，以致梦牵魂绕，非要伐南陈不可。爱卿一席佳话，一下子打消了朕攻打南陈的念头。"文帝兴高采烈，几近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程度。他示意李渊用茶，然后催促李渊陈述官制改革之道。

李渊沉思片刻，又出高见：十羊九牧之情形的出现，是因机构用人而设，无端而加，以致机构重叠臃肿，官吏无所事事。官吏越多，耗费越大，不得不增加赋税。如此以来，民不堪负重，吏却因无事可做，挥金如土，醉生梦死。吏挥霍愈多，民负担愈重，日复一日，恶性循环，总会有百姓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的那一天。秦代的陈胜吴广造反，汉代的张角闹事，就是明证。因之，古之教训必须接受，官制必须改革。

"官制之弊端，朕已晓得，快将改革之法告朕。"文帝向站在一旁侍茶的宫女指了指李渊面前的茶杯，待侍女将茶斟上，又让侍女将鲜果端到李渊面前。

李渊也不表示谢意，接着刚才的话茬娓娓道来：“重效益，不重衙门之多，精简官吏与衙署为首要。要精简官吏，先精简衙署，衙署减少，官吏也就少了。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政务的机构仅保留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除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之外，仅留二十人。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下设司。吏部掌管国之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户部掌管国之土地、户籍、赋税、财政；礼部掌管国家典章法度、祭祀、学校、科举、接待宾客；兵部掌管国之武将选用及兵籍、军械、军令；刑部掌握国之法律刑狱；工部掌管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将原来的州、郡、县改为州、县两级，以节约开支。照此办理，衙署三成去掉了一成，官吏亦三成减去了一成。所留衙署再减员三之有一。若是省、县由国家发俸的官吏再三成减去一成半，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朝廷任免，州、县之左官三年一换，不能重任，不许用本地人。”

文帝击掌称“是”，脱口而出：“这样便加强了朕的权利，增加了办事效率，减少了开支。一石三鸟，何乐而不为？”

“不过，官制改革牵扯一个人的权利和收入；又牵一动百，难度很大。纵观历史，改革官制者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因此要十分小心，不打无把握之仗。”

李渊正要陈述官制改革之难的理由，太监刘公公走了进来。刘公公人品高尚，办事认真，聪明慧敏，很被文帝看中，就从静帝手中夺了过来留为近侍。因此，刘公公做事更加认真，不遗余力。待来到文帝面前，言道：“圣上，左庶子张衡求见。说是得了一件宝物，请圣上过目。”

左庶子仅是个五品军官，何以直接面见君王？这里边有个原因：二十多年前，北周武帝宇文邕率北周大军攻伐北齐，结束了周、齐对峙的局面，统一了北方。正当武帝准备论功行赏，封官加爵的时候，李渊的祖父李虎以张衡的爷爷张义端贪污腐败，滥杀无辜之罪，将张义端告到了武帝面前。武帝派刑部查之，果有此事，一怒之下，砍下了张义端的首级，而且暴尸示众三日。为了此事，李家与张家结下了世仇。张家怀恨在心，决心报仇雪恨，无奈门头小于李家，大仇一直没能得报。不过，张家并不怯敌，原因是张衡的父亲张乙辛在北齐的济南之役中，用身体挡住了飞来的利箭，救了杨坚的父亲、隋朝的第八条好汉、护卫大将军杨忠。没有张乙辛，就没有杨坚的辉煌，杨坚有恩图报，不仅将张衡视为兄弟，还封能力有限，相貌平平的张衡为左庶子，领一份俸禄，养家糊口。杨坚就天子之位前，张衡只是到杨府借这要那，杨坚登基之后，有官职的他便有恃无恐，经常出入宫禁，无拘无束地向人们展示他与圣上的关系，以及自己的庸俗和庸俗之人必然具备的症结。

时间久了，文帝渐渐生出了对张衡的反感，但滴水之恩，当涌泉

相报，况且人家舍生忘死，救了父亲的性命，这样的大恩就是结草衔环也难报答。鉴于这种人性的理念，他告诫自己决不能表现出半点不满，于是，一如既往地对待张衡。他要李渊停止讲述，传张衡进见。

张衡摇头摆尾地进了大厅，行过礼后，从宽大的右袍袖中拿出一卷黄中泛黑的绢卷展开，很是内行地道："圣上，这是秦国宰相李斯的真迹。看这秦篆写得多好，字体谨严浑厚，平稳端凝，疏密匀停，法度森严，骨力四溢，一丝不苟。这是微臣从一户人家买的，足足花了二百两银子。圣上博学多才，爱好古代书画，定会喜欢。"说完，向李渊投去不屑一顾的一瞥。

文帝的确好古，喜欢收集古玩宝器，特别爱好古代各家书画，到了痴迷的地步。李斯的秦篆，他仅见过刻石，从未见过写在绢帛上的真迹，因此，对张衡在这个时刻打断李渊的陈述生成的不满一扫而光，原本不大的眼睛陡然发亮："不错，真不错！朕就收下了。爱卿就坐会儿吧，听一听上柱国李渊的高谈阔论。李爱卿学富五车，口才极佳，事事说到点子上，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张衡撇了撇有着几根黄须的大嘴，终于没有说出对李渊不敬的话来。

文帝被李渊的论断打动，又被李斯的真迹激动，心情特佳："李爱卿讲啊，就讲兵制改革吧。"

为了回击张衡的有恃无恐和趾高气昂，李渊抖起了精神，以出类拔萃的形象和强烈的自信，以及对势利小人的蔑视之态，继续着自己的话："兵制改革最易。前朝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度，这个制度很好，但不完美，如果将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改革就成功了。这样做，加强了军队的力量，同时加强了对农民服兵役的控制。府兵既在州县落籍，垦种田地，又保留军籍，教练宿卫。原来统率府兵的十二卫大将军，改为只负责统领轮流到京师禁卫的府兵。这样一可加强朝廷对军队的控制，二可减轻百姓对军队的负担。"

"好，这样改革好！那么多年富力强的大臣，竟无一人提出这样的建议，让朕寒心哟。"文帝感慨万端。

张衡被李渊感动了，不得不佩服李渊的学识，同时暗暗地骂自己的几个傻乎乎、痴呆呆、一无所长的儿子，更骂给他养了这堆不中用的儿子的夫人。然而，世仇在他心目中形成的报仇的概念仍然左右着他的行动。他趋前一步："圣上，国内人才多多，朝内良臣济济，何用一个一没经过战阵、二没什么经验的儒子夸夸其谈！难道大隋没有人了吗？"

一句话刺伤了文帝的心，文帝忍了又忍，终于没有忍下，怒道："你……你不学无术，自恃其能，也太放肆了，出去，立即出去，从此朕再也不想见你！"

张衡不明白，向来对他另眼看待的文帝为何为了一个李渊向他怒颜厉色。他害怕了，两腿抖着退出了大召殿，不小心摔倒在台阶上。

门外侍卫向前扶他，他怒从胆边生，狠狠地瞪了侍卫一眼：“滚，滚，给我滚！”

李渊望着张衡的狼狈相，心中升起了十足的快意。

文帝喘着粗气：“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被朕惯坏了！”

宫城城墙高耸，城内殿堂林立，古木参天，夜幕来得早，夕阳还蹲在西边天际的峰顶上，殿内便暗起来。宫女和太监们点灯燃烛的时候，李渊告辞道：“圣上，微臣所言，只是一孔之见，错讹肯定有的，恳请圣上指正。至于圣上提及的田地改革、户籍改革和人才的选用之策，微臣虽已动过脑筋，但却未想明白，待日后写成奏折，交于圣上过目。天色已晚，圣上忙碌了一天。午膳还未用，微臣于心不忍，是否到此为止？”

文帝这才觉得腹中咕咕，解嘲地道：“谈起国事，朕就不觉饿了。这样也好，朕等爱卿的好消息。”不想李渊就要谢恩告退的时候，又道：“爱卿，朕忽然想起一事，这‘仁义’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李渊回答：“是从情中生出来的，没有情就没有仁义。”

“人之初性本善，因为善，才仁义，朕以为定从性中生出来的，孔子及其弟子都这么说。爱卿说的也不无道理，空前的理解与创造哟。”

李渊不知文帝为何问这个问题，正在纳罕，文帝又问：“爱卿，何为忠臣？”

“爱揭帝王之短者，爱对帝王的谕旨提出异议者是真正的忠臣。”

“为帝王献身者呢？”

“那不是忠臣，也非奸臣，是苛求名利之臣。”

“唔，见解独到。朕问问你，张衡之类的臣子是忠臣吗？他可是对朕百依百顺哟！”

“张衡谈不上忠与奸，是典型的势利小人！”

“那爱卿你呢？”

“我……圣上，忠与奸不是自我的评价，微臣实难结论。不过，圣上应当亲君子远小人，用贤臣去奸佞。治本在得人，得人在慎举，用一小人，小人竞进，用一贤人，贤人毕至。像张衡这样的小人圣上万万不可重用，知恩报恩与用人毕竟是两回事。”

“人才哟！”文帝又一次大发感慨：“不可多得！”

李渊回到府中，天已二更。中午饭没吃，他实在太饿，饥肠辘辘，便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一碗肉和几张大饼。他没有喝酒，因为他还要向严厉的父亲和可爱的夫人请教文帝提出、还未作答的问题。

新婚不久，应当陪夫人在府中的花园的花丛中徘徊，一边走一边说些悄悄话，虽然没有孤山放鸟之情，却有花前月下联吟之乐。可是不能啊，大凡国之栋梁，大都将心思用在国事上。他自己认为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并已初露头角，当然要再接再厉，干出个样儿。于是，来到父母房中，先请安，再汇报文帝召见的全过程和这个过程中的戏

眼。

父亲李炳听罢，喜上眉梢，随之苦口婆心地道："圣上舍那么多重臣而单独召见你，足证你已经长大了，有本事了。不过官场凶险，帝王难伴，千万不可过于直率，更不能太自负，佼佼者易折，若圣上听信佞臣的谗言，一夜之间就会由座上宾变成阶下囚。为父与圣上打了半辈子交道，深知他的秉性和人品。圣上剽悍强劲，豪爽英武，重大事不计小节，想干的事非干成功不可。只是心性不定，难以捉摸，遇事不做深究便下结论。你一定记住为父的话，勤于思考，巧于应付，任着性儿去做事，会吃大亏的。"

李渊答应着，然后向父亲讨教："圣上向儿子提了六个问题，儿仅答了三个，还有田地、户籍、人才选用三个问题没做回答。儿准备不足，回答是下策，便想用奏折的方式回答圣上，恳求父亲指教。"

李炳沉思良久，言道："你难为爹了，爹也说不清楚。就说这田地改革吧，为父只知是件闹心的事，历朝历代都在改革上下功夫，大量的田地仍在少数人手里。户籍也是件不好对付的事，历朝历代都重视户籍普查，查来查去还是弄不明白。至于培养人才，是需择个妙法，前朝按照门第高低选用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将许多高才关在了门外，不改不行了。可怎么改？为父根本没考虑过。"

父亲的回答是空的，自然对奏折的写作起不到多大作用，看天色不早，便告辞出来，径直回到了还有着新婚气息的卧室。

宝惠还没有睡，十分虔诚地坐在案前读书。烛光映着她那张本来就粉朴朴的脸和富有弹性的酥胸，仪态万方，淡雅如仙。看李渊进来，她笑盈盈地迎过去，边问寒问暖，边脱下李渊的长袍挂在衣架上，又倒了一杯水端到李渊面前，相敬如宾，端的是夫妻恩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

李渊顾不得缠绵，将向父亲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开门见山地道："心中没底，奏折难拟，请夫人倾才相助。孙子曾云：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守也；可胜，攻也。我明知可胜，却难为，该当如何？"

宝惠人在绣帐，心系国事，早就在这几件事上下了功夫，但她虽然胸有成竹，却不张扬，细腻、含蓄、深情地一笑，说出一番话来。见解独到，深刻凝重，句句中的。

李渊茅塞顿开，激动异常，深情地在宝惠的右腮上吻了一口，言道："人称夫人为才女，果然名副其实，几句话便打开了我心头的锈锁，可敬可佩。我李渊有夫人辅佐，焉有不胜之理！"

"妾不过挈了个纲罢了，不值得郎君夸而奖之。要写好这三份奏折，还要下一番功夫。"宝惠铺开只有朝臣和富贵人家才有的黄色的笺纸，拔开雕花毛笔的笔帽，又拿起墨磨着："郎君，动笔吧，四更刚过，此时动笔，天亮前就能将奏折写好。"

李渊接过毛笔，正襟危坐，刷刷刷写将起来。宝惠也不闲着，不

时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二人边议边写，待写出初稿，改了又改，最后誊抄一遍，已是晨曦微露，雄鸡高唱了。

李渊简单地梳洗打扮一番，在宝惠的目送下，与父亲踏着曙光出了府第，顺着皇城中间的大道打马向宫城而去。

早朝时分，朝堂之上，文帝急切地等待大臣们递交奏折或奏报大事，不想却少有人提出什么，奏折更是少得可怜。李渊却连递三份奏折，朝堂哗然。赞许者有之，嫉妒者有之，不屑一顾者也有之。

文帝又激动起来，喜道："满朝文武，只有李渊对国家和朕如此忠诚，朕加封李渊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为方便议事，不必上任，由副职在太守府理事！"

几个奏折就使天子如此激动，向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荣典迭颁，朝堂上沸腾了。不说张衡之类如何眼红，也不说因未被立为太子而耿耿于怀，与李渊之父李炳有些矛盾的杨广怎么不满，就连与李家关系很好的太子杨勇也大吃一惊。若不是文帝用激言厉语镇压，早朝的规矩甚严，李渊父子不去争执，又不失风度，说不定要生出什么事来。

文帝求贤若渴，所以不去与大臣们计较，不等回到大召殿，气就消了一半。生怕李渊的奏折跑了似的，立即让刘公公将那三份奏折悉数送到他的面前。他先打开题为《均田地折》，默读道：

田地，百姓之本也，夫耕种之义大矣，秦朝为何兴盛，盖为重视农桑。西晋行占田、课田和户调法，男子可占田七十亩，女子可占田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次丁女不课田。因田被大户占之，百姓占田之说空矣！实则所占田之数，不过定额之十之有二三。而课田之数却是固定之，非按此数征得田赋不可。以做田不均之，民怨之，政在养民之说空矣，弊端昭然。

前朝行"均田制"，比之古法优矣。定男受露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妇受露田四十亩，永业田不归还，露田在受田者亡后还之。然，因大户占田殊甚，法定数额难足，男子受田二十亩上下，弊亦显见。

吾朝文皇帝威以君德，驭四海之功于万姓，视改田制为要，明主也。然，古法不破，新法难出，微臣以为，田地不均，不因均田无法，实为执行不利，若圣上严旨大户交出土地，重新配之，大事成矣！可派官吏深入地方，监而督之，违者严刑，重者夺命，轻者为囚。如是以来，农人踊跃，治田纳税，国焉有不盛之理？

呜呼！说易做难，成败在于吏治清明，法度端严，若虎头蛇尾，重蹈前人覆辙矣！

文帝阅罢，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指着为他倒茶的侍女问："朕来问你，田不能均，由何而起？"

侍女莫名其妙，瞠目结舌，裙裾索索，原本好看的脸蛋也涂上了黄色。

"下去，下去！"文帝恍然，知道自己失态了，便坐下来，提起朱

笔，在折上批道："此折妙也，一语道破了田地不均之缘由。着户部办理，十日内写出均田律则，条文要严、细，更要言之有物。"

大隋才立不久，各项律令正在制定之中。文帝决心依李渊之言设置衙署、官吏，却没下谕旨，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时间下旨办理，李渊昨天提议，就是速度再快，今天上午也难将尚书省下设的九个部设立起来。文帝哑言失笑，却未改批语，因为他决定在半月内建立起李渊提及的那些国家机构，"着户部办理"只是时间问题。他正要看李渊的《查籍要实》折，杨广来到他的面前。

杨广承袭了爷爷的衣钵，高大威猛，相貌奇伟，在攻伐北齐的战斗中冲锋在前，不惧生死，战功赫赫。又善读书，兵策战法、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只是性情不好，刚愎自用，喜玩好色，毛病不少。他的哥哥杨勇，长得比他逊色，人也过于怯懦，若论能力和功劳，比他差许多。因此，从能力和功劳上讲，文帝应该立他为太子，但从道理和传统上讲，长子应当为先，思来想去，还是将长子杨勇立为太子，留于东宫习文练武，准备百年之后承袭大统。他十分不满，又不好施以明枪，只是计议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为推翻太子做准备。然而，他耐不住性儿，经常找文帝的茬，以发泄不满情绪。此时，文帝看他目光灼灼，面色难看，知道他来干什么，便先发制人，不冷不热地问："不在王府公干，来此做甚？"

杨广不待文帝赐座，便一屁股坐下来，单刀直入："儿臣此来不为别事，今日早朝，李渊上折，父皇不仅欣喜若狂，大加扬褒，而且恩宠有加，实在令人看不下去。李渊还是一个孩子，作为一国之主，怎能恩宠到如此地步。父皇，为了大隋江山，为了安慰臣民之心，可要到此为止，莫再给他卖弄才华的余地，以防尾大不掉，养虎成患。"

对于功高盖世，仅次于杨家的李家，文帝不得不防，但他以为不能风声鹤唳，防得太过，当恩威并施。今正用人之际，他必须爱才、用才，不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士绅富裔，平民百姓，只要才华出众，就要择用。李渊心在社稷，志在国家，连上佳折，他无不接受的道理，也无不褒之理。他清楚杨广的良苦用心，但为社稷，为了地位巩固，他不能迁就杨广。于是，设身处地，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地讲了人才与社稷的关系，人才的重要性等方面的道理，谈了李渊大才可用，弃之可惜的原因。严厉地批评了杨广心胸狭隘，目光短浅，难当大用的弊端。接着将李渊的《查籍要实》折拍到杨广面前："你看一看人家的胸襟、学识和文采，你有吗？朝中那些自以为学富五车的重臣们有吗？大才、大策送上门来，非要朕拒之门外你们才畅心吗？社稷为重，百姓为重啊！"

李渊的《查籍要实》折，杨广本打算嗤之以鼻了事，可他不敢在父皇面前太放肆，又想看个稀罕，便草草地瞅了几眼：

夫户籍之事，民之大纪，国之治端。籍确与否，系国之税收、安

危，以故历代重而视之，惜无良策，事倍功半。籍实民勤，郡无旷土，邑无游民，鸡犬相闻，桑柘交畛之说，谎也。汉末大记庇民户为私属，隐瞒大量户口，以少交赋税，帝令整理户籍，因理籍官被大户所贿，走了过场，景况依然。东晋行“土断”之法，虽余力不遗，却未解难题。南梁编户，定贵贱尊卑，故改籍者无异。无力改籍之百姓，不得以迁徙来去，强行土断，属役不满，流亡不归，更为甚者，宁丧其身，疾病长卧，以避繁重徭役和赋税，致使离民如流，村空野旷。

今查，大隋户籍不实，不报、漏报者十有四成。河北、山东一带百姓尤甚，往往投以士族豪强，瞒报户口，是严而重之，到了不查国之损失巨大之程度。若论户籍查实之法，汉法不可取，南梁之法谬之，亦不可取，行“输籍法”为佳。即先在全国行户口大检，分别由保长、里正、党长责之，后由州、县按户口登记之年龄、相貌与本人者核对，若有不实，保长、里正、党长发配远方。鼓励堂兄弟以下者分别立户。行赏检举者，检举漏报者一人，赏银半两，以此类推。继之，朝廷据贫富定上中下户，令州县官吏每年据此理籍一次，舞弊者决不姑息，每漏报一人，罚俸银半两，以此推之。至漏报百人者削官，漏报百人以上者入狱，千人以上者极刑。

一月后颁行理籍令，令中当明数点。一为召回流民。凡籍大隋之民，流移他境者一月前回乡。流离过远者，可适当延长回乡时日。不乐意还乡者，即入土籍为民，以当地居民待之。流移后乡无住宅者，由村内官地官宅用于此情者，使四乡者有所托。凡因罪被封籍者，其田宅、财产不得全部充官，当量情留之，使其感之，重新做人，留下不去。已叛逃的罪犯，罪无轻重，准回乡自首报籍，概不治罪。其商贾大户不得效法前代，兼并土地，瞒报户口，违者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杨广阅罢，吃惊之余，不无疑惑，自语道：“才有庸俊，气有刚柔，习有雅正，一个黄口孺子，竟有匡正弊制的决心，理智深邃的思考和骨力四溢，精光耀目的文采，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文帝见状，甩着袍袖向杨广道：“好了，你回去吧。以后可要正确地看待自己，对待他人。人生有两大害，一是自不量力，二是缺朋少友，你可要正气长存，好自为之哟！”

杨坚自觉理亏，便不再说什么，低着头踽踽地出了大召殿。他真懊恼，懊悔的是不该风风火火地前来碰壁，恼火的是，自己饱读诗书，竟写不出那样动人心弦的折子。心里道：“咱也下一番功夫，写个比李渊的折子还好的折子让父皇过目。唉！没有真本事不行啊！”

文帝在《户籍要实》折上做了批语，又打开第三个折子。此折是奏人才选拔的，名为《科举制度》折。“科举”一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诸于文字，感到十分生僻。越弄不懂的他越想弄懂，便细细看了下去。

该折历数了汉代由郡、县官吏选才，魏晋以来按照门第高低选用

官吏的九品中正制之弊端，叙述了改九品中正制为科举制度的重大意义，然后写道：

科者，分门别类也，举者，推选，推荐也，合二为一即为设下课目，用考试之法择才也。可设秀才、明经二科，使修学之人答所设之题。先行乡试，再行县试、州试、殿试，层层拔之，示其迹而用之，给予品位，上可至相国，下可至县吏，使人才尽选，本事尽用。如此办理，绝才尽出门阀之弊，民定喜之，推子弟习学备试，心向朝廷。再者，若人才济济，争相上进，民会大富，邦定大强。是时，圣上之德、之才、之力，之不同凡响，谁人敢比？

关于人才选拔之类的奏折，并非只有李渊这一份，御史李德与相国高颎都先后上过。李德的折子词藻华丽，却是空洞无物，除了列数文帝的功德，就是堆砌历史上人才选拔的方法、形式。接触实际的文字仅占全折的十分之一，莫说文帝，就是老百姓，也会下“一派胡言”的结论。高颎之笔极佳，他的折子虽然接触了正题，却很不具体。他也提到魏、晋按门第高低选用官吏的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也主张进行彻底改革。怎么改？他非常中肯，大有一锤定音之势：采用选举之法，从官吏中选拔高级职务的官吏，从百姓中选举文可安邦，武能定国，敬业乐业，为国捐躯而眉头不皱的栋梁之才。选举之法是汉代的产物，汉朝用察举和征辟之法选拔人才和官吏，说到底就是选举之法，只不过称谓不同罢了。文帝以故批了个“汉代故事，全无新意，留中不用”了事。

李渊的折子中提出的科举之法，却是别出心裁，合乎规律，实用可行，为鸡群一鹤，是高颎页的选举之法不可比拟的。

文帝将李、高二人的奏折反反复复地进行了比较，越比越觉科举之法是打开人才选拔之门，振兴大隋的法宝。于是提起朱笔，批道：科举之法高于秦代的“公卿制度”和汉代的察举、辟征，为可行之良法。着吏部办理，先定律则，再行之。因是新法，不可操之过急，可先在近京城之州、县试行，再推而广之。

这时，昨日弹琵琶的宫女走过来，唉声叹气地道：“圣上连日忙碌，竭虑殚精，不知疲倦，如此下去，龙体怎能承受得了。美人派小女子前来请示圣上，是否让宫中艺人为圣上演出歌舞？以解圣体之惫。艺人们新排了《霓裳羽衣舞》，是以《霓裳羽衣曲》的韵律编成的。全曲共十二遍，前六遍为散板、无拍、天舞，后六遍有拍有舞，曲终以曼声结束。曲调时而行云流水，时而曲折妙曼，舞步翩翩，时急时柔，美妙之极。还请陛下听歌赏舞，以去疲解惫。”

自登基以来，文帝事必躬亲，不仅没有时间听歌看舞，就连后宫也没到过，皇后独孤伽罗派宫女请他，被他拒绝。今见几件关系邦国兴旺的大事都有了眉目，便道：“难得美人有这份孝心，朕就依了她。传艺人们到这大召殿里，朕就在这里饮乐。”当他的目光落在那宫女脸上，思恋后宫之情油然而生，心中涌起了一股既酸又甜的感

觉，那宫女在他的眼中也平添了一分夺目的光彩。他情不自禁地抓住宫女的小手：“先不忙传朕旨意，在朕身边坐会儿再去传旨不迟！”

文帝此举，大出宫女的意外。宫女受宠若惊，忐忑不安地坐下来，倚偎在文帝的怀中。

都说帝王的脸一天三变，这话果然不差，刚才文帝还和风细雨，云里雾里，仅一会儿，便将宫女推开，叫道：“朕这是怎么了，堂堂天子，竟让一个小小的宫女迷到了这种程度，大为不该啊！”

宫女又惊又怕，连滚带爬地退到一边，怅怅地看着文帝：“圣上稍等，小女子这就安排歌舞去！”

“罢了，朕已没了兴致。”文帝仰首凝视那大殿五彩的顶棚：“国家如此之大，庞而博杂，万绪千头，朕怎有心思听歌观舞。都说头三把火难烧，此话不假，登基已经数日，这三把火一把也没烧出去，能不让朕焦心吗？”他收回目光：“传靠山王杨林、相国高颎！”

杨林与高颎哪敢怠慢，一个骑马，一个坐车，急急忙忙赶到大召殿。

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战功赫赫的杨林，是文帝之父杨忠的弟弟，文帝的叔父。他形体虽大，看似粗鲁，但却是个有情有义，忠于大隋的主儿。他既没以功自居，也没倚老卖老，虔诚地按应有的规矩行事，跪在地上，高呼“万岁”。

高颎比杨林矮一头，瘦弱不堪，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此人虽然形貌欠佳，却生着一双精光四射、炯炯有神的眼睛。那眼睛有着极强的透视力，对方心里想什么，他一眼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以故有人给他起了个“神眼”的绰号。他出身士族，从爷爷的爷爷那一辈就有人在军中为官。到他这一辈，便辉煌起来。大哥是个将军，伐齐时率兵杀人济南府，被镇守济南的秦彝，就是秦琼的父亲刺伤，后不治而亡。他虽其貌不扬，却是个文韬武略皆精、才高八斗的怪才。伐齐时他毛遂自荐，做了杨忠的军师，一路划策出谋，凯歌高奏。攻打济南府时，连吃败仗，不仅城池久攻不下，且损失惨重。是他定下釜底抽薪之计，诱丞相高文旭开城投降，一举攻下城池，秦彝率众突围，被杨林刺死。为保儿子秦琼之命，秦彝与夫人临难托孤，将还在襁褓中的秦琼交给了仆人宁氏，保下了秦氏一脉。此时的高颎不亢不卑，十分得体地向文帝行了大礼。便不言语，等文帝赐座。

文帝召杨林与高颎进大召殿，目的明确，为的是与杨、高二位股肱之臣研究李渊提出的六大改革建议，尽快使国事纳入正轨。他三言五语，既不拖泥又不带水地讲了召杨林前来的目的，然后道：“李渊忠正，所奏之事无不关系社稷存亡，国计民生，以朕之见，可即行之，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杨林看过李渊的奏折后嗡嗡地道：“建议不错，行之亦可。前朝之制，弊端不少，若仿行之，怕是重蹈覆辙。要强盛大隋。不行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李渊的意见很好，经进一步深改后行之，并不为过。

不过，对李渊不可过分推崇，以免使他滋长骄傲情绪，更怕引起众臣的不满，李渊毕竟年轻，无啥资格哟！”

高颎边看奏折边道：“圣上择才，不拘一格，实为明主，也是天下之幸。李渊人虽年轻，却是不可小视的大才，应当破格重用。他的建议准确实用，无人可比，非用不可。若因其年轻而轻视，非明主所为。至于靠山王虑及之事，也不无道理，但这并非什么大事，圣上少封他褒他也就是了。圣上因其奏折甚佳，即封其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尚未不可，只是太急了些。”

文帝微微有些不快，但尽管如此，他却没有表现在脸上，因为他记起了李渊给忠臣下的敢于揭帝王之短，敢于向帝王提出异议者就是忠臣的定义。他同意这个定义，用这个定义衡量杨林和高颎，杨林、高颎就是忠臣了。对忠臣当然要以礼相待。他背着手踱了几步，然后转向杨、高二位臣子：“以后朕注意也就是了。中午已至，饭还是要吃的，咱们就边吃边谈。哈哈，丑话说在前头，事情弄不明白，定不下来，朕不放二位回去。有家才有国，有国才能保住家，家之不存，国之焉存？”

文帝崇尚节俭，反对糜费，饭菜很是简单，几碗肉，数盘菜蔬，几块点心，数张饼而已。杨林打趣地道：“天子为一国之主，天之骄子，饭菜却如此简单，实在是太俭朴了。”

高颎也幽了一默：“圣上留微臣用膳，实在让微臣感激不尽，只是用这样的饭菜待客，未免低下了些。据微臣预测，微臣在此用饭之事，不日就会在臣民中传开。臣民们定会以为微臣在天子这里吃了许些奇馐佳肴，山珍海味，其实……哈哈哈哈。”

文帝夹一块鹿肉放在嘴里嚼着：“今国库空虚，民饥馑并臻。百姓是人，皇帝也并非神仙，当然要知民之苦，晓民之情，与民同甘共苦。其实，今日之膳，已优于民之数倍数十倍，何有简单、低下之说？”他将那鹿肉咽下，炫耀地道：“与民同乐，与民同苦，以史为鉴，每步宽恤，务本移风，做个尧舜皇帝，当个强国富民的帝王。二位贤臣知道这是谁告诫朕的话吗？是李渊告诫朕的。若是大臣、官吏们都像他那样知而言之，言而尽之，敢于向朕提出异议，使朕早知错误，吸取教训，做一个明君，大隋之幸，百姓之幸。”

唉！又是李渊。杨林嘴上不说，心里却道：“李渊啊李渊，你如此年轻就这般神通，若再过几年，我们这些老臣不就成了聋子耳朵了吗？不能让他这样继续下去，找个机会将他弄到边关去。”

高颎的脸上总是挂着笑，看不出心里在想什么，其实刹那间他想了许多许多。想到李渊的崛起会对自己造成的威胁，更多的是如何将李渊在文帝心目中的地位消灭在萌芽状态。若不早下手，等李渊成了气候，积重难返，悔之晚矣！他知道，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之臣，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嫉妒迫害等误国害民的事是决不能干的，这不仅仅有律条约束，更有良心的谴责。可他不能不这样做，胜者为

王败者贼，一旦有李渊替代他的那一天，他不就如冰山颓倒，大厦之倾吗？那时将是一番怎样的情景？不是贼又是什么。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这口气是一定要争的。

靠山王、晋王、相国这等高官都做好了对付李渊的准备，李渊的处境就可见一斑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果然，在杨林、杨广之类重臣，以及张衡之类小人的挑唆陷害下，文帝的防线崩溃了，对李渊的疑心越来越重，后来竟发展到李渊就要对他下手，抢他的皇位，夺他的权似的。两个月后，国事有了头绪，他便对李渊下手了。

这是个夏日的中午，天上乌云密布，似乎要下雨，闷热闷热，热得蝉“吱吱”地叫，狗在树下耷拉着红红的舌头喘粗气。人们有的使劲摇着蒲扇，有的用凉水擦躯体，还有的干脆跳到塘里、河里痛快。

李府中的古桧树下，李炳与李渊对面坐着，李炳的脸上布满忧郁的云。他已经听到了许多对李渊不利的消息，心中如同压着一块大石头。李渊面色通红，一副不服气的样子。

“为父没有说错，佼佼者易折，捧的越高摔的越重，你已应了这两句话。前者你不听为父的告诫，年轻气盛，无了约束，标新立异，又是面陈，又是上折，锋芒毕露，直接对众臣的能力和权力形成了威胁，他们能放过你吗？终至对咱不利的谣言满天飞，圣上不对你下手才怪呢。”李炳怕儿子会立即被人抓走似的，在李渊的身上看来看去，同时赶去了那只在他脚边爬着直喘的狗。

李渊激愤地道：“说什么我也不明白，为何忠臣难当，好人难做？儿含辛茹苦，在你儿媳的帮助下做了那么多利国利民的事，竟遭到那么多人的诽谤。老百姓说什么于儿不利的话儿不恼，因为他们知之太少，朝臣们说三道四，儿可就不理解了，他们是有知识，有能力，人格高尚的人啊！其实父亲也不要悲观，圣上是个明君，不会对我怎样，据我推测，将儿贬到离这长安城千余里的荥阳、楼烦做太守也就是了。我本来就是哪里的太守，应当前去，无可非议。离开这是非之地，去做太守有什么不好？摔打几年，长些见识，父亲与爷爷不就是在马背上度过了好时光吗？”

李炳叹口气：“但愿如此。只要不受不白之冤，牢狱之苦，做个庶民有何不可。”

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平安无事。文帝照常临朝，李渊父子照样上朝。只是文帝不再那么爱激动，李渊的奏折减少罢了。

第三天下午，圣旨到，传李渊到大召殿面君。李渊意识到了什么，怕父母担心，表现得坦然、自信。李炳与夫人也意识到了什么，亲自为儿子梳洗打扮，送儿子上路。还千叮咛万嘱咐，要儿子稳住神，沉住气，真正做到稳如泰山，处变不惊。并派两个家丁随儿子进宫，以便打探消息，及时报告。

李渊出了府门，回头看了父母一眼，与两个家丁打马而去。他抓

紧马缰，微倾前身，二目望着远方，一副志得意满，运筹帷幄的模样。心里话："我李渊没有错，今儿个就是皇上拿我开刀，我也要做出个样儿。大丈夫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这些日子文帝自觉身上的重担轻了许多，因此情绪高涨，不仅经常光顾后宫，过隔三差五的听曲看舞，而且饮酒作乐，比数日前活得潇洒了许多。这时，他正在大召殿观看宫中的艺人表演的《霓裳羽衣舞》，轻歌曼舞，使他陶醉，眼睛不时地移上舞女的胸和脸，嘴角泛起不怀好意的淫笑。

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使李渊彻底看清了官场的倾轧、腐败，但也使他认识到自己因涉世不深造成的自负和张扬。在这君起疑心，臣不无嫉妒，不知命运如何的境况下，必须稳而又稳，慎而又慎，静观事态发展，任何毛躁和因自负造成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张扬，都是对自己十分不利的。因此，当他来到大召殿，缓缓上了大殿的台阶，发现文帝正在娱乐，便不急于进殿，在殿门外立着，一副谦恭卑下，诚恐诚惶的样子。

殿内曲悠怡耳，舞姿婆娑，不时传来文帝放浪形骸的笑。李渊压抑着，同时告诫自己：作为天子，在闲暇之时听听歌看看舞，放松一下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没有异议的必要。要冷静，任何不满的表示，都将带来灾难。

歌舞终于结束，刘公公轻轻的，怕惊醒一个梦似的向余兴未尽，仍处于亢奋中的文帝道："圣上，李渊李柱国到了，正在殿外候着，是否让他进来见驾？"

文帝的情绪这才有所收敛，停止歌舞，赶走艺人，向着殿外道："是李爱卿啊，怎么不进来见驾？朕正等着你呢。"

李渊答应一声，唯唯进了大殿，只见青烟氤氲之中的文帝衣袂鲜明，脸上的笑容还未散尽，溢着谦和仁爱的温暖慈祥，不像要对他下狠手的样子。他猜测着，推断着，脑海中翻腾着文帝要对他怎样的许多形象：须发猬立，肌肉颤动，风掣飙起，似乎还有将他拿下后如释重负般的嗄哑狂傲的笑。

"李爱卿，坐，坐呀，不必拘礼。"文帝指着矮矮的椅子："朕召爱卿前来，是想告诉爱卿，朕对你另有任用。"

"另有任用？"李渊的心咕咚一下放了下来："微臣全凭圣上调遣。为了圣上和大隋之天下，微臣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

文帝观察着李渊的面相，平时淡淡的眸子里放出了奇异的光："爱卿虽然年少，却是大隋少有的干臣。在朕登基之初，急需对策良谋之时，出谋献策，帮了朕的大忙。说心里话，朕离不开你哟！"

"谢圣上褒扬。渊初出茅庐，不知轻重，惹圣上生气也是有的，不值得圣上如此爱怜。"李渊道。

文帝下意识的用右手的中指敲着几案，陷入了沉思之中。看得

出，他在做着难以定论的重大决定，或者强迫自己改动已经做出的重大决定。一会儿，他蓦地站起来，向着李渊道：“不瞒爱卿说，爱卿的言行举止和才华使得许多人不痛快，朕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原本决定将你放到寸草不生的荒蛮之地做个县令，不知怎的，忽然于心不忍，若是那样对待一个忠贞之臣，不是令小人竞进了吗？那日爱卿说仁义生于情，朕既不理解，又觉好笑，不想今日朕恍然大悟，朕突然改变决定的行止不是仁义所致吗？而这仁义正是来自朕对你的爱产生的情。若是情不生仁义，朕一句话就将你打发了！朕信仰西天佛祖，佛生九天，泽被四海，渡人危难，生生不息，难道朕就容不得一个为朕出过大力，年轻有为的才人吗？”

李渊百感交集，感叹唏嘘。他真的被陶冶在情和爱中的文帝打动了，眼泪刷地流下来，如同受了好多委屈的孩子。其实他就是个孩子，才十几岁的人，嫩着呢，只不过才华出众罢了。

文帝从未见李渊流过泪，见过的是李渊并非自负的自信、热情奔放、潇洒自如的个性和难有人可比的才华。便再一次被打动，脑海中涌上了一改初衷，将李渊留在身边为少卿的念头。与此同时，朝臣们那一张张容不下李渊的扭曲的脸也在他脑海中闪动。他终于没有勇气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再次否定了将李渊赶到荒蛮之地任县令的决定，牙一咬，心一横：“爱卿，你就到山西河东州任黜陟讨捕大使吧，官为三品，许多臣子都想讨这个缺。河东州地处边远，盗贼蜂起，害国祸民，急需讨捕，以免留下后患。凭爱卿之文才武略，定能胜任此职。”

“谢主龙恩！”李渊喜上心头，言道：“微臣自幼便有横枪越马，领兵杀敌的愿望。不仅想在江北大展宏图，更想饮马长江，虎视吴楚，到蕉风椰雨的江南大干一番事业。今圣上垂顾微臣，委以重任，正合微臣之愿。微臣定忠心耿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朕拨给你兵马三千，你可要合理用之，在尽量减少损失的情况下凯歌高奏。”文帝问：“有何要求吗？朕尽量满足爱卿也就是了。”

李渊言道：“三千兵马，已经足够，别无他求。只是有一件事要向圣上提出。”不等文帝答应，接着道：“人言三人成虎，微臣怕走后遭人暗算，故而求圣上莫听谗言，以便让微臣在外尽心讨捕。”

文帝清楚“三人成虎”是怎么回事，其实在李渊身上，已经印证三人成虎的内涵，可他还是表示：“朕胸襟广博，心明眼亮，知人善任，善恶还是分得清的。爱卿放心，疑而不用，用而不疑，莫说三人胡言朕无动于衷，就是千万人胡言朕也龙心不动。放心去拼杀吧，只要你一心报国，朕不会亏待你。”

又谈了一会，李渊跪别文帝，走出大召殿。殿外还是那些景致，他却忽然觉得天也高了，地也大了，宫中的一切闪烁着一种他以前从未感觉到的祥瑞的色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文帝会如此办理。好男儿志在四方，走出去有什么不好？况且还升了官，有了兵权。于是，便

觉高大起来，目中无人地走在宫城的大道上。出宫城后，骑上高头大马，颇有些凯旋将军的洋洋得意和趾高气昂了。进府之后，一头扎进父亲的书房中，向父母报告喜讯。

李炳与夫人独孤迦藤送走李渊后，就惴惴不安地坐在书房中等待消息，不想刚才跟随儿子进宫的仆人来报，说是皇上开恩，不仅没有对少爷怎样，少爷还升了官。他与夫人以为仆人在安慰他们，直到儿子进来，亲口陈述了一遍，方才放下心来。

李炳道："圣上英明，英明啊！竟给了渊儿一个锻炼的机会。儿啊，为父与你的爷爷、祖爷爷，哪个不是在沙场上冲杀出来的。为父一直想让你到血与火中接受洗礼，不想因祸得福，今日终于如愿了。去吧，到山西河东州去吧，不受磨难不成佛啊！"

母亲道："儿啊，你爹说得对，凌云之志，是句空话，用行动去实现才是真的。再说了，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就你这桀骜不驯的劲儿，说不定何时会弄出事来。"

从父亲的书房中出来，李渊回到了卧室。

宝惠一如既往，边读书边静静地等他。见他进来，照样给他脱袍解带。她没有急于问丈夫进宫的情况，因为她从丈夫的脸上读出了文帝召见的内容。

李渊详尽地向宝惠讲了事情的经过，眉飞色舞地描绘了不日少帅领兵，攻城拔寨，大海行潮，地陷山崩般的壮烈，以及稳操胜劵，连战皆捷，天子论功行赏，封官加爵，臣民欢呼，动地惊天的辉煌景象。他扳着宝惠美丽的双肩："夫人，你怎么无动于衷？难道我不该接受这个官职，不该离开这个尔虞我诈，是非多多的地方。去施展我的抱负和才华？"

宝惠忽然勾住了李渊的脖颈，撒娇地道："谁说妾这也不高兴那也不自在？郎君大概早已忘记洞房花烛时妾'醉看龙泉也丈夫'的诗句了。那诗是妾心灵的写照，岂是空话一句，纸上谈兵。去吧，去冲杀吧，妾陪你去，一定陪你去。妾离不开你，也离不开你的热烈，你的才华，还有敢为邦国鞠躬尽瘁的坚决。"

李渊将宝惠搂得更紧："好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烈女！请夫人放心，我带你西去，一定的。至于父亲与母亲那里有我呢，我会说服他们。"

十日后，传来令李渊领兵出征的圣旨。李渊辞别了父母和家人，只带夫人和仆人李大直、宝惠的使唤丫头梅儿，统领三千兵马，浩浩荡荡地奔向那个他既陌生又向往的地方。一路风餐露宿，马不停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日便过了陕西，进入山西界内，来到离河东州仅有八十余里的高山前。

此山属秦岭山脉，山势高大连绵，峰入云里，山势奇特，苍岸壁立，阴风四起，林涛滚动，白练悬空，如万马奔腾，黑云滚滚，遮天蔽日，狼嗥猿啼，令人毛骨悚然。

再向前行，已经无路可走，李渊派兵找来一银须飘拂，满面红光，精神矍铄的樵夫问询。樵夫告知：此山叫作黑风山，因风黑色而得名。要想出山，必须走左边一条藤葛缠绕，荆棘丛生，巨木如墙的古道。古道再难行走，也能走出去，可惜出山后便是打家劫舍的盗贼，人称盖地虎董理的营寨。盖地虎有千余人马，都是心毒手辣，武艺高强，经过许多战阵的高手。营寨十分坚固，就山势而建，磐石般地堵住路口，要想从山口出去，归于平川，比登天还难。当李渊问及古道的距离，樵夫道："路程倒不远，不过十里有余，然而非常难走，需两个时辰方能到达山口。那帮贼人占山为王，视百姓如草芥，杀人如麻，眉头不皱。我那苦命的独生儿子就死在他们手里，老伴也因思念儿子大病缠身，不日亡去。小老儿恨死他们了，愿做向导，头前引路。"

"老人家，多谢你了，待大功告成，重重赏你！"李渊下令："好生款待老人家，若有不周，小心挨军棍。"

樵夫谢过，边随李大直向前边的大树下走去，边暗暗自语："只要为小老儿报了仇，小老儿就心满意足了，何言报答。"

此时正是暮色低垂时分，茫无际涯的山峦丛树变成了银灰色。鸟在归窝，虎狼豺豹的叫声更加凄厉、残忍。成群的流萤翩然起舞，各种各样的虫儿也放开了歌喉。回头看去，来路上原本参差不齐，上搭下挂在崖、路边的茅屋沉浸在苍白色的暮气之中。点点灯火忽明忽暗，像鬼的眼睛。是个好天气，黛色的天幕上星星渐多，神秘地俯视着大隋的这队入了瓮中的人马，好像在诉说，又似在讥讽、嘲笑。六月酷暑，若在山外，热浪滚滚，这里却是一个清凉的世界。

许是凉爽的缘故，李渊觉得十分舒服，也没有应该有的压抑和躁动，似乎来这里的目的是避暑、游玩。他下意识地扫视着樵夫提供的古道的方向，冷冷地下令："就地安营扎寨。马衔环，人哑言，越安静越好。不准埋锅造饭，不准随便走动，只准中军帐中燃一支烛，违令者斩！"又道："传中军将军、龙骧将军、谋士到中军帐议事。"

命令已下，李渊却仍然站在原地不动，痴痴地思考着对敌之策，直到李大直向他报告，说是中军大帐已经搭好，将军们已经在中军帐等候，他才随李大直来到中军帐。

中军帐搭在那棵足有十余抱粗的古松下，因地面不平，很不规则。里边果然只燃一支烛，昏黄的烛光在山风中摇来晃去，使已经在大帐中坐定的中军将军欧阳力武、龙骧将军邹宜文、谋士龙出海投在大帐上的膨胀的影子摇摆不定，滑稽可笑。因不许埋锅造饭，刘大真放在他们面前的是清凉的泉水和进山时带的硬邦邦饼子。李渊还没有用饭，他们当然不敢饱腹，虽然肚子里叫声不绝，那诱人的饼子却继续延长着自己的寿命。

李渊进帐，一语中的："召各位前来，意在商定出山灭贼之策。大队人马必须在短时间内出山，若旷日持久，被山贼堵住退路，前有

大山阻挡，后有贼兵狙击，战之死地，败多胜少。”

中军将军欧阳力武年纪不过三十岁，却是历经战阵的将才，只是对兵法缺乏研究，人又鲁莽，话说不到点子上。但他的地位在龙骧将军邹宜文之上，又自恃其能，便第一个发言，虽然用力压低声音，却还是震得大帐乱抖：“讨捕大侠，依本将军之见，由樵夫引路，扬扬张张，吹吹打打，大张旗鼓地劈荆斩棘，杀向敌寨。贼人不过千军人马，怎敢以卵击石？必倒戈曳旗，逃之夭夭。待贼出逃，我军乘击掩杀，看那些鬼儿子向哪里逃？”

龙骧将军邹宜文仅比李渊大十岁，紫红面皮，满脸横肉，武功盖世，但也是个只能冲锋陷阵的主儿。他摩挲着脸上的虬须，顾盼自雄：“千余毛贼，怕他个球，本将军领上数百人马，就可打煞他们的威风。大使，就给本将军将令，让本将军立头功去！”

四十多岁的谋士龙出海白面星目，羽扇摇动，文质彬彬，原在御林军中效力，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吏，不为李渊所知。这次出征，兵部派他做李渊的谋士，他方才有了与李渊这三品大员打交道的机会。虽然他晓得李渊的厉害，却并不把李渊放在心上，但却不放过任何在李渊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一路之上，他说了许多话，什么解释《孙子兵法》、老子的《道德经》，什么谈秦论汉，说晋评魏，喋喋不休，似乎是一种病态。李渊看他华而不实，是个嘴把式，便生出些许反感，加之他又是李渊的仇家，左庶子张衡的表叔，便反感大了。此时的龙出海现出一付成竹在胸，运筹帷幄的孔明之态，一字一顿地道：

“在下以为欧阳将军的方案不妥。为何不妥？这一，贼人占据山口，加之准备充分，即便有千军万马，也难出山口。据在下所知，那山口称巨陵关，原为秦长城的一个隘口，宽不过两丈，双车不能并行。隘口两边本来巨石峥嵘，又筑起了数丈高的城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二，贼人多为亡命之徒，杀人成性，胆大包天，我军除少数将士武功高强，又经过战阵外，余者多是为吃粮才当兵的武盲。就是能冲出关去，也难取胜，况且据传占山为王的贼人有数家，若他们合兵一处拒我，奈何？”

李渊以为龙出海的这番言论尚可，便问：“龙谋士以为邹将军的战策怎样？”

龙出海看欧阳力武哑口无言，又看李渊对他甚有好感，便有些醺醺然，眉飞色舞了：“至于邹将军所言，不值得在下论之。率数百人马就能打败贼众，太轻敌了。”

欧阳力武心里憋着一口气，便不无报复地问：“既然这也不行。那也不中，龙大谋士定有高见了？请将高见亮出来，本将军洗耳恭听！”

邹宜文也道：“就是嘛，你是谋士，负出谋划策之责，当有妙计献出，何必说这道那，贬低他人，抬高自己！讲啊！”

龙出海初次碰到这种情况，又加半瓶子醋，虽然又是引用孙子的教诲，又是用尉缭子的兵法论这证那，但却终于没有妙计高照，自讨了个没趣了事。

面对困境，莫说欧阳力武、邹宜文、龙出海之流，就连李渊也没有一着妙棋。看天色不早，又搞不出什么名堂，会议只好到此为止。大帐中仅剩下了李渊和在一边伺候的李大直。李渊边啃着饼子饮着泉水，边思考着对敌之策，直到脑袋生痛，也没想出高招。不由自语道："李渊啊李渊，你白白读了那么多战策，学了那么多兵法啊！"他蓦地想到了宝惠，在长安时，为上奏的那三个引起轰动的折子不是她点拨的吗？应该请教于她。然而，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根据大隋章程，女人不得干涉政治、军事，不能将宝惠请到这中军大帐来，以免引起非议，待回到寝帐再请教不迟。他走近帐口，扫视着漆黑如墨的帐外，是盼望宝惠不期而至，还是让外面的夜风清醒一下头脑，他也说不清楚。

夜幕下，三千人马各有归宿，将士们大都进入了梦乡，隐隐传来战马的嚼草声和呼噜声。豺狼虎豹们大概累了、睡了，偶尔传来几声狼嗥，好像在山的那边。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西边天际划过，如同一条倏然消失的火龙。

传来了脚步声，虽然地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声音却极为轻微，仿佛踩在梦中的云里似的。

李渊睁大眼睛用力看过去，虽然看不清楚，却感觉到是夫人和梅儿向中军大帐走来。他心中一喜，迎向前去，却道："夫人。难道你不知军规吗，来这里干啥？这不是女人来的地方啊！"

"事到如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听龙出海讲，直到现在还没有出山的良策，妾便坐不住了。进帐去，妾有话说。"宝惠直言不讳。

作为妻子，在这等时刻，应当出面抚摸丈夫的创伤，慰藉丈夫的心灵，将最宝贵的东西双手捧到丈夫面前。宝惠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很及时。

作为丈夫，在这等时刻，应当冒着这样那样的危险，去接受妻子的抚摸和慰藉，接受妻子的奉献。李渊也做到了，毫不犹豫地将宝惠扶进中军大帐。

"想是夫人雪中送炭来了，有什么锦囊妙计？快快告诉于我。"李渊将宝惠扶到那根当作座位的古树干上坐下。从道理上讲，他应当威严地坐在主位上，以发号施令般的姿态问话、传令。令夫人进了中军大帐，又如此失去尊严，是极为危险的事，若被他人告发，罪当削职，甚至入狱。然而，他最需要的是高谋良策，既然宝惠来了，而且定有高招，就是危险再大，他也不在乎了。

宝惠显然瘦了、黑了，但却成熟了许多。她拢着飘在面颊上的那缕长发："妾有一计，说来简单，火攻必胜。"

"火攻？你是说放火烧掉贼人的山寨？"李渊茅塞陡开："说下去，

说下去！”

“大队人马在半道停下，然后选得力之人，带引火之物，摸进山寨，放火烧寨。待大火燃起，大队人马便奔向隘口击敌。贼人失去了屏障，必然惊慌失措，此时攻之，胜利在握。”宝惠口若悬河，一口气倒出了要说的话，抓起杯子，咕咚咚喝下了半杯泉水。

宝惠已经有了身孕，李渊是知道的，面对跟着自己受苦，不仅眉头不皱，反而尽心辅佐的杰出的女人，心中暗暗许下宏愿：待我李渊安定下来，定要让她呆在家中，夏夜纳凉，隆冬向火，穿绫着缎，呼仆唤奴，好好地享受一番。女人就应当这样，冲锋陷阵是男子汉的事，什么“醉看龙泉也丈夫”，见他妈的鬼去吧！

月亮升起来，又大又圆，上面的山影树丛清晰可见。那是嫦娥吗？那是吴刚吗？那就是温顺可爱的玉兔吗？一定是的。是谁在呓语？是想娘了，哀哀的。

“谢谢你，夫人，待打了胜仗，我为你请功。”李渊自知说过了头，便自嘲自解：“看我，一高兴就胡说八道，夫人夜入中军大帐，不加罪便烧了高香，哪里有请功之说。回寝帐去吧，我来扶你。”

宝惠也不推辞，就让李渊扶着进了寝帐。她突然产生了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洞房中有过，但却没有这么清晰、独特。那是夫妻之间性和情的产物，而此时的痴醉，却是一个侠女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时刻，用才华和智慧向一个地位比大将军还高的讨捕大使换来的。

李渊虽然有醉的感觉，却没到痴的地步，他更多的是自豪和成竹在胸的放松。如果说在长安的家里，宝惠对奏折的点拨是表现的文采，在这大战前夜的点拨就是展现武略了。文采出众，武略过人的女子毕竟是有限的，他能不为之自豪吗？

二人进入寝帐，又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制定出了具体的作战方案。李渊下令：明日昧旦用饭，平明进兵，早做准备。

李渊夫妇睡了不到一个时辰，时旦已到，便洗漱用饭，做行军准备。平明时分，集合起三千人马，欧阳力武率队在前，在樵夫引导下，披荆斩棘。李渊率中军居中，邹宜文领一千人马掩后。古道曲曲弯弯，时上时下，更有峭壁挡道，悬崖拦路，行进艰难，直到中午时分，方才到达离巨陵关里许的山凹中。

这山凹是个极好的屯兵之处，四面环山，古木蔽天，人迹罕至，就是数万人马驻于其中，噪声聒耳，也很难被外边的人发现。贼人的山寨若是设在这里，定固若金汤，可惜四周无路，只不过与巨陵关之间那段距离较为平坦、低矮罢了。如果在这里立寨，一旦被大兵围攻，必成瓮中之鳖。

李渊连连叫“好”，即令人马扎住，从中挑选了十个年轻力壮，矫健似猿，聪明灵活的将士单独训话。训毕，向欧阳力武道：“本大使亲率这十个将士到巨陵寨放火烧寨。大火燃起之后，你率领人马杀奔

过去。待我们去后，你即率队悄悄从这悬崖上爬过去，隐蔽在树丛之中，单等火起。据樵夫讲，过了悬崖后，再过一个小山头，便是巨陵寨，从这里到巨陵寨不过里许，可要十分小心，万万不能暴露，以免前功尽弃。”又令邹宜文：“你率三百人，在此地照看眷属和马匹、辎重，等战斗结束，再率众进寨。”

李渊正要率众出山凹，又忽然想起什么，向欧阳力武道：“记住，要活捉盖地虎。樵夫说，盖地虎长发披肩，左脸颊有一道数寸长的伤疤。若哪个敢夺他性命，定斩不饶！”

“讨捕大使，怎的如此办理？常言道：除恶务尽，留那贼首干啥？”龙出海制止道：“兵法云……”

“又是兵法云，兵法甚好，可惜你根本不会用。不会用也罢，且引用得驴唇不对马嘴。我来问你，‘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这句兵法来自何处？”李渊实在反感龙出海那腹无才华，但却装模作样，酸不溜唧的样子，斥道：“坐一边去，让你做谋士，实在是我李渊的耻辱！”

龙出海讨了个没趣，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针扎般的难受，更有对李渊的愤恨和日后若能出人头地，定让李渊吃尽苦头的誓言。而且在刹那间记起了表侄张衡，而且有一种立即扑到张衡怀里，诉说苦衷，倾倒愤懑，让张衡一下子扳倒李渊的强烈欲望。

待欧阳力武与邹宜文领命而去，李渊便率背了松香等引火之扬的十个将士，由樵夫引路，爬向了前面的悬崖，迂回到巨陵寨右面的山包上，借着树木的掩护，观察着山寨的动静。兵法有言：“有兵之林，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只有这样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李渊在兵法战策上学到的，可那是纸上谈兵，今大敌当前，他亲自观敌布阵，而且在阵地的前沿，颇有种决胜千里的将军风范的感觉。

巨陵寨果然不俗，墙厚门坚，滚木礌石摆满了寨墙。寨墙内有数十幢用圆木和石块搭建的房屋，因地无三尺平，房屋栉比鳞次，散乱无序。山门面对一大片开阔地，开阔地前面有一个岭头，过了岭头便是平畴千里，阡陌无垠的大平原。大概是寨后是高山无需设防的原因，仅在前边的寨墙上安排了哨兵。一队人马越过丘岭，进了开阔地，从那牵驴赶猪，驮囊背袋，咋咋呼呼，飞扬跋扈，锋芒毕露的状貌分析，定是外出打劫，满载而归的贼众。这个分析果然不差，把门的贼人吱地将寨门打开，欢迎凯旋归来的将军似地迎接着这群乌合之众。在寨墙上嘹哨的贼人也举起刀枪，又蹦又跳，狂呼疯喊，山谷回应，震耳欲聋，如同天倾地翻一般。

打劫的贼人来到寨子中间那座高大的瓦房前，将劫物放下。这时，从房内走出一个高约九尺，圆面乱须，长发披肩，脸上的刀疤闪着紫红色的光的汉子。汉子张张扬扬地叫道：“快快杀猪宰羊，我要设大宴为尔等接风洗尘！”

直到这时，李渊方才意识到自己缺乏实战经验。在这贼人戒备森严的光天化日之下，莫说很难潜入山寨，就是能进入山寨，要来个举火烧天，困难也非常之大。于是，决然改变计划，撤回山凹，同时撤回欧阳力武率领的、已经出动的将士。

好不容易等到日落西山，又从日落西山等到夜色似漆，终于熬到了夜深人静，贼人们已经入睡的子时。李渊安排停当，重新率领那十个将士和樵夫上路，直接从寨后的山坡溜进了寨中，分十个地点放起火来。樵夫也不怠慢，点燃了山寨的大厅。

风借火势，火助风威，一会儿便成了燎原之势。正在睡梦中的贼众，被烧死了大半，余者赤身露体，哭爹喊娘。盖地虎大惊失色，从火堆里钻出来，顾不得伤痛，组织救火。可杯水车薪，哪里救得灭！

这时，欧阳力武率领人马赶到，按预定方案，团团将山寨围住。寨门的兵力最大，足有五百余人，已经被烧得焦头烂额的贼人想从此门逃走，无异于登天。

还有能力的贼人妄图逃出火海，可这根本不可能，隋军将士严阵以待，见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斩一双，逼得那些从隋军将士刀下逃生的贼人又返回寨中，成了火魔的口中之物。成年贼人被夺去性命，算作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可怜那些妻儿老小，在睡梦中被火吞噬。面对此情此景，李渊也于心不忍，看不下去。然而，这就是真实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并非书籍中不无夸张的，很难使人感到惨烈、恐惧和身临其境的描写。

大火毕毕剥剥，从子时一直烧到天光大亮方才熄灭，烟雾却由浓到淡，由淡到丝丝缕缕，懒懒地不愿散去。因山寨房屋集中，又多是木结构，大火集中，里边的什物几乎全部被火海淹没，人与动物大都被烧死，活下来的也是遍体烧伤，奄奄一息。

欧阳力武如同喝下了数杯醇醪，惬意非常，咧着大嘴“哈哈”直乐，还不时地催促李渊快快下令进寨，收拾那些还喘着气儿的，杀他个干干净净。

“火烧巨陵寨，十有九亡，不是本大使的本意，怎能再惨杀活下来的呢？”李渊面色铁灰，全然看不出一个大获全胜者应该有的喜悦。他向前跨了数步，意欲站在那块竹笋般的巨石上，忽然改变了主意，在众将士的拥簇下，大步上了高高的寨墙，居高临下，面对山寨，放开喉咙喊道：“贼人们听着，我是大隋黜陟讨捕大使李渊，受圣上之托，前来讨捕贼盗，以安定地方，让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今不宣而战，而且烧杀许多人命，实出无奈。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只要投降，生者立即放归家园，不再追究。治疗伤者，埋葬死者，凡发现或交出盖地虎者，赏银五百两，立即兑现！”接着令欧阳力武率众进入内寨打扫战场，救助伤员，追捕盖地虎等首领。

盖地虎的命实在太大，在睡梦中就被烧伤的他冲出火海，组织救火，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扔下弟兄们突围未成，又返回寨中，跳进

池塘中避火。大火熄灭后，他从池塘出来，寻了把腰刀，伺机出寨。在两个喽啰的保护下，悄悄溜到山寨的东南角，以图趁隋兵大都进寨、此处空虚之机，杀开一条血路，出寨逃生。不想两个喽啰见钱眼开，为得到五百两银子，竟将他绑了，直接交给了李渊。

盖地虎果然是条汉子，昂然不惧，骂道："李渊，你偷偷摸摸，烧我山寨，杀我弟兄，卑鄙无耻。今儿个我落入你手，要杀要砍随你的便！想不到我英雄半世的盖地虎竟输给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无能啊！"

"好你个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杂种，竟敢出言不逊，骂我大隋讨捕大使，碎尸万段也不解我心头之恨！"欧阳力武气得"哇哇"大叫，噌地拔出宝剑，砍向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盖地虎。

"中军将军慢来！"李渊斥道："怎的对盖大王如此无礼？"说着，走向前去，边解盖地虎身上的绳索边道："盖大王，李渊得罪你了。我不杀你，你走吧，到哪里去都行，只要不再做害国害民的事。走后如果愿意回来，请到黜陟州衙找我，我李渊一向好友，会尽力帮忙的。"

"这……这是真的？"盖地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李渊诚挚地道："不假，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欧阳力武团团转着："大使，你……你……唉！"

盖地虎犹豫片刻，回过身去，踽踽地走出几步。谁也不会想到，还未走出十步，他便急陨落溅般地回转身来，趋前数步，扑倒在李渊脚下，颤声道："我盖地虎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罪大恶极，想不到大使竟如此待我。我不走了，我要留在大使身边，鞍前马后，以效犬马！"

李渊扶起盖地虎："如果你不嫌弃，咱俩结为金兰如何？"

盖地虎便十分糊涂了，心里话："这不是在做梦吧？一个是十恶不赦的贼头儿，一个是堂堂的大隋讨捕大使，怎能称兄道弟？"于是，急头赖脸地推辞，但终于没有经得起李渊的诚挚的感动，答应下来。

二人在寨墙之上，面对巍巍群山，苍茫大地，撮土为炉，折枝为香，祭天拜地，誓言铿锵。论年纪盖地虎大李渊十多岁，为兄，李渊为弟。

既然盖地虎降了大隋，又成了李渊的义兄，其不雅的绰号便无人敢叫，皆称其名讳。他乐了："我本姓董名理，自出道后便成了盖地虎，今儿个恢复了本来面目，如释重负。小弟，今后有用我之处，兄万死不辞！"

打扫完战场，午时已过，待用过午饭，大队人马离开山寨，荡荡浩浩，向百里之外的河东进发。李渊派出快马，向文帝报捷。

一路之上，李渊与董理并马而行，通过交谈，对河东州内盗匪的情况了如指掌。

河东州共设四个县，因连年大旱，粮食减产，百姓生活无着，加之离长安千余里路程，山高皇帝远，聚众打家劫舍者比比皆是。势力大者或建堡立寨，或占山为王，形势越来越乱，已到了失控的程度。据董理讲，全州最大的团伙共有六个，势力和地盘都比他的小。这六个团伙中的头目大都与他有过交往，其中的三个还与他是拜把兄弟。与他的山寨一样，团伙的人员复杂，以饥民为多，土匪与有其他目的的士绅、文人占极少数。大都无一定的章程和目的，过一天算一天，称乌合之众不无过分。从来没有哪个团伙要与朝廷为敌，因此未对河东州衙有过过火的行动。

董理经多见广，人虽粗鲁，却不愚笨，待进入河东州衙，他兀地悟出了什么，没头没脑地向着李渊道："小弟，大哥中你的怀柔之计了！原来你认我这个哥哥的目的，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河东州知州安邦国不知底里，被董理野兽般的叫声吓了一跳，心里不住的纳闷："这家伙不是巨陵关寨的寨主盖地虎吗？怎的成了黜陟讨捕大使的兄长？唉呀呀，李大使这一到，什么都变了！"

李渊没有回答董理的疑问，只是向他笑了笑，直到人马安顿停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与董理对饮，方才向董理道："兄长，小弟看你心胸不窄，豪爽大义，能相携到老，同年同月同日死，方才抛弃前嫌，与你结成金兰之好，别无他意。至于你能否以行动证明你与小弟情同手足，是你的事。咱俩在誓词中不是说过吗？……"

"小弟，不要再与为兄耍小心眼了，兄长为你披肝沥胆也就是了。"董理一仰脖子，咕咚灌下一大杯浊酒："明日兄长便到其他的寨堡充当说客去。"

李渊心中一喜："兄长，我的好兄长哟！若兄长功成，小弟定将兄长推荐给圣上，弄个美差，光宗耀祖。"

"小弟差了，小弟差了，为兄当个打家劫舍的寨主还凑付，从来没想过当朝廷命官，你就别操这份闲心了。"董理打着饱嗝："明日给为兄一匹良马，百两纹银，不出半月，保证那六个寨堡自动土崩瓦解，头头会前来，拜倒在你的大旗下。到时候你只管接待、收编就是了。"

李渊激将道："兄长喝醉了吧？有这么容易？"

董理摆着蒲扇似的大手："这你就不懂了，我与你是兄弟，他们六个中的三个与兄磕过头，这三个又是那三个的金兰，说来说去，咱不都是兄弟吗？既然是兄弟，又有什么好争的？哈哈哈哈。"

不日，文帝接到李渊火烧盖地虎山寨，灭敌八百，伤敌千余，初战告捷的战报。惊喜之余，批道：未伤一兵一卒，便取全胜，古之无多，范例也。说其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为过。渊虽年少，又初经沙场，竟有如此大略，大隋之幸。

次日，文帝又接龙出海通过张衡交来的密报：窦宝惠夜闯中军大帐，逆大隋律条而动，当刑之；李渊与山大王盖地虎董理结为金兰，

有结党之嫌。

文帝阅罢，自语道："李渊啊李渊，你不该与贼人结为兄弟，授人以柄。还有宝惠，为何非要自讨没趣？"言毕，在龙出海的密报上批道：龙负监军之责，如此办理，不光明正大，小人所为。

又过数日，接到快报：渊行怀柔之计，假董理之手，连下寨堡六个，贼众纷纷来投，河东太平。董理有功，荐于圣上，恳请圣上给予重用。

文帝的欣喜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他抓起御笔，批道：

不战而屈人之兵，堪当重用。擢升渊为殿内少监，即回长安。封董理为游击将军，留在河东州公干，其他归顺之首领，择日封赏。龙出海不宜为吏，贬为庶民，后视情节用否。

第三章　力挺太子

东宫坐落在宫城东侧，离太极殿不过二里路，与太极殿西面宫人居住的掖庭宫和太仓相对称，南面是宫城的延喜门，北面是宫城的兴安门。规模虽不及皇宫，却也气势磅礴，十分壮丽。

这是一个占地百余亩，与朝廷重臣的府第相邻而又独立的所在，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宫殿由三部分组成，前为灰瓦单柱，雕梁画栋，彩绘精美华丽，重檐九脊，壮丽宏伟的正殿，中为由山石、清流、柳荫、鱼塘等景观组成的花园，后为灰瓦飞甍，回廊环绕，斗拱交错，堂皇富丽，熠熠生辉的寝殿。

正是仲春时节，满园花开草长，青青柳丝织出一片片青烟，烂漫桃花犹如朵朵红云，山石与清流、塘波都被染成了淡淡的粉红色。欢乐的流水中飘荡着桃花的瓣，在花园中曲折萦回，潺潺流淌，忽而穿过玲珑的假山，忽而绕过草坪中的凉亭，在如月的拱桥下打个旋儿，流入清澈见底的鱼塘。塘水如镜，映出亭台楼阁、绿柳红桃，也映出鱼塘围栏边望着塘内嬉戏的鱼儿的东宫太子杨勇。

塘中的杨勇支离破碎，塘上的他却是一个英俊的青年。杨勇二十七岁，高鼻梁，大眼睛，嘴不阔，眉不粗，还长着两个浅浅的笑靥，若不是高大挺拔，肩宽腿长，还真有点女人味儿。此时，他双眉紧皱，面现忧愁，与生机盎然的满园春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堂堂太子，为何愁成这等模样？说还得从头说起。

隋文帝开皇九年三月，南陈各州县全部臣服，文帝遂下诏令大军班师回京，又令将建康城的城墙全部拆除，改做农田，金银财宝和图书册籍、古玩字画运回长安封存。

杨广得旨，令大将王韶留守，自统大军，押着陈后主君臣及大量战利品，车辚辚，马萧萧，吹吹打打，趾高气昂地向长安进发，队伍绵延百余里，士民百姓无不焚香叩拜。一路之上，"晋王为人中龙

凤，年纪轻轻，就能统领五十万大军，而且得胜还朝，可继承大统”的赞美之声不绝于耳。杨广便悠悠然，熏熏然，颇有些利令智昏，自命不凡了。于是，取代哥哥杨勇太子之位的私欲，也越发膨胀了。

回到长安后，参加南征的将士无不论功行赏，各得其所。杨广便更加不可一世，因为他分明发现父皇的目光中多了些欲让他取代哥哥做太子的成分，分明觉得在太子之争的天平上，自己这边又多了几个筹码。

然而，长子选为太子的规矩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要改变这个规矩实在是太难太难。从统一天下后，由江南班师回朝那天起，杨广就不遗余力地做取代太子的工作，一做就是十余年。在这十几年里，隋朝一年比一年强盛，父亲一年比一年苍老，自己也一年比一年老道，取代太子的工作也一步步向成功的顶峰迈进。父皇在不惑之年似乎悟到了选拔太子的真谛，思想上的天平正在向他这边倾斜，只要锲而不舍，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日即可到达悬崖峥嵘、荆棘丛生的顶峰，摘到那颗盼了多少年的硕大的果实。

于是，太子的地位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的杨勇，便由不自在渐渐变成不好受，甚至神经质了。他有晚睡晚起的习惯，往往太阳已经晒到屁股了，还在蒙头大睡。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太子妃亦是如此，与他同睡同起，而且还同漱同浴，将“举案齐眉，白头偕老”诠解得淋漓尽致。昨晚，太子情绪低落，而且有点发烧，于是便恶梦连绵。到了次日太阳竿子高的时候，恶梦还在继续。他梦见一群从云端飘然而下的、凶神恶煞的汉子挥舞着刀枪剑戟，嘴里喊着“给我等滚将下去”，向正在正襟危坐的他扑了过来。他大叫一声，将还在爪哇国神游的太子妃吓得“啊呀”一声跌落床下，引得太监、宫女纷至，乱了寝宫，搅了春的祥和。

如此恶梦，实属空前，可别有什么噩运到来，太子妃慌里慌张地传来皇家道观的于区义道长圆这恶梦。于道长早年修“张鲁之术”，自称太上老君下界，授予他“天师”之位，并赐给他道经二十卷，能作法禳灾，精于炼丹之术，天下独此一人。造诣如此之深的天师，圆个把个梦，想是不在话下。

于天师果然神通广大，披发撑剑，泊淡恬冲，道貌岸然，走进太子殿下和太子妃的卧室，便营造了一种玄妙幻化的气氛。继而煞有介事地折腾一番，然后才进入圆梦状态，嘟嘟哝哝，一言一蔽之曰：此梦主恶。恶从那群妖孽而来。妖孽们无法无天，意在废掉太子，另立他人。当亡羊补牢，不可再麻痹大意。

太子也不无此想，越发忧心忡忡，而且还伴有恐惧和焦躁不安。便与太子妃双双离开了那个令他心惊肉跳的环境，出了寝宫，来到这后花园的鱼塘边，以图经过春光的沐浴和游鱼的顽皮，排解心中的不快。

就这样倚在鱼塘边的栏杆上痴痴地待了半个时辰，他没有离开的想法。于是，在他身边的太子妃以商量的口气劝道：

“太子殿下，还是回寝宫歇息去吧，如此下去，会折腾出病来的。太子是未来继承大统的皇上，若是伤了龙体，咋向皇天后土、祖宗的在天之灵和天下臣民交代？”

太子倏然抬起头来，将心中的块垒尽情地向太子妃发泄着。好似太子妃就是那恶梦中的凶神恶煞，就是要抢他太子之位的弟弟杨广：“你……你这祸水也在嘲弄我杨勇，真真地该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窥视这太子之位已经十数年，且愈演愈烈，穷凶极恶，我这太子还能当得成吗？什么继承大统，什么龙体，统统见鬼去吧。怕是到了那天，做个庶民他还不让呢。你给我滚，滚！”

出现这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对于杨勇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若说与往日有什么不同，只是加剧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罢了。太子妃是知书达理的名门闺秀，声誉与李渊的夫人窦宝惠差不多少，这些场面又见得多了，不仅不怒不愠，且仍然是那幅笑眯眯的神韵，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他向站在身边的宫女示了个眼色，又指了指李府的方向，然后道：“既然太子殿下不愿意回寝宫，就将围棋拿来，我要与太子殿下弈上几盘。”

太子生性怯懦，心地善良，聪明好学，五岁便遍读儒家经典，往往读书数行并下，过目不忘。可惜不善战策，武艺平平，缺乏一个未来的天子恩威并施、驾驭整个天下的能力。文帝恨铁不成钢，也不让他参入政事，派了好多学富五车的老师教他做皇帝的学问，从理臣到治国，乃至言语、仪表、架步，无不讲得深入透彻。可他就是学不到好处，快三十岁的人了，除有吟诗赋、论古籍、弈围棋之能，别无所长。无怪文帝经常指责他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而且常问上苍“为什么给予朕的长子是杨勇，而不是杨广？”

棋盘摆放在花如朝霞的桃树下的石凳上，太子的情绪也趋向平静。这如同一付灵丹妙药，太子情绪不正常时，太子妃就令宫女或太监摆上围棋。此时，太子妃一边与太子对弈，一边不时地向宫门张望。刚才她已暗示宫女平儿去通知太监吕公公，让吕公公去请李渊进宫，与太子进行交流。这是第二付灵丹妙药，一旦李渊到来，太子的理智便代替了情绪，如果再攀谈一会，太子就会完全正常了。太子除了几个舞文弄墨的文友，就数李渊这个姨家表哥与他最亲密了。因为李渊为人正派，学识丰富，文武全才，最重要的是李渊旗帜鲜明地站在他这一边，主张遵守祖宗法度，反对废长立幼，另选太子。而且无视权倾朝野，虎视眈眈的杨广，我行我素。在他眼里，李渊是一个人品纯正，正义无邪的真君子。

这些日子李渊特别忙。南陈之役后，尽管杨广阻挠，他还是因功擢升，官至卫尉少卿，行监察全国兵马之职。数年来，走北国，下江南，走遍了长城内外，黄河上下，以及大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栉风

沐雨，冒寒历暑，含辛茹苦，查处了数十个四品以上违犯国家法度的军官，同时也结下了许多冤仇。不少朝臣明枪暗箭，生着法儿算计他，但却难撼动他的地位。因为文帝与强大的李府是他的后盾，赫赫的功劳和敦厚的为人，以及无欲而刚，壁立千仞的威严，使那些龙出海、张衡之流的宵小望而却步。前天，他刚从北疆一带回来，正怕着写奏折向文帝汇报北疆之行。北疆境内的突厥族是匈奴族的别支，在叶尼塞河上游过着游牧生活，后来成立了突厥汗国。就是这个汗国，去年开始骚扰塞上地区，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他要奏明皇上，点名派杨广率大军北去攻打突厥可汗，保边境平安，以去杨勇之忧。不想已成大姑娘的女儿玉心刚给他磨好墨，已成奉车都尉的儿子建成刚给他铺好了纸，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六年的二儿世民也在宝惠的指导下刚给他捧上热茶，吕公公便进了门。他笑了笑，肯定地问：

“吕公公，太子殿下又发脾气了吧？”

吕公公点着头：“少卿猜得真准，奴才正是为此事而来。自从少卿出长安城北去监察以来，太子殿下的脾气越发越勤了，今日特别厉害，好吓人哟！太子妃要奴才前来请少卿到东宫坐会儿，也好让太子殿下完全安定下来。”

李渊无可奈何地向宝惠笑了笑：“好好好，我这就去。哈哈，我李渊真成了太子殿下的顺气丸喽。”

胯下有宝马良驹，速度便极快，喝杯水的功夫便来到东宫。他将马儿交给宫中的马侠，径直进入花园，老远便看见太子在与太子妃对弈。心里话：太子妃啊太子妃，你不知我有多忙。既然太子殿下的情绪稳定下来了，还催我来干啥？正这么想着，忽听太子喊道：

“想将本太子围住吃掉，没那么容易，本太子是父皇封的，臣民公认的，谁也没权利吃掉，谁也吃不掉！”

“看来太子的心病比原来重了，要不决不会弈棋时这样大叫小呼的。”李渊这么想着，来到太子身边，倒身便拜：“太子殿下，臣看你来了。”

太子妃大喜过望，忙合动着两片性感的红唇：“啊呀呀，果真是卫尉少卿来了。你这一去三个月，可把太子殿下给想坏了。快，客厅叙话去！”

太子像在大海中沉浮的落水者遇到了救星，倏地站起，一把抓住了李渊的胳膊，二目盈满了泪花。言道：“表兄，为弟真的好想你，你咋就两个多月不来看我呢？你告诉小弟，那些凶神恶煞为何缠着我不放？难道我就那么坏，那么无用？天理难容，天理难容啊！”

往日李渊与太子见面，太子从来没有这么称他，也从来没有如此称呼自己，更没有这么近于病态地冲动过。原以为吕公公为达到让他来本宫的目的，危言耸听，不想其言不虚，暗想：“定是刺激过大了，若继续这样下去，这太子还真当不成了。”这么想着，起身言道：“太子殿下，不必如此，臣这不是来了吗？太子妃殿下，请你与

臣扶太子到宫中畅谈去。太子殿下真重感情，若高坐金銮，定是视臣民如子的大帝。”

“大帝？我还能做太子吗？凶神恶煞们盯着我呢！”在李渊与太子妃的扶携下，太子边向宫中走，边仰首瞧来看去，现出惶恐之态，似乎凶神恶煞们正在他的头颅上面龇牙咧嘴。

进入寝殿，李渊一面暗示太子妃赶快下令调御医前来，一面殷勤地将太子扶到榻上躺下。哪知太子忽地坐起，非要让李渊看他头颅上那群舞爪张牙的鬼怪不可。继而痰火上冲，突然跌在榻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面色铁青，两眼上翻，嘴里发出骇人的怪叫声，如同癫痫患者突然发病一般。

太监、宫女们慌了手脚，就连李渊也无了招儿，连连叫道：“御医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这些要人命的主儿，看来是活腻了。”

太子妃慌里慌张地跑过来：“太子，太子，你是怎么了？是怎么了啊！”

吕公公跑过来：“太子妃殿下、少卿，奴才会掐人中穴，只要这么掐几下，太子殿下就会醒过来的。只是奴才不敢，不敢呀！太子殿下是龙体，奴才……”

李渊打断吕公公的话：“都什么时候了，哪里还讲那么多规矩。你大胆掐吧，有我呢。”

“是，是啊，掐，快掐！只要保太子醒过来，你不仅无罪，我还要重重赏你。”太子妃道。

吕公公牙一咬心一横，俯下身来，挽起衣袖，伸出拇指，在太子的人中穴处掐了几下。还真见效，太子“呕”地喘上一口气来，眼见得上翻的眼珠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嘴里不再冒沫，脸上的铁青色也渐渐淡下来。

太子妃与李渊如释重负，周围心急如焚的太监宫女们也松了口气。吕公公却瘫倒在地，浑身是汗，如同从水里捞出来一般，暗道：“俺的娘唉，掐了龙体，不仅老天会给予惩罚，若太子妃与少卿翻脸不认人，我这脑袋可就要搬家喽！这待如何是好？”

转眼间，太子已经清醒过来，就像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一切都是非常陌生似的，干涩而又目光强直的双目扫视着寝室内的人和物，好一会儿呐呐地问：“我这是怎么了？不是在做梦吧？”

太子妃擦拭着滚滚而流的泪水，极力挤出笑容，颤声道：“殿下没怎么，也不是在梦中，有点微疾罢了。待会儿御医来了，开几付药服下就平安无事了。”

李渊正要安慰几句，太子如梦初醒般地道：“什么没怎么，骗人罢了。刚才我还在与李少卿叙谈，怎的就这般模样了？噢，对了，定是突然生了一场大病！”

“太子殿下刚才晕倒了。太子妃说得很对，是无大碍。殿下，请不要冲动，好好躺着，静等御医。”李渊一把拉起就像面团似的吕公

公："将心放到肚子里好了。快到宫外瞧瞧，看御医来了没有。"

吕公公鼓足勇气，好不容易迈开步子，摇摇晃晃地来到宫门外，倚在玉柱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忽然，他发现太子披头散发，一手执剑一手握锏，从云雾中俯冲下来，向着他的面门便打。他大惊失色，继而魂飞魄散，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就连御医李贴儿从他的身边经过，他也无丝毫觉察。

李贴儿原本是民间的名医，后来被传到宫中，专为皇帝和太子治病。此人从祖宗手中继承下许多绝活儿，特别擅长内病外治。他熬制的膏药，专治腰酸腿痛，跌打损伤，腹泻呕吐，一贴就愈，故有"李贴儿"的雅号。接到太子病倒的消息后，他不敢怠慢，抱上出行箱就出了太医所，奔向东宫。因年老体弱，腿脚不太灵便，尽管用上了吃奶的力气，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却还是延误了许多时间。

已经急得浑身窜火的太子妃和李渊看他那狼狈不堪的模样，又痛又恨，但却顾不得发泄对他的不满，三言五语地讲了太子的发病过程。他也顾不得告自来迟的原因，边擦着满头大汗，边坐在榻沿上，将鹰爪似的左手中指和食指，搭在已经疲惫之极，似睡非睡的太子的左手腕上。然后边摁动中指和食指，边十分肯定地道："从寸脉、关脉、尺脉的脉象上看，太子殿下是思虑太重，又受了惊吓所致，服上三付药就会痊愈。"

说完铺开处方笺，开了三付有镇定功能的药物，交给太子妃："一日一服，连服三日，红枣为引。派人随小人拿药去吧。是了，有个公公倒在宫门处的玉柱边，是否也让小人给他诊视一下？"

"定是吕公公无疑。吕公公疑心太重，又忧心忡忡，方才如此。不用诊视，重奖他一下，他就会好的。"李渊目送着李贴儿，向站在身边的太子妃道："太子已经没事了，我这就回府去，隔些时日再来探望太子。"

太子妃知道李渊为国事忙忙碌碌，几无闲暇，便不再挽留，破例地将李渊送到宫门口，恳切地道："太子没实病，心病而已，只有你能打开他心病这把锈锁。也是，这句话我不知当着你的面重复过多少遍了，又在重复，没法子哟！"

宫外还是那个阳光温暖，微风和煦，桃红柳绿的世界。这个沁人肺腑的世界与寝殿中那个暗淡而令人惊恐不安的所在对比强烈，反差极大。太子妃忽然产生了一种不愿再进寝室的欲望，她爱太子杨勇，也曾有过当皇后的冲动，然而，她又实在对宫内台上微笑，台下斗法，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现实厌恶之极。随着杨广争夺太子之位步伐的加快，太子与她的危机感也越来越重，太子到了这般天地，她的心灵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若不是皇家的法度极严，皇父又无废太子之想，她真想让太子做个平民，二人找个偏僻的地方隐居，过几年清静日子。

送走了李渊，太子妃极不乐意地来到寝室。她试了试太子的额

头，然后接过侍女递过来的冰糖莲子羹，还没端到嘴边，宫门外就传来“皇上驾到”的叫喊声。她放下羹碗，与太监、宫女们奔至宫门口接驾。

文帝已经六十三岁，头发、眉毛、胡子全白了，脸上的皱纹虽然不多，二目却明显得小了，红红的，里面注了亮晶晶的水，眼神也不无呆滞，那么直，那么暗。步履迟缓，背也有些驼，尽管龙袍的剪裁者们费尽心机，大作驼背的文章，还是难掩背驼的现实。他虽然老态龙钟，思维还算正常，口齿也不错，只是慢了些。在太子身上，他没少下功夫。他痛爱杨勇这个忠厚、诚实的大儿子，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杨勇身上，目的是要杨勇接好他的班，做一个以德治国的好皇上。他清楚杨勇的处境和心思，便更加痛爱，更加维护。这不，得到杨勇病倒的消息后，将手中批阅奏折的御笔一扔，坐上车辇就赶来了。

文帝的到来，惊醒了昏昏欲睡的太子杨勇。他用力睁开干巴巴的眼睛，一眼发现了坐在他身边的文帝，便挣扎着爬起来，抱住文帝的肩头嚎啕大哭，就像受了极大委屈的样子。

太子妃欲劝说太子止哀，以免惊了御驾，文帝言道：“让他哭吧，哭出来心里舒服。”

太子终于止住了哭声，大概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慌忙松开双手，跪在榻上：“臣一时失态，惊了大驾，罪该万死！”

文帝的恻隐之心便越发重了，鼻子一酸，老泪流了下来：“快，快躺下，都病成这样了，不必拘礼。”他接过太子妃递过来的黄色丝帕擦着泪水：“朕生五子，秀与谅不成器，已被贬为庶人，秦孝王俊刚勇有余，谋略不足，难承大业，勇儿你和广还算不错，若你有个三长两短，谁承朕的大业？勇儿，你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若是继续忧心忡忡，自己折磨自己，岂不凉了朕的心。宰相肚里都能撑船，况且一个未来的皇上。你太怯懦太小心眼了，要不彻底改了，后果难堪哟！”

“这么说父皇没有废孩儿太子之意了？”太子面露喜色：“谢父皇抬爱！”

文帝接过药碗，边一匙一匙地向太子嘴里送，边道：“朕已经向你说过多少遍了，只要朕还是天子，就无废你之意。你可要好自为之，若习来学去仍然是这个样子，就是给你个皇帝你能当了？朕戎马半生，腹藏经史，方才有勇气争夺皇位。若像你这样……唉！”

太子还想说什么，文帝制止了他，等他咽下最后一口药汤，文帝向太子妃道：“好好照顾太子，等太子病愈后，朕派李渊来这东宫与太子聊天。李渊才高八斗，见广经多，也许能使太子的胸怀大开，后来居上。”

李渊回到府上，正要静下心来写奏折，宝惠走进来，说是父亲病得不轻，太医正在诊治。父亲是在他到东宫去的时候病倒的，一得病

就半身不能动弹，言语不清。他闻言吃惊不小，扔下雕花笔，急步奔向父亲的卧室。

李炳果然病得不轻，躺在榻上比比划划，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却一个字也吐不出。室内站满了人，夫人独孤迦藤坐在榻边愁眉不展，孙女李玉心，孙儿李建成、李世民也在场，还有府内的佣人们。太医显然已经诊断过，正在开药方，见李渊进来，一脸无奈地道：

“卫尉少卿，老爷患的是半身不遂。老爷年纪大了，又不闲着，加之太胖，想来是患病的原因。”

李渊焦急地问：“父亲的病，有治好的可能吗？”

太医不置可否：“治治看吧，若老爷服下在下的药后，经脉通了，病也就去了，若是不通，也许……”

“也许，也许，无用的东西！”李渊话已出口，又觉语气太重，便平和地道：“快开方吧，可要倾其所能。”

药方很快就开好了，李渊骑上快马，亲自到御药房取药，因为有几位药府中的药房没有。药取来后，他又亲自熬煮，亲自喂到父亲已经歪斜的嘴里。然后就守在父亲的榻前不肯离去，直到三天后父亲的左半身能够活动，也能用简单的字和手势表达思想了，方才又投入到奏折的写作中去，只是写作的地点由书房搬到了父母的卧室。

独孤迦藤了解自己的儿子，宝惠理解自己的丈夫，已经能料理国事、家事的李玉心和李建成知道父亲在用行动诠解“忠孝两全”的含义，府上的佣人更晓得自己的责任，便劝李渊到书房捉刀，陪护病人的事由他们承担。李渊说什么也不肯，大家无奈，便由他去。

李渊用了三个晚上，终于在思绪不宁的情况下写好了奏折，准备亲自交给父亲。虽然文帝传出话来，说是先料理父亲的病，奏折晚交几天无妨。他装好奏折，正要出门，不想父亲示意他先不忙出府，而且还做了几个怪异的手势。正当他问母亲父亲的手势表示何意时，父亲的嘴里突然挤出了一个“念”字。他不想打扰父亲，犹豫不决。这时，母亲道：

“渊儿，你父亲清楚朝中的事，怕你再重蹈被打入天牢的覆辙，一直为你捏着一把汗。今太子之争的悲剧愈演愈烈，他的心悬得更厉害了，怕你力保太子杨勇，得罪了晋王杨广。因为他断定，太子难继大统，文帝百年之后，天子非杨广莫属。杨广心狠手辣，一旦登基，事情就糟了。你到北疆监察军队期间，杨广差人送来厚礼，被我和你父亲婉言谢绝了。杨广也来过几次，说是探望我们，实际上是想让我和你父亲说服你站在他的船上。文死谏，武死战，古来如此，你可要三思哟！”

李炳看着夫人连连点头，而且又挤出了“对”字。

李渊不知该怎样回答二老，便靠近父亲，读起奏折来。奏折的内容非常单一，主要写了这次监察北疆军队和突厥汗国犯边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其中有“派重兵攻伐突厥汗国，使其臣

服，保此疆平安”和“晋王杨广为主帅最佳人选”字样。

李炳边听边点头、摇头，最后“哇啦哇啦”说了许多，但却无一个清楚的音节。倒是那手势表达的意思使李渊和母亲理解了他的思想：奏折很好，只是主动提出让杨广任主帅的建议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嫌。不要介入太子之争，事关重大，立止为宜。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李渊忽然有一种大不吉祥的感觉，心头不由悸动了一下。他下意识地看着父亲的眼睛，这种感觉便越发重了。便违心地点头称“是”，便忐忑不安地出了府门，去见文帝。

文帝正在大召殿批阅关于出兵高丽的奏折，刚在奏折上御批了“时机远未成熟，以后再议”几个字，已经年近古稀，举步艰难的刘公公报说“李渊求见”。他放下御笔：“快传李爱卿前来见朕！”

不待李渊呈上奏折，文帝便问起李炳的病情，李渊一一奏明，然后言道：

“据微臣看来，父亲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了。微臣恳求陛下派出宫内最好的御医为父亲诊治。”

文帝也不无悲戚：“李柱国为北周和大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又是朕的连襟，他病到了这般地步，朕岂能坐视不管。朕就破这个例，旨李贴儿为其诊治。朕有一棵长白山进贡的百年老山参，重斤许，十分罕见，就送给李柱国补补身子。唉！人到了这把年纪，经不起折腾了，朕也浑身七痛八痒，头昏脑涨，四肢乏力……”

“圣上是天子龙胎，而且做了那么多利国利民的大事、好事，不会有什么事的。”李渊打断文帝的话：“臣劝圣上莫再哀哀劬劳，安适恬静地休养龙体，让自己满足于天命的解说，使心灵得到充分的休息。”

文帝苦苦地一笑：“泱泱大国，亿兆百姓，事情千头万绪，层出不穷，朕能歇下来吗？天子尊荣，可天子难做哟！看看，爱卿这不是又给朕送麻烦来了吗？”他接过奏折细细地审视着：“北疆将士安于职守，保疆安民，不惜性命，朕定论其功，行其赏。突厥汗国自不量力，犯边闹事，罪当除之。朕近日内就派大军于北疆，让他们尝尝大隋国的厉害，只是这主帅人选再斟酌一下为好。朕知爱卿的用意，可你想过没有？晋王若是推病不就咋办？即便他愿意挂帅，他争夺太子之位的野心会变吗？他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到了敢于威逼朕让位的地步，朕已动他不得。若动他，朕的皇位能否保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天下大乱，一个好端端的、统一的中国就不复存在了！”

文帝的话是对的，杨广通过物质收买和威逼利诱等手段，已使朝中诸如杨林、高颎等重臣倒向他这一边，天下官吏和臣民也认为未来的天子应当是战功卓著、有治国之能的杨广，并非怯懦无能的杨勇。尽管杨广骄横武断，刚愎自用，骄奢淫逸，总比一个无能的天子强许多倍。正如靠山王杨林所说：天子就应当骄横武断，刚愎自用，若软

似面条，任人吐吃，必群龙无首，国将不国。至于骄奢淫逸，更不值一驳，若是不然，皇上的三宫六苑七十二妃还有何用？无怪市面上流传着“宁要杀伐君，不要无用臣”的话。无怪江南传言：若是杨勇称了帝，江南自立无疑义。

李渊何尝不懂得这个道理？何尝不清楚杨广的势力已经膨胀到了何种程度，但他坚持认为，祖宗传下的法度不无道理。若是皇子们都可以做天子，文帝的五个儿子不争个鱼死网破才怪呢。长子杨勇、次子杨广暂且不说，三子秦孝王杨俊有兵马十万，称霸秦地，势力仅次于杨广，若计较起来，能争到小半个天下。四子杨秀、五子杨谅虽然被贬为庶人，同情者却大有人在，要是振臂一呼，响应者众。那时，天下照样大乱，一统江山照样分裂。况且太子杨勇不痴不呆，只要认真调教，登基后有能臣辅佐，还是能够做个明主，治理好国家，免遭战争和分裂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埋在李渊的心底，那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于是，李渊便不再坚持让晋王杨广挂帅的提议，模棱两可地道：“圣上，不论谁任主帅，这兵总是要派的。圣上不想让晋王挂帅，不知人选是哪个？”

文帝思考再三，一语定乾坤：“就让河间王杨弘挂帅吧。他是朕的从弟，又极有谋略，勇不可当，更重要的是此人忠于朕，而且培养了数万精锐之师。前些日子从河间派人送来奏折，奏报了他治理河间的情况，还一再申明，若朕有用他之处，万死不辞。再派相国高颎为元帅长史，调度军中事宜。”

奏折文帝已阅，派兵事宜也已确定，李渊比较满意，特别是对文帝派高颎任元帅长史的决定暗中叫好。高颎是杨广的左膀右臂，将其调离京城，不失为高明之举。然而，尽管如此，李渊却无离去之意，他决计与文帝细细谈一谈太子之争的事。于是，以饮茶拖延时间，等待文帝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若是抢在文帝前面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有刁难天子之嫌，更为严重的是文帝一时性起，揭穿他心中的秘密。

文帝也想与李渊探讨这个问题，但也不肯首先提起，背对着李渊望着窗外瓦蓝瓦蓝的天，似乎将李渊给忘了。在他看来，李渊是保太子杨勇的主要力量，但是，如果李渊不交出心中的、他已窥视到的秘密，他决不首先触及非常敏感的太子之争的核心问题。尽管方才他提到这个问题，而且剖析了杨广的势力和不废太子的意义。

厅内很静，计时的滴漏的嘀嗒声都听得清清楚楚，还有文帝那略带嘶鸣的喘息声。

君臣就这么僵持着，直到侍女前来倒茶，方才打破这大概在历朝历代不曾有过的局面。文帝也许是太累了，终于没有沉住气，没事似地道：

“爱卿，还有什么事启奏吗？若是没有，就带上朕送给你父的老

山参回府去吧，御医的事朕下午安排。”

点将不如激将，李渊便不再僵持下去，起身奏道：“臣还有一事要问个明白。”

“何事？”

“关于太子之争的事。”

“这件事朕不是已经提及过了吗？”

“臣以为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微臣敢问圣上，圣上真的不想另立太子吗？”

文帝不仅不做正面回答，反而盯着李渊道：“咱君臣都别兜圈子了。朕来问你，你力保太子的目的除了维护传统法度，不使大隋陷入战争之外，还有别的欲望吗？”

李渊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圣上以为呢？”

“朕不妨将已经做出的、关于太子之争的结论告诉爱卿。朕以为，若太子一如既往，废太子另立新太子是早晚的事。原因再简单不过，皇子杨勇难当天子大任，朕决不会将皇位交到一个在短时间内就会将大隋江山踢蹬了的人手里。”

文帝不无启发的话终于触及了正题，李渊便不再藏掖：“事到如今，微臣就挑明了吧。臣以为，只要有能臣辅佐，太子完全有能力治理好大隋国。臣力保太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做摄政王，辅佐太子做一个保国安民，大隋蒸蒸日上的明君。若圣上以为臣有野心，就治臣的罪好了！”

文帝盼的就是李渊的这句话，不由喜上心头，言道：“李渊啊李渊，你何必与朕捉迷藏，一语道破不就得了。既然你将心窝子的话掏给了朕，朕就明说了吧。朕之所以矢志不移地换太子，最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力保太子，并且早已窥到了你埋在心底的这个秘密。爱卿啊，有你做摄政王，朕也就放心了！”言毕，双手捧起，向李渊施了一礼：“爱卿，朕拜托了！”

李渊大受感动，扑通跪了下来：“圣上如此，微臣哪里受得起！圣上这般下视，微臣只好对天起誓了：苍天在上，李渊受圣上之托，辅佐太子，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若有二心，神人共戮！”

文帝老泪纵横：“朕也起个誓：杨坚若废太子，刁难李渊，任凭上天惩罚！”

君臣情牵社稷，气贯长虹。多么真诚，多么悲壮的一幕！

就在这时，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上柱国、唐公、大将军李炳天命已尽，踏上了去西天的路。

李渊闻讯大恸，跪别文帝，风驰电掣般地出了大召殿，骑上大宛马，飞奔而去，扬起一阵烟尘。

文帝心中暗忖：“怎的如此巧合？难道不是天意吗？但愿唐公的在天之灵护韦占太子平安登基，大隋国江山永固。祈求上苍保祐朕延年益寿，无病无灾！”

李炳的葬礼本来计划十日后举行，因天气的缘故，不能停灵太久，便提前了四天。李炳力保了北周孝闵帝、明帝、武帝、宣帝、静帝，以及隋文帝，战功赫赫，功勋能与其相比者为数无多，加之他以国家与民族为重，举大事不计小节，人品又极好，交下了许多朋友。他活着的时候，人们以一颗平常心与他交往，似无特别的感觉，一旦他离开了这个纷争不断、复杂多变的世界，大家好像失掉了好多好多，也就越发珍重与他的友谊了。因此，噩耗传来，吊唁者蜂至，上至皇帝与皇后、朝中重臣，下至小吏庶民，络绎不绝，长队蜿然，哀痛之声响遍整个长安城。

举行葬礼这天，太子杨勇与太子妃、晋王杨广与王后萧容，以及文帝的三子杨俊夫妇、四子杨秀夫妇、五子杨谅夫妇，还有文帝的女儿，先后前来奔丧。李渊外祖母家也有数十个男女参加了这支送葬队伍。算来仅哭丧者就达二百人之多。

太阳刚刚转至东边的山头，葬礼便开始了。三声沉闷的钟声响过，哀乐奏起，送葬的人群在抛撒纸钱者的引导下，缓缓出了府门。哭声骤大，响彻天宇。

送葬队伍是按隋国制定的葬仪排列的。走在前面的是由数十名身着皂衣，头戴孝帽，举着各种长幡的府中杂役组成的魂幡方队。后面是戴着各种鬼神面具，凶神恶煞的魔怪方队。由八人扛抬的硕大的楠木棺椁与送葬者居中，最后面是庞大的哀乐队。队伍长达数里，其宏大的规模可想而知。

前来观看葬礼，寄托哀思者人海人山，达到了无边无涯，万人空巷的程度。哭嚎者有之，泪水盈眶者大有人在，当然也有幸灾乐祸之人，却是为数有限，屈指可数。

送葬队伍离开李府后折向皇城的顺义门，出了顺义门又沿着皇城的西城墙向北，一直向宫城北面的西内苑而去。

西内苑是隋大业二年建立宫城和皇城时修建的皇家内苑，大业四年文帝突发奇想，将该苑定称“大兴苑”，并且亲自题写了“大兴苑”三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刻成匾额，镶在苑门上方。大兴苑东靠浐河，北枕渭水，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三里，为皇帝的游猎禁区，并屯有重兵，起着护卫宫城北面的重要作用。苑内山虽不高，却有道观数座，炼丹、习道的道士数百人。水虽不深，却是龟爬鱼跃，更有龙腾浐河，吸渭河之水，神秘玄妙的传说。至于名贵古木、珍禽异兽，难以数计。去年户部曾派出专人进行统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弄清楚看明白，用了“大约名木百余种，珍禽异兽二百多种”的表述了事。大兴苑最北边辟有占地数十亩的墓地，是专为埋葬天子和朝中重臣的所在。李炳是朝中重臣，又是名臣、贤臣，其墓穴无可非议地选在风水极佳的腾蟒山下。

从李渊到大兴苑中的墓地，少说也有十六里路程，送葬队伍的行进速度又极慢，待灵柩放入墓门，已经晌午时分。整个葬礼结束后，

太阳便歪到了西边。

李渊是陪着母亲独孤迦藤回到府中的。老人家送走了相依相伴数十载的李炳，愈加悲痛，以泪洗面，不思饮食。在李渊、宝惠和孙儿、孙女的苦劝之下，方才吃了点水果，喝了半碗米粥。李渊也哀痛不已，但却尽力压抑着情绪，以防影响母亲和他人。父亲已经走了，活着的还要好好活下去。往后，家这副重担就由他来挑了，况且他还要躬亲国事，为皇上分忧。

从道理上讲，李渊应当为父亲守灵一年。从感情上讲，李渊这个以孝著称的孝子，也应当陪着地下的父亲度过三百五十六个日夜。然而，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他若在父亲陵前隐居，实在说不过去。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他已为父亲尽了孝，该是为国家鞠躬尽瘁的时候了。无国哪有家，若是因守陵国内出现不测，不独他这个家会出现祸患，就是父亲的在天之灵也饶不了他。况且文帝来李府为父亲吊唁时曾经留下话，要他免去守陵一事，倾心国家，况且文帝要为这件事祷告上天与父亲的在天之灵，求其理解、宽恕。更让他感激的是，深明大义的母亲已经答应了文帝的请求。于是，他决计为父亲上了“五七坟”便出山公干，在大隋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站稳脚跟，不屈不挠，去实现自己的誓言。

为父母的亡灵厮守，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也是隋朝皇典上写明了的。颜回都为孔子守陵三年，况且李渊。晋王杨广不无得意，心里话：只要你李渊埋头于陵侧，不再从中作梗，我的大事成了。不用说一年，半年内我便会将杨勇弄翻，坐在太子的宝座上。太子就是半个皇帝，当皇帝名正言顺。用不了数日，将那老不死的逼下金銮宝座，大隋朝就是我的了。李渊啊李渊，等你归府回朝，就改朝换代了。李炳单单在这个时候西去，人算不如天算啊！

所谓“五七坟”，是说人去世后的第三十五天上，亡人的亲属带了纸钱、美食，到陵墓祭奠亡灵。大概在未亡人看来，在这段时间内，亡灵已经在天堂安顿下来，下一步是如何与天堂中的魂灵们相处，如何生活的问题了。也就是在这天，孝子就留在陵墓边上的陋庐茅舍中，戴孝披麻，粗茶淡饭，不闻俗事，含辛茹苦地呆上一年。因为亡父或亡母需要有人陪伴，孝子的名声需要通过这一行为最后圆满，“孝子”这个概念的内涵同时得到充实。若孝子不陪陵，可定为逆天大罪，孝子的朋友、亲属，包括仇人会在背后戳指头。是啊，一个不孝之子，何谈与他人交朋，更没有为官的资格。舆论可以杀人，若是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即使走了后门不予定罪，也会被唾沫淹死、呛死。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李渊给父亲上完“五七坟”后，毅然回到了府上。于是，舆论大哗，“不孝之子”、“以前行孝是装的，骨子里就没孝心”、“这等畜类怎能为官”的唾骂声铺天盖地，而且大有越城过乡，引起全国官民群起而攻之势。最初的几天里，李渊实在难以忍受，不止

一次地产生过为父守陵的念头，也不无向人们解释清楚的冲动。可他终于没有这样做，默默地忍受着，天天上朝，做着该做的事。他经常这样想：一个干大事的人，没有宽阔的胸怀，怎能成就大事？韩信能忍辱负重，受辱胯下，我李渊为什么就不能在唾沫的海中自强不息？一旦太子登上皇帝的宝座，自己成了摄政王，不仅事情会大白于天下，而且会青史留名，身价倍增。

在兴奋中浸泡着的杨广初时不相信，继而大惑不解，接着便茅塞顿开，连连叫起苦来："一个天下闻名的大孝子，难道不知为父守陵的重要？这里边定有大文章。与父皇达成了某种默契是肯定的。这默契定与太子之争的事情有关。"他跑到靠山王府上，向靠山王杨林请教，又来到相国高颎的府上，方知高颎已受帝命与河间王杨弘率兵到北疆征伐去了，这才感到事情已严重到了极点。为了能实现做皇帝的梦，终于豁出去了，带着厚礼，来到李府找到李渊，以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理和情感化阻挡他当太子做皇帝之路的顽石，以防夜长梦多。

刚刚下朝回到府中的李渊，出人意料地热情接待了杨广，又是令侍女倒茶，又是派老朽无力、一步三颠的李大直去取四时鲜果，将表兄对表弟的热情，渲染到了无一复加的程度。

杨广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硬着头皮来找李渊的，原以为即使不吃闭门羹，也会碰钉子，不想却被热情包围。他不知李渊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疑心重重，但阴冷的心情却好了起来，祈祷着李渊表里如一，立即站到他这一边。

李渊拿起一个仙桃，递到杨广手里："表弟，这桃是刚摘的，脆似梨，甜如蜜，请享用。"

杨广为了进一步活跃气氛，便不无风趣地道："表兄得了什么仙气？竟这般有情有谊。"

李渊也幽默起来："表弟一向面无表情，如同人家欠了多少钱似的，今儿个怎的有了笑模样，定是受了哪个神人的指教。譬如布袋和尚了、张天师了。"

杨广脸上的皱纹骤然增多："到卫尉少卿的府上求教。敢耷拉着脸。"

二人打趣了一会，李渊若无其事地问："大名鼎鼎的晋王驾到，不会没什么事吧？"

杨广郑重起来："卫尉少卿是大忙人，敝人哪敢无事前来打搅。你我二人都是明白人，就不要演戏了。我不妨实话实说，我是为太子的事来求见兄长的，想与兄长开诚布公地交流一下所思所想。还望兄长站在表兄的位置上与小弟推心置腹地促膝而谈。"

室内的空气加进了凝重的成分，渐渐地紧张起来。原本两张怒放的花儿似的脸笼上了淡淡的霜。

装佯难以长久，李渊便不再装下去，一板一眼地道："我早知会

有这一天。因为就我李渊在朝廷中的地位，以及在臣民中的威望而言，表弟暂时不敢对我动粗。既然表弟直言不讳，我也不再转弯抹角。我真不明白，立长不立幼的规矩明明白白地摆着，表弟为何非要逆流而动，争坐太子不可？再说，太子殿下是你的骨肉兄弟，爱还爱不过来，怎能无端地加害于他。”

杨广的心好像被一只大手用力拽了一下，忽地站起。然而。他还清醒，便强逼自己坐下来，强逼自己将到口的粗话咽到肚里，喘着粗气答道：“你不是开口国家、闭口民族吗？我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才争夺太子之位的。我承认我与杨勇是手足兄弟，可朝廷之中无私事，俺俩的争夺是太子之争，非为兄弟之争。”他思忖片刻：“太子是未来承继隋朝大统的人主，人主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人主必须功勋累累，城府深遂，经史满腹，俯仰天地。杨勇一无战功，二无勋绩，三无治国之能，怯弱迂腐，庸庸碌碌，当个七品县令亦不够格，怎能当太子做皇上？我怕他当上皇帝后害了大隋，害了父皇争过来的天下，方才争太子之位，反之管我屁事！你访一访，问一问，天下臣民哪个不拥戴我做皇上，又有几人肯定杨勇能做个明主。”

李渊针锋相对，义正辞严：“你说完了吗？让我来讲两句。太子是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譬如文弱秀雅有余，壮阔不足等等。可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心地善良，通情达理，品格纯净，而且正在学习做天子的学问，进步很快，这些长处你有吗？要说他比你差点什么，只是比你识见少些，果断少些罢了。试问，一个品格纯净、心地善良的人做皇上好，还是一个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人当天子于国于民有利？你口口声声忠于皇上，忠于大隋，皇上不想废太子，你非要争当太子不可，这是忠于皇上，忠于大隋吗？这不是诚心祸乱朝野，毁灭大隋国吗？你的品德何在？良心何在？”

李渊的话如同一根根钢针，插在杨广的心上。杨广勃然大怒，在室内走来窜去，俨似一只受了伤的棕熊。

室内的空气充满了无限的张力，很有爆炸的可能。太阳偏偏在这个时刻被浓云遮住，室内的光线暗下来，更增加了紧张、激烈的氛围。

李渊就像打中野兽的猎人，痛快淋漓。他一直在杨广的压力下生活，江南之役因斩娇娥险些被杨广杀掉，回到长安后的十几年里，杨广在国事问题上处处与他为难，他虽然不与计较，积聚在胸中的怒火却越来越多，已经到了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的地步。此时，他感到浑身轻松了许多，而且有一种杨广不过如此和幸灾乐祸的感觉，同时也有一种形势已岌岌可危的紧迫感。

恼羞成怒的杨广终于缓过气来，大手在几案上叭地一拍：“李渊，你也太放肆了，我杨广是皇二子，是王，是人人见了害怕的征南大元帅。你算老几？也敢用这等口气向本王说话。”

“我承认地位比你低，但却真理在握。有理的士兵，高于无理的

将军。”李渊不依不饶：“士可杀而不可辱，你是王，你是皇二子，你曾经当过元帅，你可以杀我，但却不能侮辱我的人格。明告你说，太子我保定了，你别想用厚礼和假仁假义来收买我，看来横在你前面的这块巨石你是搬不掉了！”

杨广暴跳如雷，吼道：“不识抬举的东西，有你的好果子吃。我杨广别无他能，啃硬骨头的劲儿还是有的！”

李渊也不示弱：“我李家世代忠良，我李渊堂堂正正，你敢动我一指头，定成千夫所指，遗臭万年！带上你的礼物给我走，从此别再到这里生事。”

杨广自从打娘肚里出来，一直沉泡在溺爱、尊崇中，从未受过如此之大的欺负，哪里受得这份气。他几步窜到李渊面前，左手抓住了李渊的袍服，右手倏地扬起，用上吃奶的力气，朝李渊的脸上打去。

李渊早有防备，左手陡出，一把抓住了杨广的右手腕，冷冷地道：“杨广，论地位我李渊比你低，若论功夫，哼哼，你还差一大截！若你继续逞凶，今日下午你跑到他人府中，穷凶极恶地胡为的恶名就会传遍整个长安城。还嫌臭名不昭不著吗？”

杨广难以挣脱右腕，气得“哇哇”大叫，却无丝毫悔意，骂道：“好个李渊，竟胆大妄为到这般天地，是可忍，孰不可忍！”

两条汉子互不相让，就这样僵持着，恰似两只扑咬作一团的、利令智昏的雄狮。

刚才发生的一切，全都收在李大直的眼帘中。李大直行动不便，便催家人李小古速去告知夫人独孤迦藤。

独孤迦藤在两个侍女的搀扶下，拖着病弱之躯赶来，用尽平生之力叫道：“两个畜牲，都给我住手！”

李渊见状，慌忙将杨广的手腕松开，跑到母亲面前跪倒：

“母亲，不孝之子惹你老人家生气了。你就原谅儿子吧！”

杨广在李渊家长大，独孤迦藤拿他当亲儿子对待，奶水喂了杨广才喂李渊。杨广在李家长到六岁，平定北齐后回到京都的杨坚夫妇才将他接回去。鉴于此故，杨广示姨母为亲娘，临出李府时，不仅给独孤迦藤磕了三个响头，还对天发过誓，说是若日后对姨母有半点差池，天打五雷轰。已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的杨广果然没有食言，对姨母礼貌有加，经常抽暇来李府看望独孤迦藤。独孤迦藤也没有因为杨广成了皇子、晋王而自卑，一如既往地拿杨广当亲生儿子对待。此时的杨广虽然怒气未消，却还是跪了下来，不言不语，一付任凭姨母责骂的神态。

独孤迦藤流着老泪，摸摸杨广的头，再摸摸李渊的脑袋，不无气恼和痛爱地道：“小时候你俩没少打过架，也没少挨过我的巴掌。记得广儿五岁的时候，与渊儿为谁先喂巴儿狗的事打作一团，每人挨了我两巴掌。后来是广儿先与渊儿开口讲话，二人和好如初。如果说那时你俩打架还情有可原，都成了朝廷命官了，还像小时候那样，就不

怕别人笑话，大为不该呀！”

“母亲，孩儿知错！”李渊向母亲的脚边爬了半步：“母亲就责罚孩儿吧，可别气出病来。”

“姨母，孩儿不该惹你老人家生气。”杨广仍跪在原地：“自从出了府上，从没挨过姨母的打，姨母就打广儿一顿解解气吧。”

独孤迦藤最了解杨广的性情，也清楚杨广为何与李渊干架。表兄弟为私事干架无关大碍，可这次打架为的是国事。就国事而言，李渊应当无条件地服从杨广。否则，若日后杨广计较起来，李渊会吃亏的。为了缓和杨广与李渊的矛盾。解除李渊的后顾之忧，胸有城府的她硬将国事向表兄弟的私事上拉：“渊儿，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怎的如此不省事？你表弟带着礼物来看你，你却既动口又动手，还像个兄长的样子吗？广儿，你就别生气了，就是吵得再厉害，也是兄弟，可别失去理智，记在心里。你俩在朝廷是王与臣，在我府上就不能王臣相称了。再说，你姨夫才去世月余，你俩就闹成这个样子，你姨父的在天之灵能安生吗？好了好了，都消一消火气，今天中午我做东。”

杨广心里有气，一刹也不想在李府多待，谢绝了独孤迦藤的留请，狠狠地盯了李渊一眼，甩袖而去。

此时，李渊才意识到自己不该如此动怒，但为了不让母亲生气，说了一大堆“杨广念母亲之情，不会对我怎样”之类的话。

独孤迦藤叹了口气：“渊儿，力保太子是一着险棋啊！你父亲在世时，经常与我计议这件事。他在临终前说了句‘我最担心渊儿，这孩子心太大，胆太大’。他患病后一直言语不清，怎的临闭眼时开口说了这句话呢？足证他已经把太子之争的事看透了。不想你又耐不住性儿，与杨广吵了一架。这孩子心狠手辣，什么事也能干出来，你可千万小心哟！”

李渊掏出丝帕，擦着母亲挂在腮上的泪水：“母亲，儿不是不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

“你不用再解释了。既然你与圣上有约，并且对天发过誓，这着棋再险，也要走下去。”独孤迦藤打断李渊的话：“为娘看准了，杨广搬不开你这块顽石，定会再耍阴谋诡计。为了早日当上大隋皇帝，他已经忍无可忍，急不可耐了。子如父，想当年杨坚不是也如此吗？”

母子俩谈了大约半个时辰，李渊怕母亲累着，搀扶着母亲回了卧室。他心里记挂着太子，午饭后便来东宫。

太子已经恢复了常态，正在练习书法，见李渊进来，喜上眉梢，急忙放下手中的笔，让李渊就座。他本想安慰一下因老父去世心情不畅的李渊，又怕李渊当着他的面流泪，破坏这融洽的气氛，便转换了话题：“那日若非吕公公掐了我的人中穴，若非你指挥抢救，我……唉！都怪那个活龙活现的恶梦。”

“是太子殿下命大。”李渊不愿谈这个话题：“太子殿下，就谈点有益的事吧。”

太子言道："我已经悟到了杨广弟欲夺我太子位的原因，与我软弱不无关系。若我才华横溢，威严不俗，他不敢那么猖狂。你就给我讲一讲怎样做个好帝王吧。"

李渊道："太子殿下已经找到做帝王的感觉了。这威严二字非常重要，要有只许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不敢负我的气度。想当年陈宫与曹操一起出逃，曹操误杀了陈宫的好友吕伯奢全家。明知杀错，又一不做二不休，砍了冒着风雪为他俩买酒的吕伯奢。陈宫看曹操如此心狠，弃曹操而去，后来怎样？曹操成了帝王，陈官却成了曹操的俘虏，不屈而死。"

"这么说为帝王必须心狠手辣了？"

"我是说要杀伐果断，不要心慈手软。但这不是说滥杀无辜，是对罪人而言。"

"这……我还真狠不下心去。宫中厨房里杀个鸡，我心里就一惊一乍的。"

"谦谦君子，温情脉脉，要不得，千万要不得。远的就不讲了，就说近的。南梁皇帝萧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下了江山。当上皇帝后，大搞以仁治国。年年搞大赦，月月向臣民检讨自己的不足，后来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了。若他亡羊补牢，以法制与仁慈治国，恩威并施，也不至于国灭人亡。"

"对，很对，我读过南梁史，也曾为萧衍惋惜。不过，我对他后期以佛教治国的做法非常欣赏。他未挽回败局，原因不在于他的以佛教治国，而在于他一开始就走错了治国之路，积重难返。"

"唉呀呀，几日不见，太子殿下明白了这么多的道理。宗教的力量是无穷的，要是臣民都信仰佛教，一心向佛，普度众生，国家岂不安定了吗？国家安定了，大家又继续做好事，当好人，国家岂有不强盛之理。若是太子殿下当了人主，不妨试一试这种治国之道。"

二人就如何当一个好帝王这个话题谈了很多。太子好像一下子开了窍，懂得了许多道理，真让李渊高兴。看天色不早，李渊想回府去，太子缠着他不放，于是，二人又围绕着怎样对待杨广的野心，如何搞好与朝中重臣的关系等话题谈了许久。

这时，宫中的蒲公公气喘吁吁地前来下旨，说是皇上急着召见李渊。到李府下旨，方知李渊在东宫，便赶来了。

天这么晚了，圣上还急于召见，定是出了什么大事。李渊这么想着，飞身上马，离了东宫。他终于忍耐不住，问蒲公公宫中出了何事，蒲公公回答：

"晋王未见皇上召见的谕旨，便闯入宫中。到底晋王与皇上发生了什么冲突，老奴不清楚。不过，从皇上怒发冲冠的神态和急于召见卫尉少卿分析，肯定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唉！不是老奴多嘴，晋王不该那么盛气凌人。皇上偌大年纪，龙体又不康健，还没白没黑地操劳国事，容易吗？真不知晋王是怎么想的。"

“看来杨广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开我这块巨石，又向皇上发难了。卑鄙、无耻！”李渊这么想着，不觉到了大召殿门外。正要让蒲公公进殿禀报，文帝却急步走了出来，惶惶不安地道：

“爱卿，你可来了。进殿，快进殿，朕有话说！”

“听蒲公公说，晋王来过，定是他将圣上折腾成这个样子。”李渊扶文帝坐下：“是吗？圣上。”

“正是如此。不孝之子啊！”文帝泪水横流，悲痛欲绝。

原来，杨广没赚着李渊的便宜，从李府直接来到大召殿，恶人先告状，气急败坏地讲了与李渊吵架的经过，添枝加叶地讲了李渊许多坏话，要文帝立即下旨，将李渊打入天牢，如若不然，便率兵围住李府，亲手将李渊拿下。为防止事态扩大，文帝一忍再忍，和风细雨地劝说杨广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重，以他这个父皇为重，老老实实地为大隋国出力，莫让皇位吸引到丧心病狂的程度，千夫所指，遗臭万年。杨广以为文帝软弱可欺，变本加厉，用极其恶毒和下流的语言，对文帝大张挞伐。文帝气火难按，欲下旨御林军将杨广拿下，怕引起大乱，坏了社稷，有心与杨广争执一番，又怕失了天子的尊严。终至气火上冲，昏厥过去，待御医将他救醒，杨广已不知去向。事情十万火急，一时一刻也不能拖延，便忍着痛苦，让蒲公公速去李府，传李渊进觐。

李渊听文帝讲了事情的经过，心情反而趋向平静。事情早晚会发生，早发生比晚发生要好些，活火山好防，死火山一旦爆发，局面就难以收拾。于是，心平气和地向文帝奏报了杨广大闹李府的全过程后分析道：“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晋王自恃势力强大，圣上拿他没有办法，方才做出这等不忠不孝的事来。这也正暴露了他急于做太子，却又不敢以武力推翻太子的弱点。臣曾经告诉过他，他若造次，将会被臣民们的唾沫淹死。因为圣上的威信还在，祖宗留下的法度和大隋国法典还在，太子也并非一无是处，并未到非推翻不可的地步。若非如此，他早就将臣拿下了，何必非要到臣府上求臣将他争夺太子的道路让开，为何阴谋未成后又跑到这大召殿放横？足证他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

文帝心中踏实了许多，却还是劝李渊道：“杨广既然口出狂言，必有动武之心。爱卿，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要小心再小心啊！”

李渊言道：“面对豺狼，应当严防，却也不能风声鹤唳。兵法曰：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从形势上看，晋王拥兵十数万，许多朝臣又因太子无能，倾向于他，他的势力已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可微臣也并非光杆一条，臣有锐兵四万，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怕他什么？大不了以武力论个高低是了。从另一方面讲，我李家在这长安城中门头最大，威望最高，若他胡来，必失掉臣心、民心。虽然家父已经去了，可李家的威望还在，民心还在，父亲的葬礼奔葬人之多，送灵者之众，就是证明。祖上讳重耳任魏弘农太守时，横枪立

马，威风八面。讳熙为金的镇将军时，为保金门不失，偃月刀左劈右砍，杀敌百余人，功勋赫赫，仪凤中追尊宣皇帝。讳统任幢主时，保国安民，响应者众，大统中官封司空，仪凤中追尊光皇帝。爷爷讳公左仆射封陇西郡，后以功参左命，为国之八柱国之一，北周帝追封为唐国公。圣上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父亲先后任安州总管、上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去世后圣上追谥为元皇帝。我李渊虽然不才，却也未负圣上，虽然谈不到威风八面，功高如祖，却也为大隋国鞠躬尽瘁，受臣民拥戴。臣历数祖上之功、之德、之任，决非炫耀，是想让圣上放下心来。试想，他杨广能无视我李渊和我李府的存在，对臣动粗吗？”

文帝又道：“若那贼子机关算尽之后孤注一掷，围宫逼宫，咋办？知子莫如父，他什么也能做出来。”

李渊越说越激动：“圣上为大隋开国皇帝，又是历史上第二个统一中国的人主。圣上呕心理政，沥胆治国，致使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其巨勋伟功，千古可鉴，其帝王威望有增无减，他杨广再蛮横，也不敢做出围宫逼宫的恶事。况且圣上还能号令部分远在长安之外的军队，还有三万兵强马壮的御林军保驾。”

文帝信服李渊精辟的论断，心中“何惧逆子”的天平上增加了几个沉重的砝码。但他还是不放心，又道：“古之围宫逼宫，多发生在瞬间，若逆子出其不意，朕根本没有调兵勤王的时间。”

李渊回答：“量他杨广不敢逼宫，除非他对圣上的威望，对微臣的能力和圣上的三万御林军，臣的四万人马熟视无睹。臣不怕他调兵遣将，武力行事，怕的是他派贼人夜闯皇宫，行刺朕躬。圣上一定要小心谨慎，严加防范。”

君臣二人又定了以守为攻之计，决定将杨广闹李府和皇宫的事压下来，静观杨广的动静。

果然不出李渊所料，杨广不仅没有对李渊动手，上朝时也未有异常表现，似乎这件事就在这风平浪静中悄悄过去了。文帝和李渊却不敢掉以轻心，暗暗做着应变的准备，因为他俩断定，杨广是决不会良心发现，改恶从善的。

杨广当然贼心不死，一计不成，又来二计。他与益州总管杨素的弟弟杨约关系甚笃，结为生死之交。二人臭味相投，杨广想当太子做皇上，杨约想捞好处做大官，极力挑唆杨广推翻太子，配合默契。这日，杨广向杨约谈了大闹李府和皇宫，夸下海口，却又不敢行事的苦衷。杨约以为大可不必，因为他有锦囊妙计，不日便会将太子治于死地。杨广问何计如此厉害，杨约将生着一个血瘤的大嘴附在杨广耳边，说出一番话来。杨广以为妙计可行，遂交给杨约金银财宝一宗，让杨约见机行事。

杨约府上有一个人称小陈平的幕僚宇文述。此人虽然其貌不扬，手无缚鸡之力，却是个心地不善，诡计多端之徒。他看杨广势大，又

有谋略，断定日后必为人主，便极力巴结朋友杨约，想通过杨约到杨广府上公干。他有个密友，名日姬戚。姬戚在东宫任职，因聪明灵活，深受太子的喜爱，终成太子的近臣、信臣，负管理东官之责。杨约便让宇文述重金买通了姬臣。姬臣上了贼船后，大行不义，罗列太子“罪状”二十条，告了太子的御状。

文帝接到姬臣的举报折后，根本不相信他与李渊冒着生命危险力保的太子杨勇会如此丧心病狂，亦有杨广从中作祟的感觉，但却不敢麻痹大意，因为这是太子的信臣奏报，儿戏不得。为了不惊动太子，他密召姬臣进见。姬臣一口咬定确有此事，无半点虚言，并以脑袋作保。如此以来，文帝便由不相信到了半信半疑。在事实未清之前，将事情张扬出去是下策。文帝严旨姬臣守口如瓶，并以“若有丝毫泄漏，立斩不赦”相威胁。姬臣诺诺称“是”，跪叩出宫后，文帝便派蒲公公悄至李府，诏李渊至大召殿探研此事。

李渊断定文帝定是为太子之争一事召他，便让蒲公公先走一步，过了一个时辰，他方才出府入宫。

“爱卿，祸不单行，又出事了！”文帝将姬臣的密告折交给李渊：“爱卿你看，竟有这等事，把朕给弄糊涂了。”

李渊展开，只见上面写着：

皇帝陛下：微臣姬臣奏报太子杨勇恶行。为便于圣上御览，归纳太子罪状二十条。一日咒入主早薨罪。太子一日三时焚香祷天，口中念念有辞：求父皇速死，本殿下早继大统。若此求应验，本殿下必日日小祭，月月大祭。二曰卜吉凶罪：今岁五月二十三日，太子召师姥入宫，责其卜吉凶，以定登基之期。师姥卜之，卦为：圣上忌在二十三年，此期至矣！太子闻之喜不自胜，亦重赏师姥。三日厩中养马千匹罪：太子于厩中养马千匹，意在悖逆。今惧圣上究之，大都赶往边陲军用……

“全为诬陷之词。可恨之极！”李渊越看越气，将折掷于地：“可以断定，此亦杨广采取的诬告之计。意在使圣上忽然失去理智，下旨惩治太子，他好乘机而人，坐上太子的宝座，然后登基坐殿。”

文帝问：“何以见得？”

“微臣就是证人。”李渊答道：“臣经常到东宫与太子殿下叙谈。太子殿下言必知父皇之大恩，定要重报，对圣上感激不尽，何言其逆天大罪？再说，太子生性怯懦，世人皆知，怎有如此逆心？臣去东宫的次数多了，便了解了东宫中的许多情况，根本没出现异常。再从姬臣列举的罪状看，根本没法查证。罪一怎查？罪二也没法查证，因据臣所知，师姥已经病死。罪三更是无稽之谈。既然养马千匹，一查便知，可如今到哪里查去？派员到边陲查吗？那要多少时间？至于罪四至罪二十，无需再议。”

文帝惊道：“看来姬臣受杨广指使无疑了。待朕弄清事实后，将其凌迟处死！”

“不，先放他一马。”李渊计上心来：“圣上可派心腹暗至东宫，查询太子的近臣和侍女，但一定不要惊动太子，以防刺激太子殿下。若太子的二十大罪有一罪成立，便将太子治罪。若是姬臣诬陷，也不要声张，以‘正在调查’之辞稳住姬臣，以拖延时间。”

文帝大惑不解：“这……这是为何呀？”

李渊忽地跪倒在地：“臣有一事，讲出来就是死罪！”

文帝知李渊要讲的事情重大，毫不犹豫地道：“讲，讲给朕听，朕赦你无罪。”

李渊向窗外看了一眼：“杨广已迫不及待，若诬陷太子之计不成，必在极短的时间内大开杀戒，抢班夺权。为了大隋社稷永固，为使亿兆百姓免于涂炭，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臣求圣上在近日内退位，做太上皇，让太子继承大统。”

文帝并不糊涂，早有禅位于太子之心，怕的是太子难承大业，坏了江山，更怕杨广达不到目的恼羞成怒，兴兵乱政，使臣民陷于战火之中。然而，局势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他只好同意李渊的恳请。但为了使这件危及国之存亡的大事更完美一些，他又提出了疑问：“爱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朕就让位于太子，可太子能担此重任吗？”

“太子担不了这副重任，不是还有圣上和微臣吗？圣上健在就是威力，就能起到震慑作用。臣晓得圣上还要提出诸如‘若杨广发难，如之奈何’的问题。这有何怕？太子登基前就做好充分准备，使他措手不及。待太子宣布即位后，下旨将他拿下也就是了。太子已成人主，大权在握，又擒了贼王，杨广的亲信与拥戴者必乌龟缩首。识时务者为俊杰，杨广都成了阶下囚，谁还为其卖命？”

文帝频频颔首：“如此甚好。不过，朕还有一事要问，怎样准备才算充分？”

“以换防为名，暗中调回吴江总管贺若弼和庐州总管韩擒虎的十万兵马，让其扎于京都一带。待其扎下的次日早朝，圣上突然宣布退位，太子同时登基。朝臣不许离开朝廷，待拿下杨广再解禁不迟。至于郊祭之事，局势平静后举行。要想大事一举成功，必须严格保密，一气呵成，使杨广之流猝不及防，难以用兵权。”李渊言道：“臣本无劝圣上退位之心，危局使然，迫不得已啊！”

夜已经很深了，下弦月已从黛色的天幕上不声不响地向西半天移去，挂在树梢上。人们还在梦乡中遨游，秋虫也累到不哼不唱的程度，无疑是睡过去了。好静的夜，好美的夜色。

文帝与李渊仍在忙碌，制定太子登基方案、拟写调兵圣旨、破解疑难。越忙越清醒，谁也没有睡意，直到该做的全部做完，方才打了个盹，一觉醒来，上朝的时间到了。文帝偌大年纪，实在太累，但却执意上朝，怕的是被人发现蛛丝马迹。

文帝与李渊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大事，杨广一直蒙在鼓里，因为他

发现，朝中一切正常，无半点异象。他坚持认为，文帝如果见了太子的“罪状”，定会一怒之下做出废掉太子的决定。他了解父皇，父皇将皇位看得很重，莫说太子的“罪状”有二十条，仅其中的一条就能使父皇暴跳如雷，甚至立即做出废太子的决定。不想父皇不仅没有如他所愿，反而非常地沉住气，不紧不慢地“调查”起来。他心里着急，却又不敢出面催办，生怕露出马脚。十几天后，他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唉呀！我怎的这么愚蠢？皇上用的是缓兵之计啊！这里边肯定大有文章。结论下定，不免心中发毛，找来杨约研究此事，杨约也认为中了奸计。又过了数日，有人来报，说是贺若弼与韩擒虎已率大军向京城进发，用不了三天，就可达到京城。他彻底明白了：贺、韩之兵，定是为本王而来，看来要刀兵相见了。

错过了一分一秒，也许就错过一生。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他不敢掉以轻心，当夜便召集亲信密议此事。大家的看法基本与他相同，无不摩拳擦掌，欲率手下之兵，与前来勤王的贺、韩二师见个高低。不想，就在大家等他做决定的时候，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认为，如果战端一开，虽然取胜的可能极大，却是旷日持久，他的皇帝梦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实现。于是便一改初衷，决定围宫逼宫。然而，在亲信就要回府的时候，深谋远虑的他再次改变主意。亲信们不知他又有了什么妙计，便又坐下来，纷纷问他原因何在。他指出：在贺、韩二军未行动之前，围宫逼宫就算不得上策，今贺、韩大军快要到来，文帝的御林军和李渊所掌握的军队肯定已经进行了部署，若行此计，与双方开战，与争个你死我活有什么区别？经反复探究、推敲，雄鸡高唱三遍的时候，他终于做出了暗杀父皇与太子。若事成，即行登基，号令天下。若此计不成，再进行血战不迟。

然而，派谁行刺却难以定夺。平日里无不发誓甘为晋王抛头颅洒热血的亲信们，谁也不想手刃皇上与太子，以防留下骂名，遗臭万年。万般无奈之下，杨广想到了左庶子张衡。

张衡在天牢中监押了六年，出狱后被贬为庶人，且被没收了家产，对文帝与李渊恨之入骨，发下宏誓，非要报此不共戴天之仇不可。为了报仇，他到五台山拜师学艺，苦练武功。功夫不负有心人，经五年磨练，功夫炉火纯青，静如卧虎，动如脱兔，飞檐走壁，好生了得。下山后，来到长安城，以打拳卖艺为掩护，伺机杀害仇人。苦于机会难寻，又见杨广想当太子，与皇上和李渊叫劲，便求杨广收留于他。杨广看他武功非凡，又与父皇和李渊有深仇大恨，便收留了他，让他做了武功教头。他感恩不尽，曾向杨广发下“甘效犬马，至死不移”的大愿。

时间是宝贵的，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杨广必须在贺、韩大军到来之前戮太子、杀皇上，登基坐殿。鉴于时间紧迫，早朝后，杨广便将身轻如燕，正在校场上指导将士操练的张衡唤到内室，问张衡想不想报仇雪恨。张衡立即理解了杨广的用意，肯定地做了回答。杨广便

将为何行刺太子和皇上，何时动手，怎样动手向张衡交代清楚，并答应事成后，擢升张衡为御林军教头，奖励黄金千两。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况一举数得，既报了仇，又升了官发了财出了名，何乐而不为？张衡不仅欣然接受，还给杨广磕了三个响头。当天夜里拂晓时分，他从东宫的后围墙一个旱地拔葱进入宫内，避开岗哨，轻而易举地接近了太子夫妇的寝室。双手发动硬功，无声无息地捏碎了两根窗棂，身躯一缩，神不知鬼不觉地钻了进去，轻轻地挑开帐帘，然后噌噌两刀，结果了太子夫妇的性命。接着窜出东宫，进入皇宫。皇宫中岗哨林立，费了好大的劲才接近皇后的寝室，戳破窗纸细细听了一会，方知只有皇后一人在帐中酣睡。于是，又摸到文帝的爱妃辛妃的寝室，仍不见文帝的踪影。找来找去，终于在文帝很不喜欢、从未宠幸过的金妃的寝室中发现了文帝。原来，文帝生怕出事，方才在金妃屋内过夜。说时迟，那时快，张衡怀着满腔仇恨，扑扑两刀，就把文帝与金妃送上了西天。此时，天已平明，世间的什物已经暴露在了淡淡的晨曦之中。张衡出宫时，被岗哨发现。岗哨以为是入宫盗窃的贼人，大喝“捉贼”。然而，等十几个流动哨赶来时，早已不见了张衡的踪影。

根据事前安排，若大功告成，张衡必须回到杨广府上。张衡噌噌噌，不一会便越墙进入杨府，看杨广的书房里亮着灯光，知杨广在等他，便径直奔了过去。见了杨广，眉飞色舞地报告了刺杀太子和皇上的经过，正要等杨广褒奖，不想杨广咳嗽一声，风驰电掣般地扑进来三条膀宽腰圆的汉子，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三把朴刀齐下，他的左腿、左臂、后背各中一刀。虽然伤势不是很重，却毁了他的武功。他正要质问杨广，杨广拔出宝剑，刺中了他的喉管，同时被捆了个结结实实。他这才明白自己中了杨广的借刀杀人之计，直想骂娘，却因喉管撒风漏气，白费气力。

这就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写就的连杀太子、皇帝的惊天动地的大案！它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刻在世人的心头，永远耻辱下去。它发生在隋文帝仁寿四年十月十三日。

这时，两眼通红，如同一只准备扑上去撕咬的野兽般的杨广冷冷地笑着，杀气腾腾地道：“张衡，你虽然没杀李渊，却杀了本王的兄长和父皇，也算报了深仇大恨。更难能可贵的是，你为本王扫清了登上金銮殿皇位的道路，成就了一个新的人主。不过，本王不能留下你，用你的头为本王的太子兄和父皇血祭，当然也包括你的父亲、兄弟、妻子儿女！”

早朝时分，与往常一样，朝臣们陆陆续续地赶到金銮宝殿，找准自己的位置站定，静等静鞭三响，天子临朝。若在往常，朝臣们会在这个时间互相说些无关紧要的话，甚至幽默几句，以便交流感情，放松神经，活跃气氛。随着太子之争的日益加剧，朝臣们怕惹出麻烦，便噤若寒蝉了。

皇上临朝的时间已经过了，还听不见鞭响，见不到皇上的影子，朝臣们也没挂在心里，认为皇上睡过了头，或者在处理什么事情。

杨广是重臣、武将，列在武将队列的最前面。他若无其事地向微微有些议论的朝臣们道：“诸位静下心来等着，皇上肯定会来的。皇上日理万机，也许昨夜忙得太晚，起得迟了些。”

就在这时，当值太监蒲公公连滚带爬地跑进朝堂，也顾不得什么礼仪，哭叫道：“不好了，不好了，皇上被歹人杀死了！唉呀呀皇上，你咋就这样薨了呢？痛煞老奴了！”

朝臣们惊得目瞪口呆，木鸡般地立在那儿，好一会才反应过来，正要俯地大哭，就听有人高喊：“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太子与太子妃被杀！”

恰似晴天响了个霹雳，朝臣们懵了。

杨广看时机一到，扑倒在地，嚎啕大哭，边哭边念叨：“皇上、太子，你们死得好惨啊！大隋国咋办？臣咋办啊？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你跑不出我的手心，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太子，皇上——”朝臣们随之趴在地上，哭声充满了整个殿堂，大有将殿顶掀翻之势。

最痛苦的要算李渊，当噩耗传来的刹那间，他恍若梦中，继而便暗道：“杨广先下手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他哭得最真实、最动情，肝肠寸断，痛不欲生，死去活来。他哭太子和文帝的在天之灵，哭大隋社稷的不幸，也哭自己的无能。

“杀害太子和皇上的凶手抓到了，抓到了！”

朝臣们抽泣着顺声望去，只见两条汉子架着一个血头血脸，身穿黑色夜行衣的男子向这边走来。骂声骤起，替代了哭嚎。

杨广冲向前去，抓住凶手，惊道：“原来是左庶子张衡。好个不耻于人类的狗东西，竟杀太子与皇上，罪该万死！”

靠山王杨林本想出面阻止杨广对张衡动武，以留下活口，找出背后的指使者。当他的目光透过泪水与杨广那不无兴奋的目光相对时，完全明白了：背后的指使者就是杨广。于是，收回已经到了嘴边的话，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心里道：“杨广，你惨无人道，天地不容啊！”

“张衡的后面肯定有主犯。留下他的性命，将他交刑部处理。”李渊话刚出口，却又觉多余，因为他分明发现张衡已经成了哑巴。分明发现押解张衡的两条汉子的目光不仅弯曲，而且躲躲闪闪。

杨广却顺水推舟：“就听卫尉少卿的，将张衡打入大牢，等待审判。”

这幕才落，另幕又起，杨约高声叫道：“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咱这就立了皇上吧。太子已去，晋王是理所当然的太子。既然是太子，就有为太子的资格。晋王，在这乱世之秋，你就临危授命吧。社稷为重，臣民为重啊！”

杨广假惺惺地摇着硕大的头颅："我杨广何德何能？敢继大统。就让三弟秦孝王秀继位吧。秀比我……"

"晋王，秦孝王机深谋远，忠贞千古，做个人主绰绰有余。不过，根据祖宗传下来的法度和大隋典籍，有长立长，无长立次，以先后为序。太子已去，晋王不继大统，让于秦孝王，秦孝王知书达礼，定不会接受。依老臣之见，你就不必推让了。"

说话者非一般人物，是刚从北疆回朝不久，处事老道，资格颇深，与杨广交情深厚的相国高颎。

此语一出，引来许多赞成者。反正你阻拦杨广也是皇帝，不阻拦杨广继皇位也已成定局，为何不卖个人情，将来捞点好处？

杨广再辞道："父皇与兄长才去，我便继承大统，难以服众。"

靠山王杨林心痛从侄杨坚和从孙杨勇，痛恨杨广的恶行。然而，他已无力与杨广对抗，更无力挽回局面。为了大隋国不至于战火纷飞，四分五裂，他也只好认了。况且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他倾向杨广继承大统。此时，德高望重的他，只好出面定音了："事已至此，晋王登基是早晚的事，晚登不如早登。晋王，你就随了众臣的意吧。"

杨广便不再推辞："既然靠山王和相国这么说，本王就答应下来，这就登基！"

群臣忽啦啦跪了下来："请皇上着装临朝，扶玺听政！"

李渊没有跪，更没有说"临政"、"听政"之类的话。面对太子、文帝的惨死，面对与杨广冤家对头的现实，面对眼前这根本挽不回的局面，他要用宁死不屈来迎接杨广的屠刀！

第四章　纵虎归山

杨广，不，是隋炀帝，数年前他就是大隋国的第二代皇帝了，谁还敢称他的名讳？其实，人们开口天子，闭口皇上，早将他的名字忘到爪哇国里去了。

隋炀帝坐在西内苑向龙堂的龙椅上闭目养神。他感到非常劳累，脑袋似乎还有些眩晕。他清楚为什么会这样，除了因忙国事外，夜里付出的太多太多，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他一直非常奇怪，总是在问自己：朕玩有三宫六苑七十二妃，吃有山珍海味，住有琼林玉阁，游有名山大川，怎的就找不到四年前的十月十三日一步步走向金銮宝殿中父皇坐了二十余年宝座的感觉。那个时刻，他心潮翻滚，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心中呼喊着：我杨广终于当皇帝了，终于当皇帝了！那是一个怎样的时刻？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那个时刻，那个感觉，让他终生难忘。

四年前的十月十三日，杨广在腥风血雨中上穿上了龙袍，戴上了

通天冠，高高在上，俯视着群臣，精气尽露，气势慑人。他快刀斩乱麻，当天就止住了贺若弼与韩擒虎之军前进的步伐，稳住了御林军，夺了李渊的兵权。登基不到一月，便用收买、屠戮、夺权等手段平定了全国的局势。手段之高明，控制局势之快，无与伦比。

在这四年里，凭借文帝创下的强大的国力和雄厚的物质财富，隋炀帝恣意妄为，挥霍浪费，生活奢靡。在这四年里，他疯狂掠夺民脂民膏，血腥镇压敢于与他作对的臣民，杀人之多，仅次于秦始皇。在这四年里，他征发大量民工营东部、筑宫苑、修别馆，常年使役工匠二百多万人。登基后的第二年三月开始营建东都洛阳，每月使役二百万人。所用柱梁都运自南方，一根大柱子要用二千人拉，运到洛阳需用十万民工。是年五月开始扩建西内苑，苑围二百余里，内有山海、小榭、亭台、殿阁。为使花木呈现四季如春的景象，以绮为花叶。同年在宫城外建显仁宫时，搜罗奇材异石，令国人献名花异木、珍禽异兽。登基的第三年，举国就役，大修驿道、长城。在这四年里，他北走长城，西巡张掖，南游江都。游江都时随行人员众多，乘坐豪华船五千多艘，浩浩荡荡二百余里，竭尽奢华之能事。以强暴、淫糜著称的秦始皇与其比较，相形见绌。

隋炀帝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春风从碧波荡漾，荷花怒放，蛙鸣阵阵的人造湖上吹拂进向龙堂，拂弄着他那张干涩、枯黄的脸。四个宫女轻轻捶打着他的双腿和肩部，两个宫女按摩着他那多毛的胸膛，他便睡得越来越香，口水流下来，呼噜山响。

他在一团红色的雾气中飘着、飘着，悠悠荡荡，就像坐在江南杭州西湖中的一叶扁舟上，十分惬意。“这就是做人主的滋味，美极了！”他似乎在自语。不知什么时候，那团红中泛紫的云雾变成了一只雕龙画凤，美轮美奂的画舫。舫中美女如云，与他相拥相偎。丝竹清丽婉转，歌声悠扬，似乎还有婆娑的舞影。也就是眨眼的功夫，画舫逝去，他仍然躺在那团红色的云雾上。云雾由红变黑，又由黑变成血的殷红色。啊呀，这不是太子杨勇和父皇鲜血淋漓的头颅吗？他不无惊惶。就在这时，杨勇的嘴张合起来：二弟，你怎的杀害忠良？李渊是忠臣，你不该将他贬为庶民，应当重用他。他会以社稷为重，忠心报国的。父亲的眼睛慢慢睁开了，嘴也随之张合起来：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就起用李渊吧。若你起用了李渊，朕不仅不会勾你前来作伴，还会保祐你的！话音未落，那团云雾变成了一团水气，他大叫一声，从半空掉到地上。

杨广猛地睁开睡眼，死死地盯着向龙堂外那角水洗过似的天，寻找着那团云雾，还有哥哥杨勇和父亲血淋淋的头颅。他终于明白了，原来是南柯一梦。

他能吃能玩能睡，杀伐果断，过去的事从不记在心里，便很少做梦。不想在这个美妙的环境中做了这样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恶梦，而且梦境清清楚楚，层次分明，哥哥和父亲的话仍在耳边回响。怪，实

在是太奇怪了。于是，立令极善圆梦的靠山王杨林前来见他。

靠山王杨林已近八十岁高龄，杨广做皇帝后的第二年就辞官回府，颐养天年。眼见得杨广胡作非为，坐吃山空，朝臣们又极尽巴结之能事，人心不古，江河日下，对杨广十分不满，却又不敢造次，懊悔初时对杨广的支持，有一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悲哀。每当想起社稷，就很是痛苦。“若是炀帝身边有敢谏之士就好了。”他经常这么想。而敢谏之士的最佳人选，非李渊莫属。然而，炀帝对李渊恨之入骨，只是碍于姨母独孤迦藤和舆论，方才没治李渊于死地。要想劝说他起用李渊，比登天还难。弄好了挨顿训斥，弄不好会搭上这条老命。他刀伤复发，又添腿病，行动困难，接到谕旨后，极不乐意地坐车来到了西内苑。因为他明白，若是不来，就是抗旨，抗旨者格杀勿论，这已是被无数事例证明了的。

许是靠山王杨林是炀帝的从祖父，或是杨林曾经保过他的缘故，大概也有有用于杨林的原因，炀帝待杨林叩拜后从地上爬起来，破天荒地赐座于杨林。接着便推开坐在他怀中的那个青春靓丽的宫女，接着便讲述那可怕的梦，接着便要杨林圆那恶梦。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挺爽快的。

杨林毕竟老辣，看问题入木三分。他立即断定炀帝怕太子和文帝这两个被其送上西天的冤魂缠住，有起用李渊之意。便放下思想包袱，紧紧地抓住这个能使李渊出山的大好机会，尽情地发挥：

“圣上，恕老臣直言，此梦为大吉之梦。太子和皇上怕圣上治国受挫，托梦于圣上呢。”

炀帝心不在焉地问：“何以见得？”

杨林深深地吸了口气，安定着情绪：“李渊人品端正，忠正耿直，才华横溢，若皇上重新起用于他，将去好多麻烦。这一，尊重他的人至今大有人在，上至朝臣，下至百姓，难以计数。若圣上重用于他，定会起到安定臣心、民心的作用。这二，他有独当一面之能，他多干些事情，圣上不就少操一份心吗？这三，圣上与他是表兄弟，他的母亲又有恩于圣上。若圣上让他出山，一可报他母亲之恩，二可安慰他早逝的父亲和刚去的母亲的在天之灵，三可向世人证明圣上不计前嫌，以才华取人的帝王胸襟。再说，上阵还是父子兵，兄弟之间嫌隙再大，也错不到哪里去。老臣推断，太子和皇上之所以向圣上托这个梦，也是基于这几点的。”

炀帝的精力骤然集中起来，将目光对向杨林：“不无道理，不无道理！可朕将他放出牢笼，给予重任，若他趁机算计朕，朕如何办理？”

“臣以为，前者李渊力保太子，是出以公心，非为己利。今圣上已经为人主数载，他还能怎样？一个甘为国家献身的人，决不会对前嫌耿耿于怀，更不会趁机作祟，去破坏国家的稳定，送臣民于水火。作为明主，无不起用这种心装社稷而反对过自己的人，决不会重用那

些弃国家安危于不顾，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的人，尧舜如此，禹也同样。春秋初期，管仲与召忽辅佐齐桓公之公子纠与桓公争夺王位。桓公登基后，召用政敌管仲为相。管仲感恩不尽，竭其所能，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就说近的，先帝在时，重用南陈降将、水军大都督周罗喉和尚书仆射袁宪就是一例。圣上不是也重用过南陈的降将吗？他们之中有哪个算计过圣上？不都以效犬马吗？”一口气讲了这么多话，累得杨林张口直喘，口干舌燥。

杨林的话肯定打动了炀帝，若是不然，炀帝决不会赐给他一杯茶水，也不会问如下的问题：“若是李渊不出山怎么办？”

“他若不出山，就以抗旨论处！”杨林断定李渊定有重新被起用，为国效力的愿望，便不假思索地道：“若圣上信得过老臣，老臣愿到李府下旨。若他拒绝接旨，或者出山后算计圣上，圣上就搬了老臣这颗脑袋！”

“天意如此，父命难违，你又用脑袋作保，朕就不计前嫌，放他出山，给予重任。”炀帝提起朱笔，刷刷刷写就圣旨，交给杨林：“传旨去吧。”

杨林似乎看到了大隋的希望，陡然增加了许些气力，上车的时候竟没用仆人杨石头的扶持。炀帝大兴土木修建这西内苑时，他大为反感，此时竟觉得这西内苑十分美丽，扩建未尝不可。杨石头见状，打趣地问道：

“老爷今儿个定是喝了琼浆玉液，或是受到了圣上的格外垂顾，否则不会一下子年轻了数岁。”

杨林笑道：“本王真的年轻了数岁吗？我猜也是。告诉你，大隋……算了算了，谈这些干啥？反正本王比喝了琼浆玉液还高兴。”

该办的事已经办了，炀帝便不再放在心上，便走出向龙堂，在绿树花丛中漫步。夕阳西下，金红色的晚霞涂抹在大兴苑的殿堂和古树名木上。一群喜鹊唱着歌儿从殿顶飞来，落在前面的桧树上，带来了许些喜气。炀帝的精神为之一爽，哥哥和父亲那两张血肉模糊的脸，便彻底在脑海中消失了。

微风拂面，吹来阵阵淡淡的清香，那是茉莉花和晚香玉的气息。这馥郁的暗香陶醉着炀帝的心扉，他忽然想起了刚选进宫没几天，妖冶多姿，秀色可餐，还未及宠幸的秀女芳儿，便想起驾至新修的显仁宫，在芳儿的床榻上度过这个美好的良宵。

突然，一个甜美的声音，随着轻风和花香，飘到他的耳边：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窕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垆。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

炀帝怎会放过这个机会，拨开花丛，顺声看过去，原来是一个花儿般的少女。他简直惊呆了，脱口道：“好个绝色女子！”

这女子太美了，不仅美在桃花般的容色，珍珠贝似的牙齿，端正秀丽的小鼻子和珊瑚那样红润的嘴唇，也不在于那一双晶莹明亮的眼睛，更在于她那开朗从容的气度和眸子里流露出来的聪颖、才华和真挚。

炀帝的后宫是个美人窝子，秀色可餐者比比皆是，但仅仅可餐而已，没有一个能与眼前的这个小女子相比。于是，他淫心陡起，决计留在这西内院过夜。

世间的事实在不平等，炀帝在这人间仙境般的西内苑尽情的快活，老杨林却拖着病弱之躯在暮色中奔忙。从西内苑出来后，他没有回府，直接来到了李渊的府第。

曾几何时，李府前车水马龙，而今却门庭冷落马蹄稀。独孤迦藤活着的时候，还红火一些，去世后，便很少有人进出这座规模宏大的府第了。李渊的结拜兄弟游击将军董理、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诸葛兴华、贾德旺、亦山听到李渊遭贬的消息后，星夜兼程，前来探望。这是人之常情，本来不该出事，事偏偏就出了。探子将这个消息报给炀帝。炀帝一句话就将董理打入大牢，余者被削去参军之职，逐出京都。若不是那时独孤迦藤还在世，这帮子情深义重的弟兄，定有性命之忧。也是，落坡的凤凰不如鸡，入泥的蛟龙遭虾欺，李府到了这般天地，谁还敢与其交往？况且，李府周围的探子密布，到处都是一双双贼溜溜的眼睛。况且炀帝凶狠残暴，杀个人如同掐死只蚂蚁，扔掉个朝臣就像扔掉个泥丸。

李府到了这种程度，李渊被炀帝贬为庶民是主要原因。庶民是什么？就是普普通通、无职无权、任人宰割的老百姓。老百姓是孙子，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而李渊连个老百姓也不如，老百姓还有串门交友的权利，他却被严令不许远行，就是在京城中活动也要得到允许后才能实施，而且必须有专人跟着，实际上已被炀帝软禁。

而这个待遇也来之不易。四年前的十月十三日，那是一个衰草连天、腥风血雨、铭刻在心、永生不忘的日子。杨广做了皇帝，为防事变，当即下旨软禁了所有的朝臣，严旨皇宫和东宫封锁太子与皇帝被刺的消息。同时将李渊拿下，打入天牢，择日裁决。数日后独孤迦藤得到了天下已被杨广夺去，李渊被押的消息后，亲至皇宫向杨广要人。讲理无效，说情杨广无动于衷，不得不以死相胁。杨广刚刚夺得皇位，怕朝臣说他无情无义，影响他的威信，便下旨将李渊放出，贬为庶人。独孤迦藤虽然取得了胜利，却从此一病不起，终于无力回天，闭上了眼睛。去世前的最后时刻，她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话：“渊儿，无论杨广怎样凶残，你都不要与他计较，君为轻，社稷为重！无论如何要将大隋保住，保住啊！”

独孤迦藤升天前的遗嘱，句句打动着李渊的心。使李渊打消了东山再起，打煞杨广的嚣张气焰，夺过皇位，再现大隋昔日的辉煌，为太子和文帝报仇雪恨的念头。他自信有这个能力，更有这种可能。于

是，在这漫长的四年里，他一如既往，习学诗词歌赋，研究前朝历史，练习刀枪剑戟，探讨战策兵法，志向不改，生活充实。活得有滋有味。

最苦的是夫人窦宝惠，这个为丈夫和这个家操碎了心的女人，无怨无悔地一步步走下去，脸上总是挂着笑，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屈不挠。快五十的人了，昔日的美丽大都逝去，风采却依旧。丈夫被贬，断了经济来源；大儿子李建成在江南当参军，位卑薪少，又不擅搜刮民脂民膏，所得薪俸剩余极少，全靠女儿李玉心为京城中的一户富商教授儿女之所得添补家用。不足时便典卖家中浮财。幕僚们都走了，仆人们只剩下李小古、梅儿和外甥王安，还有李渊原来的亲兵柱儿。仆人李大直将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贡献给了李家，走的也是时候，李炳前脚走，他后脚跟了去，李渊夫妇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

最让李渊和宝惠知足的是，次子李世民年已十八，不仅聪明过人，喜文好武，且是相貌伟岸，一表人才，端的是吸收了二人的优点，天造地设出了一个非凡的人物。

凡事都有两个方面，被贬固然不是好事，却有了充足的、可以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家族败落，猢狲散去，当然是坏事一桩，却少了许多事儿。李渊便腾出时间，与夫人宝惠悉心教诲世民。世民上进好学，孜孜不倦，而且悟性很强，一教就懂，一学就会。难得的是胸怀阔大，目光遥远，顾盼自雄，俯仰天地，源泉之智，迪惟前人。因此，李渊常这样想："玉心、建成已是顶天立地之人，又有了个血气方刚、才华横溢，是常人却并非凡夫俗子的世民，李家绝对有重新崛起的希望！"

正当杨林为社稷不辞劳苦，驱车赶往李府途中的时候，李世民从母亲的房内走出来，向正在手捧《孙子兵法》的李渊道："父亲，刚才母亲教儿读了《春秋》一书，儿受益匪浅。不知父亲还有何教诲？"

李渊放下《孙子兵法》，疼爱地看着规规矩矩地站在面前的世民："暮色已至，该是用饭的时候了，为父就不教你什么了。咱爷俩随便扯上几句吧。就以王充和他撰著的《论衡》一书为题如何？"

李世民点点头："好，就扯这个题目。"

李渊纳入了正题，自语道："王充一生埋头著书立说，作了四部书，我却忘记他都写了些什么书了。"

"一为因厌恶俗情，作《讥俗》之书。二为因忧伤人君之政，作《政务》之书。三为痛感伪书俗文多不诚实，作《论衡》一书。晚年作《养性》之书。"李世民脱口而出："儿以为这四部书，以《论衡》为最佳。该书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论述了真与伪的道理。王充认为，世间万物非上天所造，是由元气构成。至于天，不过是含自然之气的东西，不能创造万物。人不能以行为感天，天亦不随行为而应人。"

“你以为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谈论的道理对吗？”李渊由浅入深。

“儿完全同意他在这本书中的论断。所谓天造谴告之类，为无稽之谈。今，圣上用奸除忠，荒淫无道，祸害大隋天下，如果天真的有神灵，就应该降圣王于人间。今则不然，谁还信天？儿常向天谴告圣上失道废德，求苍天降圣王以救大隋，怎的苍天无动于衷？”李世民慷慨陈词：“儿以为，天不能造人，人由元气形成，靠食欲、食气活着，并非老天所造。至于神鬼之说，更不值一驳。人死后形神俱销，所谓鬼神之说，是人思念存想造成的。”

李渊言道：“为父同意你之所谈所识，但却不主张你对当今圣上乱加评论。你不是常说长大后力保大隋社稷吗？不是说做个忠君之臣吗？既然如此，就要说到做到，否则就是不忠。不忠者必生二心，有了二心，社稷就会受到危害，百姓就会遭殃。”

“这么说，若当今皇上起用于父亲，父亲就欣然前往了？”李世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皇宫的方向：“儿总以为圣上会用父亲的。”

李渊肯定地回答：“那是自然。不计前嫌，力保社稷，忠臣所为。若视社稷而不顾，斤斤计较，甚至武力相向，都是为父所不耻的。”

这时，已经五周岁、虎崽子似的三儿子李元霸蹬蹬蹬地跑过来，扑在李渊的怀里，打雷似地道：“父亲，母亲让我催你和二哥用饭。”

元霸落地时九斤有余，三岁就日食米一升，四岁时能力举几十斤。生性好斗，为人诚实，如同楚霸王在世。

李渊拍着元霸那圆圆的大脑袋，痛爱地道：“傻儿子，就知道吃。再吃下去。恨地无环的楚霸王还敢称雄吗？”

昼的大幕渐渐合上，夜幕便漫了上来。偌大的李府被淡墨染了，古木、殿堂只剩下了黑黑的轮廓。家人李小古燃起了灯火，然后去关那沉重的斑驳陆离的府门。

“且慢，且慢，靠山王来了！”

听到喊声，李小古隔着刚刚掩上的大门的门缝瞧去，只见正对府门的大道上，一辆只有高官才能乘坐的轩车向府门处轧轧而来。车把式边扬鞭打马，边直着嗓子高声叫喊，仿佛有什么急事。

四年来，李府门外从未有这样的轩车，莫说奔府门而来，从府门外经过者也以零计。李小古以为在梦中，摁摁耳朵，揉揉眼睛，三摁两揉，那轩车已经来到眼前。“不是梦，不是梦，从车上下来的果然是靠山王！”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所在，清楚了眼前的现实，慌忙吱咯咯拉开府门，跪在门槛之内，惊诈诈地道：“奴才小古叩见老王爷。祝老王爷健康长寿，洪福齐天！”

仆从杨石头突然扯开大嗓门：“圣旨到——。李渊接旨！”

李小古惊得噌地立起：“圣旨？是圣上的圣旨？看来我家老爷要倒大霉了！”

杨林理解李小古的心情，便不计较，和颜悦色地道：“小古心有余悸到风声鹤唳的地步，实在好笑。告你说，你家老爷的喜事临门了。速去通报你家老爷，让他快快接旨。”

府门外还能在近距离内互相看清模样，不碍行走，府内深深，又无灯火，黑乎乎的。惊喜交加的李小古怕杨林行走不便，语无伦次地道：“老王爷，我家老爷囊中羞涩，买不起太多的灯烛，府内就黑了，不亮了，若磕碰着老王爷就对不起了。嘻嘻，老王爷可要走好。要不老王爷就在这里等一会，奴才到里边点个灯笼，给老王爷照明！”

“我说小古，你还有完没完？”杨石头向府内一指：“还不快快通知你家老爷摆下香案接旨！”

“看我，都高兴疯了。”李小古一蹦一跳地向府内跑去，那行止与四十岁的年纪极不相符。

杨林在石头的扶持下迈过李府的门槛，缓缓行走在直达北面殿堂的，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上。这深宅大院内静得可怕，黑得令人毛骨悚然。北面有几点灯光，是那么遥远，那么神秘，如同鬼魂的小眼睛。巨木名树连成一片，遮住了原本星光闪烁的天宇。一阵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猫头鹰也赶来凑热闹，“咯咯”地笑个不停，使杨林和杨石头心中发毛，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就是那个殿堂高耸、花木扶疏、欣欣向荣、生机盎然，其规模仅次于东宫的李府吗？这就是那个幕僚百余、仆从近百、笑声不绝、白天马龙车水、夜里灯火辉煌的所在吗？杨林在心里问着自己，而且触景生情，感慨无限。同时生出了对李渊不起的内疚，以及对“伴君如伴虎”这句多少代人总结出的名言的重新理解。还有“若我杨林一不小心，惹怒暴君，下场不也如此”的后怕。

“王爷，天黑路不平，你老可要走好。”杨石头提醒着处于沉思状态、深一脚浅一脚、磕磕绊绊的杨林。

杨林一语双关：“是该走好，是该走好！若不小心谨慎，摔倒爬起来就难了！”

杨石头及时察言观色，对杨林的脉搏摸得非常清楚，立即意识到主子在影射什么，便更正道：“王爷身经百战，洞察幽微，如山似岳，摔不倒的。嗨嗨，摔不倒的！”

“胡说！人生在世，谁不摔跤？摔倒爬起来再走，实在爬不起来就仰着头向前爬！”杨林拍着手中的圣旨：“李渊不就是如此吗？他不是又站起来了吗？”

这时，李小古与柱儿各挑一盏灯笼迎过来，灯光照亮了脚下的石板路，也照亮了杨林的心头，驱逐了触景生情产生的压抑。

李小古喜笑颜开地道：“老王爷，香案摆好了，我家老爷、夫人、小姐、二公子都在香堂恭候老王爷，准备接旨。”

说话间，来到香堂门外，便见堂内的雕花几案上的青铜香炉中香

烟绕缭，李渊与夫人、女儿玉心、次子世民早已跪在案前。事已昭然，无须重复，杨林便展开圣旨，清了清嗓子，一字一顿地念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先帝、先太子托梦于朕，提请朕重新起用李渊。朕念李渊祖上、父母忠心无二，渊为庶人期内亦无恶行，且悔过自新，矢志报国。以故学齐桓公不计前嫌，重用政敌管仲，终成霸业故事，任命渊为大兴县令，爵位五品，食邑三百户。若政绩卓著，即行升迁，若政绩平平，即行免职，若抗圣明或犯典，即行法办。望渊知朕隆恩，报朕隆恩。切切！”

李渊接了圣旨，供于案上，即请杨林客厅训话，杨林也不推辞，到客厅落座。李渊抱歉地道：“老王爷，见笑了。府中贵重之物已典当几尽，这厅内就剩这一几数机，实在寒酸，就请老王爷将就了吧！”

杨林观察着李渊的脸色，推测着李渊的心情，道：“这是哪里话来，本王是受皇上所派，前来下旨的，并非为享受这里的贵重物品而来。李县令，圣上宽宏大量，起用于你，你作何感想？”

被软禁了四年，终于有了出头之日，李渊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只是城府深邃的他，将激动压在心里罢了。他非常得体的一笑：“在下一心报国，终于有了报国的机会，焉有不喜之理？谢圣上，谢老王爷。”

杨林又道：“老夫以为，就你的能力而言，做个五品县令小了点。不过，当今的县分京、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八级，大兴县为第一级，在长安城中，在天子脚下，极为重要，皇上任命你掌管这片土地，是对你的重用。”

长安城分宫城、皇城、郭城三大部分。除宫城、皇城外，将郭城划为一百零八个坊。这一百零八个坊，以朱雀大街为界，东属大兴县，西属长安县。二县因皆在京都，定为朝廷之直辖县。正如杨林所说，这两个县地理条件优越，也是京都重地。京都外的县令，爵位仅七品，比这两个县的县令的爵位少两品，就可见非同一般了。重新起用之初，炀帝就让李渊掌管大兴县，也就无可非议了。因此，李渊无半点抵触：“李渊无德无才，能受到圣上这般垂青，已经心满意足了。假若圣上不理不睬，日复一日，渊垂垂老矣，难握雕笔，无力剑戟，难以报效国家，将是一辈子的遗憾，死难瞑目。今机会到来，渊定不负圣上与老王爷之期望，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至于以后能否继续升迁，渊决不放在心上，能精忠报国，也就够了。只是不知如何对待当今圣上和原来的宿敌，还请老王爷指教。”

杨林眉头陡然皱起：“这的确是一件棘手的事。老王借梦荐你，意在让你像辅佐先帝和先太子那样，为国为民，敢于死谏，献计献策。如今看来，在短时间内难以如愿。你官至五品，无上朝资格，奏折难递，良言难献。更为重要的是圣上仍然对你疑心重重。欲速而不达，不可急于谏诤，更不可稍有疏忽，只能尽其所能，做好分内的

事。待圣上信任于你，擢升你为三品之时再做计较。至于与宿敌相处之事，亦非易事。必须忘掉前嫌，以诚相待，取得他们的信任。唉！为了你，为了大隋社稷，也为了老夫这颗担保你的脑袋，就明说了吧。杨素、杨约兄弟、宇文述之流，怕你东山再起，必想尽千方百计加害于你。你万万不可与他们计较。再立新功，成为圣上的股肱之臣后，再与他们计较不迟。请你记住：他们助圣上登基有功，已成为举足轻重的朝中重臣，若齐心害你，易如反掌！”

这曾经支持杨广称帝的老王爷的肺腑之言，感动得李渊热泪盈眶。李渊扑通跪倒：“请老王爷受渊一拜。渊定不忘老王爷的大恩大德！”

谯楼上更鼓阵阵，已是二更。宝惠准备了还算丰盛的饭菜，杨林执意不用。他让李渊唤来次子世民，瞧了又瞧，看了又看，然后提问了《史记》《春秋》《诗经》中几个关于史、诗等方面的问题，结论道：“早就听说世民有勇有谋，人才一表，京中少年难以与其相比，今日一见，果然璀璨夺目。”又叮嘱道：“玉不琢不成器。你夫妇二人可要倾心教诲。世民，你父已开禁，你与你母亲，还有姐姐玉心，就不要囿于这深宅大院中了，常到外面走走。若不嫌弃，就经常到我府上玩耍。我府上别无长物，书籍与器械还是有的。”

送走了杨林，李渊与宝惠坐谈到天亮。二人谈心情，论大势，忆过去，谈未来，就像那个已经过去二十余载的新婚之夜，只是没有吟诗拨乐、舞剑明志罢了。

次日一早，穿戴一新、挺胸昂首、不亚当年的李渊，雄赳赳地走出了四年来仅外出数次的、曾经显赫张扬的府第，在人们疑惑的目光中向宫城的吏部走去。后边紧跟了几条穿戴各异、鬼头鬼脑的汉子。他心里清楚，炀帝决不会在短时间内撤掉那些狗一样的密探，就是在大兴县衙中，也会安插上探子，监视他的行动。便不去管他，头也不回地走自己的路。

新任官员必须到吏部报到，这是大隋国的规矩，李渊当然也不例外。来到吏部门前，看大门紧闭，方知来得太早，离吏部开门办公还差近一个时辰。为了放松不无紧张的心情，他又折回皇城中的演艺区观看了一会俳优演出和杂技表演，又到商业区视察了商业秩序。“市内的繁华程度一落千丈，今非昔比，如此下去，用不了几年就会凋敝。”他心里这么想，又来到吏部门前，适逢大门开启，便走了进去。

吏部中的官员几乎全部换了新人，他很多都不认识。可喜的是，吏部尚书换上了曾与他共赴楼烦、荥阳的龙骧将军邹宜文。

邹宜文先是一愣，问他到此何干。当他看过李渊手中的圣旨，脸上露出了笑容，边为李渊办理赴任的手续，边自我标榜：“不瞒你说，圣上登基后，看中了我这个龙骧将军，派我带领数万人马打杀反对圣上的登基者。咱不辱使命，连战皆捷，砍下了数千颗人头，立了

大功。圣上知人善任，就让咱当了管官的吏部尚书。你我虽然爵位相差数品，咱看在曾经做过你下属的份上，尽量不难为你。”

一个标准的靠杀无辜臣民起家的市侩，竟当上了爵位二品的吏部尚书，可见大隋吏治腐败到了何种程度。李渊心里凉飕飕的，怪不舒服。

回府的路上，他碰到了穷困潦倒的原兵部尚书潘景福。潘景福没有后台，全凭自己的能力，一步步擢升，终于当上了兵部尚书。文帝在时，他竭尽能事，却因不会见风使舵，公开反对杨广继承大统，遭杨广贬斥。摘了乌纱帽事小，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事大。他当过誊抄，干过门吏，终因年老体弱，丧失了劳动能力，失去挣钱养家糊口的机会，成了拣拾垃圾的乞丐。

李渊为潘景福不平，为潘景福心酸，却不能表现得过分热情，问候几句话，掏出身上仅有的一两碎银子，塞到潘景福手里，便走开了。潘景福清楚他的处境，便不再言语，两只视力极弱的老眼目送着他的背影，暗道：“胜者为王，败者贼。连他这样的朝中重臣都被贬斥，我还有什么好痛苦的？”

根据吏部的规定，大兴县的县丞、典吏、教谕等官吏及三班六衙不变，李渊仅带一个仆人，一个随从，十天内上任。为了管好县事，在上任前的几天里，他走遍了大兴县手工业和商业最集中的都会、利人两市，视察了分别从城东、城南入城，为解决宫苑用水开掘的龙首、永安、清明三渠。因为这三条渠经过大兴县内，宫中剩下的水用于县民饮用和灌溉。严格地说，这三条渠既是宫中的命脉，也是大兴县的命脉。本想阅览县内的各种档案和文籍，因不在任上，只好作罢。

他是带外甥王安和原来的亲兵柱儿上任的，还有一车简策，数件器械，一捆铺盖卷。县衙离李府不过十几里地，出皇城向东，沿着宽阔的官道走了半个多时辰，便望见县衙那高大气派的建筑和门前高高的旗杆了。柱儿眼尖，突然指着前面叫起来：

“老爷你看，县衙前怎么那么多人？噢，柱儿明白了，定是县人听到消息，前来迎接你的。哈，足有上万呢！”

王安接着柱儿的话茬：“咱老爷想当年威风八面，谁人不尊，哪个不敬？能到这大兴县当县太爷是大兴县百姓的福分，岂有不迎接之理？”

“胡说些什么？都给我闭嘴！”其实李渊早就发现了这一景观，没张扬罢了。县人迎接，已是常例，想不到来了这么多人。他能熟视无睹？能不激动、感动？便进一步提起了精神，思索着该向人们说些什么。

前来迎接李渊的百姓是自发的，并无任何人指示。一个大名鼎鼎、几起几落的非凡人物来大兴县做父母官，是空前的，谁不想看个稀罕？

看个稀罕也就是了，却搞得非常复杂。乡中的三老、亭长首先迎向前来敬酒、祝词。向前走出百余步，又被保长、闾长、族长、里正们接住，亦是敬酒、祝词。最后才被县丞等县里的官吏接住。敬酒、祝词之后，还燃起了爆竹，奏起了音乐。端的是循序渐进，精彩之极。

待爆竹响过，李渊站到早已准备好的几案上，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诸位同仁、父老乡亲，我李渊受圣上隆恩。前来敝县任职，荣幸之至。本县虽才疏学浅，却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亦知社稷为重的内涵。以故竭尽所能，秉公执法，造福于民。本县三日内览卷，三日后升堂理案，凡有冤情者，不分吏民，尽诉无妨。本县上有圣上垂顾，下有百姓拥戴，自信能办好县事。还望父老乡亲指点、帮衬。本县决计破例，为自己约法三章。这一，不吃请受贿，贪赃枉法。这二，对吏对民一视同仁。这三，秉公办事，皆依法典。请父老乡亲、衙内吏兵监而督之。若有上不合圣意，下不合民情之事，可直报朝廷。"

演说完毕，百姓欢呼雀跃，掌声雷动，又引来无数观看者，热闹非凡，在大兴县的历史上留下了浓抹重彩的一笔，也为李渊治理本县开了个好头。

新官上任之初作施政演说，亦是常例。李渊初来乍到，应当如此，否则朝廷会以坏大隋规矩惩戒。然而，此演说非彼演说，前几任知县演说是无不慷慨激昂，更有在演说过程中热泪沾襟者。可他们的演说内容、用语，与李渊的演说相比有着天渊之别。前者无不以父母官自居，傲慢自恃，开口警告不许如何，闭口若违其定规又该怎样，矛头直指县内百姓。而且呆板生硬，机械教条，是动脑筋编出来的。而李渊的演说内容新颖，发自内心，又将老百姓的冷暖和执行大隋法度紧密结合，无无病呻吟之弊，使人耳目一新。让人一听就能得出"此官非彼官，能为百姓做事"的结论。

李渊演说完毕，又回答了百姓提出的诸如"如何除霸缉盗"、"怎样治县富民"之类的问题，待进入县衙之中，已是太阳正南。他摒弃了县丞早已备好的、为他接风的美酒佳肴，随便吃了些糙米菜蔬，立下了日后崇尚节俭、不尚糜费的规矩后，便在县丞包伟的陪同下在衙内漫步，意在熟悉环境。

这是一处相当于府衙规模的建筑群，分前后两部分。前为官衙，设六堂三厅，后为内宅，设前上房、前后堂楼和寝室，最后面是花园，占地少说也在百亩以上。此衙建于隋开皇二年，一开始便起点很高，以后又经扩建，成了现在的规模。

衙门坐北朝南，高广气派，堂皇威严。迎面一个粉白的大照壁，一对昂然雄立、逼真而又传神的大石狮立于大门两侧。红牙黑漆的大门上镶嵌着铜制狻猊辅首。大门正中上方悬上写"大兴县衙"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的匾额。这是文帝留下的御笔，不知对文帝的遗物一概视

为邪恶的炀帝网开一面，还是其他原因，此匾未受劫难，静静地俯视着大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面对着人们的目光。

衙门正对衙内的大堂，相隔不过百步。大堂一开五间。中间的三间为知县问案的所在，两边各为休息室和师爷室。大堂十分壮丽，上面是飞檐鸱吻，檐下的斗拱旁边伸出二十六个彩绘的云朵。堂内和梁柱皆绘彩云，使大厅若浮云端，威严煊赫。大堂北墙正中画一幅巨大的旭日东升图，图上挂“明镜高悬”的刷金匾额。匾额下有一把上铺色彩斑斓的豹皮的紫檀椅，椅前置一狭长高大的红漆公案，上摆文房四宝、印盒、签筒。两边是“迴避”、“肃静”牌和银爪、钺斧、朝天镫、曲棍、鬼头刀、如意钩等组成的仪仗。大堂左边阶下架一面红色的堂鼓。堂鼓破旧，因敲击的次数太多，已濒临破裂的境地。

李渊从前至后依次看了一遍，然后令书吏找出县内文案，逐一翻阅。一连翻阅了三天，终于理出了个头绪。

大兴县共有一万两千户。五万口人，流动人口常年在一万五千人左右。共设五十四坊，另有集四方珍奇，皆所积集的都会、利人两市。文帝在世时，这里人丁兴旺，经济繁荣，秩序良好，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程度。杨广登基后，赋税加重，徭役为患，县民生活一落千丈。以致信仰丧失，民怨沸腾，盗贼蜂起，秩序混乱，仅前任知县留下的积案就达千余起之多。他将积案分为四个类型。一曰横行坊里，为非作歹的恶霸案。二曰坊内下吏依仗职权欺凌百姓案。三曰盗窃库府，以掠大财为生的盗窃大案。四曰抢男霸女，以淫乐为主的流氓案。

李渊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埋头理案，痛坏了外甥王安。借给李渊送饭的机会，王安埋怨道：“舅父，哪个官吏像你这样一心治事？累坏了身子不说，若真抓实管，要得罪多少人？凡大案重案，无不牵扯大人物，拽拽耳朵腮动弹，不是自找麻烦吗？你看人家前任知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一天算一天。这不，硬是将这么案子留了下来。论大隋法度，该当撤职查办，可人家不仅没有任何损失，还提了职升了官。不是外甥胡吹海谤，你这样下去。怕是还要倒霉。难道非要三落三起不可吗？”

“你就知道怨这怪那，就不知民之疾苦，国之危亡。我作为一县之主，就要治理好县事，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再说，要让圣上彻底打消对我的疑虑，给予我重任，就要干出个样儿来。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李渊陈词之后，又觉生硬，便要王安与他一同用饭。

反正淡酒薄肴，王安也不客气，坐下就吃，边吃边嘟哝，好像李渊欠了他多少债：“哼！舅父若是将这四类大案办下来，怕是自己也就被砸进去了。安稳饭不吃，非要标新立异不可，真是的！”

一连数日，不仅王安规劝不止，家人李小古、亲兵柱儿也上阵助战。就连县丞包伟，也耐不住性儿，劝李渊手下留情，好自为之。李渊不为所动，力排众议，独树一帜，不日便大动干戈，迈出了上任来

的第一步。

要想治理好大兴县，首先要使大兴县有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要有这样一个环境，必须惩恶扬善。基于这种考虑，李渊先从这四类积案中的第一类人手，以雷霆万钧之势，大刀阔斧地进入了角色。

县内有捕快四十人，又从杨林府上借来家丁六十名，组成了缉捕队。经数日训练后，分二十组在五十四个坊内采取行动。一夜之间缉拿为害一方的恶霸四十六名，凡积案中涉及到的无一漏网。次日夜又抓捕欺凌百姓的下吏二十名，积案中涉及的亦无一漏网。第三天晚上开始抓揖重大盗窃犯，经十个昼夜，抓获盗首八名，严重盗贼八十名。因第四类积案中的流氓首犯为右丞相、炀帝之信臣宇文述之子宇文吉，怕惹出麻烦，影响第一至第三类积案的处理，李渊决定等奏过圣上后再进行。

李渊处理国事游刃有余，处理这些积案当然不在话下。为防夜长梦多，他快刀斩乱麻，不日便升堂问案、定案。仅用了六天的时间便理清了这三类案子，并做出了恰当处理。该放的放，该罚的罚，该判刑的判刑，该上交的上交，三下五除二，干净利索，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百姓们奔走相告，拍手称快。大兴县沸腾了，民心唤起来了，社会秩序趋向稳定，老百姓说：有李知县这样的父母官，大兴有希望，大隋也有希望了！

盯梢李渊的密探亦大受感动，将李渊的行止奏报给了炀帝。一直被国内纷乱的形势所累，生怕江山不稳，荣华富贵到头的炀帝十分高兴，不仅撤销了李渊周围那些窥视的眼睛，还当着左丞相杨素和右丞相宇文述的面夸奖李渊不愧为栋梁之材。

为了拔掉流氓团伙这颗钉子，李渊写成奏折，借奏报处理积案事宜之机，请示宇文述之子宇文吉的恶行该不该惩治，宇文吉该不该抓辅归案？并在奏折后面附上了宇文述及其同伙的罪状。当然，这奏折他是无资格递上去的，于是，他又想到了靠山王杨林。

杨林之所以敢于将家丁借给李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摸透了帝王们的所思所想。一个国家的天子，无论是昏君也好。明君也罢，无不想让自己的国家繁荣昌盛，和平稳定，以故对扰乱国家秩序者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炀帝当然也不例外。当李渊为民除害的消息传来，他拍手称快，同时也被李渊的才华所折服。因此，当李渊求他代递奏折时，他欣然接受，并断定炀帝向情难向理，肯定不会对宇文吉手下留情。

果然如杨林所料，炀帝接到奏折，不仅详细地御览了一遍。还提起朱笔批道：

渊不负朕望，惩治乱朕社稷之恶人，安定大兴，同时亦稳了半个京城的秩序，堪为表率。旨全国各县即行效仿。

然后拿过宇文吉的罪状，很有耐心地看下去：

……宇文吉色胆包天，罪行令人发指。据查，此人游手好闲，专

以猎色为业。在不到三年里，抢二八少女六十名，奸淫少女、少妇二百余名，杀死少女、少妇十九人。其手下色徒数十人。目无法纪，穷凶极恶，肆无忌惮，如同洪水猛兽。算来被这伙色魔蹂躏的女子达千人之多。致使大兴境内之少有姿色之女子，栗栗而危，足不敢出户，面不敢视人。其恶行有目共睹，不抓、不杀，不足以除民之愤，不足以示法度、固江山……

炀帝虽然昏暴，却知用人之道，面对宇文吉血淋淋的罪行，他犯了心思：天吉是右丞相宇文述的儿子，宇文述在朕争夺太子之事上又有功于朕，且又与左丞相杨素共掌朝中大权。若惩办了天吉，感情上过不去不说，宇文述还能为朕不遗余力吗？多亏有宇文述和杨素执掌国事，朕才有余暇餐女色，览山水，享尽人间之福，若是……他思来想去，难以定夺，不想刹那间暴怒起来，自语道："区区小儿，也敢与朕比美，比朕享用的美色还多，真真的该死！"于是，一把抓起朱笔，在宇文吉的罪状上写下了"立抓立判"四个大字。

李渊见了御批，心中涌起了一股热流，为防炀帝变卦，字文述与杨素、杨约从中作祟，他亲自出马，率领捕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宇文吉的下榻之处，一举拿下了正在餐色的宇文吉和二十多个同伙，解救出少女三十余名。当天夜间进行突击审问，宇文吉供出了所有的同伙。捕快们顺藤摸瓜，于平明前将余下的歹徒一网打尽。至此，积案全部处理完毕，屈指算来，仅用了不到十个昼夜。

抓捕与己无关者，倒也无可非议，自己最痛爱的儿子被打入大牢，而且有生命之忧，宇文述哪里忍得下这口窝囊气？在自己的府中大骂李渊与他过不去，发誓要与李渊争个你高我低，最终以李渊的鲜血来洗刷蒙受的耻辱。然而，李渊按圣旨办事，无可挑剔，又怕闹大了炀帝怪罪，落个父子人头落地的可悲下场。便决定立即去找炀帝，请求圣上网开一面，谕旨李渊放了宇文吉。

炀帝有随心所欲的弊端，在一个地方住够了，说走就走，鸡叫等不到天明。前些日子在东都洛阳住了半年，回京后仅住了一月，便觉得乏味，又要起驾江南。仪仗时时恭候，十分便当，说走就走。这次出游江南，规模较小，仅带随行人员和百余官员，总计不过两千人。没带王后萧容，也没领宫中的嫔妃，仅带了那日在西内苑巧遇的那位使他心旌摇荡的少女。带供他享乐的异性如此之少，并非说明他淫心减弱，这是因为沿途有官员恭送美女，江南的行宫中的美女多得快装不下了。这次出行仅准备了三天，但却万事俱备，只要炀帝一声令下，便向运河进发，然后沿运河乘船南去，很是方便。此时，他已坐进轩车之中，望着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队伍暗自得意。单等吉时一到，便下令起驾。这时，他隔着车帘，忽然发现宇文述跳下骏马，跌跌撞撞地向他这边跑来。他早已将前日下午下旨抓捕宇文吉的事情扔到了九霄云外，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便谕旨御林将士将宇文述放进来，劈头就问宇文述为何如此慌悚，全无了朝中重臣的道貌岸然。

宇文述看炀帝马上就要起驾，便一语道破：“圣上，犬子天吉昨夜被大兴知县李渊抓捕。天吉是微臣的掌上明珠，微臣不能失去他。恳求圣上看在微臣鞍前马后的份儿上网开一面，旨令大兴知县放了犬子吧。”

“原来是这件事。李渊的行动也够快的。”炀帝便扫兴起来，兴味也索然了。他瞪着眼前这个搅他好心情的不速之客冷冷地道：“宇爱卿，朕理解你此时的心情，为你儿子向朕求情无可厚非。不过，你那儿子也实在太放肆，竟然奸淫了那么多良家女子，还奸杀了数十人。朕的三宫六苑七十二妃，朕也不过宠幸了十之有六，他倒好，奸淫少女、少妇二百多名，真真的胆大包天。这不是与朕唱对台戏吗？你也知道，朕对你是垂青的，在下旨时朕也动过脑筋，可不抓你那宝贝儿子是不行了，朕要的是江山、美人，并非你那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孽种。你也清楚，朕向来说一不二，莫说是圣旨，就是口谕也从不收回！”

宇文述叩着响头：“圣上明鉴，那李渊因太子的事与微臣有仇隙，他告臣的儿子御状，抓捕臣儿子入监，是对臣的仇恨和报复……”

“就算李渊有报复之嫌，可人家报复的有理，事情考虑的周全。你倒好，做了几件漂亮事？在这方面，你要好好地向李渊学一学，学一学！”炀帝越说越气，忽地合上车帘：“起驾！”

人流滚滚向前，烟尘骤起，如同一条土黄色的龙，翻动着升上半空，久久不散。

宇文述愣愣地跪在原地，被淹没在黄尘中，待他反应过来，御驾已经远去了。他好尴尬，好愤怒，奋起右脚，踢飞了脚下的那块核桃般大小的石块。石块不偏不倚，叭地打在对面亲兵的后脑勺上。亲兵大叫一声，倒在地上，捂着后脑勺骂娘。他清楚亲兵不知是他所为，也不向亲兵表现出什么，一甩袍袖上了坐骑，在马屁股上泻火煞气般地狠抽数鞭，同时骂道：“李渊啊李渊，老子与你没完！”

谋官如鼠，得官如虎，恃宠傲物的宇文述并非只是用嘴巴发泄的粗人。他外宽内忌，心狠手辣，说到做到，比宵小龙出海、张衡差不到哪里去。他妻妾成群，儿女成堆，死个三个五个倒也无妨，只是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又在马屁股上猛抽数鞭，径奔杨素的府第而去。

杨素的左丞相府在东宫的南边，与东宫仅隔一条宽不足五十步的胡同。杨素任益州总管时，这座府第规模并不大，仅有几十间房屋。后因伐梁立功受赏，拿出文帝赐给的部分金银，对府第进行了扩修，规模扩大一倍。炀帝君临天下，他成了炀帝的股肱之臣，升任一品大员。随着地位的提高，财源滚滚而来，便又扩修府第。这次扩修，费掉白银万两，使用工役三百余人，历时两个月。如此以来，规模又扩大一倍。府内前明堂，中大殿，后花园，结构松散而严谨，殿堂壮观

而细腻。假山剔透玲珑，池水清澈，花木繁疏，幕僚济济，丽人飘动，丝竹悠扬，如同仙境，李渊的府第比之不及，就连宏伟壮丽的东宫也被比了下去。最令人叫绝的是那座矗立在后花园中的丽光楼。此楼高十丈有余，主楼四层，黄色琉璃瓦，歇山十安脊，在阳光下闪着五彩之光，令人眼花缭乱。站在顶楼，向周围望去，整个长安城尽收眼底。有人认为此府此楼有欺主之嫌，不想穷奢极欲的炀帝不仅没有不良感觉，反而以为并不为过，不仅在这丽光楼观过光，饮过宴，还毫无羞耻的在楼上淫乐过数次，就连杨素的小妹也未放过。杨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宇文述、杨约与吏部尚书邹宜文是这里的常客。这些支持杨广称帝的一丘之貉，狼狈为奸，掌握了大隋国的朝政，对炀帝的胡作非为视而不见，甚至推波助澜，唯恐炀帝浪子回头，失去手中的权力。李渊的出山，无疑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他们清楚李渊蕴藏在骨子里的巨大能量。这能量已经在李渊的身上积聚了四年，一旦爆发，将会给他们以灭顶之灾。鉴于这种情况，他们无不惶惶不安，多次在丽光楼上密谋对策，可惜碍于炀帝的圣旨，碍于靠山王杨林无形的压力，虽绞尽脑汁，仍无良策妙计。

杨素是第一个得到炀帝下旨，李渊行旨，抓捕宇文吉的消息的。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李渊来势凶猛，已借天子之手向他们挑战了。搭上宇文吉及那群色胆包天的纨绔子弟们的性命事小，炀帝继续重用李渊事大。一旦李渊受圣上所宠，那些原本就对李家极为好感，对李渊极为崇拜的臣吏就会依附于李渊，甚或心一横牙一咬，杀个回马枪。那时，他们这些人就会成众矢之的，“祸国殃民”之类的罪名也就接踵而来了。可以肯定，到了那份天地，眼见得江山不保的炀帝会弃卒保车，以“祸国殃民”罪撤他们的官职，夺他们的性命，没收他们的家产，就是九族人等，也难逃灭顶之灾，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杨素听到宇文吉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派亲信到宇府找宇文述商议这件棘手的事。亲信听说宇文述找炀帝去了，便赶回杨府报告宇文述的去向。杨素推测宇文述定是为儿子的事求炀帝开恩，便道：“这个宇文述好不省事，圣上是个从不改口的主儿，能朝秦暮楚，答应他的请求吗？”

刚弄到手没几天的第六房夫人一枝花，扭着动人的腰肢款款上得丽光楼，向着正在苦苦思索对策的杨素嗲声嗲气地道：“老爷，你就忍心将妾撂在洞房不管不问？就与妾温存会儿吧。”说着，一双粉嫩的玉手搂住了杨素那有着许多老年癍的脖子，然后低下头，吻着杨素那胡子拉碴的老脸。

一枝花的确像她的名字那样很嫩很美，如同一朵怒放的玫瑰花。鹅蛋形的粉脸上镶嵌着一双清波流溢的大眼睛，顾盼间，闪来一股让人心旌摇荡的媚气。肩肌浑圆柔韧，前胸丰满匀称，腰肢婀娜挺拔，

双腿颀长灵活。整个肢躯仿佛藏着什么梦幻，含着什么憧憬似的，再加上那放荡柔情，会让人产生一种去抚弄她的欲念。

若在平日，杨素心中欲火会被一枝花撩拨旺了，那种脉管里涌动着的、充满兽性的渴望会兀然爆发。可此时的他没那心思，甚至产生了对一枝花的反感。他推开一枝花，不无恼意地道："回洞房去，别在这里烦我！"

一枝花讨了个没趣，噘起樱桃小嘴，白了杨素一眼，一摇一摆地走下楼去。

与此同时，家人来报，说是宇文述丞相到了。杨素闻报，心头的压抑感似乎轻了一些，急令家人传宇文述上楼叙话。

宇文述上得楼来，未及开口，杨素便道："宇大人。找圣上去了吧？看你这狼狈相，老夫就知道你碰了钉子。"

宇文述抓起一把丝扇忽打着："这么说杨大人听说犬子的事了？还真让你给猜对了，想不到圣上那么看重李渊，不仅不开恩，还将我训斥了一顿。"他特别加重了"看重李渊"四字的表达力度，同时将目光扫向杨素，看杨素有何反应。

杨素对宇文述的话不置可否。问："宇文丞相，你以为此事仅仅是对付你的儿子吗？"

"不，决不是，他李渊是在玩项庄舞剑的把戏，真正要对付的是杨丞相与我，还有诸多曾经为皇上登基出过大力，而今又受皇上恩宠的人。"宇文述叹了口气："杨丞相啊！为了皇上，咱们可是没少费心思。好不容易有了今天，咱可不能在阴沟里翻了船啊！犬子的性命事小，你我的前程事大。人忙无智，我实在没有良策，还靠您拿出对付的办法。"

杨素也叹了口长气："圣上旨意，谁敢违抗？为今之计，只有使他上当，担个罪名，然后告他的御状，方为上策。我有一计，可将他治罪。英雄难过美人关，让夫人一枝花出面，将他拉下水，看他还有什么能耐？"

宇文述感动得就要落下泪来："杨丞相如此仁义，让述感激不尽。只是不知这美人计如何施行？"

杨素压低声音，说出一番话来。宇文述听后连声叫"绝"。言道："事不宜迟，明日便行动。述并非吝啬之人，事后定当重报。我有大于核桃的猫眼宝珠一颗，送杨丞相把玩。是了，我家夫人有上等翡翠玉镯一双，送与杨丞相的六夫人佩戴。"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怎么能要你那么值钱的东西？"杨素摆摆手，但从眼睛里透出的，却是攫取的光："其实也没什么，收了就收了。"

当天夜里，二更鼓才响，杨素便来到洞房。一枝花心里高兴，嘴上却不咸不淡地道："看老爷今天下午在丽光楼的样子，妾以为就不来了呢。那样子好吓人的，妾直到现在想起来心里还在抖。"

杨素将一枝花搂在怀里，酸酸地道：“我这新郎才做了几天，又娶了你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能不来吗？说实话，有件大事缠着我，高兴不起来。今夜我就抛开那些不快的事，好好地陪你一夜。”说着，抱起一枝花进了绫罗帐，迫不及待地吻着一枝花那丰润的嘴唇。

一枝花娇柔地将他推开：“先不忙温存，你先答应妾一件事。你给妾买的首饰太粗俗，不如王夫人的首饰贵重、漂亮，妾要你再给买好的。你怎的不说话？买嘛，买嘛！”

杨素本打算将一枝花哄乐了，再将那美人计和盘托出，不想一枝花自己找上门来了，便顺水推舟：“这好办，有一颗核桃大的猫眼宝珠和一对上等翡翠玉镯正等着你去拿呢。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只要能得到你说的那颗宝珠和翠镯，莫说一件，就是一千件一万件妾也答应！”一枝花的话是发自心底的，因为那宝珠和翠镯的诱惑力实在太大。

杨素不失时机地讲了以一枝花为主角的美人计后，补充道：“此事极为容易，只要你把戏演绝，不管真做还是假做，就算完成了任务，剩下的事由我去做。”

一枝花是翠春楼的头牌窑姐儿，莫说去引诱一个李渊，就是十个李渊也不在话下。在她看来，男人都是吃腥的猫，真正坐怀不乱者如凤毛麟角，况且她模样儿出众，风骚性感，极有诱惑力。便道：“只要老爷舍得，妾就敢做，可别吃醋。再说了，为了老爷的千秋大业，莫说做这么件不起眼的小事，就是赴汤蹈火，妾也在所不辞。不过，老爷可要将那宝珠和翠镯准备好了，到时候妾一手交差，老爷一手交货。”

“好好好，一言为定！”杨素在一枝花浑圆性感的屁股上叭的拍了一下：“好个美人儿，有你的！”

连日来，李渊挺开心的。上任后，他一连踢了四脚，脚脚踢中要害。千余件积案全部处理完毕，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县内秩序趋向稳定，人心大快，百姓喊他“青天大老爷”，他成了京城中无人不夸，无人不敬的风云人物，他能不开心？况且，通过抓捕、审定宇文吉流氓首犯案，回击了宿敌宇文述，相信杨素、杨约等朝中重臣心里也不会舒服。真可谓：投出一石子，击中数只鸟。

然而，他不敢掉以轻心，以免大意失荆州，前功尽弃。他必须严守大兴县这个堡垒，以防敌人来攻。他推断，宇文述是决不会视而不见或者大义灭亲的。这等只差屁股后面插条狗尾巴，见了皇上就摇头摆尾，竭尽巴结之能事，见了对自己不利的人就“汪汪”直叫，甚至扑上去撕咬的败类，没病都要找病，何况自己的儿子被自己以前的仇人抓获并判了死刑。

宇文吉是昨天傍晚被李渊判处死刑的。今日早饭后，他就派人将案卷送刑部去了。到底刑部是否同意他的判决，那是后话。但他估计

宇文吉无生命之忧，因为宇文述是左丞相，因为刑部的官员已经腐败到了视法度于儿戏的地步。

天快晌了，李渊不见有人击鼓喊“冤”，便从后堂来到衙外活动筋骨。便见一匹快马向着县衙哒哒而来。不一会便在县衙大门前停下。马上的兵丁麻利地跳下马背，向他道：“李知县，左丞相与其六夫人很快就到了，请告知衙内人等出门迎接。”

“果然憋不住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何患之有？”一向处变不惊的李渊闻言，心中也不免发毛。他立即要王安组织迎接，务要恭敬从事。因为迎接的官员是左丞相，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品大员。

说话间，便见一辆轩车从西边的官道上辚辚而来。轩车两边走着一男一女，看装束，是仆从无疑，后面紧跟着六个步行的士卒，定是护卫了。

面对此情此景，李渊疑惑了：“如此轻车简从，实为罕见。难道仅仅是为宇文吉的事而来吗？”

杨素到来的消息，一会儿就传遍了衙内的角角落落。这么大的官儿来此，谁敢不出门迎接？县丞与小吏自不必说，就连伙夫、马侠、孕妇、病夫也齐齐地聚集在衙门外，等待杨素的到来。

轩车进入衙门前的空场，李渊迎上前去，给杨素行了大礼。杨素指着车内道：

“李知县，老夫的六夫人听说本县风光极佳，说什么也要老夫陪她前来观光。老夫拗不过她，就陪她来了。夫人，下车吧，李知县和大家在迎接你呢。”

一枝花答应一声，风摆柳般地从车内下来，双脚还未落地，便送给李渊一个醉人的秋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李渊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暗道：“天下竟有这般国色天香的女子，一笑一靥都使人热血涌动。一个真正的男人，极难抗拒她这种从骨子里发出来的诱惑！”

来到衙内宽敞明亮的客厅，还未落座，一枝花便莺声燕语起来：“早听说李知县相貌堂堂，骨格奇伟，不严自威，心仪已久，只是无缘拜识。今日一见，果然不俗！”

“夫人过奖了，快五十岁的人了，什么奇不奇俗不俗的。要说奇，还是夫人奇。夫人天生丽质，若天仙临凡，左丞相好福气。”李渊避开一枝花那勾人魂魄的目光，转向杨素：“左丞相光临敝县，渊三生有幸。不知丞相有何指教？”

杨素一向板着面孔，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不想今日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虽然难掩从眉角眼梢透出来的傲然和霸气。他打着“哈哈”：“李知县，你在这大兴县连踢四脚，踢得好啊！臣民无不称赞，我也脸上有光啊！”

李渊试探道：“渊不计较臣民如何评论，心中无愧也就是了。想不到宇文丞相的爱子在这大兴犯了事，渊抓他判他也是迫不得已。不

判吧，他多条人命在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吧，又碍着宇文丞相的面子。不过，臣以社稷为重，以大隋法度为绳，还是将天吉判了死刑。宇文丞相是朝廷命官，又是重臣，想他会理解我的。”

“怎么？判了死刑？判了就判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杨素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恨恨地道：“李渊啊李渊，咱走着瞧。我就不信打不掉你的威风！”

就在这时，丞相府派人来报，说是突厥的启民可汗派人前来上《臣即至尊臣民表》，皇上不在京中，需杨素回府接表、待客。

“看来本丞相非回府不可了。”杨素一副急不可待的样子，边准备回府边向李渊作解释：“多年来，突厥一直犯边，惟启民可汗与大隋友好相处。启民可汗是大隋国的朋友，又派人前来下表，要求做皇上的臣子。此等利国利民的大事，本丞相岂能不管不问。我这就与夫人回去了，以后抽暇再来观光好了。”

一枝花大为不快，扭动着腰肢“不嘛，不嘛，妾不要走嘛！你回去，妾留下来。以后，以后，以后还不知是猴年马月。”

杨素无奈地道：“夫人就这个性儿，我拗不过她，她愿意留下就留下吧。李知县，就麻烦你多费心了。”

送走了杨素，李渊回到客厅，一枝花非要他陪同浏览这县衙内的建筑和后花园不可。一枝花太可爱了，可爱到了使李渊产生了多陪她些时间的欲望，便一口应下来，陪她在衙内转了一圈。也许因为随从太多，一枝花还算本分。虽然有时也若明若暗地向李渊挑逗几句，却无伤大雅。李渊却得到了极大的愉悦，竟有些离她不开了。不过，仅仅是被吸引而已，没有占有她的欲望。她是左丞相夫人，他不敢。

参观完毕，李渊将一枝花送入客室，言道：“请夫人洗漱、休息，待午宴做好，我便派人送过来。”

“李知县，李大人，我太难看是不是？你在这里多待会儿，陪我说几句话就不行了吗？”其实，虽然相处的时间有限，为姑娘时就对李渊很是崇拜的她，此时却对李渊一见钟情，同时产生了不该陷害李渊的念头。可是不能啊，他的夫婿是堂堂左丞相，若因对李渊产生了感情，坏了大事，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一枝花指着榻边的雕花方机：“你坐在这里等着，我到里边擦洗一下，很快就出来与你说话。”

李渊怕引出事端，想离开，又舍不得离开，心里话：“她是左丞相夫人，已不是妓女，做不出那种事来的。再说，她让我陪她，我能不陪吗？我敢不陪吗？若陪不好，她吹起枕头风，怎么得了？”李渊第一次对夫人宝惠之外的女人产生这么大的兴趣，也是第一次受制于一个女人。他似乎有点气恼，但更多的是感观带给他的兴奋、愉悦。

一枝花从内室走出来。她仅穿一件粉红色的透明的，黑边的山川、丘陵、河流都暴露无遗的缎裙，头饰已去，云发蓬松。一对大眼睛迷迷离离，如同藏着许多梦幻似的。定是重新抹过脂粉，香味浓重扑鼻。

“李大人，妾是不是又美了三分？”一枝花走到李渊身边：“不想向我表示什么吗？”

人生下来就有一种越轨的欲望，关键在于理智的堤坝是否坚固。面对一枝花极为大胆的挑逗，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颤声道：“夫……夫人，男女授受不亲，我……我这就出去了，出去了！”

“我一枝花难道不值得你有所表示吗？又有哪个男人不想对我做出表示？况且我主动向你求爱。”一枝花看留下保护她的两个士兵在窗外走动，丫环也从东边向客室走来，暗暗说了句“李渊啊李渊，妾对你不起了！”一头扑在李渊身上，搂得那么紧，吻得那么甜。不待李渊挣脱，便松开双手，边弄乱头发，抓破粉脸，撕扯裙裾，边向外狂奔，如同被饿狼追逐着的小白兔。边跑边喊：“了不得了，李渊强暴我了，救命啊——”

李渊大呼“上当”，然而已经晚了，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两个时辰后，数十匹快马驮着如狼似虎的丞相府将士赶来，在他强烈的抗议声中，将他押入囚车，打入刑部的大牢之内。

杨素与宇文述的行动也够快的，次日平明，便令刑部开堂问案。一个朝廷命官，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左丞相夫人大行不轨，而且有丞相府的士兵和一枝花的丫环作证，而且一枝花的纱裳有撕裂的痕迹，脸上有伤痕，而且刑部尚书不敢得罪手握生杀大权的杨素。案便定了，判李渊徒刑四年。尽管李渊痛揭杨素的阴谋，而且拒不认罪，亦不在判决书上签字画押，却无能为力，再次尝到了龙入泥潭遭虾欺的滋味。可他没有屈服，不仅在公堂上昂首挺立，慷慨陈词，宣判后被押进大牢的时候，也无丝毫惧色，处处表现一个人杰俯仰天地、折冲宇宙的无畏气概。刑部尚书在审判他的时候不敢面对他那双目光灼灼的眼睛，押解他的狱卒竟双腿打颤。他也没有绝望，因为他是炀帝放他出山的，没有炀帝的谕旨，杨素与宇文述胆子再大，也不敢夺他性命。况且曾用脑袋担保的靠山王还健在，退一万步说，杨林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也不会熟视无睹，必会全力营救。他已经被软禁了四年，今又被判刑四年，人生有几个四年？他要活着出去，而且要早日出去。若虎死笼中，是李家的悲哀，是他的悲哀，也是大隋的悲哀。

消息传到杨林的耳朵里，杨林并无太多的震惊。在他看来，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只不过没预料到李渊的劫难来得这么快，来势如此凶猛罢了。莫说李渊判了宇文述儿子的死刑，就是与他们友好相处，他们也不会任凭李渊折腾。他非常了解这些两条腿的野兽，他们的眼里绝对容不下沙子。显而易见，他们不仅仅让李渊过不去，用不了多少时日，就会向他这个老资格的王爷发难，以便彻底扫清他们把持朝政、胡作非为的道路。

为了大隋江山，为了李渊，也为了自己脖子上的这颗脑袋，乃至全家人的生命，杨林决计与杨素、宇文述之流斗一斗，争回这口气。

当时担保李渊出山的话一出口，他就没准备过安稳日子。他怕炀帝，因为炀帝生性残忍，一句话就能治他于死地。可他不怕杨素、宇文述之流。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时候，杨素之流还穿开裆裤呢，何况他德高望重，朝中大部分重臣无不敬仰他、拥护他。一旦事情闹大，杨素、宇文述之流就会成众矢之的，那时，就连皇上也要掂量掂量，君王丢卒保车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就在李渊被押入大牢的第二天，他乘坐轩车，精选了二十名家丁跟随，大模大样，威风凛凛地来到刑部的大牢，叮嘱曾在自己手下任参军的牢头白良国，好生对待李渊，并拿出一百两白银，让白良国为李渊买酒买肉。然后进入关押李渊的牢房，说了句“顶住。外边有我呢。”掉头就走。

李渊用力点了点头，目送着杨林颤颤悠悠的身影，在心里道：“老王爷，李渊永远记住你的大恩。多多保重！”

杨林人老威仍在，牢头和负监督牢房之责的牢监，躬迎他进入，又老老实实地送他出去。牢卒们日盼夜想地见这位老王爷，今日终于如愿，自然高兴，毕恭毕敬地目送他的轩车走出老远老远，直到看不到他的轩车的影儿，方才恋恋不舍地收回崇敬的目光。

杨林心里有气，又受了这颠簸，身体有些不适，随从们劝他就此打住，回府歇息。他二目一瞪：“不，到杨丞相府上。本王要见见这位大人物！”

于是，轩车顺着宫城中间的大道，来到杨素的府第。

杨素断定杨林非要找他的麻烦不可，本想不见，又觉不妥，便迎将出来，没事似地道：“啊呀呀，是老王爷啊！是什么风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走向前去扶住杨林：“老王爷走好，走好！”

杨林推开杨素的手：“廉颇并未垂垂老矣，何劳你这左丞相的大驾！”

杨素讨了个没趣，却不怒不恼，硬是扶起杨林，来到了当中那个殿堂的客厅。亲自给杨林倒上一杯刚从黄山运来的铁观音香茶。杨林视而不见，气喘咻咻地道：

“左丞相，杨大人，你身为举足轻重的国家一品大员，怎的不顾身份，做出那等于人不齿的丑事？对得起天地良心吗？老夫为你害羞哟！再说，一枝花已经不是庶民百姓，是你这堂堂一品大员的夫人。如此以来，咱杨家的脸不就丢尽了吗？”

杨素被杨林点到了痛处，怒火中烧，可在杨林面前他没有动怒的资格。他压抑着情绪，挖空心思地进行狡辩，直说得唾沫横飞，舌燥口干。然而，假的就是假的，说得越多，漏洞越多。当他终于闭上大嘴，便将“弄巧成拙”一词诠解得淋漓尽致了。

与一个死不认账的大骗子计较，实在没有意义。杨林不想与杨素争下去，言道：“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庶民肯种德施惠，便是无

位的卿相；卿仕贪权恃宠，竟成有爵的乞人。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吉罪当该杀，李渊受圣上之托，秉公办事，何罪之有？又与你有何关系？无非是想搬掉李渊这块石头，保爵保职而已。杨素啊杨素，老夫忠告你一句：迷途知返，种德施惠吧，大隋国再也经不起折腾喽。李渊判就判了，但不许你再继续加害于他，等皇上回京后再作计较。老夫还要忠告你，宇文吉的案永远翻不了，死定了。圣上决不会因小失大，放过这个天怨人怒的孽障。你告诉宇文述，不要再做什么手脚，以防圣上动怒，摘了他的乌纱帽！”

杨林说完，拔腿就走。杨素不无后怕，跟在杨林的屁股后边，意在再解释几句。杨林连理都不理，仿佛腚后跟着的不是人。而是一只狗。

黄昏向黑夜里走去，黎明从黑夜中走来。许是苍天睁开了双眼，许是李渊命中注定不该继续在牢中为囚。正当老杨林仗义执言，力斗杨素之流，杨素之流不甘心就范，欲一不做二不休，计夺李渊性命的关键时刻，黄公公从江南赶至京城下旨。圣旨是给靠山王杨林的，上面写着：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据报，左丞相杨素之子，原礼部尚书杨玄感率重兵至西城讨伐吐谷浑。遂起叛逆之心，与其叔父杨慎、弟杨玄感、玄纵、玄挺，从弟杨万硕，欲于西域边陲起兵反隋，以灭大隋，重建新朝，立秦王杨浩为帝。为防杨素拥权相随，接旨后即与兵部将素拿下。朕颁旨以李渊为元帅，以宇文述为副帅，起兵伐感。尔当重振虎威，一保朝廷不乱，二保伐感之军数日内成行。军情紧急，朕不日便回京坐镇。另：羽骑尉朱宽与海师何蛮至琉球求访异俗，第一次因言语不通，仅带三个琉球人归回京都。第二次其又至琉球抚慰，取得布甲而还，朕不满也。尔即与礼部联系，督其再派武黄郎将陈陵与朝清大夫张镇州率兵万余，从义安至琉球，查解琉球风土人情、地形、大政、商贾。务要功成。钦此！

杨林接过圣旨后“哈哈”大笑。黄公公问他为何如此，他原原本本地将李渊治县，杨素与宇文述大行不义之事讲了一遍。黄公公言道：

“许是天人感应，圣上如同中了魔法，经常提起李渊。杨玄感造反的紧急军情传到圣上的手中以后，圣上便记起李渊的许多好处来。于是决定让李渊挂帅出征。将宇文述作为副帅，也非心血来潮，怕与杨素感情甚笃的他祸乱朝纲。杨玄感之高祖就是二品爵位，圣上临朝后，初拜玄感为郢州刺史，后转朱州刺史，起拜鸿胪卿，袭爵楚国公，迁礼部尚书，今又拥兵十万，盛名于天下，是个不好对付的主儿。鉴于此故，圣上对李渊寄予很大希望。”他言犹未尽：“还有一事告于老王爷。玄感造反之军情，探马本应进京报告，怕杨素与其子遥相呼应，故直接奏报给了圣上。”

军情如火，不可迟误，杨林与黄公公悄悄来到吏部大牢，向李渊宣旨，同时告知狱吏、狱卒，不可走漏半点消息。

当天夜里，杨林通过兵部，调集一千人马，将杨素、杨约骗至东宫捕获。杨林责令还蒙在鼓里的杨素给杨玄感修书一封，劝玄感弃恶从善。次日，通过吏部，以集会为名，集合朝臣于吏部厅堂，由黄公公宣读了圣旨。接着调兵遣将，不日便调集大军二十余万，浩浩荡荡，向西域进发。铁骑滚滚，刀枪如林，遮天蔽日。

李渊盔明甲亮，横枪立马，威风凛凛。将士围绕左右，如众星捧月一般。由阶下囚一跃成为统帅二十万人马的大元帅，怎不让他激情澎湃，感慨万端："苍天韦占我，我定诚心对天；圣上重我，我定披肝沥胆，凯旋而归！"

第五章　兄弟反目成仇

鲜卑慕容部落有数个分支，吐谷浑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的祖先原居徒河青山一带，西晋末年，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甘肃、青海之间的狭长地带。其孙叶延始以吐谷浑姓氏，以游牧业为生。无民族语言，用汉语。南北朝时先后属宋、齐、北魏。其首领吕夸自称可汗，居布哈河河口附近的伏俟城。隋开皇十六年，即隋文帝在位的第十六个年头，吐谷浑可汗吕夸死后，其子世伏继承王位，与隋修好。隋文帝为边境安定，不再用兵的同时，将光化公主嫁于世伏。从此，强大的吐谷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隋国保持着联姻关系，布哈河口一带随之无了战火硝烟，粮丰草茂，一派繁荣景象。炀帝采纳裴矩建议，经营西域，在吐谷浑的辖区内设置了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四个郡，调拨将士屯田，繁荣了边陲，保障了西域与内地交通畅通无阻。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炀帝大业五年，吐谷浑首领屈突通可汗耐不住寂寞，兴兵造反，欲将隋人赶出布哈河河口，重建吐谷浑国。于是，西域一带，战火又起。驻西域的隋军将士奋起反击，却因麻痹大意，无充分准备，屡战屡败，伤亡惨重，被迫向内地退却。屈突通率大军步步紧逼，骑兵数万，刀剑耀目，杀声不断，排山倒海。若朝廷再不派救兵，已经战死十之有六的隋军三万兵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适逢炀帝心血来潮，兴重兵攻打辽东。辽东之役打得十分惨烈，虽损失了近十万人马，仍难取胜。兵力一增再增，一损再损，根本无暇顾及西域之危。直到拿下辽东，炀帝方才从全国调集精锐十万，旨纵情骄倨，却是战功卓著，极善用兵的礼部尚书杨玄感为帅，率兵西去，以图一举击败屈突通，解心头之恨。

杨玄感自知吐谷浑族强悍好斗，英勇异常，又熟悉地形，连战连胜，不敢稍有疏忽。待立住阵脚，摸清敌情，方才展开攻势。连战两个月，人马损失两万余，才将敌军赶至边境线以外的布哈河口一带。

屈突通元气大伤，不敢再战，蛰居伏俟城中，据守不战。伏俟城坚固异常，又处平展如镜的辽阔大草原之中，视野开阔，易守难攻。杨玄感久攻不下，便围城三匝，以逸待劳，欲将屈突通的两万人马困死在城中。屈突通粮草匮乏，军心不稳，欲开城投降，于心不甘，欲出兵穷斗，难逃灭顶之灾，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知何去何从。

杨玄感此时的心情与屈突通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他一改用兵时的威严，整天乐哈哈的，而且酗酒狎妓，听曲观舞，十分潇洒惬意。潇洒就潇洒吧，却又生出对炀帝的不满，渐渐产生了向炀帝发难，另立朝廷的想法。可想归想，离付诸于行动，还差一大段距离。一月前，有人孝顺他一位妙龄女郎。那女郎体态强壮优美，娉婷婀娜，二目似一潭清澈的秋水。睫毛又黑又长，鼻子高挺。能歌善舞，性情中爽而含柔，娇中透媚。既有汉人的细腻含蓄，又有吐谷浑人的质朴大方，如摇曳的水中莲。她很简单，很纯粹，展现的是一种气质，一种实力。于是，乱了一天星斗，成了他怀中的尤物。边与这女郎调情，边举杯痛饮，不觉酩酊大醉。他揉摸着女郎丰满而有弹性的酥胸，嘟嘟哝哝地道：

“美……人儿，你……就等好吧。日后本帅做……做了人主，就封你……你为皇后！”

女郎“噗哧”一笑：“元帅已经醉了，歇着吧。”

“本帅……帅没醉。是美人儿醉……醉了。”

“若是还醒着，怎说这没边没际的话？”

“告你说，本帅……要起兵反……反隋。先让……浩做皇上。然后就……蹬了他，由本帅君临天……天下。”

这本来是酒后失言，若是清明白醒，以做事严密，出语谨慎，既有武将风采，又有文臣气度的杨玄感，就是刑具加身，刀枪相逼，也决不会口出这等关乎身家性命的狂言，这正应了酒后无德的古语。难怪诸葛亮将是否酗酒，酒后是否乱言作为用人的标准之一。

次日一觉醒来，杨玄感觉得脑袋有点儿昏晕，只记得昨夜抱着那女郎尽情快活，至于说过什么，一点儿都没留在记忆中。他清楚醉酒者往往胆大，思维极有张力，言语轻狂，便没放在心上。女郎乐得没事三分静，便不点破。不想隔墙有耳，那醉语被炀帝安插在杨玄感身边的探子马功听了去，便写成罪状，做成蜡丸，交同伙速送至江南炀帝手中。于是就有了炀帝下旨讨贼，李渊挂帅出征那一幕。

杨玄感的大营扎在草原千里、无边无垠的布哈河两岸。营帐座座，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望无际。绕方圆数十里的伏俟城三匝，虽是雁鸣声声，衰草连天，雪花儿似有若无的十月，却也不失其博大、壮观。

杨玄感的中军大帐扎在布河河口左边的高地上，占地半亩有余，正对伏俟城的南门。站在大帐门口，就能清楚地看见伏俟城城头上的堞口和飘扬的彩旗。大帐高大醒目，与周围低矮的帐篷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如果将前者比喻成一轮明月，后者便是密布的星星了。若将后者看作一群鸡，前者便是鹤了。

大帐内很是豪华，雕几花案，黄机红椅，彩毯壁挂，商代铜器，汉代陶器，应有尽有。中间是铺着地毯的空场，正中放一座偌大的圆型火炉，火炉中燃烧的干牛粪蹿着蓝色的火苗。缕缕淡淡的青烟弥漫着整个空间，给人一种如在天阙的感觉。

帐内北面的长条几案后，坐着一个红脸大汉。汉子不过四十岁年纪，身高臂长，须髯疏朗，目光深邃，英气勃勃。他就是形似云长，力压霸王，能征善战，彬彬有礼，气如长虹，名闻天下的征西大元帅杨玄感。

许是昨日饮酒过量，身体不适，淫乐过度，心存顾忌的缘故，他没有饮酒，也没有狎妓，正襟危坐，一派正人君子风度。一会儿，他腾地立起，一把摘下挂在帐壁上的雕弓，抽出三支雕翎，大脚扬尘，走出帐外，张弓搭箭，射向天空中排成“人”字的雁群。连射三箭，三只雁相继落下。又令亲兵从兵器架上扛来丈八长矛，刷刷刷舞动起来。蛟龙出海，力刺华山，路数分明，功夫精妙，直舞得草飞叶落，地昏天暗。半个时辰下来，汗不出，气不喘，没事似的。

他并非在炫耀武力，是在用剧烈的活动排解心中闲来无事的落寞和急于得到什么的发泄。

这时，一匹快马从东边奔驰而来。骑者不断地用鞭子抽打着马屁股，叭叭的鞭声传来，给人一种火烧眉毛般的急迫感。

亲兵田军素指着那奔腾而来的枣红马：“好一匹宝马，好一匹宝马！”

杨玄感向着枣红马望了一眼，自语道：“肯定有紧急军情。我在这边远戍，许久不归，圣上猜忌心重，定是召我回京，另有任用。”

枣红马在杨玄感面前停下，后腿站立，嘶鸣一声，似乎是在向杨玄感标榜自己不知劳累的功绩。马背上的年轻人忽地跳下马背，单膝着地，跪在杨玄感面前，气喘吁吁地道：“元帅，大事不好，李渊统率兵马二十万，浩浩荡荡杀奔而来了！”

杨玄感一愣：“前来助我吗？”

“不，说是拿你回京问罪！”

“何罪之有？”

“拥兵自重，欲起兵反隋，再立新朝。”

“这从何说起？”杨玄感大惑不解。忽地，他大脑记忆的槽沟里反馈出了一个淡淡的信号：“莫不是前些日子与那美人儿玩得高兴，多饮了几杯，酒后乱说，被人听去，奏报了圣上，圣上以故发大兵前来拿我？”信号闪过，处变不惊的他接过探马得到的书面情报，进入大帐。边看情报，边派亲兵到后帐传那女郎来见。

中军大帐与居住着杨玄感妻妾的后帐仅相隔一箭之地，女郎很快就出现在杨玄感的面前。

杨玄感不动声色地将眉眼飞动，故作多情的女郎抱在怀里，问那夜醉酒后说过什么。女郎初时掩饰，继而惊忧，接着便说了实话。杨玄感后悔不迭，一怒之下，噌地抽出宝剑，咔地砍下了女郎的脑袋，叫道：“若不是你这婊子，本帅决不会说那些混账的话！肯定是你将本帅的话透露出去，本帅方才大祸临头！”其实他心里明白，该杀的并非这曾使他的灵魂出窍的妙龄女郎，而是炀帝在他出征前派给他的那两个与他寸步不离的带刀侍卫。

女郎白白搭上了心力和媚情，就这样倒在了杨玄感的剑下。头颅骨碌碌滚向帐边，鲜血喷涌，染红了离地丈许的帐顶，又小雨般地四溅开来，落了杨玄感一头一脸。其情其景，惊心悚目。

杨玄感令亲兵将女郎的尸首抬出去埋掉，急令军师、叔父杨慎，及其胞弟、武贲郎将杨玄奖、杨玄挺、杨玄纵，从弟、武贲郎将杨万硕与杨积善，以及中军将军李密来中军帐议事。

军令如山，人急马疾，不到半个时辰的功夫，杨慎、玄奖、玄挺、玄纵、万硕、积善、李密先后来到中军大帐。看杨玄感面色难看，又见地上和帐顶血迹斑斑，知发生了塌天大事。便一动不动地坐着，谁也不吭声，单等元帅发话。

杨玄感习惯地扫视着他的亲属和下级，极为扼要地讲了事情的经过。然后道：“杨广无道，大隋天命该亡，本帅早有反叛大隋，另立天下之想，只是未做最后决定罢了。不想酒后失言，引来二十万大军讨伐。事已至此，难讲情理，不反是死，反许能生。因此，本帅决定不日即向杨广宣战。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在座者无不同意杨玄感的决定，却又顾虑重重。一怕杨广加害杨素及家人。二怕准备不充分，出师不利。三怕屈突通闻风后倾全城之兵，与隋军形成前后夹攻之势。

杨玄感道：“军情紧急，难以告知老父老母，虽为不孝，却也情有可原。今，李渊已率众扑来，肯定起兵前就对老父采取了行动，告知他老人家为时已晚。”对于在座者提出的第二和第三个问题，他也一一做了回答：“我想后日夜间就开始行动。以圣上有旨，‘全军撤离西域，挥军东都洛阳’为名，留下营帐，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里，经潼关直插洛阳。乘沿途州县还蒙在鼓里之机，完成移师任务。若洛阳易下，即以洛阳为都城，立封浩为帝，发布讨伐杨广檄文，招兵买马，积蓄力量，回攻长安。若洛阳难下，就在黎阳立足，兴师伐隋。李渊之兵距此还有半月路程，待他扑到这里，咱已到洛阳了。可以肯定，屈突通怕中我的调虎离山之计，不敢轻举妄动。”

兵贵神速，当日下午杨玄感便召开了参军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宣言奉旨撤离，用杨广派给他的侍卫的人头祭了旗，然后，弃帐而走，悄然东去。将领们在这偏僻之地住厌了，谁不想到洛阳这个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温润，富庶热闹的大都市驻扎？一呼百应。

次日深夜，杨玄感率军东去，当屈突通明白过来，已是第六天早

晨旭日东升之时。

李渊率大军晓行夜宿，日夜兼程，沿途补充粮草，行军速度日达百里以上。这日傍晚，中军在海东城郊扎营，李渊刚在中军大帐坐定，副帅宇文述这个昔日的仇人进见。李渊热情地让座倒茶，如同感情甚笃的朋友一般。这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热情，无半点虚情假意。君子不与牛斗气，大敌当前，作为正副统帅，都在为国家效力，若掺杂上个人恩怨，非大丈夫所为。

宇文述心中有鬼，生怕李渊借机报复，以泄私愤。军令如山倒，若李渊不放过他，随便找个借口，便可置他于死地。何况杨素已成了阶下囚，他又被炀帝列入不信任官吏的行列之中。从出征那天起，他就一直惴惴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处处小心，生怕李渊找他的麻烦。李渊对他越客气，越热情，他越寝食不安。在他看来，这不符合常理。自己对李渊太狠了，狠到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地步，李渊却如此待他，他能不猜疑？一百个肯定李渊笑里藏刀，也许不用等军队到达西域，他的人头便落地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蝇营苟且的小人，也就认为自己无小人之心。他也从不认为李渊是君子，也就认为李渊无君子之腹，这也许就是小人与君子的差距。人生最大的折磨是自我折磨，他已经自己折磨了自己十几个昼夜，神经兮兮，就连梦也血淋淋的。他再也坚持不下去，牙一咬，心一横，来到李渊的中军大帐，决计与李渊长谈一次，以解除强大的思想压力。他客气地坐下，又客气地接过李渊递给他的水杯，接着便虚与委蛇般地道：

“大军连日西行，事情多如牛毛，元帅日夜操劳，述实在心痛。走时带了些大补之物，望元帅笑纳。”

李渊将宇文述递过来的高丽参、阿胶、冬虫夏草、熊掌之类的高级滋补品接住，然后放在宇文述面前：“副帅的心意我李渊领了，请带回去自己享用。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实在是不想有收受贿赂之嫌。你我同为朝廷命官，今又同为元帅，有此必要吗？”

宇文述从为幕僚那天起，就学会了请客送礼，而且礼越送越重。在他看来，要想出人头地，首先要找个权重如山，能将自己推上马再送一程的靠山。而要找到这样的靠山，就要不惜血本，直到买通才能罢休。据他的经验，凡收下礼物者，就会有求必应，凡拒收礼品，甚至动怒者，事情也就泡汤了。“看来李渊是想与我斗到底了！”他下意识地瞧了一眼李渊腰间的龙泉宝剑，冷汗骤出。想凭三寸不烂之舌劝李渊将礼物留下，却舌根发硬，讷讷不能言。

李渊早就看透了宇文述的用意，本不想点破，看宇文述如此胆怯，便直言不讳：“宇文元帅，我清楚，连日来你一直在想什么，也明白你送我重礼的意图。为使你去除心理压力，与我携起手来共同对敌，我不妨就直说了吧。因咱俩一向不睦，你怕我恃权以报私仇。我李渊虽然疾恶如仇，却并非公报私仇的不耻小人。我可以对天发誓，若渊对你有少许不睦，甘受天诛！宇文兄，将胸怀开大一些，将心思

放在平叛上，千万不能画地为牢，自己折磨自己，误了国家大事！”

宇文述心术不正，积重难返，仍对李渊的话半信半疑。然而，极有表演天赋的他现出一脸愧疚，继而是不可更改的坚决和忠诚：“既然元帅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宇文述也就放心了。宇文述也对天发誓：若宇文述对元帅少有不恭，甘受天戮！元帅，从此后咱俩心心相印，同舟共济，共举平叛大旗，马到功成！”

“这就对了！”李渊激动起来，握住宇文述冰凉的双手：“有副帅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咱俩携手并进韬略互补，何愁杨玄感不灭？”

于是，二人促膝而谈，渐渐地涉及到了军事。

宇文述道：“元帅高瞻远瞩，放出原游击将军董理，并任命他为先锋，实在是高明之举。此人虽然谋略不足，却勇猛无比，治军甚严，当此重任，无可挑剔。又将原参军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诸葛兴华、贾德旺、亦山置于董先锋左右，威力无比。据报，他们已到达大通城，秩序井然，而且纪律严明，深受地方官和百姓推崇。”

董理与赵伟等众兄弟被委以重任，似蛟龙归大海，有使不完的劲。宇文述对他们的评价虽然有讨好李渊的成分，却也没有太多的夸张。李渊只是笑笑，不置可否。言道：

“再有两天，先头部队就能到达布哈河一带，大队人马至多三日内全部到达。只是不见圣上派在杨玄感身边两个密探的情报，我疑心他俩已经遇难。如此以来，会增加许多麻烦。据探马报告，杨玄感的营帐连片，无什么动静，我疑心中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他若率人马转移他处，咱扑空不说，跟在他们屁股后边，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岂不贻误战机，延长平叛的时间。他们在西域待得久了，地形熟悉，占地利，了解西域天气变化，占天时，与百姓们交往时间又长，占人和，而我军只不过比他们人多势众罢了。要想取胜，极为不易。副帅以为如何？”

宇文述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杨玄感起兵反隋，仅是酒后胡言，并无真凭实据。今大军压境，怕是要弄假成真了。”

“我也不无同感。可圣上严旨起重兵讨伐，谁敢违旨？不过，如此办理，给他强大的压力，再将他父亲的信交给他拆阅。他是个孝子，见信后也许能回心转意，毕竟他没付诸予行动。”李渊摇摇头：“说心里话，眼下我最怕他逃于他处。探马们也是白吃粮的，快半天了，怎还不见他们的身影？明日多派些探子前去，务要弄个明白。”

话音未落，探马来到中军大帐，李渊迎向前去，急问情况如何。探马报告：

“元帅，不好了，中了杨玄感反贼的金蝉脱壳之计了！他已率其大队人马转移，留下的帐篷全是空的。”

李渊一把提起被大水浇过似的探子：“何时走的？到何处去了？”

探子颤颤惊惊地回答：“回……回元帅，已转移八天了。至于转

移到何处，小人还未探明。”

宇文述走向前来：“你们昨天报告杨玄感及大队人马还在布哈河口一带吗？该杀的东西！”

探子结结巴巴地道：“回帅爷，杨玄感太狡猾了，莫说我们，就连吐谷浑可汗屈突通也大受其骗，六天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圣上派给杨玄感的两个近侍怎样了？”李渊手一松，探子瘫倒在地。宇文述又把他提起来，厉声道：

“快说！狗娘养的。”

探子答道：“小人在杨玄感的中军大帐中发现两具尸体，经仔细辨认，是那两个近侍无疑。”

事情已经十分清楚，中了杨玄感的金蝉脱壳之计。李渊反而冷静下来，令王安将探子扶出大帐，好好款待，然后向宇文述道：“都说玄感有勇有谋，果然如此，看来这仗难打了。为今之计，只有边探察他的去向，边进军了。吃不掉玄感，先吃掉屈突通，征服西域，打个漂亮仗再说。”

宇文述的心里十分矛盾。他与杨素是一丘之貉，与杨玄感的感情甚笃，希望杨玄感逃脱惩罚，却又怕此役不胜，炀帝怪罪，难逃噩运。作为副帅，在这等时刻产生这等无耻的想法，实在大为不该。也难怪，一个私心太重，胸怀窄狭的小人，是不会将社稷放在心中的。为了掩饰心中的卑鄙，他避开了李渊那锋利的目光，言不由衷地道：“先拿下屈突通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反正贼子杨玄感逃不出元帅的手心。”

次日平明，李渊传下将令：火速进军。先锋董理的先头部队日夜兼程，务于黎明前到达布哈河口一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伏俟城。中军与后军务于第二日天黑前到达布哈河口一带，与围城之军会合。在二日内拿下伏俟城，活捉屈突通，重建西域秩序，使西边境恢复安宁。

先锋董理确实尝到了交朋友的甜头。他因探望李渊，被撤掉游击将军之职倒也无所谓，人这一辈子干啥不行，为何非要当官不可。让他难以忍受的是，被打入吏部的大牢，受尽了侮辱，吃尽了苦头，人格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肯定地认为无人会救他，包括已经被贬为庶民的李渊。于是就歇斯底里的大叫大嚷，甚至破口大骂，要求早死。在他看来，老虎一旦入了牢笼，失去了任其咆哮撕咬的山林，活着也就没什么意思了。不想时来运转，一夜之间由在押犯成了征西先锋。当昔日动辄破口大骂、出手就打的狱卒及至牢头摇尾巴狗似地将他放出大牢，并送到大牢门外，扶他上了雄俊的卷毛狮子马，他感到人生实在难以捉摸，世界实在滑稽可笑，更感到了李渊人格的高尚，以及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一个笼中的囚犯救了另一个笼中的囚犯，这本身就是传奇故事，它的意义却超越了故事的本身。

先锋是什么？是全军先头部队的首领，是不顾生死冲锋陷阵的英

雄，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遇敌痛杀，为后面的将士打通道路，报告敌情的开拓者。董理从孩提时就从说书人的嘴里认识了各种类型的先锋。什么征东先锋、征西先锋、征北先锋、征南先锋、开路先锋，他知道得多了。他不仅做梦也想当风光无限、流芳百世的先锋，却也真的当过先锋，小时候玩占山为王、骑马打仗的游戏，每次他都自告奋勇，以先锋自居，带领小朋友奋勇向前，占山为王，每次都以他的英勇无比和强大的号召力，取得全胜。因此，小朋友们不仅乐意与他为伍，还送了个“先锋”的绰号。如今，大梦成真，他自豪，他骄傲，他发誓干出个样儿，为李渊争脸，也为自己争气。一路上，他与他的三万人马，披荆斩棘，克服了重重困难，开辟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为后边的将士创造了许多便利条件。不过也有遗憾，那就是没有与敌接战，浑身难受。

接到李渊继续前进，提前进入布哈河一带，包围伏俟城的军令后，他立即召开了由把兄弟、参军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诸葛兴华、贾德旺、亦山为主的会议，言道：“各位兄弟，立功的时候到了。元帅令咱们黎明前到达布哈河口的伏俟城，咱们来个急行军，午夜前到达目的地，一举将伏俟城拿下，活捉屈突通。如此以来，既可为元帅省了许多气力，也立了大功，一石两鸟，实在好极了！”

赵伟等兄弟无不感恩于李渊，谁不想快立战功，用行动报答李渊的知遇之恩？无不撸袖子抡胳膊，跃跃欲试，劝董理莫再啰嗦，赶快进兵。

“好，听弟兄们的！”董理大手一挥：“向伏俟城进发。务于午夜到达，违者脑袋搬家！”

本来两天的路程缩为一天，已使将士们惊讶不已，董理又向前提了数个时辰，将士们叫苦不迭。但军令如山，谁也不敢拿着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便用尽吃奶的力气，拼命前行。好在一马平川，走的又是直达布哈河口的大道，虽然疲于奔命，却按时到达。三万将士忽啦啦将伏俟城围住，正要坐下来歇息，董理传下令来：立即攻城，务于平明前拿下伏俟城！

连日来，屈突通偷着乐：你杨玄感再有能耐，还不是落了个悄悄溜走的下场。哼哼，我屈突通是永远打不败的。这西域之地永远是老子的！怕杨玄感杀回马枪，他向伏俟城中运进了能食用年许的粮食、牛羊，还有大量的滚木礌石。放走了老弱残疾，征用了万余兵丁，修补了城墙。万事俱备，决心与大隋国抗争到底。

董理的先头部队攻城的时候，屈突通正左拥美女，右抱娇娃，呼呼大睡，突如其来的叫喊声将他从梦中惊醒。他不敢大意，披挂停当，抓起那根三十多斤重的铁棍上了城头。发现攻城者一无必需的云梯，二无必要的绳索，少气无力，只是嗖嗖地向城头射箭。不由得连声狂笑。笑声实在吓人，如巨鹗嘹唳。笑过，言道：“定是杨玄感又回来了。今非昔比，凭他这疲惫之师，要攻下这伏俟城，比登天还

难。弟兄们，给我用强弩硬弓，射狗日的！”

董理白白忙活了半夜，不仅未能攻至城边，反而搭上了数百名将士的性命，心里实在窝囊。然而，草莽出身的他，有勇少谋，只求速胜，却犯了兵家疲惫之师不可强攻的兵家大忌。于是，他被迫传令停止攻城，埋锅造饭，以养精蓄锐，准备再战。

比时，若屈突通大开四门，率城中兵马杀出，董理之军定会大败无疑。可惜屈突通过分谨慎，以为隋军故作疲软之状，诱他出城，夺他城池，未敢轻动。

前军违令攻城，大败于坚城之下的消息传到李渊的耳朵里，李渊即令探马告知董理，退兵十里，等待大军到来。董理接到命令，哪里还敢造次，暗道：“撤就撤吧。我真该死，给元帅丢尽了脸面。”

草原落日，为一大景观。硕大的太阳蹲在西边天际的地平线上，慢慢地向下缩着，如同捉迷藏的孩子。橘红色的光芒照遍了整个大草原，到处是五彩的光环。成群的牛羊在这光环中游动，布哈河的水在这光环中哗哗流淌。诗情画意，美不胜收。

李渊率领的中军和宇文述率领的后军，先后出现在这诗情画意中。李渊曾经到过陇西，见怪不怪，宇文述初临广袤的大草原，被这景致倾倒，连连叫“好”。

“传我将令，将伏俟城团团围住！”李渊指着近在咫尺的伏俟城：“连一只狗也不准放出来！”

数十万人马分成两路，成钳形向伏俟城包抄过去。人喊马嘶，声势如潮。草原上的诗情画意被搅得支离破碎，取而代之的是战争的惨烈。

“元帅，先锋董理前来请罪，求元帅发落！”

李渊手指跪在马头前的董理：“董理，你违本帅将令，擅自下令攻城，损失数百人，该当何罪！”

董理言道：“在下不知该当何罪，只知罪过不轻，任凭元帅发落就是了！”

李渊望着眼前这位爽直可爱的兄弟，顿生怜悯之心，道：“违抗军令，理当斩首。本帅念你初任先锋，少懂军规，攻打伏俟城，意在为本帅分忧，以故暂且留下你的性命。以后，你可要好自为之，如若再犯，定斩不饶！”

“谢元帅不杀之恩！”董理指着伏俟城的方向：“元帅如果下令攻城，在下愿担当攻城重任，立功赎罪！”

李渊笑了笑：“你就知武力行事。不妨告你说，本帅一不攻城，二不智取，劝其投降。若是武力伺候，苦害城中百姓事小，留下祸患事大。杀了一个屈突通，会有十个、八个屈突通站出来与大隋为敌。本帅意在边境安定，无意攻城拔寨，劫杀人命。去吧！”

隋兵如从天降，将伏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营帐连绵，长达二十余里。人声鼎沸，战马萧萧，声震天宇。伏俟城虽大，此时却像苍茫

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风雨飘摇。

屈突通这才大惊失色，在危机四伏中心慌意乱，不知是战是降。这时，李渊派来的使者王安求见。他清楚王安是来劝降的，因主意未定，本想不见，哪知神差鬼使，却道："让他进来。"

正气凛然的王安赳赳而人，递上李渊的劝降信。屈突通犹豫片刻，一把将劝降信夺了过去。因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便向身边的军师屈突曹道："给我念！"

屈突曹念道：

"吐谷浑屈突通可汗明鉴：吐谷浑族为大隋国少数民族之一，族人淳厚朴实，豪爽知礼。知边境安定之要义，以故多与大隋国边民友好相处。昔，东突厥沙钵略之子都蓝可汗曾与大隋国互市，边境平和。后都蓝可汗与弟突利可汗大行不义，突利可汗战败降隋，隋封其为启民可汗，将河套一带水草丰茂之地划为启民可汗之牧区。启民可汗不负隋帝重望，苦心经营，不过两载，河套一带便富足起来。羊马漫山遍野，百姓乐业安居，一派欣欣景象。继之，隋公主嫁于吐谷浑可汗之子，关系越发密切。不想你不顾吐谷浑族百姓之愿，先发战端，实属天诛地灭之举。今，大隋国皇帝以渊为帅，继玄感之后再伐吐谷浑，大兵压境，伏俟城危。念尔族旧情，顾及百姓性命，本帅不忍屠城，以故送来此札，劝尔投降。如若不然，即行攻城，斯时战火纷飞，尔必玉石俱焚，留下千载骂名。是战是降，请速决断！"

李渊的劝降信，篇幅有限，但却有情、有理、有节，恩威并施。极具震撼力。对于屈突通来说，无疑受到了深刻的启迪和威慑。他如同一只被痛打的落水狗，既狼狈，又难下投降的决心。因为他曾对天发过誓，说是战端一开，就一往无前，哪怕去死。誓言是激情与决心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一旦违背，就要受到天谴。此时，那当着族人，面对苍天发出的誓言，啃噬着他的心，即将玉石俱焚的危局，也使他痛不欲生。若降，苍天不饶，若战，吐谷浑将面临灭顶之灾，就要葬送在他的手中。即便苍天能放过他，祖宗的在天之灵也会将他勾到那个世界去痛斥乃至煎熬。怎么办？怎么办！是识时务做个俊杰，还是遵誓言当个英雄？他的动作剧烈起来，时而一屁股坐在那蒙了斑斓的虎皮椅上，时而笼中狼般地来回走动，时而狼嗥似地大吼，时而大口喘着粗气。难以决断的焦躁，刺激着他那狂傲自负的性格，他感到非常痛苦，痛苦到想把这个纷乱的世界一头撞个稀巴烂的地步。侍女送进茶，他熊掌似地大巴掌忽地打过去，侍女倒在地上，却不敢作声，如同一只受了伤的小鹿，可怜兮兮。那只他从隋国河源郡夺来的，也是他最钟爱的青瓷瓶，也成了他发泄的对象，一把抓起来，叭地扔在地上。瓷片飞起，击伤了他的脸，鲜血汩汩流淌。他不觉得痛，因为与他心上的痛比起来，这又算了什么？

王安清楚屈突通为何如此，便默默地喝茶，而且目光对向窗外，似乎对屈突通的狂躁不感兴趣。

军师屈突曹劝道：“可汗，就不要折磨自己了，依我之见，还是降了得好。”

“混蛋！要降你降去！”屈突通红着眼睛，指着屈突曹的额头吼道：“你让我违背誓言吗？你想让我做孬种吗？王八蛋、白眼狼！”

屈突曹面色苍白，冷汗骤出，他知道，处于暴怒之中的屈突通是什么事也会干出来的。他永远忘不了那血腥的场面：族中的头面人物劝他维护边境的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局面不要挑起战端。他一怒之下，连杀数人，其中就有他的叔父和他的表叔。

王安不愿再等下去，话中有骨地问：“可汗，你到底是战是降？堂堂吐谷浑首领，做事如此不果断，难道你不觉得好笑吗？”

“你……你敢戏弄我，给我拉下去砍了！”屈突通的情绪显然已经趋向平稳，嗓门挺大，却苍白无力，怒颜厉色，却是色厉内荏。

一群刀爷手忽地扑过来，抓住王安就走。王安“哈哈”大笑。

“慢！”屈突通逼近王安：“为何发笑？”

“我笑你螳臂挡车，自不量力。笑你死在眼前，还敢逞能。笑你欲将百姓与将士送入火坑，留千载骂名！”

“你……”

“我怎么了？难道其言甚谬吗？”

“我……我将你千刀万剐，再绞为肉酱！”

“我量你不敢！我估计攻城的时间就要到了。”

就像回应王安的话似的，城外“杀”声突起，天摇地动，震耳欲聋，偌大个殿堂不住地抖动。大概是建筑构件被震落下来，哗啦啦直响，与“杀”声共鸣。

与此同时，城内“降”声又起，声震屋瓦。那是城中百姓和将士们的心声。

“四面楚歌，四面楚歌了！”屈突通耷拉了脑袋。

王安以为屈突通被逼无奈，欲开门投降。不料屈突通嗖地拔出腰中的长剑，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在场者没有人劝他、拉他，就连他的亲兵。因为他们怕脑袋搬家。

屈突通要自刎。在锋利的剑刃就要割断喉管的刹那间，一幕幕最值得自豪的记忆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杀兄长，戮父王，剑光闪闪，是何等的勇敢；登禅台君临天下，臣民拜服，是何等的自豪；入汉地夺河源，占西海，马踏鄯善，饮马且末，是何等的壮烈。战玄感退守伏俟，不屈不挠，是何等的韧性……

当亲兵们鼓足勇气，跑过去夺剑救主的时候，屈突通虎啸一声，鲜血喷溅，一命归西。二目大睁，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尸体挺立，好久才倒下去。

于是，一倒皆倒，伏俟城城门大开，百姓箪食壶浆，迎接隋师。李渊约法三章：扰民者，杀！抢掠者，杀！违令者，杀！同时出榜安民：罪在屈突通一人，将士与百姓概不追究。从此和好如初，重建边

境安宁。厚葬屈突通，以安定民心。伏俟城与原属吐谷浑的地域，仍由吐谷浑管理，其可汗由百姓推举产生。恢复原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四郡，郡守仍由原郡守担任。

不觉过了数日，仍不见杨玄感的消息。眼前的胜利怎么也冲淡不了李渊那忧闷的情绪，他不断地问自己：“难道杨玄感地遁了不成？”

已进入十一月，大雪已过了八天。西域的冷空气来得早，冷风忽忽，寒冷异常。草原上的草早就枯了，草叶在寒风中飞舞。牛群羊群马群乃至骆驼群似乎骤然消失了，天上的雁群也不见了踪影。巨鹗大雕定是饿极了，怪叫着俯冲下来，啄食草地上零星的牛羊，以至形单影孤的行人。如果说还有什么与节令不合的，就只差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

这是一个恶劣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莫说与敌摆开战场厮杀，连生存也非常困难。

李渊站在大帐门外，扫一眼长长的送葬队伍，看一眼连绵的营帐，然后将目光从已经封冻的、银龙似的布哈河伸向一望无际的西方，以及山峦重叠的北方，似乎想看清杨玄感十万人马的藏身之地。在他看来，杨玄感还不至于蠢到向内地逃窜的地步。反心暴露，又只有十万人马，若向内地逃窜，岂不是向油锅里跳吗？虽然炀帝无道，虽然臣民难以忍受，但却没有达到一呼百应，揭竿而起的程度。杨玄感无人响应，无人接应，莫说深入长安及洛阳一带，就连潼关也难以逾越。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在李渊在自己划定的思维的怪圈中兜来转去，难以自拔的时候，先锋董理不期而至。说是西域已经平定，尽憋在这里，不与杨玄感接仗心里难受，就到元帅弟弟这里坐一坐，聊聊天，解解闷儿。

李渊当然乐意，他心里也闷得慌，很想找个知心人谈谈心。董理找上门来，他便不推辞，令亲兵柱儿端上烤羊肉和酒。二人边饮边说这谈那，很是惬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李渊怕自己考虑不周，便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全部兜给了董理。董理已有些醉意，便爽直起来，大大咧咧地道：

“元帅小弟，哥哥以为将杨玄感逃遁的方向定为边境以西和以北太偏面了。玄感老谋深算，做出不合常理的事也未可知。小弟不懂兵法，却也懂得‘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是什么意思。这还是哥哥占山为王时跟军师学的，记得扎实，也就终生难忘了。想当年我的山寨不是建在官兵的眼皮底下吗？不也坚持了好长时间吗？若不是元帅弟弟计取，哼！说不定到现在大哥我还是山大王呢。别把那些官员们看得那么好，就当今大隋国的破样儿，杨玄感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李渊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言道：“难道我钻了牛角尖，走进死胡同了吗？唉呀呀我的大哥，你怎么不早向我发表这通议论？”

董理拽出一根羊腿大口啃着，咕咕哝哝地道：“大哥差点被你将这脑袋搬了去，躲都来不及，何谈发表高见。其实大哥只是随便说说，主意还要你自己拿。”

“大哥，依你看杨玄感向内地的哪个地域逃遁？”李渊给董理倒上一杯酒：“说呀，怎的不说了？”

“你没看大哥这嘴里满是肉吗？”董理用力将嘴里的肉咽下，做个鬼脸：“元帅，大哥实在无话可说了。”

李渊走向挂在帐壁上的羊皮地图：“来来来，看着地图也许就有话说了。”

“我不会看地图，不行，越看越无话可讲了。”董理忽然来了灵感：“杨玄感那小子什么心眼子都有，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他也许专拣危险的地方走。早年大哥占山为王的时候，专在衙门口偷这抢那，灯下黑不是？”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渊的思路便清晰起来，盯着潼关的方向自语：“若杨玄感潜入内地，不会直接向南，若直接向南，会暴露在我率领的平叛大军的目光之下。对，他会利用内地官兵、衙门还不知他要造反的消息的情况下，走潼关深入内地，然后择机扯起造反大旗。”

董理用草棒剔着牙缝中的肉屑：“单靠马传递消息，太慢了，要是像故事里讲的，有顺风耳就好了。”

“是啊，明日向潼关方向派出探马，最快也要数日，消息才能传到我的手中。”李渊不无难色。

次日，李渊向潼关方向派出探马，不想探马第二日就送来消息。说是据离此百余里的县吏讲，杨玄感奉旨回东都洛阳，从他们县经过。他们不仅热情迎送，还为其补充了大量粮草呢。

至此，真相大白，杨玄感走潼关一线这条近道直奔洛阳无疑。李渊即令大军开拔，走潼关直插洛阳。

却说，杨玄感打着奉旨到东都洛阳驻扎的旗号，一路畅行无阻。且沿途官员既迎又送，补充给养，十分顺利。到达河南黎阳的时候，蒙在鼓里的黎阳城守相展飞出城迎接。杨玄感令五万将士扎在城外，五万将士随地入城，占领了黎阳城。当守相展飞明白过来，为时已晚。

展飞曾经在杨玄感府上做过幕僚，虽然无大本事，却是人品端正，品格高尚。杨玄感任礼部尚书时，推荐他到黎阳城任职。他感激杨玄感的提携之恩，亦崇拜杨玄感的才华。更难能可贵的是，对炀帝横征暴敛，荒淫无道的作为十分不满，对隋朝社稷不无担心。当杨玄感向他历数了炀帝的罪行，讲明了自己的意图之后，他有些犹豫，但黎阳城已在杨玄感手中的现实，却使他打消了顾虑，决心追随杨玄感，矢志不移。

黎阳城位于黄河北岸，与白马津相对。原为古津渡口，地理位置

十分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东汉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中原逐鹿，大战于此。南燕慕容德自邺城迁滑台时在此渡河，改古津渡为天桥渡。后该渡口人口增多，城池扩大，改称黎阳。黎阳城有人口三十万，军队三万，文帝时商业繁盛，炀帝登基后，已大不如前，不过粮食还算充盈，将士也训练有素。

杨玄感严令控制消息，不许走漏半点风声。又知李渊的西征大军仍在西域，便决计赚取洛阳城，若赚取不成，即行攻打。不日，传来李渊已摸清他的去向，率军扑来的消息。时不我待，他留下杨慎率一万人马守黎阳城，率领余众奔洛阳而来。

洛阳历史悠久，周成王建都于此。秦治县，为三川郡治所。汉代以后，历为河南郡、司州、洛州。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在此建都。东汉、魏晋时，这里就是全国乃至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东汉时，仅太学生就达三万人之多。南依伊水，洛水横贯城区，地理条件优越。隋文帝对此城进行扩建，设立了伊、南、北三个国际性市场，仅西域前来经商的国家就达二十七个之多。隋炀帝为了控制关东和江南，于大业元年三月下诏营造此城，定名东京，为大隋国东都。

重新营造的洛阳城规模宏大，不亚长安，布局基本与长安城相同。分郭城、宫城、皇城、禁苑、含嘉仓城四大部分。郭城前置伊阙，后据邙山，左临右涧，洛水贯穿其中。城墙夯筑，周长五十五里。设城门八个，南门定鼎门居中。此门内的大街是洛阳城的主干道，宽约一百四十余步。除该干道外，还有大街一条，将全城划为一百零三个坊。设丰都、通远、大同三市。宫城为皇室居住和朝令之处，位于都城之西北隅。东、西南三面套入皇城北部，北有曜义城、圆壁城相隔。南墙正中是应天门，与北墙正中的玄武门相对。城墙亦为夯筑，有别于郭城城墙的是内外皆砖砌。皇城在宫城的南部，从东、西、南三面包围着宫城。皇城东面建一小城，名日东城。皇城和东城为衙署所在地。禁苑设于城西，苑内遍植奇花异草，宫殿林立，占地广阔。含嘉仓城在东城的北面，略成长方形，是隋朝主要粮仓之一。最大的粮窖深三丈六尺，口径五丈四尺，可盛粮五十万斤。难怪杨玄感在宣布反隋前夕，非要拿下此城不可。

杨玄感率领十数万人马，大张旗鼓，堂而皇之地来到洛阳城的南门定鼎门扎驻，令黎阳守相展飞向城头喊话。展飞抖起精神，双手放在嘴边，伸颈仰首，大声喊道：

“城楼上的将士听好了。今，征西元帅杨玄感奉旨率众前来东京驻守，请速告知你家守相杨朝伟，快快开门迎接杨元帅。杨元帅远道而来，很是疲惫，急需休歇，迟缓不得。”

城楼上一个公鸭嗓应道：“请杨元帅稍候，在下这就报告我家守相去。”

洛阳守相杨朝伟是炀帝的族侄，虽然相貌丑陋，却极精明。且心无二意，勤劳王事，将个洛阳城治理得井井有条，甚受炀帝赏识。炀

帝南巡前曾传下话来，说是从江南回到长安后，便擢升他为长安守相，官至二品。如此以来，他更加执著、认真，经常躬亲城防检查指导。此时，他正向南门走来，听到公鸭嗓的报告后，加快了步伐，一会儿便赶到了定鼎门城楼。杨玄感本在西域平叛，怎的就突然出现在这洛阳城下？说是奉旨驻扎，这么大的事朝廷怎不通知于他？心中有了疑问，便不急于出面回话，先将目光对向城下，看是否有异常。

杨玄感的队伍成四路纵队，头在定鼎门下，尾却不知所终。从向两侧变化的状貌分析，尾部已伸到了东门和西门。军容齐整，战旗猎猎，盔明甲亮，不像从千里之外赶来的疲惫之师。他与杨玄感虽无深交，却知此人颇有心计，用兵如神。他向来不无端地怀疑别人，但却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况且，天下不靖，民怨沸腾，欲揭竿而起者大有人在。于是，好一会他才从门楼的顶层缓步来至城垛前，先双手捧拳，向杨玄感施了一礼，并不无热情地道："不知元帅驾到，有失远迎，还望元帅见谅。元帅西征吐谷浑，劳苦功高，今又不远千里，来到这洛阳城下，在下万分感激。只是……"

"杨守相，杨元帅先在黎阳待了一日，方才来此，怕的是军容不整，贻笑大方。"展飞发现杨朝伟不无疑心，便打断杨朝伟的话："圣上难道没告知你吗？肯定会有旨于你的。"

杨朝伟对展飞置之不理。向杨玄感解释："杨元帅，在下从未接到圣上你要来此驻扎的谕旨，若放你与大军进城，岂不失职吗？为社稷计，在下不得不按旨办事。请原谅。"

杨玄感倒抽了一口凉气。笑道："杨守相忠于职守，实在让玄感佩服。不过，过分谨慎则罔，若视圣上的旨意于不顾，贻误军机，可就麻烦大了。"

"那就这样，元帅先在这东京一带扎下营帐，待在下请示过圣上再计较。"

"今圣上远在江南，等你拿到谕旨，何年何月？误了大事，你可担当不起。孙子曰：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今本帅受命于君，来这东京洛阳驻扎，在情人理。你却如此待我，若引起军争，圣上岂能饶你！"

"元帅莫急，圣上已从江南回到西京长安，谕旨用不了多少时日，在下就会接到的。"

"圣上已回到长安？"杨玄感暗吃一惊。为了尽快夺取洛阳城，他只好孤注一掷了。他的军中有一仿造圣手，从西域出发前，圣手伪造了一份圣旨。圣旨仿得惟妙惟肖，令人真假难辨。他之所以一路畅行无阻，这份"圣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知杨朝伟精明心细，怕露出马脚，以故未向杨朝伟展示。现在看来，不展示是不行了。便从怀中掏出"圣旨"："杨守相，圣旨在此，你一看就明白了。请你敞开城门，本帅派黎阳守相展飞送过去。"

既然是皇上的圣旨，就要虔诚地跪接，来不得丝毫马虎。然而，

疑心愈来愈重的杨朝伟不敢大意，无论杨玄感怎样解释，他执意不开城门，要杨玄感用羽箭射上城头。

杨玄感无奈，便张弓搭箭，手指一松，羽箭不偏不斜，叭地击中了城楼左侧的雕花木柱。

杨朝伟亲手解下羽箭上的“圣旨”，跪地展看。尽管二目看得又鼓又胀，却没有看出破绽。这才放下心来，令将士放吊桥。吊桥吱咯咯叫着向护城河靠近，只差数尺就要铺在护城河上的时候，忽听有人没命地大叫：

“守相，慢放吊桥，慢放吊桥！”

杨朝伟顺声看去，只见探马沈快腿从左边没命地朝他跑来。他反应敏捷，立即意识到杨玄感有诈，即令快快拉起吊桥。吊桥手行动迅速，合力搅动辘轳，将吊桥吊起。

沈快腿松了口气，话也平和了：“启禀守相，据小人探知，杨玄感图谋造反，皇上派李渊为帅，率二十万兵马前往西域征讨。杨玄感伪造圣旨，金蝉脱壳，先赚开了黎阳城的城门，拉守相展飞入伙，又来这洛阳城下作祟。今，李渊平定了西域，正率大军向洛阳进发，不日便会赶到。”

杨朝伟怒火中烧，大步来到垛口处，向愣在城下的杨玄感吼道：“杨玄感，你好大的胆子，竟图谋不轨，若非本守相火眼金睛，险些被你骗过。不妨直告于你，李渊的二十万大军不日即到，皇上闻讯，也会调集精锐之师前来围剿于你，你的死期到了。奉劝你以社稷与百姓为重，立即收起野心，弃暗投明！”

事已至此，别无选择，只有攻城了。好在杨玄感做了两手准备，攻城器械齐备。他一声令下，将士们各就各位，叫喊着越过护城河，向城墙靠近。十几万人马同时行动，声势之大，可想而知。

杨朝伟也不甘示弱，下令将士开弓放箭，扔礌石，下滚木，务要顶住对方的进攻，一鼓作气，逼敌退却。将士们经过严格的训练，又居高临下，无不气势汹汹，奋力一拼。眼见得敌人一批批倒下，齐声叫好。

两军激战两日，杨玄感死伤人马万余，却难越雷池一步。展飞看这样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劝杨玄感道：

“元帅，这洛阳城比伏侯城坚固数倍，杨朝伟又非等闲之人，咱取胜的可能性不大，不如兵收黎阳城，日后再作计较。况且螳螂扑蝉，黄雀在后，李渊之军离此仅百里路程，一旦杀过来，与杨朝伟前后夹攻，如何是好？”

刚从战场上督战回营的杨玄感用湿丝巾擦了把脸：“本帅何尝不知情势严重，却无良策。若退守黎阳，孤城一座，一旦李渊大军围城，大事休矣！若能拿下这洛阳城，以此城为据点，发布反隋檄文，号召天下臣民讨杨广，大行义举，定会功成名就。今杨广专横，毁先帝大业，民皆恨之，到处布满了干柴，一旦有人首举义旗，必成燎原

之势。兵法云：战之死地而后生。本帅决计背水再战，若今日夜间再不取胜，撤回黎阳不迟！”

当天下午，杨玄感召开了武贲郎将以上将官参加的会议，分析了形势，布置了任务，下死令夜里拿下洛阳城。

将士们无不晓得自己的处境，前赴后继，英勇无比，但却难以爬上城头。杀至天光大亮，又以败北告终。杨玄感欲下令再战，这时，传来消息，三弟杨玄挺中箭而亡，从弟杨万硕身负重伤，武贲郎将陈棱亦伤痕累累。将士死伤惨重，疲惫之极，若继续攻城，等于飞蛾扑火。杨玄感看大势已去，只好收兵回到黎阳。也许他不该全军覆没，他前脚进入黎阳城，董理率领的西征先头部队便扑了过来，将黎阳城围了数层。

元帅没下攻城将令，董理不敢再擅自攻城，却又不甘寂寞，率赵伟、司马回车等众弟兄来到东门外，指名道姓地要杨玄感前来叙话。

杨玄感的部队元气大伤，杨玄感心情极为沮丧，又见李渊的军队围住了城池，心头如同压上了一块巨石。若坚持下去，外无救兵，城内粮草无多，等待他的将是城破人亡的结局。若降于李渊，又极不情愿。他在这两者之间煎熬，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哪里还有心思与董理叙话。

叔父杨慎劝道：“元帅这样闷闷不乐也不是个办法，就与董理那厮叙上一叙，也许能解除心头的压力。至于战与降，慢慢决定。其实我不主张投降，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说不定不日就会有人举义旗起义兵。那时，咱们与之遥相呼应，杨广顾此失彼，咱们也就有出头之日了。”

“那就与他叙话，骂他几句出出气也好。”杨玄感边与杨慎向东门走去，边道：“说实话，我不怕杨广，最怕李渊。这人数落数起，不仅福大命大造化大，且藏经史隐甲兵，身手不凡，不好对付。若他放起横来，我必毁在他的手中。”

“元帅怎的扬他贬己？若论文韬武略、诗文书翰，他李渊能与元帅相比？元帅金蝉脱壳，不过略施小计，就让他疲于奔命，就是一例。”杨慎如此恭维杨玄感，意在让玄感提起情绪，好与董理理论。

将近东门楼的时候，碰到中军将军李密。李密五十左右，中等身材，貌不惊人，却现精明干练之气。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其实他很有心计，而且满腹经纶，只是不现山露水罢了。他出身于名门大族，敏而好学，一次骑牛外出，将《汉书》挂在牛角上，边走边读，被朝臣杨素发现。杨素对他很是欣赏，将他介绍给长子杨玄感。一来二去，便与杨玄感成了朋友。杨玄感任礼部尚书时，推荐他为礼部郎中。西征吐谷浑时，又推荐他为中军将军，负保卫帅部之职。他参与策划了杨玄感进兵洛阳的计划，为杨玄感迈出反隋的第一步，贡献了心力和才智。这次攻打洛阳城，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攻城，却为保卫帅部和杨玄感的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时，他向杨玄感道：

“元帅，城头不靖，寒冷异常，就不必躬亲城事了。刚才在下巡视了西门和东门，将士情绪不错，严阵以待。城外李渊的先头部队最多四万人，正在寒风中安营扎寨，无攻城迹象。”

杨玄感抬头看了一眼阴云浓重、飘舞着雪花的天空：“中军将军，随本帅到东门去一趟。”

董理早已等之不及，见杨玄感出现在城头上，骂骂咧咧地道：“杨大元帅，好大的架子哟，就不怕将本先锋给冻坏了？本先锋在这里等了半个时辰了。”

杨玄感大度地问：“董先锋，你口口声声要与玄感叙话，以何事为题？”

董理趾高气昂：“别酸不拉唧的，咱就袖筒里插棒槌，直来直去好了。今，本先锋四万人马围城，俺家元帅率领的十六万人马用不了几个时辰就会赶到，你就是有上天入地之术，也难逃出这张大网。就投降吧，本先锋在俺家元帅面前为你求情，免你一死！”

杨玄感也是堂堂七尺男儿，哪能忍得下董理的尖酸刻薄和目中无人的挑战。他向前走了几步，探下身子：“董理，你不就是刚刚从牢狱中放出来的囚徒吗？也敢用这等口气与本帅讲话。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与本帅说这道那。杨广霸母奸妻，荒淫无道，本帅反他，上顺天理，下合民情，何罪之有？”

“你……你这贼头儿，把爷给气死了！”董理不善言辞，被杨玄感一激，竟气得团团转，嘴里只是娘长爷短的乱骂一通，却不知怎样回答杨玄感的挑战。本想在李渊赶到前，像李渊那样劝杨玄感投降，立功赎罪，却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心里真不是滋味。然而，越急越不知怎样说，说啥好，只好增大嗓门，增加骂的频率和内容。

李密嘲笑道：“董理，董先锋，你看你这副熊样，就像中了枪的野猪。在你的下属面前，脸向哪里搁？”

杨慎也道：“狗屁先锋，不过是一个无知野畜。”

“不许这样向董先锋讲话。”杨玄感指着杨慎和李密：“他俩是与你闹着玩的，你别当真，本帅可无戏言。你刚才骂本帅是贼头儿，你是不是也占过山为过王吗？不也反过大隋吗？你又是什么？那时，你反的是先帝明君，而今本帅反的是炀帝昏君，孰是孰非？谁是真正的贼头儿？杨广已被臣民唾弃，被赶下宝座是早晚的事，你与本帅共举义事方为明智之举！”

董理变主动为被动，大杀风景。正在无计可施之际，李渊率大队人马赶到。他立即来了精神，向赵伟道：“我话头儿不济，方才让玄感老儿弄成这个样儿。元帅足智多谋，话头儿也赶得上，快请元帅前来与他理论！”

李渊离黎阳城十余里路程时，探马报说董理在与杨玄感理论。他怕董理把事情搞糟，又想借此机会，向杨玄感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便让宇文述统帅队伍，只带几个亲兵，打马而来。

“元帅来了，元帅来了！”不知谁高喊：“快让开，快让开，让元帅与那厮理论！”

话音未落，李渊来到董理站立之处。他没有急于与杨玄感对话，问清了情况后，方才向杨玄感深施一礼：“杨元帅，李渊来迟一步，让元帅受气了。我这个先锋人品不错，就是粗了点，说话不中听，还望元帅谅解。”

李渊大兵压境，杨玄感戏弄董理产生的快感一扫而光。他令李密传下令去，增加城头上的兵力，凡能上阵的全部上阵，以防李渊攻城。杨慎劝他离开城头，他执意不肯，非要与李渊论个你高我低不可。听到李渊喊话，他也深施一礼：“听说元帅平定了西域，完成了玄感未完成的事业，可喜可贺。玄感无能啊！”

李渊言道：“作为国家重臣，匡扶社稷为己任，元帅为聪明之人，怎能起兵反隋？”

二人一开始便奠定了一个真正的对话基础，无不彬彬有礼，用语恰当，以理服人，双方的将士都听呆了。

“当今圣上恣意妄为，天下共愤，玄感不无拯救社稷、黎民之想。可想归顺，却未付诸行动。不想酒后失言，圣上不问青红皂白，羁押老父，派你率兵伐我，玄感走投无路，只好东躲西藏，但也未正式宣言反隋。”

“元帅，渊理解你的苦衷。既然未正式宣言造反，何不就此打住？渊保你平安无事。”

“圣上性多诡诈，生性多疑，法令滋蔓，为戮者不知其罪，识我已有反言、反行，玄感就是就此打住，也难逃性命。玄感死不足惜，将士、老父、老母及其家人为玄感拖累，亦会夺命、下狱，与其如此，不如以死相拼！”

“元帅一向大度，今日怎的如此狭隘？只要元帅不再造反，渊愿以死求圣上高抬贵手。”

“哈哈，有这么简单吗？李渊兄，怕是那时你若救我，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自杨广为帝以来，你不是被其贬为庶民，软禁府中过吗？若非你家老母，你还能活到今天吗？不是玄感想反，实在是被圣上，不，被杨广气坏了。文帝在时，国家一统，国富民强，那时，圣上就是让我反，我也不反。”

“这……渊出征西域前，杨素杨老大人，你的严父，让渊捎给你书信一封，请过目。杨大人为元帅所累，痛心疾首，眼含热泪，写下这封信。说是元帅见到他的信后，就会明心境，去异心，弃暗投明的。”不待杨玄感回话，李渊便将书札绑于箭标之上，射向城头。杨玄感右手陡伸，一把抓住，赢得一片喝彩之声。

看过书札，杨玄感涕泪交加，言道：“老父劳累半生，不想却遭此大难，玄感于心不忍。札上所书，皆非虚言，句句动我心弦。李元帅，为了老父及全家人的性命，玄感愿归顺朝廷。不过，元帅要答应

我两个条件。这一，求圣上下旨，放出老父，官复原职，赦我的属下无罪。至于我，不求赦罪，只求速死。这二，待圣旨到我手里后，再开门投诚。不知元帅是否答应？”

明眼人不难看出，杨玄感是在效法熊掌难熟的典故，以拖延时间，争取主动。从这黎阳城到长安近千里路程，一个来回快马也需十天时间。有了这十天，杨玄感不仅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若城外有人响应，形势就会大变，李渊当然不会被他迷惑。然而，李渊心善，屠城不是他的本意，他不愿看到同胞相残，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场面。他认为，屈突通能在大兵压境的形势下投降，与屈突通面临的形势极为相似，身单力孤的杨玄感也有投降的可能。既然杨玄感提出这样的请求，若不答应，良心会受到谴责。再说，二十万大军包围孤城一座，杨玄感准备得再充分，也难逃脱失败的命运。若圣旨到达之日，杨玄感反悔，攻下黎阳城，如探囊取物。那时，杨玄感及其属下无了怨言，口服心服，天下人也会称赞他有情有义。于是，言道：“杨元帅，渊就答应了你的请求，这就派人到长安向圣上请旨。若那时元帅反悔，可就别怪渊心狠了。”

李渊回到中军大帐，立令宇文述、董理、骠骑将军董杜原，以及赵伟等兄弟六人，到大帐议事。讨论到长安取圣旨及围城之事。大家一致认为，杨玄感在行缓兵之计，若听从他的安排，后患无穷，不如一鼓作气，聚而歼之，以去后患。李渊讲明了自己的心迹，力排众议，坚持派人到长安请旨。

董理道：“你是元帅，元帅说请旨就请旨。其实杨玄感再耍什么手腕，也跑不出咱们的手心。”

司马回车道：“莫说杨玄感无援兵，就是有援兵咱也不怕，围城打援也就是了。咱们长途跋涉，怪累的，先休整十天八日不也很好吗？”

董杜原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策，元帅运用得得心应手。今再来个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就锦上添花了吗？”

在派谁到长安请旨一事上，李渊却犯了心思。从道理上讲，宇文述最合适，因为他是副统帅。可炀帝对宇文述早有戒心，若炀帝恼怒起来，莫说下旨，不臭骂他一顿才怪呢。宇文述难以胜任，其他的将领又不够资格，难坏了李渊。李渊终于做出决定，亲自出马，赴京请旨。

此言一出，众皆哗然。但取不来圣旨，失了信誉，会被天下人耻笑。况且军中无戏言，既然话已出口，岂有收回之理？

赵伟始终没有作声，此时却做出深思熟虑之状，言道：“不就是圣旨吗？伪造一份也就是了。他杨玄感能伪造圣旨从西域畅通无阻地到达这里，咱就不能骗他吗？”

“着啊！想不到赵伟还有如此胆略。”田农非的右手在膝盖上叭地一拍：“军不可一日无主，这不就解了大军的无主之忧，又免了元帅

的奔波之苦了吗？”

诸葛兴华言道：“好是好，就怕杨玄感识破。”

“识破又怎么了？识破更好。”贾德旺做了个包抄的手势：“他识不破就逼他投降，识破了咱就攻打黎阳城，看他还有何话说？”

亦山虽然年轻，却很善于动脑筋，嗡嗡地道：“既然伪造圣旨，就干脆攻城得了，何必多此一举。”

“唔，亦参军此话有理。”宇文述道：“本帅以为，杨玄感在我大军压境和其父之札的感召下，真想归属朝廷之想是有的。到时请到圣旨，本帅亲自与他计较。本帅与他虽说没有深交，感情却也不薄，定能使他照旨办事，回心转意。元帅以为在下的分析如何？”

李渊没有直接回答宇文述的话：“伪造圣旨，犯欺君大罪，非我李渊所为。杨玄感伪造圣旨，是因为他是反叛者，本帅不是杨玄感，是忠于圣上和社稷的忠臣。大家就不要再争论了，我意已决，明日便赴长安请旨。本帅走后，兵权由宇元帅执掌，诸位当尽力辅佐。本帅用而不疑，疑而不用，宇副元帅，你可要在其位谋其政，保万无一失。”

宇文述言道：“本帅虽然不才，却知军法无情，也能分出个里外轻重。元帅尽管放心，文述若有差错，敢受军令！”

“不是本帅不相信副帅与诸位，笼中之兽最难对付，稍有大意，便会招致祸患。本帅不求别的，请回圣旨后，黎阳城围得铁筒一般，将士精神壮旺也就放心了。”李渊怎么也放心不下宇文述，但宇文述是副帅，帅印不交给他，于理不通，便再三叮嘱道：“宇元帅，千千万万不能放一个人进去，哪怕一只狗。千千万万不能放一个人出来，哪怕一只鸡。切记，切记！”

宇文述拍着胸脯：“本帅敢立军令状！”

“这军令状不立也罢。若出了事端，军令状又有何用？”李渊言道：“本帅不再叮嘱了，好自为之！”

会议夜伴方散。李渊正要睡下，忽然刮起了大风。西北风越刮越大，刮得帐篷忽啦啦直响。尽管王安已经掩上了帐门，帐中的十支蜡烛还是被风刮灭了八支。火盆中的炭火却旺起来，蓝色的火苗增高了数寸。李渊不信天地鬼神，心里却也凉飕飕的，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王安欲将刮灭的蜡烛重新燃起，他摆手制止，倒在榻上，渐渐睡了过去。

一只狗悄悄地从下水道钻进了黎阳城。那狗是黄色的，蜡黄蜡黄，似乎没有尾巴，长着两只人的大耳朵。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一只鸡不声不响地从黎阳城上空飞出来。那鸡是红色的，似乎还杂有绿色的毛。好像是只山鸡，尾巴长长的。随后，城中涌出了一群面目丑陋，獠牙利齿，浑身毛发长长，张牙舞爪的怪物。怪物们毛色油亮，大红大绿，好像要扑向前面那群正在觅食、毫无防备的鹿群。鹿是银白色的，俨似将士们镀银的镔铁甲。一个着紫色袍服的人大概被吓坏

了，慌慌张张地躲到一堆黄土的后边。这人像是宇文述，又像王安，不，谁也不像，是一个幽灵，还是血流满面的幽灵。幽灵刚才还躲在黄土堆后面，怎么忽然出现在中军大帐？一口吹灭了帐中的蜡烛？噢，不是幽灵，是火盆中蓝色的火苗。火苗就是幽灵，幽灵就是火苗，肯定是的……

李渊猛地睁开眼睛，痴痴地盯着火盆中的蓝色火苗，然后目光又扫向那被风刮灭的蜡烛。他终于明白了，刚在出现的情景是一场光怪陆离的梦。他经常做梦，却从未做过彩色的梦，更没有做过狗跑鸡飞，怪兽出没，不着边际的梦。噢，他明白了，今夜的会议上他谈到过鸡、狗，还有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足为怪。然而，他却与他走后会出现的情形联系起来，说来道去，还是不放心宇文述，同时也因梦增加了思想压力。他再也睡不着了，坐起来围着火盆取暖，大脑却一刻也没有闲着。拂晓时分，他令王安唤来董理等众兄弟和骠骑将军董杜原，以军中之主和兄长的身份，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然后洗漱打扮，带上王安、柱儿，以及数百名亲兵，踏上了去长安的路。挥鞭打马，恨不得一步赶到京都。他不时地回首望一眼渐渐在视野中消失的黎阳城，好像有许多放不下的心事。

黎阳城虽然比不上东京洛阳，却也规划有序，五脏俱全。四门皆有瓮城，面对黄河的北门不仅特别高大坚固，而且建有两座瓮城。城里的南北大道直通南门与北门，为中轴线。直通东、西两门的东西大道与南北大道呈“十”字交叉，将城区切割成了四块。守相府居中，被分割成的四块分别为衙署、家属区，商业区、作坊区和仓储区。衙署建筑典雅古朴，商业区内经营百货，作坊区内制铜、制铁、制骨等作坊林立，叮哨声日夜不绝。仓储区内仓库连绵，不仅储藏着大量粮食，还有工具、武器、盔甲。

杨玄感虽然用了缓兵之计，却无救城之法。他很苦恼，在展飞专为他设立的元帅府中坐不住，便视察了整个城区，然后又回到府中。他问中军将军李密：“你以为李渊能请回圣旨吗？”

李密回答：“杨广神一阵鬼一阵，难以结论。”

“若十天后，李渊攻城，咱能坚持多久？”

李密思忖片刻：“不过两天。”

“两天？就两天吗？这么说我只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十余天了？哈哈，就十余天了！”

李密劝道：“元帅不要如此，奋力一拼也就是了。元帅一脸福相，说不定在近日内会喜从天降。”

“是嘛？本帅能有那么大的福气？”杨玄感苦苦一笑：“拼个鱼死网破吧，别无退路！”

世界上的事情真难一句话说明白。就在杨玄感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不知不觉地向他走来。此人便是李子雄。

李子雄，渤海人，祖上李伯贲曾任魏谏议大夫，父亲李桃枝曾任

东平太守，与乡人高仲密一同归于北周，官至冀州刺史。李子雄少有壮志，为人慷慨，随北周武帝平齐有功，授帅都督之职。隋文帝赏识于他，受禅后，将他升于御前为近侍。继之，先后任建昌县知县、骠骑将军、大将军、历州与郴江刺史。仁寿年间，汉王杨谅之造反，隋炀帝欲派幽州总管杨宝抗领兵拒敌，又怕其有二心，难以定夺。这时，杨素向炀帝推荐了刺史李子雄。炀帝遂任其为大将军，拜广州刺史。李子雄率八万兵马前往抗敌，与杨谅之战于井陉，大获全胜。炀帝因功拜其为民部尚书。时，新罗等国经常派使者至隋进贡。李子雄酒后狂语：中国无礼，求诸四夷。宪司以他失词，奏于炀帝。炀帝大怒，革去他的所有职务，后又复其职。一日，炀帝巡幸江都，至他的营防，见其军营不整，将士散漫，极为不悦。他立即下令操练，将士肃整于俄顷间。炀帝大喜，夸其为“真正的武才也”。遂提升他为右武侯大将军，拜东平刺史。辽东之役，炀帝令其从军。辽东之役后，他势力大增，拥有将士十余万，坐镇东平州。杨玄感攻打洛阳期间，刚刚回到长安的炀帝怕李渊有失，派其率领属下人马，由东平州奔赴黎阳，与李渊配合，全歼杨玄感部。他早有反心，便欲趁此机会，与杨玄感合兵反隋，重建天下。

李渊驰奔长安的第九日上午，李子雄已率其十余万人马来至黎阳城下。宇文述昨日便接到李子雄奉旨来援的情报，又见子雄怀揣圣旨，便极为热情地出帐迎接。待进中军帐坐定，李子雄道：

“宇文元帅，圣上怕杨玄感难以对付，又急于灭之，方才派在下前来助战。在下立功心切，还望元帅从速安排驻防。元帅有将士近二十万，在下有将士十万有余，是否安排在下独守一门？”

宇文述道：“都是圣上之臣，同为大隋效力，本帅岂能让将军扎于外围而失去建功之良机。这样吧，本帅将黎阳城东门让于将军把守如何？”

“全凭元帅安排。”李子雄道：“若李元帅请回圣旨……”

“本帅了解杨玄感，他生性倔强，说到做到，既然已上了贼船，是决不会轻意下船的。见旨便降之说为的是行缓兵之计罢了，看来这仗非打不可喽！玄感也真是，圣上待他厚重，他却非要扒着眼照镜子，自找难看，令人难以理解哟！”

李子雄道：“人各有志，不能强勉。不过，在下总以为玄感不该这么早就丢掉性命。他才四十多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可惜哟！在下与他相交十数载，深知他的为人。他虽颇多心计，但却君子坦荡，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好人哟！”

李子雄雄俊不俗的相貌，知情知意的谈吐，使宇文述产生了共鸣：“是啊，玄感的为人，朝中能与其相比者屈指可数。若他离我们而去，这个世界将少了数百年才出一个的大才。若是有点石成金之人出现，使他回心转意就好了喽。”

李子雄的目光迅速从宇文述的脸上扫过，断定宇文述的话发自内

心，便道："不瞒元帅说，在下与杨玄感的交情非常之深，仅仅没结为金兰罢了。俺曾经有约，不管谁做重大决定，都要二人都同意才能施行。若在下进城劝他，他定会立弃反心。元帅也许要问，他造反之事，为何不与我商议？这很好解释，他是被逼而反的，根本没有时间与我交流。试想，当时他在西域，在下在山东东平州，两地相距数千里，他又行动仓促，二人勾通也就无望了。"

宇文述心中一动，但却断然拒绝："元帅临走时千叮咛万嘱咐，严令本帅不放一人进城，一人出城，本帅若违了军令，大罪难当。你就是点石成金的神仙，本帅也不能放你入城。"

"想不到在朝中权重如山，手眼通天的宇文元帅竟如此胆小。李元帅去长安请旨的目的，是为了感动玄感，说服玄感回心转意，但等待李元帅的是玄感的断然拒绝，是一场死伤惨重，血雨腥风的厮杀。在下欲免除这场厮杀，元帅又能争个头功，何乐而不为？一旦玄感归顺，功在你我，圣上重赏，李元帅定会拍手称快，何罪之有？"

李子雄口才极佳，又人情在理。本身又是朝中重臣，奉旨前来助战，决不会通敌。况且仅他一人入城，其十余万大军还扎在城外。况且等待自己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巨功赫勋。宇文述思考再三，终于下定了决心："本帅就违李帅将令，放你进城，但你必须将玄感说通，让他在李帅回营之前投降。"

李子雄心中激起了兴奋的浪花："元帅如此信任子雄，子雄当以性命担保。若此行不能成功，就将这颗在脖子上按了四十多年的脑袋交于元帅！在下午时进城，手下兵马交元帅调度，待事成后再将兵权交于我。"

宇文述更加放心，令杀牛宰马，设宴为李子雄饯行。正在推杯换盏，董理、董杜原及赵伟、司马回车等将领先后赶到。董理怒气冲冲地道：

"听说元帅要派李将军入城，明违李元帅将令，胆子也太大了。请元帅快快收回前言！"

董杜原、赵伟等人也不示弱，纷纷谴责宇文述。宇文述不占情理，又心中发毛，不知如何解释。这时，李子雄将酒杯叭地一放，激将道：

"元帅，你的这些下属是否太猖狂了？你这个元帅是否太无能了？将在外，君命还有所不受呢，何况李元帅。我李子雄与你这些属下相比，才华是差了些，可我是前民部尚书、大将军、刺史，是奉旨前来助战的，并非与杨玄感一个鼻孔出气的反贼。就我这样的身份，能冒死进城劝降，天下能有几人？好吧，既然你这个元帅徒有其名，子雄不进城就是，何必自讨苦吃，自讨没趣！"

宇文述被激怒，也将酒杯叭地放在几案之上，吼道："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个元帅吗？你们都不想活了咋的？让李元帅进城的事定了，谁要再敢耍横，立斩不饶！"

董理虽然鲁莽，却不是蠢才。权大一级压死人，他怕宇文述真的以违抗军令罪动粗，又见李子雄并非文人，便不再吵嚷，言道："元帅不听劝告，自作主张，若坏了大事，与我等无干。"

"我宇文述一人做事一人当，与你们何干？"宇文述指着帐外："各就各位，好生围城，若有丝毫不妥，拿你们是问！"

李子雄暗道："李渊啊李渊，卧兔不打，你打跑兔，这回有你的好戏看了！"

宴会刚散，李子雄看午时已到，便与宇文述来到城下，要城头将士先报知杨玄感，说是他的好友李子雄入见。杨玄感闻报，推断李子雄前来劝降无疑，犹豫不决，经杨慎与李密苦劝，方才答应。城门是不能开的，便用盛牛粪的柳条筐，将李子雄拽上城头。李子雄急步进入杨玄感的府第，与杨玄感寒暄几句后，便在杨玄感耳边悄然数语。杨玄感阴着的脸倏然转晴，拉着李子雄进入密室。李子雄开门见山：

"玄感弟，兄来此之惟一目的，是与你共商起兵反隋之事的。杨广失政，民皆怨之。据确切情报，山东邹平人王薄领导农民，在章丘境内造反，自称'知世郎'，山东各地逃征役者多往归之。继王薄之后，刘霸道在山东豆子航举事，高士达在河北蓧县揭竿而起，孙安祖在河北高鸡泊起义。虽然势力有限却有燎原之势。兄已被炀帝猜忌，旨我率十万大军来此与弟较量，意在灭我的有生力量。兄与弟交情深厚，小弟处于危急时刻，哪能坐视，以故决定阵前起事，一可解小弟之围，二可与小弟合兵一处，打李渊个措手不及。今渊到长安为小弟请旨，草包宇文述为主帅，兄之十万人马又争得了包围东门的权利，此时起兵反隋，正是时候。良机不可错过，请小弟速作决断。"

杨玄感最了解李子雄，知其耿直仗义，从不口是心非，又见子雄句句在理，便无怀疑。然而，他还是问道："兄如此大义，小弟感激不尽。可当此关头，小弟也不敢大意。兄欲助小弟造反，有何信物？"

李子雄笑笑，从怀中掏出一块折叠得极小的丝帕："小弟请看，这是兄早就拟好的反隋檄文。"

杨玄感打开，只见上面写着：

隋炀帝广，弑父杀兄，篡夺皇位，自此横行恣肆，淫母霸嫂，狎民妓拥宫妃，荒淫无度。高祖陵始成，遍游天下，挥金如土。慕秦皇汉武，盛治宫室，穷极侈靡。招募路人，分使绝域。横行无忌，猜忌异常，以击杀藩王自乐。于玉门、柳城之外，大量屯田，向天下富室征取钱财，益市武马，匹值十余万。富室因此破产者十之有九。性多诡诈，所幸之所，不为人知。每至一地，总在数道置食宿，四海珍馐美味，水陆必备。求市者元远不至，郡县官人，竟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贪官污吏鱼肉亿兆，财政空虚，赋税如虎，民不聊生。不闻军国政务，冤屈不治，奏请罕决。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故高颎、贺若弼等先帝心膂，李

金才等藩邪惟旧，或恶其直道，或忿其上议，求其无形之罪，加以刎颈之诛。其余事君尽礼，謇謇无匪躬，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记。政刑弛索，贿赂公行，莫敢正言，道路相见，惟能一目。六军不患，百役繁重，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色，邑落为墟。东西游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足，逆收孜年之赋。所至唯与后宫流连沉湎，惟日不足，招应姥媪，朝夕共肆丑言。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不轨不逊，以为娱乐。区宇之内，盗贼蜂起，劫掠从官，屠陷城邑，近臣相互掩蔽，不据实奏报。每次出兵，败仗相连，三伐高丽而不得。天怒人怨，瓦解在即。

高祖文皇帝诞膺天命，造兹区字，旋玑以齐七政，握金镜以驭六龙。无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炀帝广纂承宝历，不顾洪基，肆意妄为，自绝于天。玄感、子雄世荷国恩，为除暴殄，更玄明誓，以秦王杨浩为帝起兵反隋。愿上天护佑，祖宗显灵，四海同心，九州响应，士卒用命，大功成矣！

人生有四大乐事，一日久旱逢甘雨，二日金榜题名时，三日洞房花烛夜，四日他乡遇故知。这四大乐事，杨玄感占了久旱逢甘雨和他乡遇故知两大乐事。当他看完李子雄撰写的反隋檄文，心脏狂跳不已。他眼含热泪，一把抱住李子雄："子雄兄，真有你的，雪中送炭啊！小弟独守孤城，孤立无助，以为必死无疑。不想兄长如从天降，救弟于水火。老天有眼，昏君当灭啊！"

"小弟，时间紧迫，长话短说。明日你便宣读檄文，告知天下。随即聚众，打开东门，以投降为名，与我合兵一处，与官兵决战。你有将士十万，我有将士十万有余，李渊将士不过十九万，若你再从百姓之中动员数万，你我之兵力多于官军。况且咱们突然发难，官军猝不及防，定能大胜。若胜，即攻洛阳，以洛阳为都，以秦王浩为帝，大展宏图。"李子雄道："如此怎样？小弟定夺。"

杨玄感表示非常赞同，又补充道："从百姓中动员兵丁并不难。黎阳百姓对杨广恨之入骨，竟致牛酒，每日有数千人在我的帅府门外请求效力。弟怕连累他们，拒招士卒。今用人之际，只要小弟一声令下，招三万士卒，一万马匹不在话下。说心里话，如此以来，小弟对不起李渊，此人高不嫌低，厚不弃薄，爱心包容一切。他明知小弟在行缓兵之计，却仍不辞劳苦，为小弟请旨，意在感动于我，免我与城中百姓之苦。如若不然，他一声令下，这黎阳城不用半日，便玉石皆焚。"

李子雄也说了李渊的许多好处。二人又在起兵的细节上研究一番，子雄拿了玄感写的"降表"，坠于城下，回到宇文述的帅帐，将杨玄感的降书交宇文述过目。宇文述念道：

"左翊为大将军、征西副元帅宇文述明鉴：实言相告，玄感已走投无路，欲拼死一战。经子雄兄劝诫，幡然悔悟，决计降于麾下。明日下午，在黎阳城东门投降，交出典册图籍，印玺库钥，迎接元帅及

将士进城。”

“好！太好了。李大将军为本帅做了件大好事。事成之后，本帅定上奏圣上，为大将军请功。”宇文述心急火燎，恨不得立即受降，他从大帐的小窗向外看了一眼：“太阳像钉住了似的，可恶之极！”

刮了一夜大风，天宇被刮得瓦蓝瓦蓝。地上的树木裸露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官兵大都住帐篷，又无炭火，就像在冰窖中一般，无不盼望太阳快快升起来，给他们些温暖。拂晓时分，冻了一夜的官兵们再也熬不过，闭上干涩的眼睛，在梦乡中神游。

杨玄感“降书”中定于明日下午投降，又是行的缓兵之计。次日平明，他便下令打开东门，率领十余万人马，在李子雄十万人马的掩护下，人不知鬼不觉地出了黎阳城，与李子雄计议一会，分头杀向南门和北门的官兵，计划在西门会合。

官兵们正在睡梦之中，听到“杀”声四起，慌忙出帐迎战，捉对儿厮杀。四十万人在方圆十里的地域内舞刀弄枪，夺命追魂，势如火山爆发，声似倒海排山。两军旗鼓相当，杀至日升东方，霞光灿烂，已是尸成山，血成河，惨不忍睹。想当年黄帝与炎帝、蚩尤中原逐鹿，没有这等气势，周武王与帝辛大战于牧野，没有这般惨烈，韩信与项羽厮杀于垓下，没有如此血腥。

宇文述是在美梦中被如潮的杀声惊醒的，当他明白过来，杨玄感与李子雄已率众向他的中军扑过来。莫说指挥抵抗，立住阵脚，就连自己的命也差点丢了。在将士们的掩护下，逃至城西的树林内，方才定下心来，伸手向头上摸去，头盔何时丢了都不知道。

好在南门由董理的先头部队把守，北门由董杜原率后军把守，西门有赵伟等众弟兄把守，硬是组织将士挡住了义军的锋芒。

杨玄感没想到官兵竟如此英勇，李子雄更没料到战事进展得如此之慢，二人下死令拼死一战，务要在中午前结束战斗，全歼官兵。

杀至中午，义军仍无大的进展。双方人马都已死伤过半，活着的也成了强弓之末，心有余而力不足，处于相持阶段。

李子雄向杨玄感道：“你我都有伤在身，将士们又极度疲惫，若洛阳之敌来援，或者李渊突至，大事休矣！”

“元帅来了，元帅来了！弟兄们，咱们不怕了，元帅来了，元帅来了！”

不知是谁狂喊不止，如同中了魔似的。喊声高亢有力，充满了希望，也有急切的渴盼，更不乏胜利的信心，在旷野中传得很远很远。

“是否诈语，意在乱我军心？”杨玄感问。

李子雄摇摇头：“不像诈语，今日是李渊去长安的第十天，他该回来。事到如今……”

话音未落，就见李渊率领去长安的将士如旋风般杀了过来。李渊与随从虽然劳顿，却未经战阵，精神壮旺，体力充沛，又见走时还好端端的近二十万人马成了这个样子，怒从胆边生，俨似饿虎扑食，蛟

龙闹海，气势逼人。杨玄感与李子雄急令将士阻挡，将士已狼狈不堪，哪里阻挡得住，眨眼间李渊与随从便驰至杨玄感与李子雄面前。李渊将偃月刀横于马背之上，指着杨玄感与李子雄道：

“杨玄感，你还有点儿人味吗？我李渊为保全你与属下和城中百姓的性命，长途跋涉，为你请旨，你却背信弃义，将双方近二十万将士推入了火坑，罪该万死啊！李子雄，你也不是东西，竟背叛朝廷，与玄感朋比为奸，还有何脸面活在人世！”

杨玄感不无羞涩，但却容不得李渊这狗血喷头的痛骂。他也将手中的丈八长矛横在马背上，叫道：“李渊，你舐痈吮痔，助纣为虐，恬不知耻，有何资格用下流之语与我这正义之人理论？”

李子雄吼道：“李渊，你饱读诗书，该知正义邪恶，为何非要愚忠到底，大行不义？风物长宜放眼量，你若知趣，便就此罢兵，与我共举义旗，解救臣民，若不知趣，就拼个你死我活吧。告你说，即便我与玄感就义，也会流芳千古，你就是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会成为遗臭万年的，活着的死人！”

李渊虽然心中有愧，却也恼羞成怒，拍马舞刀，来战玄感。那偃月刀如同闪电龙腾，招数分明，力凝千钧。大劈大砍，刀法密集，时而力劈华山，时而横扫千军，险象环生。

杨玄感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哇哇”怪叫着抵挡李渊的偃月刀。不是猛龙不过江，臂力惊人，枪法娴熟的他面无惧色，左一招巨蟒翻身，右一招苍龙闹海，上一招怪兽拧胯，下一招独蛇钻裆，明朗紧凑，刚柔相济，李渊难以取胜。无奈玄感体力不支，十几个回合过后，便处于败势。那胯下的乌锥马也精疲力尽，动作变形。就在这时，李子雄大叫一声，拍马舞锤，前来助战。李渊喊退了前来助战的王安和赵伟，力敌两将。

李子雄使一双二十斤重的生铁雕花锤，在攻打高丽时双锤出神入化，连杀高丽国十余员大将，威震敌胆。此次激战，他双锤飞舞，连杀百敌，就连力能扛鼎，威风八面的董理，也险些被他打落马下。但此时非彼时，此时他腰间带伤，血染战袍，因失血过多，双臂无力，怎敌越战越勇的李渊？仅与李渊杀了两个回合，便被李渊砍去右臂，束手就擒。

杨玄感见状，在众将的保护下打马逃走。李渊大手一摆，将士追了过去。杨玄感与众将且战且退，最后仅剩十余人。骠骑将军董杜原要董理等将领回到战场，独领百余众紧追不舍。杨玄感等十余众窜入前面古木参天、藤葛缠绕、几无路径的树林中。这时，追兵赶到，杨玄感怒目横眉，大吼一声，追兵大惧，回头便走。就连在战场上长大的骠骑将军董杜原也为之一惊。胯下马吓得掉转头回撤，将他摔了下来，杨玄感趁机与从弟杨积善弃马步行，藏于一片浓密的荆棘丛中。此时，他的新伤愈重，鲜血流淌，旧伤复发，疼痛难忍，便向杨积善道：

“小弟，今日全军覆没，已无力回天，加之伤痕累累，难以再行，必死无疑了。我一生戎马倥偬，杀敌无算，战功不计其数，为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决不受他人污辱，求你夺我性命。”

林外“杀”声一片，惊得野兽乱跑，群鸟纷飞，林内追兵大增，四处搜索，“杨玄感投诚不杀”的叫喊声彼伏比起。杨积善双目一闭，道声“兄长，小弟就先送你西去了！”宝刀砍在杨玄感脖颈上，杨玄感面带微笑，一命呜呼。杨积善又道声“兄长，小弟来了！”双手握住刀柄，“嗨”的一声，刺入自己的腹部，因用力不足，昏了过去。这时，董杜原搜至此处，将其救起，连同杨玄感的尸首，一并送至中军大帐。

杨玄感的二目睁得很大，脸上的笑容仍存，似乎在告诉活着的人：我杨玄感没错，死得其所。杨广与大隋朝会为我殉葬！

李渊心里非常难受，二目噙着泪花。是因为杨玄感悲壮的死难？是缘于同胞相残？还是有所觉悟？他说不出，反正心绪乱到了想大哭一场的程度。

与此同时，报告不断：

“启禀元帅，经打扫战场计数，敌亡十三万人，伤五万人。我亡十万人，伤三万人！”

“报——，杨玄感弟杨玄奖，为郡丞周旋玉所杀，其从弟杨万硕逃归高阳，正在追捕。梁郡人韩相国举兵前来救玄感，闻玄感败，其兵溃之，韩相国被捕获。”

“黎阳城中的百姓哭声震天，说是为玄感哭灵，作何处理？”

“报——”

李渊终于精神崩溃，跺着脚吼道：“滚、滚、滚，都给我滚，滚！”

第六章　恩威并施

永定河上游的桑干河，流经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北部。相传，每年桑椹成熟时，河水就会干涸，便有了桑干这个名字。在它的上游，有一片肥沃的土地，弘化郡衙就设在这里。

郡衙算不得宏大，却也殿堂巍立，三出三进，有房二百多间，占地至少也在百亩以上。值得一提的是，那座罕见的、垂檐斗拱的大门。大门共有三楹五间，中间的三间是门，两边的那间是门房，长约二十余丈，宽约二丈有余。前有合抱的楠木漆柱十根，上有绿色琉璃瓦和形象各异的瑞兽。造型精美，色彩艳丽，庄重宏伟。上书三个传为书圣王羲之书写的“弘化”两个大字。大门高大厚重，上面满布金色的凸钉，宽可并行三辆轩车。门前两边各有一棵古槐。古槐巨干乔枝，盘根错节，枝繁叶茂，传为孔子手植。

十数个兵丁在大门外不遗余力地扫着原本已经十分干净的，冻得邦邦硬的空地，尽管冷风刺骨，却无不挥汗如雨，大有不扫到黄泉不罢休的憨劲。

一个头发花白、胡须拂胸的老者从衙内走出来，东看看西瞧瞧，然后以毋庸置疑的口气道："都给我用劲地扫，半片树叶、一丝草刺也不能留下。若是扫不干净，有你们好受的。瘦猴，你他娘的磨什么洋工？"

那个被称为瘦猴的兵丁擦着脸上的汗水，唔唔哝哝地道："白总管，不就是迎接新来的郡守吗，何必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瘦猴儿在这衙门里当了十年差，伺候了八个郡守……"

"伺候了八个郡守又怎么了？卖什么老资格？本总管已经伺候了十二任郡守了，也没出你这个熊样。"白总管很是认真地道："新来的太守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数落数起，功高勋卓，黎阳一战，打杀叛军十万余名，西域伐吐谷浑可汗屈实通，一封书札就将屈突通吓得尿了裤子，不仅乖乖地交出了伏俟城，还自杀而亡。更有甚者，新任太守是当今圣上的表兄。好了，好了，与你们说这些干什么？直着向前扫，一直扫到东西官道。"

瘦猴伸了伸舌头："快要来这里的太守厉害，他比新郡守还厉害，吹胡子瞪眼的，就像欠他许多银子似的。"

白总管转身进入衙中，又将在衙中打扫的下吏仆从训了一顿，然后进入太守办公的风云堂。

太守杞胜孔原为尚书省右仆射，饱读诗书，未经战阵，知书达礼，文质彬彬。三十六岁任知县，三十八岁进尚书省，一步步熬了个仆射，四十岁那年朝中放官，来弘化郡任太守，已在这弘化郡任职两年。虽说无大本事，却因本分能干，将弘化郡治理得有模有样。去年夏天，农民玉葫芦率千余人揭竿而起，姜麻儿继之，搞得他心烦意乱。虽然率兵镇压，不仅无大成效，造反者却越来越多，而且躲入翠华山，安营扎寨，招兵买马。他无以为计，只好向吏部尚书行贿，方才被召回京中，仍回尚书省任职，由原来的右仆射升为左仆射。他晓得李渊的厉害，想努力办好交接，给李渊留下个好印象，也算功德圆满了。见白总管进来，劈头就问："文书图籍、户口地表都准备好了吗？"

白总管回答："惠郡丞正在与蔡主薄整理呢，很快会好的。"

"衙内衙外打扫干净了吗？"

"已打扫过数遍，仍在打扫。"

"今日中午的接风洗尘宴会准备得怎样了？"

"该买的都买了，厨子们正在操刀，新太守一到，便开炉炒造。新太守最好吃的鹿肉也买到了，肉很鲜很嫩。"

"李太守不擅女色，从妓馆中召来陪酒的妓女全部送回去，只留下精于琵琶的小云和擅筝的梧桐芽儿。演奏的乐曲要清纯婉转的，莫

演奏那些不堪入耳的曲调。李太守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懂得音律语言，好曲坏曲一听就听出来了。据传，他在离开黎阳前，圣上赐给他一个天仙似的美女，他没被那美女迷倒，倒被那美人儿弹的琵琶曲迷倒了。”

“太守还有何吩咐？”

“我的行李已准备就绪，你告诉夫人，午宴后立即起行。还有，我给你留下了一百两银子，归你享用。不过，你的嘴可要严一些，因为我的私事从没有瞒过你。你的儿子我带到长安去，给他谋个好差事，算作对你的报答！”

杞胜孔的胆子比针尖还小，贪欲却比天大。任太守的两年里，中饱私囊的白银就达三万两之多，接到回京的圣旨后，又接受了知县们送的白银万两有余。这些银子大都经过白总管的手，他不得不堵住白总管的嘴。

白总管刚刚离开，探马便来报告，说是李渊及其三百多个属下已离此三十余里，估计午时前准能赶到。

杞胜孔向几案下那个盛着诸多金银首饰的紫檀木匣扫了一眼：“有女眷吗？”

“回大人，全为男性，未见一个女人。”探马道：“新太守的属下甲杖鲜明，如同出征的将士，好威风！”

“看来这些贵重的首饰用不着了。”杞胜孔松了口气。

这时，进来一个车轴汉子，汉子红面短须，狼眉竖目，眉宇宽阔，能容三指，体格健壮，眉宇间藏着一股杀气。

“云功曹，我正想传你，你却来了。马上集合队伍，前往迎接新来的李太守。”

云功曹布愣着大脑袋：“本无先例，有这个必要吗？”

“你啊，又倔又犟，打仗缺计少谋，待人接物无礼无貌，何时才能学得聪明点啊！告你说，别看你是统帅这弘化郡四万人马的功曹，论本事和功勋，你比不上李太守的一根指头。李太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令出即行，令行禁止，不像我这般文绉绉的，你若是像待我那样待他，小心他砍下你的脑袋。别嫌我的话不中听，我可是为你好。”本来用一句话说完的事，杞胜孔却婆婆妈妈地说了这么多。云功曹看他犹言未尽，便嗡嗡地道：

“好好好，我带领人马前去迎接也就是了。一百个将士足够了吧？”

“不，带上四百人马，要队伍齐整，仪仗鲜明，一开始就给李太守一个好印象。别瞪眼，我的功曹大人，我这是为你好。懂吗？”杞胜孔向衙门外指了指：“去吧，去吧，若再拖拉下去就晚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去年平叛，若不是慢了不到半个时辰，也不会让玉葫芦和姜麻儿逃到翠华山中去。这以来倒好，打不着人家了不是？”

云功曹前脚走，郡丞惠春风又出现在杞胜孔面前。惠春风的名字

与他的长相极为相符，脸上的笑肌特别发达，一说话就春风满面，就是动怒，那笑纹也不消失，故有“笑佛”的绰号。他是弘化郡的二号人物，虽然长着个婆娘脸，却胆大心细，少言寡语，遇事不慌，与杞胜孔的反差极大。他是当地人，北周伐北齐时，他在这当时属北齐的弘化州起兵响应，北周武帝不仅下旨褒扬了他，还让他在这弘化任职。原为弘化属下华池县的县丞，因做事兢兢业业，又颇多心计，隋文帝登基后连升他三级，便成了这弘化郡的郡丞。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他一连陪了十三任太守，虽没像历任太守那样贪得无厌，也捞了不少银两。如今已是上年岁的人了，不求提升，只求平安无事，功成身退。因此，他非常重视与李渊的关系，下决心给李渊的第一印象是“优秀”，并非“良好”。连日来，他不待扬鞭自奋蹄，没白没黑地忙，其原则是：有问必答，答必圆满，不以小而失大，不以大而藐小。

“惠郡丞，该做的都做好了吗？李太守上任后，这关于人口、土地、文档之类的事由你汇报，到时候可别卡壳儿。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第一步迈不好，以后就没好日子过……”

“太守，何时组织衙内官吏迎接李太守？”惠春风怕杞胜孔啦啦开没完，便打断杞胜孔的话：“除家属、仆人外，全部到府门外迎接为宜。李太守见过大世面，迎接的人少了，场面太淡，会惹恼他的。”

“云功曹已率大队人马前往迎接去了，待李太守离此里许咱再出门迎接不迟。惠郡丞先召集衙内人众训教一番，譬如谁站在什么地方，该怎样鼓掌，说些什么之类……”

“太守，关于向新任太守汇报教育方面的文稿已经拟好，请过目。”说话的是一个书卷气十足的中年人。中年人眼睛挺大，鼻子挺高，面色白皙，语调很慢却吐字清楚：“教育者，国之先也。良教则人才出，人才出则国兴。据传，新任太守诗文书翰，极重教育，以故文稿不宜淡而无味……”

“你无故打断我还未离任太守的话，’我也不能就这样过去，就打断你的话吧。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杞胜孔想到做到：“方博士，这教育的事你介绍好了，文稿我就不阅了。”

话音未落，如同一根竹竿儿似的主薄蔡博走了进来。他手里捧着账簿，神秘兮兮地将杞胜孔叫到一边，低声道：“老爷，库房的银子与账不符，这待如何是好？相差万余两呢。若是被新太守查出来，下官可就有失职之罪了。”

这万余两白银已经入了杞胜孔的腰包，杞胜孔焉能熟视无睹？抓耳挠腮地道：“只有做假账了。就以平叛费用支出吧。可要做得天衣无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这……这……”

“就这么办了。我已给你准备了一千两银子，这总可以了吧？你得了好处，知道日后该怎么办。”

“好，好，就以平叛军费支出。”

“启禀太守，新太守与他的队伍已离此二里了。”探马来报：“看样子新太守挺高兴的，与云功曹并马而行，谈笑风生，如同故旧。”

杞胜孔心里酸酸的，怪不是滋味，暗暗埋怨云功曹谈得太投机，怕憨直的云功曹泄漏了不该泄漏的秘密。便令亲兵通知白总管，立即将衙内人等带到衙前的道路与东西官道的交接处。他也立即整袍束带，擦面理鬓，与惠郡丞等人出了衙门，直奔东西大道。

这里忙着安排迎接人员的位置，吵吵嚷嚷，忙成了一锅粥，李渊已率队从东边赶来。大家便将目光转向身影越来越清楚的李渊。只见李渊胯下赤兔马，身着雁翎甲，腰挂龙泉剑，头上火焰似的红缨在寒风中抖动，五缕花白的长髯飘而不乱。脸放红光，二目炯炯，威风凛凛，和蔼可亲。亲兵们拥前护后，步伐齐整，非同凡响。大家便哑言，像呆了一般。

离杞胜孔等数十人组成的欢迎人群百步之遥，李渊就翻身下马，步履稳健，又不失热情和风度地走向前去，一把握住了杞胜孔的手：“杞大人，你我同在京中为官多年，是老相识，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愧煞李渊了！”

杞胜孔由主动变为被动，好在他没有慌乱，口才又好，立即做出反应，热情地道：“李太守人品端正，功名显赫，声名远播，早为胜孔和郡中百姓仰慕，莫说这般轻薄，就是动员全郡百姓前来迎接，也不为过。”接着，他介绍了郡中的主要官吏：“这位是郡丞惠春风。此人心细言寡，忠于职守，是胜孔的得力助手，日后也定是你的得力助手。这位是功曹云中海，此人憨厚勇武……啊呀呀，太守与云功曹定已谈了不少，胜孔就不介绍了。李太守，这位是主薄蔡博，主管印鉴，负责文书簿籍。蔡主薄心细如丝，文笔极佳，又肯用力，甚受胜孔器重。太守，你再看这位。这位白面书生是太学博士方子弟，负郡内教育之责。郡内书声琅琅，庠学发达，人才辈出，方博士是出了大力的。”

李渊知杞胜孔一旦开口就很难闭上，便指着郡衙：“杞大人，谢谢你的高抬。渊不过是个常人，不值得如此接迎。这冷风嗖嗖，是否……”

“看我，只顾说话，什么都忘了。太守长途跋涉，不无疲惫，胜孔却将太守凉在这儿，大为不恭，大为不恭！胜孔略备小酌，为太守接风洗尘。走，进衙去，进衙去。”

待进入郡衙之内，李渊道：“先不忙用饭，请大人谈谈郡中情势，指教一二如何？渊初来乍到，最需要的是掌握人情地情军情，不是酒饭。”

“啊呀呀，太守如此重视郡事，下车伊始，便听取汇报，难怪圣上垂青，百姓拥戴！”杞胜孔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边与李渊走向客厅边喋喋不休：“胜孔知太守向以国事为重，怕影响太守施政，便早做

了准备，只是胜孔才疏学浅，能力有限，怕汇报不到点子上，还请太守谅解。”

一行人进入客厅，逐一落座。李渊端起刚刚倒上的那杯浓茶，边饮边道：“杞大人，开始吧。”

杞胜孔郑重其事地打开画在羊皮上的地图，接着拿起几案上的文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弘化郡辖地。西魏置朔州，后周废除，隋开皇十六年，在原朔州所辖地域内置庆州，隋炀帝登基后，改为弘化郡。今，弘化郡有人口五十多万，辖七县。这七个县为：合水、马岭、华池、归德、洛源、弘化、弘德。郡衙设在弘化。大部在山西西北部，大同盆地南端，桑干河上游。桑干河、博水、洱水横穿境内，翠华山雄踞其中。农作物以小麦、大豆、高粱为主。西北部缺水，西南部雨水、地下水充沛。

这是弘郡的地理大势。接着，杞胜孔又汇报了他在任上的功绩。什么“为郡事劳苦不辞，事必躬亲，爱民如子，清正廉洁”，什么“偃修文武，重教育人，旦昧恩治，不敢逸豫”不一而足。一直讲了大半个时辰，还无罢休的迹象。

惠春风实在听不下去，提示道：“杞太守，你都讲了，我们是不无话可谈了吗？当止则止。”

“看我，说了这么多。好好好，那就暂且谈到这里。”杞胜孔面色不悦：“云功曹，该你了。”

李渊大度地笑了笑：“关于军事，云功曹在路上就已经对我讲了，就不必重复了。”

主簿蔡博未等杞胜孔安排，便言道：“在下向李太守报告一下文书簿籍方面的事。今存文书簿籍一万三千函，六万八千零四十六卷。分政务、军务、商务、农务等十八类。另有简策八千五百册，纸制书籍六千二百零三册。因时间有限，在下就简明扼要地介绍这么多，请太守明查。”

李渊非常赞赏蔡博的惜语如金，言简意赅，但他最关心的是库房中的存银，便提醒道：“请蔡主簿介绍一下库房”。

蔡博心中有鬼，本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言及此事，如此一来，不得不汇报了。他掏出丝帕，擦着额头上沁出的细密的汗水：“库房由在下属下的小吏胡长法分管，但在下也略知大概。现存库银三百万两，黄金两万两。账实相符，单等太守查验。”

杞胜孔补充道：“胡长法为多年的库房总管，已历八届郡守。此人公道善良，账目清楚，以清廉著称，不会有错，李太守尽管放心好了。胜孔就任时，库存银子仅二百万两多一些，上任后勤于郡事，境内平安，加之风调雨顺，收成大增，又施行了以银代征之法，故库府充盈。”

“那就等渊就任后查验吧。”李渊不置可否。继而向太学博士方子弟道：“郡国之强盛，在得人才，人才多出自庠学，以故必须尊师重

教。方博士负教育之责，就介绍一下教育方面的状况吧。”

方子弟早已将文稿拿在手中，念道：“在下知教育之重，故勉力为之，郡之教育大盛，求学读书蔚然成风，洋洋大观，周围诸郡比之不及。截至今日，有庠学百二十处。郡驻地四十处，余者遍布下辖七县。塾学仍兴，家塾、私塾、义塾难以计数。计有秀才千人，举人八十人，进士六十二人。学而则仕者达五十四人之多。总计出七品官以上的四十九人，光耀郡楣，为他郡钦羡。义塾多为郡县官吏捐资兴建，亦有富家捐兴者。去岁，仅杞太守一人，便捐资白银五百两，不独建立义学一处，还买地三十二亩，以充义学之师薪俸。他人不计，在下亦捐资白银六十两……”

午时已过，李渊也对这弘化郡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因在衙门外进行就职演说之仪已成为过去，不再时兴，他便借机说了几句，算作就职演说：“渊无德无才，所获功勋，不过是运气而已。若论治郡之能，我不及杞大人，若论知地情、人情，我不及诸位。不想我初来乍到，便受到各位的如此厚爱，深感荣幸。不妨明言，我治事严格，处事果断，喜与忠诚坦荡、以国事为重者为伍。特喜结交，凡对我无二心者，无论官民穷富，皆在我的结交之列。遵大隋律条，除杞大人另有公干之外，各位皆任原职，成为我的左膀右臂。我愿与诸位戮力同心，共同治理好弘化郡。功则赏，罪则罚，愚则教，勤则勉。以忠于大隋社稷为要，以强郡富民为重，以忠孝仁义为本，做一番君信民服，烈烈轰轰的大事业。水惟善下方成海，咱们合力齐心，还愁治理不出一个崭新的弘化郡？有一个故事，说是古时候有种叫凤凰的鸟，每过五百年就要自焚，死后在烈火中重生。每一次重生之后，变得更加美丽和高贵。我们要做凤凰，在生活的风霜雨剑中去塑造自己。虽不求那么美丽和高贵，也莫让百姓戳脊梁骨。”

“唉呀呀，李太守不仅和蔼可亲，诚恳待人，而且为国为民，志向远大，佩服，佩服！”

“太守之言，掷地有声，目光长宜，软中带硬，扼要简明，不愧为一篇隽永秀达的檄文。”

“太守其言，内蕴为社稷、黎民披肝沥胆之志，溢摧枯拉朽、再现弘化辉煌之力，可圈可点。若以此言为之，弘化百姓之福也！”

“民中有国，国中有民，方才有这等质高量优的不凡谈吐，太守大才可见一斑。圣上有这迪惟前人的重臣，确切地说是臣兄，可见圣上亦是不同凡响的识人用人之君！”

“就到此为止吧，渊已饥饿，还是先用饭吧。”李渊听不惯这些不无渲染，甚至有拍马之嫌的言语，却不表示反感，用饥饿之辞打断了大家的话：“民以食为天，咱们边用饭边聊吧。日后咱们就是同仁了，不必客气。”

午宴过后，李渊与衙内人等送走了惴惴不安的杞胜孔，接着查验库房，所存金银、粮食与账相符，只是支出平叛的万余两白银没有明

细账。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李渊怕影响原郡内官吏的情绪，以后难以相处，影响郡事，便不追究。大隋国到了这般天地，贪污受贿成风，中饱私囊者比比皆是，库房中仅缺万余两银子，不值得大惊小怪。其实，他从杞胜孔那惶惶不可终日，以及以阿谀奉承为能事的举止上，已断定杞胜孔做了些什么。至于杞胜孔那十几车行李，更是最好的注脚。

查验过库房，又在衙内转了一圈。论规模，这郡衙与大兴县不相上下，大堂也不过如此，仅比大兴县的大堂多出了两间边房，大堂后的用武堂却是个例外。大兴县有后堂，却无调兵遣将的厅堂。用武堂一开六间，里边的摆设虽然简约，却十分庄严。正北的墙壁上画一只凛凛的下山虎。虎前是一张高大厚重的素面长几。几上放着用黄缎包裹的印玺及文房四宝。东西两壁前摆列着兵器架，兵器架上插着比实用器械大数倍的刀枪剑戟，斧钺棍叉，寒光耀目。

李渊极感兴趣，问云功曹，“遇有战事，你就在这用武堂调兵遣将吗？好威风哟！”

“回太守，正是如此，不过不常用，仅在去年平叛时用过几次。”云中海似乎觉得自己陡然高大了许多：“只要在堂中的虎皮椅上那么一座，便不严自威，若发号施令，更是威风八面。”

“这用武堂有年岁了吧？”李渊指着斑驳的堂壁：“大概有七八十年了吧？”

云中海总想在李渊面前表现一番，便尽其所能，喷着唾沫星子，用说书艺人的口气回答：“这用武堂为西魏置朔州时所建，北齐置新城时进行了改建，至今已历西魏、北齐、大隋国三朝，达六十年之久。西魏恭帝在这里调过兵，北齐孝昭帝在这里遣过将，北周武帝在这里召开过军事会议。咱大隋国开国皇帝文帝也曾到堂内视察过，还拔出东兵器架上的大斧抡了数圈。最值得庆幸的是，前年当今圣上巡幸至此，不仅在这虎皮椅上坐了一会，还大叫其好，并且留下了墨宝。圣上的墨宝高放在大堂正面‘官同日月’匾的后面，以激励郡中官吏，清廉自律，为社稷、为黎民百姓效力。”

李渊离开云中海一段距离，以防云中海的唾沫继续溅到自己的脸上：“当今圣上的墨宝都写了些什么？”

云中海脱口而出：“就八个大字：江山永固，佳人长存。”

墨宝往往是心胸的表达与抒发，炀帝的这八个大字将江山和美人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可见他爱美人爱到了何种程度。不过，这并非他心胸的真实表达，他已到了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地步。这些想法在李渊的脑海中一掠而过，他撇开炀帝的墨宝，拍着云中海的肩膀：“不想云功曹不仅懂军事，且有这般极佳的口才，为这用武堂增了色添了彩。”

“老爷鞍马劳顿，进衙后又一刻也没闲着，天都快黑了，用过晚饭后就早歇下吧。”李小古看云中海又要滔滔不绝，便劝李渊道：“老

爷来这里的路上就身体不适，继续这样折腾下去可不是玩的，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李渊会心地笑笑：“小古就怕我累着，整天跟在屁股后边叨叨。好，就听小古的，吃饭、睡觉。诸位也各自回家歇息吧，只留下自总管就行了。白总管，领我到住处。”

白总管答应着，走在前边，边走边指着用武堂后边介绍着：“老爷的住处离后花园很近。原为历届老爷的住处，杞老爷上任后，进行了装修，虽不尽如人意，却也宽敞雅静。老爷请看，前面那个院落就是。”

这是个独立的院落，占地二亩许，呈波浪形的白色围墙别具一格，将院内的什物大都挡住，惟见绿色琉璃瓦罩顶的房脊和在寒风中抖索的树梢。木制大门刷成暗红色，两边有两个避邪的，叫不出名字的石雕蹲兽。

白总管将门打开，给人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只见北面有正房十二间，东西两面各有一模一样的偏房三间。院内的空间虽然有限，却有假山、池塘、曲桥、回廊、亭榭等多种盛景。花圃内有两株粗可入围、高大挺拔的海棠树，角门处有老干斑驳、曲如虬龙的龙槐一株。花草树木在冷风中颤抖，池塘内也结了厚厚的冰，加之院中无其它活的动物，不无萧索、冷清。偏偏西偏房前的那株腊梅不甘寂寞，盛开着满树黄花，冲淡了萧索和冷清的程度。白总管怕李渊兴味索然，很是得体地介绍道：

“这里可是个好去处，太湖石剔透镂空，轻盈别致，假山之石全部由灵璧石组成。山上的八角亭古意盎然，右绕回廊，左盘山径，通过池塘，直达假山中的山洞。若在春夏，塘中游鱼成群，莲叶回互，蒲草蓬蓬，水波涟漪。假山上松柏争茂，藤葛盘绕，瀑布潺潺，飞花潼潼。花圃中奇花绽放，异草纷呈。海棠树花朵绽满枝头，春光无限，旖旎动人，美不胜收。历届太守无不以此为荣，吟诗赋词，讴歌这佳地一隅。在下以为太守老爷也定会喜欢。”

李渊不无吃惊：“想不到白总管是位饱学之士，竟一口气用了这么多华丽词藻，而且恰如其分，无丝毫哗众取宠之感。日后有了闲暇，定与你在这假山的凉亭上吟上几首。”

“谢谢老爷夸奖。不瞒老爷说，在下读了些书，先帝在时大行科举，在下中了个秀才。后因父母双亡，家道中落，衣食无继，无力进取，以致如此。唉，往事莫提，提起来就想落泪。今在下垂垂老矣，还求老爷继续用我，以去无地方吃饭之苦。”白总管说着，给李渊深施一礼：“若老爷不弃，在下定以全部心智伺候好老爷。说实在的，仅为饭碗，在下不致如此，听说老爷人好心好，又是人见人爱的国之功臣，能侍候老爷，是在下的福分。”

李渊见不得老者垂泪，便道：“唉呀，你说到哪里去了？我无辞退你之意。你已侍候了十数届太守，既有经验，又熟悉情况，还有这

般学问，我求之不得呢。走，进屋看看，总不能尽把我这远道而来的郡守凉在这儿挨冻吧？”

白总管破涕为笑，推开正房的门扇，一股暖风扑面而来。李渊定睛看去，原来正厅中间立着一个比皇宫中的火盆小不了多少的大火盆，火盆中的木炭烧得正旺。白总管不失时机地介绍道：

“这十二间正房，中间的四间是客厅，左边的四间是老爷的书房，右边的四间是眷属的住所，可惜老爷未带眷属。在下已做了这样的安排，不知是否合老爷的意。仆从与卫士本来住左右偏房，为了好照顾老爷的起居，右边的四间就由仆人们居住吧，让卫士占居两侧的偏房。”

“如此甚好，可见你动了脑筋。”李渊坐到火盆前：“今日就破个例，饭在这里用，你与我的仆从小古和柱儿作陪。”

晚饭已经准备停当，很快便端了上来，大家边吃边谈。李渊留白总管用饭的目的一在交流感情，二在让白总管谈谈这弘化郡的真实情况。不想白总管的嘴很严，决不说前任太守的半个“不”字。惟对未能擒获造反的玉葫芦和姜麻儿极为不满，言道：

“弘化郡因在长城以南，古称关右，仅为关内的一角，但兵力也达四万余人。我不说前老爷和云功曹无能，都怪将士大都是本地人，不肯用力，以致造反者越来越多，而且进入翠华山内，打不着剿不到。一旦有朝一日他们成了气候，就会战火连天，这天下就大乱了。”

李渊问：“你以为怎样就能使他们就范？”

“兵法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据在下所知，老爷极善用兵，往往可不战而屈人之兵。”白总管看李渊平易近人，又对他的话极感兴趣，便一去拘谨。加之几杯酒下肚，胆子大了许多，话便多起来：“当今天下，赋税太重，徭役多多，百姓怨声载道，故有些不法之徒趁机煽众造反。以在下看来，他们无夺天下之想，目的是为了温饱，发泄不满。他们不过数千人，以打家劫舍为生，说其为乌合之众，与土匪无异，有些过分，却不在难剿之列。玉葫芦本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刁民，姜麻儿是个铁匠。先是带头抢大户的粮食，官兵追捕，后走投无路，便各率数百人反了。若能好言抚慰，满足他们的愿望，就可降服他们。老爷别以为他们有太高的要求，将他们收编为官兵，给头目个小官儿，事就成了。”

在来的路上，迎接李渊的功曹云中海向李渊详细地谈过玉葫芦、姜麻儿的情况，他的脑海中闪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念头，却未胸有成竹，不想白总管讲得头头是道，与他不谋而合。便向白总管道：“不想白总管也懂军事，竟有如此高论。待我视察过郡内七个县之后，再定夺此事。”

白总管怕言多有失，以李渊劳累、需尽快休息为由，告辞而去。李渊也实在太累，便来到寝室，钻进李小古与柱儿为他铺好的被窝。

李小古告诉他，二十个亲兵已经在偏房住下，火盆中的炭火够一夜之用，要他安心休息。若有事吩咐，喊一声就行了，他与柱儿在右边的房间轮流值班。李小古嘱咐完毕正要离去，不想李渊将他喊住，问李小古董理他们该到家了吧，王安在宫中能否安心。

李渊离开长安城的前两天，炀帝的銮驾也回到了长安。不知炀帝是何用意，一道圣旨将王安调入宫中任舍人之职，主管传宣诏命。王安跟随他南征北战，伺候左右，十分得心应手，如此以来，他好像失掉了很多。王安的音容笑貌一直在他脑海中闪现，赶也赶不掉。董理因功升为骁骑将军，仅是个称号而已，并无实权。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诸葛兴华、贾德旺由参军升为游击将军，也无实权。因此，他便将这些出生入死，敢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兄弟要到了身边。临行前，他放了他们三十天假，要他们回荥阳到楼烦老家探望父母，与妻子、儿女团聚，然后赶到这里报到。不想刚躺下，就想起了他们。李小古理解他的心情，便道：

“今日是正月二十八，董理他们是正月十六走的，该到家了。王安生性灵活，又跟老爷学了不少东西，不仅会安下心来，也能将传宣诏命的事做好。老爷也真是的，刚到这陌生之地，又有许多事要做，却时时将他们挂在心上。他们该关心老爷才是。睡吧，你听，打二更了不是？唉，我真为老爷的身体捏着把汗，这千头万绪的事缠在一个人身上，怎么受得了？”

小古怨怨艾艾地出了寝室，李渊也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恶梦也随之而来：

面前有一盆墨汁，那墨汁是用西汉的墨饼磨出的。那墨饼如同磨盘般大。磨呀磨呀，盆中的墨汁流出来，向四周淌开去，大地被染黑了，天宇被染黑了，天地之间的空间被染黑了，世间的一切，都浸泡在这浓墨之中。一点极小极小的火光从很远很远的天边悠悠而来，光点越来越大。啊呀！是鬼的眼睛，若是不然，怎么会是蓝色的？不，不是鬼眼，是黎阳城外那叫魂的老妪挑的灯笼，若不是灯笼，怎会有老妪肝肠寸断的叫魂声？明明是灯光，为何成了李子雄的眼睛，眼睛睁得那么大，目光那么直，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双目，不，是盯着正在抱着娇娥作乐的炀帝，盯着漆黑一片的大千世界。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骨碌碌滚了过来。是杨玄感的头，肯定是，要不，脸上怎么有笑容，眼怎么睁得那么大那么圆，目光怎会如刀似剑。“吃下它，你给朕吃下他！”一个黄袍加身，冲天冠赫然，面目狰狞的汉子端一碗人肉酱从天而降。是炀帝，不会错的，别的帝王没有这么凶残……

李渊被惊醒了，很快就意识到又是南柯一梦。类似的梦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做，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刚才的梦将许多内容连在了一起，杀气更加浓重，而且是在这异地他乡，在这初次用过的床榻之上。要在前些日子，向这弘化郡进发的路途中做这样的梦，他不用服药就能在意志的支配下重新入睡，此时却再也难以入眠。因为在长安

城中血腥的屠杀折磨着他，那恶梦中的人头、肉酱，迫使他再次将那场惨无人道的屠杀场面展现在脑海中。

是他准备来这弘化上任的前一天，准确地说，是正月十八日的早晨，夫人与玉心、世民正在给他准备行李，小儿子元霸缠着他，要他教几路拳法。这时，已经进宫当差的王安前来传宣炀帝的谕旨，说是“今日午时，在皇城校场诛杀叛军头目，凡在京的臣子及大兴、长安两县的官吏皆前往观看，以杀一儆百。凡不参加者，与叛军头目同罪。”

他被迫参加，来到校场的时候，百官已齐刷刷地在点将台前坐定。他看太长寺卿万钟旁边空着一个蒲团，便悄悄地坐下来。官员们平日的威风乃至趾高气昂，被心惊肉跳所替代，无不板着脸埋着头，如同正在等待审判的囚犯。校场周围满是前来看热闹的百姓，肯定不知内情的百姓占大多数，要不他们不会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甚至对官员们的狼狈相幸灾乐祸。

午时三刻已到，炀帝驾临点将台，刑部尚书历数了被斩杀者的罪状。然后一声鼓响，身着红裳，袒胸露乳，手持砍刀，凶神似的刽子手大步走上执刑台。先将杨玄感尸体抬上执刑台，砍下首级，再抽筋扒皮，然后将尸体剁为肉酱。炀帝放声狂笑，臣民们却悚目惊心，不敢目视，不少官吏竟吓昏过去。

接着，李子雄在刽子手的架扶下走上执刑台。子雄还真是条硬汉子，虽然失去一臂，流血过多，伤痕累累，体力不支，却仍然破口大骂。他的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老父、老母，还有妻子、儿女先后被押到台上。刽子手们挥舞大刀，将子雄及其家人全部斩杀，鲜血从台上流到地上，人头从台上滚落到近台的官员脚边。一颗人头在他的身边停下。他看得清楚，那是李子雄的头颅。他似乎没有恐惧，占据他整个身心的是忏悔，是心灵的震颤，是对“忠君报国”这几个字眼的重新评价。

接着，杨玄感之弟杨玄奖、杨玄纵，从弟杨万硕、杨积善，叔父杨慎，以及黎阳守相展飞和韩相国等三十余人逐一被杀……

这场血腥的屠杀，不同于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厮杀。战场上的厮杀是生命的争斗，而这场屠杀是人性的毁灭。何必那么残忍，那么嚣张？人心是屠杀能征服的吗？官员与百姓继受到震慑之后是反省，乃至栗栗自危，迫不得已的反抗。人啊人，难道就不能和睦相处，非要用鲜红的血去诠解人性不可？他再一次受到强烈刺激，心在流血。将这血染的时刻、肉溅的场面，还有炀帝那恶魔似的笑声，刻在了骨头上，留在心田中。但却忍气吞声，加倍地自己折磨自己。于是就有了这个让他难以入眠的梦。

他郁郁地下了床榻，在寝室来回走动，以图用踱步来排解心中的不快，来消磨这漆黑漆黑的漫漫长夜。

啷啷啷，瞠——，那是更夫在告诉人们，三更已到。谁家的狗叫

起来，歇斯底里的。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数不清的狗连锁反应，吠声一片，似乎在告诉人们：乱世当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李渊的心境便越发乱了，如同一团乱麻。恨中凝爱，爱中有恨，勇中带怯，怎么理也理不清。四更时分，他稍稍平静了些，又觉很累，便又钻进被窝。如此反复数次，终于没能留住睡意，又下得床榻，坐于几案前，铺开一张草纸，挥笔泼墨，写下小诗一首，以抒发此时的胸臆：今夜又一梦，兄弟急相煎。天降人于地，为何互相残？沉心捋思绪，根在皇宫间。欲忠昏主事，难以对青天。但愿机早到，重整旧河山。欲速功难达，十年磨一剑。他吟了数遍，又改了几个字。这时，流动哨的踢踏声传进室内，他猛地一惊，立即从诗意中走出来，仰天长叹一声，将诗稿握作一团，放在火盆中。一缕轻烟袅袅升起，纸屑的味道使他干咳起来。咳声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风，风刮灭了几案上的蜡烛。寝室内立即现出淡淡的白色。他这才意识到，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便洗了几把脸，抽出宝剑，来到院中，忽忽忽舞将起来。剑锋划破了拂晓时分的宁静，劈开了嗖嗖的寒风，同时驱赶着他心头的郁闷。他必须这样，出现在白昼中的他应当是一个英气勃勃，精力充沛，忠君爱民的人杰，而非心事重重，患得患失的平头百姓。

“老爷，小人有要事禀报！”

李渊抬头看去，是昨夜率众在衙外站岗嘹哨的亲兵头目成文龙。便停步收剑：“发生了何等大事？报来。”

成文龙立起身来，附在他的耳边喁喁地道：“老爷，小人在这弘化县的西坊巡哨，抓住一个可疑的人，经辨认，此人不是别人，是助杨玄感造反、圣上下旨捉拿的中军将军李密。”

“啊！是他？认准了吗？”

“认准了。小人见过他。”

“他现在何处？”

“已押至后花园的小屋内。”

“都有谁知道？”

“就小人和十几个弟兄。”

李渊思忖一会，又下意识地向日出的东边天际扫了一眼，然后果断地道：“立即将他带到我的寝室。要人不知鬼不觉，把事做利落。”说完，转身回到寝室，夹起几块较大的木炭放入火盆中。是想为李密取暖吗？他说不清楚。

李密与李渊同支同祖，都是长安人，论辈分李密称李渊为叔父。二人从小就相识。感情相当不错。李密，字玄邃，上柱国、蒲山公李宽之子。其父在京中为官后，先到李府拜见了李渊的爷爷李虎和父亲李炳，认了宗祖，并经常带着与李渊同岁的李密到李府玩耍。李密成人后，一直随杨玄感东征西杀，李渊也南征北战，二人见面的机会便少了。李密助杨玄感造反，并未出李渊的预料，因为李密从小就是个不安生的主儿，曾向他说过“长大了一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光宗耀祖”之类的话。当李密被抓获的消息传人他的耳朵里的刹那间，他心头一热，继而便决定与李密交谈后，放李密逃走。是因为对炀帝的恨，还是基于与李密的深交，或是于心不忍，留条后路？很难一句话说明白，反正他觉得应该放走李密这只虎，而非交由炀帝，由炀帝像杀害李子雄等人那样杀害这只虎。

成文龙真够迅速，很快就将五花大绑、头上蒙了皂巾的李密推进李渊的寝室。李渊叮嘱他严把大门，不准任何人进来。如果有人找就说我到弘化县的四坊私访去了，晚饭后才能回衙。待成文龙领命而去，他迅速关上房门，拉上窗帘。然后拿开李密头上的皂巾。

李密一身绛色布衣，头发蓬乱，脸上布满伤痕，二目却闪动着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光。他用劲睁了睁眼睛，先扫一眼室内的环境，又将目光落在李渊身上，惊诧地道：“怎么会是你？看来义军真的与你不共戴天了。我这前脚进入弘化郡，你的人后脚就将我抓获。李渊啊李渊，难道你非要助纣为虐，将正义者斩尽杀绝不可？”

李渊边为李密解着身上的绳索，边不无戏谑地道：“我李渊昨日来这弘化郡上任，你昨夜成为俘虏，怎说你前脚来，我后脚到呢。不必害怕，更不要对我如此不睦，不论我是这弘化郡的太守、知关右诸军军事的将军，就我是你的叔父而言，你也总该礼貌些吧。坐下，先暖和暖和。”说完，将一杯开水递于李密手中。

“坐就坐，难道我还怕你不成？大不了你将我送至杨广，请功领赏也就是了。”李密一屁股坐在火盆边，急不可耐地喝着杯中的水：“杨元帅、李刺史、展守相及十余万义军将士都早去了，若我遭遇不测，还有什么遗憾？要杀要砍随你的便，我李密眉头不皱！”

李渊坐到李密身边，一语道破：“我就直说了吧，我不仅不难为你，还要放你。杨玄感、李子雄等死在我的手中，我的精神曾经因此而崩溃，今好不容易有所好转，若再害你，我的良心何在？人格何存？”

“你……”李密反复打量着李渊的眼睛，发现李渊那两扇心灵的窗户清澈明亮，便半信半疑地问：“这……这是真的？我不是在做梦吧？”

李渊忽地站起来：“贤侄，你看好了，我还是那个人品端正，铁骨铮铮，说到做到的李渊。你还记得吗？小时候你说你能举起那百斤重的石担，而且能连举十六下，我不信，你便要打赌。若能举起十六下，我就将腰间那块晶莹古朴的商代佩玉给你，若你输了，就将你那块镶珠嵌玉、裹银鎏金的带钩给我。后来你赢了，我毫不犹豫地将那价值连城的玉佩放在你的手中。你不敢收，我还骂你没大丈夫气呢。”

室内的空气由凝重变为活跃，李密这才相信李渊的话，言道：“叔父，我相信你。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我本不当仇恨你，可黎阳之战太残酷了，我又不能不恨你。恨到极点时，竟想扒你的皮，

食你的肉。我一直不明白，你那么富有正义感，怎的就那么顺从杨广老儿。一个昏暴淫侈的旷世昏君，一个要葬送社稷，杀戮功臣，虐害百姓的没有人性的东西，就那么值得你崇敬。我真为你羞耻。”

李渊忍着心中的剧痛，将话题移到李密身上：“黎阳之战后，听说你已逃走，怎的逃来逃去逃到了这里？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都贴满了捉拿你的告示，还画影图形，你不逃向荒山草野，深山老林，竟向这戒备森严的郡驻地钻，不是自投罗网吗？”

李密道：“小侄也知人迹罕至之处安全一些，可我能为逃命放弃事业吗？我还要组织人们造杨广老贼的反，否则对不起死去的杨元帅、李刺史和十几万将士。黎阳之战后，我独自一人逃到了涿州，因被人告密，被官兵抓获，在将我押运长安的途中，我冲破囚笼，杀死数个官兵逃走。本想继续南下，到河南瓦岗寨投奔翟让领导的起义军。哪知昨夜刚在这弘化县西坊的一个小店宿下，就在睡梦中被你的手下拿获，若非那个姓成的认识我，也就难逃这一劫了。”

李渊摇摇头：“翟让只不过是隋东郡的一个曹官，因犯法入狱，逃到瓦岗寨组织起义，既无威信，又无人缘，又能有多大作为？据报，他的将士多是渔猎手，无一懂军事者。其所谓的起义，不过是剽行舟掠旅商罢了。今，炀帝调兵遣将，采用合兵围剿，坚壁清野之法进行镇压。现在在围剿山东的王薄、刘霸道、张玺、孟海公、孟让、郭方预，河北的高士达、孙安祖。漳南的窦建德，信州安郡的陈瑱，很快就会腾出兵力对付未成气候的翟让。若翟让无明确的造反目的，无文武全才的辅佐，土崩瓦解已成定局。前者少则数万人，多则十几万人，攻城陷邑，赶杀隋官及士族子弟，打出了‘打杀昏王杨广，重建天下’的旗号，都难敌官兵挞伐，何况翟让。依为叔看来，你莫飞蛾投火，还是另寻他计为好。”

“翟让与我有一面之交，人虽鲁莽，却也颇有心计，若他能容我，由我佐之，必成大事。”李密十分坚决：“我意已决，叔父不必劝我。大凡成大事者，无不认准一条道走下去，这条路我走定了！请叔父此时就放我走，以防给叔父造成麻烦。”

李渊指着窗外：“这天光大亮的，你走得了吗？用过饭后好好地在我的榻上睡一觉，等午夜时分再离开不迟。”

李密答应了李渊的要求，二人用过早饭，李密倒头便睡，李渊来到后堂，强打精神，批阅文稿，审查案卷。郡丞惠春风等郡中要员前来上班的时候，他已审查了数卷积案，批阅了三份文稿。他怕影响李密休息，直到二更时分方才回到住处。

经过一天的休息，李密精神焕发，如同换了一个人似的。他伸着懒腰，风趣地道：“怪不得世人都想当官，当官就是舒服。今日小侄享受到了太守的待遇，才真正体会到当大官的好处。”

“你不也当过大官吗？可惜你身在福中不知福，非要弄个身败名裂不可。”李渊边从李小古手里接过一包银子和食用之物，边道：“带

上，路上用。可要小心，沿途官兵首领无一是你叔父。该走了，我让亲兵送你出衙。”

李密接过包袱背在肩上，向李渊深施一礼：“小侄永远不忘叔父的大恩！”

李渊言道：“各为其主，务请谅解。一路珍重，一生珍重！”

夜幕挡住了李密的身影，也挡住了李渊的视线。但李渊却仍然没有收回目光，暗道：“贤侄，英雄啊！”

许是放走了李密，心理得到慰藉的缘故，这一夜他睡得特别甜，虽然也做梦，虽然梦不那么美丽，杨玄感、李子雄等亡灵却没来缠他。

接下来的二十余天，他没有出郡衙，全身心地扑在积案的处理上，同时下令，郡属各县的官吏，一律不准前来拜见，更不可送礼，以治理本县为本，等待他的视察，若有违犯，轻者训之，重者去职。

这些日子里，董理、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诸葛兴华、贾德旺等人先后到来，堂兄李神通也从长安赶来相助，并且带来了宝惠的信。信中仍然劝他再娶个夫人，或者选个佳人相陪，他一笑置之。

郡丞惠春风、功曹云中海、主薄蔡博、太学博士方子弟等人对他不遗余力地治理郡事，以最快的速度处理了积案甚为佩服，却也大惑不解。所辖县的知县带重礼拜见新任太守是郡中常例，哪个新任太守不趁机大捞一把？况且此举能密切太守与知县的关系，日后好密切配合，治理好弘化郡。若属县官吏都牢骚满腹，不肯出力，如何治理全郡？还有一事他们实在不明白，官与民，穷与富是任何年代都存在的，哪个郡守上任后不拜乡绅，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他不仅不拜，反而在处理案件上将官与民、贫者与富者摆到了相同的位置上，处置了一批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的富家和官吏的子弟，就连与右丞相宇文述有点瓜蔓亲戚的地头蛇程如铁也敢斗。老百姓拍手叫好，境内也平安了许多，他却掉入了愤恨乃至咬牙切齿的漩涡。难道他就不怕再成为阶下囚？他们总是这样问自己，也问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人。

第三十天上，他召开了由惠春风、云中海、蔡博、方子弟参加的会议，宣布道：“明日我便到郡属各县及翠华山视察，郡中事宜由惠郡丞主持。云功曹，从明日开始，你便将你的四万人马拉到翠华山前操练，由骁骑将军董理和游击将军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诸葛兴华、贾德旺辅佐。声势务必要大，阵容务必要整齐，务必对玉葫芦和姜麻儿产生一种震慑力。再者，把好进山的路口，不许一个人进去，也不许一个人出来。蔡主簿，原来的文籍档案有些乱，重新整理一下，自我上任后的文籍档案，以我教给你的宫中的分类方法分类。还有，原账目虽然清楚，却有几笔太简，仅记为何事支出多少银子，没有明细账怎行？明摆着有贪污痕迹嘛。以后的账可不许再如此处理。方博士，从档案上看，郡内的庠学不算少，可就是进学者不多，需想办法尽快解决此事。以我之见，年内再增加义学二十处，塾学六十

处，增加学额两千个。你写个方案，待我视察回衙后交我阅批。”

惠春风佩服得五体投地，由衷地道：“太守果然名不虚传，理事认真负责，干净利落，言之有物，句句中的，这是历届太守比之不及的。请太守放心，我惠春风要以太守为标杆，在太守外出视察期间理好郡事。能处理者尽量处理，不能处理者等太守回衙后再请示办理。”

云中海有了用武之地，又想在李渊面前露一手，底气很足，口气也大：“中海清楚太守的用意，无非是想将玉葫芦与姜麻儿为首的乌合之众吓得尿裤子，然后发兵击之。中海别无他能，排兵布阵的本事还是有的。娘的，我怎么就没想到这条妙计？”

李渊指出：“我可没说对他们动武。在我视察期间，他们吓得尿裤子也好，趴下也罢，你可万万不可武力伺候，以防坏了我的大事。”

“中海明白！”云中海顿了顿：“太守，你这次视察，准备带多少人马？我从军中选精兵强将保护你！”

李渊伸出两个巴掌：“轻车简从，仅带十个随从就够了。李小古与柱儿，还有堂弟李神通，再加上成文龙和六个亲兵。事先不通知各县，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你们不要将我视察的消息传出去，违者严惩。”

方子弟毕竟是个文人，不无担心地道：“弘化郡之秩序虽然优于他郡，却也常有文人作祟。况且太守处理积案时又得罪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不多带些人马怎行！”

“凭我李渊的地位、为人和高风亮节，足以将坏人镇住。大家放心好了。”李渊言道：“请诸位各干各的吧。我回衙后，你们可要交给我一个人与衙都焕然一新的惊喜。到此为止吧。”

次日，李渊带足银两、衣服，打扮成商人模样，带领随从出了郡衙，先奔合水县，又从合水县依次视察了华池、马岭、归德、洛源、弘德、弘化及翠华山。视察了民情、城池、山水、摸清各个县的情况及风土人情，县太爷们无一不被蒙在鼓里。用时一月有余，去时瑞雪纷飞，天寒地冻，来时已是杨柳如烟，杏花盛开的阳春三月。当他回到衙中，脱去俗装，换上官服，在粉刷一新的后堂中，听取惠春风汇报治郡过程的时候，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惠春风明显地瘦了，看得出他并未夸海口，在李渊走的这段时间内，为郡事操碎了心。他汇报的情况也印证了他的不遗余力。李渊褒扬一番，然后道：

“惠郡丞，你不是说知县们派人探问我为何不接收拜见吗？看来他们等急了。那就传下令去，五日后让他们到这后堂见我。不过还是那句话，不准带礼物，每人只交银十两，算作饭钱。”

“太守，不送礼也罢，可这饭钱就免了吧，向无先例啊！”惠春风道。

李渊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回答："我出访期间都自吃自，他们就不能交钱吃饭吗？再说，他们哪个都不缺银子，莫说十两，就是一万两他们也都交得起。箱箧中放着那么多民脂民膏，还差十两银子？今几个我就要破这个例，看他们能奈我何！"

惠春风心虚，不再坚持己见。为了早日将通知送出去，便拟好了文稿，经李渊过目后，派出七匹快马，星夜出发，赶奔各县。

第五天上，七个县的知县或骑马或坐车，纷纷赶到了郡衙的后堂，李渊端坐如仪，一一接受了他们的拜见。气氛热烈但却拘谨，妙词佳句加上声调各异的惊叹词折射出来的，大都是无病呻吟的恭维，更有马屁拍得恰到好处和时机抓得准确的连珠妙语：

"太守雄才大略，仪表非凡，在下心仪已久，只是无缘拜识，今日幸见，果然不同凡俗。在下能在太守属下为官，实乃三生有幸！"

"生为社稷，心系庶民，崇尚节俭，不近女色，古之能有几人？太守属之。下官感佩之至！"

"太守功比天大，勋比星多，品重爵高，却无骄奢，虽属皇亲国戚，却不自大。在下夜来屈指，古今中外，及之者无多！"

"年前下官南柯一梦，梦见紫微星光芒四射，玄气满天，断定郡内定有英才临之。不想太守上任，正应了此梦！"

"在下拙于言辞，就吟诗一首，表达忠心：江横渡阔烟波晚，今遇人杰方知秋。一步一恭牵赤兔，结草衔环报知音！"

"下官也吟诗一首，以拜太守：遥望西京都，风吹心扉开。举杯盼英才，果然仙人来！"

"该说的诸位都说了，在下实在找不出佳词妙句，就祝太守福如东海水，寿比南山松吧！"

一场近于荒诞、滑稽的表演过后，李渊心中暗笑。他站起来，双手捧拳，言道："渊不过是个太守而已，哪里受得起诸位这等夸赞。不过，既然诸位话已出口，渊便不再说三道四。诸位身为朝廷命官，当为国家出力，这次召集诸位前来，是想与诸位共议郡事、县事。就请各位先报告本县的情势，我逐一评价，扬善贬恶。合水的柳知县，就从你开始吧。地理、史迹、物产、人口之类的事就不要说了。只谈在任期做了哪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以及弊端。每人只说十句话左右，言简意赅，以省出时间治理县事。"

知县们都做了充分准备，每人至少撰写了数万字的文稿，以便能充分地向李渊报告自己的业绩。如此以来，心里便没了底，不知从何谈起了。大家面面相觑，交头接耳，心里直怨李渊刻薄古怪。

"怎么？都不想谈了？那我就谈合水县的事。"李渊扫了柳知县一眼："合水县柳知县任上两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引东部的黄河水灌溉田地二十万亩。二是夯筑了城墙。三是在全郡各县中办义学最多。至于主要弊端嘛……柳知县，你自己说吧。"

胖大臃肿、如同皮球似的柳知县，断定李渊已经掌握了他的全部

情况，不敢隐瞒："在下弊端是有的，嗯，有的。一生别无他好，就是好色，常到妓馆去享受尤物。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也算不得大弊。"

"哼，强词夺理！娶二房三房尚无不可，可你身为朝廷命官，几乎天天泡在妓馆中，这难道不是大弊吗？"李渊一字一顿地问："你的年俸是多少？不过两千两银子罢了，可你每年花在窑姐身上的银子不止两千两吧？以享受一夜的最低银价，至少也要五至十两，一年最少花去三千两吧？这三千两从何而来？"

柳知县扑通跪下来："小人该死，该死！"

"知道该死就好。归位吧。"李渊指着那个背驼似弓的马岭知县："徐知县，该你了。"

徐知县年已六十，人却乖巧，知县情尽在李渊的心里装着，便全盘端出："弊县上任三年，派专人至农家教学一年两作之法，粮食亩增二百余斤。建文庙，祀孔子，倡忠孝仁义礼智信，秩序大为改观。奖励农桑，每年拨官银一万三千两，作为奖励之资，以故农桑大盛，粮丰桑茂，皇粮国税从未拖欠。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尊辱，县人多达理知情，相扶相帮，故无重大案件出现。在下知大礼不计小节，颇多糜费，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年费银达万两左右，全为民脂民膏。"

"唔，讲得好！"李渊赞赏地点点头。问："我就不指定了，随便讲吧。"

"太守，下官报告华池县情。"左脸颊有块鸡蛋大的伤疤的华池知县刘百万起身言道："华池北为草原，南为产粮区。以故大力发展草场，开垦荒地，相得益彰。再者，引进佛教，建立庙宇，以良民风。开粥厂救济灾民，年用米粮八千多担。下官仅任职年许，所做大事就这几件。若论不足，只是不够勤勉，惟此而已，请太守明查。"

李渊的脸上布满了乌云："刘知县，你也太小视本太守了吧？你下令收人头费，过桥、入城费是怎么回事？既然你难以回答，我就将事情讲给诸位听一听。你年收取人头税每人白银二钱，过桥、入城费一钱，我到你县视察，住了六天，仅这两项就破费白银二十一两。难怪你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我来问你，这笔银子你入库了吗？入了多少？"

刘知县颤颤惊惊："大概年入库……入库一万两。"

"哼哼，我计算过，你县有人口八万一千四百一十三人，仅年收人头税就达一万七千两之多，你仅入库一万两，剩下的弄到哪里去了？还有那不开票据的过桥、入城费，年收入至少也在三万两以上，这些银子又归宿何处？收取人头费，过桥、入城费就已违法，所收银两又不知所归，该定为何罪？起来，不必吓成这个样子，回去后将你箱笼中的不义之财放回县库也就是了。"

归德知县冯有道短小精干，一双小眼睛滴溜溜转了几圈："禀太

守，下官月前才上任，仅处理了几件案子，下发了数个文书，故无绩弊可言。”

“上任月余，所办讼案还算公道，所下文稿，也很是得体。”李渊话锋一转：“收了多少拜见费啊？大概不止这个数吧？”

冯知县盯着李渊伸出的三个指头：“这……这是常例，为融洽与县人的关系，不得不收呀！”

“那本太守怎么就没收？”李渊严厉的目光盯着冯有道的小眼睛：“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下不为例！洛源熊知县，本官发现你跃跃欲试。你来吧。”

熊知县是个麻杆似的瘦子，嗓门却出奇得大。他没有自卑，更无慌迫，理直气壮，声震屋瓦：“下官熊弼，在洛源任上两年，办大事数件。引洛河水灌溉农田，水利遍及全境，水浇田占粮田的十之有九。重教化，倡庠学。建乡贤祠，为杰出的县人行饮酒礼。改班匠银摊入地亩为种植公地自食，民大悦。今，县库存银近百万两，金两千两，金银财宝一宗，比任前增加了八倍之多。下官廉洁自律，奉公守法，未贪一两一钱！”

李渊激动地离开座位，言道：“我在洛源足足考查了八天，可证熊知县所言不仅不虚，且有许多感人事迹未报。就说他的清廉吧。其俸银不足养家，其妻小每到秋季，必至田间地头拣拾遗粮食用。其高堂老母病故，无资殡葬，只好卖了家中仅有的半亩薄地。官不在严而在威，威出自廉，以故洛源民勤习佳，收成大增，凶案极少。如此忠廉之士，可当大用。我不日便奏明圣上，重而用之。古人言：朝闻道，夕可死矣。那些不理民情，贪得无厌者在熊知县面前，难道不感到无地自容吗？”

弘德知县苗林极为知趣：“下官在任两月余，仅处理了部分积案，别无他能。令下官汗颜的是，与熊知县相比，差之千里。上任伊始便接受拜银两千一百余两，实在该死，求太守处置。祸大莫过于不知足，咎莫过于欲得。后当效法熊知县，殚思治县，勉为争取，路虽远，则必至，捧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唔，决心很大，且看后事如何。”李渊打量着骨格清奇，口齿伶俐的苗知县：“你的前任平庸无能，致使县内饥饿贫困，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县境北部人烟稀少，南部俱为茂草。以致盗贼蜂起，秩序混乱，玉葫芦与姜麻儿聚众造反。你接了一个烂摊子，任重道远，若无端正人格，无真才实学，极难治理成洛源那样的县份。回去后写个治理方案，交来我看。你县粮仓几无可用之粮，银库空空，我开郡库接济你白银万两。熊知县，你再接济苗知县白银万两，以作权宜。不过，这些银子都是借你的，年底还清。还有一事，动员玉葫芦与姜麻儿的亲属、亲戚、朋友写劝降信，十日内完成。”

弘化县是弘化郡的驻地县，该县知县郎非之又是朝中门下省掌管威仪、献纳、纠正违章、监纳朝官、保管印玺的黄门侍郎宋允凤的女

婿，自觉高人一等。一直稳坐，任凭他人折腾。不过，看李渊对各县的事了如指掌，点评到位，心里有鬼的他便产生了恐惧感。虽然一副胜似闲庭信步的模样，却暗暗地为逃过这一劫做着准备。此时，他站起来，不亢不卑地道：

“诸位都说过了，轮也轮到在下了，在下就说几句。在下进士及第，放到这弘化县，已任职三载，所办大事达数十件之多，仅述一二。要说引水灌溉，在下以为以本县为最，引桑干河水溉田，境内全为水浇地。在四坊建市四个，仅税银每天就收入白银千两左右。捕匪缉盗，捉拿科犯，经年不辍，以故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保证了郡衙的安全。库府充盈，连续两年免除田租。下官有句座右铭：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自信兼治天下在下已经做到，是否独善其身，就任凭他人评说了。花以艳丽悦人，草借绿意夺目，在下受圣上隆恩，又受黄门侍郎宋允凤厚爱，在下虽政绩卓然，却无骄满之必要。要说不妥之处，还是有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譬如性格豪放，出言不逊了，怀才不遇了，心怀不畅了什么的多的是，还请太守指点一二。”

郎非之的确是个人物，有雄才大略，说到做到，雷厉风行。凡事大刀阔斧，有始有终，不独百姓敬而远之，就连他的属下和地方士绅、无赖也怕他三分。当然一半是怕他，一半是怕他的泰山宋允凤。这年头，没有靠山长久为宦者屈指可数，提拔重用者更是凤毛麟角。他不仅在这弘化县立住了脚跟，还跟历届太守关系融洽。强龙难敌地头蛇，就是他有这错那误，乃至罪过，太守们也不与其计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拉倒。

李渊早就想打掉他的威风，又见其出言不逊，不由怒火中烧，但还是压住火气，平缓地道：“郎知县是个干才，将这弘化县治理得秩序井然，我不无佩服，可你也未免太妄尊自大了。性格豪放，与生俱来，不为过错，怀才不遇，急于找到施展才能的机会，也尚无不可。你以此作为自己的不足，本身就是怨天尤人。我来问你，去年郡衙拨给你白银两万两，百姓抽出两万两，用做修筑城墙之用，今不见城墙在何处，银子却不翼而飞，你作何解释？”

“常言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知器。可见太守既未操千曲，也未观千剑，反之，不会仅知其一不知其二。城墙未修，事出有因，资费不足以筑城，故未见城墙之状。至于那四万两银子，在下没贪分毫，全在库房中放着。太守如若不信，前去查验好了！”郎非之满不在乎。

“就算你有理。”李渊知自己探察不细，以致被动，便拿出了证据凿凿的杀手锏：“我再问你，四坊中的杂货铺、制铜铸铁铺可是你的夫人开办的？县衙及军中所用之物可是出自这些店铺？”

郎非之的心脏咕咚跳了一下：“是……是又怎样？”

“我不妨给你算一笔账：你县衙中年需物品可支出白银八千两，

你实际支出了多少？两万两不止吧？军中所用物品及枪械，年可支出白银两万两，你支给了你的夫人多少？四万两有余吧？多支出的银子全进了你夫人的腰包，等于你变相贪污三万多两白银。这不冤枉你吧？你每年至少向郡守行贿六千两白银，这些银子都从县库支出，这也非诬陷之辞吧？我本不想让你难堪，可你太自命不凡，根本未将我这个太守放在眼里，以故专戳你的痛处，让你知道天有多高，地又多厚，清楚才华不逮于你的人有多少！”

“胡说，完全是胡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为了整倒我，竟卑鄙到血口喷人的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

李渊接着郎非之的话茬：“郎非之，你实在欺人太甚，难道非要我拿出证据不可吗？你看这是什么？”

郎非之接过李渊扔给他的账簿，目瞪口呆。原来这账簿中写着他夫人所开店铺三年来的总收入和衙中购买他夫人经营物资的总支出，并附有主要物品市场价与购买价明细表。郎非之在证据面前本应认错，以求宽大处理，但他生就的狂傲和有恃无恐。却使他选择了对抗：“李渊，你是否太猖狂了？七个知县。无一良臣，就你能耐？本县可以告诉你，我的老泰山可是负监察官员之责的，就是鸡蛋，也能挑出骨头来！”

李渊怒不可遏，指着郎非之：“好你个郎非之，竟抬出你的丈人吓唬我，你访访问问，我李渊怕过何人？莫说一个三品郎中，就是左丞相杨素也没能将我吓倒。我也告诉你，李渊虽非完人，却是忠孝仁义，手脚干净的朝廷命官，不怕任何人监查！我还要告诉你，从此时起，你的知县之职，由县丞代理，待将你的事弄明白之后再作定夺。来人，给我将郎非之带下去软禁起来，没有我的指示不准放行！”

“得令！”成文龙与三个亲兵大步进入，指着堂后道：“走吧，郎知县。”

郎非之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扑通跪倒在地：“李大人，小人不识金镶玉，满口胡言，以致如此。恳请大人高抬贵手，放小人一马。小人以后再也不敢如此了！”

洛源知县为郎非求情道：“李大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看在郎非之求饶的分儿上就饶过他这一次吧。”

其余的知县也纷纷为郎非之开脱。

李渊故作犹豫之状，好一会才开口说话：“我非朝令夕改的主儿，今天就改一次命令。看在诸位为郎非之求情的分儿上，就饶过他这一次。郎知县，你可要好自为之啊！”

郎非之千恩万谢，并且保证：退出赃银，重新做人。

好厉害的李渊啊！众知县对李渊敬又畏，各就各位，埋头不语，一付“打死我也不说”的派头。厅堂内的空气变得沉重异常。李渊却忽然和蔼起来，以知人冷暖的口吻道：

“诸位不要认为我李渊是无情的人，我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

极重感情。为人别当家，当家乱如麻，这话一点不错，一家之主都乱如麻，何况诸位父母官。何为父母官？就是民之父母。既然是民之父母，就要有父母的样子。哪个父母不处处为子女着想，搜刮儿女财物的父母天下有几个？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作为父母官，只能释放光明，不能制造黑暗，制造黑暗者必会被儿女唾弃。诸位在知县任上，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却不可以聚敛财富为业，贪得无厌。诸位当多与洛源的熊知县比一比，看自己哪些地方不如熊知县，该怎样改正。天作孽，犹可悔，人作孽，天不容。将老百姓的血汗钱掖在自己的衣兜里，不是在作孽吗？老天能容许吗？实话跟大家说，我并非诚心与诸位过不去，是想皂白分明，与诸位共同治理好这弘化郡。”

李渊呷一口茶水，又道：“回去后各自查一查，将掖在兜里的民脂民膏拿出来放入库房，然后使出浑身解数，治理好本县，一月后我派人细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咱们抹了桌子另上菜，齐心协力治理县事、郡事。郡里准备拿出三千两白银，年底重赏贡献卓著者。倒数第一的县罚银五百两，从知县的薪俸里出。”

知县们这才松了口气，大都抬首望着李渊。李渊笑道：“看看，都像打愣的鸡似的，振作起来。咱官场是同仁，私下里是兄弟，只要做事问心无愧，谁也不怕谁。晌午歪了，该用饭了。今天我做东，与诸位兄弟痛饮几杯，可要一醉方休哟！我带来了两坛御酒，是圣上派人劳军时送我的，就拿出来与兄弟们共享。”

熊知县摸着衣袋：“大人不是说每人交十两银子的饭钱吗？怎的就做东了呢？”

“熊老兄好记性。银子是好东西，我为何不要？”李渊风趣地道：“都将银子掏出来，交白总管收着。下次诸位再来吃饭，就不用交了。实话实说，就是山珍海味，一顿饭也用不了这七十两银子，二十两足矣。为何敲你的竹杠？是想将剩余的银子攒起来，年底办一处义塾。白总管，就在这后堂开宴。”

宴席一般平常，仅有十菜一汤，多为地方名吃，充其量不过花费十两银子。酒却极好，为长安城中专为宫中酿造的米酒。色黄而浓，醇香扑鼻。为活跃气氛，李渊言道：

“常言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今日肴虽薄，酒却天下第一，而且是千载难逢的御酒，可见咱们的交情浓如水了。宴席之上无老少，今儿个咱都是兄弟，不分彼此，切莫家有常礼，开怀痛饮也就是了。郎知县，不，小弟，你说是也不是？”

恩威并施，天衣无缝，好个难缠的李渊。郎非之想不到李渊称他这个刺儿头为弟，且先点他的卯。虽然认为李渊难缠，却也不无受宠若惊，既慌乱又不好意思地道：“大人的胸襟如此广博，怎不让下官感佩？就依大人的，开怀痛饮，一醉方休！”

“好好好，开怀痛饮，一醉方休！”大家附和着。

李渊首先喝下三大杯，然后一杯杯轮流喝下去，半个时辰不到，便将一坛御酒喝了个底朝天。酒量大者已醺醺然，酒量小的已有了醉态。于是又打开了第三坛，互相敬酒。李渊端起酒杯：

“诸位兄弟，咱们走到一起是缘分，我十分高兴。这杯酒祝各位的高堂健康长寿，祝各位的夫人永远美丽，祝各位的儿女中举进士，祝各位大业有成。干！”

李渊夺了先机，已使大家很是被动，又说了这么多既全面又吉利的话，大家便不无尴尬了。于是，争相向李渊敬酒。李渊来者不惧，一一饮下。趁夹持菜肴的功夫，李渊便趁着酒意，继续攻心：

“柳知县，听说你经常头痛，时常影响公务。我有专治头痛心烦的丸药，极管用，走时带上几包。徐知县，八月十六是你的六十大寿，吃寿酒的时候可别把我忘了。刘知县，你的高堂老母已八十有五，这是你的福分，可要好生伺候。这次视察翠华山，虽然险些被玉葫芦的人射中，却挖了一颗蒲扇大的灵芝，走时带回去，给老母补补身子，我择日再去探望他老人家。冯知县，听说你的儿子好武功，善谋略，我别无所送，就将我存了三十余年的《孙子兵法》送给他。上面有我写的四百余条眉批与边批，虽不精道，却也不谬。让你儿子认真读一读，争取当个谋略家。熊知县，听说你爱好王羲之的墨宝，就送你一幅。苗知县喜好文章著述，就送你一本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萧统编纂的《文选》吧。此书仅刻印了三千册，今存世最多在千册左右。这可是本好书，收入的都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好文章，开卷有益。郎知县，你老泰山在京中为官，稀罕之物许是不会缺的，就送给你正在读书的小儿子一支先帝赐予我的御笔吧。不过，咱将丑话说在前头，谁也不要回赠，若是明知故犯，可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如果非要回赠不可，就回赠我一颗志同道合的心吧！”

还能让这些父母官们说什么呢？惟有感动而已。在他们的从政生涯中，哪个上司有这样的胸怀？哪个上司能将公事与感情分得这么清楚，又结合得那么密切？天下才共有一担，李太守独得八斗啊！于是，有人哽咽，有人抽泣，有人双目盈满了泪花。于是，便纷纷保证：一定鞍前马后，时时效仿，改弊存益，竭其所能，治理好县事，独领风骚。

夕阳西下，余霞清隐，天地相接。太阳演奏着沧溟的负重和浮沉，在一派繁忙的快节奏中演绎、沉沦，仿佛丢掉了历史喧闹的陈迹和岁月拘泥的身影。

宴会在澎湃的激情和信任的气氛中结束。不知郎非之是有感而发，还是别的什么，言道：

“太阳落山了，天色晚也！”

李渊意味深长地回了一句：“天色是有些晚，可明天的太阳不是新的吗？”

第七章　翠华山中

翠华山在弘化县的西部，离弘化县县衙二十余里。因状如西岳华山而得名。为何冠个“翠”字？一是与西岳华山有所区别，二是山上古木参天，碧翠欲滴。传说老子曾在此山采过药，悬过壶，且流连而不肯去。山上的老子庙还在，看来此说不谬。

说这座山状如华山，并非言过其实，西峰似盛开的莲花，南峰若似落非落的大雁，东峰像喷薄而出的朝阳，北峰如云雾中的仙台，中峰若玲珑剔透、亭亭而立的玉女。五峰耸立，雄伟壮丽，洋洋大观。山中的建筑与布局也与西岳华山大同小异，无不鬼斧神工，妙趣天然。大雁峰最高，峻秀奇险，独占鳌头。磴道两侧，千尺疃、百丈崖、群仙峡、巨蟒岭、朝元洞雄立，更有占地百余亩的坪场两个。坪场平坦如镜，草青木绿，如同大雁峰的两只巨眼，与疃、崖、峡、岭、洞等景观连为一体，蔚为壮观。山路崎岖，上接蓝天，下临绝壑，层峦叠嶂，彩翠云涛，再配上这两只“眼睛”，似活了一般。难怪老子曾言：翠华山，山之极品也。虽小，却成大观气象。吾爱之，不独药草千种，乃其灵气使然矣！

山中人参、灵芝、枸杞等异株珍奇、名贵药草遍地皆是，豺狼虎豹、鹿狈蛇蝎应有尽有。更有百鸟鸣啭、瀑布如挂，溅沫喷珠。千年古木密布，松如虬，柏似龙，桧盘根错节，榆巨干乔枝，柞巍然屹立，枫五彩缤纷。杏树、桃树硕果累累，柿树、栗树正在积蓄力量，以秋后盛果挂满枝头。可敬那两个平场，地肥土壮，竟能种植庄稼，且五谷丰登。造物主极为公平，不仅给予人类如此宏丽的游览之所，还给予了人类活命的粮食、果实、碧水，还有疗疾的药草，充饥的兽的血肉。

玉葫芦与姜麻儿率领的数千名弟兄们就住在这翠华山中，大寨扎于大雁峰下的平场处。具体地说，是扎在朝元洞中。朝元洞是一个天然山洞，长约三里，洞中有洞，形状各异，五彩彰饰的钟乳石比比皆是。极深处，一瀑布从数丈高的悬崖倾泻而下，形若垂练，溅如跳珠，散似银雾，大有何年霹雳惊，云散苍茫裂，直上泻银河，万古流不竭的意境。洞的中间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占地三十余亩的大厅，人称回龙厅。大厅北面有一平台，高约丈许，极为平展，如同刀刻斧凿过似的。四周钟乳石林立，如龙似蟒，或屈曲盘旋，或上下矗立，惟妙惟肖，气势磅礴。将这座天然厅堂点缀得壮丽辉煌，仙气缭绕。玉葫芦与姜麻儿的中军大帐就设在这回龙厅中。

此时的回龙厅显现出来的仙气，已被乌烟瘴气所替代。一堆大火在大厅正中熊熊燃烧，四个穿戴各异，满脸烟尘的汉子正在烧烤一只野兽，焦臭的气味和香味弥漫了整个大厅。平台上坐着两条汉子，左边的那个个儿高挑，隆鼻细目，眼珠小得可怜，放着幽幽的光。右边

的那个胖大雄伟，紫色脸膛，二目外凸，几颗大如黄豆的麻点散布在两颊之上。脸上的肌肉大都横着，虽不很凶恶，却也看不出善良。两条汉子如同来到人间的饿鬼，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一手端酒碗，一手持硕大的肉块，口咬手撕，吃得十分香甜，喝得极为有味。两人各自为战，谁也不理谁，形同路人。待酒足肉饱，右边的汉子向左边的汉子道：

“玉葫芦，今弘化郡的数万人马在山前没日没夜地操练，又是练攻城，又是摆阵法，极为嚣张，明摆着是对着咱来的。这不，出山的路也给堵死了，出都出不去，如此下去非被困死不可。你心眼灵，倒是出个谱气啊！老这么没命地吃、喝能行吗？”

“不行又有什么法子？李渊他娘的手段真毒，围而不打也就罢了，还他娘的用操练兵马骇人。”玉葫芦擦着油光光的嘴巴：“老子偏不信这个邪，这山里有吃有住，他能把我怎么样？大不了这辈子就在这翠华山转悠，最后两眼一闭拉倒！人活着就是这么回事，过一天算一天，何必想那么多。老子这上半辈子也够风光了，半路上还火了一把，成了这千余人的头目，还有何不知足的？姜麻儿，你原本是个整日里抡大锤，气都喘不匀的铁匠，也成了带领千余人的头儿，与我平起平坐，还想怎样？就陪着我玉葫芦这么待下去吧。如果咱运气好，李渊咯崩断了气，也许还能到山外去风光。他要不死，你就没好日子过。那小子我了解他，满肚子坏水，一身好武艺，当文官出良策妙谋，让人刮目，为武将马到成功，使人胆寒，难对付哩。”

姜麻儿用又黑又长的小拇指甲剔着牙缝中的肉屑：“我说玉葫芦，我问过你多少遍了？你开口就是这些破罐子破摔的屁话……”

“你他娘的骂谁？我玉葫芦是一千多弟兄的首领，不是无名之辈，你他娘的想骂就骂？是不是觉得咱俩平起平坐吃了大亏？我玉葫芦是这弘化郡首先起事的，你比我晚了两个月，这头把交椅该我坐才是，你有什么不舒服的？”玉葫芦酒入愁肠，已经醉了，胆子便大起来，嘴也留不住了，骂骂咧咧，不干不净。若在平时，他怕姜麻儿三分，别说姜麻儿吹胡子瞪眼，挥拳抡胳膊，就是咳嗽一声，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哆嗦一下。就是姜麻儿不咳嗽，仅身上的那一堆一岭的肉疙瘩，也使他不寒而栗。

“你狗儿子醉了，麻爷不与你一般见识。”姜麻儿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恨不得将太岁头上动土的玉葫芦一把捏死。他压抑着怒火：“我整日价在想，难道咱造反就为了弄口饱饭？听说人家山东、河北、江南的造反者，杀官吏、戮士绅，规模一天一个样。有的还打出了‘杀昏王，换天下’的旗号，咱这算造的哪门子反？如果仅是为了吃饭，我打铁养家糊口，还算过得去，造反干嘛？”

玉葫芦头一歪，呼呼啦啦打起了呼噜。姜麻儿心中的怒火喷发出来，一把将玉葫芦提起，骂道：“王八蛋，竟如此无礼，看麻爷不把你砸成肉酱！”

正在烤肉的汉子们大叫“不好”，跑上前来劝架。那个长着一口板齿牙的汉子劝道：“姜爷，玉爷定是醉了，你就手下留情吧。在这不死不活的节骨眼上，要是内讧起来，岂不不打自败吗？”

“爷看在弟兄们的份上，就先饶过这个杂种！”姜麻儿扑地将玉葫芦扔在地上：“早知如此，麻爷何必与你这无心无肺的王八蛋搅在一起！”

玉葫芦的脑袋碰在石笋上，起了一个大包，痛得厉害，这才醒了过来。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自己为何离开平台数步之遥，头上怎的起了个包。小眼睛在姜麻儿和烤肉的汉子们脸上睃来看去，如同刚刚从娘肚子里钻出来，对眼前的什物十分陌生的婴儿。

板齿牙解释道：“玉爷喝得太多，得罪了麻爷，麻爷这么轻轻地一撂，你就头上多了个包。玉爷，是该想法子了，弟兄们的家眷都在山外，谁也想早日出山，与家人团聚。要是二位爷想不出妙法，弟兄们可就……可就不依了。”

“刚才麻爷说得好，弟兄们开始只想靠造反求个温饱，后来又想大秤分金银，过上花天酒地的日子。现在却不这么想了，就只想出山。”长着一双金鱼眼的汉子道：“以我之见，要么咱就投降官府，求个轻罪，要么就干脆想办法杀下山去，像陈胜、吴广那样打出‘反暴隋’的旗号，大干一场。干好了，说不定能成气候，弄个大官当当，干不好大不了是个死。早死晚死都是死，为何不烈烈轰轰地去死？笼中的野兽还想冲出牢笼去撕咬，何况咱这些大活人。若是被困死在这里，不仅无功无名，还会被人耻笑。”

如同顾客夸奖自己技术高超，打制的器具锋利耐用，汉子的话使姜麻儿猛然生出了快感，继而便声音大起来。他盯一眼摸着头上的包不知所措的玉葫芦，问满脸是灰，仅露着两只眼睛的汉子：“景元泰，你小子怎的不作声？说几句嘛。难道你想困死在这深山老林之中吗？咹！”

“回麻爷，小的光棍一条，父母早亡，无甚拖累，在这深山老林中自由自在，无不良感觉。在山外不是徭役就是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这山中有粮吃粮，无粮吃瓜果与兽肉，比在山外强多了！”

“呸！没出息的东西！”姜麻儿大失所望：“就知道吃，全无……全无什么味？对了，全无大丈夫横刀立马、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刚才金鱼眼提到陈胜、吴广，看人家多有劲儿，从渔阳一口气儿打到陈地，做了大王。”

金鱼眼受到了鼓励，便想卖弄一下自己的学问。他上过两年塾学，识些字儿，也学了些知识。当此时刻，便挖空心思，一门心思想说得雅一些。他清了清嗓门：“咱们是该学一学陈胜、吴广。人家陈胜、吴广在渔阳揭竿而起，马不停蹄，人不下鞍，先占大泽乡，又克蕲县，再取铚、酂、谯、苦、柘、陈。天下苦秦久矣，因此，郡县百姓无不杀秦官吏，响应义军，从者如流。他们为何能够取胜？说来道

去就两个原因，一是打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号，二是人家陈胜、吴广拧成一股绳儿。再说山东邹平的造反首领王薄吧。人家写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歌中明确提出反对炀帝征伐高丽，号召百姓参加义军，不要去高丽送死。他还自称‘知世郎’，说自己知古今未来，认定杨广必死，大隋早亡。咱倒好，无旗号、目标，二位头领又不无嫌隙，只知饮酒吃肉。哀莫大于心死，愁莫大于无志。咱造的什么反？不成乌合之众了吗？乌合之众能打胜仗，鬼才相信呢。”

“这……这不是乌合之众又是什么？”姜麻儿痛苦地拍着脑袋：“玉葫芦，不是我对你无礼，咱这当头儿的该静下心来立个章程了！”

经这番折腾，玉葫芦的酒劲大都去了，老实了许多，似乎变了一个人。他走到火堆边，用干棍子挑着未燃尽的干柴，然后又将几块木块扔到火堆上。柴多火焰高，火光映得满厅通红。

姜麻儿也来到了火堆边，向火中扔了几块木柴，亲切地道：“玉葫芦，莫嫌我对你无礼，我心里急啊！就将你的妙计献出来吧，生死关头，马虎不得呀！”

玉葫芦叹了口气：“像陈胜、吴广、王薄那样打出‘反暴隋，换天下’的旗号极为容易，可这出不了山，你就是旗号打得再多也无济于事。现在咱应当把精力用在出山上，只要出了山，旗号打出，杀个鱼死网破也就是了。话又说回来，就是出了山，不到三千人马，与李渊的四万之众较量，众寡悬殊，网是破了，鱼却死了。咱们为何进山？不就是打不过人家吗。”

“这么说来，出山是去送死？”姜麻儿道：“既然出山是去送死，就不如在这山中熬时日了。”

“报——”

玉葫芦急切地问：“袁探子，山外的情势怎样？那条通山外的古道找到了吗？”

“回头领，山外李渊的人马又增加了两万，是从各县新招的。这么以来，官兵已为六万。声势大得很，怪惊人的。据传，李渊已收到弟兄们的亲人、朋友等人写的劝降信三百多札，看来他要行围山劝降之计了。古道没有找到，出山口的官兵大增。”

“好了好了，你下去吧！”玉葫芦扫兴地道：“尽他娘的坏消息。如此以来，只有熬一天算一天了。”

姜麻儿问：“要是李渊派人前来劝降咋办？”

“先抗他一阵子。待看形势再定夺。”玉葫芦答。

二人心事重重，眉头不展，双双走上平台，不约而同地抱起酒坛。

“酒是好东西，一醉解千愁！”玉葫芦道。

姜麻儿咕咚咚灌进一碗：“喝，喝，醉死算了！”

这时，在洞外嘹哨的汉子咚咚咚跑进来，叫道：“二位头目，山外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官兵，说是李渊派来送信的。这家伙不是东

西，将手中的一大摞信扔给了正在操练的弟兄，弟兄们正在抢夺，怎么也喝不住。”

“娘的，给我将那些抢夺信札的王八蛋抓起来！”姜麻儿暴跳如雷，蒜钵似的拳头砸下去，厚重的椴木几案被砸上一个窟窿。几案上的酒碗被弹起来，落到地上，叭哒碎了。那气势，如同造反前他落在生铁砧上的大锤。

“慢！弟兄们思家心切，可以理解，不抓也罢。我猜来人也会给咱俩带家人、亲属，或者朋友的劝降信，难道连咱俩也抓起来吗？”玉葫芦道：“让他进来！”

来人是李渊的堂弟李神通。他来弘化郡后，未建尺寸之功，便主动请缨，前来送劝降信。李渊看他偌大年纪，不想让他前来冒险，他异常坚决，便答应了他的请求。他在长安时，任长安县的捕快。因性格倔犟，快人快语，虽然有一身本事，却难得提升。眼见得年纪愈来愈大，再不有所作为，就难以有所作为了，便一赌气辞了捕快之职，前来投奔李渊。此时的他，着一身青铜鱼鳞甲，头戴虎头形青铜镀钢盔，脚蹬牛皮胡靴，腰挂鲨鱼皮鞘弯刀，气宇轩昂，有着骆驼的坚毅，老虎的威猛，更有做捕快时的迅疾和张扬。他在玉葫芦和姜麻儿面前站定，耀武扬威地问：“那个是玉葫芦？谁是姜麻儿？快快下台来接我家太守爷爷的信札。若是稍有迟疑，可就失去求生的机会了！”

姜麻儿陡然大怒，指着李神通道：“好个不知死的鬼，也不睁开眼看看这是在什么地方。这是爷爷的天下，不是弘化郡衙！”

“看来你就是姜麻儿了？姜麻儿，爷告诉你，爷是李太守的堂兄李神通，就爷的名字，也会吓得你屁滚尿流。爷做过捕快，抓贼捉盗十分拿手。你想打架吗？先看一看爷的本事！”李神通一脚踢飞了脚下那块碗口大的石块。石块旋转着越姜麻儿的头顶而过，嘶叫着飞出三丈有余，叭地砸在姜麻儿身后那根房梁般的钟乳石上。钟乳石断成数截，产生了巨大的回音，久久不息。

姜麻儿也不示弱，一脚踢飞了身边装满酒的巨坛，然后一个旋子转体，接着九天揽月，拳出坛破，酒浆在半空溅开来，如同下了一场黄色的雨。空谷啼莺，余音绕梁三匝。

李神通不屑一顾，正要施展手掌断石的绝招，玉葫芦言道：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若非如此，爷先砍下你的狗头。姜头领息怒，大人不计小人过，先放他一马。李神通，你也别在爷的面前逞能，快将信札拿上来。”

“太守老爷的信札你俩先别看，先看看这些信吧。玉葫芦，这一摞信是你爷爷、奶奶、哥哥、姐姐，还有你的姨妈写给你的。你看过后，非涕泪交流不可！姜麻儿，这三十多封信是你的。别人的不说，你媳妇是哭着给你写信的，信纸上留着她的泪痕。”李神通言毕，旱地拔葱，天女散花，风帆箭疾，那手中的两摞信在半空飘动，然后一

封封落在玉葫芦和姜麻儿面前。

谁没有父母兄弟？谁没有妻子儿女？玉葫芦和姜麻儿时刻都在挂念他们。今见他们的书札就在自己眼前，心头发热，乱了方寸。然而，此时需要的是镇静，决非儿女情长的哀怨与缠绵。二人互相递个眼色，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玉葫芦收起那分真情，回到眼前残酷的现实中来，言道：

“李神通，谢谢你带来了家人与朋友的信札，但我与姜头领却想看而不看。因为十分明白，这是一把把软刀子，意在夺我俩的心魄，举手就范。男子汉大丈夫，当醉卧沙场，马革裹尸，决不为儿女情长所动！”

姜麻儿的话更直露：“爷说不看就不看。你也别再摆什么架子，愿意将李渊的信交出来就交出来，不交出来就带回去，爷不稀罕！”

李神通想不到玉葫芦和姜麻儿如此强硬，可他分明发现他俩的目光弯曲，而且是色厉内荏。便转身就走，边走边道：“那好，爷就将我家太守的信札带回去。不过，话说在前边，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待完蛋的时候求饶可就晚了。爷看得出，你俩啄木鸟吃狗屎，回光返照罢了！”

“给我回来，有话好说。”玉葫芦怕失掉这个机会，与姜麻儿耳语几句后，叫道：“待爷看过你家太守的信札再说！”

“哼哼，爷谅你不敢放我回去。机会千载难逢啊！”李神通双脚一跺，滴溜溜窜向半空，然后右手一甩，李渊的信札如同一支利箭，飞向玉葫芦。

玉葫芦不擅武功，吓得不知所措。就在信札眼看就要击中他的脸部之时，姜麻儿轻伸猿臂，一招猴子摘桃，将信札抓在手中。

李神通嘲笑道：“姜麻儿，想不到你一个小小的毛贼，竟有如此雕虫小技。若降了我家太守爷爷，我定荐你做个官军头目。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爷看得清楚，你们这班人马，无一能征战者之徒。就凭这群乌合之众，能有什么作为？投降是惟一的出路！”

玉葫芦看罢信札，与姜麻儿耳语数句，然后道：“这信倒是写得不错，有板有眼的，只是之乎者也，本首领看不大明白。这样吧，你立即出山，让李渊亲自前来计较。他要是敢单人独马前来，事情也许好商量。反之，没门！”

尽管李神通又是恐吓，又是利诱，玉葫芦与姜麻儿就是不为所动。非要李渊前来不可。万般无奈，便骂骂咧咧地出了山洞。然后回过头来，蹦着高儿骂道：“玉葫芦、姜麻儿，你这两个狗杂种听着，我家太守爷爷不怕你们，一定会来的。你俩可要准备好了，以防被太守的虎威吓死！”

李神通走后，玉葫芦和姜麻儿各自打开亲属、朋友的信札，贪婪地读起来。那些信札无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同一根根钢针，缝补着他俩与亲人之间生离死别的伤口，比李渊劝降信的威力大得多。

二人都被打动了，直想落泪。玉葫芦将母亲的信看了数遍，自语道：

“老母已经八十有五，本已卧病在床，我率众起事后，她老人家的病便越发重了。不想李渊亲自带着郡中最好的医生和礼物到了母亲床前，又是看病，又是抚慰，好令人感动！我晓得李渊的用意，可心头还是发热，眼睛还是发酸。都说忠孝不能两全，咱不孝，忠也好，可咱既不忠于皇上，又无人可忠，这算怎么回事哟？”

姜麻儿被妻子的信打动了，言道：“李渊也带着礼品到我家去了，还出资重建了被捣毁的铁匠铺，让我的两个儿子开起了铺面。更让我感动的是，将打造武器的活儿交我的两个儿子干，他出钱收购。”

二人将信看完，又议论是战是降？都认为降为上策，对抗到底是下策，但却不能轻易地就投入李渊的怀抱，应当给李渊个下马威，投降后好安排个较为重要的差事。于是，二人便紧锣密鼓地做起了准备。

李神通性急，顺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快马向山外走去。由于山路难走，路途又远，中午起行，出山时已是金乌西坠。他穿过疏林薄雾，推开前面那家农舍虚掩的柴扉，要了一碗水喝下，又继续赶路，回到云中海的大营，天已二更。他顾不得休息，又向李渊住宿的帐篷走来。

云中海操练兵马的场地在翠华山北面，方圆十余里。营帐座座，刀枪碰撞，战马嘶鸣，杀声如潮，生机勃勃，倒海排山，折腾了月余仍不罢休。似乎不将玉葫芦和姜麻儿吓得乖乖出山，俯地投降，决不收兵。今日练攻城，操练了一天，将士们已经疲惫不堪。倒头睡下。此时的营盘，除了哨兵的脚步声、战马的嚼草声和将士们的呼噜声，别无响动。浓重的夜色像一床又厚又大的棉被，盖在营盘上。将士们的梦便多起来，梦境漫散，时而野草丛生。时而江河潮涨，时而金戈铁马，时而风花雪月。叹如一团浓雾，一种气味，随便滋生、漫散、流淌。

李渊是昨天来大营视察的。他不仅带来了好酒慰问将士，还亲自指挥了阵法演习，亲自横刀立马，大杀大砍，将数月来积淀在心中的躁动和强有的力，全部挥发出来。当他的偃月刀耍得虎虎生风，光亮全身的时候，将士们无不荡气回肠，呆若木鸡。那个时刻，世间的一切都凝固了，任何语言都失去了意义。今天早晨，他亲至新兵的营盘，与新兵们共用早饭，然后戎装贯甲，教习武艺，然后派出堂兄李神通，持他的信札到山中劝降。因为他感到劝降的时机到了，若就这么操练下去，能将玉葫芦和姜麻儿逼出山来，那要等到何年何月？

此时，他没一点睡意，等待李神通回来。在这万籁俱寂之中，人坐在营帐里，任春阑早夏的凉风习习透过大帐的缝隙小心而固执地沁入他的身心。思绪也由眼前的景致移到了过去。怀旧是必然的，就像落花流水一样自然而然地发生。它来自生命的本源，或者说是人类的

本性。怀旧是美丽的，它如兰似蕙，馨香袭人。它若茶似酒，芳香醉人。它如诗似画，婉媚可人。他陶醉在那早已远遁在时空的隧道的往事之中，任凭思绪从时空的隧道中掘取值得回忆的东西。从射凤求凰想到与董理结为金兰，又从力保太子想到黎阳之战。对两次被囚想得特别细，不仅想过进程，还从中寻找有益的东西。当然也想宝惠，想儿女，甚至想到那美好的新婚之夜。伟大的智者无不有着深而且广的怀旧心灵。正是因为不断怀旧不断回望历史，才能发现前途的蹊径，找到自己的未来。他经常怀旧，虽然想到的尽是记忆的长河中的闪光点，但每系统地回忆一次，便有许多收获。此时，通过怀旧，他对汉代马援的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是啊！大丈夫就应当老在四海，万里比邻。

“太守，我回来了！”李神通风风火火地闯进来，掀起的风险些灭掉几案上的蜡烛。

李渊收回思绪：“快告诉我，玉葫芦与姜麻儿怎样？”

“无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却很是顽硬。”李神通讲了事情的经过后道：“缘木求鱼，不足为虞，你尽管去好了，他们不敢将你怎样！”

李渊抚摸着几案上那个云中海从附近村庄找到的花釉瓷罐，然后将目光移到瓷罐色彩斑斓，似天然造化，变幻莫测的花纹上，向李神通道：“你看这花釉罐，乳光柔和自然，淡雅含蓄。从这面看，像无规无矩的树叶，又像飘动的彩云。从正面看，像凝固的岩浆，还像从山颠飞流而下的瀑布。真是件不可多得的好玩意。想不到老百姓手中还有这样的好东西。云功曹粗中有细，发现后二话没说，给人家放下一两银子，拿着就走，使这万马丛中多了些美好、和平的气象。”

李神通很是疑惑：“玉葫芦和姜麻儿那么嚣张，你还有心思欣赏这破罐子。真是的！”

“哈哈，这你就不懂了。刚才我在怀旧，又从往事中汲取了不少好东西。现在我在赏罐，也从中悟出了许多道理。这彩罐上的釉彩由于流淌产生的花纹看什么不像什么，又像什么，变化多端。玉葫芦与姜麻儿及其手下的人众，因为造反成了我们的对头。他们既像土匪，又像山大王，还与义军有些相似，也是看什么不像什么，又像什么。因为他们什么都不像，就成了软柿子，任咱们捏。你说得好，他们虽然趾高气昂，看似威风八面，实际上是一团败絮。我相信他们看了亲属及朋友们的信后，会心灵震颤，没有什么比亲情更打动人心的。”

“明日太守去还是不去？”

“当然去了。莫说一群毛贼，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领教一番。”

“不过也要防着点。玉葫芦与姜麻儿并非正人君子，若一时性起，会咬人的。”

“他们若无降心，决不会让我进山。即使没有降心，有六万大军

压境，他们也不敢动我一根毫毛。放心为是。”

“可要披坚执锐，以不变应万变。”

“不，仅穿便裳，随和一些为好。他们真要与咱作对，拿我开刀，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逃他们的毒手，莫说甲胄于身，手握利器了。就这样吧，明日一早我便进山。”

次日平明，李渊便踏上了进山的路。他穿一件褐色长袍，戴一顶胡帽，脚踏青鞋布袜，完全是百姓打扮。云中海、董理、李神通等将士一直将他送到山门外，方才回到营中。随后便违李渊的命令，偷偷派出三千人马，深入山中六里处，以防不测。

李渊探察过翠华山，李神通又介绍过进山的道路，指点过玉葫芦和姜麻子山寨的所在之处，便一直向南走下去。爬悬崖过峭壁，走千尺疃、百丈崖，经群仙峡、巨蟒岭，蜿蜒来到朝元洞前大约里许的平场。平场上不见人影，一群群不知名的鸟儿在飞动、觅食、歌唱。阳光柔和，风也不大，一派祥和景象。若不是参差不齐，上搭下挂的茅草房和平场上杂沓的脚印，很难令人相信有人存在。

突然，一声响亮、尖利的口哨，大约二千多个衣着不整，穿戴各异，手持各式器械的汉子从草丛、崖后钻出来，如同扑向猎物的狩猎者，狂吼着向李渊包围过来。

李渊在那棵巨型银杏树下站定，望着这群质朴憨厚，虽然极力表现凶恶、强大的百姓，微笑着道：“我是李渊，是你们的头领请来的客人，又手无寸铁，你们何必如此？”他指着冲在前面的那个身材魁梧，仅有一只眼睛的汉子：“你不是小顺子吗？你父亲和你母亲可想你了，整天落泪，活也干不下去。你媳妇想你想得快疯了。才入洞房两个月，你就进了山，她能不想你吗？你父母和媳妇给你写的信你定然看过了吧？莫说你小顺子，我这个北战南征的大元帅，看了也肝肠寸断。”

“你……你怎么认识我？”小顺子惊诧地问。

李渊打趣地回答：“我李渊饱读诗书，上懂天文，下知地理，神机妙算，难道连个把人认不出来？况且你母亲告诉我，你小时候与人家打架，被人打瞎了一只眼。”

小顺子颓然地蹲下身来，拉着哭腔道：“我……我这是干了些什么哟！”

刚才还大有生吞活剥李渊之势的人群，竟像霜打了的茄子，大都低眉敛目，情绪大相径庭。平场上空笼起了愁云惨雾和悲怆、哀恻。

李渊趁热打铁，噌地跃上前面那块棱角分明的巨石，用极通俗的语言和简单的道理，打动着大家的心：“据我所知，你们大都来自弘德县。弘德县前任知县不理县事，致使民不聊生，你们聚众造反，情有可原。只要放下武器，回到山外，我保证将你们收编到军中，也好挣些钱养家糊口。今，弘德县已换了知县，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再说，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及亲戚朋友，无不情深意浓，使人落

泪。难道你们忍心丢下他们不管吗？从另一方面说，我手中有六万人马，你们才多少人？不到两千吧？千余人马对付六万人马，不是以卵击石吗？”

小顺子肯定是个说话有分量的小头目，叫道：“弟兄们，李老爷说得对，咱们要识时务，趁此机会出山，做个好百姓，好好过日子。何况老爷还答应咱们入伍当兵。”

“对，就听老斧的，不在这里受罪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老百姓天生就是受穷的命，干脆认了！”

“走，找首领去。劝他俩莫再自以为是，降了吧！”

李渊向着人群摆着大手：“不用大家出面，我这次来就是劝说你们的头领出山的。若是你们的头领顽固不化，你们再出面不迟。前面是朝元洞吧？我这就见你们头领去！”

“我给老爷带路！”

小顺子自报奋勇，在前面引路。人群跟在李渊后边，众星捧月般地向朝元洞走去。

朝元洞洞口两边，排列着百余名穿戴整齐，手握戒刀，面部严肃，杀气腾腾的汉子。汉子们未等李渊走近，便刷地举起戒刀，组成了一条刀与人的胡同。李渊示意人群止步，昂头挺胸地迈着方步，穿过刀林，来到洞口。这时，站在洞口两边的汉子忽地将戒刀从头上拿下，两刀哨地相交，挡住了李渊的去路。李渊不屑一顾地拨开两个汉子的手臂，进入洞中。

洞中的环境大变，火堆不知去向，打扫得一尘不染，恢复了固有的模样。玉葫芦与姜麻儿各自换了一套新袍服，稳稳地坐在平台上。平台两侧各立着十条彪形大汉。大汉手握明晃晃的大刀，如同豹鼻环眼，凶然可怕的周仓。

玉葫芦二日直勾勾地盯着李渊，声色俱厉地问：“来人可是李渊李太守？”

“正是。”李渊立住脚步：“你定是玉葫芦玉头领了？”

“说得不差。”玉葫芦心里暗道：“果然骨骼清奇，伟岸不俗。只是没想到他百姓打扮，和蔼可亲，全没有李神通的张狂和自觉了不起。其实，笑里藏刀的人更难对付，需时刻小心，可不能摆下个老虎阵，半道就败下阵来。”

姜麻儿心中发怵，却故作镇定：“李渊，李太守，你单人独马进我山寨，难道不害怕吗？我姜麻儿，不，我姜头领只要咳嗽一声，你就会成为刀下之鬼！”

“噢，你就是姜头领。都说你鲁莽粗俗，果然不差。”李渊道：“莫说你这山寨不成气候，就是龙潭虎穴我也敢闯。至于你的‘成为刀下之鬼’之说，怕是自欺欺人。别说你夺我性命，就是动我一根头发，你也颤抖数日。怎么，二位头领就让我站在这儿？”

“赐座。”玉葫芦进入正题：“李太守，前者你送来劝降信，信写得

太简单，事情弄不明白。今日召你前来，目的是让你当面讲清楚。说吧，为何劝我们投降？”

李渊就座，反问道：“二位头领是聪明人，还用我再重复吗？我来问你，你们是土匪，还是山大王？”

姜麻儿一拍胸膛：“既不是土匪，也不是山大王。圣上无道，百姓没有饭吃，我们就揭竿而起。这叫造反，懂吗？”

“你们造谁的反？造圣上的反吗？据我所知，你们起事后，仅是打家劫舍，闹得鸡犬不宁而已，就连普通百姓的财产你们也抢，百姓大都恨你们。若是不然，我怎能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招了两万兵马。你们已经闹腾了大半年的时间，不是才有千余乌合之众吗？让我来告诉你俩什么叫真正的造反。知道陈胜、吴广及王薄、窦建德、刘元进、郭方豫等当今的造反者吗？他们打出了反朝廷的旗号，攻城破县，杀贪官、戮污吏，为的是改朝换代，这才叫真正的造反。而你们的作为，仅能证明是打家劫舍的土匪而已。莫说造反，就连杀富济贫的边都沾不上。”

玉葫芦的霸气已去了三分，底气不足地道：“我与姜麻儿，不，姜头领商量过了，我们也打出反朝廷的旗号，痛痛快快地干他一场！”

“就凭你俩这胸无点墨，腹无谋略的头领，能有所作为？谁跟着你们去送命？不说六万人马对千余粗人，你们根本造不了反，就是放你们出山，也是死路一条。你先问一问你的弟兄们，他们作何打算？”李渊指着洞外：“他们都在外边，一问便知。”

姜麻子将双手圈在嘴上：“喂，弟兄们，你们愿意跟我与玉头领干到底吗？下一步咱们要推翻隋朝，立新江山！”因为早有安排，他胸有成竹，等待弟兄们响应，并且傲然地扫了李渊一眼。不想等来的回答却使他大失所望：

“山都出不去，还推翻隋朝立新江山呢，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谁相信？”

“李老爷不辞劳苦，亲自进山劝咱们重新做人，咱们如果失掉这个机会，就真的像李神通说的那样：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了！”

“别装了，就听李老爷的吧。莫说跟着你俩打江山，就是饱饭也吃不上。你俩没尿泡尿照照自己，有打江山的本事吗？当初跟你俩起事时我就提出：打出自己的旗号，号召百姓参加，杀贪官污吏，你俩不听，尽干些偷鸡摸狗的事。进山后又不理正事，只知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就说咱弘德县的那狗知县吧，是他吃私贪污，榨取咱老百姓的血汗，咱们才起事的，应当先杀掉那个狗官才是。可你俩却怕这怕那，无动于衷。就不说这些了，快做决定吧。”

“有句话说得好：浪子回头金不换，就做个回头的浪子吧。咱是些大活人，可不能在这山中憋死！”

“家里的人等着我们回去，你俩若执迷不悟，弟兄们就随李老爷

出山了！”

“对，随李老爷出山，随李老爷出山！”

人心所向，谁能力挽狂澜？莫说玉葫芦和姜麻儿是草包，就是李渊处于他俩的位置，也难挽回败局。姜麻儿又气又恨，瞪着大眼说不出话来。玉葫芦亦是如此，言道：

“都别吵吵了，弟兄们愿意跟李老爷走，咱们就散火得了。双腿在自己身上长着，走就走吧。”

姜麻儿咚咚咚来到山洞口，哭丧着脸说出一番话来：“弟兄们，事到如今我姜麻儿也不想再说什么，就依了大家。可我有个要求：咱们走到一起不容易，出山后不论怎样，大家别忘了这段时光，别忘了情分。”

就这么几句话，使得洞外的人们泪水盈满了眼眶。是啊。起事前夕，大家暗中相聚，不知发了多少次恨，咬了多少次牙，直到忍无可忍，方才付诸行动。起事那天夜里，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恋土爱家的庄户人对天发过誓，说是宁折不弯，宁死不屈，不反出个样儿来决不罢休。万万没有想到，仅折腾了数月，就到了这般天地。相聚亦难别亦难，真要散伙，大家心里怪不是滋味。于是就记起彼此之间的友情，就想到了那些被官兵打杀的弟兄，就怕一旦出了山，李渊的话不兑现，重陷苦难的深渊。此时，大家就像被捏死了似的，无一人开口说话，只是悄悄地抹着泪水。

玉葫芦终于打破了这凝固了的气氛，向李渊道：“老爷，我们已走投无路，不是不想改过自新，实在是怕出山后被打入另册，再遭二茬罪。老爷是否当着大家的面做个保证？”

李渊大步走向平台，先让姜麻儿招呼弟兄们进洞，待人群拥进洞中，大声道：“我李渊也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如果起来反贪官污吏，我决不反对，因为我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贪官污吏多待一天，大隋社稷就多一分损失，老百姓就多一分苦难。可你们不能任着自己的性儿来，祸害自己的父老兄弟。你们应当省悟，快快回到自己那个经营了多少年的家，与亲人团聚。若继续对抗下去，倒霉的是你们。我可以对天发誓，出山后我不仅不把大家打入另册，还要以兄弟相待。愿意入伍当兵者，收入军中，不愿意者，每人发五两银子，回家种地。玉头领和姜头领若入军中，授参军之职，小头目授伍长之职，余者为卒，后视军功多寡再行擢升。大家也许知道骁骑将军董理。董理原为山大王，打家劫舍，搞得人人不安，后来怎样？不仅与我结为金兰之好，还提升为游击将军，后又由征西先锋升为骁骑将军，现正在军中效力。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诸葛兴华、贾德旺、亦山都是打家劫舍的山大王，也成了我的兄弟，都由参军升为游击将军。请大家尽管放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李渊决不食言，如果食言，苍天不容！”

这番情真意浓、激昂慷慨的话，说到大家的心里。再一次出现了

鸦雀无声，泪水流淌的场面，只是这次流的是喜泪罢了。好久好久，姜麻儿才道：

“老爷，从此时起，我们就成你的人了，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玉葫芦无限感慨：“老爷若早到这弘化郡，谅不会发生这起事的闹剧。从今往后，我们就追随老爷左右，任凭老爷驱使！”他亮开嗓门：“弟兄们，大家说是不是？”

大家一片响应之声，回音巨大，震动耳鼓。那些巨龙状的钟乳石好像被惊醒，给人一种动的感觉。

李渊抱起酒坛，哗啦啦倒上三碗酒，与玉葫芦和姜麻儿叭地一碰，言道：“来，干了这碗同心酒！”

三人一饮而尽。玉葫芦与姜麻儿双双跪倒，给李渊行了大礼。大家见状，也都跪倒行礼。到此为止，玉葫芦与姜麻儿苦心经营的事业，以失败告终。

大家归心似箭，中午饭都没吃，便拥簇着李渊出了山。准备接迎的将士看李渊不仅平安回归，还大功告成，无不松了一口气，提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李渊立说立行，回到大营后，便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还摆下酒宴，让起事者们痛饮了一番。并让董理在宴会上现身说法，以安定大家的情绪。然后写了奏折，派赵伟与十个将士，骑上快马，高举只有向京中报捷才用的三角红旗，向炀帝报喜。

李渊离京赴任的三个多月来，炀帝一直沉浸在喜悦之中。宇文述送给他的尤物邹师儿，美丽可人，又会揣摩他的心思，更会调情，使得他如痴如醉，神魂颠倒。更使他乐不可支的是，经官兵的大力剿杀，小股义军已被镇压下去，第一个起义的山东邹平人王薄被隋将张须陀斩杀。王薄实在太厉害，号召农民反抗兵役，攻城破寨，破坏运输线，他恨之入骨。王薄一死，去了他的一块心病。

面对农民起义的风暴，他采取了残暴的镇压政策。把大部分兵力用于镇压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军。命令在郡县城郭、驿站、村庄周围修筑碉堡，强迫农民住到城堡里，企图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扼杀起义军。规定：捕获义军将士，立即处以极刑，并没收全部财产。他一度吓得坐卧不安，睡梦中常惊叫“有贼”，几个妃子像拍婴孩那样拍抚着才能入睡。现在好了，虽然义军将士还有数百万，正由分散走向联合，因受到重创，要想恢复创伤，还需要一段时间。鉴于此故，他不仅不用拍抚就能入睡，恶梦也少了，而且还常做美梦。

西域甘肃一带比较平静，弘化郡就玉葫芦与姜麻儿起事，而且将士有限，又有李渊坐镇，不足为虑。可他对李渊的疑心又起，生怕李渊势力膨胀，恃权自重，做第二个杨玄感。其实他对臣下都不放心，只是对李渊特别不放心罢了。

宇文述恨人不死之心不改，生着法儿找李渊的麻烦。但鸡蛋里挑不出骨头，实在让他着急。一日，府中的一个幕僚安伽佗献上一计，

说是圣上素性猜忌，听说常梦见洪水淹没都城，心中不悦。齐公之子李浑，乳名洪儿，圣上疑他名应图纤，想让他自尽。如今可散布谣言，说“渊”字从水，圣上必听信谣言，恐李渊难免杀身之祸。宇文述大叫此计“甚妙”，遂让这个幕僚散布谣言：李子结实并天下，杨主虚花没根基；日月照龙舟，淮南逆水流，扫尽杨花落，天子季无头。初时乡村乱说，后在长安城中的街市传喧，巡城官禁约不住，渐渐传人皇宫之中，最后传人炀帝的耳朵里。不想炀帝疑在李浑身上，不以李渊为意，发下圣旨，拿了李浑一家五十二口，绑缚市曹斩首。宇文述心下好恼，却也无计可施。只好派出心腹，到弘化郡收集李渊的罪状，再行加害。

不日，赵伟一行赶到皇宫，递上了李渊的报捷折。炀帝特别关心这方面的消息，次日便进行御览。李渊生怕炀帝疑他与玉葫芦和姜麻儿有瓜葛，在奏折中反复强调玉葫芦和姜麻儿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并非义军，进行改编为的是扩大官军势力，安抚民心，不在斩杀之列。炀帝虽然不悦，却挑不出什么毛病。召来赵伟问讯，赵伟不仅一口咬定奏折中写的句句是实，还对李渊忠于炀帝，为社稷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大加赞赏。炀帝找不出破绽，便令赵伟告诉李渊，以后不准发生类似的事情，反之，将给予严惩。同时让赵伟捎给李渊御酒一坛，以示关爱。

事情本来就应当这样过去了，不想赵伟还没有出长安城，宇文述便出现在炀帝面前。宇文述是主持大半个朝政的重臣，经常出入宫掖，向炀帝汇报、请示国事。炀帝又经年不上朝，凡事在宫中处理，宇文述进宫便成为极平常的事，况且宇文述送给他的邹师儿让他着迷。此时，炀帝正在抱着邹师儿作乐，见宇文述进来，便待理不理地道：

“又有何事启奏？不是与你说过了吗？一般的事自己处理就行了吗？这么大个国家，朕若事无巨细，岂不累趴下了？朕的心肝宝贝，你说是也不是？”

邹师儿嗲声嗲气地道：“是，是，当然是了。不过，右丞相忠于圣上，凡事向圣上启禀，也在情理之中嘛。圣上以为呢？”

“还是朕的小娇娇会说话，小嘴粉嘟噜的，说出话来酥酥的。甜甜的，好招人喜欢！”炀帝显然听信了邹师儿打的圆场，淫邪的脸上溢着讨好邹师儿的性感十足的笑。

宇文述以为炀帝会大开金口，问何事搅扰，不想炀帝却又把精力集中在了邹师儿身上，好像把他给忘了。宇文述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好一会才想起应当向邹师儿求援，便向邹师儿示眼色。

邹师儿感激宇文述，是宇文述将她从妓院买出来，献给了炀帝这个咳嗽一声全国动弹的君主，而且得到了炀帝无一复加的疼爱。别的不说，仅炀帝送给她的珠宝，她几辈子也享用不完。况且炀帝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和性的需求。炀帝只顾淫乐，将朝政晾在一边是司空见惯

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可将恩人宇文述晾在这儿，她心里却不是滋味。莫说她已发现了宇文述递给她的眼色，就是宇文述不向她求援，她也想拉宇文述一把。苦于炀帝的大嘴不离她的桃腮和樱口，无机会发话罢了。终于有了机会，当炀帝拿下大嘴，要做其他动作的刹那间，她佯怒地道："圣上，你就让妾歇会儿嘛，歇会儿嘛！宇大人也站在那儿多时了，等他启奏过了咱再玩嘛。"

"噢，宇文述还在！说吧，何事启奏？"炀帝松开邹师儿："你这一来，朕连心肝宝贝都得罪了。"

宇文述抓住时机，先扼要地介绍了义军的状况、朝中的情势，然后道："臣写了一份奏折，是奏李渊自树恩德，奖掖义军，招兵买马，结纳豪杰，图谋不轨的。请圣上御览。这是微臣的幕僚安伽佗亲自到弘化郡探查获取的情报，不说绝对正确，却决无虚言。"

炀帝推开邹师儿，接过奏折，反复看了三遍，然后右手在龙案上一拍："反了，反了！朕立即下旨，将李渊拿来。若真有此事，定斩不赦！"

"微臣怕圣上的江山毁在李渊手里，故奏此折。李渊谋多略众，早晚会向圣上发难，养虎遗患，不如……"

"不如什么？讲来。"炀帝面现青紫，显然心中的怒火被宇文述撩拨旺了。

"微臣以为应当机立断，将他立斩于弘化，以儆效尤。"

炀帝盯着宇文述，似乎想透过宇文述的皮肉，发现宇文述心里的秘密。过了一会，不以为然地道："这倒操之过急了。朕办事再草率，也不会一句话就将李渊给杀了。李渊是在臣民中有威信的人物，又战功卓著，要杀也需将事情弄个明白再动刀不迟。若是不然，何以服众？好了，你出宫去吧，此事由朕谨慎处置。"

"圣上，不能被李渊迷惑啊！速抓快杀方为上策，方为上策啊。若等他羽翼丰满，一切都晚了！"

炀帝不禁对宇文述产生了怀疑，言道："爱卿，你与李渊向有间隙，可别借朕的刀杀他。据朕所知，他对你不薄，不仅从未在朕面前说过你的坏话，还揽你的罪过于怀中。你可要以朕的江山为重，出以公心哟！"

欲速而不达。报仇心切的宇文述正应了这句话。他操之过急，弄巧成拙，便不无慌迫，匆匆出了宫城，回到自己府上，推断着事态将怎样发展，自己该如何对付。然后找来安伽佗，如此这般地叮嘱一番，还拿出了十两黄金，作为对安伽佗的奖赏。

赵伟回到弘化郡衙，将见驾的过程向李渊汇报一遍，李渊便不放在心上，仍然埋头于郡中事务之中。不想次日傍晚，王安来到郡衙，传宣圣旨。李渊知发生了事情，接下圣旨后将王安引至书房，问王安炀帝为何要他速回京中。王安未语人先恼怒起来，言道：

"都是宇文述那条老狗，他在圣上面前告了老爷的御状。诬陷老

爷奖掖义军将士，招兵买马，图谋造反！”

向以稳健、沉着著称的李渊阉言暴跳：“这个宇文述，什么玩意？无情无义，专以害人为乐，将他碎尸万段而不解其恨！怨冤相报何时了？天底下少有的小人啊！我这就与你回京去，与宇文述小儿廷辩一番，不将他驳得哑口无言，我李渊就碰死在金殿之上！”

“老爷息怒。与小人斗气，并非老爷所为。”王安比跟随李渊时老练了许多：“与他廷辩势在必行，但却不能草率行事，必有足够的证据。”

“这皇天后土就是证据，弘化郡的五十多万军民就是证据！”李渊余怒未消：“宇文述不除，国无宁日啊！”

王安言道：“招兵买马，图谋不轨之说极易驳斥，惟这奖掖义军之陷词难以说清。事实上老爷留用了玉葫芦、姜麻儿和他俩的属下，还分发过银两，探望过主要头目的亲属，请过酒宴，称过兄道过弟。此案的焦点在于能否证明他们不是义军。若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是草寇，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反之，就逃不出宇文述的魔掌。”

李渊一想也是，便坐下来：“你以为这证据怎取？”

“这容易，只是多费些时日罢了。让你属下的七个知县合写一份证词，再让今在京中为官的原弘化郡太守杞胜孔写一份，用充分的事实证明玉葫芦、姜麻儿是草寇，事情就解决了。大雨下不了多时，大风刮不了几日，若此事办得漂亮，宇文述狗儿子的末日也许就到了。我明日就回京，老爷可数日后起行。”

“王安，你小子，长进多了！”李渊拍着王安的肩膀：“这样下去，准能有大出息！可我违了旨意，你回去如何向圣上交代？可别因我葬送了你的前程。”

王安将手中的拂尘放在几案上：“舅父头脑比我灵，办法比我多，这些许小事还用我想办法吗？这一，我可以在路上多耽搁几天。这二，若舅父不能与我同时赶到，我就向圣上说你病了，稍有好转便前来面君。”

这时，酒饭端上，二人一边用饭，一边谈京中和这弘化郡的大事、要事。由炀帝淫心不减、镇压义军谈到宇文述的霸道，靠山王杨林的正义。当然也谈及宝惠和建成、世民、玉心。最后，二人又对如何对付宇文述，还自己一个清白的细节做了详细的研究。李渊的情绪已经正常，他推开窗户，迎进天上那轮冰清玉洁、光如白银的皎皎明月，感慨地道：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出现宇文述这样的宵小不足为怪。不清不见尘，不高不见低，不广不见狭，不盈不见亏。无小就大，大是小比出来的。我抛家舍业，在这离京千余里的弘化流血流汗，他在京中养尊处优，横行霸道，害人有术，俺俩相比，孰高孰低？谁大谁小？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志；丹可磨也，不可夺其赤。就是有天大的难事，也难不倒我。我顶天立地，志存高远，不挠不屈，必成中流砥

柱，青史永垂！”

王安微有醉意，在心底憋了多少年的话随口而出：“我知舅父的心思。舅父志在江山，只不过韬光养晦罢了！”

李渊一惊，迅速关上窗户，严厉地道：“胡说！以后再听到你说这样的浑话，我打烂你的屁股！你是我的外甥，又跟了我那么多年，类似的话从你嘴里说出去，威力有多大。若让圣上和宵小们听了去，舅父的千日之功，就毁于一旦了！”

王安自知失言，慌忙赔礼。李渊自知口气太重，便以长者劝诫下辈的口气道：“安儿，宫中不是好待的地方，以后酒尽量不喝，以免误事，祸出于口啊！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可要好好做人，认真做事，从一点一滴做起，力争做个利于社稷、无愧百姓的人上之人。千年精卫心平海，三日如虎气食牛。凡事积淀到一定地步，就会在瞬间爆发，终获成功！”

次日，送走了王安一行，李渊即召知县们到郡衙议事，听取了各县的情况汇报，进行了评点，布置新的任务后，利用饭前的间隙，李渊提出要知县们写证词的要求。知县们无不义愤填膺，表示坚决支持的同时，如实地写好了证词。李渊谢过，将郡中的事向惠春风交代一番，连夜起程，赶奔京都。为了争取时间，晓行夜宿，马不停蹄，不日便来到阔别了数月的长安城。他一不进自己的府第与妻子儿女相聚，二不去相好故旧家叙旧，直奔原弘化郡太守、现在的尚书省左仆射杞胜孔的府第，开门见山地讲了事情的经过及自己的要求。杞胜孔虽然圆滑，却因李渊上任后没找他的麻烦，很是感激，加之李渊的要求又不过分，犹豫一会，答应下来。遂写了足足有三千字的证词。李渊谢过，乘夜来到靠山王杨林的府中。

杨林毕竟年至耄耋，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经常感冒发烧，李渊进入他的府第时，他正躺在床上呻吟。听说李渊不期而至，很是高兴，忙令仆人将李渊接到他的床前。

李渊本欲找杨林谈谈与宇文述的事，让杨林拿个主意，看杨林病成这个样子，于心不忍，寒暄过后，道：“老王爷，渊到京中公干。顺便前来探望你老人家。你老人家骨骼硬朗，面色也好，稍有风寒而已，歇些时日，再服些药，很快就会痊愈的。你老人家应当颐养天年，不想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以致累成了这个样子，渊心中实在难受！”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上了岁数，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我杨林这大半辈子叱咤风云，为社稷为百姓尽了力。虽说有不足，不过九牛一毛。如果现在就闭上眼睛，也无悔了。”杨林气喘吁吁的，一字数顿：“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这老来老去又彻底了解了你，爱上了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李渊鼻子一酸，泪水盈眶：“老王爷，渊能受到你的夸奖，实不

敢当。你老人家就安心养病吧，没事的。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付出了很多很多，问心无愧的人，必然福大命大造化大。回弘化后，渊即派人称'活扁鹊'的民间医生成运文前来给你诊治。此人虽系民间医生，却是悬壶圣手，再难治的疾病他也能治个八九不离十。更为神奇的是，他用偏方和验方研制的长寿丸，有返老还童之效。老王爷用了，定能疾去体康，继续为国家出力。"

"那就一试。"杨林二目不停地在李渊的脸上看着："李渊，你有心事，一定有心事。就将心事倒出来吧，趁着老夫还中用，帮你出个谱气，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李渊看不能再隐瞒下去，便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接着道："宇文述欺人太甚，渊想与他在圣上面前争论一番，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打煞他的威风。若不如此办理，渊就是逃过这一劫，有他在圣上面前谗言，三人成虎，日后还会出现不测。唉！小毒使人愉悦，大毒使人死，最难的是纠缠不清。这要耗费多少心力和时间，要耽误多少事啊！"

"自古以来，善游者溺，善骑者坠。但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则无以知人之材。有小人嫉妒甚至加害是正常的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嘛。小人加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坠其志，无力讨回公道。老夫支持你与宇文述这个奸贼争上一番，但要注意三点。"杨林喘息了一会："这一，言简意赅，以事实为据。这二，点到为止，不可穷追猛打。这三，千万不可高声说话，更不可涉及圣上。要有胆量，还要有风度。因为老夫推断，就是你将宇文述驳得无言以对，体无完肤，宇文述的前程也不会坏到哪里去。大凡君王，既用人才，也用奴才，宇文述就是这样的奴才，圣上离不开他。记住这句话：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

李渊聆听了杨林的教诲，受益匪浅。他真想与杨林就这么谈下去，直至天亮。但这是不可能的，杨林体弱，难以持久，时间紧迫，不可耽搁，便拜别了杨林，与柱儿、成文龙等几个亲兵，借着夜幕，悄悄回到了自己的府第，同时派出成文龙，打探王安的消息。

王安的速度太慢，仅比李渊提前三个时辰赶到京都，向炀帝复旨时已是暮时。成文龙找到他的时候，他复旨后刚回到寝所。二人谈了各自的情况，又在面君时说什么、怎么说等一系列事情上作了番文章，成文龙方才回到李府，向李渊汇报。

第二天东方天际才露鱼肚白，李渊便告别了妻子儿女，来到王安的住处。因炀帝大都近午时方才起床，借此机会，他前往崔公公的住处，看望了已经退下来、在太监宫养老的崔公公，给崔公公放下了三百两银子，并许下诺言，以后定当重报，待来到王安的住处，已离午时不到一个时辰了。二人便来到宫中，等待炀帝召见。午时将近，前往炀帝的寝宫请示的王安向炀帝的寝宫指了指，李渊会意，跟在王安

的后边，进入了炀帝的寝宫。只见邹师儿睡眼惺忪，正在梳妆，炀帝大概才从床榻上爬起来，伸着懒腰打着呵欠。李渊双膝跪地：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李渊奉旨进见！”

炀帝双目圆睁：“你不是大病在床吗？怎的有闲心来见朕？”

“大概病糊涂了吧？”

“启奏圣上，因郡事繁忙，渊累倒在床，不想又风寒入里。微臣怕圣上怪罪，王舍人走后，便赶来了。请圣上明察。”

“唔，你倒忠心一片。”炀帝此话还算温和，接下来便不客气：“李渊，朕待你极厚，不想你却辜负朕意，图谋造反，罪当不赦。但朕还是看在你我是表兄弟的面子上将你召来，把事情弄个清楚。如若不然，朕一道圣旨下去，在弘化郡就结束了你的性命！”

李渊明知故问：“不知圣上为何召我，更不知圣上为何龙颜大怒，恳请圣上金口大开，说个明白，微臣也好知错改错，知罪服法。”

“你自己做的好事，难道还要问朕不成！”炀帝叭叭地拍着龙案：“朕来问你，你奖掖义军，招兵买马，图谋造反，可有此事？今天你不将事情说个明白，朕立即下旨将你推出午门斩首！听清楚了吗？”

“圣上，微臣有一小小的请求，让告我御状者前来，我们当着圣上的面理论一番。若微臣输了，甘愿服法，若赢，恳请圣上治对方之罪。”

一个人才，一个奴才，若闹将起来，肯定好玩。鉴于此故，炀帝非常痛快地道：“如此甚好。传朕旨意：宇文述马上前来见驾。”说完，又向李渊道：“宇文述一时半刻到不了，你先向朕申述如何？”

李渊趋前一步：“不是微臣违圣上旨意，若微臣此时申述，有一面之词之嫌。我李渊不才，却向来光明磊落，渊倒要看看，诬陷微臣者是何等样人。刚才圣上传宇文述，可见诬陷微臣者是宇文述大人了。宇文大人实在小人肚肠，微臣不就是为了国之安宁拿了他的宝贝儿子吗？微臣问心无愧，不想他却耿耿于怀，非要治微臣于死地不可，何凭天理？微臣为圣上的江山呕心沥血，不想宇文述却如此待我。如此下去，微臣还敢大刀阔斧地为圣上的江山效力吗？微臣为圣上的江山别妻抛子，他在圣上面前说三道四，微臣还有精力和时间为圣上干一番事业吗？李渊实在太冤啊！”

炀帝心中对李渊做了肯定，但却声色俱厉：“李渊，听你之言，你是君子，余者都是小人了？朕不听你的喋喋不休，等告你御状的宇文述到来，你与他理论。朕很想看一看你对朕的忠心是真是假！”

“圣上，微臣宇文述见驾。圣上日理万机，难得余闲，诏微臣前来，不知何事？”

炀帝指着李渊：“宇文述，你看他是谁？他就是你御状中的李渊。朕诏你前来，是想明辨事非。李渊想与你廷辩一番，你敢应战

吗？”
宇文述本来心中发虚，不料炀帝竟摆下了争辩的战场，底气便更加不足：“回奏圣上，当……当然应战了。”
炀帝看耍猴似的，未等廷辩开始，心中便增添了三分惬意：“李渊，宇文爱卿告你奖掖义军、招兵买马，可有此事？如实道来。”
李渊理直气壮：“根本没有此事，小人诬陷罢了。”
“诬陷？说得倒好听。你的罪行是我的幕僚到弘化郡探查的，难道有假？”
“一派胡言。我李渊招兵买马，是为了保卫圣上的江山，并非图谋不轨。圣上有言：今日义军蜂起，军伍不够用，凡郡以上的地域可以招兵买马。难道我错了吗？若天下的臣属都对圣上的旨意无动于衷，大隋谁来保卫？圣上谁来保卫？说到底，在招兵买马一事上，并非我违了圣上的旨意，是你宇文述大人。违旨当斩，当着圣上的面，你就引颈受戮吧。”
“这……这……”宇文述无言以对，只好求救于炀帝。
炀帝望着宇文述的尴尬之相：“此事李渊说得有理，你就不必辩驳了。你不是说奖掖义军吗？拿出证据，朕为你作主。看你，怎么惶惶不安，难道怕了不成？”
“圣上，微臣不怕，不……怕。”宇文述使出了浑身解数：“李……李渊，我来问你，你不仅留用了义军首领玉葫芦、姜麻儿和他俩的属下，还与他们称兄道弟，对而饮之，可有此事？”
“此事不假。”
“既然如此，我宇文述就没有与你争论的必要了，该定何罪，你心里有数！”
“宇文大人，你是否太自信了？我来问你，你怎的知道玉葫芦、姜麻儿与他俩的属下是义军？”
“这是我的幕僚安伽佗告诉我的。”
“他告诉你的事就是事实？你未免太荒唐了吧？”李渊从怀中掏出知县们和杞胜孔的证词：“请圣上过目。”
炀帝接过，御览一遍，心中有了底儿。他蓦地将证词扔给宇文述：“你他娘的做的好事，自己看吧。人家玉葫芦与姜麻儿明明不是义军，你为何非要说人家是义军不可？”
宇文述败下阵来，如同抽了筋的疯狗，瘫倒在地。为了减轻诬陷之罪，他只好丢卒保车：“圣上，都是安伽佗那个王八蛋。若不是他捏造事实，微臣也不会给圣上添这诸多麻烦。微臣该死，求圣上处罚！”
“你是朕的左膀右臂，朕赦你无罪。不过，以后要大气一些，莫动不动就给朕找麻烦。若不是朕袒护于你，你早就不知死过多少次了！李渊，你也别得理不让人，这些事就让它过去吧。”
“圣上一语中的，不愧为明君。”李渊跪倒：“我李渊为圣上为社稷

马革裹尸在所不辞，不想总有人与微臣过不去，这让微臣如何为圣上卖力？难煞李渊，苦煞李渊了！”

宇文述言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我宇文述听信了小人的谗言，以致惹出这些事来，实在不该，你就原谅了我吧，以后宇文述不再如此也就是了。”

“述弟，咱俩有嫌隙是事实，可我李渊在圣上面前不仅向来没说你的坏话，且将你的罪过揽在自己身上。我李渊何事对你不起？白石似玉，奸佞似贤，为了圣上的江山永固，咱要不做奸佞做忠臣。”李渊不无刻薄地道：“十步之间，必有茅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垣，比咱俩能耐大的遍地皆是！”

炀帝看宇文述如同夹尾巴狗，便竖起梯子，让他下台：“传朕旨意，给我将安伽佗砍了！”然而生性多疑，疑人才不疑奴才的他还是怕李渊在一地时间久了会发生变故，便道：“李渊，朕封你为右骁卫将军、河东黜陟讨捕大使，再到山西河东讨捕造反者吧。朕相信你，重用你，你可要好自为之哟！”

李渊知炀帝的用意，却不好推辞，便“谢主隆恩”了。

第八章　血战龙门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秋。

山西河东郡蒲州县池盐场。

盐场设在黄河岸边，滔滔的黄河水的咆哮震耳欲聋。盐池如同江南的稻田，一个连一个，无际无涯，规模宏大。如此之大的池盐场，当然产盐量很大。盐堆如山，在平展展的盐场中兀然而立，鹤立鸡群，成为一大景观。

令人不解的是，盐场中空无一人，给人一种黄鹤一去不复返，留下此场空悠悠的感觉。仅上卯簿的盐工就达四千多名，他们不在盐场中晒盐，到哪里去了？难道死绝了，地遁了不成？

盐工们没有地遁，更没有死绝，此时，他们正在向龙门山中集中，准备揭竿而起。

龙门山在河东郡河津县及陕西韩城东北，跨黄河两岸。此山连绵数十里，高大峭拔，悬崖壁立，沟壑纵横，以险绝著称。黄河至此，劈山而过，西岸峭壁对峙，形如门阙，加之又在龙门山处，故有龙门之称。传说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跳不过龙门者永远是鱼，跳过龙门者便成为龙，从此便飞黄腾达，既名利双收，又关乎天纪和帝基了。

山中风光最秀丽处，有一庙宇，人称禹王庙。禹王庙建于何年何月已无从考证，但从那斑驳陆离，东倒西歪，凝着历史的沧桑和岁月剥蚀的状貌可以看出，历史已非常久远。不过它们未倒塌，特别是那

三间大殿和殿内的大禹塑像，虽然老态龙钟，难经风雨，却倔强地立在秋风之中，就是不倒下。它在告诉人们：义之所在，身虽死，无憾悔。

禹王庙前杂草丛生，碎砖烂瓦俯拾皆是，似乎从来没有人前来整理过。此时庙前偌大的平场依然如故，只是多了一张缺腿少棱，面目全非的硬木几案。几案是从大殿中搬出来的，本为供奉大禹的供桌。供桌上放一个柳斗大的香炉，插着三支拇指粗的木香。木香正燃着，散发着刺鼻的、但却叫不出名儿的味道。一条胳膊粗的花蛇从供桌下的草丛中旁若无人地爬过。周围的参天古木上，一群群的猴子在嬉闹，那几只毛发苍苍的老猴儿目不转睛地俯视着平场内，好像在问：这人迹罕至的山中怎么忽然来了这么多人？是来祭祀禹王，还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是的，禹王庙前的平场上是聚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足有四千之众。来者多是衣着破烂、皮肤黝黑的青壮年汉子，都手持武器，以钩、锨、镢之类的农具和晒盐工具为主。无不庄重、严肃，一副豁出去的模样。但无人开口说话，更无人交头接耳，如同一座座青铜雕像。目光几乎全部对向供桌的方向，似乎在等待重要人物出场。猴群们便狂放起来，向人群挤眉弄眼地扔野果。然而，尽管它们费尽了气力，却无人理会它们的恶作剧。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一个满脸虬须，豹眉虎眼，膀宽腰圆，身长八尺有余的汉子从大殿中赳赳而出。汉子后面紧随一个个头中等，一身紫衣，面目清瘦，风度儒雅的先生。先生不过四十出头，比前面黑炭头似的汉子大不了几岁。黑炭头汉子来到供桌前，大嘴一咧，声如洪钟：

“弟兄们，天子无道，徭役太重，咱们实在活不下去了。今，天下百姓叫苦连天，揭竿而起者到处都是，数不过来。反正活不下去，为什么不像他们那样杀官吏、攻城池，将这条命豁出去？弟兄们，我宋黑子宣布，从今天开始起义！愿随我干到底的留下，日后有官大家做，有银大家分，咱也过几天好日子。不愿随我干的，立即走开，我宋黑子眉头不皱！跟我干还是不干？”

“干，干到底！”

人群豁然而动，火山爆发般的叫喊声吓得猴群四散逃命，如同听见了兽中之王的怒吼。

宋黑子激动得忽地跳上供桌。那腐朽不堪的供桌哪里经得起他那驼蹄似的大脚，四分五裂，哗啦啦倒在草丛中。就在人们以为他会摔个狗抢屎的时候，他一个鹞子翻身，飘然落地，钉子般地钉在地上，不仅反应敏捷，思维也算上乘。自我解嘲地道：“当今的朝廷，就像这供桌似的，又破又烂，只要咱们合力齐心，拧成一股绳，还愁踢蹬不了它！”

白面先生接着道：“宋头领所言极是，大隋气数已尽，炀帝也快

寿终，咱们这些晒盐的苦力谁都看得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今儿个咱就用恨、用力掀翻朝廷，打杀杨广，重建一个新天下！我尉迟文以义军军师的身份宣布：咱们这支队伍是反朝廷，杀杨广的起义军，并非草寇，只向朝廷和杨广开刀，决不祸害百姓，违令者斩！一切听从宋头领的命令，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违令者斩！今蒲州县知县胡作非为，为害百姓，视咱盐工如奴隶，该杀。加之城墙破败，城中兵马仅有两千，极易攻打，咱就先拿下蒲州城，用知县的头祭旗，然后攻打龙门城，待城一下，便与各路义军遥相呼应，一路打下去，直到拿下长安。那时，该做皇上的做皇上，该当朝臣的当朝臣，咱们也尝尝荣华富贵的滋味！宋头领，你下命令吧。”

宋黑子生怕弟兄们听不清楚自己的命令，又想再显示自己的能耐，双脚一踩，腾空而起，鸿毛般地落在身后那棵离地丈许的大柏树的杈上：“弟兄们，本头领已在后山的山洞中煮好了十头牛，八只野猪，六只熊，三百只野鸡，七百只野兔，还有百余坛好酒。咱这就享用去，待酒足饭饱，就去攻打蒲州城。蒲州城的南墙大都倒塌，咱就集中力量攻打南门，一声呼号，事就成了！”

吃饱喝足之后，这群急于摆脱贫困，急于做皇上、当重臣，享尽荣华富贵的汉子们，在宋黑子和尉迟文的率领下，乘着夜幕，悄悄迂回到蒲州城南门，一声呼号，从倒塌的南城墙冲入城内。

蒲州知县高从昨天方才打听到盐工起义的消息，招兵买马、修筑城墙已来不及，又没有料到义军会首先拿他开刀，心存侥幸，还在梦中，就成了义军的俘虏。义军将士初时还记着尉迟文的话，不扰民不抢劫，待俘虏了知县高从，战胜了城中的两千官兵后，部分将士便经不住城中财物的诱惑，不仅抢了县衙、当铺，就连普通居民的财产也成了囊中之物。尉迟文大叫“不好”，要宋黑子下令制止。宋黑子传下令去，却是令禁不止，又连杀数个抢劫者，以儆效尤，将士们方才有所收敛。服从命令者乖乖地交出了抢劫的财物，违令者拒不交出，有数百人竟裹了财物，在夜幕的掩护下一走了之。待天光大亮，面对城中的狼藉之状和将士们的贪财之举，尉迟文言道：

“想不到弟兄们竟如此贪婪，抢了县衙还可原谅，抢了百姓事就大了。咱们若无百姓支持，莫说打到长安，就是在这蒲州城中也难以持久。鉴于此况，当先整军安民，不忙攻打龙门城。龙门城坚固异常，又处险地，就凭咱这支队伍，打不出个好结果的。”

宋黑子不以为然：“造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弟兄们抢劫财物有何不可？抢就抢了，无须自找不舒服。本头领以为，攻打龙门城时下道命令：抢到财物归己。‘钱’字头上有火，重赏之下有勇夫。如此以来，弟兄们的劲就大了。劲头有了，龙门城不就是咱们的了？据本头领所知，龙门城中有兵马三千，多是些贪生怕死的东西，有的还向着咱们，没什么好怕的。”

“头领差了，咱们是义军，不是草寇。咱们的目的是打江山，不

是为了点小财，这个道理大概我向你讲过不知多少遍了，你都……唉！”尉迟文痛苦地道：“若头领视我的话为儿戏，我便即刻离开。我尉迟文饱读经书、兵法，又与你为伍，为的是干一番大事业，你却不足为谋，如此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我何必跟着你去送死，去挨百姓们的咒骂？男儿立身当自强，你身为头领，目光短浅，无浩然之气，更无举大计、夺天下的雄心壮志，虽不惧死，却离死期不远了！真正的丈夫是不会与竖子为伍的！”

“看你，耍什么孩子脾气？本头领听你的不行吗？”宋黑子急了：“咱就先整军，再攻打龙门城。以后凡是军中的事，全由你做决定，本头领仅下命令行不？”

这就是炀帝要李渊前往讨捕的造反者，这就是山西河东等一支农民反隋起义军。

李渊接旨的第三天，便向龙门城进发。因京中可以使用的将士有限，兵部仅拨给他两千兵马。他对河东义军的情况缺乏了解，又没见河东郡的快报，兵部又没接到报告，以为这支起义军人强马壮，声势浩大，怕寡不敌众，出师不利，与宇文述廷辩后从宫中回到自己的府上，即派成文龙星夜赶往弘化郡，让董理率三万人马驰援龙门城。因为从道理上讲，他还是弘化郡太守，并知关右诸军事，右骁骑将军之职，仅是临时设置而有兵权的称号。

长安、河东郡、弘化郡在一条线上，呈东北一西南方向。长安城在这条线西南方向的末端，弘化郡在东北方向的末端，河东郡在当中。从长安到河东郡的距离，与河东郡到弘化郡的距离基本相等，都是五百里左右。李渊到弘化郡上任时，就是走的这条线，经过河东郡时住了两宿，浏览了晋陕间的交通咽喉蒲州城和河水汹涌、惊动天地、气势如虹的黄河龙门，还有黄河弯曲处，与潼关遥遥相对的风陵渡，并吟诗一首：黄水滚滚惊世骇，疑是苍穹天河来。龙门之处鲤鱼跃，风陵渡东潼关峭。关中门户言无虚，一夫当关谁能开？

五天的路程，李渊与所率兵马四天就走到了尽头，人马离河南郡的驻地龙门城还有二里路程，河东太守鲍坤派来迎接的人马便赶来了。李渊与鲍坤的从弟鲍江并马而行，一边听鲍云介绍河东郡的情况，一边遥望龙门城。

龙门城紧靠黄河边，离黄河上的龙门不过三里，能十分清楚地听到黄河水的咆哮。此城方圆二十多里，城墙为三合土筑，又宽又高。设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北门与洛阳的黎阳城相同，都面对黄河。城头上五色旗倒是不少，却很少见将士的身影。

鲍江发现李渊的注意力放在龙门城上，便将话题由宋黑子的义军转向龙门城：“这龙门城建于东汉，北周初年进行过扩建，隋开皇十六年大规模地维修过一次。今城郭东西、南北各十里，常住人口八万多。驻兵两千余人。”

李渊一愣：“怎么如此之少？”

“全郡原有兵马三万五千人，因地方较为安定，无百姓闹事，圣上将兵马大都调到了山东，围剿起义者去了。以故宋黑子为首的义军一夜之间攻进了蒲阳县城，杀死了知县高从，城中的财物抢劫一空。现正在整顿人马，准备攻打这龙门城。”

“鲍太守怎的不趁其羽翼未丰，调集郡中各县人马讨捕？这河东郡辖六县，每县最少也有兵马千余，若集中兵力击之，不日即可大获全胜。”

“将军有所不知，我家太守并非不想收拾他们，只因宋黑子起事后的第三天，前来参加义军的百姓就达万余人，而且仍有百姓前来相投。若集中兵力围剿，郡属各县县城和这河东郡驻地龙门城有被攻占之危还在其次，越剿义军越多却势在必然。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压力越大，反抗也就越大。以在下看来，百姓造反已成大势，剿与不剿都无所谓，其成燎原之势已成必然。全国都如此，这河东郡很难飘然世外，成为一片净土。”

“怎的不向山西求救？圣上在山西设立了行宫汾阳宫，驻有两万御林军。”

“一个郡的太守，能调动御林军？那是保卫圣上的军队啊，除了圣上，谁敢调动？若可以调动，汾阳宫离这里仅不足二百里，一蹴而就，圣上何必舍近求远，派将军率两千余人前来？我家太守久闻将军大名，早就想见将军，听说圣上派将军来河东郡讨捕反贼，高兴得连叫‘苍天有眼’。”

一行人循序进了龙门城的南门，引来城中百姓驻足观看，向李渊行着注目礼。河东郡自古以来就是个穷郡，因此龙门城中房屋破旧，商业无多。加之宋黑子率众造反，人心惶惶，无繁华可言。郡衙与弘化郡的署衙相比，别之天渊，不同的是弘化郡无城墙，龙门城却城墙壁立，十分扎眼。

“唉呀李将军，鲍坤日夜都在想你，你可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短小精悍的河东郡太守鲍坤率郡中的郡丞、功曹、主簿、太学博士等主要官员迎出来，热情又不实在地指着大堂后的殿堂道：“山西土地瘠薄，物产欠丰，惟有西瓜和苹果天下知名，请入后堂品尝。”

“鲍太守比我大数岁，是我的兄长，兄长对小弟客气，就见外了。”李渊说着，进入后堂，抓起一片西瓜就啃，边啃边便道：“鲍兄，你看，小弟就像在自己家里似的，你还有见外的必要吗？”

鲍坤发自内心地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啊！兄只闻人言，未见其实，今日亲眼目睹，果然不差哟！难怪有人说，与兄共事，再苦也甜。这正应了王充的话：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说着，他便将话题引到让他心急如焚的宋黑子身上：“弟大仁大义，不知感动了多少不义之人。山大王董理、吐谷浑可汗屈突通、弘化郡草寇玉葫芦和姜麻儿，更有曾经陷害过小弟的杨素。弟来河东，

如淋甘雨，似雪中送炭，宋黑子一伙必败无疑！”

“鲍兄，我李渊哪里有那么大的本事？若想败宋黑子于河东，还要兄长大力协助才是。”

“想当年汉王刘邦从汉中走栈道进入关中，成燎原之势，大败项羽于垓下，立朝称帝。若宋黑子率众攻破咱这控制关中的门户，后果不堪设想。兄实在无能为力，帮持是肯定的，却无计可施，还靠弟大显神威哟！”

二人饭也没吃，便召集郡中官吏议事。从中午一直议至夜半方散，一个先礼后兵的方案制定出来。

次日日上三竿之时，李渊下令：“四千人马分为四队，每队一千人，严把四门，严禁可疑之人进出；城中戒严，二更后百姓不许在城中走动，呆在自己家中，次日晨明开禁；派出人员至街市张贴安民告示，安抚百姓，防止百姓内应。同时派颇有人缘，与宋黑子交情不薄，能言巧辩的河东郡太学博士诸葛明持李渊的信札至蒲州县县城，劝宋黑子归降。”

十步之间，必有茅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诸葛明为谋圣诸葛亮之后，自幼用功读书，不仅才华横溢，且志如鸿鹄，气贯长虹。可惜家贫如洗，又无根无门，中举后在这河南郡任太学博士，自以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整日闷闷不乐。乱世出英雄，在这乱世到来之时，年纪方才二十有六的他精神大振，以为施展才华的机遇到了。果不其然，他仰慕已久的李渊不仅不期而至，还如此器重他，派他去完成这么重要的任务。他感激不尽，而且自信能说服宋黑子，像李渊说服玉葫芦、姜麻儿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立个头功。能否被重用不在话下，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才华，名垂青史是最为重要的。

诸葛明谦虚地向李渊请教了诸多问题，然后骑上一匹高大俊良，但却很温顺的黄骠马，直奔蒲州县城。

宋黑子果不食言，凡事任凭尉迟文决断。尉迟文虽然没有带过兵，却因腹有诗书，志存高远，不日便将义军将士调理得渐入轨道。他将近两万人马分为四军，各由一名“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且精明鬼道，武功高强的汉子任将军。军中又委派了参军、旅、伍、师等军官。宋黑子为伐隋大将军，自己为军师，而且还设置了中军将军等职。同时学汉高祖刘邦攻下咸阳后的约法三章，制定了极为严格的律条，成立了由三十人组成的执法队。对抢劫财物、奸淫烧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者严惩不贷。昨天上午就公开审判斩决了三个奸淫民女的盐工，以杀一儆百。军之败生于不义，法之侵生于不正，今军纪严明，目的明确，义军逐渐纳入轨道便在情理之中了。

这两万人马分工明确，第一军修补城墙，第二军把守四个城口，疏浚护城河，整理城中街道、房屋，第三军准备粮草器械，第四军进行训练，中军负接纳投军者之责。除中军外，其余四军三日一轮换，以便都有训练的机会。

此时，尉迟文正在县衙与宋黑子议论攻打龙门城之事。宋黑子道：

“打下这蒲州县城后，要是一鼓作气攻打龙门城，龙门城就是我的了。都怪你，生着法儿阻拦，这倒好了，李渊来了，这龙门城还能打得下吗？这就如同晒盐，要是抓不住机会，盐晒成了也会化掉。”

尉迟文不慌不忙地道：“昔，管子有言：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就咱攻打这蒲州县城的那支队伍攻打龙门城，莫说能否攻下还尚在两可，就是能够攻下也守不住。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就是这个道理。仅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就把两万兵马治成这个样子，可见兵厉否不在兵而在帅。我敢保证，如此下去，用不了数日军貌就会焕然一新。军貌焕然一新加上旗帜鲜明，百姓认同，前来投军者就会越来越多。不出半月，兵马就会增至四万，如若不信，请大将军拭目以待。”

宋黑子直挠头皮：“本大将军说不过你，你有理行了吧？可这龙门城总是要打的，什么时候打？难道等到官兵他娘的大队人马都向咱扑过来再打不成？李渊可不好对付，人家有真本事，本大将军当盐工晒盐时就对他服得要命，直到当了这大将军，咱还服人家！”

“服归服，可不能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若到了这种地步，你不降了李渊才怪呢。你如今不是盐花子了，是统帅两万兵马的大将军。动一指而牵全身，你若稍有动摇，三军必垮哟！士贵立志，志不立则事无成啊！”

尉迟文一直担心宋黑子动摇，因为宋黑子心胸不广，鼠目寸光，又无大志，非为帅才。眼见得宋黑子说出这等话来，他的心都凉了。于是便苦口婆心地向宋黑子讲志气、理想、治军之道，直到口干舌燥，方才言及攻打龙门城的事：“说大将军不懂用兵之道未免太苛刻，大将军怕时日一久，官兵扑来，这不无道理，我也总在想这件事。今，义军蜂起，队伍已达一百三十多支，二百多万人，杨广已捉襟见肘，无兵可派，若非如此，也不会拨给李渊两千人马。我最担心的是李渊在弘化郡的六万之众。据报，那是一支训练有素，能征惯战的精锐之师，李渊决不会弃而不用。这蒲州城离弘化郡不过五百余里，一旦杀将过来，咱们的处境就会十分危险。况且咱们的将士技不如人，武器不足。”

“这么说你答应在近日内攻打龙门城了？”

尉迟文向宋黑子点了点头：“为防不虞，只好提前攻打龙门城了，总要有个立锥之地啊！待攻下此城，视情势而定，若李渊的精锐之师不来攻，咱的人马扩大到五至六万，就挥师南下，走出这关中之地，挥师长安。听说自从李密到河南翟让领导的瓦岗军中，出谋划策，四处联络，力量迅速壮大，已成为义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咱们可派人与其联系，相互呼应，不断壮大力量。若李渊的精锐之师来攻，

咱们就在龙门城固守，待机而行。”

“报——”探马跑进来。

宋黑子以为李渊在弘化郡的精锐之师已经杀了过来，兀然而起：“快讲，何事？”

“大将军的好友、河东郡太学博士诸葛明到了！”

宋黑子放松下来：“这个诸葛明，定是看我宋黑子成了气候，投奔我来了。这家伙比他的祖宗孔明差不了多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尉迟军师，不是本大将军贬低你，他比你可高明多了。若他真的来投，哈哈，用不了两年，这天下就成了我的喽！快快让他前来见我。”

借探马前去传令的当儿，尉迟文心事重重地向宋黑子道：“大将军的推断肯定错了。以我看来，诸葛明并非是来相投的，定是来劝降的。李渊最爱这一招，前者不是先派他的堂弟李神通前往翠华山劝降不成，又亲自出马，方才成功吗？”

“若他来劝降，咱如何对付？”宋黑子晓得诸葛明的能耐，不由犯了心思：“这家伙的嘴就像刀子似的，死人也能说活，怕你我不是他的对手。”

尉迟文言道：“到时由我对付他，你少开口。”

“都说官大自奸，果然应了这句话。如今当了大将军，连昔日的好友都不想认了。高高在上，也不到门外接我。想当年你母病重，我到你家送银子时，你可不是这样！”

诸葛明未进其门，就传来这既像打趣，又像活跃气氛，联络感情的琅琅之声。话音未落，他便像到老朋友家串门那样神态自若地走进来。接着指着尉迟文，不无讥讽地道：“看来这位手执羽毛扇，道貌岸然的先生就是尉迟文尉迟大军师了？久仰，久仰。今日在此相遇，诸葛明三生有幸哟！”

“小弟好眼力，好眼力啊！”宋黑子既热情，又摆大将军威势：“小的们，给本大将军的小弟赐座，不，看座！看样子小弟是来投奔大哥的吧？大哥不仅接纳你，还会给你安排个好差事。军师你就别当了，就当副大将军。”

诸葛明用衣袖在原本铮明瓦亮、一尘不染的方机上象征性地拂了拂，然后旁若无人地坐下，伸直了袍裳的下摆，目光由平视变为仰视窗外，流露出同情、拒绝和轻蔑。

“小弟，你这是咋了？难道为兄的话不对吗？你由一个八品太学博士，一下子升为副大将军，也够可以了！”

诸葛明这才将目光移向宋黑子，扫视着宋黑子那张诧异的黑脸：“兄长，你是个明白人，怎么当了大将军反而糊涂起来了？我来问你，今官兵就要压境，大厦就要斜倾，你这大将军还能当几天？你自己都保不住自己，何来封官许愿之说？兵大律在谨，论敌察众，胜负可先知也。你一不论敌，二不察众，仅听某些人信口雌黄，能不倒

霉？”

“这么说你不是来投我的，是来说我的了？”

“你我兄弟交往时，不是常言及李渊，并对其佩服之至吗？今，为弟事李渊这个五百年才出一个的人杰，心满意足，前程似锦，为何要投奔一个命在旦夕的短命之人？仰高天者有飞天之态，沧海可填可移，投无为者有行迷之虑，颠簸沧溟之志亦会无存。小弟的眼力再差，也不会投到兄长的怀抱。就一言一蔽之吧，小弟是受李大将军，咱俩最崇拜的人之托，前来解你倒悬的。咱俩交往数载，难分你我，小弟不能眼看着兄长成为刀下之鬼。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你我的友情出于贫时，心心相印，若小弟视兄长的危险处境于不顾，还叫人吗？”

尉迟文一直在向宋黑子示眼色，向他传递立即住嘴的信息。不想宋黑子不仅丢弃了刚才的约定，且逐渐进入感情的漩涡之中。于是，向宋黑子道：“大将军先歇息一会，让我说几句。”

“尉迟文，我们兄弟俩谈情论谊，也有你说话的份？君子不与牛对话，我堂堂太学博士，能与你这个托着死鬼上树，害我兄长的小人理论吗？要与你争个高低，我成什么人了？投之以木瓜，抱之以琼瑶。你投给我兄长的是祸，兄长能报之以琼瑶吗？若你非要兄长相报不可，兄长该报你一刀，让你不知深浅的厉害！”诸葛明话极犀利，口吻却很是温和：“兄长，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也……也是。俺兄弟俩谈得正热乎，军师，你就不要半道里横插一杠子了。谁都有三朋两友嘛，是不是？”

“唉！这个宋黑子，竟愚钝到如此地步，可悲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怕是这支队伍就毁在他手里了！”尉迟文颓然而坐，目光却炯炯地盯着诸葛明，一副极度仇恨和蔑视的样子。心里话：“这诸葛明好难对付，若如此下去，宋黑子必被他说动，看来不下狠手是不行了。我已投之亡地，陷之死地，若心慈手软，极难存生。”

诸葛明为避开尉迟文锐利、仇恨的目光，更为增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迈着方步来到窗边，欣赏着窗前那棵果实压满枝头的石榴树上的两只交颈的翠鸟。又吹起口哨，逗引翠鸟鸣啭，一副志得意满、玩山玩水的闲逸心态。翠鸟在他的逗引下，亮开了清丽的歌喉，宛啭啁啾。

气得翻着白眼的尉迟文实在怒火难按，欲要再次反击，宋黑子抢先一步：

“诸葛明小弟，说句话不难，要解为兄倒悬，他李渊李大将军总要让为兄尝到甜头吧？玉葫芦和姜麻儿算什么东西，都弄了个一官半职，我宋黑子可不是就一句话打发了的。人分三六九等高低上下嘛。”

尉迟文再也听不下去，冲着宋黑子：“大将军，想不到你竟说出这般令人不齿的话。咱们不是定好了吗？咱们的目的是打江山坐天

下，并非为了一升半斗。哀莫大于心死，你这等心态，岂不是自己完自己吗？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你……你……唉！”

宋黑子极要面子，为盐工时，人家一句好话就使他兴奋三天，一句坏话就使他骂“娘”三日。尉迟文当着他的朋友揭他的短，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一怒之下，与尉迟文争吵起来。什么起义，什么打江山坐天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将道义之争，纳入了感情之争的范畴。

诸葛明暗自得意，坐山观虎斗，细长的眼睛眨动着，寻找着战机。什么叫仁人志士，什么称英雄豪杰，什么日男子汉大丈夫？他觉得自己就是。略施小计就让对手纷争，这不是英雄所为又是什么？他十分肯定已经迈上了通向光明、施展才华的台阶，等待他的是扶摇直上，填海移山的辉煌。智者千虑，必杀于利害，他坚信宋黑子会在利益的诱惑下任他摆布。相信诡计多端的尉迟文在宋黑子面前难有作为。他等待着，直到宋黑子与尉迟文争得面红耳赤，方才转过身来，以和事佬的口吻道：

“兄长，不必动怒，怒大伤肾，火大伤肝，若伤了身体，小弟也没面子。尉迟军师，你也太没规矩，尊卑有秩，我兄长是大将军，你是他的军师，孰高孰低？兄长肚量太大，若是我处于兄长的地位，早喝令刀斧手将你嚓地砍了。兄长，你不是问李将军如何打发你吗？这是李将军写给你的信，你一看就明白了。是了，兄长不识字，小弟就读给你听吧。”

尉迟文一把将李渊的信夺在手里：“诸葛明，你也太目中无人了吧？有我这个饱读诗书的军师在此，有你逞能的份？”说着，打开信札看了一遍，怒道：“还是老一套。宋头领是大将军，不是山大王，我们是要改朝换代，并非只求温饱。今儿个就将话挑明了，想让大将军做玉葫芦和姜麻儿，除非日从西出！”

“尉迟文，你越来越武断了，这信是李将军写给兄长的，又不是写给你的，你一不读二不念，还发这么大的脾气，也太不给我兄长面子了。”诸葛明指着尉迟文的鼻尖，如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

“你……简直气煞我了！”尉迟文按了按腰间的宝剑。

“怎么，想动武？我诸葛明奉陪也就是了！”诸葛明毫不示弱，将腰间的佩剑拔出半截，然后嗤地插进去：“我知道你那两下子。当帐先生我不如你，论剑法你就是使出吃奶的力气也不是我的对手！”

“行了行了。军师，你不想读，就让小弟读吧。小弟为了咱们好，才登门的，你不该这样！”宋黑子夺过信札：“小弟，你读。读慢点，为兄好听个明白！”

“兄长放心，李将军怕你听不懂，写得很白。”诸葛明洋洋得意地清了清嗓门，念道：

“宋大将军：惊悉你率盐工造反，深为你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

青天览明月的英雄气概所折服。大丈夫壮怀激烈，马革裹尸，无可非议。况且盐工整日晒盐，苦不堪言？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此时揭竿，为时尚早。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等待你的是死路一条。命者，人之本也，无命何以骑巨鲸与东海，驾大鹏于九天？此非为危言耸听，空穴来风，听渊道来，若渊理不明，实不清，难动你心，便任你称雄。今，我已派人至弘化调三万精锐之师前来助战，不日就可到达。若大军一到，你那既未经战阵，又器械低劣的两万百姓，必无完卵。假若大军不至，你能打下龙门城，也难打开进入关中之门。再退一万步说，就是我将通往关中的大门打开，你与你的人马能进入关中，也难成大事。官军层层设防，郡县严阵以待，你过一道关，剥一层皮。可以肯定，二百里之内你的人马便伤亡殆尽。况，你人生地不熟，睁眼瞎一个。也许你将希望寄托在关中的各路造反者身上，如此甚谬。今，关中的造反者蜂起不差，却多为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并已被官兵剿灭十之有四。让人不可理解的是，造反者弱肉强食，互相残杀，以壮大自己的势力。你初入关中，就是官兵无动于衷，也会被关中大股的造反者吃掉。史圣司马迁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渊与大将军虽无交往，却知你君子坦荡，上交不谄，下交不污，重人情，讲义气，以故不忍心目睹你与数万百姓西去，方才写此信札。若你以为然，率众归我，便是兄弟。既是兄弟，当以手足待之。我即上奏圣上，封你为河东郡郡丞，封你的军师尉迟文为蒲州县知县。从此成为朝廷命官，效力用命，光宗耀祖。若任性不悟，我也不勉强，战场上见也就是了。”

不待诸葛明念完后面的“李渊书札”四字，宋黑子便兴高采烈了：“李大将军说到我宋黑子心里去了。既然淡水难成盐粒，咱何必去晒，而且还要搭上性命。难得的是，人家不弃，封了我个郡丞，又封了军师个知县。才折腾了这么几天，就当了这么大的官，这不是送上门来的大好事吗？军师，听了这好消息，你的气该消了吧？咱就依了李大将军，金盆洗手，当咱的官去。我早看明白了，咱就是打下了江山，关中有那么多造反的，都想从碗里夹肉，咱的官也大不到哪里去。况且到了那天，咱们还不定活着呢。”

尉迟文看已无挽回的余地，便恼羞成怒，使出了最后一招。他笑着向诸葛明招了招手：“既然大将军想降，就降了吧。你近前些，咱们议论一下如何降法。”

诸葛明机灵，本来对尉迟文转变得如此之快提出质疑，可沉浸在激动和兴奋中的他却不无忘乎所以，顺从地靠近了尉迟文。

说时迟，那时快，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尉迟文刷地抽出佩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入诸葛明的心窝。剑利力大，况且挟风带雨，凝着满腔仇恨，诸葛明仰天抱恨，倒在血泊之中。

尉迟文拔出宝剑，咬着牙齿道：“诸葛明啊诸葛明，我本不该夺

你性命，可为了宋大将军能完成大业，不得不如此了，你别忌恨我，忌恨李渊去吧，是他让你前来送死的！”

这突如其来的事变使正在沾沾自喜的宋黑子口呆目瞪，好一会才痴痴地道：“尉迟文，你太狠心了，怎的杀了我的好友，断了咱的前程？”

尉迟文扑通跪倒在宋黑子面前，正要争辩，宋黑子如梦初醒，连跳了数个高，指着尉迟文骂道：

“王八蛋，该千刀万剐的王八蛋，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你却杀了曾经帮过我大忙，让我永生不忘的好朋友，看我不剁了你这个杂种！”说着，拔出腰间的戒刀，向着尉迟文的头上砍去。

在这眼看尉迟文的脑袋就要成为两半的千钧一发之际，一条汉子飞身向前，利剑向着宋黑子的刀刃一挡，溅出数串火花。宋黑子抬眼看去，挡他的刀锋者不是别人，是尉迟文的堂侄，负保护尉迟文之责的尉迟凤鸣。

尉迟凤鸣体躯壮硕，武艺超群，在河东一带小有名气，因拳脚精到，剑术不凡，许多盐工拜他为师，学习武艺，宋黑子的贴身护卫冯勒，就是他的得意门生。眼见得叔父就要死在宋黑子的刀下，他怎能坐视不管，便以剑挡刀，救了尉迟文的性命。

宋黑子的戒刀被挡，不甘就范，大吼一声，来战尉迟凤鸣。二人功夫相当，棋逢对手，走马灯似地杀得难分难解。冯勒左右为难，不知是助宋黑子还是帮师傅。当此时，就见一条顶盔贯甲，年纪在二十岁左右的车轴汉子率千余众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将尉迟凤鸣拿住。宋黑子欲趁机取走尉迟凤鸣的脑袋，知根知底的冯勒的宝剑又挡住了他的刀锋，劝道：

“大将军手下留情！待将事情弄个明白再杀他不迟！”

“刚才尉迟文老儿杀了本将军的好友诸葛明，他又无视我的虎威，救了尉迟文的性命，千刀万剐不解我心头之恨。让开，不然本大将军连你也送回老家去！”宋黑子两眼如同灌了血，刀片在冯勒的眼前探来晃去，恰似一条咬疯了的怪兽。

刚才冲进来的汉子不是别人，是尉迟文前天才任命的中军将军孟乘风。他正在接纳前来投军的百姓，接到报告，说是大将军与尉迟军师的侍卫尉迟凤鸣打了起来。为了保护大将军的安全，他二话没说，带上千余人马，旋风般地赶了过来。是尉迟文力排众议，将他推上了中军将军的宝座，他又是尉迟风鸣的得意弟子，面对此情此景，当然不想让尉迟文叔侄丢掉性命，便跪在宋黑子面前：

“大将军息怒，冯勒所言不差，暂且留下军师和风鸣性命，待事情昭然后处置。”

宋黑子心力交瘁，戒刀哨啷一声掉到地上，喃喃地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这时，尉迟文忽然硬朗起来：“大将军，我也是万般无奈才出此

下策。我身为军师，与大将军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能眼看着大将军和手下的数万人马就这样完了吗？能让李渊将大将军的大鹏之志毁于一旦吗？咱好不容易才唤起民心，拥有了这支队伍，就这样垂手相送甘心吗？大将军，我死不足惜，我死后大将军能保留下这支队伍，去冲锋陷阵，做第一等人，干第一等事，我也就瞑目了！”说完，抽出佩剑就要自刎。

“军师且慢！”冯勒抢步向前，夺下尉迟文手中的宝剑，然后向宋黑子道：“大将军，军师无他，全是为了你与这数万之众。大丈夫岂能为情所累，误了大事！黄金累千，不如一贤，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像军师这样的贤良之士，天下能有几人？为了大将军的事业，他甘愿引颈受戮，今又欲自夺性命，难能可贵。还请大将军三思而行。”

尉迟文言道：“尉迟文斩杀诸葛明，意在断大将军后路，从此振作精神，完成打江山立天下的大业，一片诚心可对天地。若能用诸葛明的死，换回大将军的自知之明，换回一个晴朗朗的新天下，我尉迟文愿为他殉葬。今诸葛明已死，李渊肯定不会就此罢休，即使大将军率众降他，他也非要报仇雪恨不可。鉴于此故，不如趁其大军未到之时，拿下龙门城，然后再做计较！”

“这……”宋黑子从感情的漩涡里拔出了一只脚。

这时，四个军的将军先后赶到，无不请求宋黑子实现起事时面对苍天立下的誓言，先与李渊决一死战，再兵发关中。原来，孟乘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即暗令亲兵传报其余的四位将军前来劝说宋黑子与李渊决一雌雄。

一军将军陶丘山是个读了几天书的盐花子，说起话来文绉绉的：“大将军容禀，烈士不避铁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军师怒斩诸葛明，不无过分，但他的用意是好的。求大将军纳军师的忠言。拼他一番！”

二军将军管铜山出言粗豪：“大丈夫不干则已，干则干到底。官军是人，咱们也不是石头缝里蹦的，怕他何干！”

三军将军商书策拍着宽阔的胸脯：“大将军，别犹豫了，有尉迟文这样胸有甲兵，高瞻远瞩的好军师，又有这数万不怕死的弟兄，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四军将军毛孝看上去文弱，嗓门却很是响亮：“史圣有言：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官兵再强，难敌民心，只要咱们不怕他们，他们就无了能耐。千里之路，不可以抉绳，我们自己有能力拯救自己，为何为一己之利依附他们。”

孟乘风也道：“大厦既焚，不可以洒之以滴；长河一决，不可障之以手。今大隋之厦已焚，社稷之长堤已决，官兵防不胜防，杯水车薪。若不趁热打铁，悔之晚矣！”

尉迟风鸣挣脱了身上的绳索：“大将军，在下愿一己之命换来你

的猛醒。在一起晒盐时，你不是经常说，干就干大的，干就干出个样儿来吗？今儿个是怎么了？怕了吗？”

蓄极则泄，壅极则通，一直闷在那里的宋黑子慢慢抬起了大脑袋，如同刚从恶梦中醒来似的，懒洋洋地道：“既然无了退路，就与他们拼了，午夜攻城。只是诸葛明小弟就这样去了。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可他……我于心不忍！”

尉迟文见状，高声叫道：“大将军有令，午夜攻打龙门城。一军攻打东门，二军攻打西门，三军攻打南门，四军攻打北门，中军随老营行动。务要全力以赴，于平明前拿下此城。冲锋陷阵者奖，萎缩不前者杀！欲要成其事，必先利其器，爬城用的云梯、射杀城头之敌用的弓弩，一定准备齐全。刀枪不足，用锹镢之类器械代之，决不可徒手。各自准备去吧！”

“回来！”宋黑子言道：“李渊不坏，要是将他擒获，不可杀戮，本将军要见他。”

尉迟文心中一惊：“大将军啊大将军，既然两军为敌，就无情面可言，这又何苦？韩非子说得好：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故人多溺。李渊看似谦谦君子，实则满腹谋略。他甜言蜜语，实则口蜜腹剑，留他何用？若姑息养奸，必为其所害。收起慈善心肠吧，这里是战场，你死我活之地，并非酒楼茶肆。”

宋黑子抠了尉迟文一眼：“诸葛明小弟为你所害，可他已经去了，无法补救，若再夺李渊性命，我就羞于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杀贪官就是杀贪官，打江山就是打江山，却不能与人情混为一谈。告你说，我不仅要救下李渊，若有朝一日当了皇帝，还要请他帮我治天下！”

尉迟文苦笑着：“大将军心地善良，这是件好事，刚柔相济，死生变化嘛。待抓住李渊，交大将军也就是了。”

此时，李渊与太守鲍坤一边弈棋，一边等诸葛明回城。中午时分，不见诸葛明回城，以为大功告成，宋黑子设宴款待。太阳歪了，仍不见诸葛明的影子，还未引起重视，直到薄暮笼起，方才坐不住了，急忙派探马前往蒲州城打探。这时，亲兵来报，说是宋黑子的使者求见。李渊心中陡喜，立令传宋黑子的使者来见。二人收起棋盘的当儿，进来了一个身着常服，长相俊秀，令人喜爱的年轻人。年轻人彬彬有礼地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札，低头呈上，言道：

“大将军、太守，我家大将军派在下送来信札一封，请过目。”

信札文字不多：李大将军、鲍太守：蒙二位厚爱，我宋黑子决定开城投降。投降时间定为明日上午晨时，请做好受降准备。太学博士诸葛明弟已大醉酩酊，难以回城复命，故写此札，告二位知道。若二位还有吩咐，请告使者，让其带回，定当照办。

鲍坤自语道：“这就好了，这就好了！省却了刀兵之苦，李将军真乃神人也。”

李渊反复审视着信札，不见破绽，但却仍不放心，问使者：“你叫什么名字？你家大将军为何让你前来送信？信是谁写的？诸葛明真的醉了吗？”

使者操着地道的山西腔，流利地回答：“回大将军，在下姓苏名晏家，因腿快又识几个字，我家大将军便让我当了这个差使。这信札是军师尉迟文写的，读给我家大将军听过。大将军认可后，方才交于在下。在下真为化干戈为玉帛高兴，扬鞭打马就赶来了。诸葛明博士在下见过，醉得不省人事，喝下醒酒汤也无大好转。也难怪，他与我家大将军是要好的朋友，又大功告成，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便大醉不起了。不过无大关系，睡一觉就会好的。不知如此回答是否合大将军的意，请大将军指教。”

“回答得很好，也就无从谈指教了。你告诉你家大将军，都是兄弟，谈不到降不降，明日晨时，让他将人马在城南门外列队，我收编就行了。”李渊忽然发现苏晏家的目光躲躲闪闪，心头一紧。

苏宴家走后，鲍坤言道：“想不到乌合之众中竟有姓苏的这般口齿伶俐者。”

李渊摇摇头：“正是他的伶俐口齿，方才露出了狐狸尾巴。他回答我的那番话，言简意赅，一气呵成，如同流水，显然是经过了充分准备。还有两点十分可疑：第一，尉迟文的字很见功力，但有些笔画都呈波浪型，似乎是在心中有鬼的情况下写成的。第二，诸葛明是咱俩派出的使者，既然降事已成，他就是醉成一瘫泥，宋黑子也应当将他送回来。鉴于这两点，我以为他们行缓兵之计是真，投降是假，不得不防。”

“小弟修文德以制乱，诸葛明又是宋黑子的好友。宋黑子极重义气，就是尉迟文有三头六臂也难使宋黑子割情舍义，故有投降之举。”鲍坤以为李渊当局者迷，考虑太细，方才做出宋黑子假降的结论，便以旁观者的身份道：“苏宴家口齿甚佳，一气呵成也不足为怪，世上这样的人多着呢。孔明舌战群儒，意气飞扬，所发之语，加一字嫌多，少一字太露，不就是一例吗？至于书法，再好的圣手也难不误一横一画。诸葛明才高八斗，却是个酒徒，闲暇时常喝得烂醉如泥。宋黑子粗野，不懂得规矩，不将他送回这龙门城中，也可以理解。总而言之，不必风声鹤唳。来，咱俩再杀上几盘，换换脑筋。”

“报——”

李渊指着向他跑来的探马：“兄长先不忙下结论，待探马报过敌情，便一目了然了。”

探马看来走得很急，脸上的汗珠如豆，因喘气不匀，话也说得不利索：“老爷，小人至蒲州城探听消息，只见城门紧闭，戒备森严，根本进不了城。发现情势不妙，便假称是大将军和太守老爷派我进城探望诸葛博士的，却无济于事。于是，小人又请他们将诸葛博士叫到城头叙话，他们以诸葛博士酒醉，无力上城为名，要我速速离去。小

人看那形状，感到事情不妙，便急赶而回。”

鲍坤不无羞愧：“小弟神机妙算，我白读了那么多兵法。”

“看来宋黑子与尉迟文在麻痹我们，诸葛明不是被扣留就是遇难，醉酒之说纯属骗局。老兄，一场血战不可避免了。可见宋黑子与尉迟文极懂兵法，他们要以正合，以奇胜，以取无穷如天地，不竭于江河之妙。我城中仅有将士四千余人，他们却有近三万之众，虽然技不如我，却寡难敌众。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咱必须调动城中百姓与将士共同守城，方能躲过此劫。”

鲍坤脸上的愁云骤起：“百姓多心向敌众，就是上了城墙，也不肯出力，滥竽充数罢了。”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开郡之银库，凡上城者每人十两白银，有功者重赏，捣乱者严惩。此法已出，估计能增加万余人马。”李渊言道：“今夜除中军将士在帐中守夜外，其他将士，包括伙夫、马夫全部上城，违令者立斩。如此以来，不仅力量对比不再那么悬殊，若三军服威，士卒与百姓用命，能坚持些时日。预计弘化之师明天便能赶到，至迟不会晚于后天，只要咱们坚持两天，不仅保证龙门城无虞，敌必成我网中之鱼。老兄，不是小弟危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旦被敌战败，必玉石俱焚，你我就是能逃得性命，也难过圣上那一关。”

鲍坤未经过战阵，不免惊慌：“这待如何是好？”

李渊一语道破：“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立即传令：参军以上的军官速到中军帐议事，不得有误！”

初秋的夜很美，风不愠不火，清凉宜人，带来了即将收割的庄稼的气息和土地的芳香。挂在树梢上的、镰刀似的月牙儿似乎被秋的风韵所吸引，恋恋而不去。蟋蟀在弹琴，诸多不知名儿的虫儿在唱歌，黄河的涛声便越发大了。然而，热爱着母亲河，听惯了母亲河粗犷豪放的歌声的黄河儿女，却将这歌声作为心灵的安慰。作为摇篮曲。

官兵的中军帐中却是氛围肃穆，更不乏大战前夜的紧迫和焦灼。李渊稳坐中军大帐，手拿令箭，呼张三喊李四，平时挂在脸上的笑容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杀气腾腾。众将官无不处于临战状态，庄严地接受令箭。会议开至一更方散，继之而起的是各负其责，付诸行动。尽管李渊强调尽量减少声响，还是脚步杂沓，人喊马嘶。

与此同时，宋黑子和尉迟文也在召开参军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会场上的气氛虽比不得官兵，却也充满了杀气。尉迟文首先讲话，他面色铁青，话锋如剑似刀：

“……义军存亡，在此一举。兵速神速，一举破龙门城势在必行。今夜二更起行，进军龙门，午夜攻城，打官兵个措手不及。临阵逃脱者，杀！畏缩不前者，杀！进城后奸淫虏掠，祸害百姓者，杀！活捉李渊，违令者，杀！有功者重奖，多则白银万两，少则百两。大将军，二更将近，你就发号施令吧。”

宋黑子虽然心里疙疙瘩瘩，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用力咳嗽一声，吐出一口黄痰，抽出一支令箭：“陶丘山，你率众攻打东门。东门前临丘陵，易于放箭，争取首先攻入城中，立个头功。听明白了吗？”

陶丘山一拍胸膛：“大将军放心，不立头功，任你处置，龙门城中就那个几个毛人，好对付！”

宋黑子拔出第二支令箭，交于管铜山，训教一遍。攻打西门的管铜山满不在乎：“官兵已陷于死地，杀他们个屁滚尿流，头暴血出，比拈死一群臭虫容易得多！大将军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不杀他们个人仰马翻，俺管铜山决不会来见你！”

“商将军接令！”宋黑子又抽出一支令箭：“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你词儿倒挺多，就是没那股子杀人不眨眼的味儿。卒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到时候你可别打不起精神，使弟兄们也成了熊蛋！”

商书策被激怒了：“诸葛孔明出口成章，却是运筹帷幄的谋圣，韩信下笔成文，为大汉之魂。我商书策少有文采，虽难与其相比，却并非外华内糙的庸才，请大将军相信我。我一不许愿，二不宣誓，就看我的战功吧！”

四军将军毛孝早已按捺不住：“大将军，兵贵神速，就别啰嗦了，快把令箭给我吧！”

宋黑子也觉话语太多，占用时间太大，便一连抽出两支令箭，一支给了毛孝，一支交给中军将军孟乘风，只说了一句话：“毛将军，北门攻不下我找你算账！孟将军，中军有失，该当何罪，你自己心中有数！”

将令一下，奔袭开始，四门大开，义军将士钻入夜色之中，悄悄向龙门城进发。不到午夜，便围住了龙门城的四个城门。宋黑子和尉迟文看城头上无一灯火，更不见人影走动，以为官兵还在梦中，便连放三支箭头上缚了带油的棉布的火箭。箭飞军动，霎时间杀声冲破天宇。将士们越过护城河，搬开城墙下的鹿砦，竖起云梯，没命地向城头爬去。梯少人多，城下挤满了人群，蚁拥蜂攒一般。

宋黑子想不到会如此顺利，高兴得手舞足蹈。尉迟文却不无疑惑，暗道：

“李渊再蠢，也不会如此麻痹，城头上连哨兵都不放一个，可别中了埋伏。”

就在这时，南门城头上燃起大火一堆，灯笼火把骤亮，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接着，城墙上将士如织，“杀”声连天，箭如飞蝗，滚木礌石纷纷落下。义军将士没有迎战的准备，加之被这突如其来的气势所惊，面对飞羽和滚木礌石，惊慌失措，倒下了一大片，连云梯也被掀翻。第一轮进攻以失败而告终，攻打其他三个城门的将士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若继续攻打下去，会伤亡很大，宋黑子忙令将士撤至护城河外，准备进行第二轮进攻。

第二轮进攻开始后，宋黑子先令弓弩手连续放箭，压住城头之敌，方才下令攻城。虽然此法有效，却仍未成功，双方都伤亡很大。

如此攻攻停停，直到次日午时方才见成效。眼见得官兵死亡越来越多，抵御能力大减，义军将士信心大增，攻势一轮胜于一轮。

李渊看如此下去，城破在即，便来到南门，向宋黑子和尉迟文喊道："宋头领、尉迟军师，我本当稳坐帐中，不亲自与你们计较，更不想伤害你俩，可你们也太不给我面子。如此以来，我也只好亲自出马了！"他从亲兵手里接过曾射中凤目，揽宝惠于怀中的雕花漆木硬弓，顺手接过那支向他的心窝飞来的羽矢，张弓搭箭，将正在城下叫喊的义军小头目射倒。接着连续如此办理，射杀义军将士二十余名，且箭箭中的，无一虚发。

宋黑子连夸"好箭法"，似乎李渊射杀的不是自己的属下，而是他人。敬意也油然而生。

"大将军，咱们向后撤出段距离吧。李渊的箭法如此精妙，可别射中咱俩。咱虽在这护城河南岸，却离他不过百余步。"尉迟文向宋黑子道。

宋黑子摆着大手："指挥攻城吧，莫这么紧张，咱向后撤，不就影响将士们的情绪吗？再说，他的箭法再精，力气再大，离咱这么远，能射到咱俩？你快看，将士们快要攻上城头了，龙门城就要成咱们的了！"

就在尉迟文的注意力被即将爬上城头的将士所吸引时，李渊暗道："擒贼先擒王，就先打发了尉迟文吧。反之，这城破在即了。"想着，用尽平生之力拉弓放箭，那雕翎如同长了眼睛，直奔尉迟文的咽喉而去。尽管这飞来的利箭被尉迟文的卫士尉迟凤鸣发现，急喊尉迟文躲开，但已来之不及，未等尉迟文反应过来，雕翎鸣叫着，叭地插进了尉迟文的咽喉。尉迟文扑嗵倒地，带着远大而光明的理想，踏上了黄泉路。

这么远的距离，这么嘈杂的环境，若在平时，一箭中的，是很难想象的事，今日却变成了现实。李渊暗自庆幸，同时也为尉迟文遗憾。因为他佩服尉迟文的才华，打算将尉迟文纳于麾下。

尉迟文之死，震撼了宋黑子及其中军将士，也震撼了正在攻打南门的弟兄。城头上的官兵"尉迟文死了，缴械投降吧！"的喊声此起彼伏，军心也随之大震。喊声传染给了正在攻打东、西、北三门的义军将士，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攻城力度减慢，眼看着就要到手的城池，便可望而不可得了。

李渊望着不知如何应付的宋黑子，高声叫道："宋头领，实在对你不起，渊不该射杀你的尉迟军师。渊实在是迫于无奈，若尉迟文不死，我的一世英名就毁在他的手上了。你是头领，若取了你的性命，你攻陷龙门城就成了泡影。只要我一箭飞过去，你就会跟随尉迟文西去，可我不想杀你，因为我听说你憨厚耿直，厚情重义。只要你下令

弟兄们撤出战斗，在这南门外集合，投而降之，我不仅不再杀一兵一卒，还话复前言！”

尉迟文死了，尉迟文就这样死了，军心将散，若继续对抗下去，不无全军覆没的危险。宋黑子终于做出决定，下令停止攻城，全军将士齐集南门前的开阔地，向李渊投降。

命令一下，义军将士大都额手相庆，只有少数人欲拼死一战。但将令难违，还是偃旗息鼓，向着南门踽踽而来。轻伤者被搀扶，重伤者被抬架，一个个愁云满面，血迹斑斑，其状惨不忍目睹。

李渊正要与鲍坤率众出城受降，忽见远处黄尘滚滚，蹄声哒哒，知是援兵到来。于是，急派亲兵出城传令，严禁援兵伤害义军将士。

援兵越来越近，不一会便旋风般地来到城下。董理滚鞍下马，向着李渊叫道：“将军，为兄来晚了，该死啊！”

李渊也不答话，大步下了城头，出南门来到援兵驻足之处，向跪在地上的董理道：“兄长请起，你没来晚，是造反者攻城早了。此时不是说话的时候，立即下令将他们团团围住，以防出事！”

董理叫道：“这些狗娘养的，真真的该死，竟敢将主意打到我小弟头上！小弟，你怎的下令不准伤害他们，他们想夺你性命，你还这般仁慈，真是的。以兄之见，将这些王八蛋的大小头目杀个干净，以解心头之恨！”

“你跟随我南征北战，至今已近二十载，难道还摸不透我的心思？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一个将领，仅知冲锋陷阵是不够的，必须在智、信、仁、勇、严五字上大做文章。”李渊指着已经集中在一起的义军将士：“行令吧。不可耀武扬威，慢慢围起来就行了，别吓着他们。”

这时，宋黑子率陶丘山、管铜山、商书策、毛孝、孟乘风来到李渊面前。宋黑子垂头丧气地道：

“李大将军，我宋黑子不知天高地厚，冒犯虎威，请求大将一军发落！”

李渊放声大笑，然后将跪在地上的宋黑子扶起：“宋老弟真会开玩笑，要说冒犯虎威，我李渊不也冒犯了你的虎威吗？两军交战，主帅下令，将士用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何言冒犯？”他指着城头和城下如山似丘的尸体：“你大概损失了五千人马，我也伤亡了两千有余，咱们扯平了，谁也没冒犯谁。从此之后，你我就是兄弟。我原来打算让你做这河东郡的郡丞，就改做参军吧，从此与我一起征战，立功后再提升。刚才你看到那位率三万人马来援的将军了吧？他原来是山大王，后成为我的兄弟，今已升为骁骑将军。他就是你与众弟兄的榜样。”

宋黑子感激不尽：“我为盐花子时就无限敬仰大将军。本已在诸葛明小弟的劝说下决计降你，不想尉迟文杀了诸葛明小弟，断了我的退路，我才冒天下之大不韪，率众前来攻城。我曾有言：若抓住李

渊，严禁杀、辱。因为你是我宋黑子心目中的英雄。不想我反倒成了大将军的俘虏。今，大将军不仅不杀，反而如此待我，我对天发誓：从此跟大将军玩命，要是有三心二意，天打五雷轰！”

“这是小弟的五位将军吧？都起来，起来，怎能长跪不起？”李渊将陶丘山、铜管山、商书策、毛孝、孟乘风一一扶起，和蔼地道：“五位将军率众血战龙门，不惜性命，可见皆为忠心赤胆的英雄豪杰，当在奖掖之列。若四位将军不弃，就做我的旅长吧。五百人为旅，官职是小了点，先干着，日后提升不迟！”

陶丘山、铜管山、毛孝点头称“是”，且涕泪交流，商书策和孟乘风却不答应！商书策拍打着身上的泥土，蔑视李渊一眼，大义凛然地道：

“我商书策虽然是个盐花子，却是头虽低而志不屈的正人君子。今虽战败，形若槁骸，心却未死。告诉你说，我决不受你嗟来之食，只求速死！”

孟乘风接着商书策的话尾：“李大将军，事已至此，我不想再说什么，就向我开刀吧！”

“好一双气冲斗牛，气贯长虹的男子汉大丈夫！生不惧死，心比铁坚，栋梁之材，可歌可泣！我李渊重才爱才，疾恶如仇，为得到一个人才，不惜心力乃至性命，为挞伐仇恶，不仅得罪了朝中重臣，且成为阶下之囚。面对你俩的凛然之气，我的心在震颤，灵魂在自新。我自以为是个宁折不弯的人物，与你俩相比，却是有别天渊！请受我一拜！”李渊单膝跪地，向着商书策和孟乘风便拜：“我李渊不仅不夺二位性命，还要使二位的英雄气概传颂天下！人各有志，不可强求，二位离开此地，去寻找自己的天地去吧！”

人非铁石，岂能无情？一个在自己的心目中形象高大伟岸，一直视为榜样的大将军，竟对自己的评价如此之高，而且当着数万之众的面行此大礼，商书策与孟乘风感情的闸门叭地开了。二人抢步向前，扶起李渊，便泣不成声了。

李渊爱怜地道：“祸莫攒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渊一则喜其天下还有二位这样的豪杰，二则为己不如二位伤心，三则为得不到二位辅佐难过，以故行此大礼，请二位笑纳。二位不必如此，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只要咱们心心相印，无论贵贱高低，无论身在何方，都不重要。论二位之气度、才华，定有大出息，日后说不定我还要到二位府上讨杯水喝呢。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嘛！”

商书策言道：“大将军不以人之坏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不以爱憎匿善，礼贤下士，为人楷模。其实我商书策不过半瓶子醋，只是遵崇‘身可危而志不夺’的信条罢了。不想大将军如此厚爱，愧煞我了！我愿一改前言，投入大将军麾下，献耿耿忠心，效犬马之劳！”

孟乘风想了想，跪了下来：“大将军已仁至义尽，我孟乘风铭刻在心，终有报答之日。不过，我的志向不在此而在彼。就明说了吧，

我看大隋气数已尽，不可报效，想投奔瓦岗，与义军同生共死。如此以来，从志向上讲咱是冤家对头，从感情上讲咱是兄弟。大将军若放虎归山，我便赳赳而去，若杀我，我定笑迎刃剑。是放是杀，大将军就决定吧！”

“我李渊向来不以志向定人高下，更不以胜败论英雄。既然你不想留下，我决不难为于你。你大胆地走吧，远走高飞，乘长风破巨浪，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士不可不弘毅，但任重道远，可要好自为之。”李渊从腰间解下那块佩戴了四十多年的商代玉猪龙，拍在孟乘风手中：“带上他，留作纪念。山不转水转，我敢肯定，咱俩总有见面的机会。说不定明年的今天，就是相聚之日！”

孟乘风接过玉佩，系于腰间，向李渊磕了三个头，飞身上马，道声“大将军，不，兄长，后会有期！”然后在马屁股上狠抽一鞭，头也不回，奔驰而去。

“一块好料，可惜不肯留下！”李渊的目光紧迫着那匹枣红色的战马和马上的孟乘风，直到他消失在龙门山的树丛中，方才收回浸了泪的目光。

送走了孟乘风，李渊即与宋黑子等人进入董理的人马组成的包围圈中。他骑上一匹骏马，向着圈中的人群道：

“诸位弟兄，你们因贫穷而造反，有情可原。根据圣上旨意，凡造反者，一律斩首。念你们是普通百姓，又已降之，以故不予追究。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离去，并通知死者的亲属前来认领尸首！”

宋黑子不经允许，便大声叫道：“弟兄们，李大将军是个好人，跟着他走没错。我已被留用为参军，陶丘山他们已被任命为旅长，这样的好事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

鲍坤胆颤心惊：“兄长，你不杀这些造反者也就罢了，又是收留，又是任命，乱子惹大了。若是圣上追究下来，轻则下狱，重则杀头啊！他们比不得玉葫芦和姜麻儿，他们是义军，而后者是草寇啊！”

李渊望着那群俯冲到尸堆上啄食眼珠的秃鹰，十分随和，但却很是坚决地道：“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他们是人不是畜类。国有三不祥：有贤不知不祥，不用不祥，不任不祥。我既知又用又任，为国去其不祥，何罪之有？”

第九章　途中奇遇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叛者蜂起，祸难频兴，摇荡四方，不合如砺。蛇行马攫，攻城夺邑，奸淫虏掠，穷凶极恶，意在图朕大隋。联受天命，睿往在躬，救颓运之恨，匡坠地之业，拯大川之溺，扑燎原

之火，除群凶于郡县，廓妖气于远服。至德合于造化，神用洽于天壤。八极九野，万方四裔，圆首方足，罔不乐推，岂容草民造孽！今，长星夜扫，经天昼见，八风比夏后之作，五纬同汉帝之聚。其非歹运，乃反叛者之恶条也。大隋江山仍固，若将士以社稷为重，俱用朕命，叛军虽众，不日可除。

渊乃名人之后，胆略俱佳，以身许国。侍先帝遗力不余，佐朕躬横刀立马，谁能与共？知大兴，力摘硕果，西域平叛欲摘瓜而得豆，吐谷浑族，至今循规蹈矩。黎阳大战，戮敌猷丧敌胆；翠华山中，以心治人收降草寇；龙门城惩妖，以寡胜众威名远扬。

时危见臣节，乱世识忠良。伯乐不可以欺马，君子不可以欺人。虽良马难乘，然可任重致远；良材难得，然可致君见尊。朕之授官，必择才行，故封渊为威武大将军，留守太原。管辖山西及甘肃荣阳、楼烦等地。朕之汾阳宫为其所用。原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将。辅佐渊治好山西之事。

朕知人善任，渊当克勤于邦，赤心于朕，继之以往，图之以新，卫朕华夏，保朕社稷，功济四海，成其伟业，以求赤雀降祉，玄龟效灵，钟石奇音，蛟鱼出穴，九臣归往，百灵协赞，人神属望之布新之境。准渊携眷属、子女、佣仆、幕僚至晋。

吁噫！有渊佐之，天不亡朕。

这是王安在弘化郡衙向李渊宣读的炀帝的圣旨。

李渊接下圣旨，高兴之余，不无疑惑，问王安道：“渊区区微才，且向被圣上疑之，圣上不仅不治我龙门收编、奖掖宋黑子的叛军之罪，反而在一年之后对我如此高看、信任，不知何故？”

王安直言不讳：“当今天下，义军遍布九州，已成燎原之势。翟让、李密为首的瓦岗军已达十万余众，矛头直指长安，欲夺帝位，重立新天下。今已占据了大半个河南，以及山东南部。且前往投之者蚁拥蜂攒，小至一人，大至小股义军，天下趋之若鹜。圣上急派王世充率十万人马前往镇压，大败而归。好在李密野心膨胀，于今岁秋初杀死翟让，瓦岗等损失巨大，圣上方才长出了一口气。窦建德因圣上疑其谋反，杀害了他的全家，遂率二百人投奔河北高士达领导的起义军。他的朋友孙安祖死后，所领导的义军部下归了建德。前年，建德佐高士达，并以诈降之计击垮涿郡郡守郭绚的万余人马，郭绚阵亡。去岁，大将杨义臣来攻，因高士达不用其计，大败，高士达殒命。自此，窦建德坐上了头把交椅，截止去岁末，其队伍已发展到十余万人。今年春，在河北乐寿立新朝，自称长乐王，年号丁丑，并指派官员，建立官署。圣上遂派大将薛世雄率三万兵马南下御敌，不想在河间城南的七里井中建德埋伏，全军溃败。今，建德已攻占了河北的大部分郡县，势如破竹……”

“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不必再谈，就谈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其实，李渊此时已经明白了炀帝的用心，为使事情更加清楚，便打断了

王安的话。

王安接着道："刚才所言，是圣上重用你的原因。试想，义军风起云涌，大隋江山危在旦夕，圣上若再不重用舅父，他重用谁去？圣上已看得明白，天下朝臣，谋略于胸的常胜将军惟舅父而已。圣上将山西这关中的门户交于舅父，可见其用心良苦。至于圣旨上的高度评价，为的是拴住舅父的心，使舅父为之卖命。其实，圣上对舅父一直不信任。"

龙门城血战后，李渊便率兵马回到了弘化郡。一晃过了三百六十五个日夜。此时的弘化郡风调雨顺，民勤粮丰，加之他的辛勤治理，不仅无人造反，就连小偷小摸也极为罕见。仓廪盈而知礼节，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打架斗殴者几乎绝迹，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只差数步之遥。军力增强，人马增至九万有余。并且真正地实行了兵民合一，忙时耕种，闲时训练，兵悦民乐。眼见得烽烟四起，起义的时机已到，正在筹划，不想炀帝雪中送炭，下了这道使他如虎添翼的圣旨。他想向王安敞开心扉，谈论举义旗，反戈一击的事，郡丞惠春风为首的衙内官吏前来祝贺，便将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便下令设宴，既为王安接风洗尘，又以示庆贺。

宴席半夜方散，李渊与王安同榻而眠。二人无须设防，无话不谈。从义军谈到靠山王杨林、奄奄待毙的杨素。又从杨素谈及宇文述，最后才谈及起义之事。李渊道：

"不瞒你说，黎阳大战前，我决心力保圣上，以求江山稳固，国泰民安。黎阳大战后，便渐渐生出了二心。因此，多行义举，以收买民心，扩充人马，张大势力。今，圣上无道，蓄疑败谋，怠忽荒政，民皆恨之，举义者无以计数，战火频仍，若我在这火堆上再扔上一捆柴，就有好戏看了。纵观当今义军首领，出类拔萃者李密、窦建德而已。若论二人之才华，当在我之下。一旦到了那天，天下必是我的无疑。当然，还有一段很长的、布满了荆棘的路要走。王安，这是舅父的心里话。去岁你来这弘化郡宣旨，曾一语道破了天机，舅父恼怒，那是时机不到。今时机到来，你想说什么说什么，咱俩好好计议一番，以防盲动。"

王安头枕双手，目视帐顶，娓娓地道："我也以为时机到了，来这里之前便想了许多。舅父拥有民心和近十万兵马，又处于这关中的咽喉之地，若揭竿而起，退可以守，攻可以战，况且官兵与百姓必响应之，定能取胜。只是副将王威武、高君雅为圣上所派，定负监视之责，定要谨慎从事，待时机完全成熟后再行动不迟。我在宫中，别无他能，及时向舅父报告消息也就是了。圣上也太大意，不仅将这关中的门户交给了舅父，还让舅父带家属、子女、仆佣和幕僚，如同下了一场及时雨。李建成休假，已从江南回到了长安。临来前我已将圣上的旨意告诉了舅母和建成、世民，让他们在家等着，以待舅父前往搬取。"

“是啊，既然想干大事，又不违圣上旨意，就都将他们娘几个都搬到这山西来吧。”李渊披衣下床，向已经迷迷糊糊，处于半睡状态的王安道：“一路劳顿，定是很累，你睡吧，我给圣上写封信札，你带回去。”回头看去，王安已经睡了过去，而且打起了呼噜。他怜爱地摇摇头，来到几案前，沉思一会，一口气写下了下面的文字：

圣上明鉴：接到圣旨，渊涕泪交流，叩首流血。渊无才无德，就为圣上做了那么点事，竟受到圣上如此垂青，慰矣、足矣！敢不沥胆披肝，以效犬马？

渊虽出身于将门，却以布衣自视。布衣朴敦，退不饰《诗》《书》以惊愚，进则飞霜击于燕地，振风袭于齐台，却不买名声于天下。渊惠圣上恩光，少有作为，圣上却弃渊之弊端，扬渊之长，弃渊之过失，扬渊之得，由区区知县擢为讨捕大使、右骁骑将军，今又旨留守太原，垂顾之隆，可见一斑。常欲结缨伏剑，少谢万一，剖心摩踵，以报人君。争做忠君利国之三晋奇人，不做燕赵悲歌之士。

今，圣历钦明，天下乐业，青云浮雕，荣光塞河。虽毛贼作乱，却是乌合，大军到日，便可土崩。有上天助之，圣上镇之，不足为虑。晋为关中门户，圣上委以重任，可见圣意之重。渊别无他能，守住门户，靖其三晋，保汉中叛者难入关中，以固社稷，宁圣心，还能为之。一言一蔽之曰：为报圣上隆恩，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渊自佐圣上，从无所求。为社稷计，渊冒死谏之：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王好细腰而国多饿人。治国之道，惟在得才人，不得小人。得一小人，小人竟进，得一君子，君子盈门。圣上明哲，用君子，弃小人。然，小人饰之难辨，当多防之。渊不怕君子，惟怕小人，若呈三入成虎之势，渊不足论，怕是民多轻死，国多饿人也！此为渊之肝胆，圣上鉴之。

渊不日便搬取眷属于晋，以示守疆之决心，亦不违圣意。恳请圣上垂顾再三，视渊大节。斥小人之谗，去渊之累。渊好清心竭虑，以报圣上。

撰完此信，李渊上床，仅睡了半个时辰，天便大亮。他唤醒王安，将信札交王安过目。王安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浏览一遍，大叫其好。李渊问其原因，王安道：

“此札有情有理有节，既表达了对圣上的感激之情，又表达了忠君之志，还能让圣上将宇文述这样的小人推向一边，不愧大手笔。好一付让圣上迷心的‘麻沸散’啊！”

李渊高兴地看着王安：“你这孩子，又长进了。洞察幽微，见微知著，日后定能为舅父成其大业做出贡献。今日你就回京去吧，我数日后起行，搬取眷属。”

王安边洗漱边告诫李渊：“圣上让舅父留守山西，且占用圣上的行宫，定会引起宇文述之流的嫉恨。为防不测，宜早行动，最好秘密进行。舅母他们正在暗中准备，舅父回京后……”

“你小子，鬼道道越来越多了！”李渊将丝帕递到王安手里：“回去告诉你舅母，行李不宜太多，一车足矣。府中的仆佣、幕僚全部打发回家，务要多给其银两，使其满意而回。理由嘛……就说经济拮据。为防泄密，先让你舅母到你家去。你家在城外，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我直接到你家，就不进城了。然后通知建成、世民、元霸、玉心姐弟直奔蒲州城。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在这多事之秋，防患于未然是上策。”

王安离去的第三天，李渊以外出巡视为名，仅带十个亲兵，外加柱儿和李小古，信马由缰地向南而去。一路之上，既不进郡，也不入县，夜宿村边小店，日走小道羊肠，不日便进入了王安在城外的家。

王安的家离长安城三十里，人称之三十里堡。村子不大，不过百余户人家。王安的家在村子东端，高房大屋，为村中首富。李渊的姐姐已经五十有五，头发已经花白，精神却壮旺。李渊的姐夫原来是个参军，因无大能耐，回到村上，养起老来。王家有李家资助，又有王安的俸银，日子过得很好。

宝惠前天就以走亲戚的名义来到了王家，按李渊之嘱，仅带来两辆车子，一辆装载行李，一辆由她乘坐。她很想骑马，无奈身怀六甲，便只好坐车了。仅有一事违了李渊的意，那就是留用了女佣梅儿。梅儿的丈夫去年因病亡故，又没孩子拖累，是极好的人选。为的是路上好有个照应。

李渊怕夜长梦多，仅在王家待了不到半个时辰，便告别了泪眼扑簌的姐姐，踏上了通往汉中的官道，同时让姐夫立即进京，通知建成他们星夜起行。

正值暮秋，西风飒飒，树叶凋零，李渊一行在秋风中急行，当天下午便走了五十余里，来到临潼山下的植树岗。

临潼山在长安城东北，南依骊山，北跨渭水，山势陡峭，险峻异常。树木茂密，荆葛缠绕，少有路径。山上有座伍相国神祠，是为身为明辅、挟制诸侯、临潼会上力举千斤巨鼎、名震海宇的伍子胥修建的。李渊深慕此山、此祠，却因诸事繁忙，从未到过。宝惠也十分崇敬伍子胥，亦未光临。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到相国神祠瞻仰一番，然后在相国神祠过夜，次日天亮后起行。

“快快留下买路钱，否则碎尸万段！”

李渊顺声看去，只见灌木丛中兀地钻出了十几条汉子。汉子黑灰涂面，身着布衣，各使一把宫中侍卫常用的戒刀，气势汹汹地向他扑来。就这么几个拦路的毛贼，有何惧哉？李渊未放在心上，又不想打杀人命，便劝汉子们好自为之，立即让开上山的道路，放他们过去。不想汉子们不仅不收敛，反而穷凶极恶，而且李渊的身后又出现了三十余条汉子，成前后夹攻之势。亲兵们见状，拔剑在手，护住了李渊及宝惠乘坐的车子。李渊心中疑惑：拦路打劫者往往单人独马，怎的这么多人出动？而且对行李车不感兴趣，向着自己扑来？定是走露了

消息，被仇人盯上，前来夺我性命。于是言道："你们不就是要买路钱吗？银子都在那辆车上装着，拿去也就是了。"

"谁要你的臭银子？爷们要的是你的狗命！"其中的一条汉子叫道："弟兄们，给我上！先拿下李渊狗头者重赏！"

"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李渊让亲兵成文龙取过青龙偃月刀，叫声"尔等保护夫人，让我来对付这群刀手！"偃月刀一轮。拍马杀人敌群，连杀数敌。不料汉子们并不惊惧，无不冲锋在前，将李渊团团围住。一虎难敌群狼，虽然有六个亲兵前来助战，却难退敌众。

"哪里来的歹徒？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妄害人命！"

喊声如同迅雷，震得岗下嗡嗡直响。

李渊抬头看去，一座下黄骠马，头戴范阳毡笠，身着皂色箭衣，外罩紫色马褂，脚蹬虎皮靴，手持双锏的汉子从半山腰打马而来。人如天神，马似游龙，眨眼间便杀了过来。挥舞双锏，左冲右突，若弄风猛虎，似醉酒狂狼。直杀得汉子们乱了方寸，扔下十数具尸体，四散逃奔。

李渊乘机追赶，将那个叫嚷要拿下他狗头的汉子生擒活捉，以弄清原委。正要寻那骑黄骠马的汉子，报救命之恩，不想汉子已放开坐骑，打马而去。遂大声喊道："壮士请住，请受我李渊一拜！"

骑黄骠马的壮士不知为何，头也不回。李渊无奈，在赤兔马的屁股上狠抽一鞭，追了过去。壮士看他紧追不舍，又问他姓啥名谁，为何相救，便回头道："救人一命，何足挂齿？李爷休追，在下如实相告也就是了。在下姓秦名琼。"说着，左手摇了两摇，双腿一夹，不见了踪影。李渊怕夫人有失，又急于弄个明白，便打马而回。可惜因是逆风，他只听清一个"秦"字，又将壮士的手势误认为"五"字，便将"秦五"二字刻在了心上。

回到植树岗下，李渊立刻审问要他狗命的汉子。汉子浑身是伤，却能言语，慢慢说出一番话来：

"老爷，我等并非拦路之贼，是宇文述丞相的家丁。受宇文丞相所派，前来拿你性命，其中有他的儿子宇文吉。若不是宇文吉非要报仇雪恨，缠着宇文丞相不放，宇文丞相也不会出此下策。宇文丞相本想在圣上面前谗言，再买通朝臣参你……参你。"

"他娘的，这歹徒死了！"成文龙踢了汉子一脚："助纣为虐，罪有应得！"

事已明了，不便在此久待，李渊正要下令起行，忽见前面尘头起处，一匹快马向这边奔来。李渊以为贼人又至，急忙扯满雕弓，嗖地射去，马上之人应声落马。李渊正在高兴，便见一群抬着食盒，抱着香烛，仆奴模样的男人跑向死者。他大叫"不好"，赶奔过去，这才明白误杀了人命。原来，这些人是到相国神祠上香的香客。一香客问：

"这是我家总管单高，何事得罪老爷，被老爷射死？"

李渊如实相告："我叫李渊，搬取眷属，行至这植树岗下，被一

伙歹人截杀。巧遇你家总管打马而来，以为是歹人的余党，以故误杀你家总管单高，还请谅解。”

“啊！你就是李渊李大人？我家主人常提起大人！”

香客们弃了怒色，跪于李渊面前，无不争睹其容，顶礼膜拜。李渊大惑不解。问道：

“你家主人姓甚名谁？家住何处？你们为何如此？”

香客回答：“我家主人乃潞州二贤庄人单道。二主人单二员外名通，号雄信。二员外今往河南贩卖绸缎，不日即回。二员外说是大人曾救过他的命，总想报答。”

“啊呀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李渊转悲为喜：“八年前，我在二龙山狩猎，遇见歹人抢劫一大汉财物。大汉武功虽好，却寡不敌众。性命危在旦夕之际，我立马赶到，打杀了贼人，救了你家主人性命。有香囊为证，请诸位细看。”

这是一个用黄金做成的，大如鸡蛋，四面镂空，雕琢精细，别具匠心的物件。物件能开能合，香味四溢，是香囊无疑。上面画龙刻凤，并有“单雄信之用”四个字。

证据凿凿，单府的家人们便无怀疑。那个自称二总管的单真道：

“老爷既是我家二主人的救命恩人，射死大管家单高之举，想我家主人不会怪罪。求大人修书一封，我等带回单府，也好向主人交代。”

李渊令柱儿从车上取下笔砚和三百两银子，写下了“李渊误杀单高，日后当面请罪”数字，连同银子一并交给单真。抱歉地道：“我与你白银三百两，即买棺收敛回籍。待我回到山西，多做些功德，超度亡灵也就是了。”说完，告别单家仆佣，来到夫人的车边：“贼已退去，咱这就上路吧。”

宝惠“嗯”了一声，便不再言语。李渊急于离开这凶险之地，也没将夫人放在心上。待走出二十余里，宝惠忽然腹痛难忍。梅儿是过来人，清楚这是为何，便向李渊道：

“老爷，夫人已怀胎九个月，经这一路颠簸、惊吓，怕是要提前生了，快找个安身之地吧！”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道旁又无驿站，到哪里安身？李渊正在犯愁，忽听前面的山峦之中传来颂经之声，断定必有寺庙古刹，便急令车夫催马攒行。待进入山口，一座规模不大的古寺赫然出现在面前，寺门之上有块匾额，上写“承福寺”三个大字。

承福寺主持五空，忙召集众僧，将李渊一行迎至寺中，腾出最好的房间，让宝惠住下。李渊怕再出祸端，令亲兵巡哨，自己在宝惠房中佩剑读书，以防不虞。三更时分，宝惠临盆，又为他生了个儿子。他灵机一动，为儿子起名“元吉”，为开元大吉之意。次日平明，众僧前来叩贺，他谦逊地道：

“寄居分娩，污秽如来佛场，罪归下官，下官拜谢各位长老才

是，长老们怎的叩贺起下官来了？无奈夫人身体虚弱，难以立刻赶路，欲再借宿数日，恳请应允。”

五空道：“贵人降世，古刹生辉，何敢不留！李大人，陋寺大雄宝殿中的佛祖显灵，签筒中的签也有了灵性，十分灵验，抽上一支，断个吉凶如何？”

李渊应下，遂与五空来到重檐歇山，彩绘斗横的大雄宝殿之内。殿内佛祖塑像高两丈有余，面目慈祥，通天拔地。塑像前供品充盈，香烟如云似雾。一僧盘腿念经，一僧立于供桌旁敲击木鱼，击打铜磬，玄玄妙妙，如同置身天外。他点上香，磕过头，僧人遂捧起供桌上的签筒晃了数晃。他随便抽了一支，顺手交给五空。五空念道：

“天河倒泄玉瓶开，子从南来归大海。气紫原是苍天赐，象龙本是龙投胎。”

李渊心中一动，却明知故问：“长老，这是何意？”

五空吃惊不小：“啊呀呀，上上签，上上签啊！据老衲所知，自魏之初本寺开寺以来，当今万岁爷十年前巡幸至此，抽到这支吉签，后无来者。老爷不仅有天子之相，亦有天子之实哟！老爷请看，这第一句是说天降杰人于世。这第二句是说老爷从南边来，到一个最能使老爷施展本事的地方去。第三四两句是说，老爷身裹紫气，原本就是龙子。这是一首藏头诗，每句的前一个字组成了一句话，即：天子气象。”

李渊心中如同灌了蜜，但却现出一副很不相信的神态：“一支竹签，能说明什么？请长老不要惊异，若传出去，岂不是引火烧身吗？谢长老关心。我想浏览一番，不知长老是否答应？”

五空忙答：“莫说大富大贵，有天子气象的老爷，就是庶民百姓，也无阻止之理。今百姓衣食无继，故前来烧香、浏览者如寥落晨星。先帝在时，国泰民安，来这里上香、浏览者不绝如缕，高峰期日达数万人之多。”

李渊出了大雄宝殿，压抑着心中的喜悦，极目远眺，以转移注意力。只见四面峭壁、苍岩如堵，远山秀拔万状，近山幽丽千姿。飞泉激越，溪水曲回，满山遍野都是郁郁葱葱的松柏和万紫千红的枫叶。山间烟雾缭绕，山顶云气如蒸，煞是壮观。碧峰之下，松柏之中，宫殿崛起，峻塔贯云，气象万千，别有洞天。大雄宝殿居中，前后各有殿宇三座，说是规模不大，是针对五台、少林等大规模的寺庙而言，实际上比临潼山上的相国神寺大得多。他走马观花似地转了一遍，正想回到寝所，一眼发现前面耸立着一块高丈许、宽五尺有余的石屏。走向前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宝塔凌云，一日江山，无边清净；金灯代月，十方世界，何等悠闲。侧边写：汾阳柴绍题。词意古朴，笔法雄劲，非一般人所为。便问五空，柴绍为何人。

五空回答：“是汾阳县的柴公子。柴公子在敝寺攻读，已达年许，今春至这石屏处，偶题此联。柴公子亦非同凡响，才貌俱佳，诗

书盈胸，为少见的奇才。老爷若想与他结交，老衲便领老爷到他的书斋相叙。”

李渊正有此意，便一口应下。五空在前边带路，来到最后面的花圃。花圃左后角有一掩映在苍松和翠竹中间的极小的院落。五空轻叩门扇，一年纪不过十四，稚气十足，书童打扮的孩子打开柴门，问是何人求见。李渊答道：

“就说李渊求见。”

“你就是李渊李大将军？今日真开了眼了！”书童面带喜色地端详着李渊：“与俺家公子告诉我的一模一样！”

这时，从院子中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年轻人双眉入鬓，凤眼透着智慧的光，气宇轩昂，声音宏亮：“久违年伯，不知驾临，有失远迎，望请恕罪！请年伯陋室叙话。”

来到柴绍静幽恬淡、书墨飘香的书房，二人边品茗边交谈，十分投机。二人谈及在山西汾阳县巧遇的相见恨晚，再谈及志向，然后李渊有意将话题引到柴绍的家庭和婚事上：

“柴公子的家父、家母可好？小弟柴青也长大成人了吧？咱俩相见时你才十几岁，一晃数年不见，长成风度翩翩的大公子了。若在路上碰见，真不敢相认。”

“年伯过奖了。”柴绍彬彬有礼地道：“家父家母健在，精力充沛，不逮当年。经营百家店铺，千顷良田，精力绰绰有余。小弟柴青已经十岁，调皮好动，不喜读书，极好耍枪弄棒，轻功好生了得。侄儿来这承福寺苦读之前，他露了一招。像离弦之箭，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一把抓住了那只正在飞翔的麻雀。他若日后成为正人君子，当是不可多得的将才，若是堕落下去，鸡鸣狗盗之徒是也。那年年伯到汾阳探察，探望侄儿父母，高大的形象和不俗的谈吐，就刀刻斧凿般地印在小侄的脑海里。自此，做年伯这样的人，就成了侄儿的座右铭。咱爷俩真有缘分，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离汾阳千里之遥的承福寺相遇！”

“你不在汾阳帮父母料理府上的事，怎的在这承福寺苦读？”

“家有千粟，日食不过三升，广厦千间，夜用不过八尺。侄儿的志向不在财富，而在四海，义之所在，身虽死，无憾悔。今，天下大乱，国将不国，小侄岂能在那个有着万贯家财的家中浪费时光？便来到这承福寺苦读诗书，精砺兵法，操练武功，以待时机。可惜年伯是朝中重臣，若是义军首领就好了，侄儿便如鱼得水，与年伯共创大业，也不枉来这世上走一遭。来这承福寺读书练武，还有一个原因。侄儿年前夜来一梦，梦见一个骨骼非常，有天子之相的仙人驾临承福寺，将小侄接走，从此飞黄腾达，实现了雄心壮志。莫非年伯就是侄儿梦中的仙人吗？”

“贤侄可有妻室？”

“大业未成，缘分未到，以故形只影单。在汾阳时，父母也曾托

媒人介绍过朝廷命官的千金小姐，富商大贾的大家闺秀。虽无不如花似玉，侄儿却无一相中。”

李渊深思着，好久好久方才言道：“我有一女，唤作玉心，早已过及笄之年，因寻找像贤侄这样的人为伴，尚未受聘。我意欲与贤侄一同回晋，然后托汾阳知县欧阳乾为媒，以配贤侄，不知贤侄意下如何？”

柴绍感觉良好，仿佛事情就应当如此。他忙向李渊深施一礼：“多谢年伯抬举。有年伯和知书达理的伯母指教，小妹定是个志向远大，文章锦绣，武功出众的才女。侄儿应下了。这也许就是冥冥中的缘分！”

李渊回到宝惠的产房，向夫人讲了柴绍的情况，宝惠喜极而泣，言道：“这也许就是缘分，冥冥中的缘分！”

一晃半月过去，李渊估计王威武与高君雅两位副将已经上任。虽然他已派成文龙将夫人的情况通报了已经到达蒲州的儿女们，以及弘化郡丞惠春风，还是放心不下。好在宝惠的体力大都恢复，天气虽凉，却不太冷，便收拾行李，在柴绍的陪伴下向太原进发。

离开承福寺，不过走了三十里路程，天已晌了，看路边有座小店，便进入店中，要了些酒菜，还未下箸，便见三条大汉脚步匆匆地向这边走来。

“啊呀呀，怎的这么巧？那不是单雄信吗？”李渊一眼认出了那个二十出头，面色青黑，头发微黄，着一身灰不溜秋的缎裳，手提金钉枣阳槊的大汉。他以为单雄信为他射杀府中总管单高而来，心中不免愧疚紧张，便迎上前去：“单小弟，还认识李渊吗？”

“兄长，是兄长，果然是兄长！”单雄信揉着眼睛，声若雷鸣：“小弟做梦也想见兄长一面，曾打算到弘化探望兄长。因兄长是朝中重臣，小弟是抱打不平，痛恨官府的绿林中人，怕给兄长惹出祸端，只好作罢。不想老天有眼，安排咱在这荒郊野坡相见，喜煞小弟了！”

李渊道：“十几天前，为兄在临潼山的植树岗遭歹人暗算，误杀了你家总管单高。为兄还以为你是来找我算账呢。”

“小弟以贩绸缎为名，到瓦岗……小弟刚回府，不知哪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死了就死了，找兄长算什么账？兄长救了小弟的性命，这大恩大德报还报不过来呢。”单雄信向同行的另两条大汉道：“王伯当、谢映登二位小弟，这位就是兄长经常向你们提起的，兄长的救命恩人李渊李大将军。快快跪下，给兄长叩头！”

三人一齐跪于尘土之中，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李渊慌忙将三人扶起：“使不得，使不得，愧煞渊了！快到店内叙话。雄信弟，你给我见礼也就罢了，怎的这两位小弟也跟着行此大礼！”

四人来至店中，李渊要店家添酒上菜，然后将夫人宝惠和柴绍介绍给单雄信。单雄信与王伯当、谢映登不由分说，又跪下来，嘭嘭嘭给宝惠磕了三个响头，方才落座。单雄信咕咚咚喝下一碗酒，指着王

伯当道：

“伯当小弟为金山人氏，曾做过武状元。若论他的武功，一杆方天画戟神出鬼没，箭法百步穿杨。因奸臣当道，以故辞官，神游天下，结交英雄豪杰。”

“怪不得这么面熟，前年殿试，圣上选俊彦于科场之中，当时我在场。选出文状元后，又选武状元。伯当弟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管射；马枪、走关、负重、身材均属一流，圣上钦点为武状元，也是华夏自古以来的第一个武状元。因公务在身，未及深交，我便离开了京都，后来听说伯当弟被擢为中郎将。”

“王小弟在任才数月，便金盆洗手了。”单雄信又指着墩壮结实，二目放光的谢映登道：“映登弟仅小我月余，也是一条好汉。长州人，一杆银枪耍得翻江倒海，比罗家枪差不了多少。因往山西探亲，遇上王伯当。二人性格相投，志向一致，便结为金兰之好。兄长不在山西自在，到这野村小店何干？”

李渊将圣上让其留守太原，回京搬取眷属之事讲了一遍后，问单雄信他们的来龙去脉。性烈如火的单雄信边大吃大嚼，边讲了事情的经过：

秦琼秦叔宝为原北齐济南太守秦彝之子，武功超绝，有万夫不当之勇，专打不平，好出死力，且性情豪爽，济困扶危，结交天下好汉，有“小孟尝”之称。使一双祖上传下来的镀金熟铜锏。娶妻张氏，贤慧善良，为人称颂。去年山东济南府招聘捕快，经他的朋友、捕快都头樊虎的推荐，从家乡山东历城县来到济南任捕快之职。因不以官为贵，志在斩将搴旗，开疆拓土的他，根本不愿意当这为官府出力的差事，搁不住母亲的劝说。他是个孝子，不愿惹母亲生气，方才上任，以作权宜。两月前，济南府刺史审决一起盗案，将盗贼充军，发往潞州府收管。恐在山西地面有失，当堂点了叔宝与樊虎的卯，令他俩执行这桩公务。二人先押解犯人到长安司挂了号，然后向山西进发。二人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潞州府，将人犯带至衙门，授过了文书，眼看着禁子将人犯收了监。本应由知府蔡老爷签发回批，不想得到的回答是：蔡老爷有令，等李大将军搬来眷属，喝过贺酒后再签发回批。叔宝与樊虎万般无奈，便在王小二的店中住下，等待批文。

一日，王小二以本钱短缺，无钱购买菜蔬为名，向叔宝索取宿食之资，叔宝到盛银的箱中一摸，吃了一惊。原来府里发给的盘费，全由樊虎背着，在关口与想顺路到汾阳县探望姑母的樊虎分手时，因匆匆分别，忘记将盘费分开。他无计可施，便将给母亲买潞州绸做寿衣的十两银子交给了王小二。又过了数日，蔡老爷仍不发回批，万不得一，只好闯入衙内，请求蔡老爷快签回批。蔡老爷开恩，看在济南府刘爷是他的好友的份上，不仅签了回批，还令库吏取银三两，交于叔宝，作为路费。不想王小二算盘一拨，交上这三两银子，还欠白银五两。一分钱难煞英雄好汉，叔宝实在无法可想。便经王小二介绍以庄

乐的名义将坐骑黄骠马卖给了刚从河南回府的单雄信。单雄信与叔宝从未见过面，经王伯当和谢映登点破，懊悔不已，三人便风风火火地追了过来，不想在这里遇到了李渊一行。

听完单雄信的讲述，李渊由衷地道："缘分不到，不可强求，我就与秦琼秦叔宝失之交臂。那日植树岗遇险，若不是他拼死相救，我命休矣。看来我与他的缘分也未到，又见他伸出了五个手指，便以为他叫秦五。我李渊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样的英雄好汉。屈指可数！"

四人感慨一番，李渊恳求单雄信、王伯当、谢映登随他到汾阳公干，单雄信言道：

"不是小弟惹兄长生气，兄长为朝廷重臣，为朝廷出力，我等恨朝廷，恨贪官污吏，不是一条道上的人。若随兄长前去，毁了志向事小，惹下祸端事大。"

王伯当抱歉地道："兄长的心意小弟领了，但却难以从命。我王伯当状元不当，中郎将不做，为的就是与朝廷和官府作对。今义军蜂起，我们正准备投身其中，建功立业，只是暂时还不知投哪支队伍为好。"

"小弟也难遂兄长之愿。"谢映登不善言辞，而且口吃，话语少而短："请……那个请兄长谅解。"

"兄长是个明白人，隋朝已风雨飘摇，炀帝也快完蛋了，你还为他卖命，少见兄长这样的愚忠。"单雄信劝道："兄长就反了吧。若反，我们兄弟三个和天下英雄，会投之麾下，搅他个天翻地覆，弄个皇帝让兄长当当。"

李渊怕墙外有耳，急忙打手势让单雄信住口。单雄信却不以为然，仍然大喊大叫。于是，他便想立刻离开此地，向单雄信等三人道："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赡，而患志之不立，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之者无几，故君子必须立志。三位小兄弟皆有大志，可敬可佩。但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万万不可大事未做，便口出狂言。祸从口出，一旦事发，功便化为乌有了。为兄急着赶路，马上起行。后会有期。"

送走了李渊一行，单雄信挠着头皮，若有所思："二位小弟，李兄话里有话，不知你俩听出来没有？他不仅不反对咱们闹事，还告诫咱们成功在久不在速。这不等于说，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举义。"

"就……是。"谢映登恍然大悟："我也……这么看。"

王伯当书读得多，言谈举止很是得体。他压低声音："李兄胸怀大略，不像咱仨这么毛愣。今日，他的话说到这等地步，难能可贵，可见他对咱们信任到了何种程度。这非小事，只能天知、地知、咱仨知，说啥也不能走露出去。若东窗事发，反隋的大旗怕是无人扛到底了。"

单雄信直点头："还是伯当有能耐，出嘴的话就是中听，其实也

不必风声鹤唳，以后注意点也就行了。我说，这秦大哥咱们追还是不追？”

谢映登指着前面：“当然追……追了。”

“以小弟之见，咱不能再追下去了。秦大哥之所以改名卖马，怕的是被人耻笑，之所以卖马后逃之夭夭，怕的是被人认出，丢了面子。莫说咱不知他逃往哪个方向，他又腿脚利索，行走如飞，就是能追上他，又能怎样？不等于羞辱他吗？”王伯当道：“咱不如回到潞州，将他的黄骠马喂好，以后总有见面的时候嘛。”

单雄信与谢映登点头称“是”。于是，三人跟在李渊一行后边，与李渊不即不离，保护李渊一行的安全，因为潞州也在山西。

其实，王伯当的看法和决定是对的，秦琼是条极要脸面的好汉。囊中羞涩，卖马还债，这本来是极正常的事，不丢人，可他却以为这是令人瞧不起的事。他卖马时用假名，卖了马与王小二结清了账，做贼似地逃出潞州城，又日夜兼程地奔向济南，连为高堂老母做寿衣的潞州绸都没来得及买，为的是保全自己的脸面。此时，他已走了三百余里，若再向东南方向走去，用不了七天就可回到济南，不想走得匆忙，竟向西南方向走去。

这日晨时，他来到一座山下，从山中传来嗡嗡的钟声，便断定山中必有古刹。问路人古刹何称，可有灵性？路人告诉他，古刹称承福寺，大雄宝殿中的签极灵。大凡遇到麻烦，心情不畅者，总爱占卜打卦，问命运前程，让人指点迷津。秦琼也不例外，本不想当这任人驱使，又得罪人的捕快，却糊里糊涂地做了捕快。原以为盘费充足，一路之上又极为顺利的公差，却因盘费全被樊虎带走，被迫卖马还债，真真地倒霉极了。便决定去承福寺的大雄宝殿求个签儿，看是咋回事。想到做到，一路小跑，进了山门，然后拾级而上，来到承福寺中。过了韦驮殿，正要奔大雄宝殿，遥见大雄宝殿的四周搭了脚手架，泥瓦匠正在修整檐角。大雄宝殿正面的脚手架旁，设公座一张，上撑一把黄罗伞，伞下坐了一位紫衣少年，旁站六人，青衣小帽，垂手侍立。月台下竖两面虎头牌，上用朱笔标点，前面排列着刑具。他大步向前，认真端详，却不认得这栩栩如生的泥塑塑的是何人，更不知何人出巨资修缮，便问泥瓦匠。泥瓦匠告诉他说，这大雄宝殿是山西太原留守李渊李大将军出资修的，那紫衣少年是李渊的郡马。郡马是汾阳人士，姓柴名绍字嗣留。秦琼懵了，问道：

“我听说他甚受圣上器重，圣上令他留守太原。前些日子他在回太原途中遇歹人截杀，我救过他一命，今该快到太原了，怎的在这承福寺干此功德？”

匠人道：“李老爷奉旨还乡搬取家眷，在此寺住了半月有余，其夫人在寺中生了第四个公子。他怕污秽了圣地，便布施万金，重新修建这大雄宝殿。他前脚离开此寺，主持五空就让我们前来施工，今已动工十余日。”

“原来如此。”秦琼问：“这么说大雄宝殿就不开放了？”

匠人指着大殿里面：“匠人们正在为佛祖重涂金身，当然不开放了。哟！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是了，是了，东角门那边正在修建的殿宇中的塑像与你一模一样。你说怪不怪？天下竟有这般奇事！”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嘛！”秦琼没放在心上，却产生了前去印证一番的欲望。便进入东面的角门弄个究竟。

这里正在修建一座虎头门楼，上写“报德祠”三字的紫红大匾放在一边。再向里数十步，工匠们在不大的殿宇上下着功夫。旁边有一座神龛，龛内立着一尊神像，两个匠人正在做最后加工。神像头戴青色范阳毡笠，身着皂布海青色箭衣，罩黄色铠甲，足穿鹿皮靴。塑像前有一牌位，上写“恩公秦五之位”六个灿然的金字。金字旁边有一行小字：信官李渊沐手奉祀。这时，十数条汉子抬着一匹上挂两只镀金铜锏的泥马进入脚门。秦琼认得，这塑像塑的是自己的黄骠马。

“李兄啊李兄，琼不就是为你出了那么点力吗？何必如此？真让我无地自容了。小弟本当随兄鞍前马后，可兄与小弟的志趣不相投啊！不是小弟埋怨兄长，天都到什么时候了，还为杨广出力，大为不该啊！”秦琼怕被泥瓦匠和香客、游人认出，向下拉了拉帽檐，急步出了承福寺。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便折向东方，一直走下去。一路之上，频遇英雄豪杰，先在东岳庙巧遇原吉安知州，挂冠修行的维扬人魏征，又遇来东岳庙上香的单雄信、王伯当、谢映登，再遇史大奈、张公瑾、李公旦。又在皂角林遇姑夫罗艺、表弟罗成，成就了一串佳话。

为了照顾宝惠和怀中的婴儿元吉，李渊一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又行了五天，方才到达临汾。适逢女儿玉心，儿子建成、世民、元霸前来接迎，一家人便在临汾城中住了一夜，次日平明继续赶路。

一路之上，柴绍与玉心产生了爱慕之情。柴绍对亭亭玉立，端重大方的玉心十分满意，由初时的偷看，渐渐变成了无话不谈。玉心在临汾第一次见到柴绍的时候，便春心乱动，一见钟情，及至走了二百余里，便从心底爱上了有吕布之貌，周瑜之才的柴绍，爱情的火焰越燃越旺，终于坚定了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的决心。

李渊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却不向女儿点破，任凭玉心和柴绍在爱情之舟上相亲相爱。这双金风玉露便无了顾忌，形影不离，离禁果只差一步之遥了。不知有多少次，柴绍想将李渊已将她许配给自己的事实告诉玉心，却又觉时机不到，怕李渊怪罪，便守口如瓶。玉心不知下了多少决心，将自己对柴绍的爱慕之情告诉母亲，却因害羞，难以出口。

建成、世民、元霸兄弟三人也看得明白，心态却各不相同。建成以为姐姐与柴绍结合，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但却不该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么亲热。世民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既然男女相悦，就要甜甜蜜蜜，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该是多大的悲哀。元霸年轻，不晓

世事，对男女之间的事几乎一无所知。他爱姐姐，却看不中柴绍那如同吃了颗酸果子似的样子，不止一次地表示要让柴绍尝尝自己拳头的滋味，都被建成和世民拦住。并警告他，要他约束自己的性儿，若是胡来，非揍他一顿不可。他怕惹父母生气，不与两个哥哥计较，却让姐姐哭笑不得。他找到玉心，指责玉心把自己扔在一边尽与柴绍在一起，并问“这是为什么？”还说“如果那酸种再缠着姐姐不放，就让他好看。”玉心劝他哄他，答应到太原后给他买一对镏金铜锤，他方才欢天喜地。柴绍生怕性情暴烈、力大无穷的元霸找自己的麻烦，在玉心的授意下，答应到太原后找最好的铁匠，给他打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他忽然觉得柴绍并不酸，挺可爱的，主动接近柴绍，还为宝剑的事与柴绍拉了钩打了赌。

又走了数日，终于进了太原地界。李渊介绍道：“先帝初，将郡县分为上中下几等，郡的长官叫太守，县的长官称令。后将郡改为州县，分上、中、中下、下四等。到了当今圣上，又废州存郡，刺史复改为太守，郡县又由四等改为上、中、下三等。有人至今仍称郡为府，那是以前的事，叫惯了而已。”

元霸问：“父亲留守太原，管哪些地方？官有多大？”

“憨儿子，你就知道官、官！”李渊扫视着广袤的山西大地，不无自豪地道：“那父亲就告诉你。父亲的爵位是二品，所谓太原留守，是说留守在太原。”

“就管太原这么点屁地方？圣上太小视父亲了！”

世民盯元霸一眼：“元霸，你太无上下尊卑了，怎能打断父亲的话？请父亲说下去，儿子对这一带不太熟悉，听一听有益处。”

李渊接着道：“虽称留守，却管辖山西全境，河北西北部内外长城之间、蒙古以南的地域。说得简单一点，东至常山，西据黄河，南抵太行，北至匈奴。憨小子，这是屁点的地方吗？告你说，整个华夏父亲管了十之有三。”

“父亲能将这太原介绍一下吗？”

李渊看一眼问话的建成：“以后说话挺直腰板，声音响亮些，别像小媳妇似的，男子汉大丈夫嘛。你好好听着，这太原历史悠久，战国时秦庄王四年治郡，郡衙设在晋阳，辖五台山和管涔山以南、霍山以北的大片土地。汉以后辖地渐小，汉文帝改郡为国，不久复为郡，晋朝又改郡为国。北魏复为郡，隋初废，当今圣上登基后，改并州为太原郡。父亲坐镇和住宿的汾阳宫就在太原城内。汾阳宫原是当今圣上的行宫，如今让我占用，够可以了吧？”

元霸高兴得一蹦一跳，还连翻了几个斤斗。李建成也心花怒放。世民与玉心的心思没放在这上面，他俩在思考如何帮助父亲完成治晋大业。柴绍亦是如此，也将心思放在如何施展自己的才华，助岳父一臂之力上。

李渊仰视着高远无云的天空，然后又指着脚下辽阔无垠的大地，

意味深长地道：“你们看这天有多大，地有多广，是施展才能、实现志向的时候了。父亲和你母亲尚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况且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你们。到太原后，谁也不许摆将门之后的架子，吃祖上和父亲的老本，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起自心，争取民心，愉悦圣心。一切听从我的指挥，不准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任性胡为，不准吃请受贿，更不准信口雌黄。告你们说，我的地位能否巩固，大志能否变为现实，你们至关重要。不妨如实相告，父亲的身边到处是圣上的耳目，稍有不慎，定会酿成大祸。特别是元霸，更要严格约束自己，父亲一直担心事情会坏在你憨小子手里。进入汾阳宫后，不准出宫，父亲派专人教你诗书、功夫，若越雷池一步，打是轻的！要知道，当今天下，已快成群雄割据，诸侯各霸一方，无不对帝位、江山垂涎三尺。胜者为王，败者为贼，古来如此。到达汾阳宫后，待立住阵脚，父亲便对你们约法三章。”

元霸忽然来了招青龙探海，倏地坠于白龙驹下，抓起一块石头后恢复原状，然后顺手一扔，石块击中了数十步外那只正在觅食的斑鸠。接着双腿在马腹上一夹，白龙驹四蹄腾空。待接近那只斑鸠，一招卧底藏龙，将斑鸠拣起，洋洋得意地晃着手中的猎物，向父母、姐姐、哥哥和柴绍展示自己的成果。看无人欣赏，又从马背上腾空而起，一招百灵钻天，一把抓住了从头顶上飞过的黄雀，飘然落地，接着一个又轻又飘的斤斗，落于马背之上。

柴绍激动得鼓起掌来：“好功夫，比我小弟柴青的功夫有过之而无不及！”

“小弟年纪虽轻，却是身手不凡，若到了咱这岁数，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也会败在他的手下！”玉心也为元霸高兴，向柴绍道：“不足的是元霸模样太差，怪吓人的。”

李世民将坐骑靠近李渊：“父亲言之有理，小弟性儿太傲，自恃其能，又过于憨直，若不约束，会生出事来，看我煞煞他的威风。”

“唔，有道理。就煞煞这憨小子的威风！”李渊问：“世民，你能轻伸猿臂，将元霸揽于你的马上，然后将他扔出十步之外，再将他接住吗？不如此治他，他不会就范。开始吧。”

世民答应一声，拍马上前，叫道：“三弟，为兄要将你挟离白龙驹，你小心了！”就在元霸愣神的功夫，他的蒙古良种血汗马风驰电掣，奔至元霸的白龙驹旁，右手陡伸，将元霸提到自己的马背上，接着将元霸向后抛去。在这元霸于半空中翻滚的瞬间，他一勒马缰，血汗马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掉转了方向。说时迟，那时快，一个鹞子翻身，奔向元霸，双手陡伸，将元霸接住，继而于半空中用上了老妈子纺线的绝活，连转三圈，轻轻落在向他奔来的血汗马的背上。动作轻盈而不飘浮，舒展而不散乱，紧凑而不拘谨，刚中凝柔，柔中凝刚，刚柔相济，赢得了一片喝彩之声。

李渊放声大笑，然后严肃地向元霸道：“憨小子，你自以为功夫

卓绝，这回看到了吧？以后再不能自恃其能了。记住：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大凡有能耐的人，向来不无端地在人们面前显示能耐。满招损，谦受益，你可给我记住了。世民，将他扔于马下，看他还有何能耐。”

要在别人，早就羞愧难当了，元霸却恼羞成怒：“二哥太坏，偷袭于我，不算，坚决不算！有能耐再比射箭，大家都参加，父亲也不例外！”

“憨小子，如果你再输了咋办？”李渊问。

元霸回答：“若输了，以后我听大家的！”

一群南去的大雁大概累了，纷纷落于前边百步之外的水草边。也怪它们太大意，收入李渊的眼帘。他清楚，元霸的箭法虽谈不到炉火纯青，却也不在姐姐和哥哥之下。可元霸毕竟才十几岁，臂力再大，也比不上成年男子。就元霸能将箭射至百步之外，因是强弓之末，命中率必然很低。李渊便道：“都将弓箭准备好，咱们射那群大雁，射中者为胜，不中者为败。你们看，它们大概发现了咱们的意图，快要飞离地面了。”

说着，雁群鸣叫着飞向半空。与此同时，六支雕翎嗖地射向雁群。五只大雁应声落地，只有元霸的雕翎射空。亲兵打马向前，拣回带箭的死雁验看，只见李渊射中了大雁的左眼，世民射中了大雁的咽喉，建成、玉心、柴绍都射中了大雁的五脏。

“元霸，你射中的大雁呢？拣来给父亲验看。”李渊指着那五只死雁：“这里边有你的吗？”

元霸羞得满脸通红，咬着指甲一语不发，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突然大吼一声：“都别自觉了不起，我长大后比你们能耐，不信走着瞧。哼！”

终于望见太原城的轮廓了。瑰丽的火烧云把它长长的投影洒在那宏大的轮廓上，远远望去，如同弥漫着一层玫瑰色的薄雾，宛若仙境。

李渊来了兴致，用马鞭指着太原城：“这太原城是华夏西北部除长安城以外的最大城池。龙门城本来规模不小，可与这太原城相比较就小巫见大巫了。有民谣说：龙门城好气魄，比不上太原城一角。太原人口二十万，龙门仅有十万多。可见此城之大。太原城方圆近三十里，十六条干道将城区分成六十四坊。坊市共有四个，西域各族、甘肃、蒙古及关中的商人前来经商者难以计数，交易量仅次于西京长安，比东都洛阳高出很多。先帝在时，人流如织，摩肩接踵，极为繁华。可惜今非昔比，大不如前了。”

“汾阳宫设在哪个地方？我最想看汾阳宫了！”元霸早将比武带来的不愉快忘掉，双手比划着：“我猜汾阳宫一定很美很美，比姐姐还要美！”

“就你话多，动不动就打断我的话，争强好胜，真该挨顿好

打！”李渊道。

“一路之上你们将元霸折腾得够呛，就让他几分嘛，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呀！”宝惠怕凉着元吉，很少与车外的人说话。此时。她打开车窗，伸出头来，向还要继续训斥下去的李渊道：“老爷，我知道你与元霸的哥哥姐姐们恨铁不成钢，可也不能没完没了地让他下不来台，欲速而不达呀。恳请老爷别让他失望，就先讲这汾阳宫。”

“还是母亲痛我。”元霸扑到车窗前，撒娇地道：“母亲，待我长大了，定要交好多好多的朋友，做好大好大的官，让你享好大好大的福！”

李渊笑笑：“元霸，为父就听你母亲的，给你讲讲这汾阳宫。这汾阳宫建于大业五年。大业十一年，就是父亲血战龙门城那年春天重修。与长安城中的宫城所在的位置相同，在城区正中的最北边。这是一座占地近百余亩的独立建筑，四面筑有城墙，为城中之城。虽然面积比长安的宫城小得多，形状却一模一样。有福佑、永泰、无疆、永乐四座大殿，还有后宫和三座偏殿。后花园大得很，关上宫墙的北门是一个独立的所在，敞开北门便与城外的山林相接。至于里边到底设置了些什么，住进去就知道了。”

元霸听得入了迷，李渊却来了个“且听下回分解”，他感到不尽兴，但却冒出一句：“哈，父亲成二皇上了！”

这时，只见城门大开，数十个官员迎了出来。李渊向世民道：“王威武和高君雅已经到了，走在前面的就是他俩。矮壮者是王威武，高挑文静者是高君雅。后面的那个胖大的官员是这太原郡太守陆知非。陆知非后边的瘦子是晋阳知县刘文静。刘文静后面的那二人大都是各郡的太守，那不，龙门郡的太守鲍坤和弘化郡的郡丞惠春风也在里边。见面后既要热情又不失大度、稳健。”

李渊话音未落，官员们已来到面前。副将王威武与高君雅首先施礼、问候。太原郡太守陆知非代表各郡太守及前来迎接的太原郡下属各县的知县致词。然后便拥簇着李渊父子、母女进入城中，顺着中间宽阔的南北大街北去，直达汾阳宫的永泰殿。

永泰殿是炀帝接见、宴请官员的大殿，与长安宫城中的太极殿大同小异，俨似一对双胞胎，只是规模小一些。宴会厅中，沿高大的主座两侧摆放着四排短几，几案上放满了酒菜。主座置于正北面，雕花几案上也摆满了酒菜。厅堂内热气腾腾，香味扑鼻。官员们立在一旁，等待正在洗漱的李渊入座。十几个乐妓在主座右侧席地而坐，翠袖湘裙，玉指纤纤，半露金莲，怀抱乐器，等待演奏。珠光宝气，脂粉飘香，为宴会增色不少。

“啊呀呀，各位也太过分了，怎的还站着？都入座，入座！我李渊不过是个凡夫俗子，只是受圣上垂青罢了，诸位何必如此客气？”李渊从后厅走出来，大步来到主桌前，先极谦恭地向下属们施了抱拳礼。方才入座。

李建成、李世民、李元霸随后进入宴会厅，笔挺地立在一边。李渊逐一介绍后，让三个儿子向属下们行了抱拳礼。又道：“三个犬子是各位的晚辈，今后有何不当之处，请各位指正。既然盛宴已经摆下，请各位尽食尽饮，就是大醉酩酊，我也不见怪。人与人只是学识、地位不同，并无尊卑之分，当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贫不可欺，富不可恃。咱们是兄弟、朋友，当心心相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共同将圣上的事做到精妙之处。人必自爱，然后人爱之；人必自敬，然后人敬之。这是汉代哲人扬雄的名言，我李渊最爱这句话，将它铭刻在心，付诸于举止。看我，刚与诸位谋面就讲了这么多，诸位定烦了，宴会就开始吧。今晚大家就住在这汾阳宫，明日在福佑殿议事，我有事安排。”

乐妓们拨弦弄瑟，吹竽击磬，丝竹之声与这群美人坯子的倩影，使这些官员们未饮先醉了。

王威武喧宾夺主，举杯道：“诸位，本将提议，敬酒三杯。这第一杯，祝圣上万寿无疆。第二杯，求苍天保祐大隋江山永固。第三杯，祝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来，连干三杯。干！”

高君雅怎肯放过这个显山露水的机会，不待王威武坐下，便霍然而起：“本将也敬三杯酒。这第一杯，祝皇后娘娘寿比南山。第二杯，祝官兵讨叛连战皆捷。第三杯，祝诸位高官任做，骏马任骑，荣典叠颁！来来来，干，干！”

言如其人，李渊从王威武与高君雅的话语中，进一步认清了他俩的真面目。从道理上讲，敬过皇上，该敬他这个大将军，他俩却该为而不为，看来没将他这个主帅放在心上。在座的郡守们看在眼里，为缓和这让他尴尬的局面，纷纷向他敬酒。他制止道：“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独立无辅；森木之林，鸟兽群聚者，众林咸济也。我李渊前来治理三晋，上靠圣上隆恩，下靠诸位辅佐。吏为舟，民为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故民为本也。我李渊能否在这晋地立住脚跟，诸位能否立于民之森林，不可小视兆庶。为此，我也敬三杯酒。这第一杯，祝诸位健康长寿，事业有成，家人福康。为何不敬圣上？王、高二位副将已经先我一步敬过了，再敬，反而不无庸俗。第二杯，祝天下黎民万事如意，衣食充余。这第三杯，祝将士平安，征而不伤，战而不亡。来，干！”

郡守们的情绪被调动起来，气氛也活跃了许多。待将三杯酒饮尽，太原郡太守陆知非提议大家共同敬李渊三杯酒，而且每杯都有名堂：第一杯，以各郡太守的名义为李渊洗却长途跋涉之尘，祝李渊康泰安乐。第二杯，以三晋百姓的名义求李渊俯仰天地，为民造福。第三杯，贺李渊夫妇喜得贵子，并祝宝惠健康，祝元吉早日成材。

“谢诸位抬爱！”李渊连饮三杯，然后又令建成、世民、元霸向诸位长辈敬长寿酒。建成、世民谈吐高雅，礼貌有加，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这个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门虎子，果然不差。那个道：

日后称雄天下者非二位莫属。还有人断言：有建成、世民辅佐，李大人定能一飞冲天。对元霸却无人恭维，大都以“此子不可教也，祸星降世”作结。此言不谬，上天是公平的，不会赐给一个人太多。

天交夜半，那轮玉兔已上中天。光辉洒在清冷的大地上。夜色真美啊！

酒这东西真怪，就那么几坛黄汤，竟将这些平日里自命不俗、道貌岸然的高官们灌得东倒西歪，趔趔趄趄，张张扬扬，喃喃自语。晋阳知县刘文静对李渊顶礼膜拜，今占了晋阳县属太原郡的光，不仅见到了李渊，还参加了盛宴，原本性格狂放，却不胜酒力的他便醉了，指着天上的月亮自语：“吴刚，嫦娥，你俩定是……是醉了，不然晃荡……荡什么？”

太原太守陆知非端着酒杯，晃晃悠悠地走过来，指着刘文静道：“刘……刘知县，你是个……个七品芝麻官，不该在这等场合醉……醉、醉成这个样子。你看、看我都没醉……醉！”说着，想向嘴里倒酒，却找不到嘴的位置：“嘴呢？我的嘴呢？”

刘文静指着陆知非的额头：“嘴不是在……在哪儿吗？”

宴会很热烈，高潮迭起，拉近了李渊与属下的距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李渊非常满意。他也喝得不少，有了醉意，在柱儿的扶持下脚步不稳地来到后宫，拨弄着元吉粉嘟噜的脸道：“夫人，你不感到天也高了，地也广了？没有天高任鸟飞、池深任鱼跃的感觉吗？天降大任于斯人，斯人当奋力呀！”

宝惠愕然：“今天怎的喝成这个样子？你向来不是这样啊！要说我有什么感觉，如此下去，鸟要折翅，鱼要断尾了。你常说：酒多言多，言多必失……”

“是多喝了几杯，却没醉、没醉。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才。我自信为兼能者，因为就用数坛酒，便让太守和部分知县将心系到我的心上了，能不高兴？”李渊攥住宝惠的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我李渊名正言顺，大事将成了！”

“大事？什么大事？”宝惠看透了李渊心中的秘密，却明知故问：“该不是保大隋，固江山的事吧？”

“你啊你啊，怎的作弄起我来了？”李渊笑着道：“什么保大隋固江山，非也！”

宝惠激动起来，头歪在李渊的肩上：“你不是说忠于圣上，忠于大隋，矢志不移吗？”

“韬光养晦而已。”李渊郑重地道：“时机到了！不过，我不想让你介入，以免分心，影响对吉儿的抚养。”

宝惠岔开话题：“就将玉心和柴绍的婚事办了吧。柴绍文武全才，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李渊言道：“办，该办，尽快办，明日议完事就操办。我打算将

婚事办大办好，给天下人一个错觉：李渊要扎根三晋，为圣上守好关中的门户并非虚言。夫人啊，我说时机到了，不仅仅指天下已经大乱，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皆在我手中。我见过数千年前的先民们造的一件陶尊，那尊高近二尺，形同半个纺锤，上画起伏的山峦，山顶上月出日升。据我看来，那图画组成了一个字，即‘旦’字。数千年前，先民们都能扬臂伸手，托起一弯新月，掩起一轮朝日，难道我就不能托起一座新江山吗？”

二人相依相偎，说了好久好久。与李渊每次离开家远行前的最后一夜晚那样，听着谯楼上传来的更鼓之声，宝惠恋恋不舍地道：“天色不早了，睡吧，你明天还要议事呢。”

李渊打个呵欠：“是该睡了，明天你还要照看吉儿呢。”

次日早饭后，议事会议在永泰殿的议事厅举行。尽管昨晚闹腾到大半夜，尽管无不因开怀痛饮而酒醉，官员们还是按时到达了议事厅。大家议论着昨夜的宴会，检讨着自己的失态，等待会议开始。当李渊走进大厅的时候，官员们立即停止了喧哗，大有一鸟进林、百鸟不语的意境。李渊微笑着扫一眼与昨夜大相径庭的、端起了官架子的官员们，然后收起笑容，既不失威严，又不无和蔼地道：

“各位太守、县令，今日议事，求实而不务虚，求短而不拖长，说到议到，议到做到。诸位都是大隋命官，国之栋梁，无不生为壮士雄，死为壮士鬼，若连政事都议不到佳处，可就有害无利了。这是我进入汾阳宫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万事开头难，望诸位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只办三件事，这一，宣布任命。这二，约法三章。这三，由我解答各位提出的问题。先由王威武副将宣布任命。”

王威武迈着将军的步伐上得台来，赳赳地道：“录人一等，则无弃人。采材一用，则无弃材，为大隋社稷计，弘化郡太守由郡丞惠春风任之，郡丞一职由赵伟继任。司马回车任蒲州县知县。副将王威武负三晋军政监察之责，副将高君雅负三晋农务、商业之责。”

“李建成任材官将军，教练河北西北部内外长城之间，蒙古集宁以南地域的军队，并有调动之权。李世民亦任材官将军，教练三晋全境的军队，职责同李建成。材官将军为临时称号，可随时撤换。任命李神通、柴绍、成文龙为招军将军。李成至河北西北部内外长城之间，蒙古集宁以南地域招兵买马，资费由各郡支付。”

“柴绍由骁骑将军董理辅佐，在三晋地域内招兵买马，资费出自太原郡和柴府。兵者，国家大事，当此乱世，更见其重要。上述人等，自明日起二十天内到任。待上报朝廷，圣上御批后正式任命。余者爵位、官职不变。”

李渊扫视着太守们：“请诸位议此任命。”

尽管李渊非常直露的将兵权揽于自家手中，大为不妥，却只升不降，太守们的职位仍存。如此以来，平衡了各方面的关系，平衡了旧有官员的心态。况且让下属议定任命，前无古人，这本身就是不同凡

响之举。太守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无不以为李渊“量材而用，处以公心”、“贤才出，国将繁荣昌盛”。王威武与高君雅无了兵权，心下不满，却也无争辩之辞，只好哑巴吃黄连。

“既然没有异议，那就这样办了。”李渊向高君雅点头示意：“高副将，你来宣读约法三章。”

高君雅答应一声，上得台来，以浓重的胶州口音读道：“汉高祖刘邦人咸阳后，约法三章，以致大风起兮云飞扬，一举击败霸王而立汉家天下。为三晋长治久安计，亦约法三章：贪鄙在帅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以故职官不理政事，伤化虐民，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自尊抗命，贪恋女色，酗酒无度者，严惩不贷，无所事事者撤职查办。以郡、县、军事为重，清正廉洁，爱民如子，所辖地域民安物丰者奖。其业绩以兆民是否拥戴，事实是否确凿为据，以大隋律条为准。虚报者责其正之，若教不改，视其情节惩办之。”

“诸位对这约法三章有无异议？请口示。”李渊言道：“今，关内造反者云集，我以为在官不在民。官不理民事，甚至无端害民，重而无基，能无弊吗？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为官不治，能利民吗？民之不利，其怨深之，能不反吗？以故召远在于修近，避祸在于除怨。要想除怨，就要贵圣人之治，周公吐哺，以归民心。但要讲求方略，既要顺民之心，又要让民出力。《吕氏春秋》有言：人与骥俱走，人不如骥；居于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就是这个道理。今，三章已约，诸位若有异议，即改，若无异议，即行之！”

这约法三章严是严了些，太守们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可谁也没有理由推翻它。因为作为官吏，就应当如此，何况这约法出自《大隋律》，只不过更集中、简明、突出罢了。于是，众口一辞：理当如此，遵行不违。

王威武怅然若失，心中不是滋味，感到这议事厅中的空气太压抑，便劝李渊休息一会再议。李渊言道：

“这会才开了大半个时辰，何用休息？况且今天有些太守还要回府，就一口气将事办完吧。下面该进行第三个议题了，请诸位提出问题，我来回答。不管何事，尽提无妨。”

一番沉默之后，太原太守首先提问：“敢问李老爷，你如何理政，怎样治军？”

李渊脱口而出：“政者，正也。三晋我为正，百姓从政也。上医医国，其次医人。管子曰：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鉴于此故，我当理好政务，使晋富民强。当然，治军要严，待将士要亲。晋地富强，我又严而有亲，军必攻无不破，战无不胜。”

接着，众太守纷纷提问：

“请问大将军，你如何看待当今的造反者？怎样讨叛？”

“反者，多为怨政者。既然由政引起，就要将政理好，使之无

怨，此为治本。今，三晋一带为何反者无多，怨无多也？道理就在这里。就谋略而言，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我李渊向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著称。为何如此？攻心也。”

“老爷对当今圣上和国之前途如何看？”

“圣上贵为天子，我李渊无资格论之。社稷安危。亦在圣上的股掌之中，也不当评述。作为臣子，应当本分，与其位，勿夺其职；任以事，勿间一言。”

“陈寿曾曰：明主国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老爷如何理解这句名言？”

“贤明的君主在社稷危难之时，当考虑对付的办法，忠臣在君主无力挽回局面、国将不国之时，应当废主而自立。我以为这是陈寿所言的本意。然而，当今天子足以拨乱反正，即使出现不测，渊也不致虑难以制权。”

“大将军曾将我们比作兄弟、朋友，却又约法三章，是否既卖矛又卖盾？”

“咱们都是人，都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以兄弟、朋友相处。先帝在时，问我何生仁义，我答曰：情生仁义也。虽与孔子的‘性生仁义’之说相悖，却打动了先帝的龙心。咱们为国事走在一起，若互相敌视，如何相处？至于约法三章，是约束大家做好事大事，与感情是两回事。若非要将两者牵在一起不可，是否可以这样说：若兄弟、朋友不遵国之法度，当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其实这个议题已是老生常谈，在荣阳、楼烦、西域、大兴、弘化、龙门，凡是我去过的地方都谈过。若不尽意，请问龙门太守鲍坤好了，俺俩探讨得细致入微。”

太守们围绕执政、用兵、感情、立志、人生等问题提出了数十个问题，李渊一一作答，其博学的才华，流利的口才，治大事不计小节的胸襟，使太守们相形见绌，佩服得五体投地，无不表示与李渊同心携手，理好三晋。若李渊一声令下，指到哪里干到哪里，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而且人无二心，心无二意，不辞万死。

下篇　莽龙江山

第一章　箭在弦上

虽是正月十三，却还是“三九”节气。刚下了一场小雪，又没有风，路上行人稀少，白茫茫一片。山上却斑驳陆离，如同白衣残破，露出了苍黑色的肉疙瘩。天便越发冷了，冷得树木抖索，莫说路上的行人，就连偶尔出现在雪地上的狗也脚步匆匆。

长安城也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银装，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五彩的光，更有一串串斑斓透明的光环。大自然真怪，不仅汹汹地将冷凛送到人间，还将美丽毫不吝啬地交给了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俨似将儿子一顿好打，又从衣袋里摸出一颗糖粒，塞进还在哭嚎的儿子嘴里的母亲。

经雪的缀连，与茫茫大地连在一起的官道上走来三条骑马的汉子。中间的汉子着一身紫色袭裳，骑一匹银白色，与雪融为一体的白龙驹，仪表堂堂，轩扬不俗。许是因为天冷的缘故，面色红润，目光温和，便愈见俊雅精明了。他就是数个月前被李渊任命为招军将军，与骁骑将军董理一起，在三晋招兵买马的，李渊的贤婿柴绍。

柴绍后面枣红马上的汉子，是柴绍的亲兵俞武与夏斌。这两个小伙子都是汾阳县人，论起来是柴绍的同乡，是柴绍从新招的两万兵马中挑选的，可谓万中挑一。二人都读过几年书，拜武林高手学过艺，又长得唇红齿白，一表人才，甚受柴绍喜欢。

柴绍意欲何往？还需从头说起。

李渊到太原的第四天，便托人到柴家提亲，又经过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将宝贝女儿嫁给了柴绍。柴绍得了玉心这样一个美丽典雅、知书达礼的夫人，心花怒放，将玉心视为掌上明珠，亦对李渊夫妇充满了感激之情。不仅说服父母拿出二十万两银子作为招兵买马的资费，还在五台山下扎下营盘，竭尽所能，招收兵马。经数月努力，招兵两万余众，比在长城内外招兵的李神通和成文龙多招了五千人马，而且大有六月前增至四万之势。为了报答李渊的知遇之恩，也为给新婚才数月的夫人玉心一个惊喜，他决计到长安城中走一遭，借正月十五闹花灯之机，摸一摸长安城中的情况，打听一下全国的军政大事，为李渊起事送上一份厚礼。于是，将招兵和新兵训练事宜交给董理办理，带上亲兵俞武和夏斌，赶奔西京长安。眼看离长安还有一天的路程，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也许是爱情之火燃烧到极致的缘故，夫人玉心那美丽的面容和在洞房中向他说过的那句话，也同时出现在脑海中。他便越发惬意了，而且不无“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缭乱情绪。于是，回过头去，明知故问：

“俞武、夏斌，你俩也识些文字，告诉我，这‘上邪，我欲与君相

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作何解释？”

俞斌做个鬼脸：“又想嫂夫人了吧？不是前天问过了吗？这是汉代无名氏的诗句，我就不再重复，用汉乐府诗中的句子回答：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

夏斌接上一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将军十天前刚与嫂夫人会过面，又想成这等模样，可见嫂夫人在将军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钦也，羡也！不过，思往事，惜流光，可别单相思成疾，误了大事。”

柴绍与俞武、夏斌年纪相差无几，都是风华正茂，春心勃发的年纪，有共同语言。难能可贵的是，风流倜傥的柴绍待人随和，以故与二位亲兵关系十分融洽。这句汉代无名氏的名言是在洞房花烛之夜从玉心的樱桃小口中吐出来的。吐时含情脉脉，如涓涓细流，意境和心迹却十分博大，使他陶醉、激动，更有“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的信誓旦旦。于是便镌刻在心头，便咀嚼品味，以致叨叨不休了。他自嘲地仰天大笑，言道：“看我，竟糊涂到如此地步。既然问过，再问便俗气了。其实也是，两情若是相悦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三人就这么边走边谈，便不觉累，不觉冷，亦无遥遥长安路，何时到尽头的烦恼。又行一日，巍峨的长安城便望之能及了。三人都初次来长安，面对仰慕已久的西京，便兴高采烈，难以压抑了。

正月十五闹花灯是个传统节日，北周时已成为定例，到了隋朝初年，便十分红火了。隋文帝时，国富民强，国泰民安，华夏一统，这个传统节日达到了鼎盛时期。长安城中，彩灯如星河，前来观灯者上至天子朝臣，下至庶民百姓，万人空巷，车水马龙。更有长安城以外，乃至全国各地的好事者蜂拥而来，城中便成了人与灯的海洋，彻夜不息，往往从正月十五夜里开始，一直闹腾到正月十八方散。今年义军如潮，战事连绵，民皆在痛苦的深渊中挣扎，本不应当大闹花灯，炀帝却心血来潮，下旨各家各户都要扎灯挂灯，说来道去，为的是粉饰太平。加之战事多在山东、河北、江南一带展开，战火离长安城还很远很远；城中的朝臣和巨富又极好闹灯，灯节的规模便出奇得大，比隋文帝时隆重得多。

柴绍进入长安城中时，暮色将至，便找个馆舍住下，与两个亲兵进入城中的中心地带。

这中心地带果然热闹，如果将整个长安城比作夜的天宇，此处便是群星灿烂的银河。此处楼房林立，店铺、酒肆、茶肆鳞次栉比，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灯盏或高或低，或大或小，或数尺联串，或单人独马。从内容上分，有龙灯虎灯狮子灯、猪灯牛灯生肖灯、瓜果梨桃果树灯，亦有婆灯翁灯仕女灯。走马灯转来转去，扑朔迷离。宫灯一串数十只，从百尺竿头一垂到地，如同红花绽放。谜语灯上图文并茂，水灯之光芒与碧水交相辉映。端的是四颜六色，五花八门，游人如置

身于星汉之中。勋将宰臣、黎民百姓集于这繁华之处，组成了人山，汇成了人海。当官的暂时忘记了烦恼，为民者也将战乱和贫困置于脑后，大家尽情地快乐，让精神在这灯河人海中燃烧。馆舍爆满，酒楼茶肆中坐满了人，就连妓院也人流如织。按惯例，灯节期间妓院不做皮肉生意，只是打酒座或奏乐，事实上并非如此，灯节期间的皮肉生意最多，名妓有时一天一夜接十几个乃至二十多个客人，为争风吃醋，拳脚相加者大有人在，时常打得头破血流，甚至丢魂丧命。

这里是一个繁荣的所在，亦是一个畸形的世界！

柴绍一行在这灯火辉煌，如同白昼的街面上越玩越高兴，天交半夜还恋恋不想离去，不觉进入皇城。

皇城中别有洞天，彩灯不仅式样繁多，规模比城外的大许多，而且非常规整、豪华，展示着无与伦比的皇家气派。这些彩灯由皇宫、东宫及三品以上的朝中重臣的府第提供，多是一流的能工巧匠扎制，花样翻新，匠心独具，不由你不啧啧称奇，翘指道好。若将整个长安城喻作一个盛满珍珠的玉盘，这里便是玉盘中那颗最大最耀眼的明珠。

柴绍被司马衙前悬挂的那盏长丈许，用彩缎装成，里边插了数十只蜡烛的麒麟灯所吸引。那灯形象逼真，光华四射，上面悬一块写着“万兽来朝”四个大字的鎏金匾额，两边挂一副巨型对联，上写：国泰呈祥，贤圣降凡邦有道；隋朝献瑞，仁君治世寿无疆。下面有百余盏形象各异的兽灯围绕。两位圣贤各骑一盏兽灯，两边也挂一副对联：梓潼帝君，乘白驹下临凡世；三青老子，跨青牛西出阳关。三人欣赏一番，又过了兵部衙门，被丞相宇文述府前的彩灯吸引住。

宇文府的殿宇楼房与司马衙门无大差异，灯却不同。三层楼上，挂一盏凤凰灯。那灯比司马衙门前的麒麟灯大出五尺有余，亦由彩缎装成，不同的是缎分五彩，灯光色彩纷呈，凤凰展翅欲飞。灯上也有一块匾牌，写的是“天朝仪凤”。两边挂一副金字对联：凤翅展丹山，天下威欣瑞兆；龙须扬此海，人间尽得雨露。灯下各色鸟灯齐备，另有两个古人，骑着两盏马灯。也有一副对联：西方王母坐青鸾，瑶池赴宴；南极寿星骑白鹤，海屋添筹。

街中走马撮戏，做鬼接神，锣鼓喧天，笙歌盈耳。看完麒麟灯，柴绍一行仍然余兴未尽，便又出了皇城，在校场中停下，观看踢球。

校场上设十处抛球场，每场内设两根彩柱，扎一座牌楼。楼上立一个圆圈，大如柳斗，称为彩门。无论达官贵人、膏粱子弟、军民人等，若将彩球踢人圆圈之中，就为胜者。这项游戏大受游人欢迎，往往从正月初一摆到正月十八日。

宇文述有四个儿子，长子宇文化及，官拜御史；次子宇文士及，尚南阳公主，官拜驸马都尉；三子宇文智及，侍作少监；四子便是彩花贼宇文吉。宇文吉被宇文述从狱中放出后，恶习不仅不改，反而变本加厉，穷凶极恶。这座球场就是他设的，意在逞风流，摆门面，显

示能耐。

此时，校场上万头攒动，宇文吉坐在正中那座自搭的牌楼上指手画脚。他的两边坐着两个二八佳人，脚边摆放着彩缎、银花、银牌，这是奖品，凡胜者，奖励彩缎一匹，银花、银牌各一个。踢球者排成了长龙，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其急切的心情。并不比当年射凤求凰的少年们差多少。令宇文吉遗憾的是，从正月初一到这元宵佳节，已过半月，参赛者不下万人，却是败多胜少，仅有十余人拔得头筹。

柴绍手痒心动，终于按捺不住，不顾俞武、夏斌的劝说，拨开人群，进入圈内，向牌楼上的宇文吉道："这么多人屡试不中，太丢面子，能否让在下先踢？在下只踢十球，若十球皆中，就算赢，有一球不中就算输，如何？不过，在下要你身边的两个女子抛球。以求圆情之乐。"

"哈哈，真人终于露面了！"宇文吉图的是个高兴，也不问柴绍姓啥名谁，家住何方，一口应下："那就是让你踢。这玉笋、池莲两位俏佳人原本就是圆情的，为你抛球未尝不可，只是要些缠头罢了。"

柴绍答道："这有何难？若在下输了，奉送缠头每人白银五十两。若我赢了，彩头全部归二位娇娘。"

"一言为定！"宇文吉向着参赛者摆着手："都向后退一退，让这位公子先踢。"

身着粉红色裘裙，二目流光溢彩，美貌性感的玉笋与池莲各捧五匹彩缎，五对银花，十个银牌，娉娉婷婷地走下台来，与柴绍相见。柴绍掏出一百两银子，放在一边。相互施礼后，各按方位站好。玉笋粉袖飞动，金莲轻出，踢了个明珠上佛头，再踢个鲜桃落肩，真到舞得彩球如虹，汗流粉面，方才嘻嘻哈哈，眉眼飞动，将彩球踢给了柴绍。柴绍不慌不忙，倒踢紫金冠，彩球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不偏不倚，穿牌楼之上的圆圈而过。

池莲也是个舞球的好手，怎肯放过这个让众人喝彩的机会？三寸金莲将脚下的彩球一挑，湘裙摇曳，环佩叮哨，彩球如同一条长龙，将整个身躯裹了起来，直到桃腮飞红，湘裙汗湿，方才一招掖里藏头，用滚圆的臀部将球送给了柴绍。

柴绍也不示弱，用小腹将球接住，然后右足骤起，将彩球踢向半空，连翻数个斤头之后，脖颈一挺，狮子大甩头，彩球似离弦之箭，飞入牌楼上的圆圈。

剩下的八个球，玉笋、池莲拿出了所有的本事，花舞彩蝶，赢得了阵阵掌声。柴绍也使出平生搏艺的手段，肩挤、脚挑，如同穿梭，将球连连踢进，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叫喊声、掌声响成一片，为原本热闹的灯节增色不少。宇文吉这才一去遗憾，如醉如痴，要柴绍上台叙话。柴绍谢绝，将十匹彩缎，以及银花、银牌，全部赠给了玉笋和池莲。本想掖起那一百两银子，又觉不雅，在人们的欢呼声中

离开了校场，与四条汉子擦肩而过。走出十数步，忽听其中的黄色面皮的汉子向同行的三条汉子道：

“三位小弟，那不是李渊李大将军的郡马柴绍吗？是他，一定是他，与承福寺大雄宝殿前的紫衣少年塑像一模一样。待我喊他名字，他答应便是，不答应便不是。”

他乡遇故知，美事一桩，怎能错过？不待黄脸汉子喊他，便回过头去，自我介绍道：“兄长没有认错，在下就是山西汾阳县的柴绍，请问……”

“在下山东济南人氏，秦琼秦叔宝是也。”黄脸汉子指着另外三条汉子道：“这位是潞州的单雄信，这位是金山王伯当，这位是长州谢映登，都是在下的朋友。”

“啊呀呀，兄长就是岳父的救命恩人啊，失敬，失敬！”柴绍深施一礼：“各位兄长是专程来观灯的吗？”

单雄信道：“宇丞相明日寿诞，要各郡县送礼。秦兄长受济南太守所派，前来送寿礼，我与伯当、映登二位小弟赶到济南寻找秦兄，送马赔礼，便陪兄长一起来了。走，找个酒楼边饮边叙。我真想你的岳父我的兄长了，不知他现在怎样？”

秦琼、单雄信、王伯当、谢映登以闹事著称，柴绍怕与他们在一起受到连累，回晋后没法向李渊交代，便谎称还有公干，不能奉陪。

单雄信、王伯当、谢映登心里不太高兴，却不想强柴绍所难，便不再相求。秦琼看柴绍年轻单薄，又仅有两人护卫，不太放心，便道：

“柴郡主，这次去丞相府送礼，我遇到了两个异人。一个是执班的女官，曾配驸马徐德言的南陈后主之妹乐昌公主。因国破家亡，夫妻分离，她被宇文丞相纳为小妾。丞相发现她不是全身，追问根源，她哭拜于地，述说与徐德言的恩爱之情。丞相感她不惟颜色过人，且有侠气之心，便准她与前夫破镜重圆，还将她留在身边，成为女官。”

“那第二个异人呢？”柴绍问。

“第二个异人乃京兆三原坊人士，姓李名靖，号药师。是林澹言的徒弟，法力极深，能知过去未来，为丞相府主簿，负交割寿礼之责。他早知我大名，不仅取酒款待，还为我相了一面。说我印堂黑气凌人，恐贻祸患，难以脱身，即回山东交差为妙。”

“兄长，人家柴大郡马有公事，你一语道破不就行了，何必这么啰嗦！”单雄信言道。

“事关重大，不得不慎言。”秦琼很有耐心：“我领取了回文准备离开时，他说我难免此祸，交我一个包儿，说是若遇危险，打开包儿向半空中一撒，连叫三声‘京兆三原李靖’就好脱身了。我说这番话的意思有两个，一是要你以乐昌公主与徐驸马为典范，与玉心举案齐眉，白头偕老。二是这长安城不靖，需时时小心，早回三晋。”

柴绍甚为感激，便一改前言，要与秦琼一行到酒楼相叙。秦琼想了想，推辞道：

“今天色不早，待看过这校场西边五凤楼处的御灯，便回馆舍安歇，明日一早上路，以防中了李药师的预言。”

秦琼的话已出口，大家便表示顺从，三拐两拐来到五凤楼前。

五风楼共有五层，翘翅飞檐，如展翅腾飞的五只凤凰而得名。炀帝为了以示与兆民同乐，便别出心裁，将本该在宫城内展示的御灯移到了五凤楼上。

这座御灯非竹扎绢糊，是用宫中名贵的宝玩串就，状如腾空的巨龙，长约十尺有余，十分大气。上面悬一匾额，为珠宝穿就。由两个手持齐眉朱红棍的太监率二百名御林将士把守。

此处游人最多，挤成了一锅粥。其中不乏捋着饰割线袋的贼，寻香嗅味，动手动脚的色鬼，又有在家坐立不安，出来卖俏，结识标致后生的风骚女子。

秦琼一行正在观看御灯，一白发苍苍、哭哭啼啼的老妇向秦琼走来，状极悲伤。秦琼心善，便问老妇为何啼哭，老妇哭诉了刚刚发生的、让她肝肠寸断的丑事：

老妇姓汪，人称汪氏，孀居多年，与十八岁的独生女儿婷婷相依为命。汪氏是个灯迷，年年灯节前来观灯，今年还带了婷婷前来。婷婷是个绝色女子，又经精心打扮，便越发光彩照人了。就在秦琼一行与柴绍邂逅的时候，婷婷被宇文吉布于城中寻找尤物的门下恶棍盯上，硬是将婷婷抱住，交给了正在指挥踢球的宇文吉。宇文吉如获至宝，躁动难耐，竟在观球台的后台将婷婷奸污。汪氏叫喊救人，观灯者知宇文吉厉害，无人相救。汪氏以为五凤楼挂御灯，定有高官在此，便赶了来……

面对宇文吉的兽行，秦琼怒发冲冠，欲要找宇文吉算账。但当他记起李靖的话，便犹豫起来。不想单雄信、王伯当、谢映登却按捺不住，大叫一声，扑向校场的观球台。秦琼大叫“不好”，跟随而去。柴绍也挺身而出，追了过去。

正为享受了尤物而心满意足的宇文吉见状，急令手下的百余恶棍抵住秦琼等好汉。可他们怎能如愿以偿？单雄信双剑挥舞，王伯当单刀如风，谢映登戒刀显威。秦琼更是好生了得，一双铜锏如同两条黄龙，直杀得恶棍们呼爹喊娘。柴绍正欲杀入敌阵，发现猛虎难敌群狼，忽生一计，点燃了看台。

看台大火熊熊，宇文吉难在台上立足，便跳下台来，欲借人群拥挤之势逃走。单雄信看得明白，杀开一条血路追了上来，一剑将宇文吉劈做两半。恶棍们看主人归天，无心恋战，纷纷退去。校场上留下了如丘的尸体。恶棍们丧命罪有应得，可怜校场上的游人你拥我挤，死伤千余。

适值右丞相宇文化及之子，号称隋朝第二条好汉的宇文成都带队

巡城，闻报大惊，急率龙虎之师前来助战，与杀红了眼的秦琼、单雄信、王伯当、谢映登，展开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血战。

柴绍不想与秦琼、单雄信、王伯当、谢映登连在一起，放火烧台是出于义愤。因他未被发现，便未追随秦琼一行，乘混乱之机出了校场，在俞武、夏斌的保护下大步奔向馆舍。这时，传宣官王安一把将他拽住，说了句"快跟我走。"王安是在李渊上任后的月末，到太原传宣过炀帝御批的，李渊在议事会上任命的官员的圣旨，二人不仅同席饮过酒，而且谈得十分投机。他想也没想，便随王安来到一座酒楼。王安要了个单间，将门关上，惶惶地道：

"柴公子，是李老爷要你进城的吗？若是如此，李老爷也太大意了！在五凤楼时我就认出了你，正要向前搭话，你便与那四条汉子扑向校场。若非我紧跟而至，你命休了！今夜非我当值，本想不出宫前来凑热闹，心里却躁动不安，似乎冥冥之中有人在召唤，便信步来到五凤楼前，不想遇到了你。公子别以为太平无事，城中到处是圣上的眼睛，早晚会出事。一旦不测，丢命事小，圣上怀疑李老爷有造反之心事大。旗未立而杆断，李老爷的大业将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柴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焦灼地问："兄长，祸已惹下，不可挽回，若被拿获，必连累岳父，这如何是好？请兄长拿个主意。"

王安思忖片刻："今河南的瓦岗军和河北自称夏王的窦建德已羽翼丰满。圣上派大兵讨伐，败报频传。加之其他地方义军越剿越多，圣上几乎无兵可派。便写下要向李老爷调兵二十万的圣旨，要我前往太原传宣。本该连夜起行，因是灯节，圣上便宽限到后天。这样吧，我明日即赴太原，与公子同行。我这就送你们回馆舍歇下，明日晨时叫上你们一起走。今夜城门肯定关闭，且会有官兵查夜，公子定要一口咬定是山西的商人，是我的姑家表弟。"

四人出了酒楼，只见街上一片狼藉，空无一人。南门处传来激烈的喊杀之声，可见秦琼等人并未逃脱。柴绍不免着急，极目向南门的方向望着。王安瞪他一眼，他方才稍有收敛。

一队巡逻的御林军将士迎面而来，挡住了王安一行的去路。王安亮出自己的身份，方才被放行。进入西门处的馆舍，正遇官兵查夜。官兵不认识王安，又见柴绍和俞武、夏斌身上有血迹，很是怀疑，审贼似地追来问去，并要带柴绍、俞武、夏斌到大营审查。王安被迫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官兵这才放柴绍他们住下，而且对王安恭敬有加。

次日晨时，王安带一队护卫来至馆舍，唤上柴绍等三人，大摇大摆地向南门走去。但见南门一带官兵死尸枕藉，遍地是殷红的血。紧靠门洞的尸体中，有尸无头者数以十计，不忍目睹。

数百名官兵正在搬运尸体，面色惧中透惊，十分难看。一群饿狗伸着通红的舌头舔食着地上的血，有几只竟啃撕尸体，赶也赶不走。

两个抬着一具尸体向车上放的官兵看来实在憋不住，你一句我一

句地拉起呱来：

“那四条汉子真够厉害，咱数千人都没能将他们拿住，还赔上了这么多弟兄们的性命。难道这天非变不可了？”

“苍天有眼哩，要不，人家就将那么五个红豆向半空一抛，连叫三声‘京兆三原李靖’，就跳城逃走了？天作孽犹可悔，人作孽不可活哟！”

“城外义军斩不尽杀不绝，这城中又闹成这个样子，不知圣上怎么想？该变昏君为明君了。”

“可不，如此下去，大隋不就彻底完事吗？要让我说，那宇文吉死得好，四条汉子是英雄豪杰，除了大害！”

“让我说也死得好，像宇文吉这样的色鬼、恶霸都死绝了，天下就太平了。对，那些贪官污吏也该死，该死！”

看有人向这边走来，二人方才住嘴。其实他俩的话王安一行已听得明白，可谁也不过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的任务是传旨，并非炀帝的探子。

守门的将士验看过王安一行的出城腰牌，吱咯咯打开了城门。不想宇文成都却赶了过来，将王安喊住：

“传宣官，出城宣旨啊？据末将所知，大凡外出宣旨，护旨者规定四十人，怎的这队伍中多出了三个？”

王安回答：“这位是我的姑家表弟，那二位是表弟的邻居，三人合伙到这长安城做生意，顺便探望于我，因是顺路，便一同前行。怎么，将军连我也怀疑吗？”

“不不不，在下怎敢怀疑圣上身边的人。”宇文成都上上下下打量着柴绍：“据报，放火之人与你的这位表弟极为相似，而且此人也有两个同伙。这么办吧，将他俩留下，待审查过再放行好吗？”

“在下佩服将军的敬业精神，只是不知有何证据？表弟他们昨天暮时进城，夜里我陪他们观灯，拂晓前送他们到馆舍歇下，怎会放火？”

“何人为证？”

“我就是证人，你若不信，请去问店家和查夜的官兵好了。真是岂有此理！”

“我宇文成都公事公办，非将人留下不可！”

“你不敢！阻挡圣旨就已经犯下逆君之罪，若再逼我持旨返回，罪有多重，你心中有数！好吧，我这就回到宫城，与你面君去！真正的凶手你让他们逃之夭夭，圣上正要问你的罪，你却又罪上加罪，让人不可思议！”

宇文成都终于服输，赔罪道：“传宣官不必生这么大的气，放行也就是了。有传宣官作保，我还纠缠什么？放吊桥！”

来到太原，李渊接下圣旨。待酒宴已毕，王安又来到李渊的小客室，开始了彻夜常谈。王安不提柴绍的事，先向李渊讲了全国的形

势：

瓦岗寨义军已达二十余万，夏王窦建德的军队也有十三万之众，为眼下两支最大规模的义军，已经一步步向长安逼近。徐茂公、魏征、秦琼、单通、张公瑾、史大奈、尉迟南、尉迟北、鲁明星、鲁明月、南延平、北延道、白显道、樊虎、连明、连甲、童环、屈突盖、齐国远、李如、贾闰南、柳周臣、王勇、程咬金、梁师徒、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韩成豹、张显扬、何金爵、谢映登、单雄信、王伯当、濮固忠、费天喜、罗成等三十多名绿林好汉相聚济南城外的一家客店，摆设香案，歃血为盟，结为金兰之好，不愿同日生，只愿同日死，患难与共，大有起事之势。

讲到这里，李渊插话道："昨日接探马报告，说是以徐茂公为首的三十多名好汉劫牢狱反了山东，正向潼关一带奔来。你在路上走了九天，他们就反了，好快呀！"

"若潼关失守，等于打开了长安的大门。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夺取长安，改朝换代。"

"不仅仅如此，他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逼我起事，或者让开道路，让他们直驱长安。这班人中的大多数我都了解，如狼似虎，好生了得。就他们现在的力量而言，虽然举事比瓦岗义军和窦建德晚，攻城拔地之能，却远远大于李密和窦建德。据报，秦琼、单雄信、王伯当、谢映登，还有一位暗中放火的英雄，仅五个人就将长安城闹得沸沸扬扬，天翻地覆，可见其能量之大。其实，我不怕那些有勇无谋的绿林好汉，最怕这些人与精通军事、神机妙算的饱学之士融为一体。一旦如此，如虎添翼。今徐茂公任这班人马的军师，统率全军，这只虎要腾飞了。徐茂公此人与李靖同为道长林澹然的徒弟，据传能呼风唤雨，胸有甲兵百万，又有程咬金、秦琼等虎狼之师，必成大业。"

"既然他们有逼舅父起事之意，舅父就起事吧。起事后，凭舅父的威望，他们会投入舅父的麾下。舅父的精锐，加上这支虎狼之旅，兵力强大，一举拿下长安不费吹灰之力。"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一山难容二虎，莫说他们不会投于我的麾下，就是投到我的怀抱，打下江山，也会为谁为天下之主打得不可开交。以我看来，打江山争天下者，无非瓦岗寨、徐茂公的绿林好汉、窦建德与我。晚痛不如早痛。"

"秦琼、单雄信等英雄好汉，对舅父仰慕已久，怎会做出与舅父分庭抗礼的事？"

"这你又外行了。天子是上帝的宠儿、华夏的主宰，大凡起事者，谁不想君临天下？窦建德仅有十几万人马，占领了中国不过数郡的地盘，都建立国家，自称圣王，何况徐茂公之流。再说，那班绿林好汉已结为兄弟，不求同生，但求同死，只要有一人不愿投入我的门下，让他们与我抱成团，等于画饼充饥。"李渊怅然地摇摇头，然后道："先不谈这些，快将你想说的全倒出来。听说近来又出了好多

王，都是谁呀？”

王安扳着指头：“家财巨万、人品极佳的曹州宋义村员外孟海公，因受开河总管麻叔谋忌恨，借开河之名挖了孟海公的祖坟，盗去棺中珍宝。孟海公忍无可忍，点齐家丁，与三个功夫超俗的夫人，以及外甥尚义，攻入曹州，杀死守将，自立为宋义王。封尚义为元帅，白顺为军师。自此之后，反者日增，大王遍地，知名者就达十八个之多。程咬金自称混世魔王，相州高谈圣称白御王，苏州沈法自称上梁王，山后刘武周称定阳王，济宁王溥称知世王，济南唐壁称济南王，湖广雷大鹏称楚王，江陵萧铣称大梁王，河北李子通称寿州王，鲁州徐元朗称净泰王，武林李执称净梁王，楚州高士达称楚越王，明州张称金称齐王，幽州铁木耳称北汉王，夏州高士远称夏明王。连同曹州孟海公的宋义王，窦建德的夏王，共有十八路较大的反王，还有六十四路人马，人称‘烟尘’，为首的是杜伏威、张善相、薛举等人。”

“你说的反王仅十七个，那一个呢？”李渊指着河南方向：“是不是瓦岗寨的李密？”

王安点点头：“是将他算上了，他是不称王的王。不过，怕的是一旦徐茂公的绿林军会在不利的时候投奔瓦岗，将他给吃掉。李密是很精明，但却不是他们的对手。舅父，还有一事必须向你禀明。”他扼要地将柴绍与秦琼、单雄信、王伯当、谢映登大闹灯节的事讲述一遍。

“这个柴绍，不好好的在五台山招兵，跑到长安胡闹，太令我失望！”李渊厉声道：“给我传柴绍来见！”

柴绍自己惹下了大祸，李渊不会饶过他，进入汾阳宫后，一头扎进后宫，求岳母宝惠为他向李渊说情。宝惠是个明白人，不仅不答应，反而严厉地向他训了顿。岳母不给争气，又怕见岳父，他坐立不安，尽管诗书满腹，却无计可施，如履薄冰。于是便懊悔，便自责，便当着岳母的面落下泪来。更有到汾阳县搬取夫人玉心，为其分忧的欲望。但太原城离汾阳县近百里路，若是去汾阳，一旦李渊传唤，必错上加错。然而，在岳母的开导下，他终于走出了自我折磨的泥沼，决计面对现实，大胆地向李渊认错，无论李渊如何，就是打骂也决无怨言。看天才交二更，便辞别既痛他又恨他的岳母，踏着浓浓的夜色，向李渊设在永乐殿中的小客室走去。待迈上永乐殿的汉白玉砌就的台阶，正遇前去传他的李小古。

李小古在李府多年，是看着玉心长大的。他就像玉心的长辈那样关心、爱护玉心，待玉心比自己的女儿都亲。常言说：亲闺女爱女婿，便爱柴绍，拿着柴绍比自己的儿子还亲。此时，他偷偷地告诫柴绍：“老爷为你大闹灯节，火气很大，可要小心。郡马是个聪明人，怎的糊涂到那般天地？老爷为了干大事，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心弦崩着，生怕有丝毫闪失，你却去给老爷惹祸，老爷能不生气？”

若在平常，李小古这般叨哓，他会当成耳旁风，可此时听来，是

那么在理。心里道：“柴绍啊柴绍，你枉读诗书，连个大字不识的奴仆都不如，有何颜面面对痛爱自己的岳父？伐矜好专，举事之祸。我不正应了《管子》中的这句话吗？”他踽踽来至小客厅，垂手而立：“岳父大人，小婿知错，不，知罪，求大人严惩！”

李渊并没有因为柴绍认错而心软，针针见血地指出了柴绍自以为是，争强好胜，骄傲自大的弊端，并针对大闹灯节的危害，分析了感情与事业的关系。然后道：“当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人类的美德，宇文吉作恶多端，杀一百次也不为过。可你想过没有？你是一个将领，是我李渊的女婿，并非绿林好汉，更非凡夫俗子。若这样下去，我还能信任你吗？”

“岳父大人所言极是，小婿改过也就是了。恳请大人一定信任我，千万不要把小婿凉起来！”柴绍双膝跪地：“小婿深知：细微苟不慎，堤溃自蚁穴，日后定从大处着眼，从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以不辜负大人对小婿的期望！”

“好了，起来吧。明日就回汾阳，将闹灯节的事说给玉心听，看她如何评价。哼，在大事上玉心比你明白！”李渊言道：“三天后来这汾阳宫，有要事商议。”

柴绍退了出去。李渊望着他的背影：“是个大才，就是毛躁了些，毕竟年轻哟！”

王安摸着下巴上浓密的黑须：“那宇文吉也太可恨，要不单雄信不会首先动武。秦琼、伯当、映登与柴绍参入其事，实出无奈。雄信扑了上来，寡不敌众，能坐视不管？我年轻时碰上这种事，也会抱打不平。”

蜡烛结了烛花，李渊拿起剪刀，将烛花剪去，室内亮起来。他忽然想起了王世充，心不在焉地问：“王世充一个地痞无赖，怎的扶摇直上，成了琼花将军？看来天下无人了。王安，这到底咋回事？”

“王世充不是地皮无赖，是一个响哨哨的英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亦谙熟排兵布阵。今正率十五万人马追剿以徐懋功为首的山东绿林好汉。”王安道：“只是这琼花将军的御封，不无荒诞罢了。”接着，他向李渊讲了王世充琼花将军之职的由来。

王世充家住洛阳城外安乐村。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妹妹。妹妹年仅十五岁，人称“青英”。青英喂养了一只会说人话的鹦鹉，不想鹦鹉挣脱了金丝索飞走了。因寻找鹦鹉，世充闹下人命，只身逃到扬州。一日，他到羊离观玩耍，巧遇一株高丈许，大如小舟，香溢数里的异花怒放，流连忘返，不舍离去，便投宿观中。夜来一梦，梦见有一神仙要他将异花画下来，赶往长安，自有奇遇。次日早晨，他就将异花画了下来，请人裱好，赶往长安。

就在异花开放的那天夜里，炀帝也南柯一梦，梦见后花园中一棵异花争艳，那花与羊离观的异花无异，只是花蕊上立着一个英俊的少年。那少年天庭开阔，地角圆方，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头戴冲天

冠，身着杏黄袍，很是不俗。这时，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合兵一处，向他杀来。与此同时，只见异花之上跳下两条大汉。一个黄脸长髯，手舞双锏，一个黑脸虎须，手挥钢鞭。眨眼的功夫，双锏与钢鞭便杀灭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炀帝大喜，忽地醒来，方知是梦。断定必有神人相助，便令御匠将梦中的异花画于白缎之上，张挂午门，以求识者。

王世充闻知此事，急忙前往观看，见白缎之上的异花与羊离观的异花一模一样，便揭了榜文，来见炀帝。叙说了羊离观异花的状貌，并将所画异花图形献上。炀帝龙颜大悦，又见他武功高强，即封为琼花将军，率兵追剿反出山东，向长安进发的绿林好汉。

李渊听罢，也觉奇怪，便问王安："那使双锏的黄脸汉子找到了吗？"

"圣上张榜寻找，已经康复的靠山王杨林认定，是秦琼无疑。因为靠山王不仅认得秦琼，曾想拜秦琼为义子，只是因秦琼大不乐意，此事未成。"王安回答："正月十五那天夜里，秦琼大闹灯节，我也认定是他无疑。"

李渊打了个愣："看来秦琼会成为我的冤家对头了？"

王安宽慰道："梦终归是梦，不信也罢。想那秦琼极讲义气，又是舅父的恩公，怎能与舅父作对？"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为将者各为其主，不为不义。"李渊回答："鱼乘于水，鸟乘于风，草木乘于时。一旦无水无风无时，便任其选择了。若秦琼真与我作对，我也不小视，从另一方面讲，人家忠于结拜弟兄，也是义举。"

尺许长、小孩胳膊粗的蜡烛已经燃尽，李小古又换上一支。这时，亲兵柱儿来报，说是探马修章有重要军情报告。李渊即传修章来见，问何军情如此紧急。修章道：

"回老爷，琼花将军王世充率领的官兵，在山东和山西交界的朔州将徐茂功为首的绿林好汉截住，两军正在激战，杀得难分难解。若琼花将军胜，可解绿林好汉挺进潼关之忧。若绿林好汉胜，这山西界内就不得安生了。正在朔州一带监察军情的王威武王副将要小人前来请示老爷，是否出兵，助琼花将军一臂之力？"

"知道了，你歇息去吧。"李渊处变不惊，打开羊皮地图看着，自语道："到底该助谁？"

王安凑向前来："舅父既然想起事，当然要助茂功一伙了。若消灭了王世充的十余万人马，无疑为进军长安铺平了道路，何乐而不为？"

"不，要助王世充！"李渊斩钉截铁："日后与我争夺天下者，不是王世充、宇文成都之流。而是十八路反王，尤以山东的这群绿林好汉为重。我要助世充消灭这群虎狼，为进入长安扫清道路。即使不能消灭他们，将他们赶回山东，或者河南亦可。"

王安第一次发现李渊的脸上十分难看，不仅凝着果断，更多的是狰狞和残忍。他颤栗了一下：“舅父，残杀义军，不太公道，也非舅父之初衷。如此以来，舅父的威望会大降，得不偿失，一旦举起义旗，谁还响应？”

“住嘴！”李渊拍着几案：“鼠目寸光，怎成大事？一日纵敌，数世为患，做大事不计小节，只要我先攻下长安，便是半个天子，一旦君临天下，便是人主。那时谁敢不从？当断不断，就这样定了！”

“老爷，琼花将军派人求救来了！”柱儿又报。

“让他进来。”李渊走上北面的高台，端然坐于虎皮椅上，指着壁上的烛座道：“燃上蜡烛，照亮大厅！”

说话间，进来了一个满身血迹，伤痕累累，步履踉跄的军官。军官劳累过度，下跪时扑倒在地。柱儿正想前去扶他，他却挣扎着爬起来跪着，少气无力地道：

“启禀老爷，琼花将军与山东的绿林好汉战于朔州。因敌众虎狼似的，大战了两天，官兵渐渐不支。小人金小锤杀出重围之前，琼花将军已经下令向山中退却，并草书信札一封，让小人前来搬取救兵。老爷，军情紧急，若在战上十数日，官兵就有……有……唉！”

李渊接过信札，只见已被血染红的白缎上仅写了十个大字：李将军：火速派兵前来助战！世充。看毕言道：“我即派十万兵马前去助战。放心为是！”

金小锤一听，长出了一口气，瘫软下去。李渊令柱儿将金小锤扶至偏殿治疗、用饭，然后传令游击将军田农非、诸葛兴华来见。

夜半敲门，必有重大战事，已经入睡的田农非、诸葛兴华不敢怠慢，急忙披挂，打马来到永乐殿。李渊讲明朔州战事，然后拔出令箭一支：“二位将军听令。立即从太原郡召集兵马十万，加上本大将军的兵马四万，于明日平明赶奔朔州，将兵马交王威武副将指挥，援救琼花将军。军情似火，兵贵神速，不可耽误！”

田农非接过令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末将岂敢耽搁？请大将军放心！”

诸葛兴华胸有成竹：“当此战乱时刻，将士无不枕戈待旦，挥之即去，明日平明准时出发！”

李渊叮嘱道：“要注意两件事。这一，不可张扬，使敌知援兵是我李渊所派。这二，少带辎重，部分由沿途郡县供给。今夜我修书一封，明日出发时交你俩带给琼花将军。”

次日平明，送走了援兵，王安要回京复命，李渊将他留住，说是可以肯定，用不了数日，徐茂公便会派人前来游说，动员他举义旗，出义兵，助他们击败王世充，然后合兵一处，进击长安。王安半信半疑：

“这就怪了，难道舅父是神仙下凡吗？”

“不，你这舅父肉体凡胎，只不过多动了些脑筋罢了。”虽然熬了

一个通宵，李渊却无倦意，而且很是兴奋：“兵之大律在谨，论敌察众，则胜负可知也。你想，当此助彼彼胜，帮此此赢的关键时刻，我的十万大军一到，绿林好汉们能挺得住吗？李密的瓦岗军被官兵缠住，窦建德的军队也有官兵围剿，十八路反王去了两王，剩下的分散各地，他们不来求我求谁？他们的目的之一本来就是逼我起义嘛。信不信由你，咱们走着瞧！咱俩杀上几盘。你说，下围棋还是下象棋？”

王安拨浪鼓似地摇着头：“什么棋也不下。熬了一夜，我最需要的不是过棋瘾，是睡觉。”

李渊调侃道：“在宫中也是这样吗？熬了夜就睡觉？”

“在宫中是陪皇上，在这里是陪舅父，大不一样哩。若是舅父做了皇帝，就是连着熬上十天半月，我也不叫苦。”王安打个呵欠：“说真的，实在太累了。”

“若是我君临天下，先让你熬上十天半月。”李渊思忖一会：“这样吧，你今天睡觉，明日我派李小古带你在这太原城中转转，开开眼界。这太原虽比不得长安，古迹却多的是。后天你参加议事，就我、你、建成、世民、柴绍、李神通参加。第四天上咱俩下棋，先弈象棋，再杀围棋，不杀到徐茂功派人前来求援，决不停战。”

多么坚强的毅力，多么阔博的胸怀，多么壮旺的精力，再加上精谋妙略，杀伐决断，组成了一个伟人的形象。王安看着轻松自如的李渊，默默地点着头，心里道：“活脱脱一个帝王，不仅是形象，更多的是那种凶狠与善良并存，恩威并施，深邃的洞察力和不严自威的气质。”

第三天夜里，议事会在永泰殿秘密进行。这是一个长四丈，宽三丈的小房间，仅摆放着一椅数机，别无其他陈设。枝形灯座上插了十几支拇指粗的蜡烛，虽难以用亮如白昼比喻，却也不是很暗。室内空气神秘、严肃，近于凝重。李渊在那把铺了豹皮的直背花梨椅子上正襟危坐，二目炯炯，反复扫视着他的儿子建成、世民，堂弟李神通，女婿柴绍和外甥王安，似乎想把每个人透视一遍。好久才开口说话，音量很低很沉，如同从遥远的天际滚来的闷雷：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与会者都是自家人，我就开门见山：要大家来的目的，是商议举义旗，伐暴君，打江山，建立新天下的事。今，义军遍地，杨广江山不稳，土崩瓦解已成定局。我韬光养晦，苦心经营了十数年，盼的就是这一天。眼下天时、地利、人和皆在我手，时机最佳，不可延误，望大家畅所欲言，拿出谱气。”

李神通是长辈，年纪又大，性子又急，第一个发言的非他莫属。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他，可他却沉得住气，泥胎似地坐着。坐在他身边的李世民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示意他莫再假斯文，打头一炮。他心领神会，终于坐不住，开口说话，那话语中肯、实在，但却充满了火药味：“今，主上无道，百姓穷困，原本平静的三晋之地也成了战

场。上有惊危，下有盗寇，若不趁此机会成就事业，错天授之时也！太原兵多粮足，又距长安不远，若举义旗，拿下长安，如探囊取物。大将军，只要你起事，我当先锋！”

“我已决计起事，何用你再重弹老调。”李渊扫视着李神通：“关键在于这义旗怎样举。说说你的打算。”

“我……”李神通大嘴一咧：“我是个粗人，能有何谱气？到时候服从命令，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也就是了。”

“就知张扬。我来问你，截止现在，你与文成龙总共招了多少人马？训练得如何？”

“回大将军，已达一万五千人。所招人马天天训练，上阵杀敌不成问题。若起事后任我为先锋，我手下的人马足矣，这是真的，如若不信，请你亲自检阅。”

“你这性格，可要好好改一改，作为将军，不仅要有勇，更要有谋，二者缺一不可！”

“是，大将军，一定改，改！”

心地善良的李建成言道：“若是举事，必动刀枪，打杀人命，用将士的性命垒构皇位和新江山，未免太残忍了。在江南平叛时，我真让那些惨不忍睹的尸首吓怕了。是否不战而屈人之兵，趁杨广外出巡幸时出兵将他拿下，夺了玉玺，然后建国称帝。”

“建成啊建成，亏你想得出。且不说能否将杨广擒下，就是大功告成，就能当天子坐朝廷吗？那时有谁服咱？最危险的是各路义军会拧成一股绳，官兵也会同仇敌忾，把矛头对向咱们。咱能支持多久？怕是不出月余，就会身败名裂，走向毁灭。”李渊真为建成不争气着急，心里话：“建成啊建成，一旦为父坐了天下，你就是太子。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你这个样子能治天下吗？”

李世民双臂交叉在腹部，一副稳坐中军帐的大将军风度。他字斟句酌，语调缓慢，却是骨力四溢：“父亲的话极有道理，若以兄长之言行事，等于将自己置于死亡的境地。江山是打出来的，‘打’字为何意？就是你死我活的暴力，就是超出常人的计谋。若惧怕死亡，过分怜悯，莫说打江山坐皇帝，怕是性命也难保住。兄长也许要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可当今刀兵汹汹，反王无不对江山、皇位垂涎三尺，能不武不怒不参与吗？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父亲已派兵援助世充，世充必胜无疑，山东的绿林好汉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为借助与父亲的感情，求父亲举义，他们投于父亲的麾下，以避灭顶之灾。可他们意在江山、皇位，决不会与父亲心心相印，更不会受父亲管辖，一旦缓过气来，分道扬镳事小，反戈一击，消灭父亲事大。决不可姑息迁就，养虎为患。二为杀出重围，遁于李密的瓦岗寨，与李密合兵一处，暂作权宜。若李密能容，便以瓦岗为据点，派兵点将，攻城伐邑。若与李密不睦，再作计较。以我之见，立即做起兵准备，不

日起兵，杀出三晋，强过潼关，直逼长安，大事成矣！”

“好，说得好！不想世民与我不谋而合！”李渊言毕，指着柴绍：“你怎的无了大闹灯节的勇气？快将锦囊妙计拿出来，别老闷着。”

柴绍站起来：“我同意世民弟所言，出奇兵制胜。不过，要拿下长安并非易事。且不说沿途有官兵阻挡，王世充会领兵随后掩杀，杨广也会调兵遣将，围追堵截。据我算来，连新招兵马在内，三晋之兵不过三十万，一旦举义，能随岳父攻城陷阵者最多不过二十余万。二十余万人马在数百里之内连破敌数道防线，能否到达潼关还是个谜。就是过了潼关，到达长安城下，也难达目的。长安城有十万兵马守卫，易守难攻，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这么说咱就老死笼中，不举事了？”李神通不无恼意：“大将军治兵有方，怕个球！你就别再危言耸听了。”

李渊指着李神通：“你给我冷静些，听贤婿说下去！”

“伯父，侄儿以为姐夫言之有理。用兵之法，教诫为先，只有如此，方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李世民言道。

柴绍不亢不卑，清了清嗓门：“我说这番话，无非是将困难摆出来，以求良计，切不可计未定而盲目从事。当然，伯父也许会说：这好办，无非利以诱之，乱而取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罢了。但如何诱、取、避、挠、骄、劳？对方是哪个？却要心中有数。反之，就是打无把握之仗。”

李渊二目骤亮：“贤婿之言，句句在理，凡谋之道，周密为宝，若无最佳方略，不可轻举妄动。其实，我已定了方略，怕不周密，方才让大家七嘴八舌。”说完将已拟就的方略讲了一遍，要大家补充、修改。待大家尽其所能，将方略修改数遍，最后定论后，他问一直聚精会神听取大家意见的王安：“你就说几句吧，可要尽抒胸臆。”

王安笑道：“我身为圣上的传宣官，是来传旨调兵的。对此事不介入为佳。不过，我以为起兵虽要从速，却不可过急，需做充分准备，至少也要准备二十天左右，而且要绝对秘密。此后，先召信将谋之，再逐渐扩大范围。至于方略，我非常赞成，但要随着大势的变化修改，不可将活方略变成死方略。还有两件事我要提出来，这一，圣上下旨，从舅父这里调兵二十万，我如何复旨？这二，今太原将士前往朔州助阵，城中空虚，以防有变。”

“我来答复你。”李渊言道：“复旨一事极易。你告诉杨广，就说我的兵马大都助王世充去了，已无兵可调。若非调不可，也需数月以后。你提的第二件事我已做了准备，派人到弘化调兵去了，功曹云中海不日便会率大队人马赶到。今马邑校尉丁武周领五千人马守卫这汾阳宫，保万无一失。”

“大将军，大事不好，马邑校卫丁武周举兵造反，已将这永泰殿团团围住，且将后宫中的夫人与梦中的元霸、元吉二位公子拿

下！”柱儿慌里慌张地跑进来：“今大将军的亲兵们已把住殿门，正与丁武周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突如其来的事变，大出李渊预料，李渊不无震惊。可他片刻之间便冷静下来，望着洒在窗户上的晨曦，思索着对策。

李世民拽了拽李神通的衣角，示意跃跃欲试的李神通冷静，耐心等待李渊的决策。李神通哪里按捺得住，忽地站起来，叫道：

“丁武周原本是个伍长，是大将军升擢于他，他却恩将仇报，剥其皮食其肉不解心头之恨！大将军不必多费心思，我一人便可将他拿下！”

柴绍也主动请缨：“岳父，小婿与丁武周有旧交，让我出马，说他投降。他若降，有话好说，若不降，再动武不迟。”

“能不动武则不动武，若动起武来，又要屠杀人命。义还未举，便在这汾阳宫中去命见血，大不吉利。”李建成几乎落下泪来：“母亲无故受到连累，好不让人心痛。”

李渊止住了正要发话的李世民：“千钧之器，不以鼷鼠发机，万石之钟，不为尺梃成响。冤家宜解不宜结。为今之计，计取为上策，我亲自前去见他。今天色已大亮，他们已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好对付。就以柴绍说的从事，先礼后兵。若我说他不成，你们便杀将出去。我手中有亲兵和护卫二百人，加上你们用于护卫的人马，至少六百人，而且无不是精兵良将，对付刘武周及其五千人马，还是可以的。好了，你们做好出战的准备，我这就去会他！”

大家无不劝说李渊不要亲自出马，李渊不听，大步来到大殿门外。只见他的亲兵、护卫，以及王安的随从和李神通、李建成、李世民、柴绍的亲兵们挡住了殿门，怒视着殿外黑压压的人群。无不箭上弦，刀出鞘，虎视眈眈，一触即发，时刻都有血战的危险。

李渊在殿门前站定，乎和地道：“丁武周，丁校尉，我李渊一向器重于你，让你领兵守卫这汾阳宫重地，你为何抓了我的夫人和儿子？若你能讲出道理，我李渊任你宰割，反之，可别怪我无情无义。”

这时，一个英俊威武的中年军官站了出来，向李渊抱拳施礼，昂然地道：“回老爷，末将丁武周并非造反，是兵谏。虽然抓了两位公子和夫人，却未动他们一根头发。拿夫人和小公子为的是做人质，暗抓三公子元霸为的是怕他一时性起，伤害人命。”

李渊提着的心骤然放下：“你主张举义，虽属逆天大罪，却是英雄所为，直接告诉我就是，何必动刀动枪。”

“老爷死忠，往日为昏君鞠躬尽瘁不说，今又派重兵增援王世充，镇压绿林好汉，已经铁了心，谁能说动？这兵谏是被你逼出来的！”

“你如此胆大妄为，就没考虑后果？”

“后果早就想过，若是成功，大将军率众救民于水火，还一个国

泰民安的清平世界。若失败，大不了一死。我丁武周是条有血性的汉子，视死如归。况且为拯黎民救社稷而死，死得其所，重如泰山！”

“我要是不答应呢？”

“若不答应，只好将你拿下，挟你走入山林，然后举义。大将军，你就答应了吧，免得吃皮肉之苦。都说大将军‘仁’字当头，‘义’字为先，当此时刻，该做出选择了。”

李渊故作沉思之状，然后道：“这么大的事，一下子难做决断，请你带伍长以上的军官进殿说话。”

丁武周思忖再三，终于答应，率十个军官走进永泰殿，在李渊的引导下来到密室。丁武周看室内的李世民等人剑拔弩张，慌忙拔剑在手，欲拼死一战。李渊笑道：

“丁校尉，不必如此紧张，请坐，坐。诸位也都不要紧张，坐，坐呀。世民，你们是怎么了，都给我坐下！”

丁武周还真有大丈夫气概，一屁股坐下来，似怒非怒地看着李渊：“老爷，要杀便杀，你不该摆鸿门宴。”

“丁校尉，你看我是项羽和范增那样的人吗？”李渊坐到豹皮椅上：“若是你眼中还有我李渊，就请放下武器。”

“放下武器？我为何要放下武器？”丁武周问：“莫不是想将我等拿下吗？大丈夫宁折不弯，甭想！”

这时，李世民兀然来了个猛虎偷食，李神通也如偷食猛虎，二人同时出手，将丁武周摁住，并夺下了丁武周的宝剑。丁武周原本不是李世民的对手，况且又有李神通助战，束手就擒。然而，这位极有正义感的汉子面无惧色，放声大笑。李渊问他为何发笑，他挺直身躯：

“想不到一个让我敬慕的人中之杰，手段竟这般下流。我丁武周笑你卑鄙，笑你无礼，笑你愚忠！”

等其余的军官乖乖地放下武器，李渊方才向丁武周道：“兵不厌诈，你能偷偷地抓走我的夫人与儿子，又暗中包围了这永泰宫，我就不能计取于你吗？”

军官们原本不愿随丁武周兵谏，今见丁武周已被拿下，便反戈一击，埋怨丁武周不该动武，并劝他向李渊求饶，以求宽大处理。丁武周不为所动：

“若老爷不举义兵，我情愿立刻就死。老爷，兵谏之事，全是我一人所为，与众弟兄无关，请你不要伤害他们。”

“我爱都爱不过来，怎能伤害。”李渊向军官们道：“回队伍中去罢。请放心，我不会对你们怎样的。”

“父亲，是否让我去说服将士们，了结这场兵谏？”李世民问。

李渊信任地点了点头：“世民，去吧，要以理服人，切不可怒言厉色，吓着他们。”

李世民大步出了密室，来到殿外的台阶上，笑容可掬地道：“诸位弟兄，家父为有你们这些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骄傲。他老人家让我

告诉大家：同为大隋子民，当为天子效力，否则就是不忠，就是大逆不道。再说，就是家父同意举义，就这数千人马，不是自投罗网吗？大家在外当兵吃粮，已是不易，若无端去了性命，家中父母、妻子儿女、亲戚朋友不悲痛欲绝吗？我奉劝大家切莫执迷不悟，要有上下尊卑。家父是统帅，应当听他的，任何不规，都是犯罪。好了，责任不在大家，在丁武周一人，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吧。丁校尉正在与家父叙话，并有悔改之意，只是他以下抗上，违了军法，软禁些日子后便放回。”

当兵的以军令为上，况且丁武周已“就范”，便表示听李渊的。

“如此甚好，你们这支队伍先由游击将军陶丘山、商书策为正副校尉。丁武周放出后再官复原职。”

陶丘山与商书策答应一声，遂向将士们下令：即刻跑步进入校场，接受训话。

“打死这群狗娘养的！”

众人顺声看去，是李元霸挥舞一对三十多斤重的铜锤杀了过来。原来，李元霸用力断了身上的绳索，打死看守他和母亲、小弟的士兵，仍不过瘾，便前来寻仇。凭他的力气和功夫，若杀入人群，会如入无人之境，至少要让数百人死于他的锤下。李世民怕再次引起兵变，大叫一声，分开众人，拔剑挡住了元霸的去路。元霸受阻，气得“哇哇”怪叫，便与世民对打起来。二人你刚我强，难分高下，杀得难分难解。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世民看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便高声叫道：“快去请家父前来！”

李渊闻报，来到二人面前，指着元霸大吼：“畜生，快给我住手，如若不然，为父劈了你！”

李元霸慑于父威，不敢再战，停锤道：“狗杂种们欺人太甚，抓了母亲、小弟，又来这永泰殿作祟，虽夺他们的狗头不解我恨。不想兄长却护着他们，父亲也与他们一个鼻孔出气，这不是丢咱李家的脸吗？”

“小兔崽子，反了你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罪在校尉丁武周一人，与他们无关。他们都是受蒙蔽的好人，莫说杀他们，就是骂他们一句为父也痛得慌。快给我滚到后宫去，若迟延一步，休怪我不讲父子之情！”

李渊借题发挥，巧妙地将这场兵谏进一步化解。将士们见状，感动不已，纷纷跪下，一谢李渊的不杀之恩，二劝李渊莫再难为李元霸。李渊趁此机会，又将矛盾化解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慢步来到大殿的台阶：

“弟兄们，说良心话，我李渊只知埋头政事、军事，对大家爱护不够，更缺乏了解，缺乏沟通，方有今日之变。错不在大家，亦不在武周，全在我李渊一人身上。言室满堂，言堂满室，是谓圣王，我定是太专横了。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希望大家不要怨恨我，要时

时提醒我，当局则迷，旁观则清啊！从今以后，我当去弊留益，与大家甘苦与共，共创大业。”

一场兵谏不仅在一个时辰内就化解了，而且融洽了与将士们的关系，应该说是因祸得福。如何处理丁武周却成了一大难题，李神通、柴绍、王安都主张杀一儆百，李建成以为既然兵谏已经平息，还是留下丁武周性命，惟有李世民一语不发。李渊便问：

“世民，以你之见呢？”

李世民言道：“丁武周，义士也，不仅不能杀，还要将举义之事向他言明，将他揽于麾下。为了麻痹杨广，将狱中与武周相貌大同小异的恶霸杀掉，让王安表兄将头颅带给杨广。声言武周兵谏父亲反叛朝廷，被父亲杀掉，以头颅与护卫表兄前来下旨的将士为证。听说杨广在宇文述之流的挑唆下，对父亲疑心重重，欲要父亲百日内修一座晋阳宫，若有迟误，便夺父亲性命。如此以来，昏王的疑心去矣！咱们也有了准备举义的时间。”

李渊不知杨广让他修晋阳宫一事，便问：“世民，可不兴胡诌海谤，这修晋阳宫之事为父怎的不知？”

李世民言道：“父亲有所不知，儿子训教了数百名探子，大都布于长安、洛阳，杨广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就连姐夫助秦琼等人大闹灯节，杀宇文吉一事，我在出事后的第八天就已知晓。本想告诉父亲，怕父亲为难好心一片的姐夫，方才将此事压下。”“好你个世民，跑到为父的前边去了。不过不要自满，马为策者驰，当再接再厉，挥鞭驱驹。”李渊暗暗佩服世民的精明老道，再次私下感慨：“若建成有世民之才就好了！”

李世民看李渊未对自己的话做出明确的结论，便问：“父亲，不知孩儿的话是否中你的意？请明示。”

“《汉书》中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我当然要将你的话记在心里了。”李渊言道：“想不到你又与为父不谋而合。走，都随我去见丁武周，看我的手段。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我就择下他这个人才。”

此时，丁武周已被押入密室旁边的房间，看李渊等人前来，以为死期已到，便凛然地道：“是要我赴死吗？不必兴师动众，一人持刀足矣。就让我到殿外死吧，我可面对苍天，俯视大地，说一声‘我丁武周问心无愧！’”

“武周，我的好兄弟，你错怪李渊了！我并非愚忠，正在暗中筹划举义之事。”李渊解下丁武周身上的绳索，从怀中掏出那份举义方略：“武周，请你过目！”

丁武周看过方略，哭着道：“我丁武周太混了。老爷，我无颜面对于你，你就送我这条糊涂虫上路吧！”

“不知者不为怪，是我怕泄密，没提前告诉你，责任在我而不在你。”李渊为武周擦拭着滚滚而下的泪水，将世民的话重述一遍，接

着道："武周，为了举义之大事，你就在这永泰殿委屈些日子，待我宣誓起兵时再将你放出。"

丁武周拍着胸膛："人生难遇明主，我丁武周能遇老爷这样的明主，一世无憾了。莫说在这永泰殿住上些日子，就是到死，我也无怨无悔！"

大事已定，王安又要回长安，李渊言道："咱有言在先，今日当弈上几盘。若你赢，带上丁武周的假头颅尽走无妨，若输，就继续弈下去，直到你赢为止。"

王安的棋艺在李渊之上，自觉赢李渊不在话下，便一口应允。二人摆开架势，大战起来。王安万万没有料到，李渊犹如神助，大战三盘，以失败而告终。王安也是烈性汉子。当此时刻，就是撵他走，他也不会走，非要争回面子不可。于是便继续弈下去，连弈三天三夜，终于疲惫不堪。双方协商，休息两天两夜，继续大战。两天后，二人又摆开了战场，杀得天昏地暗，云中海前来交令，李渊才耽搁了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后，又投入了战斗。不觉又过了三天三夜。这时，柱儿来报，说是一个身背双锏的黄脸汉子求见。李渊的大手在棋盘上一拍：

"王安，你小子看明白，定是徐茂公派人搬兵来了。据我推断，前来搬兵之人，是秦琼秦叔宝无疑。"

王安惊呆了，暗道："难道舅父真的是神仙下界？"

李渊迎了出去，一眼认出来者是自己的恩公秦琼，便深施一礼："原来是恩公驾到，有失远迎，见谅见谅！"

来人果然是秦琼。秦琼也迎上前去，深施一礼："扶危济困，乃人之本分，兄长何必如此。若说报恩，兄长早已报了。兄长在承福寺为小弟建报恩祠也就够了，怎能念念不忘？今小弟有要事相求，进殿说话。"

二人来至李渊的密室，秦琼开诚布公："山东绿林兄弟，与官兵大战于朔州，琼花将军王世充本已不支，不想十余万官兵如从天降，使王世充卷土重来。我等弟兄危在旦夕，徐军事万般无奈，派我前来说服兄长举义，与我等弟兄合兵一处，共同打江山建天下。这是军师给兄长的信札，请兄长过目！"

李渊接过信札，只见上面写道：

李渊李大将军明鉴：今昏君杨广，骄奢淫逸无道，穷兵黩武，毁先帝大业，可恨之极。凡忧国忧民之士，无不义愤填膺，纷举义旗，讨伐无道。大将军有经天纬地之才，匡扶正义之志，当为义而献身，为社稷与民生而奋起。若愚忠下去，必身败名裂，毁了半世英明。不才茂功，恳劝大将军不可错过良机，立即举义为宜。若大将军举义，助我杀出重围，我定率弟兄们投入大将军麾下，助大将军登基坐殿，且辅佐到底。今派大将军之恩公秦琼前往求援，请大将军看秦琼脸面，派兵助我。徐茂公拜上。

“哼，想耍我李渊，做梦去吧。”李渊这么想着，向秦琼道：“恩公，徐军师之言，甚是有理，看在恩公的面子上我李渊也要出兵相救。不过，渊想任着一条道走下去，不想赚个不忠的罪名。你回去告诉徐军师，就说我李渊失礼了。徐军师是个明白人，决不会让我为难。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恩公愿造反，我李渊决不相难，但我李渊意在忠君，也请恩公与众多好汉谅解。”秦琼好说歹说，李渊就是不答应。秦琼便道：“人有人路，蛇有蛇道，既然兄长不愿相救，我秦琼便不再难为于你，我等弟兄们杀个鱼死网破也就是了！我这就回营。”

“战事正酣，恩公急于回营，自有道理，渊不便强留。恩公回营后，一定向徐军师言明我的苦衷，求徐军师与众位弟兄见谅。如果战败，请好自为之，若另投他处，经过我的地盘，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是了。”

秦琼走后，李渊又与王安杀得天昏地暗。王安负多胜少，越发恋战，二人出车跳马，杀得难分难解。这日，杀至中盘，李渊虚晃一着，将一马掩于车之后。王安上当，李渊马站大角，将王安的老将将死在城中，言道：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这句话是兵圣孙子所言，并非舅父独出心裁，只是合理运用罢了。”王安道：“舅父棋艺大进，外甥认输。”

“你错了，舅父的棋艺仍然在原来的水平上，只不过心无大碍，充分发挥。再者，舅父头三盘将你杀昏了头，你处于急于取胜的状态，欲速而不达，终至败北。舅父意在谈人说事，不计输赢。王安啊，舅父举事已成定局，你的作用很大，责任极重，凡事多动些脑筋，切不可盲目从事。以后消息要多，从事要严，若有半点差池，定会酿成大错。舅父嘱你三点，心要多动，脑要多想，谋要多用。”

“外甥记住了。”王安口服心服：“这次回宫，我带走柱儿，让他为我跑前看后，省得我凡事亲自出马，引起杨广怀疑。也请舅父多多保重，不可废寝忘食。身体是本钱，若是有恙，便处于无能为力之中，什么打江山坐天下，空想而已。来，再杀上最后一盘，明日我便回宫复旨，久不回去，杨广定会猜疑。”

“也好。”李渊边摆棋子边道：“丁武周的假头颅你走前砍下为好，以防路途之上腐烂。”

王安趁李渊说话的当儿，支了一门当顶炮，喊了声“将”。李渊跳马堵住，言道：“王安，你小子也懂兵法了？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二人杀至各仅剩一马一卒一炮的时候，王安炮沉底，卒占中，马卧槽，三管齐下，将李渊的老将憋死在城中。然后长出了口气，一语双关地道：“舅父，原本这盘棋外甥占下风，可我趁你走神的当儿将你的老头儿憋在城中，动弹不得，故有此胜。”李渊问：“你这又用的何计？”

王安指着棋盘："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

"刚才你不是说趁我走神的当儿战胜我的吗？并未行诈啊！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倒是有的，行诈之说就牵强了。恰如其分地说，用的是避实就虚之计。你的炮避开了我这匹良马，然后突然沉于我的老将之下。初时如处女，逼我开户。我的门户刚开，你的马、炮、卒便如脱兔，我来不及阻挡，老将便成了俘虏。此次举义，我有精锐之师，又有百姓拥戴，不怕王世充、宇文成都之流，也不怕山东的绿林好汉和李密的瓦岗军，更不怕小富即安的窦建德，最怕潼关和长安的守敌。这倒不是说他们如何厉害，是潼关险要，易守难攻。长安坚固，攻城不易。"

"我也有此想。前者舅父曾说只要过了潼关，拿下长安不在话下，其实我早就看透舅父的心思：两者都怕。若舅父杀过潼关，也为各路义军打开了门户。长安是焦点，官兵想守住，义军想夺，若不在短时间内拿下，等于将自己投入了死地。总而言之，舅父当在攻打潼关和长安之事上多费些心思，多考虑几个方案，因为战局千变万化。明天我就回宫，及时与舅父联系也就是了。"

次日，送走了王安，李渊立即召开由董理、赵伟、司马回车、贾德旺、宋黑子、铜管山、毛孝，以及弘化太守惠春风、功曹云中海、龙门太守鲍坤、校尉丁武周、晋阳令刘文静及门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二十多人的会议，布置举事事宜。会议通知数日前就已发下，该到的全到了，齐刷刷地坐在永泰宫的大厅内，等待为王安送行的李渊到来。李渊刚踏上大殿的台阶，探马报告，说是宫中的蒲公公下旨来了。李渊道：

"定是为修晋阳宫的事。世民，你小子神了！"

第二章　血祭义旗

李渊表情严肃地在福祐殿中的议事厅中踱步。他眉头紧锁，处于沉思之中。时而抬头望着窗外，时而观察着几案上的地图，然后又锁起眉头，埋首踱步。

刚下过一场透犁雨，空气湿润清新。太阳还是那样狠毒，火焰还是那样炽烈，却在蒸汽的对抗下朦胧起来，天与地之间的空间便柔和舒展了许多。树木抬起了头，狗收起了长长的舌头，人也不再那样汗流浃背，烧熟了似的。

一部偌大的水车在水流的冲击下缓缓地转动着，向福祐殿的顶部泼洒着水，水珠溅开来，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五彩光环。虽然水量有限，却由于不停地泼洒，殿顶便成了水的世界。活泼好动的水的儿女成群结队地顺着瓦与瓦之间的槽沟流下来，哗哗啦啦地唱着歌落到地面上。殿顶上笼起淡淡的雾气。雾气渐渐增多，成了一片五彩的云。

这汾阳宫中特有的去热装置，营造了一种田园风光与流光溢彩的殿堂紧密结合起来，温馨、壮丽的气氛，给人以心旷神怡的感觉。

厅堂内便凉爽了许多，闷热难以藏身，不知跑到何处去了。十几个垂手侍立的亲兵已经站了两个时辰，却是汗不出，气不喘，可见厅堂内的宜人程度。

李渊突然抬起头来，烦躁地道：“给我将那水车停了，哗哗啦啦地，搅得我心绪不宁！”

“是，老爷。我这就去告诉他们一声。”

这时，两个手拿葫芦状宝扇的娇娇女子碎步而入，十分小心地在李渊身边扇动。风便生出来，习习的，凉凉的。

“出去，给我出去！”李渊撵走侍女，厉声问：“世民和建成怎么还没到？再派快马传他们。”

“老爷，已经派出三匹快马了。两位公子的人马扎在南线，以防敌人派来讨捕的兵马。从南线到这里近三百余里，两位公子一时半刻来不到。估计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赶到了，还请老爷息怒。”

“军情紧急，竟这般迟慢！”李渊又走到地图前：“潼关方向有何动静？”

“回老爷，探马报说潼关已增兵五千，而且加紧了对行人的盘查，稍有可疑之处，便抓起来审查。据说圣上，不，杨广严旨守住潼关，以防老爷率兵过关，乘长安之危。”

“前来议事的将领们都到齐了吧？”

“都到齐了，单等老爷训话呢。”

“王威武与高君雅二位将军押在西偏殿，可要给我看好了，若让他俩跑掉，我连你们一块收拾！”

李渊与亲兵孙义举对话的当儿，李建成与李世民先后闯了进来。二人满脸灰尘，一身汗水，气喘不迭，眼窝深陷，显然是经过了长途跋涉。李渊松了口气，同时言道：

“通知前天就送给你俩了，磨蹭到现在才来，要求你们的属下也这样吗？我准备中午举义，现在离午时仅有两个时辰了。若是在战场上，该死伤多少人马？”

李建成与李世民双双跪下：“孩儿延误了时间，请父亲重罚。”

“好了好了，起来吧。”李渊问：“建成，安阳之敌有何动静？”

“回父亲，安阳仅有官兵八千，形不成威胁，他若北上，孩儿的两万人马会将他们一口吃掉，不足为虑。不过，据探马报告，他们有集结的迹象。以孩儿之见，他们虽然蠢蠢欲动，却不敢贸然北上，能守住安阳城就不错了。”李建成转身的时候，忽然发现那面长约五尺有余的铜镜中的自己的脸已被尘土盖住，忍俊不禁，哑然失笑。

李渊又转向李世民：“世民，洛阳的王世充怎样？那家伙心眼儿特多，以防他偷袭。”

“回父亲，孩儿断定王世充不会冒险北上击我。他若北上，洛阳

就会落人瓦岗军之手。今瓦岗军有山东的那群绿林好汉加盟，势力大增，一旦王世充北上，洛阳马上就会被瓦岗军占领。如果王世充冒天下之大不韪，非要自我难堪不可，孩儿便行关门打狗之计，将他放进山西，来个前后夹击，将他消灭在这山西境内。”

“举义后，你俩就成了我的左膀右臂，责任之大，可想而知，要多动脑筋哟！”李渊言道：“赶快洗漱，陪我到永泰殿去，将领们大概等急了。举义之事实在不易，准备了这好长时间，真要行动，事情还千头万绪。”

永泰殿的议事厅中，坐着六十多个将领。上至将军，下至参军，还有太守、知县，晋阳乡乡长刘世龙也来了，济济一堂，但却无人喧哗，就连相互间的对话也成了窃窃私语。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将领与官吏们大致分为两拨，将领为一个类型，大都坐在一起，官吏们为一个类型，扎成一堆。每个类型又以感情、性格、爱好等分为若干群体。董理与宋黑子一个曾当过山大王，一个曾当过义军首领，性格又极为相投，二人交头接耳，议论着当山大王和义军首领的感受和追随李渊后的辉煌。赵伟与司马回车并排坐着，正在谈论当知县和做招军将军的体会。商书策和陶丘山是这群头面人物中惟一在最近带过兵打过仗的将领。二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向柴绍大谈朔州之战的激烈，宣扬自己纵横捭阖，指挥有方。弘化郡太守惠春风与太原太守陆知非很是动情，陆知非的唾沫星子溅到惠春风的脸上。处于礼貌，惠春风不去擦它，静静地听。晋阳令刘文静是人群中惟一的七品芝麻官，与别人谈不到一起，只好与比他的地位还低的晋阳乡乡长刘世龙说这道那。李神通更是憋不住，与成文龙分析着所招新兵的训练、素质，以及武器的使用等情况。河东太守鲍坤正与诸葛兴华谈到高兴处，升任游击将军才月余的毛孝插了一嘴：

“听说杨广回京后大病了一场，整天发高烧，烧得说胡话，差点送了他娘的命，可有此事？”

诸葛兴华如同亲眼见过似的，生动地回答：“可不咋的？烧得可厉害了，怪烫人的。那胡话说开了就没完，什么天兵天将下界捉拿他了，什么他的脑袋被搬走了，多着呢。”

“诸葛将军，这么说你目睹了？”鲍坤好奇地道：“能眼看着天子发昏，太过瘾了！你这辈子没白活！”

诸葛兴华做个鬼脸：“开个玩笑罢了，你俩却当真了。他杨广再坏也是皇帝，咱能见到？嘿嘿嘿嘿！”

贾德旺与田农非身为游击将军，不打仗就浑身不舒服，总想到战场上冲锋陷阵，李渊准备举义，正合了他俩的意。二人一个跃跃欲试，一个摩拳擦掌，心情格外激动。贾德旺抽了抽腰间的宝剑，摇摇头：

“我这佩剑真成装饰品了，自从龙门血战后就没用过。龙门血战时，我用他杀了十数人。那时，真有一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感觉。人

活着总要干一番事业，务家的种地，经商的赚钱，当先生的解惑授业，咱这当兵的就要打仗、杀人。我的决心早就下定了，举义后奋勇杀敌，立几个大功！”

田农非正要感慨几句，一眼发现了向这议事厅走来的李渊和建成、世民，便戳了贾德旺一下，要贾德旺莫再大发议论。贾德旺以为田农非在开玩笑，正要做出反应，田农非的嘴巴对着他的耳朵道：“喂，大将军来了！”

大家都发现了李渊父子，便停止了议论，哑言端坐，一下子恢复了将军或太守的风度。会场上便平静下来，静得有些可怕。

李渊脸上的肌肉、血管、神经好像停止了工作，红中泛青。二目射着阴森森的光，悚然可惧。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微笑着向与会者打招呼，直接走向北边的平台，站在几案前，默默地扫视着每一个人。然后不无杀气地道：“大家一定知道今日议事的内容。是举义前的最后一次议事，也是其意义不可估量的一次议事。我庄严地宣布，今天午时，行举义典礼！”

不知是谁带头鼓起掌来，眨眼间掌声雷动，却没有欢呼。与会者边拍掌便看着李渊，等待李渊继续言讲。

李渊的话更沉重了，如同截铁：“我李渊身为大隋子民，又是杨广的表兄，本不该做出对不起他的事。可他任用奸小，草菅人命，昏淫无道，挥霍无度，以致社稷倾危，民不聊生。我李渊一忍再忍，终于忍无可忍。陈寿有言：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制权。为了匡扶正义，拯救水火中的黎民，我方才临危举义。诸位都是有血性的汉子，都是志如大鹏，宁折不弯，就是死于边野，马革裹尸，眉头不皱的仁义志士，又是与我心相印手相连，经过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陶炼出来的兄弟，当一如既往，与我同生共死，将昏君杨广赶下宝座。建立一个新的、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新江山。咱们既然捆到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任何不利于团结的细微末节，也会损伤这个整体。我可以明确无误地告诉各位，一旦打下江山，我定以诸位兄弟为主建立朝廷，论功行赏，共同管理国家，决不伐功施劳，乘伪行诈，更不会像历代君王那样疑心重重，杀戮功臣。但人各有志，我也不难为大家，若哪位临阵改辙，为时不晚。”

李神通叫道：“大将军，凡与会者没有一个孬种，你就继续说下去吧。”

“是啊！我们跟定大将军了。就是有三个两个的怕死鬼临阵逃脱，也无关大局！”

“我们这些人，都是敢死之士，从不想图点什么，更不想封妻荫子，荣华富贵，只要能为你做点什么就心安理得了。人啊，就是这么回事，将心智、力气贡献给最崇敬的人就得了！”

“大将军，离午时仅有一个时辰了，就别为这些小事费脑筋了。当理不避其难，我当一往无前，视死如归！”

与会者纷纷表态，并要李渊赶快下令，也好争取时间准备举义的事，无不心头焦灼，似乎要是再拖下去，举义的事就会胎死腹中。李渊审时度势，在调动起了入会者的情绪之后，言道：

“举义是人生的大事，马虎不得，到底有没有想退出的？我数到十，到时无人提出异议或退出，便布置任务，若有人做马后炮，定斩不饶！一、二、三……”

“大将军，末将想退出！”

大家顺声看去，原来是参军赵亦军。赵亦军是归德人，自李渊西征杨玄感，便追随其后，作战勇敢，心地善良，任劳任怨，是出了名的孝子。每当发下薪俸，总要留出一半，找机会带给高堂老母。他的父亲死得早，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一把屎一把尿将他养大成人。十五岁那年，李渊招兵买马，深明大义的母亲把他送到李渊身边。他先当普普通通的小卒，又成为李渊的亲兵，因在龙门城之战中立有战功，被提拔为参军。他不是个完人，却是个好人，他的属下都喜欢他，成为他的朋友。

一石激起千层浪，他话音未落，便被斥责之声包围。与会者无不义愤填膺，有的甚至咬牙切齿，还有的要揍他、杀他，将他碎尸万段。宋黑子属于后者，他鹤立鸡群般地跳上几案，指着赵亦军的鼻子骂道：

“好你个姓赵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小米干饭你他娘的白吃了。你早不退，晚不退，偏偏在这紧要关头退出，我看你是有意破坏举义。看我不将你的脑袋拧下！”

董理挡住了宋黑子，叭地给了赵亦军一个耳光：“赵亦军，平日里你小子还像个人样，想不到到了关键时刻你他娘的却成了熊蛋。男子汉大丈夫，沧海可填山可移，脑袋掉了碗口大的疤，怕什么？”

“赵亦军，哀莫大于心死，愁莫大于无志。你不应当心死，更不应当无志，振作起来吧。”龙门郡太守鲍坤劝道：“病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此时悬崖勒马还未时不晚，快跪下，求大将军饶恕！”

李渊言道：“我有言在先，赵参军无罪。”李渊问：“赵亦军，你退出谁也无权阻拦，却要有走的道理。告诉我，为何退出，是胆怯了还是别的原因？”

赵亦军扑通跪倒：“大将军，我姓赵的虽然无大能力，却不是孬种。自从随你征战，从未磨过奸耍过滑。龙门血战在敌箭飞向大将军的千钧一发之际，我挺身而出，用身体挡住了羽矢，救了大将军性命，至今肋间的箭伤还隐隐作痛。朔州之战，我身先士卒，率属下冲入敌阵，连杀敌两员虎将……”

“大将军问你为何退出，并非让你摆功言好，自吹自擂。在这一时一刻都十分珍贵的时候，容不得你喋喋不休！”

李渊向气势汹汹的司马回车道：“不要打断他的话，让他说下

去。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就是晚一个时辰举义，也要让他将肚子里的话倒出来。赵参军，不要怕，说下去。”

赵亦军失声痛哭：“大将军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今又将‘善良’二字诠释得如此清楚，怎不让我痛心疾首？我知道我不应该退出，退出有罪，更对不起你，可我又不能不退出。昨天末将接到邻居送来的信札，说是高堂老母病重，要在咽气之前见我一面，我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先尽孝再尽忠。等送走了八十四岁的老母，再投军中，奋勇杀敌，就是马革裹尸也在所不辞。本打算早向大将军请假，看大将军日理万机，忙得眼窝都陷进去了，终于没有开口。此时提出，是咬了牙横了心的结果。大将军若不准，我便不回家，若准我就立刻回去。老母劳累了一辈子，就见我一面这点要求，我能不答应吗？大将军，我的大将军！”

李渊被打动了，立即做出了回答：“谁没有母亲？谁不爱自己的母亲？谁不想孝顺自己的母亲？赵参军的高堂老母已病入膏肓，想见自己的儿子一面，人之常情。人生于世，当以孝为先，我若阻止他行孝，岂不是罪过吗？孙义举，从我的薪俸中支取白银三十两，交于赵参军，算作我的孝敬之心。赵参军，你走吧，等老母过世后再来找我，我会一如既往。走啊，昂起头来，你是去行孝，并非临阵脱逃。”

诚之所感，能开金石，赵亦军向李渊磕了三个头，又向大家深施一礼，抹着眼泪道：“我会回来尽忠的，会与诸位并肩作战，同舟共济的！反之，我还算个人吗？”

李渊磊磊落落，入情入理的话，不仅使赵亦军大受感动，也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这种以心治人的治事方式，看似简单，却非一般人能做到的。必须出于爱心，将下属放到平等的地位上，真正为属下着想，才能做到，而且恰到好处，天衣无缝，才能诚之所感，触处皆通。若不精不诚，华而不实，必适得其反。李渊做到了，况且是在箭在弦上的关键时刻。大家望着赵亦军的背影，暗暗地问自己：“我怎么就做不到？难道仅仅因为方法不对吗？”

“好了，咱们再回到举义的事情上来？”李渊又严肃起来：“陆太守，举义用的高台、旗帜准备好了吗？”

陆知非十分把握地回答：“昨天就全部齐备。单等大将军登台宣读举义檄文。”

“李将军，你的新兵做好入场准备了吗？”

李神通一拍胸脯：“回大将军，没问题，保险步伐整齐，斗志昂扬地入场。若有一人捣蛋，你砍我的脑袋！”

“柴将军，你的新兵呢？”

柴绍站起来道：“请大将军放心，若不能盔明甲亮，雄赳赳地入场，愿受军法处置。”

“各位将军的部队和郡中的部队怎样？”等将令和太守们做出肯定的答复之后，李渊又道：“杨广已经得到我们即将举义的消息，正在调兵遣将，妄图扼杀。各路义军，特别是瓦岗军与窦建德的军队，也会向我们开刀，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有他无我，有我无他。若是我们存在下去，他们只有俯首称臣的份儿，君临天下就成了梦想。据我推断，窦建德的正统思想严重，关键时刻会发生动摇，瓦岗军中的山东绿林好汉们却会持之以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们既要对付官兵，又要对付各路义军，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鉴于此故，一要约法三章，严肃军令；二要抱成一团，杀个鱼死网破。建成，你来宣读‘约法三章’。”

李建成与李世民一直站在李渊左右，如同两只把门的雄狮。李建成接过“约法三章”，极有力度地读了一遍。

“约法三章”中的用词短促激烈，字字充满了杀气。
仅“斩”、“杀”等血腥的字眼就出现过十多次。违抗军令杀，叛变投敌杀，临阵逃脱杀，奸淫虏掠杀，祸害百姓杀，延误军机杀，自作主张杀……入会者肃然起敬的同时，不无后怕，有的竟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脖颈。

李渊嗖地拔出宝剑，剑光陡闪，几案的一角叭地掉到地上：“违犯‘约法三章’者，这就是下场！”他收起宝剑，向李世民道：“宣布任命！”

李世民接过任命书，字正腔圆地读道：“李世民为敦煌公，左领大都督，右统军隶。李建成为御林将军，负守卫大将军府和后宫之责。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石艾为河下县县长，殷开山为椽吏，刘政会、长孙顺德、刘弘基、宝琮等为左右统军，余者职务不变。”

入会者听罢，议论纷纷：

“石艾之人倒是了解。此人颇有心计，做县长绰绰有余。殷开山、长孙顺德、宝琮等人也十分熟悉，其他的人就说不清了。”

“怎的不从老部下中提拔？尽是些新面孔？”

“裴寂是否有一飞冲天之嫌？一下子成了大将军府的长史，令人大惑不解。”

“刘文静由一个知县成为司马，不可思议。”

“刘政会与刘弘基是何等人！咱从没见过面。”

“大将军可别走了眼，让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成为左膀右臂，覆水难收啊！”

“……”

李渊看透了大家的心思，言道：“国有贤良之士，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我李渊惟才是举，以故任用了一批新人。他们是藏于山中的芝兰，埋于地下的珠宝，而且是经过炉火锤炼的真金。汉武帝曾说：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则无以

知人之材。他们是曾在险路上驰骋的良马，是负过重的人才。为了使各位了解他们，更好地与他们共事，我将他们介绍给大家。”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祖父曾任司隶大夫，父亲曾任绛州刺史。他天资颖惠，十四岁时就补为蒲州主簿，开皇中任左亲卫，后为齐州司户、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汾阳宫副监。李渊早年与其有旧，进住汾阳宫后，常与其弈棋，有时通宵达旦。他深明大义，不仅为李渊起兵举义出谋划策，还将与龙山县知县高斌廉博戏赢得的数万两白银用作军费。并献出米九万斛，杂彩五万匹，甲四十万，以供军用。若论谋略，深谙兵法，排兵布阵，无一不精。若论文采，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皆通。最令李渊看中的是，因为官多年，精通宫殿管理，处事果断。

刘文静，字肇仁，彭城人，世代居住京兆武功，祖父曾任石州刺史，父亲死于战场，追赠为上仪同三司。他少时便袭父亲仪同三司之爵位，后为晋阳令，与汾阳宫监裴寂感情甚笃，经常同宿。李渊坐镇太原后，他发现李渊有四方之志，便通过裴寂与李渊结交。曾说：渊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祖，武功同于魏太祖。其子李世民更非常人，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谋，比渊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乃上苍赐予。于是，动员李渊尽快举义，并做出结论：若渊举义，响应者众，不用半年便帝业可成。李渊对他非常器重，曾多次与他计议举义之事。为使王威武和高君雅就范，让刘政会告王、高二人谋反，并邀请王、高二人到晋阳宫做客，乘机囚禁了王威武和高君雄，当日送于李渊，以作祭义旗之用。

长孙顺德是文德顺圣皇后的族叔，祖父曾任秦州刺史，父亲曾任右勋工，因避辽东之役，逃至太原，深为李渊和李世民所看中。他与刘弘基、刘文静合作，招募义兵近万，竭其所能，助李渊举义。

刘弘基，雍州池阳人，父亲曾任河州刺史，他以父勋爵，荫为右勋侍。他善交际，不事家产。隋炀帝攻打高丽时，县里抓他入伍，他潜逃藏匿，后被捉住。放出后以盗马为生。李渊父子入太原后，他千方百计与之结交，成为挚友。他不仅参与了捉拿王威武和高君雅的行动，而且招兵两千余人。

刘政会，滑州胙城人，祖父曾任北齐中书侍郎。他曾任太原鹰阳府司马。李渊入太原仅数日，他便率兵马投于门下，并与李世民共谋举义之事。受李渊之托，状告王威武与高君雅谋反。为李渊举义立下了大功。

介绍了裴寂、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刘政会之后，李渊又将石艾、殷开山、宝琮等人简单介绍了一遍，然后道：“我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个人，他就是率众兵谏，被我砍下头颅送于杨广的马邑校尉丁武周！”

“啊，死了的人竟能复生，这就怪了！”

“丁武周的头颅明明装在木匣中被王传宣官带走了，怎又活过来

了？不可能，大将军是在开玩笑。”

“也说不定，我在长安城中见过大变活人的把戏。我瞪着眼看着一个少女进了木箱，打开后却不见了，盖上后再打开，少女又出现了，你说神奇不？”

“大将军腹有三韬六略，定是用了偷梁换柱之计。”

“肯定是送给了杨广一个假丁武周的人头。”

入会者吃了一惊，又是一阵议论，如同刮了一阵旋风。

李渊示意大家安静，然后道：“传丁武周来见。”

不一会，丁武周出现在大家面前。丁武周着一身用铁片打制，铁丝与铜丝贯穿而成的连环索子甲，头戴兽面铜盔，绿色的盔缨大如巴掌。脚蹬犀牛皮制成的胡靴，腰悬玉饰珠嵌，装潢华美的太阿宝剑，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模样没变，只是比原来自了胖了。他见过李渊，又向大家深施一礼，微笑着自我介绍：“已经‘死’去的丁武周回来了，诸位看我是也不是？”

大家一致结论：一点不差，是马邑校尉丁武周。

“兵法曰：兵不厌诈。为了麻痹杨广，我令人砍下那个与武周相貌相差无几的死囚犯的头颅，留下了武周。”李渊言道：“丁武周，我任命你为骁骑将军，随我左右。你定要实现你许下的诺言，不惜性命，杀敌立功。”

丁武周答应一声，坐于一边。

李渊看了一眼墙边的滴漏：“离午时还有半个时辰，不能再拖延下去。各位立即回去，率人马入场。务要振作精神，以壮军威。到此为止，各司其职去吧！”

大家走后，李渊与李建成、李世民来到西偏殿。他要与将要作祭旗之用的王威武和高君雅再交谈一番，将事情的原委向这二位昔日的英雄，今日的囚犯交代清楚，让他俩死个明白。

西偏殿没有去热设备，里边很是闷热，又不朝阳，光线也暗。王威武与高君雅被关在北面的密室里。这是一间长不过两丈，宽仅丈许的很小的空间。窗户仅有三尺见方，比其他的厅室暗得多。

高君雅、王威武被五花大绑，而且被背靠背地拴在一起。因是人为的冤案，极不服气，怒冲冲的，当然也有要死前的悲哀。二人初时争辩，而后大骂，接着便面对现实，谈起后事来。李渊父子向偏殿走来的时候，俩人还在说个不休：

“想当年在战场上陷阵冲锋，刀剑相碰，戈矛相击，血溅肉飞，是何等的潇洒、威武。记得征伐高丽时，我拍马向前，连杀十数敌，余者闻风丧胆，魂飞烟灭。我高兴得疯了似的，只觉得胯下马如龙，自己似虎，游刃有余。战后评功，圣上将我好一番夸奖。从那时起，我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总想陷敌破阵。想不到一个让敌人心惊胆破的英雄。却落了个这样的下场。早知如此，不如战死。这有多窝囊啊！做了个屈死鬼。记得小时候母亲为我占了一卦。那卦是四句诗，

现在已记不清了，但四十岁后有大难一句我却铭刻在心。想不到那卦如此之灵，这不，就要过鬼门关了，不是大难又是什么？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累，倒不如死了干净，两眼一闪，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到了那边还要受罪，因为我在战场上杀人如麻，屈指算来，达百人之多。”

“我说王将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韩信为刘邦立下了多少汗马功劳？没他就没汉家的天下，可到头来还不是被刘邦与吕后加上个造反的罪名给杀掉了吗？杀掉他一个也就罢了，还他娘的斩草除根，杀了他的夫人和儿子。归根结底是韩信的能耐太大，刘邦怕他篡夺皇位。凡事都有个比较，咱俩与韩信比一比，也就心安理得了。要说窝囊，他比咱窝囊得多。早在他拥兵百万，刘邦在荥阳被项羽打得落花流水，单人独马跑到赵地向韩信求助的时候，蒯通等人就劝他自立，他也清楚打下江山后刘邦不能容他，可他矢志不移，不仅助刘邦君临天下，还笑对吕后的屠刀，何等壮烈！咱也效法于他，笑对死亡。至于功过是非，后人自有评说。如果单从名气上看，人百年之后留下的不是金银财宝，是名声。咱俩在这个时刻去死，又是冤死，记住咱俩名字的人肯定很多很多。上至圣上，下至黎民百姓，有口皆碑。什么叫‘忠’，为天子为国家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圣上和国家之急就叫忠。时危见臣节，乱世识忠良，咱是忠臣良将，死得其所，问心无愧。”

“大凡人，谁不死？为国家而死，千秋青史胜封侯。这些道理我懂，可我总觉得李渊不够朋友。为了他，咱得罪了圣上，他却昧着良心向咱开刀，也太心狠手辣了！”

“有什么狠不狠辣不辣的？马为策己者驰，他李渊想举大义打江山，需要咱这两匹马。再说了，他举大义，顺乎天而应乎人，咱忠君报国，也天经地义，从道理上说，谁也别指责谁。但为了取胜，双方就无姑息迁就了。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不管谁打败谁，都无可非议。”

“咱俩也太善良了，若是早告御状，他李渊就会败在咱的脚下。咱却怕受良心谴责，一拖再拖，终至成为阶下囚，任其摆布。早知如此，咱也像他这样，也来个欲加之罪。孙子曰：兵之情主迷，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算了算了，不提这些揪心的事也罢。人到了这个时候，反而什么都不怕了，连死都置于脑后者也就无所畏惧了。咱在敌人面前将死置之度外，才有冲锋陷阵，奋勇杀敌之举，现在咱也要仰头挺胸地走上黄泉之路！”

“是啊，越复杂的事越简单，我的心情反而平静下来了。此时英勇赴死，二十年后又是好汉一条！”

二人便沉默起来，这个很小的空间便死一般得静。看押他俩的将士似乎怕打扰他俩，不再走动，甚至憋着应当咳嗽的咳嗽。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梦，况且梦的主人原本是他们的上司，是被冤枉的。恻隐

之心人皆有之，他们也是人，不想将这暂时的宁静搅得支离破碎。

一只不知好歹的老鼠鬼鬼祟祟地从黑暗的角落里跑出来，在王威武的身边停下来，然后又来到高君雅的脚旁。先是瞪着圆圆的小眼睛观察着这两个被捆的囚犯，接着便窜到他俩的身上。

要在往日，这两位将军会齐声喊“打”，此时却无动于衷，因为他俩体会到了生命的宝贵，感到这只老鼠十分可爱。人的感情太丰富了，丰富到了因时因地因物而异的程度。同样是一只使人恶心的老鼠，同样是那两个人，感觉的差距竟如此之大。

“王将军，这只老鼠活泼好动，现着生命的灵光，好可爱哟！”高君雅向站在他肩头上的老鼠做了个鬼脸：“靠近点，再靠近点，对，靠近我的脸。”

王威武叹口气：“咱他娘的还不如一只老鼠。老鼠还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咱却成了这般模样。记得小时候我捉了一只老鼠，母亲将它包上泥在锅底下烧熟，那肉真嫩真香。可此时想起来就有一种残忍的感觉，它是条性命啊！”

“这屋里的空气真污浊，光线也太暗。咱要在走之前呼吸些新鲜空气，多享受些阳光。”高君雅说着，向着房门的方向喊道：“快给我们将窗户打开！”

从门缝中传来稚嫩的声音：“回高将军，大将军有令，要我们严加看管，这窗户是不能开的。若将窗户打开，一旦被大将军知道，我们吃罪不起啊！唉呀，不好，大将军向这边走来了！二位将军有话就向大将军说吧。”

高君雅言道：“王将军，看来时辰到了，可要不卑不亢，视死如归，死出个样儿。”

“那是自然，我不会低头的，脊梁更不会弯！”王威武将头颅仰起，怒视着房门处：“高将军，死到临头，咱可要让他将事情说个明白。他若仍然认为咱有罪，咱就将他痛骂一顿，待到了哪边，咱也好向魂灵们拍着胸膛说：我们虽然被冤枉，但却不是孬种。如此以来，谁也不敢欺负咱！”

正说着，房门被打开，阳光洒进来，好明好亮。李渊随之出现在王威武和高君雅面前。他脸上溢着笑意，好像是前来探望多年不见的朋友。

王威武扭过头去，昂然地道：“李渊，李大人，不要再假仁假义，不就是要送俺俩上断头台吗？我们随你走就是！”

“大丈夫既然赴死，就要死得壮烈。告你说，你李渊别想再耍我们，我们早已看透了你的狼子野心。从我们踏上黄泉路的第一步起，我们就召唤你，让你不得好死！”高君雅大义凛然：“这就走吗？请把脚上的镣铐给我们打开，我们会步履坚定地走向刑场。只是要求你的刀要锋利，一刀将我们的头颅砍下！”

好一个视死如归，宁以义死，不苟幸生的男子汉大丈夫！好一个

不毁其节，身处危境而志不可夺的烈士！李渊被震撼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本以为在这就要走向刑场的时刻，王威武与高君雅会说一些要他抚恤高堂老母，看顾妻子儿女的话，或是垂头丧气，留恋这个世界，不想二人却昂然不屈，理直气壮。他的双腿似乎有点抖，便坐下来，而且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然后才疙疙瘩瘩地问：“二位将军猜对了，送你俩上路的时刻快到了。你俩有什么要求和遗憾吗？”

王威武叭地吐了一口唾沫：“血性男儿，虽死无憾！”

“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高君雅的眼睛里射出了刀锋似的光：“要说遗憾，当然有。士可杀而不可辱，我们死不足惜，却要死个明白，免得没法向阎王、小鬼交代。”

李渊站起身来，避开高君雅与王威武勾魂夺魄的目光，接着踱到窗前，顺手推开窗户，低沉地道：“我来见你俩的目的，就是想让你俩死个明白。二位身经百战，人品不错，为国家、百姓，还有我李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为什么要夺我们的性命？”王威武问。

“二位将军虽受杨广派遣，监视于我，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拖骗杨广，从未告过密。从感情上讲，我李渊不仅不应当夺二位性命，好好报答才是”

高君雅问：“是谁告我俩谋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开诚布公地说，是我指示晋阳府司马刘政会书写密告信，将你俩告下。本想将你俩召至这汾阳宫抓捕，不想晋阳县令刘文静抢先一步。”

“这么说那密告信中所言谋反之事是假的？”

“王将军所言极是，全是诬陷之词。”

“噢，我高君雅明白了，你是想借俺俩的头一用！”

“此言一点不差。因为你俩本来就是杨广的爪牙，三军之中，郡县之内，街头巷尾，无不知晓。今日午时我就宣布举义，恩来想去，还是用你俩的人头祭旗最合适，请二位理解。”

王威武放声大笑，言道：“既然李大将军将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死就死吧！”

高君雅也很是豪爽：“人生自古谁无死？你搬下我们的脑袋也就是了。不过，话说在前头，一旦你李大人成了这华夏的主宰，可要将我们的冤案公布于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无什么遗憾了。”

一阵凉风吹来，缓解了室内的闷热。窗外那棵梧桐树上飞来数只不知名的鸟儿。鸟儿在浓密而又苍翠的树叶中飞来跳去，啁啾欢唱，似乎想用歌声和舞姿缓和室内的气氛，唤起李渊的良知。又好像用歌声为王威武和高君雅送行。一只多管闲事的狗跑过来，向着鸟儿们狂吠，好似在说：人家快要死了，你们还他娘的唱、唱，可恨之极！

天空万里无云，灼热难当，李渊的耳朵里却嗡嗡直响，他问自己：是闷雷还是战鼓？

那只曾经给予王威武和高君雅生命之灵光的老鼠又出现了，蹲在墙角，定睛瞅着王威武和高君雅，似乎在问：这世界上的人怎么了？自相残杀，连我们都不如。

“别磨蹭了，打发俺俩上路吧！”

“说来说去就是这么回事，还是早上路得好！”

王威武与高君雅看着李渊，眸子里散发着急不可奈的光，如同大战前夜请缨出战，争立头功的英雄。

李渊蓦地回过头来：“我答应二位将军的请求，假若我李渊能够君临天下，定为二位树碑立传，名垂青史。二位将军的府上我已派人去过，各奉上黄金百两，白银五千两，作为父母、夫人、儿女的养资，只是没将实情相告。日后我每年各奉银三千两，直到二位的儿女长大成人。”他从衣袋中掏出两张纸条，分别送到王威武和高君雅的面前：“二位请看，这是收据。这张是王将军的家父写的，这张是高将军的高堂老母写的。他们都很好，放心为是。”

静，出奇得静，空气似乎不流动了。轰隆声便大了，可以肯定，是闷雷，并非鼓声。

突然，王威武放声大哭，肝肠寸断地叫道：“父亲、母亲，孩儿对不起你们，不能为二老养老送终了！夫人，就难为你了，你可要挑起养老和抚养儿女的重担啊！”

高君雅也泪水涟涟：“父亲、母亲，你们不要难过，要坚强地活下去。孩儿从没做过对不起天地祖宗的事，孩儿赴刑，也并非有罪。孩儿为数百年才出一个的伟人而死，死得其所，重如泰山！”

将死之人的情感、泪水，浸泡着李渊的心。李渊眼圈发红，心似刀剜。在人性、人格、人品和激情的促使下，他撩起战袍，向着王威武、高君雅施了单跪礼：“二位英雄豪杰，请受我李渊一拜！皇天在上，我李渊决不食言！”

“大将军，你的好意我们领了，走吧，别误了举义时间。将士们肯定都在等咱们呢。”王威武道。

高君雅提出：“请解掉我们身上的绳索和镣铐，让我们自己走向刑场！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李渊边点头，边亲解其缚。这时，忽啦啦闯进来十几个将士，将王威武和高君雅围住，生怕犯人越轨。

王威武舒展着筋骨：“不要这么紧张好吗？就是叫我跑我也不跑，能这样死去是我的造化！”

高君雅推开那杆长矛：“还用如临大敌吗？让开！”

李渊勃然大怒，指着将士们：“滚，滚，都给我滚！”

王威武在前，高君雅在后，二人大步来到偏殿外，然后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向李渊举义的会场走去。

雷声唤来了雨云，叭哒哒滴了几个雨点。雨点很大，落在大地上，将尘土打上了窝。

举义会场设在太原城外的校场上。校场很大，至少能容纳二十余万人，比长安城中皇城外的校场大得多。靠北设一个三丈多高的三合土夯筑高台，高台虽然千疮百孔，却十分雄伟、古朴、威严。这是北齐年间修建的点将台，北齐皇帝为对付北周的入侵，曾在这里集过兵，点过将。李渊来太原后，也曾在这里指挥将士演练过阵法。那是去年年末的一个深夜，李渊与裴寂弈棋。二人约定，若裴寂输了，就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兵法》《韩信兵法》用小楷抄写一遍。若李渊输了，就在校场指挥兵马演练阵法。这次激战，虽然李渊竭尽全力，以二比三告败，于是就在这校场上让裴寂大饱了眼福。

此时，点将台顶部被装扮一新，新铺了石板，遍插彩旗，正面那面长一丈五尺，宽一丈的白色旗帜上绣了六个大字：伐杨广建新朝。字是红色的，大如柳斗，格外醒目。大旗左边架十面战鼓，右边悬三口巨钟，各有十条身着鎏金索子甲，腰挂宝剑，威风凛凛的汉子守卫。大旗前边是杨广曾经用过，由八个木匠做了两个月才成功的几案。几案四围盘绕着九条姿态各异的龙，四条腿上各雕刻着六只雄狮，做工之精，实属罕见。几案上摆放着令箭和文房四宝，一把镶珠嵌玉的宝剑放在几案左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鼓与钟的前面，各立着三十余人，鼓前立着的是将军以上的武将。武将甲胄于身，手握剑柄，如同天神下界。巨钟前站着袍翅鲜明的文官。文官本应君子谦谦，笑容可掬，此时却板着面孔，就像泥塑的一般。

台下是将士和战旗、刀枪组成的海洋，“海洋”无边无际，里边装着二十万之众。将官顶盔贯甲，小卒军装罩身，无不握刀持枪，庄严肃穆。械分多种，旗分五彩，甲胄各异，人海呈现着各种颜色。远处传来战马的嘶鸣，如惊涛骇浪。

当日晷的晷针与正中的刻度重合的时候，李渊来到点将台上，站在几案后。李渊着新打制的银盔银甲，银甲的甲片呈“《”字型，如同海浪。银盔也别具匠心。如同一只猛虎的头颅。猛虎的嘴张着，二目眈眈，骇然可怕。这是大将军府长史裴寂的杰作。裴寂在数月前就请太原城中手艺炉火纯青的银匠赶造这副盔甲，四个银匠费时一个月，才大功告成。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更没有告诉李渊，直到昨天方才泄露天机。作为一个大将军，盔甲应当庄重实用，穿上这副又轻又薄的银甲，太显花哨，有失大将军的本色，李渊以故不打算穿它。又一想，穿就穿了，也无大碍，况且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穿它，意义重大，况且不能太任性，以防冷了裴寂的心。他便在台下脱掉旧盔甲，着上了这银光耀眼的工艺品。不想出现的效果却大出他的预料，人们的目光刷地对上了他，称赞之声不绝于耳，不待立在一边的裴寂宣布举义大典开始，便掌声四起。

这时，裴寂用尽平生之力，高声喊道：“请大家安静，举义大典现在开始！”

话音未落，钟鼓齐鸣，声震环宇。台上的武将有头盔盖着耳朵还能忍受这黄钟大吕掀起的声浪，文官们可就惨了，耳膜被震得嗡嗡作响，若钟鼓继续敲打下去，耳膜被震上几个窟窿是肯定的。太阳大概害怕了，慌忙扯起一片乌云遮住了脸。

钟鼓十响，终于停止了敲打，余音却久久不去，在天地间回荡。将士们的欢呼声却仍处于高潮，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如大海汹涌的波涛。

裴寂用劲打着手势，前面的将士逐渐安静下来，后边的将士莫说他的手势，在他们的眼里，他是一个小小的黑点，处于外围者只是凭感觉。靠连锁反应。

会场终于安静下来，裴寂宣布：“由李大将军宣读举义檄文！”根据安排，此时他应当要大家鼓掌欢迎，他却将这个步骤删了去。心里话：如此以来，声浪又起，这举义典礼何时结束？

然而，他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话音还没有消失，前边的将士又欢呼起来。后边的将士目光难及，根本就不知是咋回事，也跟着欢呼、跳跃。不知是谁高喊“李大将军万岁、万岁、万万岁”。一石激起千层浪，“万岁”之声便响彻天宇。

没有这个喊“万岁”的安排，是大家自发的。正因为是自发的，李渊的心中方才热浪滚滚。他向上拔了拔身躯，同时产生了自己就是天子，将士们此时喊“万岁”虽然为时过早，却也尚无不可的感觉。裴寂想让这风起云涌变为风平浪静，李渊制止道：“就让他们喊吧，喊吧！我李渊自信会登基坐殿的。这是将士们的心声，也是预兆，挺激动人心的。若他们都为未来的天子而战，何愁杨广不灭，江山不改？”

停下了，终于停下了。将士们喊哑了嗓子，大汗淋漓，精疲力尽，如同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也是，杨广昏暴到了令人发指，天怒人怨的程度，大都来自庶民中的将士，谁都盼望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能干之士站出来，率领大家除暴安良，建立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新天下。他们要求不高，未来的天子只要有功者赏，有罪者罚，用忠去奸，还隋文帝时的府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也就知足了。他们高喊“万岁万万岁”，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更非应景之作，而是发自内心。因为他们了解李渊，信任李渊，认定未来的皇帝，非李渊莫属。

李渊开始宣读举义檄文。他很冲动，以故声情并茂，铿锵有力。读到历数杨广罪行的时刻，横眉竖目，咬牙切齿，如同受过杨广迫害极深者的血泪控诉。谈到欲达到的目的时，坚决、肯定、胜利在握，好像乾坤在自己的手中攥着。

檄文不过千余字，是他亲自起草，又经裴寂、刘文静等文章出类拔萃者的反复修改而成的。说它一句顶一万句未免夸张，用词恰切，

句意厚重，要表达的情感十分到位，并恰到好处。打破了檄文的规范，省却了从三皇五帝历数到当今伐无道，匡社稷的文字，开门见山，一开始便纳入正题，历数杨广的滔天罪行，接着谈举义的重大意义，最后摆列要达到的目的。难能可贵的是，基本放弃了干涩难懂的字眼，多为白话，为的是老百姓和普通士卒能够听懂、看懂。最后那部分是这样写的：

昏君无道，苦害黎民，人怨天怒。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岂容荒王颠倒。杨广不杀，国无宁日，社稷不扶，大厦必倾。渊心系兆民，挂怀社稷，常梦中哭醒，夜半难眠。终致忍无可忍，率众揭竿，虑难立权。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转乾坤与阶乎。恳请苍天保祐，后土保护，先帝助之，将士用命，兆民载舟，金戈铁马，一路畅通无阻，伐无道于顷刻，除暴隋于一瞬。建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新华夏。渊可对天宣誓：若江山到手，定以明君为范，以昏王为鉴，富国强民，理财不与，政平刑简，民乐地辟，上下相亲，昭俭而尚德。功不滥赏，刑不滥罚，等赋、政事、财万物，以养兆民。招贤任能，言室满堂。兴教育，扶商工，业农桑，修水利，救贫困，抑公权、士族，不通于轻重，不笼以守民，不调通民利，不以语制为大治。凡朝臣吏官，多从功者中择取，不足者从非功者中选用。渊敢肯定，只要不挠不屈，视死如归，谋略精妙，运用合理，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读罢檄文，战鼓又响，巨钟又鸣，掌声和欢呼都再起。老天似乎也受了感动，又叭叭哒哒滴了几个雨点。

如此众多的人马，如此大的事业，当然要约法三章。李世民当仁不让，高声宣读，其气质、气势、声调、激情，与李游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约法三章”中凝着屠戮之气，虽然“杀”字很多，台上台下还是一片叫“好”之声。不独为“约法三章”叫“好”，更有对李世民的高度评价和敬仰之情。

这时，孙义举跑上点将台，将一只芦花公鸡交给李渊。李渊抽出几案上的宝剑，剑光闪过，殷红的鸡血滴于几案旁偌大的十个酒坛之中。与此同时，十个亲兵迈着整齐的步伐上得台来，每人抱起一个酒坛，先给李渊倒上一碗，再边向文臣武将面前放碗，边向碗里倒酒。待全部倒齐，李渊举起酒碗，用指头醮着血酒向半空一弹，再醮着酒向地上一洒，然后言道：

“皇天后土，我李渊与弟兄们自今日起伐无道，除暴隋，天经地义，恳请护佑。各位将士，咱们饮下这碗同心酒，从此一心一意，劈荆斩棘，共创勋业，永不分离。皇天后土作证，亿兆庶民作证。来，干！”

文臣武将答应一声，伸脖仰颈，将酒饮下。然后学着李渊的样儿，摔碎酒碗，以示决心。

咚咚咚，鼓鸣十响，哨哨哨，钟响十声。

祭旗仪式十分重要，以故大凡举义者，无不用活生生的人来作祭，这已成为不成立的定例。陈胜、吴广起义时，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以两个秦尉的头相祭，方才出兵，攻城破邑，成为先例。李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先例，祭旗者的规格上升到了将军。喝过血酒之后，裴寂宣布祭旗仪式开始，王威武与高君雅分别被两个袒胸露乳，身着红色坎肩的彪形大汉押到台前，然后摁着王威武与高君雅的脖颈，以图让二人跪下来。王威武、高君雅挣扎着，说什么也不跪。李渊见状，言道：

“就让他俩站着受刑吧！”

王威武“哈哈”大笑，霍然站起。高君雅昂然而立，压根儿就没跪下。二人铁骨铮铮，顶天立地，大有身虽死，无憾悔，试身手，补天裂的壮烈。

战鼓两声，巨钟双响。

这是死亡的前奏，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生命的序曲。

刽子手的鬼头刀虎虎生风，一代豪杰人头落地，鲜血如喷泉，直冲宵汉，下了一阵血雨。尸体不倒，刽子手用力跺了两脚，方才扑倒在地。人的生命竟如此脆弱，能用智慧和双手打造刀锋，却惨死在刀锋之下。

不知苍天真的有灵性，还是巧合。就在王威武与高君雅走完人生历程的时候，原本羞羞答答的雷神大动肝火，巨响连声，闪电恰似委蛇，划破了西边天际。雨云飞动，沙沙作响，刹那之间，乌云布满天空，大雨哗哗倾倒。

都说金戈铁马的战争年代风烈雨多，往往两军对垒，杀声如潮之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甚或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是苍天痛恨人间的悲剧，还是为死者悲哀，谁也说不清楚，道不明白，成为千古之谜。据传，有人做过研究，并试图做出结论。说是两军厮杀，将士众多，掀起滚滚黄尘，扯动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风便大，雨便多。这种解释偶尔闻之，似觉有理，细细分析，却不无牵强。

暴雨给予了凉意，滋润了大地，唤醒了干枯的禾苗，给这举义大典增添了悲壮，却也不无干扰。裴寂抹着脸上的雨水，望一眼虽傲然屹立，壁立千仞，却不无落汤鸡般尴尬的李渊，问道：

“大将军，暴雨似浇，最后那个项目还进行吗？”

“进行，就是天下刀子也要进行。这暴雨为咱壮行色，不是更有气势吗？”李渊坚定地回答：“按原计划进行，开始！”

裴寂说的下一个项目，也是典礼的最后一个项目，即游行，为的是唤起军心、民心，增强凝聚力。于是，游行开始。李渊率点将台上的文臣武将走下点将台，骑马走在前边，三军将士紧随其后，循序渐进。在激烈的钟鼓声，暴雨声和战马歇斯底里的嘶鸣声中，徐徐行进。先绕太原城一周，然后兵分四路，分别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挺进，入村入县，荡荡浩浩。

这是隋代前所未有的、华夏历史上规模最大，声势最大，影响力最大，产生的效果最大的一次举义大典。华夏远古居民首领黄帝与炎帝对蚩尤的大战典礼，以及黄帝与炎帝大战于阪泉之野前的誓师，周文王与商纣王会战于牧野前的大典，与此相比，稍见逊色。

李渊病倒了，感冒发烧，咳嗽不止。有人说：这是上天因冤杀王威武与高君雅给予的惩罚。群僚们将责任推到了暴雨身上。李渊一笑置之，言道：

“是我李渊与将士们的诚心和义举感动了上苍。那雨是上苍喜极而泣的泪水。至于生病，更不能大惊小怪，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好些将士不是也病倒了吗？”

夫人宝惠，李建成、李世民、李元霸自李渊病倒，就一直守在床头。他已经以大将军的身份令建成与世民不要管他，立即回到东线去，建成与世民说什么也不肯离开。他说：

“东线是三晋的门户，一旦官兵压过来，三晋吃紧，很难腾出兵力打通去长安的道路。你们拒敌于国门之外也好，关门打狗也罢，不管用什么办法，定要将入侵之敌消灭在东线。为父恢复健康后，便举兵攻打河下，在河下建大将军府，置三军，与太原城成犄角之势。你俩回东线后，尽快安排好。待我打下河下，东线三军便由建成统率，世民马上回来，左领大都督，右统军隶。你俩的责任都极为重大，不可掉以轻心。”

李建成道：“父亲，攻打河下之役就由孩儿出马吧，宰鸡焉用牛刀。孩儿保证三天内拿下此城，待取胜后再回到东线指挥三军。”

李世民道：“这攻打河下的事交孩儿办理吧，先让哥哥回到东线去，因为他是日后东线将士的统帅。”

“你俩都不要争了，还是为父亲自挂帅为宜。如此办理可振奋军心、民心。再说，河下地理条件优越，城墙高厚，坚不可摧，河下城守相又极为顽固，声言要与我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我若不出马，岂不被他小视了？午饭后你即赶到东线去，哪是我的一块心病啊！”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李渊动怒的李元霸克制着自己的暴躁和张扬，一声不吭地坐在床边。李渊不无感动，直夸他长大了，懂理了，礼貌了，夸得他心里直乐。此时却忍耐不住，叫道：“父亲，孩儿老大不小了，又有一身好武艺，要是继续这样憋下去，会死了。这攻打河下的事就交给我吧，我他娘的用不了两锤，就能将城墙打上个大窟窿！父亲有所不知，经这近十个月的苦练，孩儿的锤术、弓箭、马上功夫大有长进。不是胡吹海谤，那号称大隋国第二条好汉的宇文化及的狗儿子宇文成都，程咬金、秦琼等山东那班绿林好汉，哪个也不是我的对手！”

李渊摸着李元霸的头：“为父晓得你的本事，但却不能骄傲，应当一如既往，苦练下去，使功夫炉火纯青，争做天下第一。这攻打河

下的事你两个哥哥都争不了去，何况你。告诉你说，以后仗有的打，你会有用武之地的。”

宝惠从府医手中接过药碗，边用汤匙搅着边道：“今将士如云，士卒似雨，同仇敌忾，何必事必躬亲，况且年事已高，不经折腾。以我看，就让世民挂帅，元霸为先锋，我为军师，一举拿下河下，来个初战告捷，开门大吉。”

“夫人不得了了，竟要上阵。这后宫的事就忙得你团团转，还要抚养元吉，逞的什么能？”李渊戏谑地道：“我才五十多岁，还能折腾一阵子。姜子牙八十挂帅与商纣大战于牧野，廉颇六十岁还日食米三升，开三石之弓，况且我李渊。”

宝惠一匙一匙地将药汤舀到李渊的嘴里，又端来清水，让他漱了口，然后深情地看他一眼：“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看来曹操的这句诗是为你写的了。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可要悠着点哟！”

房门被打开，孙义举走了进来，向李渊道：“老爷，刘文静刘司马在外边等待多时了，是否让他进来？”

“你怎的不早说？”李渊坐起来：“快请他进来见我！”

孙义举出去不一会儿，刘文静便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先问过李渊的病，然后才道：“不知大将军唤在下何事？”

李渊言道：“刘司马，大战在即，人马不足，我令你到突厥借兵，你敢担当此任吗？”

“回大将军，我刘文静生性倔犟，越重的担子越想挑，不仅敢当此重任，且定能大功告成！”刘文静很是自信：“借多少？请大将军指示！”

“将士十万，马一万匹。”

“送何礼物？”

“金银珠宝、彩缎华绸、日用瓷器、茶之精品，外加粮食、食盐。只要他借给我兵马，就是要天上的月亮我也给他摘下。你在三天内拿出方案、礼单，交我过目。”

“好，一言为定！”

刘文静就是这么个性格，办事从不拖泥带水，干脆利落。凡答应的事，非办成不可，凡不答应的事，你就是跪下磕头，送金赠银，他也决不应口。既然已经接下了李渊的将令，就无再啰嗦的必要，况且李渊还在病中。便告辞回府，埋头于方案之中。

李建成大惑不解，问李渊道：“父亲，今咱兵多将广，怎的还要借兵？孩儿弄不明白。”

“就是嘛，仅我元霸一人，就可当十万兵马，借兵何干？况且人家又不是白借。”李元霸虎目圆睁：“父亲，就收回将令吧。”

李渊不作正面回答，向对借兵极感兴趣的李世民道：“世民，你以为呢？”

李世民回答："孩儿以为应当借兵，而且要多借。"

"这是为何？"

"父亲容禀。今咱有将士三十万，若去掉后勤用兵、府中用兵、将领的亲兵和老弱残疾，能上阵冲锋陷阵者不足二十万，再扣除东线占用的四万人马，仅剩十万余众。这十万余众既要保卫这三晋，又要守护攻下的城邑，杯水车薪，捉襟见肘。如此以来，用于攻城夺邑的将士便少得可怜。况且我们需四面出击，既要对付官兵，又需对付各路义军。"

"咱就不能抛弃三晋，集中兵力与敌作战，直插西南，转战千里，一举拿下长安。"

"孩儿以为父亲是在试探于我。父亲不是刚才还要拿下河下，与长安互为犄角吗？重兵作战，必有依托，没有巩固的后方，就等于断了粮源、兵源。粮食不继，兵源不足，又流动作战，必败无疑。兵法曰：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建成、元霸，都听见了吗？以后好好学着点。"李渊对世民的回答非常满意，但却告诫道："世民，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可要戒满戒溢，更进一步。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又不逾矩。你还未到而立之年，还很浅薄，若浅尝辄止，难当大任。今你是敦煌公，统领三军的大都督，任重而道远，必须有自知之明。有了自知之明，就能知人、胜人，才能自胜自强。诸葛孔明有言：虽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只有这样，才能处变不惊，才能一去自负，指挥若定。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俩午饭后一定回去。元霸你也练武去吧，为父觉得好多了，无作陪的必要。"

数日后，李渊大病初愈，便点起三万兵马，以丁武周为先锋，向河下杀奔而来。

河下是隋朝的一个郡，地处山西与陕西交界的黄河下游，故名河下。它西、北两面背靠黄河天险，东倚峰峦叠嶂的无名山，位置险要，易守难攻。此城修筑于秦始皇平定六国之初，经历代修建，规模大增。城墙为巨石垒砌，如同江南的建康城。共有四门，不仅皆有瓮城，而且门为双重。城堞自不待言，每隔数尺筑箭台一座。箭台设在城堞之下，长丈许，宽六尺有余，三面是石墙，墙上开供放弩开弓的方孔。因后宽前窄，又上下倾斜，成马面状，故有"马面"之称。城头滚木礌石如山似丘，城下鹿砦赫然，由带枝的巨木、石块和钉板之类组成。莫说爬上城墙，就是搬掉这些鹿砦也极为不易。

河下郡归山西管辖，当在李渊的掌握之中。李渊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曾经前来视察过两次。原任太守周颐与他相处得很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想刚过了年，周颐便遭遇不测。城中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妓院，妓院仅妓女就达八十余人，在三晋地域内堪称"老大"。就妓

女的人数而言，比长安城中最大的妓院还多出十几个。妓院不断增添新鲜血液，经常从出美女的陕西米脂和江南购进妙曼绝伦、技艺高超的美女佳人。春节期间，鸨母花重金从江南建康买来名妓陈美人。陈美人年方二十，却已出道五年。不仅丽质天生，而且高傲尊贵，擅长画兰。能歌善舞，轻如游龙，袖如素蜕，歌喉俨似百灵鸣啭，风韵不逮南陈皇帝陈叔宝的张丽华和孔贵嫔。周颐进士出身，颇有文采，喜歌赋声色，经常光顾这个妓院，是个为美色一掷千金的主儿。因此，甚受鸨母和妓女们的欢迎，每当引进新人，必先让他享受。陈美人入院的第二天，鸨母便通知于他。他闻香而至，既与陈美人交流了诗赋、欣赏了陈美人的兰花和歌舞，还饱餐了陈美人的秀色。

城中有一班奸人妻女，抢掠财物，无恶不作的恶棍本想弄足银子，首先尝鲜，见状怒不可遏，乘着酒兴，蒙面而入。原打算教训周颐一顿，不想出手太重，将周颐治于死地。太守被害，非是小事，李渊即派人前来协助郡衙捉拿人犯。不想一无所获，到李渊举兵伐河下之时，仍然没能解开这个谜团。

周颐被杀，河东郡太守缺额，李渊奏报上去，并推荐柱儿为河东太守。太守爵不过五品，争抢此职者却比比皆是，朝中重臣及吏部之中便乱起来，推荐自己的亲信者、推荐朋友者、推荐亲戚者大有人在。举贤不避亲，这尚无不可，可恨的是那些拿了别人钱财，为人消灾的贪官污吏，专世宵小。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硬是将那些送了重礼而本事有限，甚至大字不识一个的家伙们向人选的行列中加楔。当然，取得最后胜利者自然是地位最高的朝臣。那时，宇文述已辞去丞相之职，由其儿子宇文化及取代。他虽然无了权力，能量却仍然很大，收了湖州功曹华德侠的六百两白银，外加黄金一百二十两后，通过儿子宇文化及，硬是将华德侠顶了周颐的缺。

知恩图报，人之常情，华德侠便念念不忘宇文述的知遇之恩，不仅对宇文述恭敬有加，言听计从，而且独出心裁，增高加厚城墙，变着手法搜刮民脂民膏，捞取本钱，供自己挥霍，并将宇文述最感兴趣的珠宝和战国铜鼎、古玉之类的文物孝顺宇文述和宇文化及。监视李渊的行动成为他的得意之作，常常派出亲信到太原窃取情报。不仅得到了宇文述的赞许，丞相宇文化及还许愿年内将他的爵位提高到四品，调京都任职。如此以来，他的情绪更加饱满，热情更加高涨，得到李渊准备举义的消息后，决心与李渊对抗到底。他多少懂点兵法，知道地利的重要，不仅在加固城墙上大做文章，还利用山多石头广的优势，准备了大量礌石，准备了足用一年的粮食和木柴。他常常对属下说："我先避其锐气，寻机击其惰归。若无隙可乘，守也把李渊守死！"听说李渊率众来攻，他下令紧闭四门，不准出入。并亲自登上城头，瞭望义军动静。但见义军已将河下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帐篷如云。远者离城十里左右，靠黄河的西门与北门处，仅离城三里许，且在黄河岸边扎营。正是营炊之时，烟雾四起，与薄暮交融。他咬牙切

齿地道：

“李渊啊李渊，你已成为众矢之的，看你能在我这城下待多久？最多半月也就是了。”

扎下营盘，李渊啥也没做，用过晚饭后便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醒来后已是天光大亮。洗漱完毕，吃了早饭，便在先锋丁武周的陪同下，率领骁骑将军董理、招军将军成文龙一行绕城视察，下午方才回到中军大帐。次日又沿黄河东带视察了一天，并且查看了岸边的地势、土质。第三天方才停止视察，在中军大帐中与丁武周、成文龙边饮酒边议论攻诚之计。他将那盘兔肉端到几案一端，在盘的西面和北面放上了两支竹筷，又将几根鱼刺放在竹筷的东边，然后道：“二位将军，这菜盘是河下城，竹筷是黄河，鱼刺是树林，咱怎样才能拿下此城？需要强调的是，咱们的压力很大，必须速战速决，然后立即南下。拿下此城的时间定在十天之内，若十天内破不了城池，就无功而返，决不能被华德侠粘住。”

成文龙连想也没想：“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实，生于狐疑。今大将军身先士卒，三军服威，士卒用命，战无强敌，胜利在握。以末将之见，明日便全军皆上，攻打城池。我军准备充分，攻城器械精当，用不了三天，就能大获全胜！”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晓得华德侠拥有多少兵马吗？准备了多少滚木礌石和鹿砦？”

“回大将军，据末将所知，城中有兵马两万五千。城头上的滚木礌石成堆成垛，鹿砦之宽度约有十丈许。”

“孙子曾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我仅有兵马三万，兵力与敌相近，不仅不能攻，也不能围。若攻，必伤亡惨重，用万余生命作代价，攻下城池就算不错。若围，必旷日持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敌若攻我惰归，大事休矣！就是敌不攻我，以守代攻，不仅时间赔不起，又围到何年何月？”

“这……这得如何是好？”成文龙皱起眉头：“总不能不战而回，便宜华德侠那小子吧？这河下城可是进入陕西的门户，三晋的屏障啊！”

李渊避开成文龙急切的目光，向斜着眼睛看着自己的丁武周道：“丁将军，你有何妙计？”

丁武周将目光移到兔肉盘上：“大将军，强攻是下策，正当用人之际，我们不能拿着弟兄们的性命当儿戏。以末将之见，火攻为妙。将羽矢绑上蘸油的棉花，制成火箭，硬弩亦是如此，集中火力射其四门，待城门火起，便一拥而入。运用此计，可大量减少伤亡。”

“敌城四门皆有瓮城，且城门两重，就是城门被毁，也难过瓮城。如此办理，伤亡照样很大，以故此计并非妙计。”李渊提示道：“二位将军请看，河下城在黄河下游，地势又低于河岸丈许……”

“大将军是想用水攻？”成文龙惊呼道：“此计甚妙。照此计行事，

华德侠小子及其属下就要喂王八了！”

丁武周也以为行水攻之计为上策，但却不无担心，言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淹了城中的守城之敌和百姓事小，若河水从城门溢出，危及城外生灵，就不无过分了。”

李渊笑道：“兵大律在谨，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经两天探察，我决计用水攻。但兵不厌诈，只做出水攻的样子，摆水攻的阵势而非水攻。目的在逼华德侠投降或出城与我决战。二位将军，请接将令！”

丁武周与成文龙如同被重物击了一下，猛地站起：“是，接令！”

李渊也立起身来，威严地道：“丁将军，你率两万人马守住东、南、北三个城门，深沟高垒，准备与敌接战。敌若开城击我，必穷凶极恶，千万小心。如果有失，提头见我！”

“武周接令！”丁武周接过令箭：“我定严守以待，不放走敌人的一将一卒！”

李渊又拔出一支令箭：“成将军，你率人马一万，在黄河大堤与河下城西门处开凿河床。我已计算过，从黄河大堤到西门不过三里路程。河床不能太窄太浅，以宽里许，深八尺为宜。限你三天内完成，声势一定要大。给华德侠造成我真要行水攻之计的错觉。开凿的河岸要高厚结实，若他不上当，我便变虚为实，真用水攻！听明白了吗？”

“成龙明白！”文成龙接过令箭：“若三天内完不成任务，我甘受军法处置！”

次日一早，将士们便各就各位。丁武周率将士在离东、南、北三门不足二里处挖沟掘壕，成文龙率众在方圆三里的地段内开凿河床。将士们头顶烈日，脚踏热土，轮班作业，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

华德侠高枕无忧，不仅饮酒，而且作乐，不仅在郡衙听歌观舞，还将陈美人弄到衙中同宿同乐，出尽了洋相，就连他的亲兵也看不下去，劝他从酒与色中走出来，进一步作防守的文章。他哪里肯听，不仅以破口大骂回击善意的相劝，而且还将郡丞星六大踢了一脚。功曹秦为善还是个人物，顶风而上，闯入郡衙，不由分说，叭叭给了陈美人两个耳光，骂道：

“你这个臭婊子，给我滚！大战在即，你他娘地跑到这郡衙卖弄臊气，弄得华太守神不守舍。如此下去，这仗如何打？这城如何守？”

陈美人细皮嫩肉，哪里经得起秦为善力可破石的大巴掌？粉脸儿立刻胖了起来，如同青紫色的馒头。自人道以来，她一直被达官贵人和巨商富贾们宠着。更令她自豪的是，炀帝巡幸江南，御宿建康城时，曾经宠幸过她，送给她一颗价值连城的河珠。不想一个小小的功曹竟对她下如此狠手，她当然难以忍受，哭着向华德侠道：“太守，当今圣上都让妾三分，他姓秦的却对妾如此凶残，是可忍，孰不可

忍！你可要为妾做主，杀了这个狗熊似的家伙！”

私闯太守的卧室，已使华德侠怒火中烧，又不经允许，打了他的掌上明珠，欺人太甚。华德侠暴跳如雷，骂道：“秦为善，你算了他娘的什么东西？竟敢如此胆大妄为，就不怕死吗？”

秦为善以牙还牙，指着华德侠：“华德侠，你算什么东西？不就是花钱买了个太守吗？像你这样的庸才脚踩脚蹑。今，李渊在城下虎视眈眈，你却在这里寻欢作乐。将士们在城头日晒雨淋，苦不堪言，你不仅不闻不问，反而放马南山，穷奢极欲。你不配做朝廷官员，不配对任何人发号施令，吹胡子瞪眼。告诉你说，从此时起，你改过自新倒还罢了，否则我先杀了这个婊子，再砍下你的脑袋！事到如今谁也不怕谁。要说怕哪个，我秦为善最怕的是李渊！至于你，有你反而坏事，无你将士与百姓有福！”

“反了，反了！给我将姓秦的拿下，拿下！”华德侠向门外喊着：“小的们，快给我抄家伙！”

话音未落，华德侠的二十多个亲兵冲了进来，剑拔弩张，将秦伪善围住。

秦为善嗖地拔出佩剑，也向门外喊道：“来人啊，给我将华德侠抓起来！”

冲进了三十多个顶盔贯甲的将士，将仅穿了条裤衩，光着身子披一件短衣的华德侠抓了起来。赤身露体的陈美人这时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倚在华德侠的肩头上瑟瑟发抖，筛糠一般。奸男淫女相互依靠，狼狈之极。

“姓秦的，你给我听清楚了，将士们对你恨之入骨，没人听你的，只要我一声令下，你与你的亲兵们就会倒下一片！”秦为善南征北战，是员大名鼎鼎的骁将，若论其能力和功勋，做个三品将军绰绰有余。可惜他不会吹牛拍马，请客送礼，更无人扶持，才在这河下郡当了个功曹。他的火气憋大了，但却以大局为重，耐着性儿忍着。今儿个终于火山爆发，失去理智，做出了这等既违国法，又不近人情的事情。

华德侠也憋着一口气，他这太守是花重金买来的，若不想回报，还买这个太守干啥？只有大把抓钱，不失时机地享乐，这口气才能放出来。因此，他的主要精力根本没用在治郡和治军上，治郡之权他交给了郡丞，兵权交给了秦为善，教育权交给了太学博士，死死抓住的只有财权。作为一把手，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坐在车上赶着马走不仅不为过，反而是大家风范，治事有方的表现。可大权他没有揽住，小权便真的分散了，出现了各自为政的局面，只是在守城一事上出现了暂时的统一，不想他却自命不凡，又演出了一幕幕颠鸾倒凤，于人不齿的丑剧，以致激怒了官吏、将士和平民，否则秦为善也不敢如此猖獗。想着往事，目睹现实，他才害怕起来，色厉内荏地道：“秦为善，你可晓得大隋的王法？就不怕圣上拿你问罪？”

秦为善逼视着华德侠："该问罪的是你。我来问你，作为太守，不思治郡报国，反搜刮民财，灯红酒绿，寻花问柳，在兵临城下之际有过之而无不及，该当何罪？"

"三晋之地的郡县大都与朝廷为敌，我却临危不惧，与李渊为敌，这又作何解释？"

"我秦为善看中的是事实，并非言词。既然想与李渊对抗，你有何作为？"

"令修城墙，囤积粮食，以守为攻，这难道是假的吗？"

"放你娘的驴驹子屁！这是我与郡丞的提案，是我与郡丞领着干的。你问过吗？关心过吗？"

郡丞星六大因秦为善大闹华德侠出了一口恶气。但他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生怕因内讧误了守城的大事。便走进来，以和事佬的身份劝解道："大敌当前，二位当各自约束，同心协力，并肩对敌才是，怎能闹成这个样子？秦功曹，你身为太守的下属，怎能无了尊卑，让太守如此难堪？太守踢了我星六大一脚，我的臀部至今还疼痛难忍，还未找太守算账，太守没骂你、打你，你又何必恼成这样！"

华德侠看有了机会，急忙顺梯子下台："是啊，你这是何必呢？我就是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你也不该这样，悄悄告诉我，我改了不就行了吗？啊！我再不好也是太守。"

"华太守，华老爷，你也别说得如此轻巧，吃了灯心草了？不知有多少人提醒你把心思用到治郡治军上来，你做到了吗？我这屁股上的伤痕不就是回答吗？你看你，袒胸露乳抱着个赤身露体、无羞无臊的婊子，这成何体统？"星六大不露痕迹地将华德侠讥刺了一番，方才郑重其事地道："华太守，能胜强敌者，先自胜也，你该醒悟了。并非我星六大合稀泥，秦功曹有功也有过，功在为守城呕心沥血，为立于不败之地敢于抗上，过在不该如此暴烈。你也有功有过，功在为圣上为社稷不畏强暴，过在敛财好色。说句到家的话，一旦城陷人亡，就是有座金山、有难以计数的美女，又有何用？振作起来吧，你是太守啊！秦功曹，你也别得理不让人，就与太守握手言和行吗？"

秦为善将宝剑插入鞘中："只要他不虚太守之位，从今往后不再做污秽之事，我秦为善就不与他一般见识。我是为了这座城池，为了将士和百姓才动粗的，反之，他华德侠就是给我磕八个响头，叫三声'爷'，我也不与他为仇！"

"好吧，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振作起来，与诸位携手对敌。"

华德侠实在憋气，便强忍怒火答应下来。最倒霉的当属不知迷倒了多少异性的陈美人，极爱动手动脚的华德侠将火气泼到了她那滚圆而性感的屁股上，一脚将她踹到了榻下。她那引以自豪的娇躯和娇躯上起伏的山丘，深深的沟壑便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好美啊，难怪华德侠如此着迷"，莫说那些正处于春情萌动期的亲兵们，就连星六大和秦为善也在心里发出了这样的赞叹。

于是，一场内讧表面上就这样结束了，双方别别扭扭地结成了一致对外的统一战线，开始计议守城事宜。就在这时，在西门一线守城的将士来报，说是义军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地在西门至黄河东岸一线开挖河床，大有水淹城池之势。此举完全出乎华德侠、星六大、秦为善的预料，三人吃了一惊，慌忙来到西门，急步登上城楼观察。

黄河东岸到河下城西门一线，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若将黄河比作碗沿，河下城便成了碗底。假若黄河决口，河水能淹到城墙的半腰，其危险程度可见一斑。历朝历代的官吏、平民，无不对此认识充分，以故年年都加固河岸，补修城墙，备下石块、草袋，以迎汛期。

此时的西门外热闹非凡，人众如搬取食物的蚂蚁，五色旗帜在半空猎猎飘扬，人声鼎沸，夹杂着高亢的劳动号子和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民歌。义军将士们旁若无人，挥锹抬筐，热火朝天，如同久久不去的龙卷风。工程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时辰的功夫，二里宽的河床已现雏形，两岸也堆成了土的黄龙。

“看来李渊要淹我河下城无疑了。”华德侠边望边道：“一旦掘开河岸，黄流滚滚，力大无穷，城门非垮不可。若是如此，城中必成汪洋，我等也就束手待毙了！”

星六大举人出身，从未经过战阵，不免胆怯：“是啊！水火无情。据传，这河下城初建时黄河决口，半天的功夫就将城池夷为平地。那时城墙单薄，又为土筑，此传说十分可信。尽管城池今非昔比，固若金汤，也难逃厄运。”

“为今之计，用土石将城门洞封住、夯实为上策。只要大水进不了城，保证城中无恙，最惨的当属城外的百姓，黄水像脱缰的野马，谁都不认。墙倒屋塌事小，百姓性命事大。”秦为善言道：“二位以为堵门洞之计如何？可以相信，这城墙泡上三年五载不会倒塌。”

华德侠摇摇头：“此为下策。李渊大凡用水攻，必然想到封堵门洞这一招。再说，黄河一开，若不及时封堵，会淹掉大半个山西，若继续流淌，山东、河南也会成为泽国。李渊决不会淹掉他的老巢，失去依托，更不会因此引起民愤，成为千夫所指。在我看来，他宁愿不要这座孤城，也不会因小失大。”

“这么说他在吓唬咱们？以此逼咱投降或出城决战？”星六大自言自语。

秦为善言道：“李渊以谋略见长，行引蛇出洞之计也是可能的。咱就来他个蛇不出洞。不过，封堵城门十分必要，咱观察一天，明日就封堵门洞，以防措手不及。”

只要理智的堤坝决口，任何人都会处于不正常状态。华德侠属于智商不太高，却也不傻的那类。已经恢复常态的他，此时还真用了心思，言道：“运奇谋，出奇兵，为李渊的特长，若咱封死门洞，城池就成了死城，说得不吉利一些，这河下城就成了牢笼。若李渊行老鼠打洞之计，挖掘地道，通入城中，然后开坝放水，大水冲开用作掩蔽

的土层，突如其事，猝不及防，这城池便成了水桶，军民人等就成了桶中的鱼虾！”

三人无计可施，回到郡衙。又坐下来商议，仍难拿定主意，最后华德侠言道：“真要到了那个地步，降是万万不可的，只好出城与他决战了。他有人马三万，咱有人马二万五千，势力基本对等。若我们突开四门，行突然袭击之计，胜券定能在握。”

秦为善摇摇头：“你不见东、南、北三门外他们正在挖壕垒壁吗？他们以逸待劳，又有壕堑相阻，若用弓弩击我，我必完全处于被动。”

华德侠一时性起，智商兀然增大：“这城门不能堵！”

秦为善也提高了嗓门：“这城关不能开！”

二人都记起了原来的矛盾，争执的力度越来越大，嗓门越来越高，渐渐地便由问题之争演化成道义之争，又由道义之争变为图报复泄私愤，如同两只咬疯了的狗。

星六大这个名字很古怪，是他老爷爷临死前起的。他老爷爷快闭上眼的时候，他从娘肚子里钻出来。老爷爷听到啼哭声，回光返照，又开口讲话，说是咱这星氏家族出了五个大人，就给我这曾孙起个六大的名字吧。上天保佑，也让他出息成个大人，也好使咱这家族中兴。于是，从此以后他就称星六大，他就成了六品大人。从政后，他这名字便变了味儿，好事者你一句我一句，又经文人加工，便成了大好人、大善人、大手笔、大酒量、大脑袋、大和事佬。将他的性情、为人、学问、酒量、形体和处事态度，活灵活现地总结了出来。他的确是个八面玲珑，谁也不得罪的和稀泥者。从小就有给人拉架的记录，往往不管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了事。此时，他又站了出来，不无幽默地道：“狗咬狗两嘴毛，鳖咬鳖两嘴血，你俩咬来咬去，不仅咬不出个明堂，反而关系越咬越糟，这守与战的事越咬越不好办。二人都是朝廷命官，你咬我我咬你，有失风度。华太守官儿最大，大官应当有大官的样子，少说几句不行吗？秦功曹大小也是个将领，将领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壮怀激烈。放在这儿却未免声势大了点。他是太守，你是功曹，功曹怎能与太守计较？算了算了，怨家宜结不宜解嘛。”

于是，不欢而散。华德侠与秦为善谁也不想再见谁的面，关于战与守的问题便撂了起来。星六大的工作量因此而加大，两边都跑着，尽力将这两滩稀泥混合在一起，却终未成功。

一连过了四天，河床竣工，东、南、北三门前的壕堑也已修成。中午时分，李渊令丁武周亲到南门下，向城中射入了他劝华德侠投降的亲笔书札。华德侠清楚李渊的信中写的什么，看不想看，不看又想看，终于还是打开信札：

华太守明鉴：拿下河下之城，乃渊举义后的第一仗，非打赢不可，反之，我就不来了。今河床已竣，通入城中的十条暗河也已告

成，只要我一声令下，城中便成海洋，将士与百姓便成鱼虾。渊向以仁慈著称，功成而不居，位高而恻隐。以故劝你投降，以免城内玉石俱焚。今，杨广作恶多端，已成众矢之的，寿终正寝为期不远，你何必自恃其能，为一个即将亡国的君主卖命？识时务者为俊杰，望你三思，莫逆流而动，成千古罪人。若冥顽不化，非要与我对抗不可，我便掘坝放水。到了那时，后悔晚矣！限期一天，明天午时前若不答应，后果如何，你心中有数。

看过李渊的信札，数日来原本坐卧不宁的华德侠便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是为了报恩，还是想做个忠臣？他说不清楚，反正他不想投降。然而，不降即战，战又调不动兵马，因为兵权在秦为善手中，他这个太守成了附庸。于是便找来星六大，要星六大动员秦为善出兵。星六大知道，要秦为善出兵，需等日从西出之时，但还是答应下来，找秦为善去了。这时，亲兵来报，说是城中首富、士绅鲁远求见。鲁远家有良田千顷，店铺十数个，家财万贯，有“鲁百万”之称。自古以来，官绅一家，他上任后的第二天就去拜访了鲁远。鲁远豪爽慷慨，挣大钱不计小利，不仅热情接待了他，还送给他白银千两，作为见面礼。从此二人打得火热，他无偿地将城内位置极佳，宜于经商的三亩土地送给了鲁远，鲁远也不食言，送他黄金二百两作为回报。如此以来，血浓于水，谁也离不开谁，将“狼狈为奸”一词诠释得再明白不过。于是鲁远求见，自然无推辞之理。

鲁远七十多岁，因保养得极好，虽然妻妾成群，身体却还算硬朗。他不瘦不胖，精神矍铄，未等就座，便向华德侠道：“华老弟，你不必客气。我这次来见你，是受城中士绅和百姓之托，要你开城投降的。今李渊拉开了水淹这河下城的架势，若不降他，城中士绅、百姓的命就休了。我辛辛苦苦挣下的万贯家产也就泡汤了。在这箭在弦上的严峻时刻，保命要紧，什么忠不忠的都成了小事一桩。你就立即下令开城投降吧。只要你做到这一点，我送你白银六万两作为报答！”

“鲁兄与众士绅的心情小弟十分理解，我却是决不投降的。”华德侠言道：“城门是要开的，却是用于我率兵击敌。”

鲁远放下心来：“只要不困于城中，李渊不开坝放水就好。那你就率领将士与李渊在城外厮杀吧，我与众士绅、百姓在城中杀猪宰羊，等待为你接风洗尘。”

“不瞒兄长，小弟虽有统兵与敌在城外决战的雄心，却难调动兵马，兵权在秦为善手里。”

“我早就与你说过，别尽将心思用在寻欢作乐上，你就是不听，尾大不掉了不是？不过这也极好补救，让秦为善领兵出城杀敌也好嘛。”

“可他想堵住城门，不想与敌厮杀。”

“这个秦为善，非要将将士和全城士民送于水底不可，我看他昏

了头了！我去找他。平日里他要银给金，没慢怠过他，我的话他还是听的。”

华德侠激将道：“小弟身为太守，他都将我的话当耳旁风，况且兄长你。”

“太守？这城中谁把你当太守看待？一个傀儡罢了。他可以不听你的，却不能不听我的。凭啥？就凭我鲁远不惜钱财，就凭我鲁远讲感情重情义！”鲁远财大气粗，又见华德侠成了夹尾巴狗，已无巴结的必要，便不无怒言厉色了：“你等着，看我的话好不好使！”秦为善的功曹府在城的中心地带，与星六大的府第相连。此时，星六大正在与秦为善窃窃私语：

“秦功曹，封堵城门与出城决战都非上策。为了将士和百姓的生命财产，我以为还是投降为妙。天下乱到了这般地步，圣上的宝座已摇摇欲坠，咱继续忠于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华太守让我前来动员你出兵，一路之上我想了好多好多，最后决定向你摊牌，不知你意下如何？”

“投降的事我并非没想过，可就是扭不过弯来。我也清楚李渊举义顺乎天应乎人，也明白不能拿城中的十余万人的生命当赌资，更知道与华德侠共事今日不败，总有一天会败，但却总认为投降是一种耻辱，是对圣上的不忠。”

“李渊比咱官做得大，又是保了两帝的有功之臣，还是圣上的表弟，他都反了，况且咱们。”

“让我想想，好好想想。”

鲁远未经通报便闯了进来，风风火火地将华德侠的话重述了一遍，然后道：“投降也好，出兵也罢，只要他李渊不放水灌城，怎么办都好。”

星六大求援道：“鲁兄，你看降好还是战好？”

鲁远一语中的：“当然是降好了。依我看，就是出兵迎敌，也打不过人家。人家的士气多旺，咱们的士气多低，据我所知，厌战者十之有六。我识不了多少字，可我也清楚天下大势非人力所为这个道理。既然不能胜，为何非要扒着眼照镜子不可？秦小弟，就不必多费心思了，降了也就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了。”

秦为善终于答应道：“那就投降吧。鲁兄，你以为怎么办理这投降一事？”

鲁远喜出望外：“这还不是极简单的事，交出印玺，捧上册籍，俯首称臣也就是了。”

星六大问：“若是你的密友华太守坚决不降咋办？他是太守，这投降的事该由他办理才是。”

“这个嘛……”鲁远捋着山羊胡子：“他若铁了心，咱就来个丢车保卒。为了这十数万人的性命，丢掉他一个，值得。至于密友之说，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华德侠花了我那么多钱，能不跟我好吗？其实我见

了他就恶心。一个财迷、色鬼，没什么好留恋的。但却不能夺他性命，将他死猪似地捆起来交给李渊也就行了。”

三人又详细地研究了大半个时辰，进行了细致的分工。秦为善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投降事宜，星六大负整理图籍之责，鲁远至郡衙劝说华德侠投降，三管齐下。

次日平明，李渊便起了床，逗弄着那只从黄河岸边的树林中捉获的百灵。百灵极为活跃，在笼中跳上翻下，唱个不停。李渊本不会吹口哨，此时却试着吹起来。响是响了，却不太好听。百灵却更乐了，更加起劲地唱、跳，醉了似的。早饭时，悠闲的李渊破例地喝了一杯酒，晕乎乎的，不由地哼起了小曲。太阳竿子高的时候，文成龙前来交令，说是掘堤事宜已安排停当，单等他下令放水。看他一副闲适之态，便问：

“大将军，这么说你已断定华德侠投降了？”

李渊笑问：“你以为呢？”

“我以为尚在两可，华德侠与咱决战的可能性较大。”

李渊又哼起来，不置可否。

丁武周大步走进来，他也是前来交令的。说是东、南、北三门的将士已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接战。

“丁将军，你以为还有接战的必要吗？”李渊先入为主。

丁武周道：“天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动静，末将以为敌突开城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我的可能性很大。”

李渊言道：“开水不响，响水不开，据我推断，敌人投降的可能性十之有九。”

正说着，孙义举来报：“大将军，河下郡丞星六大与功曹派人送投降书来了。来人说，太守华德侠至死不降，已被关押，待大将军受降时一并将他交出。”

百灵鸟叫得更欢了，李渊从虫碗中捏了一只虫儿，填到它的嘴里。孩子似地问道：“你这小东西，通人性似的，也为本大将军举义后初战告捷高兴吗？”

第三章　义军临城

李渊于太原举义，震惊朝野，尽管炀帝事前早有察觉，而且严旨各郡县及险关隘口加强戒备，还是吃惊不小。立即封宇文成都为元帅，虎威将军独孤盛为先锋，东凑西拼了三十万人马，来犯山西，妄图将李渊的义军消灭在三晋。假若不能扼杀，也要消灭部分有生力量，然后占据蒲州、龙门，挡住义军的南下之路，保西京长安万无一失。如果大败而回，就将残兵败将留在潼关一线，下死力堵住通往长安的门户。

宇文成都年轻气盛，自恃武艺高强，又统帅数十万人马，以为只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定能决胜千里，占据三晋，凯旋而归，从此声誉大增，威名远扬。他的父亲、丞相宇文化及却洞察幽微，谆谆告诫他不可大意麻痹，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凡事三思而行，切莫中李渊奸计。爷爷宇文述无时无刻不想置李渊于死地，今见孙儿被御封为元帅，北伐李渊，不由大喜，叮嘱宇文成都奋力一战，拿下李渊的脑袋，以报宿仇。

好在瓦岗军由王世充对付，夏明王窦建德为报前仇，下令刘黑闼为元帅，苏定为先锋，来犯燕山，与自立为王的罗艺与罗成父子杀得难分难解。各路反王为夺地盘，争斗步步升级，斗得天昏地暗。不日又传来消息说，李密在徐茂公等山东绿林好汉的支持下做起了皇帝，降旨改元年立国号，自立为西魏王，改瓦岗寨为金墉城。封徐茂公为军师，魏征为丞相，秦琼为飞虎将军，邱瑞为猛虎将军，王伯当为雄虎将军，程咬金为螭虎将军，单雄信为烈虎将军，其余众将封为七骠八猛十二骑将军。遂向与其不睦的反王发起了进攻，王世充在东都洛阳坐山观虎斗，坐收渔利。

宇文成都闻报，向先锋独孤盛道：“反王们正在窝里斗，李渊独木难支，他既要守卫三晋，又要与我决战，抽不出重兵阻我。他共有人马三十万左右，守卫地方者至少用去十之有四，与我决战的兵马当在二十万以内，与我兵力相差悬殊，咱要一鼓作气，拿下三晋，争立头功。他娘的王世充是个滑头，仅拨出万余兵马归我指挥，意在保存实力，待我灭了李渊，再找他算账。你身为先锋，当身先士卒，率属下大踏步前进，争取五天内到达山西界内。”

独孤盛年纪不过三十，生得高大威猛，武艺不在他人之下。他看似鲁莽，却是头脑灵活，爱动脑筋。言道：“元帅容禀。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据末将所知，李渊派其长子李建成为将军，率领四万人马沿山西东线设防。他准备充分，又占据重要关隘，稍有不慎，就会中他奸计，损兵折将，以末将之见……。”

“凡战者，以正合，以全胜。故善出奇者，无穷于天地，不竭于江河。今我三十万人马长驱直入，只要行动迅速，定能打他个措手不及。再说，他不就是四万人马吗？何足惧哉？他守则不足，咱攻则有余，一举灭他的四万人马，如瓮中捉鳖。”宇文成都凛冽的目光盯着独孤盛：“今，火速进军为上策。只要行动迅速，如同利箭，他便防不胜防，藏不胜藏。先吃掉李建成这四万人马，给李渊一个下马威，然后深入山西腹地，与其决战。好了，你去吧！”

独孤盛走后，军师李海劝宇文成都道：“凡谋之道，周密为宝，若稍有不慎，就会铸成大错。咱三十万人马浩浩荡荡，烟尘滚滚，李渊不会得不到消息，就是行动再迅速，也难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以故出奇兵之说为自欺欺人之谈。莫说离长安最近的李建成，就是在太原的李渊和李世民也不会熟视无睹。就说咱能一举冲破李建成的防线，

进入山西腹地后必会遇到很多麻烦。李渊与李世民懂兵法，精谋略，又占天时、地利、人和之利，极难对付，当十分谨慎才是，万万不可以兵多将广为由，盲目轻进。丞相不是嘱咐过吗？稳打稳扎，步步为营才是。”

宇文成都不满地瞪了嘴巴有点斜的李海一眼：“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小心并非坏事，却也不能小心过度，延误战机。传我将令，三军将士日夜兼程，风雨无阻，火速前进！”

官兵在趾高气昂，求胜心切的宇文成都的驱赶下，大脚扬尘。以每天行军一百二十里的速度向山西推进。他们走渭南，过潼关，一心想到山西摘取那颗胜利的果实，已到了急不可耐，馋涎直流的程度。

在三门峡至晋阳一线拒敌的李建成与柴绍，在宇文成都率领的官兵北上前的第五天就得到了消息。军情紧急，二人不敢大意，即令快马急驰太原，向李渊和李世民报告敌情，同时反复商量，以求上策。这日，李建成坐镇三门城，与柴绍及统军长孙顺德、刘弘基议事，主题非常明确：如何以少胜多，打掉宇文成都的威风，使其在跨进山西境内这个门槛前先尝狂傲不驯的苦果。

三门城为三门郡治所，在河南西部，黄河南岸，邻接山西。辖马义、陕县、灵宝、卢氏四个县，人口仅十三万，属隋朝小郡。三门城与山西平陆县中间，是黄河中游著名的峡谷之一，三门峡，三门郡以此而得名。三门峡顾名思义，是说这个峡由三个门组成。黄河的河床中的岩岛，将水道分为三股激流，北为人门，中为神门，南为鬼门。

正值六月末，阳光毒辣，加之半月未雨，三门城内酷热如蒸笼。郡衙内亦非避暑圣地，因周围是高墙，又无消热设施，其热度比衙外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此故，会议只好在后花园中的巨柏下的绿荫中进行。

巨柏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虽然枝干斑驳，但却生长茂盛，如同一把巨伞，为将领们贡献着丝丝凉意。树下的石桌旁，围坐着李建成、柴绍、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四人都仅穿一件薄薄的绸袍，没戴帽子，手摇一把蒲扇。石桌上摆着切好的西瓜和香味四溢的佳茗，看上去如同正在消夏的公子哥儿。

李建成大概操劳过度，原本饱满红润的脸庞瘦了许多，干涩了许多。颧骨翘着，眼窝周围现着淡淡的黑圈。他虽然在南方任职时参加过几次战斗，却是执行者，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也就是了。而此时的他却是这支队伍的统帅，将士在他的指挥下行事。将失一令，则军破身死，而要发出既能保护自己，又能置敌于死地的将令，却并非易事。面对即将兵临城下的强敌，他心急如焚，苦苦思索，以图拿出最佳的战斗方案。不想事与愿违，不仅未达到目的，反而因用脑过度，连续失眠，终致头昏脑涨，越发难以集中精力了。于是，便决定召开这个会议，集思广益，沙里淘金，将对敌方案彻底定下来。此时，他啃了

口西瓜润了润喉咙，慢慢地道：

“今，宇文成都率三十万兵马犯我三晋，我部这四万人马首当其冲。是战、不战还是后撤，已不足理论。我意已决，与之巧战，以少胜多，以消灭其有生力量为主，延缓其北进的势头，为父亲与弟弟多争取一些迎击官兵的准备时间。史圣曾言：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今天咱务必拿出良策，以求决胜。”

刘弘基用蒲扇赶走了落在汗津津的脸颊上的那只苍蝇，言道：“兵以静固，以专胜。力分者弱，必疑者背。在下以为兵力应当集中，攥成拳头，以静制动，见机行事。趁敌千里来击，疲于奔命，立足未稳之时，将拳头打出去，击其一部，然后迅速撤离。如此击他几次之后，便诱敌深入，让大将军和大都督在关中收拾他。”

“集中兵力，势在必行。四万人马在数百里的战线上防守，无异于饮鸩止渴。”李建成问：“刘统军以为将士在何处集中为宜？是在灵宝、晋阳，还是在这三门？”

刘弘基用茶水在长安和太原之间划了一道直线：“请看，从长安到太原，必经这三门，以故在三门集结为好。在下以为，宇文成都求胜心切，决不会舍近求远。”

长孙顺德点头道：“在下以为刘统军之言不无道理，但兵力的分合当视实际而定。孙子曾说：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咱们先在三门一带将四万人马集于一起，然后视敌情再定分合。万万不可胃口太大，能将敌吃掉多少就吃多少。以延缓其进入腹地的时间为主要目的，打杀其有生力量次之，千万不能因贪心不足被敌吃掉。敌我力量对比的差距如此之大，贪心会吃大亏。兵形如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这是兵圣孙子经实战总结出的用兵结晶，无论将士、兵卒，都应牢记。”

“对，长孙统军言之有理，我们必须避实就虚，将主要目的定在延缓官兵进入腹地的时间上，这一点应当丝毫不能动摇！”柴绍比以前老练了许多，他板着面孔：“大略已定，还不能说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还需拿出具体实用的办法。打一拳就走，话容易说，怎样打就不那么容易了。”

李建成问：“你说这拳头该如何打出？”

柴绍下意识地做了个击拳的动作：“等攻者，敌不知其所守；等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就人马众寡而言，我们处于守势，宇文成都也会这样认为。因此，我当拉开在这龙门城死守的架势，主要兵力却悄悄迂回至大山与丛林之中，伺机出击。先击敌何部，需视实际而定，而战术却要在这个会议上就要定下来。譬如火攻、水攻，还是行坚壁清野之计，使敌因给养不弱而减弱或丧失战斗力。”

刘弘基道：“坚壁清野难度很大。敌三十万人马，攻打郡县之城极为容易。城邑一陷，坚壁清野之计也就成了空话。倒是水攻、火攻之计还可一用。壁如分黄河之水淹之，借干热无雨之机火攻其营盘等

等。”

午饭时间到了，李建成决定午饭后继续议计，大家正要起身离去，到太原向李渊与李世民报告敌情的参将江涤赶了回来。他断定江涤肯定带回父亲的锦囊妙计，便要大家停下来，同时令江涤来见。

“将军，江涤前来交令。”

看来江涤刚刚回营，脸没洗，衣裳未换，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泥水、汗水交加。根本分辨不清是谁的“泥塑”。

李建成问：“大将军有信给我吗？”

“有，有，是大将军的亲笔信。”江涤将信呈上：“大将军说事关重大，李将军一定照札上说的办理，不可变样。”

李建成打开信札看了一遍后，方才读给柴绍、长孙顺德、刘弘基听：“敌众我寡，不可与之战。速放弃边境数城，集中兵力，伺机火攻。火攻不成，即诱敌深入蒲州关隘，聚而歼之。”

“父亲。英明啊！”李建成很是激动，言道：“即以大将军之令办理。四万人马立即向龙门一带集中，三日内完成。马义、陕县、灵宝、卢氏四县的将士、官吏全部撤走，仅留百姓。等打败了宇文成都，我们再打回来。”

柴绍、长孙顺德、刘弘基走后，李建成问江涤父亲和哥哥的情况如何，江涤答道：

“大将军与都督都很好，没病没灾。大将军虽然年已过百，还能每顿吃一斤肉三碗饭，喝三斤酒。河下大捷后，大将军与都督正在运筹进军长安之战事。军资足用，只是兵力不足。刘司马到突厥借兵，已经二十余日，不见消息，大将军望眼欲穿，都督也心急火燎，以故不敢立即进兵。”

“你见过我母亲和三弟元霸、四弟元吉了吗？”

“临行时见过大将军夫人和两个公子一面。夫人身体蛮好，就是时常咳嗽。她老人家要末将告诉将军：大战在即，当三思而行，兵法于胸，应择而用之；去寡断之弊，以力威之；善待将士，将心比心。两个小公子都十分可爱，三公子听说大将军要起用他做先锋，温顺了许多。整天练习武功，听师傅讲授兵法。老夫人还当着末将的面夸奖过他。四公子已跑得很快，嘴也巧，惹得老夫人直乐。”

江涤此去太原时，李建成嘱他探望母亲和两个小弟，因为他很想他们。那天夜里做梦，梦见母亲病卧在床，两个小弟被他人打伤，便更加重了想念的程度。他不知二弟世民是否在远离父母兄弟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感，反正他离开他们后牵挂之情便油然而生。这也许非志在千里的男子汉大丈夫所为，也许与带兵将领的情感背道而驰，他不去比较，也不作结论，他就是他，一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男人。

过了数日，宇文成都统领的三十万人马在离三门城二十多里的地域内扎住。待扎下营帐，宇文成都便令将士从民间寻来三个野味十足的村姑陪他饮酒作乐，以放松情绪，缓解疲劳。也许天意使然，他可

以没有父母兄弟，可以没有亲戚朋友，却不能没有女人和酒。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才二十二年，到底饮了多少醇醪，玩过多少女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玩过妓女，玩过长安、洛阳城中的民女，却从未玩过村姑。便觉十分有趣，便觉韵味超常，便有一种家菜不如野菜香的快感。

军师李海走进中军大帐，劝宇文成都道："元帅，很快就要与敌接战，怎能如此？尉缭子曾说：为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如此下去，三军怎会服威？将士怎肯用命？能大获全胜吗？"

宇文成都都正在兴头上，不由恼羞成怒，醉醺醺地道："李海，李军师，你是否太不给本帅面子了？玩个把女人，喝几碗酒碍你什么事？哪个英雄不爱佳人？哪个豪杰不爱美酒？跋涉一天，玩一玩放松一下不是人之常情吗？"

李海耐着性子，劝道："元帅饮点酒尚无不可，这玩民女便太过分了。你看，这三个村姑，哭哭啼啼，喊爹叫娘，多可怜。若此事传扬出去，老百姓会怎么想？咱们长途作战，给养、辎重不是取之于民吗？惹恼了他们，与咱为敌，这仗还如何打？"

"我宇文成都不讲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就重实力，懂吗？三十万大军入晋，铺天盖地，摧枯拉朽，本帅一人投命，足拒千夫，何怕之有？"

"三十万兵马，若将帅身先士卒，士卒口服心服，能成虎狼之师，所向披靡。元帅若举手投足，皆可垂范，一杆方天画戟可威震敌胆。但以元帅眼下所为，能服谁人？将士怨恨，不肯效力，成萎靡之师，胜算几何？元帅啊！你是一军之主，该清醒了。亡羊补牢，犹不晚也，若等两军接战再醒悟，后果可想而知！"

三个村姑中的两个已被宇文成都奸淫，披头散发，倚在帐壁上抽泣。第三个的衣服已被剥得净光，赤身露体地仰躺着，一动不动。因为宇文成都说过，若她稍有不从，就割下她的双乳挂在大帐门外晾着。当她那流畅的曲线和富有弹性的酥胸映入宇文成都眼帘的时候，还未尽兴的宇文成都兽性大发，对李海便不能容忍了。他指着李海：

"你算什么狗屁玩意，给我滚出去，立即给我滚出去！"

李海出身平民，喜文好武。家里种着十几亩土地，虽不算富裕，却也过得去。父母望子成龙，又见他好学上进，便雇了个老学究教他识字，后又聘村中的武师教他武艺。他还真为父母争气，十五岁便成了秀才，二十岁考中武举人。大业六年从军，以御林侍卫的身份随炀帝攻打高丽，因功升为中军将军。去年率兵攻打瓦岗寨，虽未取胜，却杀了李密手下的两员大将。这次征伐李渊，炀帝御批他为军师，叮嘱他时时告诫宇文成都不可刚愎自用，为酒色贻误战机，成终生之恨。宇文化及也曾当着他与儿子宇文成都的面说过要他抑制宇文成都弊端，联手一心，共同对付李渊的话。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宇文成都

虽然不以为然，却未提出异议。不想才过了十几天，宇文成都竟变得如此狂傲，对他如此无礼。他才三十八岁，他不仅有自尊，而且血气方刚，也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主儿。一路之上，沿途郡县的官吏投宇文成都所好，无不贡献美女佳酿，宇文成都来者不拒，所作所为比炀帝差不了多少，没少被当地官员、百姓和属下戳脊梁骨。他不仅无所顾忌，反而登峰造极，将主意打到了民女身上，与其叔父宇文吉难分仲伯。河下郡太守华德侠也算个淫棍，却根本不能与其相比。今又肆无忌惮，撵他这个御封的军师滚蛋，可恶之极。他心中的火山通地爆发了，理智的堤坝也在瞬间决口，叫道："宇文成都，我李海无能，可大小是个御封的官儿，你竟对我如此无礼。你自恃其能，目中无人，我也不是吃素的冤大头。明告你说，你若认错还倒罢了，若不认错，我李海就真的要滚了。滚到圣上那儿去，让圣上主持公道。所谓圣人之治，不贵独治，而在共治。你不想与我共同治军，不想做个圣人，我又何必赖着不走！"

"认错？认个球！本帅出身将门，祖父与父亲是两代丞相，本帅又是名正言顺，统率三十万兵马的大元帅，向你这个平民出身的末吏认什么错？做你娘的美梦！"宇文成都具有殷纣的凶残，杨广的荒淫，楚霸王项羽的勇武。若顺着他，事情也许好办，若恼了他，什么事他也能干出来。莫说李海，就是皇帝老子他也敢刀枪相见。因此，有人骂他是凶神，有人称他是牛魔王与他母亲养的狗杂种，炀帝却看中了他的武功，千方百计想利用他，以故宠他、褒他，将他的残暴、凶狠以及失却人伦的兽性看作只有良将才能具备的优秀品格。他便越发残暴、凶狠、兽性，便视好意的规劝为对他的小视，视他人的反抗为太岁头上动土。如此以来，李海便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了他杀戮的目标。他就像一条半醉的狗，穷凶极恶到了难以形容的程度，嗖地抽出宝剑，叫道："李海，你狗娘养的要是再敢顶撞本帅，本帅这就让你到阎王爷那儿报到去！"

"元帅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

先锋独孤盛前来报告军情，走到中军大帐门外，猛听得宇文成都要杀军师李海，不由大惊，急步闯进大帐，挡住了宇文成都的剑锋。他的十几个亲兵和宇文成都的亲兵也顾不得多想，跑进来跪倒，为李海求情。

宇文成都将剑锋顶在独孤盛的胸膛上，狞笑着问："独孤盛先锋，你只有带兵打仗的分儿，不在帐中运筹战事，跑到这儿找死来了？闪开，让本帅看一看李海还敢造次不！"

"元帅，末将不知李军师触怒了你的虎威，若李军师真的对元帅不恭，元帅夺他性命尚无不可。不过……"独孤盛故意将"不过"二字拖得很长，以求委婉："不过话又说回来，未与敌作战便斩李军师，为不吉利之举。再说，李军师是圣上亲点的，若不经圣上同意便打发了他，是对圣上的不恭，请元帅三思。"

宇文成都毫无收敛之意，冷笑着道：“将在外，君命还有所不受，何况杀一个与本帅过不去的狗杂种。本帅估计很快就要与敌交战，用他的人头祭奠战旗不失为明智之举。李渊能用王威武、高君雅两个将军的脑袋血祭叛旗，我堂堂御封的三军大元帅，用一个狗杂种的头祭旗有何不可？”

独孤盛深知宇文成都的为人，生怕李海被杀，乱了全军将士。因为他非常清楚，官兵是从各地强拉硬凑来的，不说大都厌战，就战斗力而言，三卒不如一个精兵。他最清楚王世充主动交出的数万人马，老弱兵丁与新兵占一半有余。别说打仗，仅这长途行军，就有近三万将士被拖垮，生病者大有人在。如果军师因劝说宇文成都去淫乐之弊而惨遭杀害，众必恶之，战斗力也就无从谈起了。于是，他跑到李海面前，向傲然屹立的李海道：“军师，你身为元帅的属下，应当对元帅尊而重之，为何非要横眉怒目不可？千里之差，生于毫端，可不能太任性，误了一生，误了全军。还不快向元帅请罪？跪下吧，俺的军师！”

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真正不怕死的能有几人？李海从懂事那天起，就想活出个样儿来，光耀门庭，留名后世。他当然不想死，更不想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然而，情绪已经失去控制的他，不甘心自己的人格被作践，仍然怒气不息，言道：“我李海身为军师，在大战即将来临之际劝你戒色戒酒错在哪里？作为一军之主，一个英雄好汉，应当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应当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你却成为这个样子，让人痛心疾首哟！你是元帅，杀一个军师如同吞下一块肥肉。但我要死个明白，请你告诉我，我何罪之有？”

宇文成都也知杀掉炀帝亲点的军师欠妥当，却因兽性大发，没法控制自己的。他几步抢到李海面前，剑尖对着李海的鼻尖，骂道：“什么道不道理的，顶撞爷我就是犯上，就应当剥皮抽筋，不得好死！我再给你留点面子，立即给我跪下。若是不然，我就打发了你！”

“我李海上跪天下跪地，中跪父母、天子，向无为他人下跪的习惯！”李海怒视着宇文成都，已将生命置之度外。他伸长了脖颈：“宇文成都，你再凶残，也不敢向我这个圣上亲点的军师下毒手，因为你全无道理！”

“就冲着你这句话，我也要收拾了你！”宇文成都手起剑落，咔嚓砍掉了李海的左臂。

李海疼痛难忍，破口大骂。骂宇文成都不得好死，骂宇文成都的祖宗八辈。

“我让你骂！”宇文成都又是一剑，砍去了李海的右臂。

李海坚持着，不使身躯倒下，仍然大骂不止，只是声音越来越小，抽丝一般。

“我再让你骂！”宇文成都伸手抓住了李海的舌头，一把拽了出

来：“狗杂种，还敢骂吗？”

李海的二目大睁，嘴微微张合着。

“娘的，你狗东西还在骂！”宇文成都一剑砍下了李海的头颅，然后转向独孤盛：“独孤先锋，还有你们这些为李海求情的不知死的鬼，都给我看好喽，如若造次，这就是下场！哼！我宇文成都眼里容不下沙子。给我将尸体抬出去喂狗！”

目睹了这血腥的屠杀，独孤盛如同掉进了冰窟，一种与野兽为伍，如履薄冰，一旦稍有闪失，就会成为宇文成都刀下之鬼的悲哀随之而来。对宇文成都他还算了解，却不知其竟如此凶残。应当说，宇文成都初出茅庐，还是个雏儿。数年前朝廷在江南扬州摆下了擂台，招天下英雄豪杰比武，立于不败之地者便成为武状元。宇文成都凭着卓绝的武艺和并不高明的手段夺魁。之后先任长安城巡守将军，再任御林军将军，接着便成了这讨伐李渊的元帅。论地位独孤盛比李海低一品，论性命他当然比李海的命贱。在宇文成都这个恶魔手下为将，说不定何时人头就要落地。此时的他站在那里，不知该离去还是向宇文成都汇报军情。汇报吧，精神已经极度紧张的他怕惹出祸端，不汇报吧，也是大罪一条。

肢解了军师李海的宇文成都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他赶走了三个村姑，还打发了三十两白银，然后向独孤盛道：“身为先锋官，应有猛士雄风，竟被几滴血吓成了这个样子，今后如何带兵打仗？来来来，陪本帅饮上几杯。这可是圣上御赠的佳酿，你闻闻，醇香扑鼻。”

“谢元帅抬爱。”独孤盛屈从迎合，坐到宇文成都对面，望着宇文成都端到他面前的带血的酒杯发愣。经宇文成都催促，方才端起酒杯，象征性地呷了少许。

“怎么，嫌这御酒不好？”

“好，好极了，好极了！末将能饮到御酒，实在是托元帅的福，托元帅的福！”

“那怎么不饮？来，干了这杯。”

独孤盛万般无奈，只好与宇文成都碰杯饮下。许是酒精的作用，他逐渐地平静下来，想向宇文成都报告军情，却欲言又止。因为他分明发现宇文成都被血染了似的眼睛里散发着观察他的光。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宇文成都问：“叛军如何了呀？”

独孤盛抖起精神：“回元帅，据报，李建成的四万人马已不知去向，留下了三门、马义、陕县、灵宝、卢氏数座空城。今，探马正在打探其去向。”

“娘的，跑了。我料他也不敢与我交战。本帅晓得李建成的本事，性情懦弱，才德有限，又将少兵寡，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是，正是。不过末将以为，既然他闻风而逃，地遁了一般，又留下数座空城，按部就班，说明他并非仓皇逃走，定然做了充分准

备，可别中了他的奸计。”

“奸计是有的，却不值得大惊小怪。据报，李渊与其兵马仍然扎在太原一带，无出兵援助李建成之迹象，就是李建成施行奸计，也难对我怎样，不就是四万毛人吗？”

“末将也想过，他别无良策，不过行埋伏、水攻、火攻罢了，无与元帅摆开战场、大刀阔斧地较量的可能。”

“本帅早就看过地图，这三门一带的要道之上，无险关隘口，他李建成小儿无埋伏的良佳之地。水攻也不可能，只要本帅不在黄河岸边低洼之地扎营，他奈何不了本帅。火攻倒不无可能，只要本帅不在山间林密处扎营，他就无三国时吴国火烧刘备连营的条件。兵法曰：‘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李建成虽蠢，却不会违兵法行事，以卵击石。天已五更有余，本帅也累了。你立即亲自派人传我将令，明日日上三竿之时，参军以上的将领来这中军大帐听令！”

宇文成都虽然凶狠残忍，却深知为帅之道。他对孙膑“将者不可以不主，不义则不严，不严则不威，不威则卒弗死”之言深信不疑，并大作威与严的文章，刚才杀死李海就是一例，只不过李海并非死在违犯军令上罢了。

次日日上三竿前，宇文成都还在蒙头大睡，参军以上的将领便在中军大帐中候着，无不正襟危坐，无一人交头接耳。一百多人坐在这偌大的帐篷中，竟听不到任何响动，如同一群被监管者管得极严的囚犯。李海之死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当夜便传遍了全军。宇文成都连李海都敢肢解，他们更不在话下了，谁也不想做第二个李海。

日上三竿时分，吃饱喝足的宇文成都一身戎装，迈着虎步走到台前，稳稳地坐在虎皮椅上。凶残的目光向着台下的将士扫了一遍，方才阴狠地道：“今天行令，本帅只说数语。这一，午后进军三门，在三门一带安营扎寨，待摸清敌情后再作计较。这二，各自为战，把好营盘，严防敌人行火攻之计。这三，违令者杀，杀！昨夜本帅肢解了军师李海，开了个好头，今天再杀一个，以儆属下！”

将领们闻言，无不胆战心惊，生怕屠刀砍在自己头上，心中暗暗祷告老天保祐。

“来人，给本帅将参军付彪拉出去砍了！并将其首级挂在百尺高杆上示众三天。付彪出列！”

宇文成都的话音刚落，两条执法队的汉子冲入大帐。

参军付彪不过二十出头，人高马大，此时却双腿打颤，怎么也站不起来。当那两条汉子将他架走时，方才大喊“冤枉”，声极凄凉，传得很远。余者本应将提着的心放下来，却难达目的，因为他们谁也不敢保证何时紧步付彪的后尘。

宇文成都“哼哼”了两声，指着付彪的背影道：“不知死的鬼，还喊什么冤枉，不妨将他的罪状公布于众。此人嘴巴太敞，竟敢在将士中说本帅手段残忍。不残忍行吗？这里是军中，本帅统领的不是老婆孩

子。我还要告诉你们，姓付的是在李海被本帅肢解之后说这番话的。本帅不出帐，遍知军中事，懂吗？”

兵贵神速，李建成的四万人马悄无声息地撤往三门峡以北的大山之中。待扎下营盘，探马来报，说是官兵正向三门城一带进发。为了弄清敌情，顺手捉住了敌人的一个探子。怕白天暴露目标，便将敌探放在黄河岸边的树林之中，等天黑后乘夜带回。李建成即令当夜行动，务要不显山露水地将敌探虏至中军大帐。天亮时分，敌探被押到李建成面前，立即进行审问。敌探贪生怕死，未经动刑便将敌情全部吐了出来。他这才知道官兵不清楚义军的去向，准备在三门城一带扎营。更令他高兴的是，军师李海已死。因为他了解李海，清楚李海非等闲之辈，既有韬略又有实战经验，武艺也不在人下，是个不可多得的全才。勇冠三军的宇文成都如果有李海辅佐到底，将给义军造成极大威胁。今李海走在了黄泉路上，等于宇文成都自断了左膀右臂。于是，立即下令，召柴绍、公孙顺德、刘弘基、董理到中军帐议事。

山中的夜来得早，山外还是一个朗朗的世界，这里已经涂上了暮色。山风徐徐地刮着，带来丝丝凉意。归林的鸟儿十分活跃，又唱又跳，尽力地宣泄着回家的感觉。没有发现给人带来好运的喜鹊，乌鸦却特别多，成群结队，铺天盖地，“呱呱”地聒噪，毫无顾忌。李建成在那棵参天的巨桧下站了一会，正想回中军大帐等待柴绍他们，几滴乌鸦屎落在他的头上。他非常懊丧，心中隐隐升起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回中军大帐的路上，又被藤葛绊了一跤。心情便沉重起来，暗道：“可别出现不测。”

柴绍、公孙顺德、刘弘基、董理先后来到中军大帐。大帐中已燃起了灯火，烛光昏黄，烛燃摇曳，极力夸张、拉长着人们的身影。猫头鹰也赶来凑热闹，站在中军大帐的顶端一展那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歌喉。一只野猪从大帐门口跑过，似乎扭头向帐中瞧了一眼。

李建成心情烦乱，在问过扎营、将士们的情绪、岗哨等情况后，向大家通报了敌探的口供，然后道：“我心里很压抑，可别发生什么事情。据敌探供述，宇文成都已令全军将士做好防范我火攻的准备，看来火攻的难度很大。”

“大兵压境，又碰上了宇文成都这个恶魔，将军身上有压力，心情不好是难免的。”长孙顺德言道：“今天气干燥，又刮南风，帐篷及草木点火即燃，不能失掉这个好机会。”

柴绍心中犯了嘀咕：“既然宇文成都做了对付火攻的准备，若顶风而上，火攻失败事小，暴露目标事大。”想到这里，他明确表态：“明知不能为而为之，其为蠢也。依我之见，撤掉火攻之计，迅速撤离。今我军离敌仅二十余里，距离太近，一旦官兵发现我们，走也走不掉。这大山三面峰峦叠嶂，无路可去，只有北面一条出路。危险的是，北面这个山口宽约三里，既非险关也非隘口，若敌拥入，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可能。”

李建成很感兴趣地问：“这么说你是想立即撤出这块险地了？”

“言之有理。”柴绍回答：“这是块死地。虽然兵法有‘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之说，那是指两军兵力悬殊不大而言。今咱仅有四万人马，敌却有人马三十余万，咱又陷之死地，根本没有后生的可能。就眼下情势看，要想摆脱宇文成都的纠缠，今夜拂晓前撤离为宜。待撤出三十里后，故意暴露给官兵。如此以来，官兵鞭长莫及，我军既保无虞，又达到了诱敌深入的目的，一石两鸟。”

二更时分，探马报说：官兵在三门城周围的开阔地带安下营盘。营盘之间的距离较大，又不靠山林，就是燃着许多帐篷大火也不会成燎原之势，要达到火烧连营的目的，除非将大部分帐篷都点着。敌哨兵林立，暗哨不计其数，流动哨结队成群，看来做好了充分准备。

柴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言道：“将军莫再犹豫了，速下准备拂晓前撤离的命令，否则就来不及了。可以肯定，宇文成都已经张下了大网，等待咱们去钻。”

刘弘基叭地拍死了落在脸上的蚊子：“柴将军的判断是对的，在这里多待一时，就多一分危险。官兵离咱如此之近，很快就会探得咱们的消息。不过，火攻之计不妨一试。在准备撤离的同时，派出百余将士，带上引火之物，分头钻入敌营点火。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也许能够成功。退一万步说，不成功咱也无多大损失。”

“在我看来，刘统军说得不差，若咱就这样走了，于心不甘啊！”董理言道：“将军，就将这火烧敌营的任务交给我吧。我挑选百名将士钻入敌营盘试一试，实在难以成功，回来也就是了。”

李建成以为可以一试，下令道：“今夜平明撤离，向蒲州方向赶奔三十里下寨。董将军率百名将士深入敌营放火。不管成与不成，撤出后即奔蒲州方向，不可进山！”

董理领命而去，选出五十名将士，扮作农人模样，连夜出山，速行二十里，在离敌营盘二里处停住。

正值七月初十，银盘似的月亮斜挂在西边天际。大地上如同铺上了一层碎银子，官兵部分营帐的轮廓尽收眼底。一串红色的营灯赫然入目，那肯定是宇文成都的中军帐。战马的嚼草声与流动哨的脚步声融为一起，呼噜声间杂其中。偶尔传来几声鸟儿的惨叫，还有几声上气不接下气的狗吠。

董理叮嘱数语，便分头行动。将士们猫腰蹑步，向营盘靠近。董理作为将领，虽心急手痒，却不能直接参加行动，与两个亲兵在那棵大树下坐着，等待放火者的到来。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敌营中火起，但很快就被扑灭。接着，连续出现了十几个火点，却无不遭到被扑灭的命运。继而，“捉拿放火贼”的叫喊声此起彼伏，响彻夜空。杂沓的脚步声传来，那是弟兄们向这边跑动的脚步，他们正向这里集中。令董理不安的是，等来等去仅等来了三人，看来余者不是被捉获就是被夺去了性命。他本想再等一会儿，不想被敌人发现，敌大队人马向这

边扑来。他迫于无奈，只好率众撤离。

果然不出所料，四十多个放火的义军将士三十多人被夺去性命，剩下的六个三个逃回三个伤痕累累，若不是宇文成都下令留下活口，他们就魂归西天了。他们被押至中军大帐，宇文成都立即亲自审问。两人不屈被杀，剩下的那个经不起折磨，如实招供。宇文成都当机立断，令全军将士放弃帐篷和所有辎重，火速集中，然后亲率兵马向李建成部驻扎的山中扑来。其势如暴风骤雨，惊得鸟雀乱飞，群狗狂吠，三门城中的百姓惊慌失措，附近村庄的庶民若惊弓之鸟。

此时，离拂晓不足一个时辰。李建成的人马已做好了撤离的准备，将士们正在埋锅造饭。探马来报，说是官兵离此仅十数里了。李建成知火烧连营失败，宇文成都肯定知道了他的驻扎之地，急令全军向蒲州方向撤退，为了减少拖累，亦放弃辎重。

令出即行，将士们成六路纵队涌出山口，风驰电掣，向蒲州方向狂奔。这时，官兵离此仅五里之遥，急骤的马蹄声和杂乱的脚步声形成的巨大的噪音，催动着他们的脚步，使每个将士都有一种危机感。李建成暗道：“若稍有延误，这四万人马就丧送在我手里了！”

义军一口气窜出了十几里地，官兵仍然紧追不舍。再向前十里，是一条大河。此河是黄河的支流，故有小黄河之称。小黄河宽里许，黄河荣它荣，黄河枯它枯。此时正逢盛水期，小黄河浊浪滚滚，如同万马奔腾，又有黄河为其输血助威，便不可一世，放荡而傲慢。事情明摆着，若不能在官兵到来之前越过小黄河，必成背水作战之势，后果之严重，不言而喻。这小黄河上的桥梁共有十几座，因此处较为狭窄，桥梁便较为集中，有木桥三座，相隔四里许。渡河的船倒是不少，可惜艄公都已进入梦乡，停止了摆渡，若将他们从梦中唤醒，官兵也就杀过来了。在这间不容发之际，李建成下令兵分三路，自己率中路从中间的木桥过河，柴绍率万余众从东边的木桥过河，余众归公孙顺德统领，从西边的木桥越河。人马过河后立即将桥烧毁，断官兵之追路。

命令既出，人马便成三条长龙，各自赶奔目的地，踏上木桥，夺命而逃。好在这四万人马是从三军之中挑选的精兵良将，训练有素，虽然有千余众被挤下桥去，落水而亡，大队人马却顺利地到达了对岸。与此同时，三座木桥几乎是同时被点燃，顺河风助长着火势，大火助着风威，越燃越旺，烈焰冲天，毕剥作响，如同三条巨大的火龙。

此时，官兵赶到，但却无计可施，只好望河兴叹。宇文成都大怒，不管河对岸幸灾乐祸的义军将士听到听不到。虎啸般地吼道：

“建成小儿听着，快快回去告诉你那老不死的老子，就说我于大元帅不将他碎尸万段决不罢休，让他早早备下棺材，省得到时候光着屁股到阎王爷那儿报到！”

李建成以牙还牙，也不管宇文成都听到与否，将双手圈在嘴边叫

道：“宇文成都，你别太猖狂了，这里不是西京长安，也非东都洛阳，这里是我父治理下的三晋。你这魔鬼若不悬崖勒马，我让你与你狗叔父宇文吉落个同样的下场！”

黑夜在黎明的呼唤下睁开了惺忪的眼睛，将那个原本不属于它的太阳交了出来。今天的太阳真美，大概是穿着五彩缤纷的浴衣在大海中洗浴的，一出来就光彩焯灼，映得东边天际通红一片。

李建成及将士们死里逃生，已属万幸。虽然死了千余将士，虽然将大量辎重留给了宇文成都，他的心情却不错，行走在去蒲州的路上，他真想引吭高歌。他相信父亲和身为大都督的弟弟李世民不会怪罪他，因为他已延缓了官兵进击腹地的时间，并将官兵引入了蒲州的方向。

宇文成都也不沮丧，因为他不仅未损一卒一马，还摸清了李建成的去向，使李建成与其属下大败而逃，并且获得了大量辎重。他发现这小黄河岸边平坦、辽阔，面水临山，即令在此处安营扎寨，修建桥梁。同时派将士回三门城一带搬取帐篷、辎重。当然，李建成留给他的辎重不能不全收，那是战利品，不仅可以享用，而且可激励士气，鼓舞人心。酒是非饮不可的，并要痛饮，女人是要玩的，而且要多玩几个，村姑为最佳人选。

蒲州城在烈日下暴晒着，眼看就要化了似的，今年真怪，时令已经进入八月中旬，太阳还这般狠毒。

将士与百姓似乎不将这灼热放在心上，挥汗如雨，忙着加固城墙，搬运滚木礌石，布置鹿砦，清理、加宽护城河，无不埋头苦干，无怨无悔。这里很快就成为官兵与义军较量的战场，作为义军将士和响应、支持义军的百姓，当然要付出代价。

知县司马回车成了大忙人，一会儿出现在城头，一会儿出现在城下，一会儿出现在城中，忙得陀螺似地转。此时，他出现在城东门，与站岗的士卒谈着什么。他平易近人，不打官腔，士卒便不戒备，问道：

“老爷，自从你任这蒲州县的父母官后，仅城墙就大修了两次，已经不比龙门城差多少了，怎么还要大修？难道那宇文成都就那么厉害？”

司马回车言道：“宇文成都有万夫不当之勇，又率三十万人马来攻，不可小视。这蒲州城东临黄河天堑，南倚秦岭，为关中至汉中的门户，若此门一开，官兵就可长驱直入汉中，那时，局面就难收拾了。鉴于这个原因，大将军与大都督决计在此阻挡宇文成都统率的三十万兵马。如此以来，这城墙不再加固行吗？如果将宇文成都堵在这蒲州城外，咱已坚壁清野，再断他粮道，看他还有何能耐？”

“小的明白了，只要灭了这三十万官兵，杨广就离完蛋不远了，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

“说得对，好好干，争取杀敌立功！”

司马回车又来到城中的制铜铁作坊。这里正在赶造羽矢和铁刺，炉火熊熊，火花飞溅，更不乏铁锤敲击铜铁的脆响和风箱的咕哒声。作坊主看他进来，急忙端茶倒水，他摆手制止，问每天能造多少支箭，多少根铁刺。作坊主一一作了回答。他鼓动一番后，又来到搬运石块、砖块的百姓中间，刚要与那个看上去足有六十岁的老妇攀谈，亲兵来报，说是南门外烟尘滚滚，似有大队人马向蒲州城方向奔来。于是急步上了城头，手搭凉棚，向烟尘处极目望去。

烟尘继续向这边滚动而来，待离城三里许，便见尘头扬处，出现了大队人马。他松了口气，因为正在县衙中运筹战事的李渊和李世民前天告诉过他，李建成将军率领的四万人马不日就会赶到，要他留心观察。

来人果然是李建成与其兵马。只见李建成的坐骑仰天长嘶数声后，驻足刨蹄，好像在告诉司马回车：快开城门，少将军回来了！

司马回车大声喊道："少将军请少等，在下这就给你开城门去。"说着，咚咚咚下了城楼，令大开城门，迎接李建成回师。

李建成令将士在城外扎住，仅与柴绍、公孙顺德、刘弘基进入城内，在司马回车的引导下，向县衙走来。

为了筹备蒲州之战，大将军李渊与大都督李世民十天前就来到蒲州城坐镇。此时，二人仍在议论御敌之事。

河下之战结束后，李渊令柱儿任河下郡太守，星六大、秦为善等的职务不变。留下一千精兵，负保卫郡衙、传递信息之责。然后回师太原，筹划进军长安事宜。不日，李世民回到太原，走马上任，成为大都督，统率三军。炀帝派宇文成都率三十万兵马来犯的消息传来，二人便搁下进击长安的计划，筹备迎击宇文成都的战事。他采取了李世民的建议，诱敌深入，关门打狗，决计在蒲州与敌对阵，将官兵消灭在蒲州城外。

李世民的确是个人物，胆大心细，遇事不慌，而且颇有心计，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公事不私，虽居高位，却洞察微萌，谗慝而不蔽明。而且效法周公一日三吐哺，小事不计，大事躬亲，治军教诫为先，惩罚在后，仅上任月余，便表现出了不凡的才华，让李渊心悦，使将吏诚服。此时，他刚与李渊研究了城防事宜，又提出了新的见解，沉毅地道：

"防御必须有进攻，不能单纯地防御，以我之见，趁敌立足未稳，疲惫不堪，骄横跋扈之时，乘宇文成都不备，攻其不戒，打他个措手不及，以此提高将士的情绪，扼住宇文成都的进攻势头。"

"为父也不无此想，但咱仅有十六万人马，就是加上建成的四万。也不过二十万，二十万众与三十万之敌打阵地战，怎能打赢？就是由敌不虞之道，攻其不备，也非为上策，一旦宇文成都探明情况，早有准备，也很难取胜。"李渊摇头道："还是严加防御，等待刘司马借来突厥兵马再行进攻为好。为父不能用将士的生命去赌博，必须保

证将伤亡减少到最低程度，不可盲目行事。”

李世民言道：“我的意思是不出奇兵，直接在城外与敌对垒。宇文成都以为咱好欺，决不会料到咱们敢与他摆开战场厮杀，如此以来，先在心理上压倒了他。但我并非盲目蛮干，是有优势作保证的。这一，派三弟元霸出阵对敌。我反复考察过他的体力、力量和武艺，与号称‘无敌将军’的宇文成都相比，他在宇文成都之上，只有他才能降服宇文成都。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则无以知人之材，就让三弟经经风雨，见见世面，锁在深宅大院，非为长久之计。这二，咱有蒲州城的依托，胜则进击，败则回城，保万无一失。”

李渊自语：“智者过虑，必杂于厉害，难道我太重视保存力量了不成？也是，单纯的防御不是真正的防御，若无进攻做保证，防御很难成功。”他回过身来：“世民，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那宇文成都，自恃兵力强大，无人可及，气势汹汹，锐气正盛，当避而不攻。”

“他长途跋涉，已成疲劳之师，是惰归而非锐气。况且也不可能做好我与他对阵的准备，无真正的优势可言。三十万无准备而又处于疲惫状态的兵马，不敌三万士气正旺、又做了充分准备的精锐。恃大而不戒，战则必败，知小而自畏，则深谋而必克。自古以来，不乏以少胜多的战例”。

“好，为父同意你的建议，就先给宇文成都一个下马威。战端一开，由你全权指挥，我在城头调动弓弩，以防不虞。只是元霸还在太原，宇文成都不日即到，怕他难以及时赶到，误了大事。”

“父亲不必担心，我早已派人到太原调三弟前来，他最迟今夜赶到，到时候父亲多多教诲他也就是了。”

“世民，你越来越不把我看在眼里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父亲不要生气，听我道来。父亲虽未登基，实际上已是天子。用父亲的话说，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于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今，父亲应当坐在车上驱马而行，而非跟着马走。孩儿身为大都督，是父亲之车辇驾辕的马，是为父亲效力的臣子。既然是臣子，就应当独当一面，不必事事请示、报告。父亲更应当放手让孩儿去行大都督之事，无扯手牵脚之必要。胜败乃兵家常事，若左思不可，右思不行，何时打下江山，君临天下？”

“为父不过随便一说，并无他意。以后放手让你去干也就是了。若是不然，我为何举义之初就封你为敦煌公、大都督，负统领将吏之职？我估计建成很快就会赶到，宇文成都也会尾随而至……”

“大将军、大都督，少将军回来了！”司马回车喜形于色地跑进来：“那不，少将军正在院子中洗脸。”

正说着，李建成来到李渊和李世民面前，先向父亲施礼问安，又向弟弟施礼问安。弟弟是大都督，他既是哥哥，又是弟弟手下的将

领，属下当然要拜上司，无可非议。他初次这么做，心里不免失衡，但他必须这么做，不然就有欺上之嫌。

李世民却无半点不安和愧色，威严地坐在那里，十分惬意又心安理得地接受哥哥的问候和礼拜。

李渊的心里升起了一丝对李世民的不满，但立即消失了，并且马上告诫自己不该有这种感觉。墨子“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道远；良材难全，然可以致君见尊”的名言同时在耳边响起。他暗暗问自己：“李渊啊李渊，你不是一流之人吗？一流之人当识一流之善，你既然认为世民为一匹千里马，就应当让千里马纵横驰骋，怎的产生这种不良的感觉？此非为未来的天子之为啊！当戒，当戒！”

李世民看李渊陷于沉思之中，便越俎代庖，板着脸道：“建成，军情紧急，刻不容缓，抓紧时间向父亲和我谈谈情况吧。”

李建成慌忙放下茶杯，将如何撤入大山之中，怎样行火攻之计，计败之后如何越过小黄河，宇文成都扎营小黄河畔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然后道：“我李建成建功心切，当止不止，以致损失了千余将士和大量辎重，请大将军和大都督严惩！”

“胜败乃兵家常事，能将宇文成都诱至于此，为消灭他创造了条件，已立了大功，将功折罪也就是了。”李渊言道：“大战在即，莫要患得患失，振作起来，迎接大战。”

李世民下意识地盯着几案上的令箭：“作为将领当有识见、威严，不可人云亦云。你却反其道而行之，致使人亡财失，大为不该，要闷头思过，接受教训，以利再战。速令将士入关，扎于北门之外，不许入城，等待命令。”

“建成，你与世民是兄弟，又是都督与将军。今后在亲情上你是兄长，在归属上你是属将，应当以军法从事，听世民的指挥。”李渊看建成面色不悦，解释道：“世民的话似乎不太好听。可他在履行一个大都督的责任，无可挑剔。与之相比，为父所言便大失军威了，亲情甚于军情，实为不当。”

“父亲不必担心，我李建成虽然难当大任，却知上下尊卑，日后听命于大都督不行吗？”李建成问：“大都督还有何指示？请下令，末将遵令就是！”

室内的空气渐渐有些紧张，司马回车怕李家父子闹僵，便打圆场道：“大将军、大都督，是否让少将军速令人马入关休息、用饭？”

李渊答应道：“好吧，将士们定然饿了。建成，你先将人马安排下，一会儿为父前去看望他们。”

李世民补充道：“用过午饭后马上洗浴、休息，以充沛的体力迎接很快就要到来的恶战！”

李建成答应着出了县衙，探马却一溜小跑奔了进来。探马报说：官兵已经在小黄河上架起了浮桥，估计明日午时左右就能来到蒲州城下。

“这个宇文成都好心急，若是为父，先休息几天再进军，他却生怕将士不累似的，犯兵家之大忌啊！”李渊观察着墙上的地图：“从小黄河处到这蒲州城下，走近路也有七十里，他宇文成都若在明日上午赶到，够紧张的。世民，你以为他到达这里后是马上攻城，还是先安营扎寨，歇息几日后再采取行动？以为父看来，他立即攻城的可能性较大。他宇文成都性烈如火，又怕夜长梦多，不会安生的。”

李世民道：“攻城的可能性十之有九。明日日上三竿时安排战事为宜。既然父亲将兵权交给了我，明日父亲坐镇，由我下令如何？”

“这有何不可？否则你这大都督不是徒有其名了吗？”李渊信誓旦旦：“不防明言，为父知道如何行政、治军，决不会将你束之高阁，妨碍你在治军上发号施令。不过，事前与为父商量一下为宜，你还年轻啊！就说宇文成都吧，此人非为庸才，是一个极好的将才，就是太年轻气盛了些，若不杀军师李海，并与其搞好关系，也不会上咱的当。”

让李渊给说对了，宇文成都的确是个将才，他晓得深入他人腹地，孤军作战预示着什么，更知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的道理。若不能一鼓作气，旷日持久，就等于进入了死地。因此，速战速决是他的指导思想。他也注重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战略，可此战略是在进入腹地，未与强手接战之前，而非之后。他并非对蒲州城坚、关险视而不见，也没有过低地估计李渊父子的能量。正因为如此，他才决计速进、速战、速决。于是，不待扎下营盘，便令将士修桥，而且为省时省力，用船只架起了三座浮桥，当天晚上便率军越过小黄河，向蒲州城疾进。严令次日上午全军将士全部赶到蒲州城下，下午攻城，根本没有料到李世民会在城下与他交量。因为他始终认为深谙兵法的李渊父子要与他打持久战，将他拖垮，然后灭之。三军将士行军大半夜，平明时分他方才下令休息。休息到日上三竿，又下令疾进，不到一个时辰，蒲州城便遥遥在望了。

此时，李渊父子正在蒲州县衙中排兵布将。李渊坐在李世民旁边。李世民面部凝重威严。看将领们已经到齐，李渊言道：

“官兵即将兵临城下，我欲于城下与之战。下面由李大都督发布将令，务要洗耳恭听！”

李世民站起：“李神通将军听令：率你部三万人马守御关隘、城池，由大将军亲自指挥。务要准备好强弓硬弩，若我败退，务要用强弓硬弩挡住敌众，掩护我军进城。如若有失，拿你是问！”

李神通接过令箭：“末将这就安排人马守城，若是有失，任凭大都督处置！”

李世民又拔出一支令箭：“李建成、丁武周、成文龙三位将军听令，随本大都督在南门外拒敌，务要听我号令，违令者严惩不贷！”

李建成、丁武周、成文龙领命而去。

李世民扫了李元霸一眼：“李元霸听令：随本大都督出城击敌。

其他的敌将不用你管，你击杀的对象是宇文成都。你不是整天吹嘘自己天下无敌，宇文成都算个狗屁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若胜了宇文成都，你就是天下第一条好汉，若败于他手，本大都督砍下你这颗脑袋！”

“这些话父亲和你已经给我说过无数遍了，别再婆婆妈妈的没完！”李元霸拍着胸膛：“他宇文成都就是狗屁，不顶打，看小爷将他打落马下！”

“打断本大都督的话，罪当该打。本都督先给你记下这顿打，战后算总账！”李世民怒视着李元霸：“接令吧！”

李元霸跨前一步，童声稚气地道：“小爷接令！”

“看你小子这股傲劲，肯定打不过宇文成都！”李渊向李世民递了个眼色：“大都督，让元霸小子留下吧，以防送了性命，误了大事。”

李元霸不知父亲用的是激将法，叫道：“什么大将军、大都督，都是狗屁，说话不算话，哼！今儿个小爷就使出浑身本事，打煞宇文成都的威风，争个天下第一！来来来，我小爷与你俩拉钩，拉钩！”

看时间不早，李渊将元霸呵斥了一顿，便与李世民登上南门的城楼。只见极目之处方圆十余里的地域内尘土飞扬，如同一股黄色的风暴。风暴中人喊马嘶，脚步声杂乱，如同被风暴裹着的洪水猛兽。当风暴离城三里许的时候，李世民走下城楼，率领十余万人马出了城门，“一”字儿在离城门里许之处摆开，以逸待劳，严阵以待。骑白龙驹，手持双锤的李元霸如同一只被李世民牵着的猛虎，急得“哇哇”怪叫。

眨眼间，官兵来到面前。宇文成都吃惊不小，本想下令一拥而上，一口吃掉李世民为首的义军，眼见得将士们气喘吁吁，汗流浃背，马匹也无精打采，战斗力大减，便下令立住阵角，向李世民言道：“李世民，还有城头上的李渊老贼给我听清楚了。尔等大逆不道，罪该万死，今官兵前来除暴灭逆，尔等的死期到了。若投降于我，两来无事，反之，本帅一声令下，尔等性命休了！”

李世民冷笑两声：“宇文成都，本都督不与你磨牙，今天就与你杀个鱼死网破。你是想与我群杀还是单战？”

将士疲惫，群战难以取胜，单战能争取时间让将士恢复体力。想到这里，宇文成都叫道：“就单战吧。小的们，哪个于本帅出阵对敌？”

“末将愿往！”游击将军庄倪拍马出了旗门，挥舞着三尺八寸的碧血鸳鸯镩，叫道：“愿死的快快出来！”

不待李世民点将，宋黑子猛提马缰，舞动着长约三尺的钢制双手钺杀了出来，言道：“哪里跑出来的野种，竟敢如此大言不惭？报上姓名，免得做无名之鬼！”

“爷姓庄，单名一个倪字。招家伙！”庄倪边说边来了招双鹰扑兔。那碧血鸳鸯镩啸叫着打向宋黑子的面门。

宋黑子先报上姓名，以示先礼后兵，今见庄倪不给面子，而且出手凶狠，又不无偷袭之嫌，便勃然大怒，双手钺陡举，挡住了庄倪的碧血鸳鸯镈。镈、钺在半空铿然相碰，火花飞溅。

二人一个欲治对方于死地，一个想把对方送入九泉，无不用尽所有本事，打得难分难解。论本事，庄倪在宋黑子之上，惜其体力不支，十合之后，宋黑子来了招双龙出海，一钺击其面门，一钺偷袭其腰部。庄倪动作走形，避开了正面，未躲过侧面，中钺落马，一命呜呼。

“黑杂种，竟敢杀俺游击将军，好大的狗胆！”

雷鸣般的叫声响过，一员虎背熊腰，面目可憎，骑一匹花斑狮子马的骁将抡着长七尺二寸的元宝铁锐，从斜刺里杀出。马蹄急骤，速度极快。他就是闻名华夏，曾在少林出家，精通十八般武器的席金玉，人称“无敌将”。此人果然好功夫，元宝铁镜俨似一条出林的巨蟒，直逼宋黑子心窝。

那元宝铁镋足有三十多斤重，在席金玉手中却如同一根筷子，仅这力气就让人吃惊。宋黑子虽不怯敌，却也倒抽了一口凉气，一拨马头，躲开了这要命的一击。这时，陶丘山大吼一声，杀入阵中，叫道：

“大哥，让小弟来追这没人模样的小子的魂，夺这王八蛋的命！”

席金玉定睛看去，只见陶丘山盔甲耀目，雁翅锐长八尺有余，非等闲之辈。便呼啸一声，先发制人，指东打西，元宝铁锐横扫千钧，不想刹那间又来了招大鹏展翅，击向陶丘山的脖颈。若在一般人，不死也伤，陶丘山却识破了他的诡计，雁翅锐陡举，挡住了席金玉的元宝铁锐。二人你刚我强，走马灯似地打得难分难解。大战二十回合后，陶丘山冷汗阵阵，虽竭力一拼，终未逃脱死亡的命运，被席金玉打中头部，脑浆崩裂。

铜管山见状，怒不可遏，欲要与陶丘山报仇雪恨，被李世民止住。李世民点将道：

“骁骑将军董理出马。本帅看得明白，此人有勇有谋，功夫卓绝，不可小视。但他已露出破绽，你当寻机击他背部。出马吧！”

董理虽然年过半百，勇武却不减当年。难得的是他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实战经验丰富。他也发现席金玉的背部往往露出空当，若不击其弱点，很难取胜。于是，打马出了阵门，直逼席金玉前胸，意在引诱席金玉将注意力集中在前面，加大后面的空当。

席金玉面不改色，洋洋得意，看董理的生铁棍如一条黑龙，在自己面部、胸部飞动，不免暗自高兴，元宝镜时而怪蟒翻身，时而力劈华山，耍得有板有眼，阴风四起，宛如凶猛的狂潮，横荡四溢，势不可挡。

董理亦非无能之辈，生铁棍指上打下，匡庐独秀，阴冷袭人，壮阔雄豪。胯下马似有灵性，与他配合得恰到好处。

二人大战三十回合，董理看若继续打斗下去，非吃亏不可，生铁棍突然在席金玉心窝处一戳，待席金玉阻挡之时，陡地抽回铁棍，打向席金玉背部。席金玉眼疾手快，回锐来挡，却为时已晚，背部中棍，口吐鲜血，坠地而死。

先锋独孤盛气冲宵汉，向宇文成都请缨出战，宇文成都大声制止，杀将出来，叫道："李世民，你敢与爷爷大战三百回合吗？有种就出来与爷较量一番，无种就献城投降！"

"宇文成都，杀鸡焉用宰牛刀，何用本帅赔你玩耍，本帅的三弟李元霸早已按捺不住，就让他来夺你性命吧！"李世民在李元霸耳边窃语几句，接着道："元霸，就看你的了，务要拿下宇文成都的脑袋。出马吧，我亲自给你擂鼓助阵。"

"二哥，你就看热闹吧。"李元霸在白龙驹的屁股上拍了几巴掌，白龙驹四蹄腾起，厮叫着冲入阵中，指着宇文成都道："什么无敌将军，原来是个毛贼。"

宇文成都大惑不解，暗道："李世民怎的令一个孩子出阵与我较量，这不是开玩笑吗？"想到这里，说出一番话来："李元霸，快回家吃奶去吧，我堂堂威震华夏的无敌将军，与一个乳口小儿过不去，恐被天下人耻笑！"

李元霸闻言大骂："放你娘的驴驹子屁，小爷前来拿你狗命是看得起你！"

"元帅，对付这个不懂事的黄嘴角子，何用你亲自动手，以防辱了威名，让末将将他挑于马下也罢！"

宇文成都顺声望去，原来是中郎将严如铁打马而来，便道："严将军，就由你来销了他吧，省得脏了本帅的手。下家伙吧，本帅在这一边观战。"

严如铁不过二十多岁，英武不群，气宇不俗，胯下一匹黑花马，使一杆长七尺的劈水亮银錾。不知是他轻敌，还是技不如人，只战一合，劈水亮银枪便被李元霸的双锤夹住，怎么拔也拔不出来，这才意识到对手是个厉害主儿。

李元霸的臂力无人能及，双锤左一扭右一扭，竟将严如铁的劈水亮银錾的錾尖弄成了油炸果儿。严如铁惊惶失措，弃了劈水亮银錾，拨马就走。李元霸手起锤落，打发他上了西天。然后用锤指着宇文成都道：

"宇文成都，你打算怎么个死法？快快道来！"

宇文成都被激怒到了极点，方天画戟忽地一抡："本帅包藏宇宙，吞吐天地，威震八裔，岂容你黄口乳子指名道姓地羞辱于我。今天不把你碎尸万段，难解心头之恨！来吧，看本帅在两合之内打你个血飞肉溅！"

"先别自吹自擂，较量一番后再下定论！"

李元霸求胜心切，冲向前去，抡锤便打，宇文成都举方天画戟迎

住。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个似下山猛虎，一个如出水蛟龙，直杀得走石飞沙，地颠天颤，太阳无光，两军将士瞠目结舌，大战三十回合难分高下。若论功夫，宇文成都在李元霸之上，要论臂力，李元霸比宇文成都高出一筹，每当李元霸的双锤碰到宇文成都的方天画戟，宇文成都便觉双臂发麻。面对宇文成都出神入化的方天画戟，李元霸不得不时时小心。二人杀至四十回合，因长途跋涉，房事过度，体力已经减弱的宇文成都，经这番苦战，体力渐渐不支。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李元霸却积聚了大量的能量，此时才刚刚用去了一半，越战越勇。又战三个回合，他左手锤弄虚，右手锤击实，一锤下去，击碎了宇文成都坐骑的头颅。坐骑扑通倒地，将宇文成都摔在地上。他大笑着来了招蛟龙深海，锤打宇文成都头部。宇文成都就地十八滚，躲过了死神，然后一跃而起，抓起方天画戟刺向李元霸的大腿。李元霸哪会让他得逞，左手锤骤挡，宇文成都的手腕被震得生痛，不由倒退了数步。李元霸得势不让人，大喊数声，双锤奔宇文成都的太阳穴而来。在宇文成都九死一生之际，先锋独孤盛与数员战将打马前来救主，宇文成都方才逃得性命。

主帅败北，官兵不敢恋战，无不颤颤惊惊，做着逃命的准备。李世民见状，令旗一指，率十余万人马杀了过去。官兵如同退潮的海水，掉头就逃。义军士气大振，排山倒海般地掩杀过去，官兵死伤惨重。李元霸一马当先，双锤如流星，遇者死，挡者亡，一口气将数十个官兵送上了西天。

义军追出三里许，正杀得起劲，忽听城门处收兵的锣声响起，李世民只好下令停止追杀，收兵回城。

回到城中，李世民问李渊道："我军杀得正酣，父亲为何下令收兵？若再杀他一个时辰，官兵伤亡就会十之有三，如此以来，官兵不过伤亡万人左右，遗憾哟！"

"父亲，你太善良了，咱与宇文成都势不两立，该乘机斩尽杀绝才是。"李元霸抹着脸上的血迹，愤愤不平地道："我这力气才用了不到一半，再杀他个千儿八百的不在话下，杀死宇文成都王八蛋也不无可能。追杀时我一直在寻他，怎么也没见到他的影儿。都怪我，那只锤打到他脑袋上就好了，却击中了他的战马。下次要是再遇到他，就打他个稀巴烂！"

李建成、公孙顺德、刘弘基、李神通、柴绍等将领也都认为不该这么早就收兵，无不提出质疑。

李渊回答："诸位的心情可以理解，三军服威，将士用命也非坏事。不过，穷寇莫追，这已是被许多战例证明了的。莫说敌众我寡，就是我众敌寡，一旦他们走投无路时，必奋起迎击，以图生存。兔子被追急了还咬人呢，何况人？凡善战者，无不先保护好了自己，后击打敌人。若离城太远失去依托，后果可想而知。就让他们多活些时日吧，欲速而不达。今我已效法杨广，让百姓坚壁清野，宇文成都无了

粮源，必从关中运送给养，我再效法刘邦，切断敌之粮道，看他还能在这关中活多少时日！”
　　李世民与众将领以为有理，便不再议论此事，惟有李元霸耿耿于怀，牢骚满腹，嘴里不干不净，经李世民与李渊训教一顿，方才有所收敛。李世民道：
　　“元霸，你将宇文成都打落马下，又打杀了许多官兵，振奋了军威，本应给你记大功，因你在大将军与本都督面前无礼，这大功就免了。”
　　李渊帮助李元霸脱着盔甲：“你元霸是立了点功，但这点小功算什么？也值得自觉了不起吗？真正的英雄好汉有傲骨而无傲气。”
　　“我有傲气行不？”李元霸委屈地撅着嘴：“你俩的话我听了，错我也认了，以后再打这样的仗可要派我出马，最好给我个先锋做做。”
　　李世民哑然失笑：“先锋官除了能冲锋陷阵，还要服从军令，你这么任性，能做先锋官？天大的笑话。”
　　“这也不行那也不中，我不干了还不行嘛！”李元霸一时性起，转身就走。
　　李世民不去理他，嘴里却道：“天下这么大，比你有本事者多的是，少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
　　“元霸，你以为离了你这仗就打不胜了？走就走吧，没人会理你的。”李渊向李世民递个眼色，小声道：“别再理他，他还会回来的。”
　　果然，李元霸还未出郡衙的大门，便折了回来，先摇摇哥哥的胳膊，再傻笑着给为陶丘山写悼词的李渊磨墨。李渊与李世民如同没有看见他似的，谁也不搭理他。但二人都暗暗地在心里说：孩子，元霸毕竟还是个孩子，若调教得好，会成为一员良将的。宇文成都号称天下第一，却败在了元霸的手下，元霸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了，难怪他那么骄傲。
　　李渊写完悼词，一连看了数遍，然后向李世民道：“陶将军心底无私，勇猛刚烈，虽死犹生。为了张扬他的事迹，振奋士气，提高战斗力，应当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这葬礼由你主持，我来致悼词。”
　　“如此甚好。宇文成都吃了大亏，决不会就此罢手，肯定会进行疯狂的报复，明日不来，后天准来。这丧礼就在今天下午举行吧。我这就令刘弘基安排去。”李世民说做就做，即派亲兵前去传唤刘弘基。
　　李渊踱到院子中，围着那棵翠柏转着圈儿，思考着下一步的对策。接着一语不发地回到室内，向亦在苦苦思索的李世民道：“世民，这一仗打得爽快、利落，这与你的‘没有进攻的防御不是真正的防御’的战略思想有关，下一步还要进攻吗？”
　　“当然要进攻，是说以后，非指现在。眼下就照父亲保护好自己，才能打击敌人的说教办理，先打几仗防御战，待官兵大量减员，体力不支，厌战情绪饱和之时再进攻不迟。”李世民不无忧虑地

道："只是箭矢不足用，滚木礌石也不太多，若官兵连续攻城三天，就能告罄。"
“犒赏三军之事安排了吗？”
“安排下去了。杀羊一万只，宰牛五百头。只是酒不太多，仅储存了两万坛，若是尽饮尽用，所剩无几。”
“不要为给养犯愁，太原、弘化、龙门等郡县有大量的库存，会源源不断地运来的。到时官兵会尝到断粮的苦头。小麦已经收打完毕，秋作物还未成熟，再断他粮道，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施展了。以此为据，我敢断定，宇文成都还会行速战速决的战略。”
“何时发兵断他粮道？”
“需在保此城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发断粮道之兵。可以肯定，战事会相当激烈，很难在短时间内发兵断其粮道。”
“若是刘司马此时借来兵马就好了，可惜至今……唉！”
“兵马会借来的，突厥既重情谊又重财物。我与蒙古可汗吐凡利有八拜之交。吐凡利又与突厥首领始毕可汗感情甚笃，刘司马还带了那么多贵重礼品，他不会不借的。之所以用这么长的时间，一是突厥已归属隋朝，其首领很难决断，二是突厥地广人稀，一下子借十万兵马，非招新兵不可。若刘司马能在十日内借来兵马，敌之粮道便无切断的必要，合兵一处，转守为攻也就行了。”
李世民对突厥不甚了解，便问："父亲，给我讲讲突厥的事情好吗？若刘司马借来兵马，与其打交道就会多起来，不知其详是不行的。"
“为父正想提醒你这一点。作为一个大都督，不仅要懂得如何用兵，怎样执政，还要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诸葛孔明之所以用兵如神，借来东风，火烧赤壁就是一例。”李渊答道："突厥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包括突厥、铁勒等部落，这是从广义上说。从狭义上讲，专指突厥族。六百年前游牧于金山一带，首领姓阿史娜。金山形似战盔。俗称‘突厥’，故名。初属柔然，西魏文帝大统十二年，首领土门击败铁勒，收其五万余众。废帝元年破柔然，建郡设衙与鄂尔深河流域。其疆域最大时，东至辽海，西达西海，南到阿姆河以南，北过北贝加尔湖。北朝时与其通婚，百姓互相往来。隋开皇二年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今仍属隋朝。世民，那是一片美丽而又神圣的土地，百姓慓悍纯朴，热情好客，草地广袤，牛羊成群，若华夏成了咱们的天下，万万不可忽视他们的存在，应当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去关心爱护他们。他们从未屈服过外面的压力，却往往被情感俘虏。"
刘弘基前来领命，李世民交待一番后，又问前来交令的公孙顺德战场打扫得如何，公孙顺德一一作了回答。此事刚毕，李建成前来请示，说午时已到，犒赏三军是否开始。李渊向李世民道：
“走吧，这是件大事，可不能耽搁。”
李世民正要与李渊前去犒赏三军，探马来到面前，问有何消息禀

报，探马言道：

“今官兵在蒲州城南十五里的十五里堡一带扎下营盘，大有赖着不走之势。宇文成都大动肝火，嫁祸于人，连杀两个伍长一个参军，并携头颅游营示众。”

李渊望着十五里堡的方向：“独王之国，劳而多祸；只威非恩，将士怨多。宇文成都独断专横，以力治军，必结恶果。可悲啊可悲！”

“继续打探，以其何时再犯此城为重。”李世民一连办完了这数件大事，方才与李渊前去犒赏三军。

这是一件看似复杂，但却非常简单的事情，酒肉饭菜已经摆好，仅有千余人在校场就坐，皆为参军以上的将领和有功将士，余者分散在城内外。李渊首先讲话、敬酒，李世民接着讲话敬酒。然后由将领和有功将士向李渊父子敬酒，然后便大吃大嚼，开怀畅饮。仪式结束后，李渊便与李世民绕城墙转了一圈，视察防务。其实视察东、西、北三段城墙和城门都是多余的，这三个方向根本不用防守，只要守住秦岭与黄河之间的南段城墙和南城门就行了。只要这个关口不破，官兵就很难进入关中。关中不失，李渊就有了巩固的后方。

这段城墙长四里许，是在原来夯筑的基础上补建的。司马回车上任后，李渊令他首先补建这段城墙，并拨出专款供其使用。秦岭绵延数千里，宽近三百里，岭接霄汉，峰插云天，石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司马回车不仅将这段城墙加高到八丈许，加宽了两丈，还全部砌上了巨大的石块。还重修了城楼，由原来的两层改为三层。为防火攻，城门由原来的木制改用铁制，厚达一尺五寸。护城河的南段已变得面目全非，宽达五丈，深约一丈有余，两河全部石砌，引黄河水人河。河水滔滔，经流不息。关前是一片一览无余的开阔地，整修为校场，可容纳数十万之众。眼下的规模与宋黑子、尉迟文举义后攻打蒲州城时的规模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李渊父子在这段城墙上停留了大约一个时辰，不仅视察了兵力的配备、硬弩的设置、弓箭手的转换，还对滚木礌石、鹿砦的数量及合理运用进行了研究。对于此处的防御，他俩已经视察研究过多次，每视察研究一次就多一份感悟和收获。此时。李渊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新主意，为了培养李世民的治军和临战能力。他便以提出问题让李世民回答的方式道：

“世民，若宇文成都舍弃蒲州，转攻太原，咱当如何？”

李世民摇了摇头：“宇文成都意在与我决战，消灭咱的有生力量，不会在城池上做文章的。他占领太原城干啥？将自己囚入里边吗？别忘了，他既不占天时地利，又不占人和，若他占据了太原城，不等于自杀吗？”

“不，为父是说，他若以攻打太原城为诱饵，调虎离山，然后与咱们决战，咱会吃大亏的。”

“让他去占领太原也就是了，咱不出山，他能奈我何？等他们饿得肚子咕咕叫的时候，他会出来的，那时再收拾他们不迟！”

“那就不理他。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你，敌人若集中全部力量攻城，因这南城墙仅有数里，他必将人马分成若干梯队，轮番攻打，咱们的十几万人马总不能一拥而上吧？若到了人困马乏的地步，这关隘还能守得住吗？”

李世民恍然大悟：“我怎的就没想到这些？若非父亲提醒，险些铸成大错！父亲以为如何安排为妙？”

“咱也把将士分成若干梯队。由我压阵，统盘运筹，你指挥将士御敌。”李渊俯下身来，望着悬在城墙上部间隔八丈一个的“马面”道：“以三万将士为一梯队为宜，可分为六个梯队。甲梯队御敌，乙梯队准备，余者休息，以逸待劳，一个时辰轮流一次，六个梯队就能轮换一个昼夜。弓弩手极为重要，但也不可集中使用，均匀到各个梯队为佳。至于每个梯队的统帅，你安排好了。”

李世民思忖片刻：“李神通为第一梯队统帅，后面依次为李建成、公孙顺德、刘弘基、柴绍、董理。若裴寂裴长史在这里就好了，他道道多，可惜留守太原。元霸有勇无谋，而且嗜睡，让他歇着好了，关键时候再让他上阵。”

探马跑上城头：“禀报大将军、大都督，宇文成都一去酒色之弊，发誓要在三天内拿下蒲州城，将义军斩尽杀绝。今正在砍木伐竹，制作云梯，而且准备了大量的强弓硬弩。还有……在下从未见过的，能将石块甩出好远好远的……唉，在下也叫不出名堂。样子就像咱立在井边用来取水的秤杆似的。基座上立一碗口粗的竖木，中间横一根碗口粗的木棍，木棍顶端有一勺状的可盛石块的凹陷。”

李渊被探马逗笑了：“你不说我还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告诉你，那叫飞弹车，在东汉末的魏、蜀、吴三国交战的战场上就曾用过，据说是孔明的发明创造的。”

“我来问你，那飞弹车已经造了多少？威力如何？”李世民对飞弹车很感兴趣。

“回大都督，飞弹车极容易制造，几块木头凑成底座，两根木头交叉起来就成了。敌营中每隔几个帐篷就竖着一个。数也数不过来，至于其威力，在下亲眼见过。我藏在离那个正在试射的飞弹车里许的草丛中，碗口大的石块从我的头上飞过，可见威力不小。”

“估计他们何时前来攻城？”

“后天上午。可这不是估计，是在下亲耳听在营外嘹哨的官兵讲的。”

“可以派将士偷袭吗？”

“万万不可，他们戒备森严，若行偷袭之计，等于飞蛾扑火。看来宇文成都是豁出去了，当严加防范。”

探马走后，李渊父子又围绕如何防备飞弹之事议论了好久，却终

于没想出对付的良策。那飞弹从天而降，虽然没有准头，却很难防范，这是爷俩达成的共识。

第二天如时到来，太阳依然高照，依然万里无云，一昼夜依然十二个时辰。李渊久经沙场，倒没有特殊的感觉，李世民却有些沉不住气。既恨太阳转得太慢，又嫌黑夜太长。大战在即，他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几乎一夜没有入睡，次日平明便爬起来，登上南门城楼瞭望。早饭是在城头吃的，平日里从不挑食，吃起饭来狼吞虎咽的他，此时却无食欲，硬是强迫自己吃下了一碗小米干饭，三个鸡蛋。

宇文成都报仇心切，太阳刚刚冲破地平线，便率众赶到城下，在离城头二百余步之外的地域内扎住。将士秩序井然，前面是弓弩手，弓弩手后边是一拉数里的飞弹车，飞弹车后边是手持刀剑肩扛云梯的云梯手，再往后便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攻城梯队。到底有多少梯队，谁也看不明白。端的是人如海，马似潮，盔缨似火，战袍如风，旌旗猎猎，麾纛翩翩。加之战马萧萧，犬吠狺狺，鹘声恶恶，莺声呖呖，展现在这雄关古城前的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世界。

攻城前自然要喊上几句，以起到震慑敌胆的作用。宇文成都也不例外。他骑在马上，几乎是在吼叫：“李渊父子听着，你他娘的前天赚了本帅的便宜，今天本帅就让尔等狗父子尝尝本帅的厉害。识相就快快开城跪降，若不识相，本帅一声令下，尔等就成刀下之鬼了！”

李世民顶风而上，叫道：“宇文成都，本都督早已备好天罗地网，单等你前来享用。你若识时务，就即刻降我，若自恃其能，后悔莫及。前天你已领教了本大都督的厉害，还想重蹈覆辙吗？”

宇文成都指着李世民：“让李渊老杂毛出来与本帅说话，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也配与本帅说三道四！”

“大将军德高望重，你一个杀人恶魔，不配与他老人家讲话。本大都督与你说了这么几句，心里便堵得慌！”

“那就让你领教一下本帅的厉害！”宇文成都穷凶极恶，令旗一摆：“攻城开始！”

话音未落，鼓声如雷，呐喊喧天，羽矢如蝗，飞向城头。飞弹车万石齐发，石块啸叫着划出一道弧线，落在城头及其周围。若非李世民早有准备，李神通统率的第一梯队将士躲避，仅这场箭蝗石雨，就能使这第一梯队丧失战斗力。

与此同时，云梯手呐喊着向城墙奔来。先将云梯搭在护城河上，越河而过，又搬起云梯向城墙边冲过来，不顾一切地越过鹿砦，将云梯搭在城墙上。云梯达千架之多，攻城者不下六万人，在四里长的城墙下摆开了战场，场面蔚为壮观。当云梯手们爬到城墙大半的时候，宇文成都怕伤着自己的将士，即令弓弩停射，飞弹停飞，亲自呐喊助威。这时，将士们的喊声更响，鼓声更大，似乎非要把大地掀翻，将天宇震裂不可。

就在官兵即将爬上城头之际，义军将士兀然而出，箭射抢挑，刀

砍斧剁，不仅打杀了官兵的威风，还将千架云梯推倒了十之有八。连人带梯和被云梯砸死者，被鹿砦戳死者，中箭者，被砍杀者不计其数，城下摞起了一堆堆的尸体。就在这时，羽箭、石块又从城下飞来，义军将士猝不及防，伤亡数千人之多。

如此酣战一天一夜，城下官兵的尸体已成了小山，最高者已达到城墙的一半，云梯只好竖在尸山上。义军的六个梯队全部轮了一遍，不计伤者，仅迈进死亡门槛者就达两万人之多。

血战一直没有停止，官兵依然用同样的方式攻城不辍。随着城下尸山的增高，义军的羽矢与滚木礌石越来越少，守御难度越来越大，死伤也成倍增加。尽管城中百姓拆掉自己的房屋，搬来梁檩砖石用作滚木礌石，尽管李渊、李世民与众将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敌人的伤亡人数比义军多两倍，城池却危在旦夕。向以沉着著称的李渊也不禁慌张起来，李世民也不无惶然，盼望突厥的救兵如从天降，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就是不见援兵的影子，便大骂刘文静无能。

又激战一天一夜，义军将士已伤亡八万余众，城下的尸山已经堆到城墙的堞口，城墙上的“马面”已被尸体盖住，完全丧失了其功能，若再激战一个时辰，城池陷落已成定局。李渊向李世民道：

“这样打下去，此城是守不住了。我不能眼看着苦心经营的这支队伍就这样完了，就组织撤退吧。”

李世民左臂中了一箭，胳膊吊着，不无狼狈。他点点头：“只好这样了！”

说也巧，就在李世民就要下令撤退的时候，只见一股黄尘从北门处滚滚而来，如同黄河的巨浪，咆哮着来到北门外。李渊断定刘文静已借来了救兵，向李世民道：“立即将援兵到来的消息传宣三军！并告知宇文成都。这无异于雪中送炭。天助我也！”

李世民喜不自禁，马上让亲兵四处传宣，城头上响起阵阵欢呼声。宇文成都不知义军为何欢呼，正在疑惑，就听李世民喊道：

“宇文成都，今突厥十万大军来援，你的死期到了！快快投降吧。降者免死，抗拒者死路一条！”

宇文成都以为李世民行诈，不以为然，下令继续攻城。猛地抬头看去，城墙上出现了着突厥服装的大队人马，他大叫一声，口吐鲜血，落于马下。

第四章　西图长安

太原晋阳宫永泰殿。

长长的雕花几案上铺着一张用羊皮制作的太原至长安的进军路线图。路线图极为简单，仅用红圈标着郡、县所在地及主要关隘。潼关

与长安的红圈画得特别大，色泽特别深，似乎在提醒使用者：潼关为华夏最险要的关隘，长安是最终攻取的目标。

李渊已在地图前静静地观察了许久，几案上昏黄的烛光摇曳着他那张略现老态而又苍白的脸，他头部放大的影子便在地图上晃动，如同人格化了的，欲图覆盖整个地图，却又难以如愿的。他的右手食指习惯地伸出来，先指向太原，又从太原移到灵石县、霍县，然后指向龙门城、潼关、长安。手指在“长安”二字上晃动着，陷入了更加深沉的思考之中。

蒲城之战，如同地裂天崩，敌我损失都极为惨重，单纯用血流成河、尸堆成山之类的比喻，已很难形容大战的惨烈。义军的伤亡人数已有精确的统计，亡九万众，伤两万三千人。前来助战的百姓死八百二十一人，伤三百三十二人。官兵伤亡人数虽然很难精确，却也统计了个大概：亡十九万四千余众，仅捕获的伤员就达五万余人。这足以说明义军仅剩下了十万人马，加上刘文静从突厥首领始毕可汗借来，由康稍利率领的十万人马，总兵力也不过二十万，当然，不包括分散在各郡县的六万将士。官兵的损失比义军大得多，就连数岁的孩子也会计算出，仅剩下五万人左右，而且是不堪一击的残兵败将，若义军及时出击，怕是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当时宇文成都吐血落马，败局已定，余众将他扶上战马，仓皇逃命。兵败如山倒，将士们如同惊弓之鸟，四散奔逃，作鸟兽散，若不是先锋官独孤盛压住阵脚，宇文成都也许就成了光杆司令。李世民不失时机地下令追杀，却因尸山将城门堵住，怎么也打不开。待搬走尸山，敞开南城门，官兵已逃出二十余里，望尘莫及了。损失是大了些，却取得了全胜，李渊为死亡将士痛哭的同时，也不无欣慰。况且官兵的主力被歼，还留下了堆积如山的辎重和器械。

蒲城大战后的第六天，李渊留下三万人马守卫蒲州城，即率余众回到太原，筹划西进关中事宜。但西进的时间一直没定，因为他怕瓦岗军与诸路义军挡住他的西去之路，也怕杨广重新组织兵力，卷土重来。是啊，在自己的根据地作战，仗都那么难打，若率二十余万人马流动作战，一旦遭遇与他争夺长安的义军大队人马，以及重新集结，弃各路义军而击他的官兵，后果不堪设想。

“要是官兵与各路义军决战就好了，鹬蚌相争，这利就让于我李渊了。”李渊不断暗自期盼。

对于李世民的才干，李渊深信不疑，蒲州之战又对李世民的能力做出了回答。可他总认为李世民涉世不深，不敢将全权交给李世民。他决定重新攥紧权柄，以我为主，让李世民去实现他的意志，成为坐在车上赶着马走的主人。

“父亲，都半夜了，你老怎的还不歇下？这样下去会累垮的。蒲州大战后，你的身体就一直没有恢复啊！”

李渊蓦地从沉思中恢复过来：“噢，是世民啊，坐下吧。军情如

何？”

李世民身着便装，现出一副慵懒之态：“我已经睡下，听说父亲还在熬夜，就赶了过来。军情是有的，本想明天向您禀报，既然父亲问询，就禀报了吧。”他呷了一口茶水：“宇文成都带着残兵败将回到长安后，大病了一场，险些送了性命。功力、体力大减。杨广大怒，欲要拿他问罪，经其父宇文化及和祖父宇文述老贼求情，方免一死。如此看来，他已成为一只伤虎，不值得惧怕。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受杨广所派，率一万兵马北进，有夺我霍县的迹象。这也形不成威胁。咱们西进关中时或绕霍邑而过，或聚而歼之，宇文成都的三十万大军都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怕他何来？”

“各路义军，特别是瓦岗军和夏王窦建德的情况如何？”

“李密登基坐殿，立为西魏王后，瓦岗寨，即现在的金墉城十分热闹，已有多路义军投入他的麾下。他正在秣马厉兵，有与各路义军联合抗击官兵或与咱为敌的迹象。原来我一直对李密让山东的绿林好汉们上山入伙很是诧异，今天才明白，原来官兵与李密激战，李密危在旦夕之时，正遇朔州之战败北的绿林好汉前来投奔于他，救了他的性命。”

“王世充还按兵不动吗？”

“仍然按兵不动。这家伙太狡猾，以洛阳需重兵守卫为借口，坐山观虎斗。是了，据报，他多次派人带着重礼到夏王窦建德的防地，看来是想拉拢夏王。夏王心地善良，虽然造反，食君之禄当分君之忧的愚忠根本没有彻底根除，加之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极有可能成为王世充的附庸。”

在李渊看来，窦建德非为帅才，就是拥兵百万，且投入王世充的怀抱，不足为惧，时机一到，歼灭也就是了。他最怕王世充出兵来犯，更怕各路义军联合起来与他为敌。便问：“应当进一步弄清瓦岗军与各路义军的作战意图，到底是想与官兵决战，还是与我为敌。”

亲兵孙义举来报：“大将军，西魏王李密派人下书来了，见还是不见？”

李渊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回答得非常干脆：“见，立即让他前来见我！世民，李密决不会派人来下战书，定是想与咱联合抗敌。我救过他的命……”

“据我所知，李密虽然被瓦岗军立为西魏王，权力却在徐茂公、魏征等绿林好汉手中。徐茂公他们要的是天下，并非感情。”李世民打断李渊的话：“父亲以前不是也这样认为吗？”

李渊言道：“为父是指现在，并非以后。我似乎感觉到机会来了。”

这时，一条粗壮的汉子走了进来。汉子深施一礼，正要说话，李渊喜道：

“啊呀呀，你不是孟乘风吗？咱俩山不转水转，又转到一起了。”

孟乘风面现悲戚之色："大将军，我好想你哟！龙门血战后，我谢绝了大将军的挽留，投奔瓦岗寨，大将军宽博的胸怀，善良的心地，却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并且有一种急于见到大将军的欲望。听说西魏王要给大将军下书，我便主动请求做下书人，为的是见大将军一面。大将军，这是西魏王给你的亲笔书札，请过目。"

李渊接过书札，只见上面写着：

李大将军明鉴：欣闻大将军举义，并连战皆捷，甚为高兴。遥祝捷报如雪，诸事顺畅。今书此札，非为他事，意在联合恩公共同抗击官兵，以立帝业。杨广无道，义军蜂起，惜各自为政，时有相残，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如此下去，何时灭隋？为达旧桃换新符之目的，小弟特约四十八路反王于四明山，以达集中兵力，一举灭隋之目的，结束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局面。昔，黄帝与炎帝结成联盟，击败蚩尤，齐桓公重用管仲，合纵联横，方才有其霸业。以我之见，若想大败昏王杨广，夺取江山，非建立联盟不可。今，杨广仍有人马六十多万，若不结成联盟，各自为战，总有一天会被各个击破，一败涂地，以故定于八月末各路反王在四明山聚会，共商反隋大业。恳请恩公届时参加，不吝赐教。

李渊阅罢信札，漫不经心地问："孟将军，这书札是西魏王的亲笔吗？"

孟乘风回答："此札为军师徐茂公拟就，西魏王所抄。徐军师十分厉害，上通天文下懂地理，诗词书画无一不精。西魏王有他这样的军师，又有丞相魏征辅佐，定能大业有成。大将军若与其结成同盟，一可去独立作战之苦，二可成其大业，名扬天下。在下以为，今反王遍地，惟西魏王势力强大，依附西魏王为明智之举。"

"孟将军所言极是，总有一天我会投于西魏王麾下的。我与西魏王为莫逆之交，他会收留我的。"李渊言道："孟将军定很劳累，就谈到这里吧，明日我亲自为孟将军接风洗尘。世民，你亲自安排孟将军休息。就让孟将军住宿东偏殿吧，那里的条件好一些。"

李世民答应一声，与孟乘风出了永泰殿。李渊望着孟乘风的背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八月中旬的夜不仅美，而且很是凉爽宜人。小秋风真可爱，拂弄着人的皮肤，虽然不如阳春三月的春风柔和，却也让人十分舒服。如同一个荆钗布裙，神志娴静，丰韵犹存的中年妇人。夜很静，渊冲恬淡。月亮清纯，匀称丰满，月光似乎有些淡雅，迷迷离离的，但却没有杂质，透着飘逸与空灵，就像一束幽香袭人的野菊花，一句清秀隽永的诗。偶尔出现星点儿动静，就像落花飘零在水上。

李渊推窗欣赏着这令人陶醉的夜色，腹中拟着给李密回札的腹稿，有一种心旷神怡的快感。

安排下孟乘风，李世民悄悄地踅回来。忙碌了一天，他很累，此时却无了睡意，因有些事他弄不明白，要向父亲问个清楚。他喝了口

浓茶："父亲怎的向孟乘风说要投入李密的麾下？是因为咱们的势力不如他大，还是有其他原因？"

李渊关上窗户："我知道你要向我质疑。兵不厌诈，为父这是用的缓兵之计，以防成众矢之的。李密要与反王们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官兵，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大事，咱们不能逆这潮流而动吧？我一怕官兵重新集结，以重兵击我，又怕各路反王合兵，与我过不去。今，反王们攥成拳头，欲与官兵决战，给咱创造了进军长安的契机，咱们必须稳住各路反王，反之，一旦激怒他们，等待咱们的是迅速灭亡。"

"我明白了。"李世民言道："给李密的回信如何写？"

李渊回答："我已基本打好腹稿，说于你听：西魏王明鉴：接贵王书札，阅罢高兴异常，夜不能寐。今饥馑并臻，反王遍地，自相残杀，急需有识之士将其集为一统，共同对敌。渊本想担此重任，惜举义未久，兵马有限，蒲州之役又损失多半，无力支撑统一之局面。况且渊举义太晚，与贵王相比天上地下，人微言轻，既无威又无望，难当大任。贵王志存高远，沧海可填，磊磊落落，日月皎然，且明事理，举大义，苍天可鉴，可歌可泣。天降大任于斯，斯亦不负天命，大业可成。日后匡扶社稷，君临天下者非贵王莫属。世民，这几句如何？"

"入情入理，只是过分美化了李密，贬低了自己。"

"这叫韬光养晦，以此麻痹于他。为父深诸此计，骗过了杨广，方有今日。今再用此计，骗过李密及各路反王，以争取进击长安的时间。不是为父太狂傲，凭李密的本事，给他个皇帝他也坐不了几天，君临天下者非为父莫属。再听下面的：反王们欲集于四明山，共商大计，难能可贵，渊极该参加。然则心有余而力不足，举义方才数月，又遇兵劫，万事待理，难有闲暇，以故难以亲往，抱歉之至。为表对贵王之忠心，对各路反王之敬佩，特派犬子元霸，骁骑将军董理率两千兵马前往四明山结盟、助阵，望贵王海涵。特献白银一万两，以补军资，亦示渊之诚心。渊以为：军师徐茂公、丞相魏征、飞虎将军秦琼等绿林好汉人品端正，有勇有谋，志如大鹏，可敬可佩，贵王当于以善待。除恩公秦琼，朋友雄信、伯当、映登等人之外，余者渊多不识，心仪已久，只是无缘拜见，憾也。待渊稍有转机、闲暇，即率兵投之、拜之。恳请贵王与众位弟兄理解、谅解。"

李渊说完，陷入了沉思之中，言道："这个腹稿不尽如人意，仅是个框架而已，还要精心修改，使之严密、确切，收到打动李密、徐茂公等人杰，以及诸反王之心，使其不疑、不惑，倾力与官兵决战的目的。"

李世民点了点头："我以为，一旦众反王与官兵打起来，咱们就立即发兵，西图关中，一时一刻都不能耽搁。兵贵神速，未睹巧之久也。"

“此言不差。太原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以为派谁留守太原最为合适？”

“大哥李建成尚可。”

“建成懦弱，己无主见，为父以为不可。”

“太原重地，岂能让他人留守？让裴寂裴长史助之，可保万无一失。各路反王与官兵决战打响，双方都无暇顾及太原。隋各郡县之守卫将士，亦不敢离开巢穴。建成与裴长史的主要任务是筹集、运送给养，想无大碍。”

“那就这样定了。”

“刘司马从突厥借来的十万兵马粗犷慓悍，酗酒成风，极难约束。若行以军法，怕其闹事，若任其胡为，更怕失去战斗力，颇为棘手。”

“要恩威并施，切莫动辄军法从事。我了解他们，一旦打起仗来就好了。”

二人几乎谈到平明，方才睡下。次日中午，为孟乘风接风洗尘，下午孟乘风便带上李渊的信札，回河南瓦岗寨去了。临行时李渊告诉他，数日后李元霸与董理便率兵马，携白银奔赴四明山，与各路反王见面，并参加与官兵的决战。孟乘风十分感动，表示一定向西魏王李密及各位反王将李渊不参加会盟的原因交代清楚。龙门城血战后，李渊不仅饶他不死，还高度评价了他的志向，他很受感动，今李渊已经举起义旗，更加看重于他，并给予了热情款待，他还能说什么呢？尽力为李渊做点事也就是了。

瓦岗寨设在河南滑县一带。初时翟让领导农民、渔民起义时，以地名为军名，起义军便称瓦岗军，以抢劫黄河上的过往船只为生。李密在杨玄感造反失败后，向翟让献计献策，要翟让鲜明地打出反抗隋朝暴政的旗号。同时亲自说服附近的多支义军领袖团聚在瓦岗军周围。在李密的策划下，瓦岗军一举攻破了要塞金堤关，打下了荥阳和数座县城。炀帝闻报，即旨河南讨捕大使张须陀率兵马两万前往镇压，中了瓦岗军的埋伏，官兵无一漏网，张须陀也丧了性命，从此军威大振。

隋大业十三年，即李渊留守太原的第一年，翟让与李密率精兵七千，攻陷了洛阳附近的重要粮仓兴洛仓，开仓放粮，救济饥民，得到了百姓的拥护，队伍更加壮大。既而在石河马大败隋军，在徐茂公等人的策划下，建立了政权，并策划了联合各路义军与官兵决战，先拿下洛阳，再以洛阳为根据地，进击长安，君临天下的战略计划。

此时的瓦岗军，已拥有兵马十五万，可谓兵强马壮，但若要独立作战，莫说拿下长安，就是攻下洛阳，也十分困难。因此，将各路反王联合起来，以李密为盟主，便成了当务之急。反王虽多，人马却大都有限，不成气候，惟有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以及李渊领导的山西起义军力量最大。徐茂公以为，窦建

德不会加入联盟，杜伏威自恃兵马众多，也很难成为李密的属下。对于李渊，徐茂公极为警惕，断定后来与瓦岗军争天下的非他莫属，也无让其加入联盟的侈求。但对这三路义军，他都以李密的名义发出了邀请，以防被抓住把柄。正与他所料，窦建德意在自己建立的小朝廷中发展，委婉地谢绝了邀请。人家不愿加盟，不好强求，况且窦建德的根据地非常巩固，百姓安居乐业，况且他拥有十万之众，不好得罪。出乎预料的是，杜伏威欣然接受了邀请，只是提出了一个极为苛刻的条件：一旦江山到手，平分天下，将江南原属南陈的地域归属于他，划江而治，而且保留退出的权利。即使不退出，独立作战的权利还是要有的。李密经与徐茂公、魏征等人商量，答复了他的要求。因为当务之急是遏止义军之间的相互争斗，一举夺得大隋江山。大不了像刘邦与项羽那样打下江山后再互相争斗罢了。

就在孟乘风从太原即将赶回瓦岗寨的时候，李密、徐茂公、魏征、王伯当四人聚在一起议论联盟之事。

这是八月十四的下午，太阳没睡醒似的，懒洋洋地照着。阳光隔着窗外射进刚落成不久的议事厅中。议事厅一共十二间，中间的厅堂长约十丈，北为王台，台下的空间整齐地摆放着百余个矮几，虽不十分豪华，却也不无铺张。飞檐翘翅，琉璃瓦顶，内壁画着饮宴、送行、征战、飞天等图画，色彩斑斓。王台上几案精致，龙椅耀目，左右各立一只栩栩如生的铜制仙鹤。仙鹤仰首敛翅，叼一纱灯。原来设计的是将领们议事的厅堂。因李密登基为王，便成了金銮殿。因战事频仍，未立上朝下朝的规矩，其作用仅为议事罢了。

李密身着黄袍，头戴冕冠，端坐如仪。他显然不太习惯，面相不太自然，而且不时地伸臂动腿，如同身上生了虱子。他学着天子的样儿，抑扬顿挫地道：“各位爱卿，窦建德与杜伏威的事儿就议到这里。四十八路反王已有二十三路答应至四明山会盟，估计到时还会有几路前来参加。其实多个少个都无所谓，正如军师所说，总共加起来不过十万人马。今，孟将军到太原给李渊下书未归，也不知李渊是何态度。若他能加盟，当为瓦岗之幸事。他是本王的恩公，若非他在弘化郡放了本王，本王何有今日？”

徐茂公摇着羽扇：“李渊此人，诡计多端，绿林好汉们与王世充的朔州之战，他竟不顾飞虎将军秦琼的救命之恩，暗中出兵援助王世充，可见他的心计颇深，极难操纵，他就是来四明山加盟，也是权宜之计，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大敌。杜伏威是一支明枪，他却是一支暗箭。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哟！”

“朔州之役时，李渊还未举义，助王世充一臂之力势在必然，无可非议。”

说话的是雄虎将军王伯当。他刚从战场上下来，征尘未去，仅仅脱去了盔甲而已。

丞相魏征原来是个土包子，虽然已具备了做丞相的才能，穿戴也

不俗气，却难脱土气和庄户人的执拗。他习惯地揉了揉不算难看的，肉墩墩的鼻子，嗡嗡地道："上医医国，其次医人。以我之见，咱们主动提出联盟一事，顺乎天，利于民，合乎事理。至于是否能把反王们全部联合在西魏王的麾下，尚在两可，不必过分追求，能联合多少就联合多少。强扭的瓜不甜，咱就是硬将无意加盟者捏在一起，也终会出现分裂。以我之见，既然李渊颇有心计，不加盟反而非为孬事。要紧的是咱们尽快拿下洛阳，然后进军长安，走在李渊之流的前头，一举夺取天下。想当年齐襄公被其堂弟公孙无知等人杀害前，襄公的弟弟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辅佐下逃奔莒国，其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在管仲的辅佐下逃奔鲁国。后为争王位，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几乎是同时回奔齐都临淄，小白先到，做了齐王，就是齐桓公。公子纠晚到一步，成了阶下囚。这是历史的真实，并非我魏征杜撰，咱们当做公子小白，不做公子纠。"

"李渊旷达良善，待人以诚，救人于危难，堪当君子，本王以为他不会在背后对我们怎样的。防着点儿倒是没错，可也不能风声鹤唳，把他看得那么坏。"李密向徐茂公道："军师，古之君子，不出恶言。本王以为人必自爱，然后人爱，人必自敬，敬后人敬，只要咱们真心待他，他会以诚待咱的，况且他又没做出于咱不利之事。"

徐茂公言道："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李渊实在是我的心头之患，防患于未然是应该的。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了咱瓦岗的利益，不管是谁，绝不可为情所累。我可以断言：李渊非真君子，他会借我们会盟并与官兵决战之时，西图长安。"

"西魏王以友情为重，不忘恩公，人之常情。军师计高一筹，高瞻远瞩，也不为过。我倒欣赏丞相的高论，不管李渊如何，做公子小白，不做公子纠，在短时间内消灭官军主力，拿下洛阳，抢进长安是明智之举。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谁夺也可。"王伯当道："若反王会盟，杨广必调集各路兵马来击，一场恶战不可避免，还是在如何对付官兵上作点文章吧。若继续今日打一个县城，明日夺一个乡，在小范围内兜圈子，天下是永远到不了手的。纵观古今，除宫廷政变外，打天下者无不打几场大战。昔，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之野大战三次，黄帝方才成为包括夏夷诸部中原地区的最高首领，被尊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夏桀与有缗氏激战，元气大伤，加速了夏的灭亡。武王与商纣大战于殷都郊外的牧野，商纣的主力被消灭，武王方才攻克殷都朝歌，才具备了释放囚徒，散鹿台财帛，开巨桥之粟，最后回师镐京，建立了周王朝的条件。如此先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魏征对王伯当这番高论大加赞赏，同时指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李渊时时提防是完全对的。他完全会如军师所说，乘机西图中原，但那是人家的权利，允许咱们争天下，人家就不能吗？不过，他就是西图中原，也并非易事，且不说越郡过县要损失兵力，仅潼关与长安之役就让他步履艰难。他总共有二十多万人马，除去守卫后方

的兵力和后勤将士，能攻城陷邑者最多不过十余万人马，打到长安城下也就消耗得所剩无几了。应该说对咱们是有害的，届时他若自命不凡，咱们便以重兵击他，他也就完了。”

“丞相之言不无道理，我却以为不会那么简单。”徐茂公正要发表高谈，孟乘风从太原赶了回来。

“孟将军，看你这高兴劲儿，定带回喜讯来了？”李密面现喜色。

孟乘风从怀中掏出李渊的信札：“大王一看就明白了。人家李渊荡涤胸中，无一毫之私累，可以言大矣。”

李密阅罢信札，交于徐茂公：“军师就读给诸位爱卿听吧。从这信中可以看出，李渊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可谓表率。本王以为他做不出小人之事，果然如此。这不，他不仅同意加盟，还无任何条件，难能可贵的是派他的第三子李元霸率三千精兵来援，还带上万两白银。元霸蒲州之役将号称天下第一的无敌将宇文成都打落马下，堪称华夏第一，有他前来助战，大事定了！”

徐茂公读罢信札，摇头道：“又是韬晦之计，何喜之有？李渊的确是个人物啊！如此以来，他就可以大胆地西进了。”

魏征、王伯当也有这种感觉，却又不好说这道那。李渊愿意加盟，还派来了人马，带来了白银，只是抽不出身前来会盟，又能说什么呢？

孟乘风言道：“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这次太原之行，李渊待以真诚，全然看不出有什么阴谋诡计。他的人马的确仅有二十多万之数，而且包括借来的十万突厥将士。这些将士任性不驯，极难管理，非精兵强将，要率领他们打天下，实在太难太难。元霸有力敌万军之能，从道理上讲，当助他西去，可人家却将元霸派来助战。就资财讲，一万两白银可买两千匹良驹，人家自俭而我费，能说他心怀叵测，图谋不轨？就是他有君临天下之想、之为，又有何错？咱们不是也对皇位虎视眈眈吗？”

最后，李密一锤定音：“反王们已陆续前来，诸事繁忙，还是把心思用在会盟上，不去议论李渊为好。与官兵的这场决战本王是打定了，胜败在此一举！”

三天后，李元霸与董理率三千人马赶到瓦岗寨，李密亲自出面迎接，并盛情款待。来此之前，李渊与世民反复叮嘱元霸，一不可多饮酒，二不可多说话，三要在决战打响后，打杀官兵之主帅、主将或三员大将后即回太原，不可恋战，更不可接受瓦岗头领们的挽留。并严令董理约束于他，不使其越轨。可他在李密为他举行的接风洗尘宴会上，就饮了过量的酒，说了太多的话，董理又是示眼色，又是岔开他的话题，却终不见效。李密不太计较，徐茂公却趁机套他的底里：

“少将军年轻有为，谁人不夸？哪个不敬？”

“小爷功夫超群，本事通天，谁敢不夸？谁敢不敬？总有一天小爷会左锤打死杨广、右锤打死宇文述、宇文化及父子，再劈了那个逞

能的宇文成都，夺了皇位，让俺父亲君临天下。不是吹，父亲手眼通天，你们哪个能比？”李元霸喷着酒气，张牙舞爪，自命不凡。

董理暗暗叫苦，言道：“少将军年轻，又多喝了些，嘴就没把门的了，诸位莫怪。少将军，不要再喝了，西魏王、徐军师和魏丞相忙得很，就到这里吧。”

李元霸将酒碗叭地一放：“怎么，你倒管起小爷来了，胆子可不小！小爷代表父亲前来会盟、助战，他们再忙也要陪小爷。西魏王、军师、丞相，你们说是吧？”

“极是极是。”魏征边给李元霸倒酒，边漫不经心地问：“少将军，你看这瓦岗寨如何？比太原差远了吧？”

“当然差远了。我们太原楼堂瓦舍到处都是，汾阳宫、晋阳宫又大又美，有天子气象，这破瓦岗寨能与其相比吗？住几个毛贼还凑合。”

徐茂公问：“少将军以为我们这瓦岗军如何？”

“小爷以为不怎么样，官没个官样，将没个将样。就说西魏王吧，穿上这身龙袍小爷怎么看怎么别扭，就像收敛起来了似的。你徐军事拿着这把羽毛扇子摇啊摇的，想学诸葛孔明是不？不学还倒好些，越学越不像人样了。再说魏丞相吧，标准的土得掉渣的土老冒。说句实话吧，小爷是冲着父亲的恩公秦琼来的，要是为了你们，小爷才不来呢。哼！”

“西魏王、军师、丞相，少将军真的喝醉了，满口胡言，请谅解！”董理拉着李元霸：“少将军，祸从口出，你要把他们都给得罪了，回去大将军可不会饶你。”

“怎么，你也教训起小爷来了？他们要是难为小爷，小爷还不干了呢！跟着父亲打天下多好。父亲心眼儿多，又有那么多人马。说句到家的。父亲打下天下来就能坐金銮殿，他们要是打下天下，皇帝佬儿谁做的是？这些反王们不打破头才怪呢！”

李密、徐茂公、魏征都是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的风云人物，谁也忍不下这种赤裸裸的羞辱，但他们却终于忍下了。因为他们通过李元霸的话，弄清了李渊的真实目的。三人相视会心的一笑，结束了这场对话。

反王们该到的都到了。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河北寿州王李子通、相州白御王高谈圣、山东济南王唐壁、济宁知世王王溥、苏州上梁王沈法兴、湖广楚王雷大鹏，与曾兵谏李渊的马邑校尉同名不同姓的山后定阳王刘武周、沙沱英王罗于突厥、幽州北汉王铁木耳、鲁州净秦王徐元朗、江陵大梁王萧铣、武林净梁王李执、明州齐王张称金、楚州楚越王高士达、陈州勇南王吴可宣、夏州夏明王高士远早就到了，各率兵马扎于四明山中。杜伏威、张善相、李芙蓉、薛举四个兵马较多的反王最后到达，加上李元霸，共计反王二十多个，兵马近二十二万，若再加上瓦岗寨的兵马，达三十五万之多。

八月仲秋之夜，月朗星稀，瓜果飘香。李密在四明山的大寨中排下香案，设下盛宴，举行与各路反王结盟仪式。李密言道："昏君杨广诛害忠良，弑父灭兄，欺娘奸嫂，无恶不作，饕餮放肆，纲纪驰绝，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为早日拿下洛阳，进击长安，建立新朝，本王决计会盟各位反王，以灭末隋。今天时已至，诸王皆归，为大吉之兆，大业成功，指日可待。"

徐茂公遂道："为保成功，需推立盟主，以统一调动兵马。在下以为，西魏王为最佳人选。西魏王品貌端正，人格非常，有勇有谋，出以公心，担此重任绰绰有余。"

李密为人谦和，将原本打家劫舍的瓦岗军发展壮大成在各路义军中势力最大的一支，又是联盟的首倡者，做盟主顺理成章，以故无人提出异议。然而，推选先锋官时却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河北寿州王李子通的元帅伍云召首先出列，叫道："小将愿为前部先锋！"

众反王循声看去，只见伍云召三十多岁年纪，中等身材，目若朗星，银盔银甲，仪表堂堂，确是非同凡响。

李子通介绍道："各位王兄，此为元帅伍云召，隋朝左仆射伍建章之子，为南阳侯爵。因昏君杨广诛杀了其父，又差宇文成都将南阳围了个水泄不通，杀害了隋朝三十多员上将。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之时，他杀出重围，投于本王，意在报血海深仇。据报，杨广已令宇文化及为元帅，宇文成都为先锋，纠集了二十八万人马，不日就会赶来与咱决战，请盟主给他这个报仇雪恨的机会，任他为先锋吧。他心装深仇大恨，武艺又超凡脱俗，定能不负盟主及众位王兄之望。"

李密还未做出反应，相州白御王高谈圣的大将雄阔海站了起来。此人年纪不过三十，身高八尺，膀宽腰圆，手执双斧，悍扬雄俊，从状貌看来，比伍云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叫道："伍元帅虽然与末将交情甚厚，这先锋官一职我却非要争到手不可。末将也与宇文家有深仇大恨，做梦也想将宇文成都劈成八半，云召兄，你就退出竞争，让小弟当这个先锋官吧！"

伍云召当仁不让："凡事该有个先来后到，小弟就不要争了，就做兄长的副先锋吧。若为兄拿住了宇文成都，你一根腿我一根腿将他劈成两半也就是了，功劳咱平半分。"

二人正在争执，李元霸跳了出来，叫道："有我李元霸在，这先锋官谁也别想争了去。论仇恨，小爷对宇文家的仇恨比你俩大，论武艺你俩合起手来也不是小爷的对手。宇文成都的狗屁爷爷宇文述苦苦害我父亲，陷害不成，又派人截杀，若不是恩公秦琼，父母与弟弟的命就没了。宇文成都率三十万人马犯我蒲州，夺去近十万将士的性命，你俩说这仇大不大？小爷曾将宇文成都狗儿子打落马下，你俩动着他狗娘养的一根毫毛了吗？西魏王，你这盟主也该有个盟主的样

儿，一锤定音，让小爷做了先锋官吧！”

徐茂公早与李密、魏征计议过，无不认为先锋官一职非李元霸莫属。今见李元霸非要当先锋官不可，心中大喜。徐茂公不慌不忙地道：

“三位将军不要再争了，山人有一妙计，可定先锋官人选。此计极为简单，以武选优，如何？”

李元霸首先表示同意，伍云召与雄阔海自知技不如元霸，却又不想丢人现眼，也答应下来。为了以示公正，徐茂公将十个比武项目写在纸片上，做了十个阄，放在几案上，让李元霸、伍云召、雄阔海每人抓了一个。李元霸抓了一个“力”字，伍云召抓了一个“箭”字，雄阔海抓了一个“马”字。徐茂公将这三张纸片出示给众位反王，然后道：

“力者，比试力气也，箭者，比试箭法也，马者，比试马上功夫也。不言而喻，胜者便是先锋官。咱们先举行结盟仪式，仪式结束后再行比试。”

结盟仪式也很简单，焚上线香，起过重誓就成了。仪式过后，反王们来到校场，在朦胧的月光下观看比武。

先比试力气，举起那个千余斤重的石碾磙者为赢。伍云召首先出场，用尽平生之力，将石磙搬至胸部，然后大喝一声，将石磙举过头顶，但却头摇腚颤，站立不稳，仅举了眨眼的功夫，便支持不住，咕咚放了下来。雄阔海第二个出场，他的力气比伍云召大，双手抠着石磙的凹陷处，“咳”的一声举了上去，但却很是勉强。李元霸出场后，轻而易举地将石磙举过头顶，而且连举六次，面不改色心不跳，如同在天上不安生、下凡来到人间取乐的大力神，引来众反王的阵阵喝彩之声。

接着比试弓箭。靶子在百步之外，靶盘不过巴掌大小，在月光下很难看得清楚。李元霸首先开弓，连射三箭，箭箭中的，而且皆中红心，射透了半尺厚的木制靶盘，仅露羽翼。雄阔海也连中三箭，但却仅仅箭头进入靶盘，而且皆未射中红心。伍云召的箭法并不比雄阔海差，却因害红眼病，影响了视力，仅射中两箭。

比试马上功夫使比武达到了高潮。伍云召骑一匹蹄大如盘，血红而无杂色，如同狻猊般的大宛马，再配上他那在月光下光点闪烁不定，如同全身布满了星星般的银盔银甲，十分雄壮。他先打马跑了三圈，便忽忽耍动起长八尺有余，重约十几斤重的亮银枪。前挑蛟龙出水，后挑怪蟒翻身，左轮天女散花，右刺流星划天。式式相连，招招对路，直耍得月光似冰，星斗大乱，其枪技不逮罗家枪法。

未等伍云召下场，性烈如火的雄阔海便一拍胯下的乌锥马，挥舞着两把足有二十斤重的板斧，“哇哇”怪叫着驰入场内。板斧如同两只巨鹗，上下翻飞，左右翱翔，上劈下剁，左劈右砍，直杀得月光抖索，观众目眩。那马也极通灵性萧萧嘶叫，与雄阔海配合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

李元霸嗤之以鼻，且出奇得冷静，观察着雄阔海的一招一式，寻思着如何施展锤艺，打掉伍云召和雄阔海的嚣张气焰，赢得更多的掌声。偏偏胯下的白龙驹无了耐性，又是刨蹄又是长嘶，终于忍无可忍，雄阔海还在绕场炫耀，便如利箭，冲入场内。雄阔海的乌锥马以为李元霸要袭击自己的主人，回头便走，驮着雄阔海逃离了校场，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李元霸年纪虽小，鲁莽狂傲，心眼儿却不太少。心里话："我若也仅与他们那样大显身手，不无雷同，也难看出个上下高低，不如多耍几个花样。"这么想着，将双锤插在腰间，耍起了马戏，身体一拔，双腿立于马背之上，连翻几个斤斗。接着来了几招海底捞月、釜底抽薪、金鸡独立，轻盈灵活，静如处女，动似脱兔，立如巨钟，技艺高超精湛，观众大叫其好。

伍云召叫道："这算什么马上功夫，杂耍而已！"

雄阔海大喊："到百戏场上演出去吧，这里是战场！"

"小爷是在舒活筋骨，好戏还在后头呢！"李元霸从腰间拔出双锤，哨地一碰，舞将起来。

李元霸的锤法师承紫阳真人，沉毅凶狠，收放有序，一招一式都有讲究。独龙偷穴、双虎下山、山前偷桃、山后摸瓜……无一不是师傅真传。直要得玉兔掩面，星斗入帷，黄沙飞起，尘土飞扬，气势如同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待绝招用毕，良技献完，他仍不尽其兴，俯身扬锤，向着那静静地躺在地上的石磙打去。随着一声巨响，石磙碎裂，碎石飞溅，火花一串。

谁输谁赢，一眼看得明白，在一片击节赞叹声中，徐茂公朗声宣布："三位将军比武，各有千秋，李将军技高一筹。以故李将军元霸为先锋官，领兵三万，抗击官兵！"

李密以盟主的身份道："鸷鸟累百，不如一鹗。有李将军头前开路，加之各位王兄用命，何愁隋朝不灭？不日攻打洛阳，打煞王世充的嚣张气焰，为进击西京长安打下良好的基础。董理董将军，你务要辅佐好李将军，争立头功！"

伍云召与雄阔海都是正人君子，既然技不如人，只好甘拜下风，向李元霸表示祝贺的同时，请求投于李元霸麾下，做个副将。

李密非常赞成，言道："要做就做个副先锋，做个副将太低就了。本盟主宣布，伍云召、雄阔海二位将军为副先锋，与李先锋官同心联手，共创佳勋。"

伍云召、雄阔海十分高兴，李元霸也非常喜欢这两位大哥，三人搂抱在一起，跳着、叫着，大寨肃穆、冰冷的气氛中，吹进了一股春风。

接下来，反王们通过了"约法三章"，选定了进兵日期，安排了驻地，然后便大开宴席，庆贺会盟成功，张张扬扬，一直闹腾到平明方散。

反王们要在四明山结盟，共同对敌的消息十天前就已传到长安。杨广闻报，惊得将怀中的娇娥扔在地上，立即传谕丞相宇文化及、兵部尚书司马贵进宫见驾，连夜下令从各郡县抽调兵马，赶赴四明山平叛，严旨将义军围于四明山中，不使他们越雷池一步，以保洛阳的安全。同时派快马至东都洛阳下旨，要王世充进一步加固城池，保洛阳万无一失。反王们大都将兵马带至四明山，各郡县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其兵马已无用武之地，杨广很快就集中了二十余万将士，亲点宇文化及为元帅，宇文成都为先锋，林澹然的徒弟、绰号药师的李靖为军师，走小路日夜兼程，杀奔四明山而来。众反王准备次日攻打洛阳城，他们当天夜里就将四明山围得如同铁桶一般。

兵贵神速，果然不差，李密不听徐茂公、魏征火速围困洛阳之言，铸成大错，致使由主动出击变为被动防御。其实，并非怨李密无能，实在是宇文化及太狡猾了。他接受了宇文成都大张旗鼓，招摇过市，无所顾忌地进攻山西的教训，偷偷摸摸进兵，而且拣小路行进，瞒过了盟主李渊及众位头领。就连老谋深算的徐茂公、魏征也被蒙在鼓里，他们要李密火速进击洛阳，仅是对兵法的执行和利用。

既然被官兵围困，就要面对现实，重新制定策略。硬拼是下策，就是能突围，必然损失严重，无了战斗力，什么拿下洛阳，攻陷长安，夺取皇位，统统是痴人说梦。要想既保存了势力，又能重创官兵，突出重围，非智取不可。然而，如何智取却是一大难题。诱敌深入？宇文化及肯定不上当。调虎离山？宇文化及也不会上钩。行围魏救赵之计，不失为上策。若出奇兵包围洛阳，定能解四明山之围，但兵力从何而来？求李渊，李渊决不会出兵，求土财主窦建德，窦建德也不会救人危难。若用反王之兵，除非能突出重围。如果能从宇文化及的网口钻出去，围魏救赵之计也就无必要行施了。还是徐茂公有办法，他忽然想到了飞虎将军秦琼，便传秦琼来见。

秦琼的确是个忙人，既要管好自己所率的三万人马，还关心着其他反王的饮食起居、将士管理，一天到晚没有闲暇。听到徐军师传唤，方才停止与属下的谈话，打马来到了中军大帐。

徐茂公开门见山，问秦琼与李靖的关系如何。秦琼毫不隐瞒，将数年前的正月十五日，受济南郡守所托，入长安送寿礼，时任主簿的李靖如何礼遇，如何嘱他不可在长安城久留，并赠其一个包儿，救他与王伯当、谢映登性命一事如实端出。徐茂公双手一拍：

“此计成了！”

秦琼不知底里，追问其故。徐茂公言道：“今宇文化及率二十余万大军围困这四明山，若不突围，必被困死，若要突围，必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以山人之见，计取为妙。李靖既然在与你向无交情的情况下救你性命，说明他看中于你。山人今派你改装打扮，偷入李靖的营帐，求其网开一面，也许能够成功。”

“莫说为了突围之事，军师就是让我秦琼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

辞。”秦琼行侠仗义，又对徐茂公极为崇拜，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言道：“军师就以魏王的名义修书吧，我定倾心竭力，争取大功告成。”

徐茂公将羽扇摇了三摇：“你此去见李靖，以私人名义为好。私情最能打动人心，若以西魏王的名义，肯定不会成功。以故这书札还是不写为好。”

秦琼做事钉是钉铆是铆，凡答应的事情必真心实意地去办，而且喜速战速决。当夜便赶奔李靖的大帐，向李靖的亲兵一言一蔽之：“我是你们李军师的朋友，有要事相告。你不必问我姓名，就说一个黄面皮的汉子求见。”

李靖得报，知是秦琼到了，热情地将秦琼让于大帐之中，屏退了左右，言道：“小弟不必言明，山人早知你的来意，你定是受西魏王或军师之托，前来求山人网开一面的。”

“李军师神机妙算，神机妙算啊！”秦琼极为佩服。

李靖淡然一笑：“非是山人神机妙算，是因为山人对你们的徐军师太了解了。今官兵如狼似虎，义军要想突出重围，起码要损失一半人马，如此以来，义军的前景便十分暗淡了，莫说拿下长安，能否攻陷洛阳还是个谜。我李靖也是正义之人，早有结交众反王，特别是西魏王、徐军师或丞相魏征之意，以便留条后路。好吧，今夜拂晓时分我想办法调开中军大帐周围的兵众，你们从中军大帐处突围。不过必须有个条件，那就是让李元霸打头阵，一举拿下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一死，官兵的战斗力便去了十之有三。今夜拂晓前行动，要悄悄进行，不可有丝毫疏忽。”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秦琼虽然刚强，却仍然被感动了，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李军师，前者你救了在下与诸位兄弟性命，在这义军生死攸关之际，你又慷慨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其良善之心天地可鉴。我秦琼朋友遍天下，又与军师不期而遇，是一种缘分。我与弟兄们一定珍惜这份情意，记住你的大恩大德，知恩图报！”

李靖言道：“你等弟兄胸怀大志，有情有义，甘为朋友两肋插刀。今又上顺天命，下遂人意，揭竿而起，大受我尊敬。大隋气数已尽，少则数月，多则数年就会大厦倾塌，任何一个华夏子孙，都有责任重垒台基，修九级之塔，我也亦然。可惜时机未到，不可早与你等弟兄共创大业，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至于报答，大可不必，祸莫僭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图报者非君子也。小弟，你快走吧，这里不是久待之地。”

“兄长，小弟这就回山！多多保重！”

秦琼回到大寨，向一直翘首以盼的徐茂公、李密、魏征汇报了山外之行。徐茂公当机立断，即传李元霸、董理、伍云召、雄阔海来见，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李元霸闻言，简直兴奋到了极点，言道：

“宇文成都，想不到你又到这四明山作祟，冤家路窄，今夜就是你的忌日！”

伍云召、雄阔海也跃跃欲试，竟“喜极不得雨，泪尽方一洒”。好一会儿，方才异口同声地要求李元霸莫贪天之功为己有，一旦捉住宇文成都父子，其功当与弟兄们共同分享，李元霸一口应下。

回到先锋大帐，董理叮嘱道：“少将军，今夜是个绝好的机会，千万不可错过，如果夺了宇文成都或宇文化及性命，即刻回太原去。咱们离开太原前大将军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一定照计而行，可不能任性哟！”

李元霸不无反感：“你整天在小爷耳边叨扰，烦不烦？小爷心里透亮着哩。若不是为了除掉宇文成都那狗杂种，我才不来这鬼地方呢，助父亲夺天下要紧。若是父亲做了皇上，小爷就是皇子。”

离拂晓还有半个时辰，正是月落星稀，天色最黑暗的时候。原本风平浪静，如同天籁的夜，突然被大风打碎，苍翠的山林成了波涛汹涌的海洋。鸟兽被从梦中惊醒，叫声此起彼伏。

义军弃了辎重，按照定好的顺序悄悄向宇文化及中军大帐的方向行进，马蹄声融入了林涛和鸟兽们的嘶鸣之中。走在队伍中间的徐茂公向李密道：

“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啊！只要咱们过了这一关，定要为李药师修建生祠，塑其金身，世代供奉！”

李密也感慨不已：“是啊，他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修道立德，不羡蛲螂秽饱，真君子也！”他痛定思痛：“若听军师与丞相之言，洛阳城早就成咱们的了。如此以来，要费多少周折啊！但愿苍天佑护，使义军冲出重围，少受伤亡。”

“能冲出重围，就已难能可贵，想不受或少受伤亡，仅是一厢情愿罢了。宇文化及心狠手辣，就是李元霸能治宇文成都于死地，他也不会被震慑住，倾全军追赶已成定局。”魏征望着前面的大队人马，又向后面的大队人马扫了一眼：“将秦琼、伯当、映登、咬金、印瑞等武艺高强，又善谋略的众位兄弟作为后队是对的，前有元霸，后有他们，损失也许会小一些。”

行进在最前面的李元霸、董理、伍云召、雄阔海一改平日的张扬，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宇文化及中军大帐的方向，谁也不吭一声，仿佛是四个哑巴，尽管他们一直疑惑李靖是真心还是假意。就是真心，用什么办法调开这里的兵力。

渐渐的，宇文化及中军大帐的轮廓出现在目光之中。大帐的确大，黑乎乎的，如同一座小丘，周围形状各异的帐篷相形见绌。这里正对山口，地势还算平阔，虽然视线模糊，却能感觉出安静的氛围和官兵们正在梦中神游的温馨。李元霸粗中有细，不敢大意，向伍云召与雄阔海道：

“二位兄长，你俩亲自去营盘探察一番。”

伍云召与雄阔海下了战马，徒步钻入黑暗之中。

又行二里许，离宇文化及的中军大帐不过一里多的路程，李元霸下令停止前进。命令刚传达下去，伍云召与雄阔海便赶了回来。伍云召道：

“启禀先锋官，营盘中除流动哨之外没有多少人马，而且无不进入梦乡，真不知李靖用何法调走了大队人马，难道他真有撒豆成兵，收豆兵撤的本事不成？”

雄阔海的音域太宽，嗓门过大，于是便将嘴巴对准了李元霸的耳朵：“放心通过就是，没他娘的啥事。只是不知宇文成都那该死的是否在营盘之中。”

“好！咱这就打狗日的！”李元霸的大巴掌一挥：“弟兄们，是死是活就看这一马叉了。冲啊！”他一马当先，冲在最前边，如同出笼的虎，入水的龙。

霎时间，人喊马嘶，地动山摇，义军将士如同洪水猛兽，冲向敌营。都说火山的爆发气势磅礴，此时的气势比火山的爆发还要剧烈、强大。

传言李靖跟师傅林澹然学到了通天本事，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撒豆成兵，知人过去未来，其实他哪里有那么大的本事，因饱读诗书，懂兵法，善诊断罢了。送走秦琼后，他找到宇文化及，以东西两个山口通山中的沟底地势平坦，义军从这两个山口突围的可能性最大，不得不防为由，说服宇文化及将这扎在南山口的人马三成调走了二成。宇文成都想到东山口驻扎，他劝说宇文成都留在了其父身边，以保护宇文化及的安全。如此看来宇文化及似乎不太聪明，其然不然。李靖是其军师，他对李靖深信不疑，李靖之言他能不听？

此时，宇文化及与宇文成都还在酣睡，忽听喊声如潮，知义军从这南山口突围无疑，便披挂上马，率领两万多兵马迎战，以争取时间使扎在东、西两个山口的十数万人马来援。然而，将士们大都被从梦中惊醒，不待穿戴整齐，李元霸已率众冲了进来，并且下令兵分两路，一路赶杀左边之敌，一路斩杀右边之敌，让出中间的大道好使大批人马突出重围。宇文化及看局面已不可收拾，怕丢了性命，在众亲兵的掩护下逃之夭夭。主帅逃去，官兵将士无了主心骨，纷纷逃命。这时，如果宇文成都杀开一条血路，定能逃出去。可生性自负、骄横的他发现了正在砍瓜剁菜般杀人夺命的李元霸，不由怒从胆边生，丢下伍云召和雄阔海，拍马奔向李元霸。此时天已拂晓，十几步内便能看清什物，李元霸一眼发现了宇文成都，心中大喜，叫道：

“宇文成都，小爷正要寻你报仇，你却自己找上门来了，看小爷不将你碎尸万段！招家伙。”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宇文成都也还以眼色：“李元霸，今儿个爷非要报前仇不可，不将你抽筋扒皮誓不为人！”

两个虎将，一个为寻仇而来，一个为复仇而战，无不钢牙紧咬，

心毒手狠，使出所有的本事，刚接战便杀得飞沙走石。也不讲什么路数，不计什么合数，只是乱杀胡砍，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恨不得将对方一举拿下，以解心头之恨。伍云召、雄阔海报仇心切，欲要前来助战，被李元霸斥退后另寻他人厮杀。董理受李渊之托，看护元霸，虽不助战，却不离其左右。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宇文成都原本不是李元霸的对手，又因大病一场，元气大伤，难以抵挡李元霸的双锤，渐渐不支。其三个副将为救他性命，联合前来救援。元霸性起，力敌四将。先一锤将一敌将打得口吐鲜血而死，又两锤一分，打杀了另外两个敌将的性命，再故技重演，将宇文成都打落马下。然后一招蛟龙探海，一把抓住宇文成都的勒甲绦，将其提上马来，接着抓住宇文成都的双腿，“嗨”的一声，劈作两半。无敌将宇文成都走完了其仅二十多年的人生里程，迈过鬼门关的门槛，走上了通往阎王殿的道路。不知前来捉拿他的追魂鬼们是否被他吓一跳？是否能使他的躯体恢复原状。

李元霸杀了仇人，分外开心，正要抡锤再战，被董理喊住。董理言道：

“少将军，你已杀了宇文成都，完成了使命，该乘乱回太原去了，大将军需要你啊！”

“小爷差点忘了。咱这就率领三千弟兄回太原去！”李元霸言道：“董将军，速集合人马，走他娘的！”

李元霸带来的三千人马多为精兵强将，因都清楚回太原的事，便一直没离李元霸左右，不一会儿便集合在了一起。稍稍点了卯，发现仅有数人受伤，数匹战马阵亡。董理大喜，急令坐骑阵亡的将士换上捉来的马匹，三千匹良驹驮着三千员战将，一声呼哨，旋风般地向南奔去。伍云召与雄阔海不了解情况，也随队而行。待驰出三十余里，方才感到不对劲。因为根据战前的安排，突围后应当由南折向东北，在洛阳一带集结。伍云召便问李元霸道：

“先锋官，你怎的还继续向南突围？”

李元霸回答：“不瞒二位兄长，出征前父亲嘱我，待杀了敌之主帅或主将，最低也要夺敌三员大将性命后即回太原。今小弟已劈了先锋官宇文成都，打杀了敌三员大将性命，完成了任务，还留在这里做甚？对不起二位的是一时性起，忘了二位的嘱咐，二位兄长没能享受惩治宇文成都狗杂种的快乐。”

“啊呀呀，这就是小弟的不是了。小弟独自劈了宇文成都也罢，怎的不将回太原的事早向我与伍将军言明？让我与伍将军枉跑了这许多路程！”雄阔海道。

李元霸得意地一笑：“小弟意在让你俩随我到太原效力。二位兄长人好武艺也好，跟着我父亲杀敌定有出息。回到太原后小弟就与二位兄长结拜为兄弟，待父亲做了皇帝，你俩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子。别犹豫了，跟小弟走吧。跟着那些反王们干有什么好？他们成不了气

候。”

伍云召摇摇头：“跟李大将军征战，实在是好事。不过寿州王有恩于我，我不能背主而去。请小弟告诉李大将军，以后有了机会再前去效力不迟。”

雄阔海摆着大巴掌：“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今日有幸与小弟共同抗敌，幸事一桩，当顺小弟之言而行。然则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相州白御王待为兄不薄，我也不能另投新主。再说，凡事有个先来后到，弃先投后有失人格，我看就免了吧。”

李元霸十分执拗，又是讲道理，又是吹胡子瞪眼，非要伍云召、雄阔海随他前去太原不可。董理劝道：

“少将军，人家不乐意，你何必纠缠，回太原要紧。再说，今众反王的人马肯定还没完全撤出，就是完全突围，宇文化及也会率众围追堵截。二位将军还要回队杀敌，救主立功，你就别强拉硬扯了。”

这时，就听身后传来了激烈的喊“杀”之声。很明显，宇文化及已组织兵力，向义军的大队人马开刀了。李元霸这才打消了让伍云召与雄阔海去太原的念头，言道：

“二位兄长，后会有期，小弟走了！”

“祝小弟一路平安！”伍云召与雄阔海言罢，掉转马头，向北而去，等待他俩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战。

李渊已调齐了十六万兵马，装载好了辎重，安排好了太原及诸郡守城事宜，单等四明山众反王与官兵之决战打响，李元霸率众回归，去了后顾之忧，就统兵西下，一路打杀下去，达到最后夺取西安，君临天下的目的。

四明山战役打响的第八天，李元霸回到太原，李渊问明战况，立即发布命令，令李建成为镇北将军，与裴寂留守太原，输送给养，保卫大后方。以大都督李世民为领军，李元霸为先锋，自任大元帅，一路烟尘，向西杀奔而去。两天后大军至灵石县，在贾胡堡扎营。这时，探马先后报告了两个消息，一是众反王刚突出重围，官兵便扑了上来，经三天三夜厮杀，官兵人马损失过半，义军的人马也损失三成以上。若继续激战下去，损失会更加惨重。宇文化及已经力不可支，传令王世充发重兵救援，王世充仍以怕洛阳有失为借口置之不理。宇文化及怕全军覆没，有率余众逃回长安的迹象。目前两军正处于胶着状态，宇文化及挂出了免战牌，义军虽仍不甘心，却无力将其一口吃掉，虽对洛阳垂涎三尺，但无攻打洛阳之机，怕的是一旦围了洛阳，成前后夹击之势。二是隋武牙郎将宋老生率三万人马扎于霍邑县，挡住了李渊的西去之路，发誓要与李渊斗个你死我活。

秋雨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从十天前开始，一直没有停下。风不太大，却很凉。这秋雨连绵的天气，毁坏着人们的心情，使人平添了许多愁绪。

义军将士没有入住民房，都在雨中的帐篷中。帐篷已经湿透，雨

水滴滴嗒嗒地落在里面，打湿了地面和铺盖，不用说睡觉，做饭都成了问题，因为柴草很湿，极难点燃。面对这不死不活的天气，出发时还情绪高涨，生龙活虎的义军将士，无不愁眉苦脸。若这雨继续这样下下去，一颗颗火热的心有被浇冷的危险。

李渊的中军大帐设在营盘中间的那棵枝叶茂密的桧树下。桧树生命力很强，虽然叶子黄了，被风和雨摧残着，却硬是不落，书写着仲秋末的风韵，沙沙地弹奏着生命的乐章。尽管有这棵巨桧的冠盖为中军大帐遮风挡雨，尽管蓑衣、油布、油纸伞多一些，却还是难以抵御雨这精灵的侵蚀，里边的大半个空间仍未逃脱被打湿的命运，用来支撑帐顶的柱子周围积了一汪黄色的水，水滴落在上面溅起一串串水花，而且叭叭作响。

接到探马送来的军情后，李渊既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官军与反王们战事激烈，损失惨重，而且争斗还远远没有结束，兵力损失会越来越大。不知河南瓦岗寨、洛阳一带是否也像山西这样秋雨连绵？若是这样，双方都会耐不住性子，胶着状态很快就会被打破，你死我活的大战又会开始。最理想的结果是反王们彻底打败宇文化及，然后攻打洛阳，再与坐山观虎斗的王世充打上几仗，那时，两虎争斗，必有一伤，不伤者也会元气大伤，这就为他西图长安创造了有利条件。发愁的是这不死不活的鬼天气，这样的天气对行军打仗住宿都带来了无限的麻烦。将士们的志气再大，热情再高，睡不宁吃不好，情绪、身体就会受损，一旦到了吃不消的程度，就会厌战。如此以来，希望就会变成失望，胜利就会成为幻想。

他在大帐口站了足足半个时辰，苦苦分析着形势，思索着对策，自语道："小毒让人兴奋，大毒使人死，最难的是纠缠不清。数次血战都使我没有什么愁绪，眼下竟让这可恶的天气给难住了！"

"老爷，用茶吧，没有不停的风雨。"孙义举从火堆上倒一杯开水递给李渊，李渊接过来，他感到那么温暖，心中也增添了些许舒服。很明显，这是茶水和发烫的茶杯的赐予，由此也引起了他的感慨："这雨何时能停？老天爷何时秋阳高照，给将士们一个好心情？"

他饮下这杯浓茶，愁绪似乎被茶水稀释，便让孙义举将地图平铺在几案上，用那把出征前工匠们特意为他制作的、上面画了一条张牙舞爪的龙的油纸伞遮着，又沉入了思考与观察之中。纸伞是用桑皮制造的厚纸浸了桐油做成的，桐油的气味浓重、刺鼻，弥漫了整个空间，离传播源最近的他却好像没有闻到，手指点击着霍县的位置，想啊，想啊，以乎欲将这秋雨想得烟消云散，将扎在霍县与他作对的隋武牙郎将宋老生点击得头破血流，直到死去。

灵石县在山西中部偏南，汾河中游，离太原不足二百里路程，而且道路宽阔，行走方便。霍邑县在山西中部偏南，汾河中游。西汉治县，东汉改称永安县，隋改为霍邑县，简称"霍县"，离灵石县的贾胡堡有数百里路程。因此县属山西管辖，李渊对其较为了解，只是未能

前往视察过。霍邑县离东南方向的霍山不远，霍邑县之称谓由霍山而来。因霍邑是个小县，人口无多，经济不够发达，城池规模较小，城墙自然谈不到高大结实。数年前知县舒辞方欲筹款改修城墙为砖城，激起民变，伤了好多人命。舒知县被迫离职，换上了杨素的亲信杨期员。杨素因儿子杨玄感、杨玄奖、杨玄纵造反受到连累，倒了大霉，杨期员也随之倒台，被革职查办，几乎是光着屁股回了原籍。据说成了疯子，去年春上惨死在大粪坑中。新来的知县姓鞠名高中，是吏部尚书鹿源武的远房亲戚，论辈分叫鹿尚书表叔。此人十分圆滑，八面玲珑，不讨李渊喜欢。李渊举义前夕，曾以送白银修建晋阳宫为名受到过李渊的接见。观其貌而知其心，李渊看他眼神浮动而暴露，鬼头鬼脑，为心术不正之人，心里不悦，但却格外热情，不仅褒扬了他，还设宴款待。李渊记得很清楚，鞠高中走后，柱儿提出异议，说是不该对这等獐脑鼠目的讨厌之人如此礼遇，他是这样解释的：礼小人，爱君子，古之训也。柱儿好长一段时间没解开这句话的意思，后来请教李世民，方才恍然大悟：之所以给小人以礼，是怕小人背后作祟。

李渊边看边想，竟产生了连锁反应，又由鞠高中想到了武牙郎将宋老生。宋老生，河南洛阳人，武举出身。此人十八般武艺无一不通，尤善棍术，各种《兵法》皆烂记于心，尤喜《孙膑兵法》。若论排兵布阵，少有人能与其相比。他性格执拗，刚正不阿，认准的事天王老子也难让他改弦易辙，是隋朝为数不多的忠臣良将。李渊与他认识，没有很深的交情，却对他的为人和排兵布阵十分欣赏。今杨广派他率三万人马扎于霍邑县，阻义军西进，可见对他的信任和重视。他必感皇恩之重，以死报答，可见劝其投降，或让开道路，根本是不可能的。

李世民来到大帐，看李渊陷入了沉思之中，便向孙义举做了个“不要惊扰”的手势，蹑手蹑脚地脱下蓑衣挂在柱子上，然后一声不吭地坐在火堆旁，烤着被雨水打湿的袍袖。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仅占其一，如何攻城破邑，当止则止啊！”李渊自语着抬起头来，这才发现了李世民。言道：“世民，将士的情绪如何？”

“食宿皆不理想，情绪越来越低。如此下去，必生变故。这鬼天气，竟下起来没完了，诚心与咱作对。”李世民用木棍拨着火堆：“好多将士因生不着火，做不成饭，出发时带的干粮快用尽了。有的大概是喝生水的缘故，闹起了肚子。我已令随军医生救治，以防出现大疫。”

李渊坐到火堆旁：“今秋雨连绵，将士情绪不高，道路泥泞，天时、地利都不在我们一边，为父以为应当机立断，回军太原，待入冬后天气好转再进军不迟。”

李世民言道：“我正为此事前来与父亲商量。我以为应当一鼓作气，拿下霍邑县，收拾掉宋老生和鞠高中为宜。令行无变，兵行无

猜，方能轻者若霆，奋敌若惊。如此办理，一可不失威望。二可提高士气。若回兵太原，看似稳妥，却有数个大弊。这一，出征时的誓言未能兑现，必造成朝令夕改将士日后对军令不以为然之弊端。这二，敌以为好欺，会增强敌之斗志。这三，知难而退，以后若遇更大的困难，将士必望而生畏，难有进取。为今之计，只有迎难而上，才能振奋军心，为最终夺取长安奠定良好的基础。只要冒雨行军，不出六天便可到达霍邑。尽管宋老生能耐很大，又有鞠高中辅佐，却因兵力太少，消灭他们估计不会太难。”

“道路泥泞，路途又远，若强行西去，将士必疲惫不堪，一旦痢疾流行，会损兵折将。不爱惜将士的将军，不是好将军。当止则止，当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

“兵之情主速，怎能因道路泥泞而退缩？做大事不计小节，死几个人又算得什么？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我已调查过，主张进死者十之有八，若回兵太原，会凉了将士的心。”

“心凉了可以再热，人死了却不能复生！”

李世民第一次与李渊争论。一个主张进兵，一个主张退兵，争得面红耳赤。二人稍有停顿，又争论起来。

“今，官兵主力与众反王鏖战，无暇顾及于我，若回兵太原，错过战机，贻害无穷。莫说等到冬初，十天八日之后官兵与反王之战就有结束的可能。那时，即使官兵无力他顾，反王们也会阻我们西进。到了那时，悔之不及！”李世民言道。

李渊针锋相对：“为父之所以此时西图长安，抓的就是这个战机。至于我们拖延些时间，也造不成被动。以我看来，到了冬初，官兵与反王们双方的兵力就损失得差不多了，哪一方也无力阻我西进！”

“就算他们双方的兵马都所剩无多，有五至六万人马相阻，就够咱对付一阵子的。今宋老生的三万人马阻于霍邑，父亲就望而却步，若有五至六万兵马作拦路虎，父亲会望风而逃了！”

“世民，你小子不用激我，这太原我是回定了。我是兵马大元帅，又是你的父亲，由我说了算，还不到你说了算的时候！”

“兵者，国之大事，不可武断，当择善而从。我是为了父亲好，方才言语过激了些。可我是兵马大都督，又是这支西征军的领军，不禁有权陈述自己的主见，也有权调动兵马。父亲若以大元帅及长辈的身份阻止我开口，就……就太过分了！”

李渊气得团团转，但却终于冷静下来，言道：“世民，好一匹难驯的良马。你回帐去吧，让我再好好想一想。告诉将领们，多关心一下将士的饮食起居，多与将士们促膝交谈，以提高士气。”

李世民边披蓑衣，边捶着干咳的李渊的背：“军事之争，非有不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请父亲多听听他人的意见，万万不可独断。争则明，不争则暗，只有广开言路，方能做出正确处理。父亲不

是常用管子‘言室满堂，言堂满室，是为圣王’的名言教训我吗？以后这样的争论还会有的，万望父亲不要生气。治大者不可以烦，烦则乱。父亲向以处变不惊著称，今日却有些烦乱，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你的眼好尖锐，为父被这鬼天气折腾得心神不安。每次大战前夜，我都稳坐钓鱼舟，今却如此，可见地利对用兵与执政者之重要。”李渊转过身来，伸手为李世民将蓑帽戴在头上：“世民啊，可要注意身体，以后身上的担子还重着呢。为父都这般年纪了，若不是大志于胸，早该享清福了。要说还有什么原因，就是对你们还放心不下，你们毕竟年轻哟！”

面对李渊给予的父爱，李世民不仅觉得温暖，而且眼圈骤然红了：“该注意身体的是父亲。父亲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虽然身体没什么大毛病，却比不得我们年轻人经得起折腾。出征前母亲谆谆告诫过我，要我照顾好您，我没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请父亲严惩！”

“话不能这么说，你不是忙嘛。家有千粟，日食不过三升；广厦千间，夜宿不过八尺。这是句大实话，可我们父子却舍弃优裕和富足，自讨苦吃，还不是想实现宏图大志？人啊，眼一闭，什么也难以长久地留下，惟有名声。如此以来，你难以照顾我，我也顾不上关心你。”李渊深情地道：“为了事业，你母亲付出得最多。她放弃了自己的追求，照顾你们兄弟姊妹，看护着我们这个家。特别是在我锒铛入狱和落败之时，从没说半个‘不’字，我却忙国事，忙军事，给予她的很少很少，想起来就心里难受，忙起来就将她给忘了，惭愧哟！待我君临天下后，一定好好照顾她，让她过几天安稳日子。”他定了定神：“看我，在这等时刻怎的念起父子谊、夫妻情来了？世民，回帐去罢。将帐中的火堆拨旺些，也好去湿去寒。”

入夜，李渊照样睡得很晚，孙义举催了数遍，他才在帐篷一角那块还算干燥的地方睡下来。地上铺了三块木板，算是床榻，床榻上铺了一床绿缎褥子，还有一床绿绸夹被。属下们曾给他做了一张可折叠的行军床，他说什么也不让孙义举带上。这倒不是怕有特殊之嫌，实在是没养成这个习惯。戎马倥偬，动辄刀光剑影，还是轻装为好。至于住宿，走到哪里住到哪里，有条件就住广厦高屋，入锦绣帐帷，没有条件就住帐篷，甚至宿在野外。至于日后真的做了皇上，则另当别论，不受磨难不成佛嘛。

又开始做梦了，一串串的：

那很远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大山。山不太高，满目苍翠，还缭绕着彩色的云，云雾深处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座好大好漂亮的寺庙。寺庙内的人真多，真虔诚，雨丝纷纷，打湿了他们的衣裳，可他们仍然跪在地上烧香念佛，无动于衷。庙中供的是什么神？噢，是霍山神，对，肯定是霍山神。他曾经到过霍山，见过泥塑的霍山神的仙容：鹤发童颜，五绺长髯，二目细长，目光温和，慈祥可爱。唉，他

怎么走下了神坛？明明是泥塑的嘛。神仙就是神通广大，竟驾起了云头，在天空飞翔。他要到哪里去？是去瑶池赴宴？还是到五岳去与山神们弈棋？怎么落到地上了？地上满是泥水，就不怕脏了仙体？怪啊，怎么径直进了我的中军大帐？既然神仙驾到，可别放过这个向神仙请教的好机会。对，就向他请教该不该继续进兵吧。怎么，你已经猜出我要问？那你就告诉我，我该如何？看你，怎的欲言又止？我不该与神仙打交道是吗？我有这个资格的。我是未来的天子，天子是天的儿子，难道不值得你这小神仙说几句什么吗？看我，错怪你了，你终于向我泄露天机了。我听得清楚，你是说：八月雨止，路出霍邑东南，我当济师。霍山之神这就走了。

与神仙打交道是非常惬意的事，李渊便寻觅霍山神，寻来找去，未能如愿。心里道：这不是梦，梦有这么清晰？

然而，这是一个虽不光怪陆离，却也情节不太连贯的梦无疑。李渊醒来后，梦的全过程仍然存留在脑海里，特别是霍山神的形象和说过的话，竟是那么清楚。

“八月雨止，路出霍邑东南，我当济师。霍山神这就走了！”他咀嚼着这句话，心里道：“难道真的是霍山神给我指点迷津吗？若是如此，我日后当重修庙宇，为此神重塑金身！”

霍山原称太岳山，战国时赵王夜里一梦，梦见太岳山有山神出没，即派大臣赵夙载银在太岳山建立了三神祠。隋开皇十四年，文帝下诏，在已经废弃的三神祠旧址上修建了霍山神祠，以供霍山之神，从此太岳山便改称霍山。就像梦中说的那样，李渊的确去过霍山，因为听说霍山神很灵，香客极多。他不仅给大殿中的霍山神上了香，还捐俸白银两千两，用作维修庙宇。

然而，梦就是梦，虚幻的东西并非现实。可梦境是那么逼真、生动，虽然缠缠绵绵，将一个在现实中短暂的一瞬拖得那么长。更让他大惑不解的是，梦境竟与现实结合起来，霍山神的话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头的锈锁。他不怕敌人，怕的就是这连绵的秋雨，既然霍山神指出八月雨止，而且指明了进军的道路，还主动提出要帮助他，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就进军吧，而且要将霍山神指点迷津的事晓谕全军，以提高士气。

天刚蒙蒙亮，李渊便起了床，在大帐中踱来踱去。他的心头亮堂了许多，尽管秋雨还在不知疲倦地下，而且雨丝比昨天还粗，尽管天宇被雨云笼罩着，而且云层比昨天还厚。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问孙义举今天是什么日子。孙义举告诉他，是八月二十七，离霜降还有七八天的时间了。他茅塞顿开：“啊呀呀，我怎么这么迷顿，没在节气上动番脑筋？这霜降都快到了，秋雨能不止吗？路出霍邑东南，我要继续西下，不从霍邑县东南的路径行军，能到达目的地吗？什么霍山神，是我在这些事上想得太多太深，故有此梦罢了！不过，将梦境晓谕全军还是必要的，神仙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毕竟太重，神仙的感召

力毕竟太大。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设‘鱼腹丹书’、‘篝火狐鸣’之计，用神的力量大造舆论，响应者众，我就不能以梦励士吗？”

于是，他挑上那把硕大的油纸伞，跨上赤兔马，来到了李世民的大帐，将梦境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正在判断他能否下令进军，如此以来，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二人计议一会，决定早饭后便进军，直通霍邑县。

命令传下去，在湿漉漉的大帐中实在憋坏了的将士一去心头的郁闷。又听说霍山神亲自为李渊指点迷津，士气大振。早饭后，因天气的原因，没有像出征时那样齐集校场，点卯后出发，而是以原有的进军顺序行进。李元霸率将士头前开路，后边是柴绍的两万人马，再向后依次是李神通、成文龙、丁武周等将领的人马。刘文静与公孙顺德、刘弘基率领的十万突厥将士，李渊与李世民的中军居中。

近二十万人马冒雨行军，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了五天，终于到达了霍邑县境内，李渊下令休息一天。

次日，西北风刮起来，愈刮愈烈。天上的云层经不起风的折腾，逐渐瓦解，慌慌张张地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天便蓝得可爱，雨无了基础，当然就不复存在了。太阳的模样真美，如同在绣房多日，今天才露面的少女，羞羞答答的。

将士们心头的乌云散去，脸上绽开了笑容，纷纷跑到帐外，面对着东方，让灿烂的阳光洗浴着、陶冶着，让新鲜的空气清洗着五脏六腑。虽然有些凉，虽然西北风仍在哀嚎，他们却还是有一种醉了的感觉，同时也对李渊多了些许崇敬。人家霍山神都不吝赐教，而且这么灵验，可见李渊福大命大造化大，跟着李渊干下去绝对有好日子过。

天时、地利、人和又回到了李渊手中，拿下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如探囊取物。长不过四里，宽不到三里，城墙如同垒卵的霍山城就更不在话下，不费吹灰之力便会成为囊中之物。

然而，深通谋略的李渊却不想攻打霍山城，他要施调虎离山之计，将宋老生及其三万人马调到霍山一带击杀。如此办理，一可节省时间，二可无伤害百姓之虞，三可减少损失，四可让前面郡县想与他作对的隋将隋吏看一看他的手段，起到震慑敌胆的作用。他要以这十数万人马作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柴绍和李神通的四万人马埋伏在霍山中，打宋老生个措手不及。因为他断定生性倔犟的宋老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义军浩浩荡荡地从自己的眼皮底下西去，宋老生担不起放走义军的罪名。三万人马拒义军十数万人马，原本就是以卵击石，宋老生却非要击这块石头不可，这是杨广的御命，也是宋老生的天职。

按照昨晚军事会议上李渊的安排，义军从霍邑县的东门旁若无人地向东南方向的霍山行进，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足足过了五个时辰。

宋老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仅从城头上堆积如山的滚木礌石和城下宽约数丈、高达数尺的鹿砦，便可看出他下了多少功夫。当然，

他也清楚后果如何，做好了壮烈殉国的准备。他已将眷属送到了江南的乡下，而且写下了遗嘱，甚至连是战死还是自杀等殉国的方式都想过。此时，他盔明甲亮，身披紫色斗篷，手按剑柄，鹤立城头，注视着义军的行动。斗篷猎猎，如同旗帜，便愈加轩扬、神圣，就像以蓝色的天幕为背景，以高高的城墙做底座，用黄紫相间的大理石凿成的雕像，与站在他身旁，身材矮小，猥琐可憎的鞠高中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他在人流中发现了骑在赤兔马上，骨骼非常，气宇不凡的李渊，李渊肯定也发现了他。他想高声叫骂，让李渊这个逆臣贼子晓得什么叫忠良，却终于没有喊出口，因为“论其事不辱其人”是他的信条之一。况且他非常看中李渊的才华，只是志向不同罢了。

鞠高中沾沾自喜，言道：“宋将军，李渊被你我二人的学识和武功给震住了，可喜可贺呀！”

宋老生如同李渊一样，对鞠高中极为厌恶，认为大隋国坏就坏在这班鼠目寸光，但却自恃其能的小人手里。他瞪了鞠高中一眼：“亏你还是个知县，竟然愚蠢到这般地步。李渊怕过谁？他谁也不怕，就连圣上他都不放在眼里，能怕你我？这就叫大智若愚，懂吗？传我命令：严密注视李渊的行动！”

第三天下午，宋老生正在擦拭那口从祖上传下来的莫邪宝剑，探马报说：李渊的大队人马已经到达霍山，看来有在霍山宿营的可能。约万余将士落在后边，离大队人马约十五里路程。“哼，想钓我上钩，没那么容易！”他这么想着，立令再探。

下午时分，探马又报：李渊的大队人马已到达霍山，正在做宿营的准备。

宋老生问：“后边的万余人马怎样？”

“那万余人马尽是老弱残疾，行动缓慢，被大部队越拉越远，距离大部队有三十里之遥了。”

“真的是老弱残疾吗？”

“一点不差，走走停停，少气无力。为首的将领又打又骂，却难如愿。为首的将领真狠，马鞭抽在将士的身上，老远就听得叭叭地响。”

宋老生猛地叫道：“黄将军，你亲自传令三军，今夜二更全军出动，我要吃掉李渊后面的万余人马！”

副将黄虎，三十多岁，面白无须，精明强干，因心计颇多，有“赛孙膑”之称。劝道：“李渊舍此城而过，意图非常明显，意在调虎离山，在运动中消灭咱们。咱们为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末将之见，这令是不能下的。”

宋老生指着黄虎：“说你聪明，你却好糊涂，圣上派咱来这霍邑城，是要咱以死阻击李渊，消耗李渊的有生力量，为其它郡县做出表率，争取时间的。若阻而不击，龙颜定会大怒，那时，你我的脑袋也就不保了。早晚是个死，何必不去战死而被处死？好男儿当死于边

野，马革裹尸。今若中计，大不了以死报国，还能使其不无损失，又报了圣恩。若天不灭我，许能一战成功，吃掉他的万余人马。你不必再阻拦，下令去吧！”

“将军，成功在久不在速，以后的路还很长，机会还很多，为何非要逆水行船不可？”黄虎苦劝道：“执斧斤者，听于施绳墨者，然后大厦成；执干戈者，听于明理义者，然后大业定。将军，就听我之劝吧！”

“黄将军，我也懂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和旁观者清的道理。可你看明白没有，大隋国还能支持几天？你我这类忠臣良将，一是战死，一是降敌，别无选择呀！”宋老生一吐肺腑之言，然后不容辩驳道：“军令如山，再劝即斩！”

第五章　火魔逞凶

次日中午，李渊的十余万人马从龙门城的北门进入城中。因兵马太多，难以全部在城中驻扎，李渊下令李神通部在东门外扎营，柴绍部在西门扎营，李元霸部在南门扎营。冯翊部归于李元霸麾下，为便于管理，仍由冯翊、孙华、白玄度统领，帅部进驻郡衙。同时派出大量探马，探听韩擒虎的藏身之处，以便聚而歼之。

城中百姓欢呼雀跃，不待李渊出榜安民，便纷纷箪食壶浆，拥入军营，用微笑和热汤欢迎义师。

李渊决定在龙门城休整三天，利用休整期间为太守鲍坤、功曹鲍江以及三千多名死难将士、千余百姓举行隆重的葬礼，抚慰死难将士和百姓的眷属、救治伤员，为百姓修缮房屋、打扫街道、清除垃圾。并决定从今往后，所占郡改为州，河东郡改称河东州，太守改称州牧，所占县的知县改称县令。因河东州太守鲍坤、功曹鲍江以及郡丞、掾吏、太学博士全部遇难，便下令由刘政会、白玄度、董理等五人组成新的领导集体。免去刘政会统军一职，改任河东州州牧，免去白玄度参军一职，改任河东州副州牧，免去董理的骁骑将军一职，改任河东州功曹。太学博士、掾吏分别由商书策和贾德旺担任。

待安排停当，李渊召见了河东州的官吏们。言道：“你们是我起兵以来任命的第一批地方官长，是我理政、治军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决不要给我脸上抹黑。从今往后，精诚团结，为民除害兴利，做一个不贪不占不淫、将心力全部用到治理州事上的好官。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望你们少些繁缛，多干实事，多到百姓中间走走，少些私欲，多些公心，取得百姓的信任。关于政区和吏治，我在这河东州带了个好头，可见意义之大。你们能否有一个好的开端？这就看你们的了。刘州牧，你准备如何治州？”

州牧刘政会由于激动，不无口吃：“能得到……大元帅之信……

信任，感激不尽。在下身为河东州的长官，当出以公心，理好州事。时时处处做出表率，对自己进行三审：一审德当不当其位，二审功当不当其禄，三审能力当不当其官。多在百姓身上下工夫，使州泰民安，使之载舟而不覆舟。下一步大元帅继续统军西下，给养十分重要，以故竭尽全力，准备给养，以供将士之用。至于治州的方略，我等同仁商议后写成明文，交大元帅审阅。”

副州牧白玄度扶摇直上，对李渊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非常清楚，自己之所以能被李渊看中，凭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如果将李渊比作伯乐，自己就是一匹千里马了。他也明白，自己的身段、长相是一大缺憾，要弥补这一缺憾，就要在同僚和百姓中树立自己的形象。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倍努力。因此，在这个时刻，他一定要说几句，而且要得体。他用力将诸葛孔明安居平五路时的形象用到自己身上，慢条斯理地言道：“我白玄度何德何能？竟被大元帅委以重任，实在感激之至。身为副州牧，自知责任之重大，当全力而为之，协助刘州牧治理好河东郡。若论治事方略之大意，在下以为，治事不如治人，治人不如治法，治法不如治时。时者，在一定时间内之具体事宜也，就是说，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做就做好。知人者智，知己者明，若要知人，必须自知。在下要时时检讨自己，看一看自己为这河东郡、为他人做了什么，行贤而去自贤之心。不以人之坏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做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做一个与民休戚与共的好官。下官就唠叨这几句，还请大元帅、各位同仁指正。”

李渊提拔白玄度，的确是看中了他的聪明才智，有这样一个怪才出谋献策，对刘政会粗暴的弱点是一个弥补。这是他建立的第一个州政权，在官吏的人选上动了许多脑筋。白玄度的这个位置他本想让刘弘基担任，又觉将其安排在这个位置上有大材小用之嫌，便打白玄度的主意。而形象不无重要，总不能让一个矮子在官吏和百姓面前丢人现眼吧。然而，他还是选择了白玄度，因为白玄度给他的印象太深了，白玄度的才华完全能弥补其个头的不足。他看了一眼故作姿态的白玄度：“自暴者，不可与其言；自弃者，不可能有为。望白州牧千万不可自卑，挺起腰板辅佐刘州牧做一番事业。这里不比山寨，在山寨时以打劫为业，在州牧之位上当以解百姓之倒悬，为社稷出力为本。凭你的学识，定能功成名就，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高士。权衡虽正，不能无毫厘之差；钧石虽平，不能无少撮之较。错谬总会有的，但我决不求全责备，你却要求全责己。”

轮到董理发言了，这个跟随李渊二十余年的汉子心情激荡。他原本不想任功曹之职，继续追随李渊打天下，可他更清楚李渊的良苦用心。这龙门城是险关隘口，无得力之人把守是不行的，便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言道：“我只说一句话：为了大元帅的事业，为了守好这龙门城和整个河东郡，我董理鞠躬尽瘁，死而无憾！”

“董功曹自与我义结金兰至今，忠心耿耿，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从一个占山为王的大王成为一员声名盖世的骁将，但却从不自满，更无伸手要这要那之弊。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处世独立，横而不流，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堪为垂范。这功曹之职，不无大材小用，可董功曹不计名利和个人得失，欣然接受，又传佳话，令人动情。”李渊深情地看着董理：“董功曹，在对你的要求方面我也只说一句话：望你不骄不躁，守好古城险关。荡涤胸中，无一毫之私累，可以言大矣！”

太学博士商书策、掾吏贾德旺发言后，李渊作了总结，李渊建立的第一个州政权的州官第一次会议宣告结束，圆满地树起了一座中国历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无异于为九层之台垒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李渊忽然感到这世界已经根据自己的意志在转移，华夏的权柄就要抓到，并且有一种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感觉。他大步出了数年前曾在这里指挥过与宋黑子血战，今又在这里放下第一块奠基石的州衙，骑上赤兔马，向北门的方向奔去，那么狂放、执著，如同神话中那条锲而不舍，光着脊梁追赶太阳的汉子。亲兵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飞身上马，追了上去，拥簇在他的左右。当发现他满面喜色，方才放下心来。

李渊在北门纵身下马，咚咚咚跑上城头，双手叉腰，意气飞扬，望着那他曾经为此付出代价的母亲河激情澎湃。他想象屈原吟诵《离骚》那样高歌一曲，用绮丽的文采和雄壮豪阔的歌声倾吐自己的大志、理想，表达对昏王和末世宵小的愤恨，抒发自己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胜利在握的兴奋之情。他想面对波涛滚滚的母亲河狂舞龙泉，抒发自己博大的情怀，还想向苍天大地许下大愿，以夺取江山的最终结果做保证。但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老泪夺眶而出，泪的光环中映入了母亲河及其背负的重峦叠嶂，还有天宇、大地的灵气。他忽然觉得一声不吭对不起与他面对面的黄河母亲，而且还有一种亵渎天地神灵的自谴，便用兴致做笔，才华为墨，用雄浑并凝着磁音的喉咙，吟诗一首：锁连紫塞，泥封一丸，雄关曾照秦时月。指顾苍山，云起千叠，雉堞犹吟易水风。卧龙惊起，纵情放歌，飞身欲出青冥外。九州壮志，挑灯看剑，伟业千秋轶汉晋！

这首大义凛然、大气磅礴、节奏动听、铿锵有韵的诗歌，抒发了李渊不同于常人的情怀，以及欲霸九州得天下的雄心壮志。至于是不是押韵、合辙，他没有刻意地追求，在用词上也没下多大功夫，是顺口吟之，将要倾吐的吐出来罢了。

当此时，亲兵们被他的诗歌打动了，无不聚精会神地聆听，并将诗句记在心里。回到州衙后，大家凭着记忆，你一句我一句凑成了那首完整的诗。初时吟而自励，后被极通音律的柴绍听去，谱成了歌曲，在全军上下广为传唱，起到了激励士气，鼓动人心的作用。

李渊吟罢，情绪渐渐平静下来，正要回衙，蓦地记起了王安。

杨广到太原验看晋阳宫受辱之后，对王安的疑心越来越重，虽未拿到王安与李渊私通的证据，却还是亡羊补牢，免了王安的职，让王安在宫中干杂役，并严旨不准出官。李渊举义后，曾派人到长安与王安联系，却未能进宫，空手而回。直到两个月前，才知王安已被软禁。王安是他的外甥，跟随他多年，进宫任传宣官后又为他传递信息，立下了汗马功劳。每当夜里睡不着的时候，王安的音容笑貌就在他眼前晃动。他发誓夺取长安后一定救出王安，并委以重任，让王安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以此填补对王安的歉疚。为何在自己激情勃发之时想起王安？是因为京中的消息不通？还是怕王安出现不测？或是感情和战事的需要？他也说不清道不明。

回到州衙，他仍然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是不再那么狂放罢了。孙义举与他相处得久了，对他的为人、性格、生活习惯了如指掌。看他高兴，让灶上多给他准备了他最爱吃的两个菜。一个是红烧肉，一个是麻辣豆腐，并且烫了酒。

他吃得很香，喝得津津有味，还时不时地与被他下令一同用饭的孙义举调侃几句：

“义举，你看我胖了吗？”

孙义举不以为然地回答：“向哪里找胖去？你没自己照照镜子，面色发黄，皱纹似耕，眼窝都塌进去了。别说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就是铁打的金刚，这样没日没夜地折腾，胖也与自己无缘。你是大元帅……”

“这些话我都听过不知多少遍了，耳朵都磨起老茧来了。我知道你还要说什么，无非是要注意休息，爱护身体之类的话。”李渊将一块肥肉夹到孙义举的饭碗里：“你尽说瞎话，我已在这里安安稳稳地住了两天，又有红烧肉和麻辣豆腐吃着，能不胖吗？你呀，总是盯着我瘦的地方，对我胖的地方熟视无睹。”

孙义举发现李渊是在开玩笑，正要风趣几句，探马求见，打破了这和谐、欢乐的气氛。

李渊放下筷子：“义举，传他来见。”

“饭都吃不安生，当家作主真难！”孙义举嘟哝着。

“去吧，别不情愿。周公都一日三吐哺，况且我李渊。”李渊笑着道：“义举啊，我这一军之主被你管着，太受束缚了。一国三公，谁入为主？”

“还说我呢，大元帅这些话我也不知听过多少遍了。”孙义举边向外走，边回敬着：“只要我跟随大元帅一时，我就有权关心大元帅的饮食起居，这是我的责任。”

探马走进来：“启禀大元帅，我等四处打探，仍不见韩擒虎的行踪。他有战马万余匹，撤离得很快，那夜因难以入城，未能及时跟踪，故有此结果。”

李渊本以为探马前来报告发现官兵的喜讯，如此以来，心凉了半截，兴奋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怒道：“官兵有近两万人马，马匹万余，兴师动众，难道没有留下痕迹？你等已侦探了两天一夜，竟一无所获，难道不是一群窝囊废吗？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探出了多少路程？”

“回大元帅。在四十里左右。”

李渊忖度一会：“再向前探出十里，若仍无踪影，立即探察近城处的山峦。韩擒虎滑头得很，可别作灯下黑的文章。”

探马讨了个没趣，羞答答地出了州衙。祸不单行，在衙门之外，正遇大都督、领军李世民。李世民已经接到探马“不知官兵去向”的报告，但还是问这个探马是否得到了官兵的消息。探马如实禀报，遭到李世民的呵斥，心中暗暗叫“苦”。

李世民到城外的营地视察了一圈，又得到了“不知官兵去向”的消息，是来向李渊汇报，并研究对策的。今见李渊已了解了这一消息，便开门见山：“韩擒虎的去向不明，是否在钻我们重远轻近的空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近城的地域才是。”

李渊将刚才向探马的交代重述一遍后，言道：“为今之计，只好如此了。若仍不知其去向，就不再与他计较。若咱们在出城西去之时他继续捣乱，就在行军途中将他消灭。我考虑他不会就此罢休，定然找咱们的麻烦。城外的营盘如何？将士的情绪怎样？”

“李神通部在离东门六里处扎营，营帐齐整，因在开阔地上设立营帐，营帐之间的距离又相隔数丈，无火患之忧。柴绍是个细心人，在离西门五里处下寨的营帐成梅花状设置，每六个帐篷组成一朵梅花。每一朵梅花安排岗哨十组，每五人一组，轮流值班。三弟李元霸的先头部队离南门十里下寨，由三个营盘组成，成三角状。元霸领大部人马居南，冯翊的五千人马居东，又分出五千人马，由毛孝统领，在西边扎营。三个营盘各相距三里，互为犄角。我担心被韩擒虎各个击破，劝三弟将三个营盘合为一处，他说什么也不肯，只好作罢。将士情绪饱满，求战心切，令人担忧的是突厥将士思家心切，个别人还有违犯军纪的行为。我怕引起兵变，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道理上讲，借期将到，他们思家心切可以理解，违犯军纪之事可就不能宽容了。这么办吧，我亲自同突厥将士的首领康稍利谈一谈，首先让他去掉杂念，做好属下的工作。”李渊言道：“元霸如此设营，看似有理，实则将弱点暴露给了敌人，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万一官兵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偷袭冯翊或毛孝的营盘，取胜的可能性极大，然则又有有利的一面。正如《周易》一书中说的那样：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如此设营，损失也许难免，但也有将韩擒虎引出来的可能。那时，城中将士全体出动，互相接应，官兵定难逃罗网。”

“就这样吧，我还要亲自向城中百姓问询将士的情况。”李世民转

身就走，临出堂门的时候又踅回来："父亲最好立即与康稍利交谈一番。他非常崇拜你，只有你才能使他服帖。圆者运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也。突厥将士是圆而非方，他们的不良情绪早就产生，今已到了你不让他转，他还转的地步，只好由父亲出面了。"

"好吧。你就召他来见我吧。"李渊道："对，也传刘文静与刘弘基前来。"

康稍利曾在关中经过商，对中原地区的人文地理十分了解，说他是个中国通亦不过分。说他崇拜李渊，也不是虚言。在长安经商时关于李渊的故事充盈于市面，几乎无人不知，他便记在心里，天长日久，就到了崇拜的程度。从军后，便以李渊为榜样，像李渊那样去做人、做事。刘文静到突厥借兵时，已经因功升任将军的他，在始毕可汗面前说了李渊许多好话，为刘文静借兵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始毕可汗答应借兵后，他又主动请缨，率兵来援，佳话连篇。他也想家，思念家中的老父老母和妻子儿女，也产生过动摇，甚至发过牢骚，可他崇拜李渊的理念没有变，李渊能夺取江山，君临天下的看法没有变。对于属下们的相思之情，他非常理解，对于他们的违纪行为，他初时还按军法从事，渐渐地就放松了管理，以此作为对他们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补偿。辅佐于他的刘文静治军极严，曾多次建议他军法从事，他嘴上答应，却不照办。刘文静怕把关系闹僵，从未向李渊提起此事。此时，刘文静正在苦口婆心地劝说康稍利处罚入室抢劫的参将稍云可，传来李渊的召见令。二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东窗事发，无不谨慎起来。康稍利晓得李渊的厉害，忐忑不安，向刘文静道：

"刘司马，若大元帅动怒，你可要遮风挡雨哟！"

刘文静怕担失职之罪，心里也不是滋味，不满地瞅康稍利一眼："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军有军纪，严格治军是军队的生命，你却听之任之，视军法于儿戏，以致到了这般地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现在不是遮风挡雨，而是如何实事求是地向大元帅做出汇报。我记得咱们临出发时始毕可汗特别向你交代过：一是听从大元帅指挥，若有违犯，以大元帅的军法从事。以前纪律不严，自由散漫，还能看过眼去，竟发展到入室抢劫的程度，这就难说清楚了。不过你不用担心，一切罪过我揽于一身也就是了。"

"你也太小看我康稍利了。大丈夫敢做敢当，何用你将罪过揽于一身！"

"你不是要我遮风挡雨吗？"

"亏你饱读诗书，遮风挡雨与揽罪过于一身是两码子事。你既然小看我，这风我也不用你遮，雨也不用你挡了！"

二人边说边向州衙走来，原以为李渊会在堂内高高在上，虎视眈眈，不想李渊却迎了出来，拉住康稍利的大手，拍着康稍利宽阔的肩膀，自我检讨起来："稍利将军，我李渊忙于战事，未能前去探望于

你，实在是对始毕可汗、对将军你、对全体突厥将士的罪过，请你谅解。今天请你与刘司马前来，别无他意，一是想叙叙交情，二是问一问将士们的情况。坐，坐，随便一些。”

刘文静暗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束之，好一个远见卓识、手段高明、有经天纬地之才的伟人！”

康稍利心里一直扑通扑通打鼓似地跳，他已做好了承受军法的准备，想不到李渊却对他如此热情，以为微笑后面藏着屠刀，心里更没底了。不待李渊提问，就开口道：“大元帅，我康稍利对不起大元帅，大元帅不该如此待我，当治我治军不严之罪才是！”

李渊亲手给康稍利倒上茶水，端到康稍利面前：“康稍利将军及其属下，不嫌弃我李渊，不远千里，前来助战，每战必冲锋在前，不惜性命。盈而不溢，胜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何罪之有？至于治军不严，罪不在你，而在刘司马。”

“大元帅所言极是，兵是我刘文静去借的，又受大元帅所派，辅佐康稍利将军，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刘文静认起真来：“日中则昃，月盈则食，追其根源，在于我刘文静自以为借兵有功，放松了与康稍利将军的合作，且不向大元帅禀报军情，接受教诲所致。”

康稍利被李渊和刘文静感动，激情四溢：“我康稍利不才，却也是堂堂七尺汉子，岂能容他人代过？刘司马仅是辅佐者，非为令出即行的主将，若要担失职之罪，非我莫属。将士思念家乡、亲人，军纪松垮，因为我不听刘司马规劝，严明军法，终至发生入室抢劫之事，我甘受大帅处置！”

“康稍利将军，将士远走，思念家乡、亲人，在所难免，不为过错。说心里话，我李渊也常常思念远在太原的夫人和儿子。夫人宝惠那端庄的面容，小儿子元吉那可爱的音容笑貌，常常在我眼前出现。有时我也想：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蛟乘雾，终为土灰，又何必这样戎马倥偬，自讨苦吃？这句话是魏武帝曹操说的。雄才大略，老骥伏枥的曹孟德都发出这样的感慨，可见‘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之言不谬。至于入室抢劫，就大为不雅了。不过，十万人马之中，出现一个半个败类，也符合常理，人非尧舜，谁能十全十美？严格地说，罪不在刘司马与你，而是我治军不严所致。”

还能说什么呢？只能鼓起勇气，承认事实，以法从事了。康稍利言道：“大元帅，末将这就回去，将入室抢劫的参将稍云可绳之以法！”

“慢！”李渊止住康稍利：“我了解稍云可，他作战勇敢，立过战功，又没奸人妻女，造成人命，且留下他的性命，至于是打是罚，由你决断。如此处理是轻了些，可他远道而来，若将他处死，我李渊怎么对得起始毕可汗和他的家人？在他之后，若有人顶风而上，那就另当别论了。”

康稍利跪倒在李渊面前：“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

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主人，故能成其众。大元帅有如此善良的心地，如此广博的胸怀，我康稍利五体投地。我知道，这是被大元帅感动过的人用过了不知多少遍的话，但我不是鹦鹉学舌，是心底的话。我向大元帅发誓，从今天起，从严治军，决不手软，严以律己，决不懈怠！”

刘文静也跪了下来：“《周书》有言：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不驰，与驽马相杂。我刘文静虽非良玉、名骥，大元帅却时时剖驰，以玉与名骥待之。我却难当大用，羞愧之极。今康稍利将军如此，在下敢不尽力而为？请大元帅放心，在下定与稍利将军携手，做好该做的事！”

李渊对这两个属下的态度不加评论，郑重其事地向康稍利道：“你告诉弟兄们，待借期已满，或者我再增加十万将士之时，就让弟兄们回到故土。到时候我宁愿军力受到影响，也要额外发给每个将士白银十两，布帛若干。”

康稍利正要表达感激之情，忽听外边有一老妇喊冤。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属下又做了坏事，经李渊同意，要老妇来见，并喧宾夺主，问老妇为何事喊冤？

老妇哭着道：“夫婿给将士们送开水去了，俺与女儿玉屏在家。不想闯进来一个高鼻子、凹抠脸，一脸大胡子，喝得醉醺醺的士兵，不由分说，将俺那今年才十六岁的宝贝女儿给……给糟践了！将士们都很好，怎的出了这样一个畜牲？求李元帅，李青天给俺作主啊！”

康稍利跳了起来：“这定是我的属下。大元帅，你看如何处置？抽他的筋还是扒他的皮？”

李渊言道：“该怎样处置，由你说了算！”

“老婆婆，你不要悲伤，我给你老报仇雪恨也就是了！”康稍利将老妇人扶起：“走，咱们这就找那狗娘养的算账去。我要杀一儆百，重整军纪！”

刘文静要随康稍利前去，康稍利将他拨拉到一边：

“这是我们突厥自家的事，与你无关！”

康稍利与老妇人走后，刘文静言道：“大元帅，我刘文静一直为突厥将士的军纪头痛，不知向康稍利磨了多少嘴皮子，终未能打开他这把锈锁，你几句话就给解决了。这种本事我刘文静一辈子也学不到手啊！”

李渊笑道：“其实这里边没什么奥秘，说文了叫刚柔相济，而生变化，说白了叫以情感人。文静啊，你也是个有学问的人，《淮南子》一书中有句话你一定记得：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这句话的要旨是顺其自然，不可违背自然之数。事情到了一定地步，只要抓住要领，就能一下子解决，否则就是费上九牛二虎之力也难成功。”

刘文静诺诺称“是”。

太阳离西边天际还有数丈高的时候，康稍利在城中的校场斩杀那个强奸民女的士卒。校场上站满了观众，除了将士，便是城中百姓，足有数万人之多，单等康稍利宣布罪状，刀锋落下。

此时，就藏在龙门城东边山坳中的韩擒虎及其属下也在砍杀一个士卒。这个士卒姓蒋名川，很是本分，为人谦和，分管他的伍长看他老实，经常欺负他。常言说：久卧者思起，久蛰者思启，久懑者思嚏。昨天伍长用皮鞭抽打他的时候，他忍无可忍，拔刀将伍长杀死。自知难逃一死，借着夜幕出逃，被武牙郎将桑显和发现，抓捕归案。韩擒虎得此消息，便当着万余将士的面，将蒋川绑上了断头台，咔嚓一声送了蒋川性命。待办完此事回到中军大帐，已是二更时分。这时，桑显和来见，向他提示道：

“元帅出其不意，在这离龙门城仅十余里的地方藏下，险中求安，实在是高明之举。不过事久则泄，不可在此多耽搁一时一刻。既然元帅想啃李渊一口，不如疾战。”

韩擒虎点点头：“据报，李元霸的大营分三处扎下，东西两营的兵马仅各五千余众，吃掉他们五千余众不在话下。冯翊粗俗，有勇无谋，李渊将他的军师白玄度调于河东任副州牧，等于断了冯翊的股肱，吃掉冯翊部为宜。我准备明日五更出山，将冯翊部吞下，然后直奔潼关，在潼关等待李渊。”

“李渊其人的厉害元帅是知道的，若他得不到咱们的消息，必将探马派到这里。可以断定，他时时都派人探察咱们的踪迹，今已探察了两天，说不定明天就会恍然大悟，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翅膀底下。我还是劝元帅提前行动为宜，最好今夜就采取行动。”桑显和呕心沥胆，而且非常急切。

韩擒虎一听有理，便道：“那就今夜五更时分行动，狠狠地咬李渊一口！目标：冯翊的五千人马。”

龙门一战，冯翊立下战功，便自满起来。营盘倒是扎得有模有样，但将士却十分松懈。他整日抱坛痛饮，天天酩酊大醉。孙华开始还算警惕，但在扎下营盘的第二天就马放南山了。在他看来，义军的十余万人马就扎在这方圆十里的地域内，一呼百应，官兵决不会前来碰这个硬钉子，况且官兵直到今夜还不知去向。上梁不正下梁歪，将士们原本就有仗就打、无仗就玩，劣习难改，又见冯翊与孙华我行我素，便以为天下太平，高枕无忧了，就知吃喝屙撒睡，甚至赌博，就差拥娇狎妓了。三更时分，除了哨兵，余者全部到梦境中神游去了，五更未到，哨兵也到了爪哇国。整个营盘除了战马嚼草声和呼噜声，以及冷风刮动那串营灯的声音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动静。

就在这夜深人静、数步内看不清人影的夜幕之中，韩擒虎率领万余官兵悄悄靠近了冯翊的营盘。离营盘里许之时，韩擒虎一声令下，将士如同狂飙，杀奔而来。冯翊还醉着，以为大风骤起，仍然躺在帐篷中酣睡。孙华一骨碌爬起来，欲指挥将士撤退，但已经来之不及

了。将士们更是无力抵抗，成了刀枪剑戟的美餐。霎时间，整个营盘大乱，待李元霸、毛孝、李神通率兵前来助战，冯翊、孙华已成刀下之鬼，将士也三成去了二成。韩擒虎不敢恋战，下令放起一把大火，然后率队奔向西南。

李元霸、毛孝、李神通怎肯放过这个机会，驱数万兵马包围过来。李渊接报，亲率城中的数万突厥兵马前来讨捕。官兵被团团围住。困兽犹斗，一兵顶三将，官兵将士奋力突围，激战至天亮，全军覆没，义军将士又损失数千人。李渊以为韩擒虎与桑显和死于乱军之中，打扫战场时却没有发现他俩的尸体，知已逃走，不无遗憾。又见数千义军将士踏上了不归之路，不免肝肠寸断。但细细一想，韩擒虎的两万兵马所剩无几，得到了些许安慰。

拦路虎已除，西进就减少了许多风险。又在龙门城休整了两天，李渊留下万余人马守城，率领剩下的十余万人马长驱直入，沿路郡县望风而降。他一路走，一路建立郡县政权，改郡为州，设置官吏，十分顺利。更令他放心的是，反王们终于吃掉了宇文化及率领的官兵，宇文化及仅率万余残兵败将突出重围，回到长安。反王们的部队也损失惨重，仅剩六万余人，而且正在攻打洛阳城，继续消耗兵力。王世充守御洛阳城的十万兵马也日渐减少，最多剩下了七万之众。如此以来，只要过了潼关，长安也就指日可待了。李渊颇为得意，因为再过十数个郡县，潼关就暴露在他的眼皮底下了。下一步将是如何攻打潼关，别无他忧了。就在这时，华阴县令李孝常来降，粮源大开，因为永丰仓就在华阴县。这无疑又是一件大喜事，李渊立即召见了李孝常。

李孝常堂堂仪表，个头不下七尺，面目俊朗，阔步雄视，颇有些吕布的形象。虽年纪在三十岁上下，却给人一种干练、稳重的感觉。他前年进士及第，候了近一年的时间，方才被放了这华阴知县。因华阴是国家的四大粮仓之一，储米粟达百万担，地位十分重要，上任前吏部尚书，乃至丞相宇文化及都接见了他，反复讲述让他任华阴县令的重大意义，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进士放个县令，已是常例，将他放到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所储米粟如此之多的华阴做父母官，他无可挑剔，欣然接受，并许下宏愿：决不辜负圣上的恩典、朝中重臣的期望，做一个百姓拥戴的好官，守好永丰仓的粮官，让圣上宽心的忠臣良将！他心地宽厚，待人慈和，诗书文章一流，武艺上乘，对兵法颇有研究，是一个华章藻蔚、学识渊博的英逸之才。吏部之所以选择了他，看中的就是他的才华。因为他既未吹牛拍马、阿谀奉承，又未请客送礼，更未踏着别人的肩膀向上攀爬，至于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冠冕之类的丑事，亦与他无缘。他很自豪，很自得，清清白白上任，老老实实做事，仅在任上九个多月的时间就大见成效，不仅干净利落地处理了积案，且将永丰仓的粮食全部晒了一遍，并加大了灭鼠、防虫、去湿、恒温等措施，令人咋舌，刮目相看。

就这样一个人，为何不以死报国，忠贞不渝，而要投降李渊？这就需从他的同乡、同窗、同时进京赶考、同时中了进士，却仅放了沁县县丞的贾道公说起。

贾道公长相不在人下，就是肚量狭窄，为人古怪刁钻，爱嫉妒，善钻营，若与曾经千方百计陷害李渊的龙出海相比，难分仲伯。他自恃文章华彩，中进士时的名次在李孝常之上，做梦也想被放个大官，而且要放到一个地理环境优越，物产丰富，离西京长安、东都洛阳最近的风水宝地。万万没有料到被放到山险水恶，土地瘠薄，百姓家无隔夜粮，官吏无所搜刮，而且盗贼蜂起，战事不断的沁县。于是，旧病复发，便像所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宵小、佞臣一样，由嫉妒发展到不平，又由不平发展到愤恨，继而便心理变态，将陷害他人作为洗刷耻辱和仇恨的手段了。目标是谁？当然是李孝常了。因为二人同窗十载，一直不睦，李孝常不愿与他为伍也倒罢了，还经常揭他的伤疤。还因为李孝常放的官比他大，任官地域比他好。于是，就在密室之中给吏部写信一封，诬告李孝常据宝地而不思治理，拥富仓而中饱私囊。吏部根本不相信才上任数月的李孝常会干出这等事，但却不敢掉以轻心，急派主管侦察、巡逻事务的侯凤林前往华阴县调查。侯凤林行至沁县地界，被贾道公请至县衙内，大鱼大肉地款待了一番，还送上两个娇娥陪夜，临走时又送给他明珠一颗，纹银千两。当此乱世，不贪白不贪，不拿白不拿，他这次来华阴调查，决心乘机大捞一把，谁给银子多，谁就有理。不想李孝常却不识抬举，公事公办，离开华阴县时，李孝常也没送给他丁点礼物，不禁大怒，笔头就那么一转，将“查无实据，纯系诬告。”改为“确有此事。李孝常当斩。其职由贾道公充任为宜。”李孝常得到这个消息后，如同五雷轰顶，经一番思想斗争，在生命危在旦夕之时，投入了李渊的怀抱。当他见到李渊的时候，再也忍耐不住，声泪俱下，不待李渊问询，就将事情的前前后后全部端了出来，如同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了慈父。

李渊将他扶到自己身边就座，安慰道：“李县令，天下有道，则正人在上；天下无道，则正人在下。今圣上不理国事，荒淫无道，宵小佞臣竞进，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大恶之资，终不可化，天怒人怨，势在必亡。就你被陷害之事而言，小人嫉而生恨，无端造谣，陷害无辜，本该严惩，却因赃官敛财，险成刀下之鬼，国法何在？人性何在？国之将亡之前兆也，非一人之力可以扭转。我李渊又何尝不想做个忠臣良将，为社稷为圣上出力，也是被逼无奈啊。初时受龙出海、张衡等一班宵小陷害，后又被宇文述之流算计，报国无门啊！你的处境与我何其相似。咱们就共同干一番事业吧，别无选择。为社稷、为百姓，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

李孝常言道：“平心而论，在下敬佩大元帅的为人，却不赞成你造反，将你看作逆臣贼子，以故想忠心报国，做个好官。今日看来，我李孝常大错特错了，穴壁之窥而已。大厦既焚，不可洒之以泪；长

河一决，不可障之以手；螳螂之臂以挡车轶，何胜之有？我无才无德，大元帅却不弃而受，不胜感激，当效犬马。”

“小弟言重了，天下是亿兆之天下，与昏王决斗也是大家的事，我李渊不过是带了个头罢了。”

“怎么，大元帅称我小弟？把我李孝常当作手足了？仅这一点大元帅就无人可比。要知道，我是在如履薄冰之时前来投降的，能被大元帅高看到称兄道弟的地步吗？”

“天下之人皆为兄弟，况且才华横溢的你。”

“那我就应下了，日后当以小弟的情分辅佐大元帅，若有异心，天诛地灭！”

下一步该转入正题了。李渊令上酒上菜，与李孝常对饮。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已经逃不脱感情漩涡的李孝常感慨万端：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大元帅之所以能被人爱，受人敬，源自爱人、敬人，今厚待于我，便可见一斑。就凭这一点，我李孝常也当无怨无悔，死而后已！”

“情之真假深浅，不以话为标，当以事实作证，我敬之、爱之是真是假，小弟就看我做的怎样吧。”李渊问：“小弟的降表上写得明白，华阴县有兵马两万，永丰仓藏粮四百万担，有这么多吗？”

“原有兵马一万五千，我上任时又带去五千。米粟这个数字是我上任后一斗一斗量出来的。原来有六百万担，今春圣上调去二百万担。”

“那两万将士对降我一事无异议吗？”

“当然有，却是极少数，不过二百余人，后经说服，便无人说这道那了。领此兵马的尚将军及其他将领尤为坚决。说实话，若无他们和三班六衙苦劝，我还在迷津之中呢。今尚将军与我同来，在外边等候传见。”

“小弟怎么不早说？义举，请尚将军前来对饮！”

一会儿，尚将军阔步而入，表情肃严，嗓门也宏亮：“骁骑将军尚途拜见大元帅！”

李渊离开座位，拉着尚途的胳膊：“尚将军快快请起。来来来，我先与将军对饮十杯再谈事论情。也怪我大意，没早问询，怠慢将军了。”

尚途是一介武夫，三十出头，块头大得惊人，李渊的军中难有人与之相比。身高八尺有余，腰细膀宽，臂长似猿，五官周正、匀称，惟一不足的是面部肌肉僵硬，分不出喜怒哀乐。他自十八岁入伍，打过许多仗，见过不少比他地位高的将军、朝臣。将军、朝臣们无不自命不凡，趾高气扬。因此，他当了将军之后，不无仿效，动辄对下属大发威风，不过人品很好，只要在他面前不藏不掖，开诚布公，磊磊落落，与他投脾气，你就是要他的人头他也割给你。他最恨那些耍手腕、动心计，算计他人的人。对这类人，他从不留情，破口大骂已成

家常便饭，有时还脚踢手掴。因此，有人便给他起了个“赛翼德”的绰号。不同的是翼德豹眼环睛，满脸虬须，他的双目却如同常人的眼睛，亦无虬须。他是个忠臣、孝子，投降的原因极为简单：赃官陷害忠良，李县令冤情重大。当然，这是他贪官污吏见得多了，气火积聚的总爆发。此时，他很不理解李渊为何对他这样热情，虽然站了起来，却立而不动，道：“我姓尚的不能坐，更不能与大元帅对饮，上下有别嘛。”

“尚将军，你既然成了我李渊的人，就是我的属下，我就是你的元帅。可话又说回来，在饮酒交朋之事上就不分尊卑高下了，宴会之上无父子嘛。”李渊不由分说，将尚途按在座位上：“你来晚了，该罚你三大杯。”

尚途端起酒杯：“挨罚行，我喝，喝！再罚个七碗八碗我也一饮而尽！”

“好一个尚将军，果然爽快！”李渊又给尚途满上：“尚将军，李县令，来，咱共同干了这杯同心酒。”

尚途饮罢，直截了当地道：“大元帅就不要再这么有礼了，我与李知县既然投过来，就不打算反悔，有什么事你就吩咐吧，就是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眉头不皱！”

李渊敛起笑容：“那我就直说了，二位仍任原职，待日后升迁。李县令治理好县事，尚将军守好粮仓。我不日就会赶到华阴，为示我诚意，暂不派一兵一卒随二位前去，到时再作计较。义举，将我那两块上好的和阗羊脂玉拿来，我要作为信物交给李县令和尚将军佩戴！”

李孝常与尚途告辞出来，无不有一种获得了新生的感觉。李孝常把玩着状似虎首、质如凝脂的玉佩：

“李渊智、仁、勇三者皆占，非常人也！人服于德、情，不服于力，与此人共事，能不惬意？事情能不成功？”

“从我上任至今，还没有一个上司如此待我。人家对咱好，咱也不能说人话不做人事？”尚途指着潼关的方向：“只要过了潼关，隋朝就他娘的完了！李县令，等大元帅到了咱华阴，你可要帮我一把。我想随大元帅打仗去，无仗可打，别提心里有多难受了。”

常言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正当李渊在收获的季节不断摘取胜利果实的时候，祸水正悄无声息地向他的身边流了过来。祸水不是别人，是大名远扬、建朝立国的夏王窦建德。窦建德没有与众反王结盟，呆在自己那块肥得流油的小天地里当土皇帝不是很好吗？为何率领他的十万兵马离乡背井，前来找李渊的麻烦？这还要从头说起。

窦建德，隋末漳南人，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户人，世世代代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因此，自打他从娘肚子里生出来那天起，身上就流着庄户人朴实、善良的血，骨子里凝着庄户人固有的倔

犟、直率、轻信、目光短浅等长处和缺点。他墩壮结实，面色黝黑，几乎继承了父亲所有的相貌和禀性。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而且重感情、讲义气，急人所难，为乡亲们所推崇，二十岁那年便做了里长。杨广穷兵黩武，三次发兵攻打高丽期间，他的好朋友孙安祖因难以忍受知县的凌辱，盛怒之下，杀了知县，逃到漳南，在他家里躲避追捕。他劝孙安祖说：如今百姓困苦潦倒，而官府却坐视不管，此必造成天下大乱。你不能只是一个劲地逃命，应当趁机干一番大事业才是。孙安祖正有此意，却因人生地不熟，不知如何去干。于是，他便纠集了数百个农家子弟，让孙安祖率领，到高鸡泊扯旗造反。孙安祖便在高鸡泊树起了造反大旗，招兵买马。不知为什么，他却加入了征伐高丽的行列，向高丽开拔。正当他随大队人马行进在河间途中的时候，官府因他与孙安祖有关联，杀害了他的全家，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姐姐、哥哥，还有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妹惨遭毒手，无一幸免。消息传来，原本无造反欲望的他怒不可遏，毅然率领二百多名部下逃离，投奔了河北清河高士达的起义军。不久，孙安祖归天，其部下由他统帅。从此，他便与高士达并坐了高鸡泊义军的首领。他与将士以兄弟相称，同甘苦，均劳逸，平分战利品，深受将士们的推崇和爱戴。队伍日益壮大。高士达见状，以“智慧不如窦建德”为名，授权他全面指挥军队。他果然不负众望，连打了几个胜仗，官兵望而生畏。隋大业十二年，大将杨义臣率两万官兵进攻高鸡泊，因高士达轻敌，不听他“暂且退避”之言，义军大败，高士达战死。他被迫率百余名精兵守险，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

高鸡泊义军险些全军覆没的残酷现实，未使他灰心丧气。他收编余部，为高士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掩埋了阵亡将士的尸体，重整旗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立稳了脚跟，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攻占了半个河北。五年后，在河北乐寿建立了政权，第二年建国，国号为夏，号称夏王，建都乐寿，次年迁都洺州。他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生活俭朴，每餐不过青菜小米，不食荤腥。以穿布衣为乐，从不穿绫罗绸缎。他非常重视有学识之人，每获士人，必加恩典。经苦心经营，境内无盗，路不拾遗。

然而，在节节胜利面前，由于思想的局限，反隋意志消退，由开始时的反昏王打江山，变成了只反贪官污吏，后来竟发展到忠于大隋、拥护圣上的地步。攻陷聊城后，面见隋朝废后萧后，并向萧后伏地称臣。更为严重的是，他不听谋士凌敬的劝阻，一意孤行，与驻守洛阳的义军死敌王世充挂上了钩，中了王世充的挑拨离间之计，率众攻打李渊的军队来了。

他与王世充的交往既简单，又颇具戏剧性。众反王联盟之前月余，诡计多端的王世充瞅准了他的弱点，派人送去了三车价值连城的礼物，他不加思考，全部收下。有来无往非礼也，十分吝啬的他，用十几车绿豆、红小豆、玉薯等土特产作为回礼。一来二往，与王世充

的关系逐渐融洽，终至情深意浓，无话不说。在王世充的授意下，不仅没有加入众反王的联盟，反而一发而不可收，成了杨广的鹰犬，王世充的走狗，镇压起义军来了。

在李渊攻打龙门城之前，他率十万兵马神不知鬼不觉地向李渊包抄过来。也怪李渊与李世民大意，不仅根本没向这方面想，就连派出的探马也只盯着洛阳和长安，全没将夏王窦建德放在心上。此时，窦建德已经离他四十余里了，他仍未发觉。

“就在这深山老林中安营扎寨。”窦建德传下令去。

谋士凌敬问：“夏王，这虎牙山离华阴县不足三十里，华阴县的李孝常又降了李渊，一旦被他们发现，咱们的奇袭之机就难以实现了。”

窦建德道：“本王想过了，就是奇袭，也很难将李渊的十余万兵马全部吞下，先吃掉他的一两万人马再说。只要本王的人马与他的人马上下差不了多少，成旗鼓相当之势，就明打明地与他打大仗。”

凌敬又问：“华阴县内有永丰仓，可是个宝地，不如先偷袭华阴县城。”

窦建德眶了凌敬一眼：“亏你还是个谋士，连本王的意思都弄不明白。本王既要吃掉他的人马，又要占华阴县城。这叫屙屎扒山芋。一举两得。”

“怎么会一举两得呢？你吃掉李渊的部分人马，李渊必然来击，而且必会向华阴的永丰仓派出重兵。”

“你的意思是说此时就长驱直入，拿下华阴县城。晚了，我的凌谋士。此时，李渊离华阴不过数里路程，咱离华阴三十里有余，能赶上趟吗？”

“趁李渊立足未稳，定能取胜。”

“不必多言了，本王决计用诱敌深入之计。李渊能用此计吃掉宋老生的三万人马，本王就不能吃掉他的部分人马吗？再说了，本王不是没用过此计。大业十二年冬，涿郡太守郭绚率兵万余进攻高士达。本王出此妙计，自选精兵七千迎战。假称与高士达不和，向郭绚请降，骗他引兵过河。早已埋伏好的高士达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大获全胜，郭绚成了本王的刀下之鬼。”窦建德言罢，向先锋官尤金斌道：“尤先锋官，此时离天黑还有三个时辰，你率本部一万人马，扮作官兵模样，到华阴一带将李渊的人马引到此地，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对，本王调一万骑兵与你的一万骑兵合为一处，归你指挥，以便加快回撤速度。”

尤金斌答应一声，出了中军大帐。

窦建德望着帐外，指着那块山前的开阔地道：“凌谋士，本王让李渊的部分人马在那片开阔地里销声匿迹，你信也不信？”

凌敬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心里却道：“夏王啊夏王，你半路投敌，对付自己的义军弟兄，这是何苦？难道这叫沧海横流，方显英雄

本色？李渊与你有何仇何恨？”

　　此时，李渊的十余万人马已来至华阴县城外，李渊令人马在城外四门处安营扎寨，与李世民在李孝常和尚途的引导下，进入县衙。用茶已毕，便来到永丰仓视察。

　　永丰仓在城内西隅，占地九十余亩，周围又修起一道椭圆形的高墙。高墙之内，粮仓一个挨着一个，如同排列有序的蜂窝。说是蜂窝并非危言耸听，因为仓囤都设在地下，仅留一个朝天的孔。上面搭建圆形的茅棚。茅棚式样无异，高矮相差无几。

　　李渊与李世民在中间那个粮仓前停下来，弯腰抓了一把黄澄澄的小米，然后摊在手掌上看了一遍，又捏起几粒放在嘴里咬着，言道：“保存得不错。李县令、尚将军，将士用粮看来要从这永丰仓调拨了。再是，大军所到之处，无不开仓放粮，以济贫弱。请拿出两万斤好粮赈济。”

　　李孝常与尚途一一应下。

　　李世民向李渊请示道：“我不放心在正在城外扎营的将士，先走一步了。”

　　李渊道：“让将士在这城门四里处扎营。要接受龙门被偷袭的教训，一营有事，他营支援，以烟火互相通报敌情。城内不住一兵一卒，以防扰民。”

　　“据报，除了数万官兵正向潼关一带集中外，别无其他险情，若不在这华阴县常住下去，无风声鹤唳的必要。”李世民言道。

　　李渊若有所思：“近来夜里睡不着，常想起夏王窦建德。这个土皇帝既然未加入反王们的联盟，可别与王世充有什么交易。他能在萧太后膝下称臣，就有倒戈的可能。”

　　“不管怎么说，他是卓有成就的反叛者，在萧太后面前称臣，也许是权宜之计。再说，就是他倒向朝廷，前来击我，千里迢迢，怎么也会有消息传来呀！”李世民做了个不放在心上的手势：“警惕性是要的，却不可过分。”

　　李渊将手中的米粒扔到粮仓中：“长途奔袭自古以来不乏其例。这些日子我们有些放松警惕，特别是对窦建德，竟无探马探察，一个多月来，连他的一点消息都没有。传我将令，三军将士去骄戒躁，严阵以待！”

　　李世民以为父亲神经质，但却不能不执行军令，便令将大元帅的命令传达下去，打马来到李元霸扎营的东门处。自从在龙门城门被韩擒虎偷袭后，他就特别关心起李元霸来，不仅派宝琮到元霸的帐下辅佐，还抽空开导元霸。因为即将到来的潼关大战，还需元霸冲锋陷阵，元霸的作用是谁也代替不了的。

　　李元霸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没有仗打就急得发疯，李渊与李世民又严禁他喝酒，便疯得更厉害了。行军途中还舒坦些，每当安营扎寨，就焦躁起来，看着什么东西也不顺眼。好在他心眼不错，对将士

如同兄弟，从不打骂将士，最多怒吼几声了事。宝琮对他的脾性了如指掌，顺他而不呛他，有事心平气和地与他商量，凡决定的事由他下令，过细的工作自己去做。此时，宝琮在指挥将士安营扎寨，李元霸却不闻不问，与那块足有数百斤重在石马过不去，时而双手举起，时而单臂托起，时而左脚将石马踢翻，时而右脚将石马跺倒，如同玩弄泥丸一般。宝琮看在眼里，暗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老天竟造就了这么一个力大无穷的混世魔王。打潼关这场硬仗，大元帅与大都督定会让他大显身手。"

十月底的风真大真凉，已经扎好的帐篷上下掀动，鼓时俨似快要临盆的孕妇的肚皮，瘪时就像老太婆的腮帮子。扎了一半或正在扎的帐篷如同一面面旗帜，在冷风中啦啦作响，猎猎飘扬。

待营盘全部落成，宝琮正要进帐歇息，忽然发现李世民在亲兵们的前呼后拥下向这边走来。临近中军大帐时，只见李世民从亲兵手中接过比一般的硬弓大一倍的紫漆雕花弓，搭上一支比普通箭矢大一倍的雕翎箭，弓弦陡响，雕翎脱弦而出，一只正在南飞的大雁从天而降，正落在宝琮身旁。宝琮将大雁捡起，吃惊不小，原来雕翎不仅将大雁的双眼射穿，而且仅露箭羽。心里话："都说大都督箭法厉害，能射透门楣，果然名不虚传！"

这时，李世民来至中军大帐前，向正在发愣的宝琮戏谑地道："宝统军，发什么呆？是嫌我的箭法不好吗？"

"是大都督驾临，在下有失远迎，请大都督恕罪！"宝琮这才从呆愣中回过神来："大都督好箭法，好箭法呀！外面冷，快进大帐吧，我这就派人将雁煮了让大都督下酒。哈哈，这家伙好重，足有七八斤哩！"

李元霸听到了个"酒"字，大喜过望，几步窜过来，叫道："二哥，父亲不让我饮酒，馋死人了。今儿个二哥饮酒，也赏小弟几杯好吗？"

"三弟，这禁酒令是不能破的，父亲都禁了酒，何况你我。"李世民指着宝琮："刘统军不过顺口一说罢了，你却认起真来。告诉你说，仗有你打的，到时候可别装孬种。酒也有你喝的，但要在破了潼关以后，待潼关一破，你若一顿喝不下二十斤美酒，我就军法从事！"

李元霸言道："就怕二哥说话不算话。来，拉钩！"

"拉钩就拉钩！"李世民将右手的小指勾在李元霸右手的小指上："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要！"

大家进入中军大帐，李世民边向李元霸讲做人、处世、用兵的道理，边等着那雁成为佳肴。就在这一时刻，哨兵来报：足有两万骑兵向这边驰奔而来。离此仅二里许了！

来者既未事前通报，又未被探马探得，定是敌众无疑。李世民冲出大帐，一眼认定是官兵向这边杀来。于是急令将士准备迎战，同时

令燃起狼烟，告知在西、南、北三门处扎营的将士前来救援。

此时，暮色已至，加之狼烟四起，双方兵马掀起的尘土滚滚，能见度很低。

这突如其来的两万骑兵如从天降，来势凶猛，李元霸的将士还未进入临战状态，就杀进了营盘，两军接战，杀声四起。李元霸如同蛟龙入海，猛虎下山，拍马向前，双锤就像出洞的双蟒，上下纷飞，连杀敌十余众，而且越战越勇，大有翻江倒海之势。将士们也拼死一战，双方互有死伤。李世民也忍耐不住，亲自出马，剑如飞虹，连杀数敌。敌众被李世民、李元霸兄弟吓破了胆，后退者大有人在。义军将士这才由被动变为主动。

来者正是尤金斌率领的两万人马。尤金斌看已处于被动，又见西、南、北三路人马向这边杀来，急令撤退，丢下千余具尸体，利箭般地向预定地点撤去。

李元霸怎会让他们这么轻易地撤走，在白龙驹的屁股上猛击几掌，白龙驹驮着他紧追不舍。骑兵将士看先锋官如此，无不紧紧跟随，追了过去。前来支援的骑兵将士不甘下风，也拍马而去，总计达三万之众。

敌在暮色中前来劫营，已使李世民疑惑，战不多时便退去，而且队伍齐整，更使他疑惑重重。“中敌诱兵之计了”，他恍然大悟，急令人马撤回，然而已经晚了，传令兵的战马虽然是匹良驹，却望尘莫及了。于是，他令宝琮率步兵守好营盘，在胯下大宛良驹的屁股上狠抽几鞭，大宛马理解主人的急切心情，长嘶一声，甩开菜盘大的四蹄，腾云驾雾般地奋起直追，将亲兵的马队拉下了一大段距离。

尤金斌看义军中计，也不回战，一口气跑出了三十余里，进入大队人马扎营的虎牙山前的开阔地带。与此同时，李元霸属下的万余骑兵也紧跟而至。李元霸逢人便杀，直逼尤金斌，一锤将其打落马下。正杀得性起，就见千军万马从山下杀奔而来。说也巧，李世民就在这生死俄顷之际赶了过来，不仅止住了还未进入开阔地的将士，而且杀开一条血路，来到李元霸身边，下死令要元霸撤退。李元霸虽然霸气十足，却很聪明，知寡不敌众，率众回撤。但为时已晚，窦建德的八万人马已经逼近，紧撤慢撤，近七千余众踏上了不归之路。窦建德的胃口很大，欲将义军的三万人马吞入腹中，从后面掩杀过来，落在后边的义军将士，又有三千余众成了窦建德的美味佳肴。若不是李渊率十余万之众赶来接应，怕是三万将士无一活命，就连李世民、李元霸也性命难保。

李渊令敞开城门，将逃回的将士放进，又令立住阵脚，以逸待劳，是否出击，等他的将令。夜色之中，月光之下，十余万人马摆下了长蛇阵，单等窦建德的人马临近。将士们无不严阵以待，跃跃欲试，如狼似虎。此时李渊才弄明白，长途奔袭之敌为窦建德。

说时迟那时快，窦建德及其九万余众旋风般地掩杀过来，一场刀

枪相向，规模巨大的战役眼看就要爆发。凌敬劝道：

“夏王，不到十万疲惫之师，怎敌李渊以逸待劳的十余万虎狼之师？况且咱们人生地不熟。”

窦建德一想也是，急令人马掉头回撤。将士如同退潮的海水，哗地向回撤去。

按照常理，此时正是掩杀的最好时机，李渊却不下追杀令。这可急坏了急于复仇的李元霸、李神通等将士，纷纷要求李渊下令追杀，就连李世民也主张杀个痛快，让窦建德晓得背叛、投降的下场。他看李渊执意不肯，说了声“那也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姓窦的”，双腿在大宛马的腹部一夹，如同闪电般地追了过去。窦建德的人马众多，马匹的种类各异，速度不同，互相影响，不得不放慢步伐，他很快就离其仅百余步。当此时，他拈弓搭箭，借着朦胧的月光，瞄准了那个状似窦建德的将领。这个将领并非窦建德，而是窦建德的堂弟、副将窦建伟。合当窦建伟命不该绝，雕翎歪打正着，嗖地飞了过去，正中窦建德右臂，仅露箭羽。窦建德疼痛难忍，歪了数歪，险些坠落马下。为了不影响士气，他忍着疼痛，带箭前逃，但却十分狼狈。李世民收起了箭，打马而回，被李渊好一番训斥。

五更时分，李渊下令回城，为防永丰仓遭遇不测，增派了兵力。当他回到华阴县衙的时候，已秋阳高照。他极为懊恼，在厅堂中走来踱去，就像一只受伤的虎。他不明白曾经发誓与杨广决一死战，还朗朗乾坤，造福于百姓的窦建德为何在杨广就要寿终正寝、大隋王朝天数已尽的时刻叛变投降，不明白窦建德为何不向兵力快消耗殆尽的众反王发难，而跋山涉水，长途奔袭于他。更不明白王世充用了何等高明的手段，将一只猛虎拴在自己麾下，也不明白窦建德是怎样人不知神不觉地突然出现在这华阴一隅。正当他需要大量人马，准备攻潼关的关键时刻，白白搭上了万余将士和近万匹战马，这是多大的损失？这个损失是他这个主帅造成的，他内疚、惭愧。严格地说，罪魁祸首不是窦建德，而是他这个不无骄傲情绪，目光短浅的大元帅。一失足成千古恨，他应当忏悔，应当向死难将士赔罪。此时，他的心绪很乱，既痛恨做了朝廷鹰犬的窦建德，又痛恨自己的无能，但更多的是对死难将士亡灵的忏悔和超度。孙义举将早餐端到他的面前，劝他息怒用饭，他颓然而坐，言道：“将士们死在我李渊的手中，这饭我能吃下吗？一万将士，一万条性命啊！若明明白白地捐躯，我心里还好受些，可……他们，唉！”

李世民颠着脚步走进来，他理解父亲的心情，便不去相劝，而是发自内心，痛心疾首地检讨自己：“父亲，造成这种状况，全因我放松警惕，指挥不当所致。父亲曾告诫我注意窦建德的动向，我却不以为然。不以为然也罢，能早做出判断，止住兵马，也不至于上窦建德老贼的当。事情已经发生，悔之不及，我愿受军法惩处！”

李渊趋向冷静，但却仍然火气难按：“世民，教训啊！我要向窦

建德这条朝廷的走狗讨还血债！”

“此仇不报，枉在人世，可惜昨夜未能射中建德老贼。不过，应当乘机掩杀，让姓窦的尝尝背叛的滋味！”

“我难道不想乘机掩杀吗？不行啊！一怕中他的连环计，二怕将他逼急了回过头来与咱厮杀。当然，咱比他多两万兵马，将士同仇敌忾，而且阵营齐整，打杀他的威风并不难。可你想过没有？一旦捉对厮杀，咱会损失多少人马？咱不能拿将士的性命作赌注。潼关未破，长安未下，我要的是积聚强大的兵力，而非力量的消耗与分散。”

“以父亲之见，该如何消灭建德贼子？”

“这一，先尽仁义，看是否能将他说动，使他回心转意。这二，若他执意与咱拼到底，就切断他的粮道，不攻自破。今三晋之地，尽归我有，民心所向，无人向他提供给养。隋朝共有最大的粮仓四个，西京长安的太仓，东都洛阳的含嘉仓、洛口仓仍在朝廷之手，华阴的永丰仓又在咱们的控制之下，他不得不从河北运送给养。若粮道阻断，他只有喝西北风了。咱们遇到过粮荒，知道十数万人马断粮的滋味。今天上午派人到虎牙山向他下书，邀他在华阴与虎牙山中间的龙王庙谈判。他若答应，就有悔过的可能，若不答应，咱就采取行动。”

“让我出面与他谈判吧。”

“不，我亲自出马。你的思维虽然比我敏捷，口才也比我好，但震慑力却不如我。一个庄户佬，在我面前还有何能耐！”

这时，李元霸大步流星地来到李渊和李世民面前。他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要酒喝。理直气壮地道：

“父亲、二哥，我李元霸昨夜可是立了大功的，少说也打杀了窦建德王八蛋的三百多个将士。更值得骄傲的是小爷，不，我一锤将他的先锋官尤金斌打了个脑浆崩裂……”

“元霸，你小子是来请功的吧？”李渊板着面孔：“想要个什么功啊？”

“要功干什么？又不能当酒喝。”李元霸涎着脸：“父亲，你就给孩儿些酒喝嘛，孩儿实在忍不住了呀！好父亲，孩儿以后多杀些敌人也就是了。”

“元霸，你还有脸要酒喝，要顿打还差不多！”李世民啪啪地拍着几案：“若不是你对我不予追赶的命令置若罔闻，也不会伤亡那么多兵马。”

李元霸被激怒了：“怨我吗？胡扯八蛋！小爷只管厮杀，不管调兵遣将。都怪你这大都督，大意轻敌，以致有今日之败。不想你不但不检讨自己，还嫁祸于我，呸，什么狗屁大都督？再说了，人家杀进了小爷的营盘，小爷能不反击吗？不反击等死吗？嫌小爷不听号令，你的号令是什么时候下的？人马都追上去半天了，我的二哥！在这事上父亲也有责任，为什么不早派人探察？人家不知不觉地杀上门来

了，才调兵遣将！”

李世民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哑口无言。

“元霸，你说得好！今儿个我就破戒，让你喝上十大碗！”李渊向孙义举道：“拿酒来！”

窦建德率众撤回虎牙山中，一头扎在帐中的榻上。右臂上的箭伤使他痛彻心肺，冷汗淋漓，虽钢牙紧咬，却也经不住折磨。随军医生闻讯赶来，脱掉他的盔甲，拔出箭矢，敷上刀伤药，疼痛方才减轻。是谁能在见度极低的情况下将他射中？非神箭手不能为之。细看箭杆上的字迹，方知是李世民所为。发恨道：“李世民啊李世民，不报这一箭之仇，我窦建德誓不为人！”

守在床头的凌敬擦着窦建德额头上的汗珠：“夏王息怒，养伤要紧。今夏王计取了李渊万余将士的性命，得活马六千余匹，战绩显赫，足以消心头之恨。此处不是久留之地。李渊必然寻机复仇，若断了咱的粮源，后果怎样，夏王心里清楚。依微臣之见，待夏王的伤势稍有好转，就撤兵回冀。”

“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就是断了本王的粮源，本王也要拼他个鱼死网破！”窦建德十分坚决。

“葬送了这十万人马事小，夏王的性命事大。再说，若人马丧尽，夏王苦心经营的夏国就会沦于他人之手。如此以来，定会被天下人耻笑。微臣到现在还没弄明白，明摆着王世充是在行挑拨离间之计，夏王却硬是向他的圈套中钻。初时微臣曾劝夏王稳坐河北，等众反王、李渊与官兵杀个两败俱伤，再决定助谁，或者独成一军，直逼长安，君临天下。今日想来，微臣的劝阻并不为过。夏王啊，事到如今该悔悟了。若继续被王世充当作枪使，一切都完了！”

“本王既然想弃恶从善，做个忠臣良将，就要忠不顾死，义不负心。说人家王世充用挑拨离间之计，纯属胡说八道。今势力最大的叛军有两支，一是李密为盟主的反王联盟，再一支就是李渊与李世民的晋军。王世充与反王们厮杀，本王与晋军较量，势在必行。一旦将这两支叛军消灭，就能保住大隋社稷，使江山永固。那时，本王与王世充就是功高盖世的功臣，他当丞相，本王任统领全国兵马的大都督，是何等的惬意！兵是不能撤的，不能撤的！”

“夏王啊，天意难违，今隋朝气数已尽，就是能消灭众反王和李渊，还会有更多的反王、李渊与之较量。退一万步说，咱就是打败李渊，人马也会损失大半。人马无多，圣上和王世充能让你任大都督吗？该清醒了，夏王！”

“让本王再掂量掂量。”

二人谈兴正浓，亲兵报说李渊派人下书来了。窦建德以为是战书，不耐烦地道：“让来人回去告诉李渊，就说本王不怯敌，数日后就与他决战！”

“夏王，以微臣看来，非为战书，要战，人家昨晚为何按兵不

动？”凌敬言道：“还是让来人前来面谈为好。”

窦建德坐起，披上一件夹棉斗篷盖住受伤的右臂：“那就让他进来面见本王。”

来人是刘文静。刘文静口齿伶俐清楚，善于外交，被李渊作为前来下书的最佳人选。他不卑不亢，如同闲庭信步似地进入窦建德的中军大帐，双手举起书札，以固有的外交辞令道：“在下司马刘文静，受我家大元帅所派，前来下书，请夏王御览。”窦建德接信的当儿，他一眼发现了窦建德吊着的右臂，心中一喜：“大都督没有射错目标，利箭射中了这家伙无疑！”

窦建德也是大字不识一个的主儿。他将信札交给凌敬：“念给本王听。”

凌敬读道：“夏王陛下：你我同为义军首领，不该自相残杀。我欲与你在华阴县城与虎牙山中间的龙王庙面晤，以解倒悬，请你于明日午时准时抵达。双方各带兵马二百，以示诚意。”

窦建德听罢，向刘文静道：“你先下去，待本王推敲后再回答于你。”

刘文静施礼退下。凌敬进言：

“夏王，此为先礼后兵，若不参加，有失礼仪，被天下人耻笑不说，胆怯之名却难担当。况且，若战端再开，李渊会将好战的罪名扣在夏王头上。那时，人家有理有节，咱们必然被动。”

“李渊这个老狐狸心眼比蜂窝都多，可别中了他的擒贼先擒王之计。”窦建德面现犹豫之色。

“三国时关羽越过长江单刀赴会，传为佳话。想当年李渊闯翠华山龙潭虎穴，世人称颂。夏王胆量过人，识见多多，声名盖世，难道怕他李渊不成？李渊其人微臣极为了解，虽然深通谋略，却决非言而无信的小人，不会对夏王怎样，况且咱们还有近十万人马呢。”

“是啊，本王怕他何来！明日准时赴约。凌谋士，你以为他以何为题？”

“无非是讲叙昏王无道，大隋气数已尽；义军应当情同手足，共同对敌之类的内容。”

“如此说来，他李渊会像你那样劝我休战回冀，联手抗敌，老调重弹，谁听他的！”

凌敬的目的是想让窦建德回心转意，以故极力促使他按时赴会：“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听他讲叙一番有何不可？若他言之有理，咱当按理而行。若他胡说八道，夏王我行我素也就是了。”

“那就写回书吧。”窦建德言道：“本王说，你写。李渊大元帅：书札收悉，知你意欲与本王在龙王庙相叙，很好，本王定准时前往。”

凌敬修改了数处，念于窦建德听了一遍，接着誊抄清楚，将其交给刘文静。刘文静正要说什么，窦建德道：

“告诉你家元帅，可不兴耍滑头。”

刘文静回答：“夏王过虑了。我家大元帅以慈悲为怀，尽量避免打杀人命，方才有叙话之举。若耍滑头，昨夜就将夏王与众将士打发到那边去了。义军将士复仇心切，无不要求立即出兵，报仇雪恨，大元帅力排众议，独持己见，方才有龙王庙叙话之举。夏王，你本是深明大义之人，想当年高举义旗，痛杀官兵，建立夏国，是何等的威风，何等的受世人尊敬，不想你却一改初衷，助纣为虐，令人不齿，莫说他人，我这小小的司马都为你汗颜。”

“怎么，你也有资格教训本王？”

“非为教训，实是劝你悬崖勒马，弃暗投明，继续让世人尊敬下去，青史留名。我刘文静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可天理良心却有资格鞭挞你脆弱的心灵。”

“这……”窦建德怒道：“刘文静，你能从突厥借来兵马，能将死人说活，却难撼动本王的决心。走，立即走！”

“你不让我走，我也要走，在这里看你这形容枯槁，面如死灰的脸吗？”刘文静不失礼貌地深施一礼，告辞而去，临出帐门时又回首道：“夏王，到了鸡飞蛋打的那天，你就是跪请我，我也不会来了。我会向你这样说：一个顽固不化的义军叛徒，不值得同情！”

次日，天阴沉沉的，老不开晴，太阳就像一张苍白的脸。风倒是挺大，但却刮不掉云层，更不能给那张病态的脸增添健康之色。树枝在风中哀叹，似乎在向世人诉说命运的悲惨。

龙王庙不仅在华阴县城与虎牙山的中轴线上，而且在这条线正中的点上。是那位数学家推算得这么准确？用意何在？是哪位建筑大师修建的这座小巧玲、美观坚固的龙王庙？已无从查考。只知这庙建于汉代，是供奉东海龙王敖广的，目的是求敖广保韦占这一带风调雨顺，百姓平安。每当遇到大旱，人们总要到这里举行祈雨仪式，香火极旺，敖广收到的钱财、美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一旦风调雨顺，人们就将他忘了，这也许是人类的一大弊端吧？不是嘛？用你的时候是爷爷，不用你的时候是孙子。

尽管龙王庙是精品工程，但却因年久失修而苍凉破败。屋瓦破损，杂草与蓬蒿争相从瓦缝间逃荒。墙皮脱落，门窗大都腐烂，里边供奉的敖广塑像掉了一支角和两只手，衣裳也支离破碎，惨不忍睹。真不知人们在向龙王求雨时，面对此情此景是何心情，也难怪旱灾连绵，水灾不断。

对话在土地庙前的院子里进行，供奉敖广的几案成了谈判桌，两个木墩供李渊和窦建德就坐。午时一到，早已等在离谈判地点百步之外的李渊和窦建德同时向龙王庙前走来。二人的身后各立着佩剑持刀的二百将士。看似平静如水，心中却如临大敌。一旦出现不测，将会爆发一场大战。

李渊首先坐到几案前，窦建德又坐在李渊的对面。李渊温然自

如，面带微笑，窦建德不无拘谨，表情严肃。李渊向窦建德点了点头：

“夏王面色灰黄，怕是病得不轻，应当尽快疗治。”

窦建德下意识地动了动受伤的右臂，反唇相讥：“大元帅的确老了，须发苍白，面部干涩，最好少些心事。”

开场白过后，李渊单刀直入：“请问夏王，我李渊与你同为义军首领，且与你无怨无仇，为何背井离乡，前来击我？”

窦建德大言不惭：“本王心高气傲，愿意怎样就怎样，你管得着吗？我倒要问你，你为何背叛朝廷，与圣上过不去？甘做千人唾骂、万人指脊的逆臣贼子？”

“你不问我也想告诉你，杨广无道，祸乱天下，民不聊生，为害社稷，不除不足以合天理，不足以平民愤。为了社稷，为了百姓，以故高举义旗，伐无道，诛昏君。你当初不是也鉴于这个原因才举义的吗？如果说我是逆臣贼子，你又是什么？况且你比我早数年起事，况且你建立了国家，自立为夏王。我被千人唾骂，万人指脊，你当碎尸万段了！”

“我……我不是已经弃暗投明了吗？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改了就好嘛。”

“这正是你的逆天大罪。你背叛义军弟兄，甘心卖身投靠，成为朝廷的鹰犬，逆潮流而动，千夫所指。其结果不言而喻，不是被义军将士斩杀，就是被杨广、王世充剁为肉酱，别无其他出路。”

窦建德理屈词穷，恼羞成怒，霍然而起。大概是用力过猛，伤臂疼痛，既龇牙又咧嘴。

“堂堂一国之主，竟无涵养到如此地步，真真的可笑。”李渊示意窦建德就座，言道：“大丈夫敢做敢当，何用这般狂怒。记住，气火伤肝。一个君主，应以身体为重。你再记住：人心服于德，不服于力。”

窦建德重新入座：“李渊，君子不揭人之短，你非君子也。”

“这么说你承认当鹰犬做爪牙是你之短了？知错就好，若浪子回头，金都不换。”

“这……你！”

“夏王啊！非是我李渊揭你的短，这短不揭，你怎能立地成佛？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别看你今日被王世充宠着，等待你的是死路一条。咱不说他人，就说我吧。我怕伤害性命，方才不计你杀我万余将士之仇，苦口婆心地劝诫于你，你若继续执迷不悟，也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用韩非子的话说：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李渊，李元帅，也许你这番话出自内心，本王表示感激也就是了。但蛇有蛇道，人有人路，我若朝秦暮楚，授人以柄，不如任着一条路走到底。就是不能流芳百世，遗臭万年也并非坏事。”

李渊发现窦建德已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认识，便趁热打铁：“老天要让谁离开这个世界，必先使他发狂。上苍想让你踏上不归之路，就先让你狂到利令智昏，忘乎所以的地步。你问问自己的良心，对得起那些为你建立夏国长眠于地下的义军将士吗？对得起拥戴你的百姓吗？对得起反王们吗？对得起因你支持孙安祖造反，被官府杀害的全家人吗？他们盼着你为他们报仇雪恨，而非卖身投靠。他们要你打江山，建天下，而非小富即满，苟且偷安。孟子说得好：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守节而仗义者，必为上苍和臣民尊敬，福虽不一定至，祸却远去了。而恶贯满盈者，必会受到上天和臣民的惩罚。夏王，不，建德弟，大丈夫宁可玉碎，不为瓦全！我李渊多么想与你联手打天下呀！”

这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催人泪下的话，能感动任何人，却未感动心理已经变态的窦建德。这个农民的儿子，这个全家死于非命，曾经信誓旦旦的义军将领，竟然如此回答：“李渊，你别他娘地讲这些狗屁道理。告你说，你就是扒出心来晾着，我也不为所动。咱们就开战吧，大不了一死也就是了。我死，留下个忠臣良将的美名，你死，留下的却是逆臣贼子的恶名！”

“你真的视你千万将士的生命于不顾？”

“人总有一死，他们若随我步入黄泉之路，是他们的造化！”

“好一个螳臂挡车，执迷不悟的窦建德！”

“好你个不知死的李渊！”

李渊看事情已无挽回的余地，言道：“那就别怪我李渊不讲情面了。战场上见！”说完转身就走，头也不回。大脚踏得黄土地咚咚直响。

窦建德却仍然坐在那里，却并非有悔改之意。由于伤臂疼痛难忍，心如刀剜，举步艰难。

既然决战的意向已定，别无选择，只好制定方略，在尽量减少损失的情况下，全歼夏国之军了。但这场战役十分难打，因为义军仅比夏王窦建德多四万人马，而且还要留出两万将士守卫永丰仓。切断他的粮道不失为上策，但要达到目的，需数万人马，如此以来，顾此失彼，华阴城与永丰仓就危在旦夕了。在回城的路上，李渊这么想着，直到进入县衙中坐定，还没能从思绪中恢复过来。他问也在苦苦思索的李世民：“窦建德送粮的车队离这里还有几天路程？”

“据报，最少要六天才能到达。”李世民道。

“潼关方向有何动静？”

“敌无向这边运动的迹象。我以为他们不会弃要塞前来支援窦建德。”

“这就好。估计窦建德的粮食最多只能用三至四天。因此，前来攻城夺粮的可能性极大。切断敌之粮道的计划也就暂时搁置了。”

“父亲是想半道设伏吗？”

“设伏不失为上策，但如此以来还有可能损失兵马。若有既不损失人马，又能全歼敌人的高招就好了。”

“行火攻之计。今天旱无雨，北风劲吹，点燃火种，必成燎原之势。”

“我也想到了这一妙招，困难的是燃火的将士如何进入虎牙山。窦建德善于用计，必防我火攻。”

父子俩沉默起来。这时，李元霸又来讨酒喝，李渊心中陡亮，言道：

“元霸，多亏你使为父茅塞顿开。你小子就不必再磨嘴皮子了，今儿个再让你饮十大碗！”

窦建德回到虎牙山中，从军医生将他右臂上的伤口重新敷上药，又给他服下跌打丸，疼痛方才有所减轻，精神也好了许多。但当他听说粮食仅够两天之用，从河北发来的粮车最少六天才能到达时，臂伤又处于疼痛难忍的状态。言道：“为今之计，只有攻打华阴城，夺取永丰仓了，明日夜间攻打华阴城，就是拼掉老本也要将永丰仓夺到手。”

凌敬道：“原计划粮队再有三天就能到达，不想役伕喝了生水，大都拉稀，以故速度缓慢。探马报说，若继续下去，时间还要推迟。附近的郡县已全部降了李渊，百姓把粮食藏了起来，外出打粮者不是被歼灭，就是空手而归。如此下去，只有夺取永丰仓这一条路可走了。这些消息微臣本当早告诉夏王，因夏王有伤在身，未敢启奏。本以为今日与李渊谈判，夏王能回心转意，就是不与李渊为伍，率兵回到河北也好。不想夏王……唉！”

“水来土屯，兵来将挡，有何好叹气的？”窦建德斥道：“你们这班文人患得患失，总是把芝麻粒大的事看得比天还大。胜败乃兵家常事，事情总会有转机的嘛。好了，事情就这样定了。传本王旨，做好攻城准备，明日三更进军，平明攻城！”

次日上午，西北风越刮越大，呜呜直叫，似乎要把这个世界撕成碎片，再扬到天宇之外。

近中午时分，虎牙山下来了一群百姓，百姓推着酒篓，抬着酒坛，挑着米面，一辆牛车上还装着三头大肥猪。看样子有百余众，仅酒就有数十篓，百二十坛。守卫山口的将士得知百姓们前来劳军，喜出望外，却不敢做主，请示了窦建德之后，方才放行。

百姓们行至虎牙山的腹地，看帐篷林立，便坐下来歇息，并用瓢勺之类器具从酒篓中舀了黄酒解渴。附近将士实在眼馋，纷纷前来讨酒喝。百姓中那位面目和善，年纪不过三十岁的汉子说是这酒是孝敬夏王的，说什么也不答应。后被纠缠不过，亲自打开了两个酒篓，任凭将士自舀自饮。将士们你争我夺，两篓美酒被一抢而空。不知是酒力太大，还是掺了麻药，眼见得二百多名将士纷纷倒地。

“快，倒酒引火！”为首的汉子一声令下，近五百斤上等的佳酿被

倒在帐篷和树木、杂草丛中。早有人从粮袋下拖出硫磺、松香等引火之物，遍地抛撒。与此同时，十几个百姓几乎同时掏出火镰、火石和木屑制成的枚子，点燃了火种，然后引燃了酒、硫磺和松香。

高山之上，山林之中，又有山风劲吹，大火很快就成了燎原之势，漫山遍野地燃烧起来。待被附近的将士发现，已无救灭的可能。

常言说：水火无情。此话不差，那火舔着长长的舌头，见树就烧，遇帐就燃，气势汹汹，烧得将士四处逃窜。可他们怎能逃得掉？就在这时，山林之中又有十数起大火燃起，整座山险林密，帐篷如星的虎牙山成了一片火海。

窦建德闻变，急令将士救火，莫说山中水源奇缺，就是水流潺潺，扑灭大火也是一场梦。火舌向中军大帐舔来，燃着了这座硕大无比的帐篷，同时烧裂了帐中的二十余坛美酒。风助火势。酒助火威，窦建德、凌敬被围困在大火之中，尽管想千方百计突围，却无能为力。窦建德的战马的尾巴被火舌舔着，长嘶一声，将窦建德掀于火海之中，同时向前窜去，碰伤了凌敬的坐骑，凌敬也变成火魔的美餐。

人竟如此诡计多端，生命竟如此脆弱。

第六章　京都易主

李渊率领十数万兵马出潼关进入关中，令在关前扎驻，下令歇息一夜，次日进军。与李世民拾级来到潼关的城楼，燃起火烛，连夜查封关中财物。收缴白银五万两，粮食四十万斤，弓弩及各种器械一万八千件，箭矢三十万支，帐篷两千五百顶，以及其他物品一宗。

二更时分，李渊坐镇潼关的元帅厅，传刘文静来见。刘文静不敢怠慢，匆匆而至，望着威严的李渊问：

“大元帅传末将何事？”

李渊言道：“我给你兵马两万，守卫潼关，兼守永丰仓。永丰仓已有兵马两万守卫，你再拨兵一万前往，此仓和这潼关若要失守，我找你算账！我已派人前往太原，封李建成为陇西公，令他兼管永丰仓和潼关的守卫事宜，你就听他的号令好了。”

三晋已经太平，潼关已经到手，占三晋而守险关，为天大的快事。这大出刘文静的预料，惊愕之余，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之情由然而生，不免喜形于色：“末将德才俱差，大元帅却将此重担放在末将身上，可见大元帅对我看中到了何种程度。士为知己者死，我当使出浑身解数，守好这潼关和永丰仓，若是有失，甘受军法！”

李渊目光敏锐，一眼看出刘文静处于亢奋状态，以极为严厉的口吻道：“心莫若公，貌莫若和，言莫若正，这是为士为相乃至庶民做人做事最基本的准则。你仅挑了这副担子，就有些忘乎所以，怎能做更大的事。永丰仓是隋国最大的粮仓之一，是我十数万兵马的生命之

源；潼关乃关中的门户，地理位置之重要你不是不知。我之所以派你护仓守关，主要是看中你的灵活与稳健，望你自重。”

“是，大元帅。”刘文静满面愧色：“以后定喜怒有度，不烦不乱不怠，保永丰仓和潼关万无一失！”

“好了，从今天夜里起，你就是这潼关的主人了，我回中军大帐居住。”李渊站起身来：“你的两万兵马从康稍利的人马中拨给，今夜即到。”

自己住厅堂，让李渊宿大帐，刘文静心中不安，劝道：“这关上厅堂坚实，遮风挡雨，大元帅还是宿在此处为好，明日末将再搬来不迟。”

“刘文静啊刘文静，你原本做事干净利索，怎的婆婆妈妈的了？你是这潼关的主人，我怎能鹊占鸠巢？”李渊走出厅堂，站在关楼上望着潼关内外的万家灯火：“刘司马，与其位勿夺其职，任以事勿以间言，我不仅不能在这关上住宿，亦不可乱你守关护仓的方略。大起胆子干吧，我并非是用而又疑的促狭鬼。”

刘文静心服口服：“尹文子有言：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而贵其能与众共治。大元帅之作为，正应了这句经世名言。”

李渊欣然接受，下了关台，踏着月色回到中军大帐。他太累了，需要早点休息，可他根本不能休息，因为中军大帐中坐满了前来看望他的三秦父老，正眼巴巴地等待他的回归。

他的到来，使大帐中涌动起一股爱的暖流。已经在大帐中等了足有一个多时辰的士庶代表们闻风而动，纷纷向他跪拜，热泪盈眶者大有人在。

“父老们，你们是我李渊的衣食父母，是托起我们这只除昏王打江山之船的清流，我李渊应当跪拜你们才是。起来，都起来就座，咱们好好谈谈！”李渊扶起为首的士绅曲一报：“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咱们是一家人，不必多礼。三晋父老帮助、看望我时，我也这么说过。礼勿繁，亲勿忘，日后大家互相记着，同扶相帮也就是了。”

曲一报年已古稀，须发皆白，曾做过县丞，因有侠义心肠，为一桩冤案鸣不平，得罪了上峰，被革职治罪，入狱两年。出狱后发愤经商，终成三秦首富。他发财不忘众乡亲，曾筑散金台，将自己的资财散发给穷苦百姓，佳话不断。文帝升天前的那年，曾在长安太极殿召见了他，赐他三品爵位，并大笔一挥，写下“天下第一善”五字。荣归故里后，他更加努力，合法经商，义以生利，利以丰民，经常捐款捐物，利国利民。可惜好景不长，杨广登基后，征伐高丽，征兵拉伕，增加赋税，因他曾说过“让民休养生息，不可穷兵黩武”的话，被杨广拿获，家产充公，用作军用。数日之内，便由富翁成了穷光蛋，又在大牢中苦熬了三年，方才回到家乡，重新创业，虽未崛起，也算个富户。然而，他的人品没有丢，威望没有丢，虽然他只知做好事，不知

问前程，四庄八疃的士绅，特别是平头百姓，都记着他的大恩大德，推崇他，拥戴他，将他作为精神领袖。这次百姓推举了十个代表前来拜见大元帅，代表们又推举他为代表的代表。此时，他被李渊扶到座位上坐下，握着李渊的手至恭至诚地道：

“大元帅在潼关西门前安营扎寨的消息传来，三秦百姓欣喜若狂，无不日盼夜想，望眼欲穿。先帝在时，四海一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当今圣上竟昏狂到视民于草芥，挥金如土，荒淫之极的地步。不仅先帝创立的家业被他糟践得不复存在，连捧他敬他，盼他一改前非。重振朝纲的百姓都推向了无底深渊，在水火中挣扎。人心已失，江山为之不存。大元帅举义，上顺天意，下遂民愿，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暗中联络，想为大元帅拿下长安城做点事情。这不，三万百姓子弟自愿报名从军，只要大元帅答应，明日就可结队前来。百姓集银四万两，粮食十万斤，以供三军之用，明日下午即可运达。东西虽少，却是百姓的一片心意，请大元帅笑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此时刻，三晋父老的音容笑貌又展现在眼前，与大帐中这一张张纯朴、和善、憨厚的面孔融合在一起。李渊又一次被感动了，泪水模糊了视线。他向代表们深深地施了一礼：“各位父老，今饥馑并臻，父老们家无隔夜粮，却硬从自己口中将粮食抠出来交我李渊使用，大恩大德定当重报。从军壮士我收下，白银与粮食不仅不收，我还要开沿途各郡县的粮仓放粮，以济贫民。”

那个面色黝黑，如同古铜般的代表站起来：“刚才德高望重的曲先生说过，这是百姓们的一点心意，大元帅别嫌微薄，一定要收下。要是不收，叫俺如何向百姓交代？”

“是啊，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银两与粮食虽少，百姓对大元帅及将士们的情谊却是无价的。”

“大元帅人马十数万，其他费用不论，仅口粮就日需三十万斤左右。虽然十万斤粮食不够将士半日之用，却也能解将士半顿之饥，大元帅就收下吧！”

“百姓们送粮争先恐后，情景感人，大元帅若是不收下，会凉了百姓们的心。”

面对大家的恳求，李渊的泪水终于抑制不住，声音也不无震颤：“好好好，这粮食与银子我全收下，全收下，同时也收下了父老们的深情厚意！我不是嫌少，是因为父老乡亲太穷了，我不能从他们的嘴里夺食。况且三晋之地粮食较为充足，我又占了全国四大粮仓之一永丰仓，能救大家半年之急。若是拿下长安城，会得到大批金银、粮食。前者将士在龙门城以东地域内断粮，父老乡亲送来的粮食，我全部收下了。义举，传我命令，明日让公孙顺德收下乡亲们送来的粮食、白银。收粮依照前例，以高于市价的一倍购买。世民，你记着，明天前来报到的三万子弟兵，你亲自接下。军中有军裳两万套，不足

部分从潼关官兵留下的军裳中支取。器械足用，让子弟兵们根据自己的爱好，随便择取。黄金累千，不如一贤，要注意发现人才，大胆使用，用心雕琢。夜光之珠，不必采于孟津之河；盈把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

关于高价收粮一事，引得代表们议论纷纷，无不向曲一报投去请他谢绝的目光。

“诸位就不要为购粮之事说什么了。这是大元帅的一片心意，若诸位拒绝，会凉了大元帅的心。”李世民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之报，不管大元帅是否能成九五之尊，日后定会重报。”

曲一报以毋庸置疑的口气道：“得民心者得天下。今大元帅威震华夏，名扬四海，民皆敬之，定能除昏王，立江山，俯仰天下，造福于社稷与百姓。”

李渊微微一笑，表示赞赏曲一报的言辞，然后将李世民介绍给大家：“这是我的二子李世民，今为大都督，统率三军。世民，父老们对咱们如此礼遇，为父感激不尽，你也要当着大家的面表个态。”

李世民向大家施了大礼，言道：“班固曾言：福善之门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于内离。我是父老们的子弟，父老们对我恩重如山，我当以子侄对待严父慈母般地对待士绅百姓，使之永远和睦下去。”

这次未来的天子与黎民百姓的会见在大家一片赞誉声中结束。李渊恳请大家宿于营中，次日回去。曲一报代表大家婉言谢绝，李渊只好派兵相送，中军大帐归于宁静。

与往常一样，李渊的睡意和疲惫被百姓们圣洁的感情驱逐得一干二净。他追昔抚今，心的海波澜起伏，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向李世民道：“看来明天是走不了了，就后天开拔吧。天已过了五更，你该休息些时辰，明天大忙哩。”

“我的睡意被百姓们的情和意赶跑了。”李世民牢牢记下了这动人心魄的一幕，心里想：“父亲之所以能到这伸手就能摘到硕果的地步，是以诚待人的结果。我当尽力效法，做个父亲那样的人。”

于是，二人坐到火炉边，谈百姓的情义，谈如何对待百姓，谈怎样拿下长安城，就连登基坐殿的事也涉及到了。木柴已经成木炭，没有烟，没有火苗，呈现着暗红色，映着李渊与李世民极为相似的脸庞。父子俩交流着感情、心得，计议着军事乃至国家大事，谈得十分投机，感情极为融洽。孙义举熬不过，伏在几案上打起了呼噜。李渊指着孙义举：

“义举睡着了，咱也睡吧。”

李世民答应着：“就睡，就睡。”

然而谁也没有睡，因为谈兴正浓。

雄鸡高唱头遍时，二人各自坐着打了个盹，便被前来探望李渊的百姓吵醒。李世民怕被百姓们缠住，向李渊道：

“我回营去了，仅接受新兵一事就够忙一阵子的。”

李渊简简单单地擦了把脸：“看来三秦百姓是不会让我安生的，今天不接待上十拨八拨才怪呢。我来接待百姓，军中的事就交给你了。今天一定将该办的事办好，明日一定出发。据报，杨广与宇文化及已准备回长安，定要在他赶到前将长安拿下。”

正如李渊所说，三秦百姓的热情高涨，从天亮到中午，就接待百姓代表三百余人，不仅收下了百姓的盛情，而且收下了百姓们捐助的大量粮食和白银，还有牛羊、美酒、布帛等物。中午饭是陪来自长安城近郊的百姓代表们吃的。代表们告诉他，百姓、士绅乃至郡县官吏，都在做迎接他的准备，就连部分将士也有投诚之意，长安城已是四面楚歌。城中的朝臣们如何不得其详，百姓们却盼义师尽快进城。城门三天前已经关闭，严禁出入。城头上不仅增加了将士，滚木礌石的垛码不断增高，看来有抵抗的可能。

李渊表示感谢后言道：“除掉昏王，重立天下，已是华夏子孙的共识，人心所向，杨广及宇文化及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为历史的罪人已成定局。以此推断，官兵们已无心抵抗，摆摆样子而已。就是抵抗，也是以卵击石。”

正说着，成文龙来报：“大元帅，隋将丘师利、李仲文、何潘仁等合众数万来降，请求大元帅召见。”

李渊放下饭碗，向大家抱歉地道：“诸位，实在对不起，失陪了。义举，安排诸位到后帐用茶。成将军，你亲自将降将领入这中军大帐中，可要热情些。人家既然来降，就是咱们的兄弟，决不可另眼看待。”

代表们离去后，大帐中刚打扫干净，隋将丘师利、李仲文、何潘仁便走了进来。

丘师利是员老将，五十多岁年纪，但却鹤发童颜，黑须拂胸，若非身着戎装，会被认为是得道成仙的道士。他跪在地上，嗓门很大，如同洪钟：“隋将丘师利拜见大元帅！”

李仲文不到四十岁年纪，个头不足五尺，面黄无须，声音细弱，典型的儒将模样。他跪地抬头：“降将李仲文叩见大元帅！”

“大元帅，我何潘仁早有投降之意，惜被副将史大全掣肘。万般无奈，昨夜将他干掉，方才遂了心愿！”何潘仁三十岁左右，虬须杂乱，二目炯炯，豪放直率。

“三位的大名我听说过，丘将军大概是蒙族人吧？”李渊言道。

丘师利回答：“大元帅所言极是，末将是蒙族人。先帝在时，在长安城中开店铺，因自幼爱好武功，便入了伍。后在高丽国作战有功，被擢升为中郎将军，镇守渭衲。”

待问过李仲文、何潘仁的情况后，李渊将其三人一一扶起就座，以交谈的方式提问他们为何投降。李仲文抢先回答：

“说实在话，我们并非仅仅因为隋气数已尽，早找归宿而降，主

要是仰慕大元帅的高风亮节，与大元帅共事心悦诚服，而且有一种安全感。”

李渊将目光投向何潘仁：“何将军，你有多少人马？将士们被你所逼，还是真心降我？”

“共有人马一万，比丘、李二位将军各少五千人马。”何潘仁回答：“真心降者十之有九，不愿降者仅极少数。我已宣布：愿降者留，不愿降者发给盘缠回家，决不强留。请大元帅放心，留下者多为精兵强将，无一白吃干饭的。”

“这就好。”李渊的脸渐渐和缓起来，和善地道：“三位将军都是识时务的俊杰，我欢迎你们前来投我。先保留原职，日后视功之大小升迁。丘将军的人马归李元霸名下，李将军的人马归李神通名下，何将军的人马归柴绍名下。从此与我李渊戮力同心，同舟共济，创一番事业。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军令极严，一般人很难承受。但我们又是兄弟，兄弟之间当以心交心，无话不谈，切莫有什么隔阂。十步之间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三位将军以重情义、感情，英勇善战知名，今后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丘师利拍着胸膛：“大丈夫为人处世，当以良心示人。我可以对天发誓：从今往后跟定大元帅，就是脱皮掉肉甚至丢掉性命也心甘情愿！”

“我李仲文无大能耐，却知高鸟相伴而集，智士择主而翔的道理。既然投于明主麾下，就要不遗余力！”李仲文好像识些字，话说得较雅：“鱼乘于水，鸟乘于风，草木乘于时，今已有水有风有水，再不放胆一搏，等待何时？”

何潘仁拿出了在战场上拼杀的劲头：“凡事不在言语，当见诸行动，是骡子是马，溜一溜就知道了！”

“三位将军，我本当再与各位交一交心，谈一谈战事，可时间不允许啊！三秦百姓热情高涨，催人泪下，我总不能晾着他们吧。”李渊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态：“成将军，你带三位将军去见大都督，让他具体办理受降及受降后三位将军兵马的安排事宜。”

丘师利、李仲文、何潘仁跟成文龙出了中军大帐，又一群百姓代表涌了进来。他们是从霸上来的，已在帐外的冷风中等了好长时间。李渊的亲兵安排他们到后帐坐等，他们说什么也不肯，理由很简单：以示对大元帅的诚心。

白天在匆匆忙忙中过去，夜晚又悄悄地来了。大帐中燃起了烛火。李渊送走最后一批百姓代表，二更就在不知不觉中溜掉了。他肯定李世民会来向他汇报情况，便坐在火炉边相等，不一会儿就迷糊过去。

都说“日落北风死”，今夜的西北风却“呜呜”地叫个不停。原本就没有一丝云的苍穹被刮得更干净了，一尘不染。黛色天幕上亮晶晶、滋丁丁的星星调皮地眨着眼睛。已是十月中旬，月亮虽然不再那么

圆，但却仍然很大很可爱，抛洒着银辉，毫不吝啬。

大帐中传来了脚步声，声音很轻很轻，似乎是踏在白云间或棉花上，来人原来是杨广。“你来干什么？投降吗？很好很好，你是该投降。不过你也太随便了，应当素马白车，一步一跪，毕竟你的罪恶弥天！”李渊这么说，就见幽灵似的杨广飘然而去。“哪里去！”李渊驾起云头，急起猛追。然而为时已晚，杨广被一只大手死死地抓住……

“父亲醒一醒，醒一醒，别做恶梦了！”

李渊猛地睁开眼睛，发现李世民站在身边。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问：“世民，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听见了，父亲高喊‘哪里走’，似乎在追什么人或动物。声音坚决而缥缈，很是骇人。”李世民言道：“父亲太累了，定是做了恶梦。”

李渊搜寻着梦的足迹：“梦见杨广被一只大手抓走了。难道众反王们到了江都，先我一步抓走了杨广？”

“这不可能。据报，众反王们仍在与王世充争夺洛阳，打得难分难解，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无力顾及杨广。”李世民问：“父亲原本不信梦，今儿个怎的自己解起梦来了？”

“不管怎么说，夜长梦多，应尽快向长安进军。”李渊边摁着太阳穴边问：“长安的情况如何？”

“靠山王杨林前天下午病故……”

“怎么？老王爷升天了？他这一死，对我们拿下长安极为不利。我原来打算向他老人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下令停止抵抗，交出长安，如此以来，非动武不可了！”

“是的，不仅要动之以武，且要费些时日。据探马报告，留守京师的刑部尚书卫文升接过了靠山王主持朝政的权杖，伙同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华仪，挟持代王杨郁，誓与我决一雌雄。今，部分郡县的官兵正向长安城集中，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打就打吧，怕他何来？我有兵马十数万，今丘师利、李仲文、何潘仁又率四万人马来降，势力大增，拿下长安城不在话下。”

李世民看李渊脸上笼起了可怕的冷色，知其为攻打长安的事揪心，便放下此事不提，向李渊汇报了接受三万新兵、改编三万降兵、收受百姓大量捐赠等事。

李渊听罢，面色趋向温和，言道：“要攻陷长安，需扫清外围。今归降者大有人在，顽固不化者也为数不少。外围不清，长安城就难孤立，长安城孤立不了，拔掉这颗钉子的难度就会增大。今咱已有兵马二十余万，所到之处，定如风卷残云。”

“父亲是否想与我分兵？”李世民向火炉中扔了几块干柴：“改编丘师利、李仲文、何潘仁的部队时，我就想过分兵扫清长安外围的事，不想父亲早已考虑过。不知父亲打算这兵如何分，外围怎样扫？”

李渊答道：“你率三万新兵，以及丁武周、成文龙部共计八万兵马自此进兵，经渭衲屯兵阿城，陇西公李建成自新丰取霸上，我亲率

余下的十余万兵马自下邦西上。这样三管齐下，长安城外围不日就可肃清。你与建成事成后按兵不动，供应军需，我来攻打长安城，若遇不测，再动用你的兵马，你以为如此布兵如何？”

“军队视实际情况而动，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父亲如此分兵，可谓精到。不过……”

“不过什么？无非是让我自渭衲屯兵阿城，你率众拔长安城这颗钉子罢了。我并非不想如此安排，可想来想去，还是我亲自出马为宜。”

“父亲偌大年纪，数月来征战不息，劳累不堪，若再劳顿，怕是体力不支，还是我率兵攻打最为合适。再说，你也要给我个立大功的机会嘛。”

李渊言道：“心战重于力战，还是那句老话，我的震慑力比你大，我出马最合适。况且刑部尚书卫文升、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华仪我都认识，说话方便。就这样定了吧，明日上午分兵，下午各自开拔。同时快马报知建成，令其尽快发兵。十天之内这三路人马必须到达预定地点，不可稍有延误。”

兵贵神速，次日上午便兵分两路，李渊率众直奔下邦，李世民引兵渭讷。两天后，李渊的兵马越过渭水，出现在下邦城下。

下邦为县城，城墙低矮，城区不过方圆十余里，根本无抵抗条件。县令魏大化及守军将令唐辛忌无心恋战，一个捧着册籍，一个率仅有的三千兵马，在城南门等候李渊受降。为防扰民，李渊接受降书，安慰数语，留下三千兵马帮助唐辛忌守城，即统军西去。一路之上，所过郡县皆降，畅行无阻，数日之后，兵至长安城下。他一不围城，二不投书劝降，径奔城外的西内苑，收降了驻扎在苑内的重兵，未费吹灰之力，便将方圆近数十里的西内苑收入囊中。先令大军在苑内扎下，轻车熟路，来至苑内的宫殿群内。

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的西内苑这座皇家园林，李渊非常熟悉，隋文帝在世时他就经常在此接收文帝的召见。杨广登基后，他来过数次，一次是在苑内的墓地葬母，一次是在此葬父，另外几次是前来给父母扫墓。此时，故地重游，心潮难平，真想一步赶到父母的坟前，给坟头添几锨土，烧几刀纸，向父母告白数年来未能前来扫墓的原因，诉说自己的酸甜苦辣。但却不能啊，还有好多事没有处理。本着先公后私的原则，他决定先处理完苑内事宜，再到父母的墓前祭奠。

西内苑的建筑刚刚修缮不久，瓦明漆亮，光彩闪烁，与数年前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在原宫殿群的左侧，又修建了一座规模比原来的宫殿大得多的殿堂。殿堂绿瓦红墙，漆柱花窗，十楹三门，蔚为大观，可与官城内的太极殿媲美。正中的门楣上悬一块大匾，上写“逍遥殿”三字。在饿殍遍野，兵荒马乱的岁月中，还耗费大量金钱建设这等规模的宫殿，可见杨广荒淫到了何等地步。

此时，宫殿群已被李神通的人马占领，守卫宫殿群的隋将田庆已率八千兵马投降。负西苑管理之责的太监头儿常长也被拿获。数百名冶艳媚丽的宫女被集中在逍遥殿前等候发落。每座殿堂前都设立了岗哨。岗哨持械肃立，秩序井然。

李渊进入脂香阵阵，香味扑鼻，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逍遥殿坐定，向李神通连下数道命令：收编苑内降将降卒；安抚太监头儿常长及苑内管理人员、仆役，继续管好园林、宫殿；遣散宫女；控制直通西内苑，与宫城仅数里的玄武门；严肃军纪，对奸淫虏掠者严惩不贷。

李神通以商量的口气道："遣散宫女未尝不可，是否从中精选数个供大元帅享用。大元帅眼看就要登基坐殿，而且身心疲惫，让几个娇娥作陪上顺天理，下合民意。"

"长安未下，大业未成，你就有如此之想，若大功告成之时，颓废到何种地步可想而知。你都有这样的邪门歪道，将士就不言自明了。我明告你说，我李渊需要美女，却决不在事业未成之前对宝惠以外的女子动一指头，你也别想借我的光捞什么外快！"李渊勃然大怒："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若我梁歪，下必效仿，我何有威仪可言？将士怎有奋战之心？百姓和隋朝官员如何看我？这样办理，我不成了杨广第二了吗？"

李神通本想做件好事，讨李渊欢心，自己也占占便宜，不想弄巧成拙。于是，慌忙赔罪："末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了些屁话，还请大元帅息怒。其实你这大哥也没别的意思，关心你这小弟的健康罢了。"

"真没有别的意思吗？哼，被女色乱了心扉吧？大富则骄，大骄则暴，你告诉了我一个应当引起警惕的症状，那就是兵骄必败！"李渊拍着几案："你是我的大哥，又是德高望重的将领，不仅应当自重，更应当教诫属下自重。不妨一言一蔽之：若你的属下违犯军令，我连你一起治罪！"

李神通灰溜溜地出了逍遥殿，无端地将在殿门外站岗的士兵骂了一顿，然后来到姹紫嫣红，心惊肉跳的宫女们面前，先叭地吐了口唾沫，以视唾弃，然后亮开嗓门："你们这些专门用香躯供杨广作乐的祸水，真该像拧麻雀的头那样将你们的脑袋扭下来。可我家大元帅心慈手软，要将你们……"

"要将我们怎样？留在他老人家身边吗？"正四品的女官，美人马陵珠心头一喜，脱口而出。

"想得倒美。我李大将军想选几个伺候大元帅，被大元帅好一顿嗑。告诉你们说，大元帅并非昏君杨广，是不爱美人爱江山的主儿，岂容你们这些勾人心魂的美人胚子祸乱朝纲和心神！"李神通咳嗽一声："都给我听清楚了，带上你们的私物，立即滚回家去，一个不

留。限你们半个时辰内走人，晚走一步者，就咔嚓了！”

宫女们立即炸了营，有的笑语朗朗，有的哭哭啼啼，还有的用力地跺脚，活画出了一幅千姿百态的美人图。

李神通的训话被李渊听了个一清二楚。他知李神通在借题发挥，发泄不满，便大步而出，用慈父般的口吻向宫女们道：“大家静一静，我来说几句。刚才李将军的话说得重了些，但将你们遣散回家，与家人团聚，从此结束这伺候昏王的生活，却是我的命令。你们中间，既有官宦人家的千金，又有巨贾富商的女儿，但更多的是从平民百姓中选来的苦人儿。你们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应该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了，我以故做出了遣散你们的决定，请你们理解。李将军，每人支付十两银子，让她们走吧！”

李神通的提议暴露了滋生在将士中的不良情绪，这种情绪若不立即扼杀，将会在短时间内蔓延成灾，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李渊回到逍遥殿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为防微杜渐，将“约法三章”中“奸淫虏掠者杀”一句，改为：勿骄傲、轻敌，绝淫欲，奸淫虏掠者杀，奸淫未遂者亦杀。对女子动手动脚者杖脊四十，严重者剁去双手！写罢，改了几个字，言道：“立即晓喻全军，不得有误！”

李渊惦记着为父母扫墓的事，看离午时还有大半个时辰，便向孙义举道：“准备些纸钱、线香、菜肴，我要给父母扫墓去。自从留守太原至今，没能给父母扫过墓，问心有愧，我是个不孝之子啊！”

孙义举神秘地笑了笑：“大元帅莫急，一会儿祭品就会送来，而且一应俱全，保大元帅满意。”

“义举，你不是在变戏法吧？”李渊知孙义举已经做了安排，便打趣地道：“为父母扫墓，是我盼望已久的事，你小子可别故弄玄虚，把事情办砸了。”

孙义举一板一眼地道：“这是真的，不骗你。前天下午我就安排亲兵杜月征带上银子到乡下找纸扎艺人办理去了，而且叮嘱他午时前一定带祭品赶回来。”

“你怎的知道我要为父母扫墓？”

“大元帅以大孝子著称于世，为父母扫墓是板上钉钉的事。其实我原来不知老爷和夫人的陵墓立在这儿，是西征前大元帅与大都督谈起此事，我记在心里的。”

“唉！我并非孝子啊！真正的孝子该至少为父母大人守陵一年，我却在‘五七’之后就上任去了。”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听你说过这件事，大元帅在老爷与夫人活着的时候孝道已尽，为了国家社稷而没能守陵，不仅老爷与夫人的在天之灵谅解大元帅的苦衷，事实上世人对你的行止极为赞赏。就说我吧，自从跟随大元帅南征北战，从未给……唉！”

“义举，不必伤心，待我坐了天下，定让你风风光光地回乡省亲，为你失去的双亲扫墓，弥补缺憾。”

二人正拉扯着，就见南北官道上两辆马车骨骨碌碌地向这边奔来。李渊翘首以待，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马车。当马车停在他的面前，亲兵杜月征滚鞍下马，向他禀报的时候，他不禁吃了一惊，因为祭品种类繁多，使他眼花缭乱，给父母上“五七”坟的时候，祭品虽多，却难以与之相比。

杜月征一身尘土，一脸兴奋，背书似地道：“禀大元帅，受义举之托，在下到乡下寻觅扎纸艺人，不想十分顺利。艺人们听说大元帅给老爷、夫人扫墓，不仅不收工钱，反而尽其所能，做成了这两车祭品。”他顿了顿：“共计纸扎十九件，分别为童男童女、侍卫、箱箧、妆奁、几案等等。纸钱九千张、香烛一宗，点心、菜肴各四碟，还有……”

孙义举打断杜月征的话：“扫墓当在午时，今离午时仅不到半个时辰，陵墓又离此三里之遥，当立即起行。”

“月征，难为你了。既然艺人们不收工钱，你当记下他们的名字，等日后报答。”李渊走近马车，抚摸着那个形象逼真，惟妙惟肖的童男：“艺人们不仅为了我，也为了父母大人的在天之灵，方才做了这件看似不大，其实却关乎人伦的大事，可不能忘记他们哟！”

杜月征言道：“在下知大元帅知恩图报，便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共计十二人，最令人感动的是那个双目失明，瘦得仅剩一把骨头的老奶奶。老奶奶不仅从箱底拿出了半匹出嫁时娘家陪送的白绫，还指导艺人们扎制。她说：天下大事，忠孝为先。大元帅都这么孝道，何况我们这些平头百姓的子孙！”

李神通、柴绍、李元霸听说李渊扫墓，先后赶来，随着祭品车缓缓来到西内苑北边的墓地。这片皇家园林中的陵区坟头相连，因爵位不同规模不一，但式样却极为相似，坟头用雕琢得十分规整的大理石制成，坟头前立一石碑。离隋文帝的坟墓一箭之地，立起了一座新坟，坟前的石碑显示，这是靠山王杨林的寿终正寝之地。一串白幡在冷风中忽忽啦啦地飘动，几只乌鸦在坟头上“呱呱”地叫，更增加了悲凉的色彩。

李渊原以为父母因受自己拖累，无人祭扫，不想却大出他的预料。坟头上无一根杂草，墓碑上无水斑秽迹。从供桌前烧红的黄土分析，定是有人经常前来祭扫。

孙义举将点心、菜肴摆在供桌上，杜月征几乎同时点燃了纸扎祭品和香、纸。火苗闪动，纸灰飞扬，令人悲哀顿生，肝肠寸断。

李渊与李神通、李元霸跪在坟前，各自在心中向亡灵诉说着发自内心的话。李渊泪流满面，本想向父母说几句什么，又觉无此必要。他不计生死，匡扶社稷，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兵临长安城下，胜券在握，不需要父母保祐，惟一要求父母做到的就是安息。

过了好一会，李渊方才站起身来，向李神通、李元霸和柴绍道：“带上留出的祭品到靠山王的坟墓前祭扫去。他老人家虽然力保

杨广，却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

李渊兵至西内苑，围了长安城北门玄武门，并未引起朝臣们太大的惊慌，因为从李渊率兵西下那天起，朝臣们就预料到早晚会有这一天，他们早就惊慌过去了。最害怕的是杨广，反之，他也不会巡幸江都。

炀帝巡幸江都，并不只为寻欢作乐，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躲避横祸。他并非白痴，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自己的处境也十分清楚。当李渊统率大队人马兵临潼关之下的时候，他已预感到末日的到来，令刚从四明山大败而回不久的宇文化及率三万人马保驾，以巡幸江都为名，偷偷掖起玉玺，奔江都而去。临行前亲至靠山王杨林的府第，要杨林出面辅佐孙子杨侑左右政。杨林已病倒数日，很难出山，但却义无反顾地接下了圣旨，搬到宫城居住，一面疗疾，一面辅佐代王杨侑主持朝政。

杨侑年仅十三岁，举止高雅，才华横溢，为炀帝之长子、太子杨昭与村姑韦氏所生。杨侑一直被养于深宫，大业三年立为陈王，后封为代王。炀帝征伐高丽时为京师留守。大业十一年拜太原太守，留京镇守京师，未到太原上任。此时临危受命，实属迫不得已。与朝臣们一样，他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压力，而且早有献城之想。因为他痛恨祖父的荒淫无道，痛恨父亲将自己打入另册，更对皇子杨元德、齐王杨暕、赵王杨杲对自己的小视耿耿于怀。十四年前，杨昭到城外狩猎，在山脚下的茅屋中播下了种子，收获了他，却将他忘得一干二净。他与种地为生的母亲相依为命，苦熬了三个年头，母亲终于压抑不住，费尽周折，杨昭方才认下了他这个儿子，从此不再过问。母亲忧郁而死，他也受尽了凌辱。虽然吃穿不成问题，而且有文、武两个师傅教习学问和武艺，却仍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时有将这座宫殿焚之一炬的狂想。他身上流着村姑的血，又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同情百姓造反，想将城池献于李渊，也就不足为怪了。不想靠山王杨林以死忠于圣上，反对献城，同时许下诺言：老夫与李渊交情不薄，劝他改弦易辙，定能成功。他清楚杨林是在自欺欺人，却不点破，等待病入膏肓，活不了几天的杨林早早升天。那时，他双手将城献上，出了压在心中恶气，至于以后如何，他不去想它。他相信老天是公正的，虽然不会赐给他很多，却也不会陷害于他。

然而，杨林刚刚入土，他就被刑部尚书卫文升、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华仪挟持，成了标准的傀儡，他想以权打煞这三个以死效忠炀帝的亡命之徒的威风，却是干打雷不下雨，他已被完全架空，成了光杆司令。而且被软禁在后宫，叫天不应，喊地不灵，惟一的希望就是盼李渊早日拿下长安城，将他救出囹圄。他不敢奢望美好的前程，从此获得自由，再到母亲耕种过的田园中流汗也就足够了。

一个非同寻常的会议正在宫城太极殿的大厅中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朝中重臣和六部的尚书。为首的一非圣上，二非代王杨侑，是

倚兵自重，决心抗敌的卫文升、阴世师和华仪。

卫文升高坐于文帝、炀帝和代王杨侑曾经坐过的龙椅上，给人一种居高临下、趾高气昂的感觉。他五十有三，干瘦如柴，面色青中泛黄，不住地咳嗽，看来病得不轻。他在刑部尚书任上已经数年，以凶狠残忍著称，死于他手中的朝臣不下百余，一般官吏达千人之多。为了炀帝的需要，甚至自己的一己之利，他可以捏造罪名，再用酷刑让你“招供”，往往一个清白无辜者，坐过他的老虎凳。滚过他的钉床之后就成了可杀可刮的重犯。此时，他的凶残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目光似刀如剑，尖利阴冷，就连嗓音也如怪鸟嘹戾，恶魔呓语：“圣上南巡，代王生病，靠山王又驾鹤西去，我卫文升不得不临危受命，集京中六万兵马，与李渊斗个你死我活。今李渊不仅兵临城下，且占领了西内苑，封锁了玄武门，拉开了攻城的架势，不日就会攻我城池。为了效忠圣上，捍卫大隋社稷，我卫文升豁出去了，望诸位不惜心力，助我成功！不妨丑话说在前头，投敌叛变者杀！退缩不前者杀！造谣生事者杀！毁我声誉者杀！我已组成了两千人的行刑队，违令犯科者先斩后奏！望各位好自为之，免得做刀下之鬼！诸位重臣，我广开言路，望大家以大局计，踊跃献计献策。”

一个刑部尚书，竟如此狂妄自大，盛气凌人，这在历朝历代十分罕见，入会者除了朝中重臣就是与他平起平坐的六部尚书，闻言无不气火难按，但好汉不吃眼前亏，无一人说话，都噤若寒蝉。

“不言语就是默认了。从此时起，我卫文升就是保卫京都的兵马大元帅，令出即行，若有违犯者，可别怪我心狠手辣！”卫文升清楚朝中重臣和六部尚书中，主张献城投降者大有人在，以故先拿他们开刀，以防前边击敌，后院起火。

右翊卫将军阴世师，原为负护卫皇宫之责。他仅三十多岁，高大俊伟，是杨广巡幸长城，亲自点名要到身边的，这是他逆流而上，以死保卫长安城，报效炀帝的主要原因。论爵位他在尚书之下，却因在炀帝身边，恃宠傲物，自觉高人一等。此时，他一身鎏金鱼鳞甲，手握剑柄，立在卫文升左边，一副志得意满、胸有成竹的模样，似乎是在护卫皇上。他声音不大，磁音却极重，透人心魄：“诸位朝臣、尚书，大家都食君俸禄，当忠君之事，今圣上带后宫及皇子们巡幸江都，说穿了就是看咱们是否真有忠心。若忠心不减，当不畏强暴，与李渊老贼决以雌雄，若无诚心，必暗中投敌。刚才卫尚书说得明白，若在这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造次，我这把莫邪剑是都不认亲疏的！”

京兆郡丞华仪四十出头，进士及第，高挑细弱，大概是读了书的缘故，说起话来摇头晃脑，酸酸的，如同吃了一枚青杏。从道理上讲，一个太守，当在这些朝臣与尚书们面前低头哈腰，此时却自命不凡，极为大气。他站在卫文升的右边，俨似天子的丞相，杀气腾腾地道：“蛟龙须待春雷吼，雕鹗腾飞万里游。诸位平日里不是高喊忠于圣上，矢志不移，豪情壮志不可夺吗？今日天赐良机，给了咱们怒

吼、腾飞的机会，是龙是虎，是狗是猫，就让事实作证吧。我华仪这个小小的太守尚且以死抗争，况且各位名重朝野的大人物了。不妨把话说透，卫大人是圣上的象征，若违卫大人之意，就是违了圣上的旨意，就是大逆不道，就该引颈受戮！”

卫文升不待华仪言罢，便急不可耐地道：“传我命令：守城事宜由阴将军负责，城内秩序由华大人分管。吏部尚书刘义富负调度百官之责，兵部尚书姚追负将士器械、甲胄供应之责，民部尚书封高负军粮供应、伤员救治之责……”

朝臣与尚书们忍气吞声，接下将令，却是义愤填膺，厌恶异常，而且不无恶心，如同吞下了刚从粪堆上飞来的苍蝇。心中暗道：一个刑部尚书，竟然凌驾于百官之上，以天子自居。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看来这大隋非亡不可了！立保一个自取灭亡的亡国之君，是为不智，明知不可而为之，是为不明，莫若顺应朝流。助李渊一臂之力！

吏部尚书刘义富原想中立，既不效忠于炀帝，也不相攀于李渊，今见卫文升、阴世师、华仪这些曾在他面前唯唯诺诺，连屁都不敢放的小人得志，气愤不过，回到府第后便令家奴将骁骑将军刘勋传来，开诚布公地道：“勋儿，你是老夫的侄儿，父母去世得早，是在老夫府上长大成人的，老夫一直拿你当亲儿子对待，老夫想与你商量件事。”

正如刘义富所说，刘勋是刘义富抚养起来的，他待刘义富如同生父，做梦也想报答刘义富的恩情，以故对刘义富毕恭毕敬，有求必应。今见叔父怒气冲冲，知事关重大，便点头道：“叔父有话尽讲，孩儿服从就是。”

“勋儿，圣上无道，招致天下大乱，李渊逼城。今圣上不思守城卫士，逃之夭夭。卫文升之流乘机弄权，软禁代王，视朝臣与尚书们如草芥，老夫实在忍不下这口窝囊气。不如一不做二不休，背叛朝廷，倒向李渊了事。你看如何？”

“孩儿早有此意，怕遭叔父训斥，故未向叔父言明。今，将士厌战，无意护城，此城用不了数日就会被李渊夺得，倒向李渊为明智之举，孩儿愿以叔父的意愿行事！”

“今你有兵马两万，占城内兵马总数的六之有二，又守卫玄武门，不如借机放李渊进城，使长安城免遭玉石俱焚之灾。我修书一封，你找机会用箭射于李渊营中，保万无一失。”

“叔父尽写无妨，孩儿定不辱使命。”

刘义富执笔，刘勋研墨，父子俩在密室中大作倒向李渊的文章。刘义富状元及第，极有文采，下笔如神，一气呵成书札一封。写道：李大元帅明鉴：今杨广已成众矢之的，大元帅挺身而出，不畏艰难，虑难立权，可圈可点，可钦可敬。为保元帅顺利拿下此城，在下顺应潮流，愿助一臂之力。侄儿刘勋，正率众守卫玄武门，于明日二更放

大元帅兵马进入京都，望大元帅莫失良机。若接到此札，请在玄武门外燃火两堆。

为防李渊接不到该书，刘义富一式三份，叮嘱刘勋道：“连射三箭，以李渊接到此书为目的。千万要谨慎从事，莫泄天机，此举关乎身家性命哟！”

刘勋将书札藏好，辞别刘义富回到玄武门上的城楼，乘人不备，借着夜色，连放三箭，将书札射于李渊营中。其中一支不偏不斜，落在巡营的李神通脚边。李神通即打马来到帅部逍遥宫，将书札交给正筹划攻城事宜的李渊。李渊阅后喜上眉梢，言道：

“天助我也！如此以来少损失多少人马啊！”

李神通接过书札，不无疑惑：“刘义富其人刁钻多谋，可别中了他的诡计。”

李渊言道：“多提些疑问尚未不可，但要摸清事情的规律。《淮南子》中的那句名言你大概不会陌生，我也曾向你提起过：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这就是说，凡事要顺其自然，不可强为。今杨广的大厦将倾，卫文升之流已不多见，背叛杨广，投于我的麾下是顺其自然的事。正因为刘义富刁钻多谋，才有这箭射书札之举，只有那些不谙世事，不顺从规律的白痴才会死硬到底。放心吧，刘义富并非白痴，巴结咱们都巴结不及，怎会算计咱们。”

李神通一听有理，便令亲兵在离玄武门里许的岭头上燃火两堆。

难题迎刃而解，下一步该研究进城后如何进行巷战的事。李渊一语道破：“刘勋既然大开城门放我们进城，必不抵抗，卫文升却不会放过我们，必统率余下的四万人马与我激战。我当合理分配兵力，以防十余万兵马挤在一起，难以发挥作用。”

李神通自语道：“若能避开巷战就好了。”

“要想避开巷战，减少损失，必须喧宾夺主，占领所有的城门，使官兵由主动变为被动，成瓮中之鳖。”

“有了。长安城共有城门十数座，每座城门外布兵万余，只围不攻。进入玄武门的将士入城后立即占领与玄武门相邻的兴安门和芳林门。然后将士高喊：义军的十数万人马已拥入城中。卫文升必倾其兵力与我在城中决战。我军趁机上城，占领所有的城门，如此以来，官兵不就成瓮中之鳖了吗？”

“想不到你李神通果然通神，竟能想出如此妙计。”李渊听罢李神通的长篇大论，不无赞赏：就以此计行事！“来，坐，坐，咱再进一步研究一下细节。”

三更时分，李渊在李神通的陪同下，来到逍遥宫外，观察着玄武门一带的动静。逍遥宫离玄武门仅三里左右，在黑沉沉的暗夜里，仅能发现城楼上鬼眼似的、似有若无的光。但却能感觉到它的巍峨，能体味到大战前夜的剑拔弩张和人为的紧张。风早就息了，寒气逼人。

大概城头上的将士御寒的缘故，点燃了许多火堆。火堆很小，就像天幕上的星星。李神通指着玄武门的方向：

“大元帅怕牺牲将士性命，总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其实就是攻城，也费不了多大劲。卫文升仅有兵马六万，扣除玄武门的两万，剩下的每个城门仅能分到三千人左右，而我们却可平均向每个城门派兵万余。况且外围已经扫清，无打援之忧。”

“将士们抛妻舍子跟我打江山，我当想尽千方百计减少伤亡，这是一个将、帅应该做到的。”李渊言道：“刘勋约定明天夜里二更开门进城，时间拖得太长，夜长梦多，若被发现，就功亏一篑了。卫文升阴险诡诈，嗅觉力极强，不得不防啊！”

就在李渊与李神通在冷风中议论进城之事的时候，卫文升、阴世师、华仪也在紧锣密鼓地商议御敌的事。

这里是刑部的议事堂。议事堂中烛光明亮，照耀得满堂生辉。卫文升、阴世师、华仪围坐在一张刚刚油漆过的楠木雕花几案周围，盔甲的鳞片闪闪发光，光点闪烁不定，如同银河里的星星。三人已经研究过布防、伤员救治等情况，已接近尾声。这时，阴世师道：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在这大战即开，人心惶惶之时，应当特别注意将领们的变化。一旦将领投敌，城门洞开，就千日用功，毁于一旦了。人心难测，可又不能不测啊！以我之见，咱们再将每个在城门布防的主将分析一遍，该撤就撤，决不能心慈手软。”

“对，我差点忽视了这件大事。”卫文升在《长安城布防图》上一指：“就从南门开始。”

三人扳着指头，从守卫南门的主将任宝开始，从其家庭成员、社会背景、个人表现中寻找蛛丝马迹。找来找去，发现三个主将有投敌的可能，决定立即撤换，刘勋却不在其内。依华仪之见，玄武门事关重大，应当撤掉刘勋，以防万一。阴世师极力反对：

“刘勋虽然年轻，却是心细胆大，功夫脱俗的虎将，在守城主将中独占鳌头，只有他才能守住玄武门。玄武门正对西内苑，是宫城和皇城的门户，李渊必将重兵押在玄武门上，死死地抓住这个牛鼻子。”

华仪是个说到做到，性情孤傲的人。既然话已出口，就决不反悔，便挖空心思，捕风捉影地寻找证据：“刘勋的叔父刘义富是吏部尚书。此人独断专横，自觉高人一等，今受制于咱，能心甘情愿吗？他若有变，刘勋必变，刘勋发生动摇，玄武门就大开了。”

“这种推论无根无据，怎能服人？若以这种方式推论下去，守城主将大都该撤换。不信咱换个儿分析一下，他们哪个不与朝中重臣、六部尚书沾亲带故，情深意浓？”

“我……我这是防患于未然嘛。”

“无患防患，越防越患。刘勋不为患，若将他撤下，他怎么想？

不产生抵触情绪才怪呢。”

“二位别吵了，烦死人了！”卫文升劝道：“既然没发现刘勋可疑，留着也罢，临阵换将总不是吉利事。”

“那就听卫大人的。”阴世师换了话题：“城门与城门之间相距二里，四角处的距离更大，达十余里之多，仅玄武门处就占用了两万，分到其他门下，不过三千人左右，若李渊攻城，防御的确是一大难题。”

“咱们不是分析过吗？他李渊的十余万人马分到各城门下，不过万把人左右，不也很少吗？这长安城墙高如山，他的人马要从城墙上进城，除非日从西出，江河倒流。只要咱无二心，拧成一股绳，将士用命，死保城门，他李渊就别想进城！”卫文升十分自信：“我要圣上和天下人知道，在生死存亡的时刻，还有三条硬汉子临危不惧，匡扶社稷。我们才是志向远大，坚贞不屈的英雄，我们才是大隋朝的脊梁，定会名扬四海，青史留名！”

待阴世师、华仪离去，已是平明将至。卫文升躺下，却难以入眠，便干脆来到院子中，让寒冷浸着身心。可他太自不量力，病弱之躯怎抵严寒？剧烈地咳嗽起来，而且吐了一口鲜血。他清楚自己的肺病已到了晚期，用药无效，活不了多少时日。正因为这样，他方才坚定了以死相拼，留名后世的信念。

家奴看他咳嗽得厉害，慌忙跑过来，将他扶到卧室躺下，然后端起药锅熬药。这时，一个毛小伙子跑进来，说是有要事向卫大人报告。卫文升听得清楚，向熬药的家奴道：“传他进来。”

毛头小伙子进了卧室，看卫文升面色蜡黄，咳嗽连声，欲言又止。卫文升支撑着坐起来：

“稍感风寒，不碍事的。有什么事就说吧。”

毛头小伙子这才说出一番话来：“大人，昨夜二更时分，小人正在玄武门嘹哨，无意中发现刘勋刘将军向正对城门的西内苑连放三箭。向城外放箭，不该大惊小怪，奇怪的是不一会儿西内苑出现了火光。小人本打算昨夜前来禀报，怕影响大人歇息，就在这时赶来了。”

卫文升心头一颇：“他施放的箭矢上捆着什么吗？”

“因夜色浓重，看不清楚。”

“刘将军还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昨天下午，吏部刘尚书的家奴到城楼上走了一趟，刘将军随之下了城头，天黑时才回到城楼。”

“你叫什么名字？是个伍长吧？”

“小人姓童名顾端，前些日子刚被提拔为伍长。”

“童顾端，你警惕性如此之高，应当重赏。等打败李渊，我擢你为游击将军。”卫文升叮嘱道：“回去吧。此事不许向任何人提起。”

童顾端走后，卫文升欲传见刘勋，以探虚实，又觉有打草惊蛇之

嫌。便服下汤药，强打精神，乘坐车辇，来到玄武门的城楼。

刘勋正在用饭，见他进来，忙躬身施礼，将他扶到自己的紫檀椅子上坐下，偷偷地窥视着他那张满是横肉的脸："大人的身体如此羸弱，却冒着寒风前来视察城防，好让末将感动。末将定以大人为表率，奋勇杀敌。"

他打量着刘勋，似乎发现刘勋的目光有些弯曲，但却不露心迹，非常随和地问："刘将军，听说你昨夜二更时分向城外连放三箭，可有此事？"

"有这事，有这事！"刘勋立即意识到东窗事发，心中忐忑不安。他努力控制着情绪，但却不无慌乱。

"夜深人静，敌未攻城，放箭何来？"

"为防敌攻城，弓弩必不可少。但将士的箭法却难如人意，末将以故下令每人每天试射两箭。至于末将为何夜间放箭，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更非图谋不轨。末将的箭法虽妙，却无在天黑无月的夜晚百发百中的把握。末将为试新弓，又想摸一摸夜间施射的规律，便连放三箭，请大人明察！"

"你放箭后西内苑燃起大火一堆，这作何解释？"

"不是末将说混话，西内苑火起与末将无关，巧合罢了。"

"昨日下午，你到刘尚书府上去了吧？"

"去过。是叔父派人把末将叫去的。叔父怕我年轻好胜，大意轻敌，将我教诲了一番。他老人家赞扬大人是个忠臣，严嘱末将服从大人指挥。"

刘勋的回答越来越流利，初时表现出来的慌迫不翼而飞，卫文升没有发现破绽。他从横肉中挤出了一丝笑意：

"刘将军，大敌当前，可要检点，军法可是无情的。既然你没有二心，我的心病也就掉下去了。好好干！"

刘勋不失良机，以守为攻，愤然地道："大人，我刘勋你是知道的，怎会有二心？若非大人亲来察视，我命休了。可恨宵小为患，挑拨离间，不杀不解其恨！大人，士可杀而不可辱，大人若对末将心存疑虑，干脆搬掉我的头颅，若信任末将，就莫再听宵小之言。末将在城头拼命，宵小却在背后捣鬼，这将军如何做？仗怎样打？"

"刘将军不必恼火，我虽非火眼金睛，却能洞察幽微，入木三分。"卫文升不咸不淡地扔下了这句内涵十分丰富的话，坐上车骨碌碌向离玄武门二里的丹凤门而去。

常言说：做贼心虚，刘勋毕竟年轻，惶惶然不知所措。他掂量着卫文升临走时扔下的那句话，心脏咚咚直跳。卫文升本已相信于他，扔下的那句话意在给他以压力，以防他发生动摇。他却以为卫文升对他疑虑重重，说不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他捉获或干掉。有心到叔父的府第与叔父商量对策，怕暴露马脚。有心挺起腰板等到夜里二更，大开城门迎接李渊的人马入城，又怕等不到这个时刻就会成为阶下

囚。思来想去，终于拿定了主意：立即通知李渊提前进城。于是，关上房门，在一片二指宽三指长的白绢上写下了“我已被疑，望提前至今天午时进城”字样。然后用利刃将一支杆儿较粗的箭矢中间划开一道口子，将白绢塞了进去。此时，他已基本恢复平静，与往常一样，大步来到城头，寻找放箭的时机。亲兵们知道他的底细，清楚他要干什么，围在他的身边，并观察着城头和城下的动静，好让他暗自放箭。等到太阳爬上了南面的山头，仍不见李渊的人马在护城河边出现，不免暗暗着急起来，心中默默祷告苍天保祐，使其大功告成。

李渊昨夜熬了个通宵，太阳竿子高的时候才起床。待用过早饭，决计近距离地探察玄武门，为夜里进城作准备。从道理上讲，他不应该这么做，以免引起卫文升之流的怀疑。但却不知怎的，前往探察的冲动难以遏止。于是便带了十几个亲兵，逶迤来到玄武门的护城河边，那玄武门和门前以及城头上的情景便一目了然了。

玄武门是长安城最大的城门之一，高约两丈，宽一丈五尺，门洞进深七丈许，洞开在如山似月的城墙上。城门楼虽为两层，却比规模宏大的潼关关楼高出丈许。陡峭的汉白玉台阶，粗过一搂的黑漆楠木柱，质地细腻，绿釉光洁的筒瓦，交错的斗拱，再配上那动感十足、栩栩如生的舐雀吻兽，使这座五彩彰施，重拱藻井，六间八架，重檐庑殿式建筑不仅雄伟，而且辉煌。木制大门紧闭，门上的黄色鼓钉与红色的门体交相辉映，给人一种庄重、沉毅的感觉。护城河肯定修挖过，比原来加宽了丈许，而且以大理石护坡。河水清澈，却一眼看不到底。吊桥十分讲究，两边是粗大笔直的圆木，当中铺了经过加工的木板，而且涂了褐色的油漆。它被吊在半空，如翔似飞，俨然巨鹗的一只翅膀。整座玄武门与门前的环境，成了西内苑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西内苑增添了许多色彩。城头上的雉堞雄立，滚木礌石成堆成岭，每隔二三十步插一面旗帜，旗分五彩，大红大黑，在寒风中啦啦地唱着高亢有力的歌。许是战端未开的缘故，岗哨稀疏，抱头缩脑。

李渊正全神贯注地探视着，忽听墙头上有人大声喊道：

“李渊，你也太放肆，侵占了西内苑也就罢了，却贪心不足，得寸进尺，是可忍，孰不可忍！”

李渊仰起脖颈：“请问你是哪个？两军交战，先礼后兵，你怎的开口就这么放肆？”

喊话人是早就等得不耐烦的刘勋。刘勋认识李渊，李渊却不认识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李渊出现在护城河边时，他就拿定主意，孤注一掷。回话道“两军交战，刀枪相见，有何理可讲？告诉你说，我就是箭法精妙，一口气连发三射皆百步穿杨，有‘李广第二’之称的大将军刘勋，刘小爷。”

李渊听刘勋话中有话，问：“刘将军有何见教？”

刘勋将那支藏有密信的箭矢搭在硬弓上：“李渊，本将军本想一箭将你射于马下，因距离太远，强弓之末难射鲁缟，以故箭射岸边那

棵小树，让你知道本将军的厉害。请你将箭带回去，也好给本将军扬名，从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完，指松箭飞，射中对岸那棵拇指粗的柳树。

李渊会意，令亲兵打马向前，捡起雕翎，抱头逃窜，边逃边喊：“好厉害的射法，好厉害的箭法呀！”

刘勋做得天衣无缝，李渊又配合得恰到好处，二人一唱一和，就连不知情的将士也大叫其好，并为刘勋喝彩，为李渊一行的抱头鼠窜讥笑不止。

李渊回到逍遥殿，反复搜查刘勋发放的那支羽矢，终于找到了那片白绢。阅后言道：“若非我产生了到玄武门探察的冲动，就误大事了。传我命令：将领立即到这逍遥殿议事，快马前来，延误者军法从事！”

将领们接到命令，知军情如火，谁敢延误？纷纷放下手头的事情，打马而至。心急马快，一支线香方才燃了三之有一，便齐坐于逍遥殿中。

李渊照例扫视大家一眼：“军情急迫，就开门见山。因刘勋引起了卫文升的怀疑，刘勋巧放羽矢，送来书札，要我提前行动。以故撤销今夜二更进城的命令，提前至午时进行。兵力部署不变，各就各位。立即行动，务于中午以前赶到各个城门前。待我与元霸从玄武门入城后，举狼烟为号，乘敌守卫各门的官兵至城内之机，一举打开城门，占领城头。然后聚歼敌四万之众。各自准备去吧！”

几乎是同一时刻，刘勋在玄武门城楼的议事厅中，召开了参军以上的将领会议，言道：

“圣上南逃，卫文升、阴世师、华仪虽凶，却难敌李渊的数十万之众，不日就会城破人亡，玉石俱焚，况且，李渊君临天下已成定局。为保将士和城内百姓无虞，本将军决定举义，于午时大开城门，迎接义师。无疑议者就跟我行事，从此荣典迭频，扶摇直上。不愿跟我走者我决不强迫，却要交出兵权，暂被禁闭。今离午时已不到一个时辰，请大家尽快表态。”

将领们虽然地位有高有低，社会背景和心态各有不同，却都存在厌战情绪。一阵沉默之后，这次举义的骨干将领首先表示同意。接着，大部分将领也明确表态支持刘勋。个别犹豫不决者也在大家的感染下做出了跟随刘勋举义的决断。刘勋即令自己的亲信，骁骑将军福润率众把持城门，中郎将独孤侗刚率兵堵住防区的左端，游击将军玄狐奋堵住防区的右端。然后强调：

“李大元帅进城后，大家按兵不动，严禁乱跑乱窜，更不准告密。若有违犯，性命不保！”

凛冽的西北风实在该死，立冬才过了不到二十天，便刮得周天寒彻，冰冻三尺。它刮走了林木的苍翠，刮走了花儿的芳香，刮得人们缩手缩脚，不敢出门。它也无情地赶走了阴霾，使太阳露出苍白，但

却妩媚的脸。

午时即将到来的时候，李元霸在前面开路，李渊在人马中间，四万余众趾高气昂地涌到玄武门前。

刘勋见状，立令放下吊桥。四只辘辘同时转动，吊桥吱吱咯咯地欢叫着落到护城河上。

李元霸不由分说，在白龙驹后腚拍了一把，白龙驹向前蹿去，率先踏上了吊桥。大队人马随之循序而进，涌进城中，然后在李元霸的带领下奔向城头，点燃了狼烟。将士们同时高喊："李渊的数十万人马进城了！赶快进城围剿！"

刘勋站在城门迎接李渊，请示道："大元帅，下一步怎么办？"

李渊回答："派出快马沿城头叫嚷，就说我的大队人马已经进入长安城的中心地带。假传卫文升将令，让官兵们火速进城！"

刘勋即令传令兵以最快的速度从玄武门两边出发，假传将令。二十多个传令兵如同利箭，向其它的城门奔去。

卫文升本就肺病严重，又感冒入里，发起高烧。但他咬紧牙关，在自己的府第中坐镇指挥。此时，阴世师、华仪正在他的府第与他议论刘勋的事，探马来报，说是刘勋已经降敌，李渊的千军万马已经进城。他惊得目瞪口呆，连吐了数口鲜血，头一歪，见阎王去了。

阴世师与华仪顾不得为卫文升收敛，商议片刻，立即下令守卫城门的将士火速下城与李渊的兵马决战，而且打马奔向中心地带。当他俩发现受骗后，正要下令人马速回城头，但已来之不及，义军将士从各个城门处滚滚而来，所有的城门都被义军占领。

阴世师向华仪道："咱已中李渊的调虎离山之计，无取胜的可能，是战是降？"

"降？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个字眼。"华仪挥舞着手中三股熟铁叉，大义凛然地回答："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就杀个鱼死网破吧！"

阴世师也极为坚决："大不了一死，与李渊老贼拼了！李渊与刘勋小儿在玄武门，就先到玄武门找这两个狗娘养的算账去！"

"弟兄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家沐国恩吃皇粮，是为国家出力的时候了！"华仪叫道："有种的跟我走！"

兵败如山倒，将士们看成了瓮中之鳖，大势已去，四万人马仅有万余众随阴世华、华仪杀奔玄武门，而这万余众半道上又有三千余人溜了号。及至到了玄武门下，仅剩三千人马。阴世师、华仪正要弃马上城，一死相拼，就听李渊叫道：

"阴将军、华郡丞，我李渊在此等候好久了！原以为二位能率四万人马前来与我决战，不想随你而来的仅有数千众，可见杨广不得人心，卫文升受人唾弃，二位也难登大雅之堂。为了二位的前程，为了不伤害这数千将士的性命，二位还是顺应潮流，降我为好。反之，可别怪我李渊无情无义！"

阴世师、华仪顺声看去，只见李渊戎装贯甲，背外面里，稳坐于

城楼之上。周围尽是盔明甲亮，手持刀枪剑戟，威风凛凛的将领，众星捧月一般。大气、排场，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阴世师果然将生死置之度外，指着李渊骂道："李渊老贼，你也受皇恩，不思报国，竟然大逆不道，与圣上与朝廷为敌，我阴世师恨不得吃你的肉，扒你的皮，掘你的祖坟，将你全家杀个一干二净！"

李渊并不恼怒，笑道："仰高天者有飞天之志，面歧路者有行速之虑。在这大兵压境，我一句话就能将你凌迟处死的生死俄顷之际，你还有如此胆量，我佩服你的飞天之志。但你已站在歧路之上，左走能生，右行即死。我劝你迷途知返，放下屠刀，千万莫再我行我素。我李渊并非完人，可我在昏王无道，社稷垂危之时挺身而出，上合天理，下顺民心，无愧于事，无愧于身，无愧于心，何罪之有？你口出恶语，也太过分了吧？"

阴世师正在痛骂李渊，华仪用三股熟铁叉指着李渊大骂："李渊，你这个无父无君的禽兽，也配人模狗样地教训我们，滚你娘的蛋吧！"

站在李渊身边的李元霸气得肝胆俱裂，指着华仪吼道："华仪鬼儿子，你敢骂我父亲，看我不劈了你这个杂种！"

李渊一把拉住元霸："人而无义，不死何为？为父还要再劝他俩几句，做到仁至义尽，免得被天下人耻笑。"他依然不风不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我李渊念二位年轻，不与你俩一般见识。知人者智，知己者明。我最后劝二位知我、知己，像刘勋刘将军那样明智，免做刀下之鬼。再请二位表个态吧。"

阴世师不仅无丝毫收敛，反而火气更盛："要我做刘勋，除非先砍下你李渊老贼的狗头！一个卖主求荣的小人，竟成为你的座上宾，可见刘勋小儿不是个玩意，你李渊更非好狗一只！"

华仪的话更脏："李渊，你杀人不计其数，恶贯满盈，罪恶昭彰，不得好死，死无葬身之地，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阎王殿里的小鬼会将你劈成碎块，再放进磨里磨成浆！"

李渊忍无可忍，错着牙问："谁将这两个满嘴恶臭，不思悔改的无耻之徒拿下？"

话音未落，李元霸挥舞双锤咚咚咚下了城楼，然后顺着汉白玉阶梯，飞也似地来到城内，吼道："阴世师、华仪狗杂种，你俩的死期到了！"

官兵看混世魔王杀了过来，谁还敢抵抗？大都俯地投降，极少数作鸟兽散。

阴世师与华仪晓得李元霸的厉害，自知不是李元霸的对手，但二人已将生死抛到九霄云外，也就无所畏惧了。二人将步战的元霸围在当中，左杀右砍，恨不得将李元霸碎尸万段。然而毕竟武艺、力气都不如元霸，仅打斗了十几个回合，李元霸双锤二龙出水，打掉了他俩

手中的武器，然后扔掉铜锤，左手抓住了阴世师的右脚，右手抓住了华仪的左脚，从战马上将二人拽下，然后身体转动，风车似地抡起来。大约转了二十多圈，不顾李渊的劝阻，双手陡松，阴世师与华仪如同两支离弦的箭，双双飞出了数丈之外，一个摔在城墙上，成了肉饼，一个碰到那棵数搂粗的古松上，脑浆迸裂。李元霸捡起双锤，骂骂咧咧地道：

“小爷的父亲是你两个狗杂种骂的吗？吃了豹子胆了！哼，要不是小爷手下留情，就像劈宇文成都和郑岳那样劈了你俩，再扒出心来下酒！”

卫文升、阴世师、华仪先后步入黄泉，官兵土崩瓦解，长安城不到两个时辰便成了李渊的囊中之物。为扬威仪，李渊举行了入城式。前有两万步兵开道，后有三万骑兵跟随，自己高坐于赤兔马之上，成八路纵队，沿着近三十丈宽的官道，从玄武门来至宫城，又从宫城过承天门进入皇城。然后顺皇城中间宽阔的大道过朱雀门进入皇城外那个他曾射凤求凰的校场。沿途万人空巷。欢呼声如雷。以刘义富为首的朝臣和六部官员们跪迎如仪，如同迎接皇上那样诚惶诚恐。将胜者为王败者贼的名言诠释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离天黑还有半个时辰的时候，入城式圆满结束，李渊登上点将台，重申了“约法三章”，接着下令：李神通率三万兵马进守宫城，李元霸率两万之众进守皇城，柴绍率两万兵马进守六部衙门，余众进守大兴县、长安县，以及城内一百零八个坊。同时派出快马，令李建成亲率兵马一万，保护宝惠及李元吉进京，李世民率将士两万赶奔京城。待安排停当，又亲自撰写安民告示，出榜安民。安民告示是这样写的：

原隋朝官吏、庶民百姓、外来客商：炀帝昏淫，不理朝政，黩武穷兵，致使华夏纷乱，饥臻并起，国无宁日，百姓流离。为保天下一统，百姓平安，渊起太原，匡扶社稷，再造江山，天意垂顾，兆民击节。历经万苦千辛，终至西京。为使秩序井然，社会安定，百姓乐业，朝政延续，特严肃军纪。禁烧杀虏掠、奸淫不轨、欺吏扰民，若有违者，一旦查清，严惩不贷！朝廷维持原状，六部开门办公，郡县依然。井市仍开，买卖常规，若遇匪盗及欺行霸市者，尽情举报，决不宽宥。外来客商、游者待遇从旧，不可辱慢小视。凡与我李渊作对者，速弃恶从善，若继续作恶，概不恕容。凡其眷属，概不受牵连。举报恶行者奖，藏匿犯科者罚，助纣为虐者囚，罪行严重者杀。原刑部尚书卫文升、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华仪已步九泉，罪有应得，没收家产十之有五，鞭尸三百。原吏部尚书刘义富、骁骑将军刘勋深明大义，助渊兵不血刃，成长安之主，功高勋重，各奖黄金二百两，白银六千两，待新君承继大统，再行擢升。自明日午时起开仓放粮、设立粥厂，救济饥民，扶掖孤寡。凡贫穷无食者，皆在救济之例，透支冒领者，以富充贫者，按律惩办。渊旨在除昏安良，国泰民

安，无意君临天下，不日便立新君，以掌天下之事。恳请军民人等不吝赐教，并依律则行事，同时举贤荐能，人尽其才，悉用其力。合四十九人之智，以成尧禹。

渊为血肉之躯，难免错讹。既非良璞，又非赤金，全赖将士用命，兆民不弃，吏官不藐，方有今日。然则廓庙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鱼不可脱于渊；高鸟相木而集，智士择主而事。若仁贤国宝集而翔之，蛟龙、雕鹗吼而翩之，华夏之幸，兆民之福也！

李渊写罢安民告示，下令当夜抄写八千份，贴于城门一侧及城中的角角落落。他很想到自己的府第住上一夜，因为他对这块给予他欢乐童年的乐土魂牵梦绕。他也想到官城中的太极殿住上一宿，因为那是他日盼夜想的地方，他举义的目的之一就是坐在金銮殿的龙椅上施展才华。可他哪里也没去，就连校场点将台后面那座专供天子阅兵时休息的殿堂，他也没有跨进一步，而是在点将台前的帐篷中宿了下来。将士前来劝说，百官前来恭请，他力排众议，不为所动。他非常清楚，此时天下人的目光无不对向他，他的一举一动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此办理，实在是明智之举，一可去顾私之嫌，二可去急不可耐地君临天下之恶。果然，他住宿帐篷之举当夜便传遍了大街小巷，臣民无不击节赞赏。

次日平明，李神通、李元霸、柴绍等将领来到大帐之中。请安已毕，便大发议论：

“大元帅老爷，你也太谨慎了，咱们造反为了什么？不就是夺取天下吗？今西京已在咱的手中，你当登金銮宝殿，坐天子龙椅，可你却在安民告示中明言无意君临天下，不日另择新君，这不是凉弟兄们的心吗？”

“小婿以为岳父大人不无过分。今地冻天寒，有高屋广厦不住，却偏在这四面透风，寒不可御的帐篷中受罪，岂不让天下人笑话！”

“父亲，你也太那个了，不住宫殿也罢，住在咱自家的府上不行吗？再说，将士们出生入死图的什么？不就是图个升官发财吗？你住帐篷，弟兄们就该住在野外了。你不当皇帝，弟兄们当什么？不就狗屁不是了吗？父亲，你就做皇帝吧，该封的封，该奖的奖，该打的打，该杀的杀，利利索索的把弟兄们的事给办喽，弟兄们会夸你、赞你、抬举你，否则会骂你无情无义！”

李渊言道：“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也理解将士们的心情，但我却不能照你们的劝谏办理，因为天时未至，人气未至。今反王们虽然元气大伤，却仍然对皇位虎视眈眈，热情不减。隋朝遗老遗少及数十万人马仍存，无不对夺取皇位者恨之入骨，若我此时登基，等于树敌。若反王们与王世充之流为首的官兵性起，极有可能前来击我，那时，天下会乱得更甚，就是我君临天下，也会被赶下宝座，即使仍在金銮殿上坐着，也会因此付出极大的代价，欲速而不达啊！这就是所谓的

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善禁者，先禁其身再禁他人，不善禁者，先禁他人后禁自身。今我已先禁，以故有资格禁你们。从今而后，不许信口雌黄，绝对以我的命令行事，若稍有越轨，我决不留情面！元霸更应当注意，万万不可饮酒，以免误事！都给我牢牢记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

李神通、柴绍、李元霸一听有理，便不再相劝，这个捧上一颗老山参，那个递上一双海马，李元霸捧上的却是红枣。李渊一一收下，兄弟情父子谊表达得恰到好处。李神通、李元霸告辞回营，李渊将柴绍留下，言道：

“柴绍啊，你近来脸色很难看，又黑又瘦，是不是病了？该让医生诊治才是。为父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金銮宝座、金银财宝，最需要人才，而且是治国安邦的全才，而非仅会用兵打仗的偏才，以后要治国安邦啊！你既学识渊博，善用兵征战，武艺不凡，又历经战阵与世事，经验较多，是个通才，能当大任，为父离不开你哟！你可要注意身体，养精蓄锐，千万不要垮下去。”

柴绍大受感动：“岳父大人如此关心小婿，小婿不无惭愧。小婿近来乏力，夜里时常咳嗽，却无当大碍，岳父大人放心就是。小婿定遵岳父大人叮嘱，时时习学，日日长进，辅佐岳父大人成就大业！”

“听到玉心和我那小外孙的消息了吗？我时常想他们。”

“过了潼关后，小婿派亲兵俞斌回家探望过。儿子活泼可爱，长了一大截，玉心也很好。她太好了，不仅孝道，且晓大义，在助咱举义一事上立了大功，应当彰扬！”

“将士们的情绪怎样？”

“还好，只是有些骄气，而且有争功的苗头。小婿除了严加管理之外，加强了劝诫。”

“将士有骄傲情绪，势在必然，但却为害甚大，若不及时制止，恐留大患。为父准备撰写一篇文章，历数古今骄兵必败的实例，言明其害。”

“小婿正在撰写这样的文章，已近成稿。三天后誊抄完毕，交岳父大人审阅。”

“你赶到为父的前边去了。好，很好！”李渊看帐外百官群集，向柴绍道：“你看，朝臣与六部尚书们全到了，定是劝谏为父君临天下的。这些人啊，见风使舵，八面玲珑，如我登基，定择优而用，余者统统淘汰，另换新人。此时礼遇并重新起用他们，为的是安定，权宜之计罢了。你回营去吧，多在治国治军上动些脑筋。对了，一定要找医生诊病，千万不可耽搁。”

朝臣和六部尚书们躬身搭背，如履薄冰似地进入大帐。顺序是以官职大小排定的，文官在左，武官在右，如同在金銮殿上朝见天子。跪礼是一定要施的，而且无不做匍匐状，只是没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罢了。

李渊谦虚地道：“啊呀呀，这又何必，我李渊既非天子，又非皇上。快快平身、平身。有什么话就痛痛快快地讲，开宗明义地说，我洗耳恭听也就是了。”

刘义富是吏部尚书，又是功臣，虽然比他爵位高的朝臣不乏其人，却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他首先站出来，低首埋头，以不无巴结的口吻道：“大家推选老夫向大元帅进言，老夫十分荣幸。大元帅不畏艰险，匡扶社稷，功高盖世，可比尧舜，贵为天子。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群臣以故议定，劝谏大元帅君临天下。”

“诸位臣僚对我李渊如此看中，渊感激不尽。可我无德无才，徒有虚名，怎敢做天下之主。”李渊婉言谢绝：“诸位请回吧。”

大家以为李渊在效法前人三让其位的故事，便不再劝谏，先后退出大帐。次日上午又至，再次恳请。李渊道：

“我已明言：旧臣仍在其位。在其位当谋其政，今万事待举，不可荒废。诸位当惜时如金，各负其责，办好该办的事情，请回吧，回吧！”

第三天上午，状况依然。不同的是朝臣与六部尚书们长跪不起，大有李渊再不答应，就长跪在他面前之势。此时，李渊方才揭开了谜底：

“我在安民告示中写得明白：无意君临天下，不日便立新君。此非虚言，我李渊言必行，行必果，决不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炀帝之孙，代王杨侑品貌端正，学识渊博，当为新君。我已从后宫将他放出，并进行过长谈，他已答应登基坐殿。国名不改，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此事已定，无商量的余地。天子临朝大典事宜，由礼部办理，五日内准备完毕。十一月十六日为黄道吉日，举行登基大典。因民不聊生，国库空虚，不宜糜费，简约为好。”

如此办理，等于让朝臣和六部尚书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他们无不感慨万端，纷纷称颂李渊胸襟宽广，忠孝仁义，而且指天发誓，表示各伺其职，不遗余力。虽然他们心中有数，清楚李渊在玩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虽然他们断定这天下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李家的，杨侑让位已成定局。

十六日平明时分，杨侑在李渊及百官的陪同下，乘玉辇，带仪仗，按照固定的模式祭祀了南郊，然后返回宫城，举行登基大典，宣读诏书：

王道丧乱，天步不康，古往今来，代有其事，属之于朕。逢此百罹，彼苍者天，胡宁斯忍？襁褓之岁，夙遭悯凶，孺子之辰，太上播越，兴言感动，实疚于怀。太尉唐公，膺朝作宰，时称舟楫，大拯横流。纠合义兵，翼岁皇室，与国休戚，再匡华夏。爰奉明诏，弼予幼冲，显命光临，天威咫尺。对扬尊号，悼心失图，一人在远，三让不遂。僶勉南面，厝身无所。苟利社稷，莫敢或违。俯从群议，奉尊圣旨。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

皆赦免，除之常赦之不免者，不在赦限。以光禄大夫、大将军、太尉、唐公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

朕孺子未出深宫，太上皇远巡，追踪穆满。时逢多难，委当尊报，辞不获免。恭已临朝，若涉大川，罔知所济，抚躬永叹，忧心孔棘。民之情伪，从未之闻，王业艰难，载之云其易。赖股肱戮力，上宰贤良，匡佐冲人，辅其不逮。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庶绩其凝，责成斯属，逖听前史，兹为典故，因循仍旧，非回徒言。所存至今，无为让德。以唐王子陇西公建成为唐国世子，敦煌公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公，元吉为齐公，食邑各万户。

诏书中说得十分明白，已被尊为恭帝的天子杨侑对李渊大加赞赏、肯定，对自己大力贬斥，并公开承认自己是代皇帝。所封李渊、李世民、李元吉之官职，足以说明大权在李渊父子之手。李渊既是军事首领，又是政治首领。还是政务首领。李建成与李世民、李元吉，前者被封为世子，后者被封为公，离太子、王仅一步之遥了。李元霸战功赫赫，却未有封赐。并非恭帝吝啬，全因李渊阻挡所致。在李渊看来，李元霸仅是个将才，只能打打杀杀，决无治国之能。若将他推到更高的位置，遗患无穷。其实李元霸根本不计较，当李渊、李世民，甚至连步子都迈不稳的小弟元吉，以及李神通、柴绍、丁武周、成文龙等将领接受封赐的时候，他却在练锤，根本没向心里去。他说得好：“只要有仗打，有酒喝，有肉吃就心满意足了，什么大官小官，尿罐屎罐，管那么多干啥！”

登基大典结束后，恭帝召见了李渊，言道：“朕能有今天，全赖丞相提携，日后国家如何治理，还望丞相及时指点。朕在诏书中说得清楚，朕孺子未出深宫，民之情伪，从未之闻，忧心如焚。丞相既然将朕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李渊回答：“圣上尽管放心，有我李渊辅佐，无难不克。今后凡军事、国事、天下事皆由我调度，圣上只要金口一开就行了，不必那么认真。”

恭帝闻言心恸，暗道：“我杨侑彻底明白了，你李渊把我当成了傀儡，当成了你过河的桥。与其当个儿皇帝，不如到母亲曾经耕种过的田园里种瓜点豆。我命好苦！”

第七章　关外大捷

恭帝除了每天早晨上朝，别无他事，乐得逍遥自在，不是在御苑玩耍，就是在后宫与嫔妃们淫乐。既然李渊父子已经把持了朝政，自己已成了傀儡，就不必多管闲事，逍遥自在反而会使李渊父子放心，

用不着派人监视，放心地去干想干的事。

李渊却忙得不可开交，军事、政事、天下事毫不留情地向他拥来。登基大典仪式结束的次日，他走访了重臣、接见了百姓代表。第三天，于丞相府设长史、司隶及以下官员。共任命十三人，长孙顺德升为长史，并充任节度使，刘弘基由州牧升为司隶，主薄、掾吏等职由原同职官吏担任。第四天上，从百忙中抽隙到自己的府第去了一趟。府第重新进行了修缮，由宝惠、李元吉居住。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千头万绪。一旦进入状态，就觉时间过得很快，不觉过了二十多天。

这天，大雪飘飘，他正在温暖如春的丞相府批阅奏折，长孙顺德走了进来，看他正埋头于奏折之中，不便打扰，转身向外走去。与已升任丞相府总管的孙义举撞了个满怀，孙义举慌忙赔罪，这才将他从聚精会神中拉了回来。他放下笔，伸了个懒腰，向孙义举道："是长孙长史要见我吗？请他进来。"

孙义举答应着："是长孙长史，在下这就请他见大丞相。"

"大丞相，我来了。"长孙顺德向李渊施了一礼："在下有要事相告。"

李渊一笑："又是要事？仅今天的要事就不下十几件，真够忙的，为人别当家哟！说吧，什么要事？"

长孙顺德凑近李渊："金城的薛举侵犯扶风，扶风危在旦夕。薛举有人马三万，多为敢死之士，十分嚣张，扬言要打进长安城，活捉……捉……"

"活捉我是吧？这个薛举，实在狂妄，竟敢与我作对，大概是活腻了！"就军事而言，除了反王们还在洛阳一带与王世充过不去，在江都的杨广扬言夺回长安外，不管是原官兵还是地方上小股军事势力，都归顺了新建立的朝廷。不想薛举竟冒天之大不韪，率先向李渊发难。李渊气火难按，言道："他不是与众反王联盟，正在与王世充作战吗？怎么跑到扶风去了？"

"回丞相，据报，反王们的兵马仅剩不足六万，虽然边打边招兵买马，总兵力也不足八万。薛举原有兵马两万，损失万余，不知他用了什么妙计，偷偷出走时又带走了李密的两万余众。"长孙顺德建议："当立即派兵马前往扶风一带围剿，若不及时消灭，尾大不掉不说，若再有人效仿，就难对付了。"

对于薛举，李渊不太了解，但也略知一二，此时薛举那魁伟的身材，两腮包鼻的脸在他眼前闪动，薛举的情况也随之在他的脑海中展现出来。

薛举，山西金城人，父母早亡，三岁时被叔父收养。叔父家贫如洗，无力供他读书识字，他是在牛背上长大的。他聪明好动，六岁开始习武，后拜师当地有名的神刀钟学武习练武功，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在神刀钟学武的徒弟中出类拔萃。杨广第二次攻伐高丽那年，他

率三千农家子弟揭竿而起，势力渐大，终于发展成一支较大的起义队伍，攻城夺邑，声名显赫。李渊留守山西时，曾发兵击他，他被迫转战山西、河北、河南交界处的狭长地带，从此与李渊结下了冤仇，发誓报仇雪恨。李渊刚离开山西，进入长安，他就与儿子薛仁呆杀回山西，首先攻打扶风郡，以试身手。

李渊驱赶着薛举的形象和脑海中关于薛举的记忆，正要向长孙顺德说什么，探马连报：

“大都督，继薛举在金城、扶风一带作祟后，武威的李轨杀回山西，割据一方，扬言要与大丞相决一死战。今武威失守，州牧及八千人马阵亡！”

“大丞相，扶风州被薛举攻陷，七千人马死伤过半，州牧夏鼐自杀！”

“启奏大都督，马邑的刘武周反了马邑，今正在招兵买马，扩充势力，胡说大都督挟天子以令诸侯，非要与大都督分个你高我低不可！”

李渊听罢，大为惊讶，这完全出乎他的预意之外。原以为只要众反王与王世充的力量消耗殆尽，就没有人再跟他作对，很快就天下一统了。至于杨广与宇文化及，不值一提，找个机会发重兵攻打，不日就会收拾掉这只死虎。想不到在他的根据地竟冒出了一批割据势力。他气愤之极，但却不乏冷静，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正如长孙顺德所说，如果不尽快将这些割据势力剿灭，将成尾大不掉之势。因为这批人非等闲之辈，无不有着十年左右的带兵史，谋略、作战经验虽不属上乘，却也不在下乘。就说那个仅与他的爱将同名不同姓的刘武周来说吧。此人十八岁因军功授建节校尉，继任鹰杨府校尉。杨广征伐高丽之时，便设计斩杀太守王仁恭。后与突厥将士共杀官兵，破楼烦郡、汾阳宫、定阳，被突厥立为定阳可汗，自称皇帝。接着入图晋阳，侵占并州，袭破榆次，进陷介州。李渊留守太原后，不知去向，今又复出，势头不减，着实让李渊捏着一把汗。刘武周之子刘小周也非庸才，自幼随刘武周转战南北，耳濡目染，勤学苦练，终成将才。父子俩一个如虎，一个似狼，相得益彰，一旦成了气候，将对李渊造成极大的威胁。

对李轨其人，李渊了如指掌。此人喜读诗书，多机谋，家境富裕，常开仓救济贫弱，名声极佳。任鹰扬府司马期间，先与周郡的曹玲、关瑾、梁硕、李赞、安修仁等于河右起兵造反，夜袭诸胡，缚隋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自称河西大凉王，设王宫置官属。继而自立为帝，旨其子伯玉为皇太子。李渊留守太原前，发兵攻打，李轨兵败，不知所终，直到众反王四明山结盟，方才知道他的去向。今他君临天下的大梦未灭，东山再起，咄咄逼人，可见其决心之大，信心之足。

长孙顺德看李渊处于沉默之中，便问：“大丞相，据我所知，薛

举及其儿子薛仁杲，以及刘武周、李轨足智多谋，手段残忍，极善用兵。今相继作乱，若合为一体，必成大患，是以武力征服？还是劝其归降？”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自有妙计使这些亡命之徒就范。”李渊望着窗外的皑皑白雪：“今我虽非天子，却是大都督、大丞相，不仅深得民心，且拥兵数十万，将士正闲来无事，发兵击他就是。用不了半年，就会将他们剿灭！当然，依照旧例，先礼后兵。若他们降我，有话好说，反之刀兵相见，决不留情。长孙长史，你亲自到京兆衙门走一趟，传世民前来，咱们一起议定一个方略，明日早朝时以圣上的名义下旨征讨。”

长孙顺德走后，李渊对自己走过的路简单地进行了回顾，以图从中得到规律性的东西。他以为，自己由一个忠于文帝和炀帝的忠臣，逐渐成为一个疾恶如仇，与炀帝针锋相对的“逆臣贼子”，并非偶然。这样的结局完全是由炀帝造成的。如果炀帝像文帝那样倾心社稷，关心黎民百姓，国泰民安，就不会烽烟四起，他也不会高举义旗。正如汉代荀悦所说：足寒伤心，民寒伤国。当然，他也承认自己不无投机。暗派将士助王世充打败山东的绿林好汉，使之被迫投奔瓦岗寨；对李密及众反王采取“卑辞推奖”方略，使宇文化及和王世充与众反王打得难分难解；今又效法魏武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桩桩件件，无不是在借用他人的血与力，求得自己的发展。但他并无忏悔，兵以诈立，这是善于用兵的证明，并非恶行。况且他不以杀人为目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救了多少人的性命？要说有什么规律可循，那就是用诚心待人，以武力作后盾。对于薛举等与他作对的地头蛇，当然也应当以诚相待，同时兵临城下，逼其就范。迫不得已之时，再诉诸武力。

李世民的京兆衙门离丞相府不远，半个时辰不到，李世民便与长孙顺德一前一后地出现在李渊的面前。二人脱下满是雪花的斗篷，来到火盆边坐下，伸出冻僵的双手烤着。长孙顺德指着李世民：

“秦公好忙哟！几案上仅文牍就有二尺许。我进入他的办公厅堂的时候，他正在埋头批阅文牍，头不抬眼不睁，与大丞相无异。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此言不谬。有秦公这样位尊德崇智博的才俊，京都何愁不盛。”

“长孙长史，你可是快六十岁的人了，晓得当面吹捧并非贤事。”李渊幽默地道：“如此下去，会把世民捧坏的。”

李世民像在自语，又像在诉说：“我年轻不谙世事，从未理过政，又刚从战场上下来，面对万机，真有些手忙脚乱。不多下些功夫怎么行呢？论说还是打仗单纯，这京都要守卫、百姓要吃饭、城区要治理，还有诸如擒盗拿匪、开堂办案等等等等，万绪千头，一时难以适应。”

“世民，不适应更要适应，别嫌麻烦，过上一阵子就理顺了。”李

渊谆谆地告诫：“一定要自律，莫要毁了自己，给为父丢脸。莫将京兆衙门搞成独王之国，以防劳而多祸。作为京兆尹，要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学会坐在车上赶着马走，决不可跟着马的屁股后面跑。”

火盆中的木炭燃得很旺，李世民很快就暖和过来，脸上浮起了红润，活力大增。言道：“听长孙长史说，薛举等在山西横行无忌，旧戏重演，争做土皇帝。说白了，这是骑在咱们的头上屙屎，说得雅一些，这叫向咱们的眼里砸钉子。此贼不灭，必成燎原之势，当早定大计，杀他们个屁滚尿流，永世不得翻身！”

“我传你来的目的就是想与你计议这件事。”李渊从窗边来到几案前：“此事虽不在预料之中，却是总会出现的，不过来得太早太快罢了。这是与咱们过不去者的垂死挣扎，或称回光返照。只要咱们方略得法，定能一举歼灭。”

长孙顺德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出兵容易，只要大都督一声令下，莫说仅有那么几股割势力，就是反了整个山西，也能大胜而归。只是这天寒地冻，大雪飘飘，将士行军艰苦，战斗力会受到影响。”

“行军作战，遇到饥馁、寒冷是很正常的事，只要衣着厚暖，燃料、粮食充足，改单帐为棉帐，一般不会出现大的难题。再说，薛举之流晚消灭一天，他们的势力就膨胀一天，幼芽不除，必成大树。据报，江南亦有人蠢蠢欲动，早日将山西土皇帝们的威风打下去，对江南的反叛者们也是个震慑。”李渊言道：“世民，看来日后不乏其例，咱应当早定大略，重新统一全国。长孙长史，你也多费些心思，今几个咱就把方略定下来。”

三人费尽心思，改了修，修了改，一丝不苟，根据眼前形势及今后事态的发展，终于定下了“先定关外，继定中原，后定江南”的十二字战略方针。先定关外，即以山西为主，平定潼关以北和以西的地域，包括汉中，给反叛者一个下马威，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继定中原，即收降或消灭众反王和王世充，拿下瓦岗寨和东都洛阳。因为众反王正与王世充打得难分难解，暂时形成不了威胁。后定江南，即消灭在江都，即扬州的杨广及宇文化及，以防形成划江而治，南北对峙的局面。因为杨广已成众矢之的，末代丞相字文化及于人不齿，都是绑倒的死猪。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杨广与宇文化及坐镇江南，就决不容许反叛者成气候，这就对最后消灭杨广及宇文化及，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大略已定，下步是如何实施的问题了。令李渊苦恼的是，柴绍患了肝病，久治不愈，已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李神通因年事已高，老寒腿的毛病又犯了，难以出征御敌。更为遗憾的是。与始毕可汗签订的借期已到，康稍利已率众回到突厥。得力的将领仅剩下李元霸、丁武周、成文龙等人。降将丘师利、李仲文、何潘仁、刘勋倒是得心应手，但不如李神通、柴绍等自家人用起来方便、放心。更令他苦恼的

是，李世民已被任命为京兆尹，主帅一职就非由世子李建成担当不可了。可他对李建成的能力实在不敢恭维，懦弱慎小，心胸也不甚宽广，近来又添了在背后树威信、拉关系的毛病，而且患得患失，颇有些婆娘气。他在心里掂量着：“让李建成挂帅，放心不下，让李世民执掌帅印，这京都重地又不可等闲视之。李世民出征后，无合适人选主管京城事宜。都说万将易得，一杰难求，一点不差，战将如云，士卒似雨，人才济济的精锐之师，竟捉襟见肘，挑不出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就是极好的说明，可见人才之重要。日后取恭帝而代之，君临天下，若无大才辅佐，何以治天下？国有贤良之士，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今后定要大作人才这事业基石的文章。”李渊这么想着，向李世民道：

“世民，我想先派人前往山西劝降，劝降不成再动武，你看这说客一职选择哪个为好？”

李世民不假思索地回答：“降将李仲文最为合适。”

“合适在何处？仅有一张利嘴是不够的，可惜刘文静司马据守潼关，要不派他做说客，再合适不过。”

“此人之口才、能力、学识不亚于刘司马。据我所知，此人不仅学识渊博，武艺上乘，口才极佳，而且与薛举有旧，感情甚笃。若派他前去，许能使薛举回心转意。若薛举缴械，武威的李轨、马邑的刘武周即不投而降之，军心也会发生动摇。”

“那就派他前去。但必须千军万马于其后，给薛举及其儿子薛仁果以强大的压力。有了李仲文的才华，再有这强大的压力，薛举缴械的可能性就会大增。”李渊转向长孙顺德：“长史默默不语，定是在为择谁执掌北征帅印的事大费心思吧？你以为派谁挂帅为好？”

长孙顺德愣了愣神，答道：“能否将土皇帝们一举拿下，关乎到整个方略的成败。鉴于此故，在下以为必须选一个德才兼备，深通谋略的人物挂帅。”

“你这不是等于没说吗。”

“不是大而化之，实在是难以定夺。世子建成是大都督长子，又是大都督百年之后的继承人，应当挂帅出征，以证明自己的实力，在官吏与黎民中树立威信，为日后承继大统奠定良好的基础，可他……”

“唉呀，怎的吞吞吐吐，大胆直言嘛。说，他怎样？”

“那我就冒背后语人之嫌直说了吧。可惜他少谋寡略，心胸不那么宽广，目光也不太长宜。在下不敢肯定他挂帅后定会大胜而归，却无高奏凯歌的把握。”

“这么说你不同意建成执掌帅印了？那选谁好啊？”

“京兆尹秦公为最佳人选。”

“为何选世民？总得有个理由吧。”

“至于理由，还是不说为好，以防大都督指责在下当面吹捧秦

公。”

“你啊你啊！”李渊指着一脸诙谐的长孙顺德：“我也认为世民是最佳人选，可这京都也太重要了，他一走，谁来管理京兆之事？今百废待兴，没有人能代替世民啊！”

在京兆任上，总比在这连狗都冻得不敢出门的寒冬腊月带兵打仗舒服，这是不争的事实，李世民也深有体会。然而，要做一个顶天立地，大义凛然，填海移山，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丈夫，就要有为国家、民族死而无怨，为父亲分忧的情怀，当然还有显示自己的能力，一飞冲天的私欲。李世民思来想去，终于下定了执掌帅印的决心。但他既不慷慨也不激昂，用火钳拨拉着火盆中的木炭，娓娓道来：“父亲就将帅印交给我吧，我懂得如何珍重它，用好它。我可以向父亲保证，若土皇帝们不放下屠刀，就在半年之内打败他们，且断他东去之路，以防他们逃回洛阳，与众反王们联合，或者投降王世充。至于哪个暂时接替我代管京兆，不成问题，好中选优，总会有最佳人选的。从道理上讲，这帅印该由大哥执掌，为了早日平定关中，我就当仁不让了。请父亲明示。”

长孙顺德站起来，一改文人的儒雅之态，毛遂自荐：“我长孙顺德自随大丞相举义以来，备受礼遇，却未有尺寸之功，就让在下暂代京兆尹之职吧。在下虽然没有秦公的才华，只要以劳补拙，治好京兆，当不在话下。况且京兆衙门就在皇城之中，离丞相府不远，勤向大丞相请教也就是了。在下之职，由司隶刘弘基暂代。此人学富五车，嘴勤、腿勤，而且有治理国事的经验和能力，会将丞相府的事情办好的。”

李渊想了想：“好吧，就这样定了。明日早朝时让恭帝下旨。长孙顺德，你拟三道圣旨，一道是任命元帅与先锋官之职的。李元霸是个闲人，又出现了到处生事的苗头，就让他做先锋官。第二道是任命你暂代京兆尹之职的。这第三道与出征无关，着礼部为皇上择选嫔妃。今后宫仅有十二个嫔妃宫女、太监却达数百人之多，有十羊九牧之嫌。再说，也不合规范。至于皇后就免了吧，根据风俗，男子十九而冠，他仅十三岁，不到冠礼之年。从另一个方面说，他仅是一座桥，选进一些女子陪他玩罢了。”

李世民还有些急办的事情未办，还要准备交接，急着回衙。李渊也不留他，叮嘱几句，让他出府。李世民披上斗篷，拿起马鞭，正要离去，李渊却忽地记起一件事，向他道：

“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走向断头台前，我答应照顾他们的眷属。你抽个空闲，多带些银子登门探望。他俩的儿子也老大不小了，我登基后，定让他俩承继父亲的爵位。王威武与高君雅是屈死鬼，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不好受。还有，到咱府上探望你母亲，她近来身体欠佳，心情也不太好。我让她搬到这丞相府居住、就医，她说什么也不肯。人上了年纪，情绪就乖张了，她原先不是这

样。你姐夫柴绍病入膏肓，怕是不久于人世，你也要在出征前去见他一面。”

李世民一一点头应下，临出门的一刹那，心中升起了一股敬慕之情，暗道：“父亲已是快做皇上的人了，还是感情不减、人情不淡，天上难找，地上难寻哟，当以垂范。”

长孙顺德文笔犀利，文章上乘，思维敏捷，很快就将圣旨拟出，交李渊过目。李渊横挑鼻子竖挑眼，却终未能删增一字。开玩笑道：

“若我君临天下，你就专门为我拟写圣旨吧。”

长孙顺德半开玩笑半当真地一笑：“大丞相虽未登基，却是真正的皇上，在下已为皇上写圣旨，怎说以后呢？以在下之见，大丞相干脆过了年就君临天下算了，何必多此一举。”

“我坐在车上，驱赶着圣上向前，不是很惬意的事情吗？为何要做皇上呢？”李渊言道：“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天时不至，不可强为，为则不达。就这样吧，我到圣上那儿去一趟，向他谈谈颁圣旨的事。”

长孙顺德劝道：“这么冷的天，大雪还在下，大丞相还是不去为好，以免冻出病来。明日早朝前交给他不行吗？”

“这么重要的事情怎能不告诉他？让他知道国事之多，以及治国不易，有什么不好？”李渊披上裘皮斗篷：“备马！”

恭帝的确逍遥自在，此时，他正在东暖阁与嫔妃们玩捉迷藏的游戏，俊朗的双目被一块黑绢挡住，到处摸来摸去。

嫔妃们大都二八年纪，眉清目秀，花儿似的。虽然身上裹着貂皮棉襦，却盖不住苗条的娇躯和丰隆的胸脯。她们都很纯真，无拘无束，叽叽咯咯地笑着东躲西藏，但谁都想让恭帝搂住。约定次序，谁也不能乱来。此时应该被恭帝搂住的是穆贵妃。穆贵妃豆蔻年华，情窦初开，春心荡漾，早已忍耐不住，未等别人藏起，就凑到了恭帝身边。恭帝没费吹灰之力，便将他揽于怀中。她尝到了被天子宠幸的滋味，笑得花枝乱颤，情不自禁地伸出玉臂，紧紧地将恭帝抱住。恭帝成熟得早，举行登基大典的那天夜里，就尝到了禁果的滋味。当穆贵妃的娇躯与他接触，沁人肺腑的体香传到他的鼻孔的时候，性欲的火焰便开始燃烧，加之穆贵妃的挑逗，便如烈火遇到了干柴，哧地撕开黑绢，抱起穆贵妃就走。穆贵妃自鸣得意，向着姐妹们做了个唯我独尊的手势，引得其他的嫔妃醋意上涌，便忌恨，便暗骂，便哀叹自己的无能。

李渊进入大内，根本不用通报，而且可以佩剑。当恭帝的行止收入他眼帘的时候，他得意地笑了，大步迎上前去，还算谦恭地叫了一声“圣上”。

恭帝与穆贵妃的身心正被熊熊的情火燃烧着。谁也没有发现李渊，直到李渊的叫声传入穆贵妃的耳鼓，穆贵妃方才挣扎着道：“圣上，大丞相来了，快放手，放手！”恭帝一惊，将穆贵妃放下，跑到

李渊面前，诚惶诚恐地道：

“不知大丞相驾到，有失远迎，朕大为不该！”

“圣上差了，你是天子，我李渊是臣子，天子哪有恭迎臣子的道理？如此以来，天下人不骂我专横跋扈，刚愎自用吗？”李渊迈上玉阶：“臣有要事奏报，不知圣上是否有闲暇？”

恭帝向后一指：“大丞相，先到暖阁暖和吧。什么要事不要事的，大丞相做主就是。朕无事可做，有的是闲暇，这不，正在玩捉迷藏的游戏。朕的运气好极了，一下子就捉住了穆贵妃！”

二人来到东暖阁，只见嫔妃们跪在地上，恭帝向李渊一指：“快给大丞相叩头。以后见了大丞相要行大礼！”

李渊感到好笑，又很是自豪，望着这群似花如玉的美人儿，心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他望着那个椭圆脸，面色粉中透红，一双杏眼流光溢彩，风韵独具的嫔妃，和蔼地问：“圣上待你们还好吗？在这后宫习惯吗？”

被问的嫔妃惶然地回答：“回大丞相，圣上性情温和，待我们如同姐妹。能被大丞相选来陪伴圣上，是我们的福气，不仅住得惯，而且非常惬意，这全托大丞相的福！”

“这就好，这就好！”李渊坐下来：“可要好好陪伴圣上，让圣上吃好玩好。也别尽做游戏，要多种多样，多姿多彩，譬如弈棋了、猜谜了什么的。”

“都回到自己的华屋去吧。”恭帝将香茶捧到李渊面前，陪着小心问：“是什么重要事，还要大丞相亲自前来，派个人送来，或者朕亲自到丞相府聆听，不，办理也就是了。”

李渊扼要地讲了事情的经过后，将三道圣旨交给恭帝。恭帝对打仗的事不感兴趣，当他的目光触及到为他选妃的第三道圣旨，立即活跃起来：“既然大丞相决定为朕选妃，那就选吧，总得把这后宫占满喽。朕不要三宫六苑七十二妃，却也不能太少。如此以来，朕可要好好地感谢丞相了！”

“圣上，明日早朝，你将这三道圣旨颁下去。”

“好好好，朕照办就是，照办就是！”

“听说朝臣中有人说我的闲话。明日早朝时圣上是否强调几句？这些流言蜚语若不及时制止，定会蔓延。如此以来，我就难以行事，圣上的宝座也会动摇，于国于民百害而无一利。”

“朕怎样强调？”

“这还用我教吗？圣上让中堂拟个稿子不就成了。”

“好，就让中堂拟个稿子，摆李大丞相的盖世之功，陈述流言蜚语的弊端。这些朝臣也真没肚量，凭着正事不做，专门拨弄事非，令朕好恼！不刹一刹他们的威风，朕出不了这口恶气。大丞相放心，朕一定痛快淋漓地办好此事。听说柴将军病危，不知是真是假？”

“这是真的。我正要去探望他呢。人固有一死，可毕竟他年纪太

轻了，才三十多岁。”谈起柴绍，李渊动了感情：“自与玉心成亲后，他一直随我征战，不仅没过一天安生日子，万贯家财也都用到将士身上了。不是我偏袒于他，他实在是个治国安邦的全才，可惜哟！”

恭帝受了李渊的感染，鼻子一酸，落下泪来，哽咽着道：“正当国家需要大批贤才之时，柴将军却病成这个样儿，明日早朝后，朕亲带御医前往柴府。”

“该请的医生都请了，该用的药都用了，全不见效。未进这长安城前，我就看他的脸色不对，不想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戎马生涯，既危险又艰苦，将士患病的很多。”李渊心里难受，不愿再说柴绍，他站起身来：“天色还早，我这就探望他去。因为忙，他躺下后，我仅探望过一次。这次去，想多坐会儿。圣上留步吧，可千万将早朝的事办好。”

李渊在亲兵们的拥簇下出了宫城，返回皇城，径奔柴绍的府第而去。马蹄踏在雪地上，雪片四溅。大雪还在一个劲地下，纷纷扬扬，漫天飞舞，使得天地间苍苍茫茫。在这样的天气里出征，困难程度大增。李渊感到压力增大的同时，脑海里突然出现了“瑞雪兆丰年”的谚语。他准备明年登基，登基后人寿年丰，将给他带来多大的快乐？将是对他多大的支持？

柴绍的府第到了。这府第原归宇文成都所有，宇文化及陪炀帝到扬州避难时，将其家族的主要成员全部带到了江南，这座府第便闲置下来。柴绍因功被擢升为左武侯，为禁军的高级将领，位在四品，居住此府当之无愧，便搬了进来。夫人李玉心和儿子柴斌也从山西迁来，与柴绍共同居住。谁也没有想到，正当柴绍蒸蒸日上之时，却一病不起。这是柴家的悲哀，也是李家的悲哀，与柴绍婚后没在一起待多少时日的李玉心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意志坚强的窦宝惠也为此经常落泪，哀叹女儿的命运不济。

这是一座比李渊的府第小近一半的私宅，但却十分高雅。台阶、扶栏、柱子之类几乎全是用汉白玉雕成的。其图案既有云朵、花卉，还有猛虎、雄狮、征战故事，种类之多，工艺之精湛，令人目不暇接。如果说这宅第与同级官员的宅第相比还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门前的两根高达丈许，上面刻着其家族光辉历史的汉白玉石柱。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用官吏不看被选者的能耐，专看其家世、出身，士族垄断了朝廷中的重要官职，成为世袭。而且还划定了一套维护门阀特权的等级制度，与庶族、地主严加区分。于是，达官贵人便独出心裁，在府第的大门外竖起两根柱子，上面榜贴本族的功状，以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左面的柱子叫“阀”，右面的柱子称“阅”，又称阀阅为门阀。到了隋代，已演变成做官人家的一种标志。随着隋代择官择士条件的改革，门阀制度已基本不复存在，因此，达官贵人们多已不在大门前竖立石柱。李渊家族的名望不在宇文家族之下，其血统和社会地位也比宇文家族高贵，但却从未竖立门

阀。宇文成都却自恃其能，在府第前竖立门阀，以示高人一等。尽管其祖父宇文述小人得志，父亲宇文化及位在当朝一品，却不主张他这样做，为的是免遭他人嫉恨。他却不以为然，不仅逆父辈之意而行，还举行了立柱大典，摆酒设宴，闹腾了三天三夜。炀帝闻之，勃然大怒，但却偃旗息鼓，不了了之，因为宇文家族的势力毕竟太大，宇文成都的功劳毕竟太多，一旦得罪，他这个皇帝也就寿终正寝了。况且他还需要宇文化及出谋划策，需要宇文成都在战场上与各路义军厮杀。况且树立门阀是一种传统，《大隋律》中没有制止的条文。

李渊一行在府门前下马，亲兵杜月征朝着石柱叭地吐了口唾沫：

“呸！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的狗东西，竟厚颜无耻地用这种方式标榜自己，真该死！大元帅，将这两根柱子推倒砸碎得了，省得在这里碍眼。”

李渊被杜月征逗乐了：“月征，看你这样子，好像要将这两根柱子一口吞到肚子里。砸是肯定要砸的，要在宇文化及等兄弟们死了以后。今宇文述因背上长痈呜呼哀哉，宇文化及用不了多少时日也会步他的后尘。就让它作为耻辱柱在这里竖几天吧。”

大家把十几匹战马拴在这两根柱子上，簇拥着李渊进入府内柴绍夫妇的卧室。

李玉心见到父亲，眼泪夺眶而出。她为闺女时亭亭玉立，面容姣好，鹤立鸡群，现在却苍老了许多，面色枯瘦，眼神有些呆滞，行动不无迟缓。她才三十多岁，原本不该这样，可她却因过度的操劳和极度的悲哀，成了这个样子，命运真会捉弄人。

李渊就这么一个女儿，视为掌上明珠，眼见得女儿今非昔比，心里不是滋味。但他还是向李玉心道：“咱李家的人是不会轻易流泪的，流泪是怯懦的表现。要挺住，决不能让命运看咱的笑话！擦干眼泪，跟父亲探望柴绍去。”

“是，父亲，孩儿要挺住，孩儿不哭！”李玉心擦干眼泪，但新的泪水又流下来。她恨自已不争气，恨眼泪太多，可感情这无根而固的东西，是任何压力也驱逐不掉的。如今，她与柴绍举案齐眉，白头偕老的梦即将破灭，她肝肠寸断，哀伉俪之生离，悲命运之不济，忆夫妻恩爱，相厮相守的时光，想今后的日子，怎不以泪洗面？

柴绍已躺下十几天了，自从躺下就没再爬起来，可见他为了反隋大业忍受了多大的苦痛，意志多么坚强啊！他四肢疲软，面色焦黄，眼眶深陷，印堂无光，那个风流倜傥，豁达大度，气宇不凡的柴绍已不复存在。阎王派出的小鬼已在向他招手，他随时都有迈过死亡线的可能。大概是回光返照吧？已昏迷了两天的他精神出奇得好，不仅向李玉心嘱咐了许多事情，也喝下了一小碗莲子羹。

“岳父大人来了？坐，坐在小婿的榻边，小婿有许多话要向大人说。”柴绍少气无力地道：“看来小婿活不了几天了。人总有一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未能帮助岳父大人完成全国统一大业。虽说死的比

鸿毛重，却比泰山轻。刚才李神通伯父来过，说他的腿痛得厉害。小婿很纳闷，怎么在战场上感觉不到体力有太大的障碍，刚从战场上下来就成了这个样儿？难道我们这些人只能创业，不能守业？”

“贤婿，你身体羸弱，就别再说什么了，好好养着。”柴绍侃侃而谈，李渊顿觉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但还是宽慰道：“常言说：得病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只要经常用药，会慢慢好起来的。一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汉子，应该具有这种战胜疾病的意志。”

“岳父大人不……不要劝我，我想说什么，就让我说什么吧。”柴绍的嘴角抽动起来：“我……有几件事不放心。这一，杨广与宇文化及未灭，官兵未灭，众反王们也会铤而走险，不可轻……轻视。这二，大人未继大统，目的还未达到，尽快君临天下……才是。这三，我对不起玉心和儿子，没有尽到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我死之后，就让玉心改嫁，儿子由岳父、岳母大人抚……抚养。这四，这四，将小婿送……送回老家……汾阳安葬。小婿活着未能尽……尽孝，就到那边陪……父母吧。这五……五，小弟柴青是个人物，大……大人将他召到身边……边……”

柴绍声音渐弱，言语不清，灵魂似乎被那可恶可憎的招魂鬼勾去了一半。玉心见状，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前来探望柴绍的李世民和李元霸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急唤家奴快请大夫前来诊治。李渊向他俩摆了摆手，沉痛地道：

“不必了，就让贤婿安静地走吧。”

柴绍缓缓睁开眼：“大……大人，小婿的话你记……唉！”

李渊将嘴巴附在柴绍的耳朵上：“贤婿，我……记，记住了！”

“好……好……”柴绍的头突然一歪，迈进了酆都的大门。

次日平明，李渊、李建成、李世民，以及被擢为羽林将军的李神通，忍着强烈的悲痛，不动声色地进入金銮殿，等候恭帝上朝。不一会儿，净鞭三响，当值太监孟德甲高声宣布“皇上驾到，百官叩拜”。龙袍玉带，冠冕堂皇的恭帝在孟公公的喊声中坐在了龙椅上，百官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声已毕，娃声娃气的恭帝金口大开：

“诸位爱卿，今日早朝，不为别事，下圣旨四道。孟公公，你就宣读吧。”

孟公公点点头，拖着娘娘腔，抑扬顿挫地将四道圣旨全部读了下来。第一道圣旨任命李世民为征北大元帅，李元霸为先锋官。第二道圣旨是任命长孙顺德暂代京兆尹之职的。第三道是关于选妃的。想不到恭帝竟将李渊叮嘱的，关于制止流言蜚语的事也写成了圣旨，而且孟公公宣读时状貌特别威严，嗓门特别大。圣旨是这样写的：

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尚书令、大丞相、唐王讳李渊品貌端正，心地良善，战功卓著，可比尧舜。自受封以来，倾其心力，兴其百废，日理万机，一日三吐哺，天下归心，可比周公。如此贤才，数百年才出一个，朕之幸，臣之福也，当立先祠祭之。不料宵小不轨，暗

放厥词，毁其名声，意在乱华夏，倾社稷，是可忍，孰不可忍！伐功施劳，鲜能布仁；乘伪行诈，莫能长久。朕以故旨四。一曰：朕视渊为相父。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情如石坚，谁也难以撼动。二曰：渊德高望重，拥戴为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移也。凡心怀叵测者当止。若有再犯，严惩不贷。三曰：广开言路，言堂满室，凡事当面提议，严禁背后诋毁。四曰：对违规、无所事事、暗中摇唇者及时撤换。总而言之，朝臣一心，官吏一致，合力齐心，在朕与大丞相之指教下治国安邦。

李渊对恭帝的圣旨非常满意，言道："圣上龙心明，龙目亮，洞察幽微，为我李渊单独下了一道圣旨，谢主隆恩！不过，人无完人，我李渊并非无瑕疵，允许诸位同僚和百姓指正，却不容许背后诋毁。诋毁者无非是唯恐天下不乱，将我李渊推倒。如此办理，实在低劣，不如公开言明，我将我的爵位送给他也就是了！"

但凡圣上动怒，李渊示威，肯定有人做出了有害于李渊的事。到底是谁？朝臣们心中无数，因此，便议论纷纷，满殿哗然。恭帝见状，言道：

"为了照顾诋毁大丞相名声者的面子，朕就不点他的名了。有一件事还要告诉诸位爱卿，大丞相的贤婿，左武侯柴绍昨日暮时作古，朕决定前往吊唁，望众位爱卿相随。"

此事恭帝根本没与李渊商量，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让李渊吃了一惊。跪地道："圣上，不可如此办理。小婿不过是个四品的京官，怎能劳圣上和诸位同僚的大驾？若是实施，大家会指责微臣以强凌弱吗？这伤风败俗的事，有毁名声的事，还是不做得好。再说，新朝才立，万事待举，今又要发重兵平叛，百官忙碌，怎能因私而废公？恳请圣上收回圣命！"

恭帝以为李渊在卖关子，坚持己见，朝臣们也争相支持恭帝。李渊言辞恳切，力排众议，终于使恭帝撤下了这道口谕。李渊也因此使自己在朝臣中的威信升了一大截。

根据柴绍的遗愿，其遗体当送回汾阳老家。李世民建议其灵柩与西征将士同行，由他扶柩，送姐夫回籍。李玉心非要送灵柩不可，李渊便答应了她的请求。柴绍的灵柩在府第停了八天，好在天寒地冻，无大损伤。前来吊唁者云集，多是亲朋好友和他的同僚、属下。想不到的是朝臣和六部的官员也自发地前来吊唁。恭帝却没有来，不是不想来，是怕违了李渊的意，使李渊反感。

第九天上，李渊明令出师，李世民亲自将灵柩扶到车上，又将姐姐搀到车内，然后与李元霸分别骑战马走在轩车两边，浩浩荡荡地出了玄武门，向西滚滚而去。雪花早就停了，路上的积雪却仍有大半尺厚，十分难行，好在在前边开道的是三万骑兵，路上的积雪经不住十余万只马蹄的踏压，变成了水，与底下的黄土混合，成了踩不碎、踏不掉的泥浆。这支队伍以李渊的老班底为基础。不足部分选拔于丘师

利、李仲文、何潘仁、刘勋等降将的部队。无不是年富力强，武艺精湛，作战经验丰富的精兵强将，共计六万余众。李仲文随队出发，做薛举的说客。

不觉半月已过，正在批阅奏折的李渊得到西线消息。消息说，李仲文在扶风碰了硬钉子。薛举极为猖狂，不仅撕碎了他的劝降信，还将满怀信心和希望的李仲文大骂一顿后赶出扶风。扬言决不投降，以死抗争。万般无奈，李世民下令围剿。趁土皇帝们还未联合之机，集中优势兵力，行各个击破之计。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扬言攻打扶风，却派出奇兵，夜袭金城，一举将金城收入囊中，以微小的代价，击溃了薛仁杲的一万三千人马。薛仁杲率残部逃跑，不知去向。金城一下，薛举惊慌，被迫死守扶风。李世民已传下将令，数日内攻打扶风，向他报捷。柴绍已经安葬，李玉心不日即回长安。

李渊遂告知李世民，不惜一切代价，收复扶风，捉拿薛举，以除后患。若兵力不足，可从蒲州、弘化、河东、河下诸州调用。严防伤害百姓，千万不可屠城。攻下扶风后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唤起民心。山西是他的老根据地，相信百姓会支持围剿，憎恶土皇帝割据，为将士做出贡献的。只要这水流不走，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亲手做成的大船就永远不会颠覆。

又过了六天，李渊接到扶风已下的战报。战报详细地介绍了攻打扶风及追击薛举的经过。

薛举率众回到山西后，首先攻陷金城，自立为皇帝，派其子薛仁杲坐镇，然后率数万兵马攻打扶风。隋将唐弼发迹于扶风，李渊及其主要兵力撤出山西后，他东山再起，立陇西人李弘芝为天子。薛举劝降，李弘芝不从，唐弼杀李弘芝，引军投于薛举麾下。薛举看唐弼脑后有反骨，恐养痈遗患，遂谋杀唐弼。唐弼不防，大败，仅率百余骑逃走。薛举势力益张，号称有兵马三十万，并欲与李渊过不去的各路兵马联合，攻打长安。李世民一举攻下金城后，行调虎离山之计。薛举上当，中了李世民的埋伏，丢下扶风和数千具尸体，逃往陇坻。李世民率众追杀，薛举又吃败仗。万般无奈之下，薛举问属下：古往今来，天子有投降的吗？黄门侍郎褚亮回答：昔，越主赵佗卒归汉高祖，蜀主刘禅降晋。但赵佗与刘禅是在兵败国亡时投降的，从没听说过仅败了一仗就降敌的天子。本想投降的薛举精神复振，遂联合梁师都，并贿赂西突厥可汗，使其出兵，三路人马合为一股，士气大振。李世民与薛举战于高墌，不想连败。于是，弃了薛举，围剿武威的李轨。

李渊看罢战报，言道：“想不到薛举竟如此厉害，看来先不与之战的方略是对的。”遂写札一封，交快马报于李世民。札中强调：当止则止，暂不与薛举计较，待拿下李轨、刘武周后再发兵击之。击李轨当速决，以防薛举从背后掩杀。宁愿少下些城池，也要尽量减少损失。

十二月底，李玉心从汾阳回到长安，将李世民的一封信交给李渊。李渊看罢，喜不自禁。李玉心问他为何高兴，他答道：“世民发兵攻打李轨与刘武周，连战连捷，为父岂有不高兴之理？可惜李轨、刘武周皆率残部逃走了！我要在早朝时将此札公布于众，以励臣心。”

次日早朝，恭帝旨当值太监孟公公读了此札：

大都督、大元帅明鉴：世民不才，未能全歼薛举，留下后患，被其败之，损失人马三千。遂改攻李轨、刘武周，连战皆捷，仅损失兵马四千，以极小的代价连陷六城，灭敌三万有余。击李轨之前，薛举先击李轨，李轨派大将李赘与之战，大败薛举，薛举丢下四千多具尸体逃回老巢。当此时，我率兵击之，傲兵必败，一战夺敌一城，杀敌七千，二战夺敌二城，杀敌一万，轨被迫逃于凉州。与刘武周之战，我屯于柏壁，与之相持。遂令永安王孝基、陕州总管于筠、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内史侍郎唐俭进取夏县，未克，军屯夏县城南。敌将尉迟敬德偷袭孝基大营，诸军并陷，四将俱亡。尉迟敬德遂攻打蒲州，我与蒲州军民共击之，大破贼军，杀敌两万余众。继又在美良川偷袭其营，杀敌万余。刘武周派宋金刚围绛州，我遂派将士击之，宋金刚不战而走。此时，刘武周复攻李仲文部，连战皆败。时敌大馁，我亲与宋金刚战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敌数万，并获大量辎重。再于介州与之战，大破宋金刚余下的两万人马，宋金刚轻骑逃走。其骁将尉迟敬德收其精兵，举介州、永安来降。刘武周大惧，率五百骑，弃并州北逃，自乾烛谷逃奔西突厥。我进据并州，悉平故地。继之，逃往西突厥的宋金刚背叛可汗，被追兵腰斩。刘武周打算复归马邑，事泄，为西突厥可汗所杀……

仅不到一月的时间，李世民就取得了如此之大的战绩，恭帝龙颜大悦，朝臣们也不无高兴。虽然朝臣中不乏痛恨李渊父子之人，但盼华夏一统却是大家共有的心愿。

李渊回到丞相府，以大都督的名义向李世民下令：刘武周已亡，李轨逃之，我即派安兴贵前往凉州招降李轨，以免除刀兵之苦。李轨深明事理，若晓以大义，不难招降。薛举父子虽凶，已被孤立，暂不与其争，以防惹恼西突厥可汗，酿成大灾。关中基本平定，将所夺城池交所在郡县管理，率众回京，以商讨征战东都洛阳之事。原隋降将袁通冥顽不化，有叛逃洛阳之势。此事交据守潼关的刘文静办理，同时告知于他，他已被擢升为吏部郎中，待全国平定，即到任上。

李世民接到命令，即按令行事，于十二月末率众来到潼关。刘文静出关迎接，二人相见，如久别重逢，倍感亲切，在刘文静的居室向火秉烛，促膝而谈。李世民将被提拔一事告知刘文静，刘文静自然高兴，言道：

“在下德才不备，功劳无多，大丞相却给予我如此之高的荣誉和地位，怎不让人感激涕零，愿效犬马。”

李世民道："十步之间，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刘郎中深明大义，为举义立下了大功，这是大家公认的，也是铁的事实，任个郎中，实为大材小用。待日后再提拔吧。大丞相识才爱才，择才而用，对你这块良才美玉，决不会长期放在郎中的位置上。月前我带领人马入关西去，因军情如火，未及下马。今我大胜而归，当好好叙一叙，以弥补数月不见之憾。"

"那是自然，你我虽然有上下尊卑之分，感情却是不薄。互相大开心扉，倾吐情谊，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二人从相识谈到举义，又从举义说到眼下，毫无保留，明达、洒脱、真诚、圣洁，似乎是感情的诗，又像情怀的歌。在这明月当空，古道雄关的环境中，显得格外美好，耐人寻味。端的是：离人叙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别后相思人似月，古道热肠火萦萦。

当然也谈到了才华横溢，人才出众的柴绍，无不对柴绍的死万分悲痛。刘文静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道：

"柴左武侯驾鹤西去，痛煞我也。当他的灵柩从这潼关缓缓而过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他不该就这么急匆匆地走了，因为他还有未竟的事业，扔下了那么多痛他爱他的人。虽然在他的灵柩路过这里的时候，我摆了路祭，却仍未能表达悼念之情，以故写了悼词，请了僧众为他超脱。这不，一连数个晚上，我都梦见他。昨夜南柯一梦，只见他鲜衣粉面，光彩灼灼，向着我微笑不语。足证他在九泉之下活得很好。他应该活得很好，因为其心能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不以小恶弃人之大美，不以小怨忘人之大恩。智、仁、勇皆俱，忠、孝、义全备。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哟！"刘文静泪水涟涟。

李世民也感慨万端："父亲眼力不差，为我姐找到了柴绍，可谓天作之合，郎才女貌。我曾为之高兴，也不无嫉妒，若我的婚姻如此该有多好。不想他劳苦一生，扔下姐姐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恨苍天之不公，叹姐夫之不幸，哀人生之短暂，恨自己无回天之力，不能将他留住。人间惟有相思苦，你我尚且如此，我姐之相思就可想而知了，这次回到京都，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望姐姐。刘兄有所不知，当姐夫的灵柩入土时，姐姐哭得死去活来，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

"人生若梦，转眼就是百年，以故雄心壮志不可少，事情尽做不言多，若不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死难瞑目。"刘文静道。

二人感叹一番后，又谈起了眼下的形势。李世民言道：

"虽然关内已基本平定，但残余势力还在，这潼关的作用还在。刘兄定要把好此关，以防土皇帝们到内地捣乱。据报，隋降将袁通有叛逃洛阳的可能，大都督要我告知于你，此事交你办理。兄既要守卫潼关，又要对付袁通，肩上的担子很重。小弟本想给你留下万余人马，又怕征战王世充不足用，故而打消了这个念头。"

"既然秦公以兄相称，我也就不客气了，以小弟称你吧。"刘文静

动情地看着李世民：“我也得到了袁通有反叛之意的情报，却不太相信。如此以来，可见他反叛无疑了。这并不可怕，我来对付他也就是了。他有人马两万，看似强大，其实不然。原因在于他的将士多是山西人，与他矛盾重重，真正顺从他的不足十之有六。况且他身边有我的人，一旦他造次，我会早有准备，以计取他。小弟，你就放心为是。回京后告知大都督，就说我刘文静决不会给他老人家丢脸！”

二人谈到半夜，方才休息。次日平明，李世民告别了刘文静，率众起行。他频频回首，直到雄伟的潼关在他的目光中消失。一路之上，刘文静的身影经常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他问自己：“缘分是什么？感情是什么？友谊又是什么？为何自己刚到山西，就与刘文静、裴寂、刘政会等人打得火热？若无他们初时的帮助，能有今天吗？”

经数日奔波，终于回到了西安。恭帝、李渊率百官前来迎接，城中百姓也自发地前来欢迎他这个叱咤风云的英雄。恭帝牵着他的手问寒问暖，如同最爱做梦的孩子见到了心仪已久，只是无缘相见的豪杰。李渊也为他骄傲，虽然那么严肃，心却是热的，向他行着注目礼。官员们自不必说，无不伸指咋舌，毕恭毕敬。他应该自豪，应该高兴，可他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因为根深蒂固的姐弟之情牵着他的心扉，他想得最多的是立即去探望仍然处于悲哀之中的姐姐。

恭帝言道：“秦公月内打了数仗，大获全胜，劳苦功高，怎么称颂也不过分。今天午时朕在太极殿为你这大功臣设庆功宴。午时将到，咱这就饮宴去！”

“圣上高看世民，世民感激不尽。不过，世民有违圣意，不想参加宴会，恳请圣上赎罪。”

李世民的回答使恭帝尴尬异常，求援于李渊：“大丞相，这……这……这太令朕失望了。朕热心热肠，想不到……”

“圣上息怒，待渊问个明白。”李渊走向前来低声道：“世民，圣上听说你率众回京，喜不自胜，从昨天就开始准备这桌宴席，为你庆功，你怎的拒绝？有事以后再说，这宴会你是非参加不可的，以防凉了圣上和众臣的心。”

“父亲，非是世民不忠不孝，无父无君。此时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探望姐姐，在姐姐的府上用饭，否则，我什么也做不下去！”

恭帝根本体会不到姐弟之间的深情厚意，不解地问：“秦公，难道朕亲自为你操办的盛宴不如柴左武侯府上的饭好吃吗？”

经李世民再三解释，恭帝方才弄清了其中的奥妙，不禁黯然失色：“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怎的就没有这种血浓于水的情意？敌视、倾轧，乃至怒言厉色，好可怕哟！”

李渊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向恭帝道：“圣上，就让他去吧，姐弟之间的亲情，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是难能可贵的。庆功宴虽盛，却难以与这种情意相比。”

李世民已急不可耐，飞身上马，良驹似乎理解他的心情，腾开四

蹄，钻入了人的胡同。

此时，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只有马蹄声和鞭子的脆响。恭帝目送着李世民，陷入沉思之中。李渊望着李世民远去的背影，大脑记忆的沟槽中，闪现着住在城外的姐姐的倩影，而且不无自责。官员们都在心中暗暗地检讨自己，那些失去手足之情者，心里酸酸的。黎民百姓非常理解李世民，因为相对地说，他们的感情比官员们丰富，他们的同情心比官员们大得多。

李世民的举动提醒了李渊，当天夜里，李渊在丞相府设家宴，先亲自将夫人宝惠、小儿子李元吉用轩车拉到府里，又派人接来李玉心，叫来李建成。李世民与李元霸不请自到，因为他俩正好前来请安。

白雪化尽，月上中天，炭火旺盛，一家人围桌而坐，气氛温馨。

李渊作开场白，他一改官场上的严肃与威严，笑语朗朗："咱们大概已经一年多没坐在一起了，责任在我。就是再忙，一家人总要经常聚一聚嘛。啊，哈哈哈哈！"

窦宝惠享受着家庭的欢乐，十分惬意。作为母亲，谁不想儿女绕膝，笑语绕梁？可由于战争的原因，近年来家人团聚已成为奢望。她不怪谁，也不像平常人家的母亲那样因达不到心理的满足叨叨不休。她将这种愿望压在心底，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用母亲博大的胸怀迎接着子女们的未来。柴绍的死，使她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但她从未在女儿玉心面前涕泪交流，而是用道理开导女儿。丈夫及其长子建成、次子世民，都是华夏举足轻重的人物，元霸虽然难登大雅之堂，却是令人敬畏，战功卓著的武将，女儿玉心为帮助李渊和柴绍举义，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受到世人的尊敬。但她不炫耀，更无仗势欺人之举，说她是一个才女，一个贤妻良母并不过分。此时，她喜盈盈地看着自己的儿女们：

"孩子们，你们的父亲是个大忙人，我已半月没见他的面了，可他却在百忙之中摆了这桌宴席，与全家人同乐，十分难得。大家可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吃好喝好谈好。元霸，你这个鬼东西，这宴席还未开，你怎的就喝起来了？玉心，高兴起来。建成与世民，你俩的座位怎么离得那么远？坐近点，坐近点。今儿个咱不谈国事、军事、天下事，专谈家事。"

李渊打趣地道："你们的老母亲管得可真多，连谈什么都管。夫人，你这么规定，等于把我和孩子们规定哑巴了，这里边除了元吉和玉心，不是丞相就是公，元霸的官最小，却是先锋官，不谈国事、军事、天下事，这不是故意让我和孩子们作难吗？孩子们，你们说是不是？"

宝惠明白李渊的目的是在活跃气氛，便佯怒地道："孩子们，你们的父亲除了国事、军事、天下事之外无话可谈，那就让他自己谈好了。母亲与你们谈母子之爱、家庭和睦之类的话题，你们说好不好

啊？”

李元霸不耐烦地挥着大手：“今儿个咱们什么也不谈，就谈吃肉喝酒。我早看出来了，大哥与二哥有过节，非谈崩不了不可。姐、小弟，咱仨是一类的。来，吃菜，吃菜。”

李元吉拍着肉墩墩的小巴掌，欢跳着：“一类的，一类的！”

李玉心一副哀哀怨怨，心事重重的样子。中午，李世民去探望她的时候，她正搂着儿子柴斌落泪。当李世民感情真挚地叫了声“姐姐”，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哭起来。面对此情此景，李世民竟手足无措，与在三军将士面前慷慨陈词，在战场上呼风唤雨的他判若两人。听说李世民刚刚带领万马千军进城。而且放弃了圣上亲设的庆功宴，前来探望她的时候，姐弟的情谊便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应该说，经李世民的劝导，她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因为这是李世民第一次与她这样面对面的长谈，而且情真意切，发自肺腑。她扶柴绍的灵柩返乡的时候，长途跋涉了数日，李世民却未能像今天这样长谈过一次。但她理解兼数职于一身，为了事业鞠躬尽瘁的弟弟，她为有这样的弟弟而自豪。当父亲派人到府上叫她赴宴的时候，她强迫自己去掉哀愁，莫给原本欢乐的家宴蒙上不快的阴影。然而，感情是不能伪装的，尽管做了极大的努力，哀怨与忧心还是出现在脸上。听到李元霸的“高论”，她真为这个憨态十足的弟弟着急。因为她清楚，父亲君临天下已成定局，随着这一时刻的临近，大弟建成感到二弟世民对自己这个未来太子的威胁越来越大，便人为地产生了与李世民的隔阂。李世民是否有鹊占鸠巢的打算，不得而知，对哥哥的胡思乱想耿耿于怀却不言自明。但既然矛盾没有白热化，谁也不好当和事佬。若是主动地为这两个弟弟解决矛盾，反而会使矛盾加深。正当李元霸的话使氛围突变的时候，她向元霸道：

“三弟，你胡说些什么？什么这类那类，你才是另类呢。就知吃喝打杀，懂得什么人情世事！”

李元霸此时的自制力真够大的，欲言又止。并非因为自己的话出格，完全是出于对姐姐的爱和尊重，何况姐夫才去，姐姐沉浸在悲痛之中。

李渊饱经世故，晓得这家宴不会以欢乐和幸福告终，脸上掠过不快之色。他端起酒杯：“时间不早了，就开宴吧，半个时辰内结束。世民与元霸刚从战场上下来，定然累了，建成也一直没闲着，帮我操持朝廷中的这事那事，玉心心情不好，早结束早休息。”

宝惠理解丈夫的心情，附和着道：“是该早歇下。你们的父亲年纪大了，又一天到晚地忙，时间长了会影响他休息，用你们的话说，咱们速战速决。”

于是，宴席大开，待每人饮下三杯，儿女们便敬父亲、敬母亲，各自说了几句诸如“祝父母健康长寿，福如东海”之类的话。然后李建成、李世民、李元霸、李元吉兄弟四人敬姐姐玉心，却没有吉祥语可

说。接着李世民与李元霸、李元吉三人同时举杯，敬哥哥李建成。李元霸的敬辞是："大哥，祝你这个未来的太子爷风光无限，做得稳当。"李元吉的敬辞是："大哥哥，你日后当了大官可要给我这个小弟盖座宫殿。"李世民想了想："大哥，我李世民功劳再大，也永远是你的弟弟。"这句祝词内容丰富，含义深刻，李建成听着不顺耳，言道：

"二弟功高可以盖主，大哥我比之不及。可我永远是你的哥哥，这是与生俱来的，谁也改变不了！"

李建成的话既不含蓄，也不风趣，赤裸裸的，充满了火药味。宝惠见状，急忙把话岔开：

"元霸、元吉，该你俩向你二哥敬酒了，还不快敬！"

李元霸端起酒杯，与李世民哨地一碰："二哥，咱俩整天在一起，用不着客套。我肚子里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得一清二楚，实在抠不出词儿来了。"

李世民大度地一笑："什么词不词的，你心里有我就行了。三弟，这次平叛，若不是有你出马，胜败难定。二哥给你算得明白，仅杀敌将领就达十五个之多。我要为你请功，让圣上也封你为公。"

"嗨嗨，二哥真会办事。我心里清楚着哩，你夸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想把我夸憨了，不再说不中听的话。"李元霸实话实说："好话谁都乐意听，那我就再敬你两杯！"

李元吉随之端起酒杯跑到李世民面前："二哥，我只敬你一杯。二哥再出去打仗的时候可要带上我。我本事大着哩，能连翻十几个斤斗，不信我翻给你看。"说完，打旋儿似地原地翻起斤斗，惹得全家人"哈哈"大笑。气氛骤然活跃起来，那种官场上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气围似乎一下子消失了很多。

谯楼上敲打起了三更的钟声，钟声清脆，余音袅袅。月亮西坠，光辉却仍然皎洁。接着，锣声传来，那是在告知城中的商业区东市和西市的商人和顾客：闭市了。

李渊正要宣布家宴到此为止，亲兵杜月征前来报告："大丞相，河池太守萧璃率万余兵马来降。其兵马扎在城外，他一人前来丞相府交降书，今正在客室等待大丞相召见。这老头儿真怪，天这么晚了才进城，搅了大丞相一家人的兴致。"

"这足证他的诚意。以后凡前来投降者，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向我禀报，我随时接见。"李渊向李建成与李世民道："宴会到此为止，你俩与我一起前去见他。"

话音才落，又有亲兵前来报告："大都督，喜报！潼关守相刘文静刘郎中拿获了东逃的袁通，虏其众两万人。"

"知道了。"李渊心里高兴，向宝惠道："夫人，以后这样的家宴咱要多摆。这不，宴会还没散，喜讯就接二连三了！"

宝惠答应着，心里却暗暗地道："你李渊一旦做了皇上，怕是这

样的家宴不会再有了！”

李渊发现宝惠的情绪欠佳，便直言不讳地道：“夫人，我李渊知你忧心忡忡，我不怪罪，可你晓得何为‘大’？我讲给你听。‘大’者，于‘人’中加一横，曰‘大’。一画阳也，‘人’以一划抱之，则为抱阳。若是一划以‘人’盖之，则为负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而人所肩荷者，独一阴一阳之谓也。处其厚实曰‘大丈夫’，不失赤子之心曰‘大人’。”

宝惠驳斥道：“今，孩子们都已离去，我也不妨把话说白了。我以为‘大丈夫’、‘大人’，不仅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与天地精神往还的真人。任何人，只要保持着这种天地间本真心性的时候，就可以称为‘大人’。我说的‘大’，并非指体积之横无际涯。固然碧海苍天、崇山大川、雪霁云霓、日月星辰都是大美之所在。而寸草片叶，滴水露珠，纤毫发丝，吉光片羽，也都是大美之所在。”

“好个厉害的主儿！”李渊大为感慨。

第八章　海纳百川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但太阳的光芒不再那么淡，风不再那么凉。积雪早已化尽，大地开冻，河水也已变薄。向阳之处的小草的尖尖角破土而出，柳絮已成形，桃树上的花蕾待放，万物开始复苏、萌动。春姑娘正用心智和力量驱赶着已成强弓之末的冬老人，悄悄地向人们走来。云雀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中啁啾，歌声美妙悦耳，野兔满山遍野地奔跑，就连蛰伏在洞中的蛇也蠢蠢欲动，争相报告着春姑娘颠着轻盈的脚步悄悄走来的消息。

李渊年纪虽大，热量却不小，三天前就脱掉了貂皮长襦，换上了薄薄的棉袍。身上的重量减轻了，心上的重量也似乎少了许多，有一种身心俱畅，轻松自如的感觉。

正值中午，太阳的光辉暖暖的。似乎有些风，却不像清晨时那么凉。风神定是被春姑娘的美丽、大方和毫不吝啬感动，主动退休了。

丞相府中那棵已有五年树龄的桃树被寒冷摧残了整整一个冬天，不仅憋了一口气，而且憋了一股劲，将所有的能量全部给了绿的叶和粉的蕾。叶和蕾不负期望，用尽心力，拼命地成长。与野外的兄弟姐妹相比，它俩的成长速度明显快得多。叶已伸出了柔嫩淡绿的臂膀，蕾也张开了粉红的笑脸。

从早饭后开始，李渊就坐在几案前批阅奏折，仅写在奏折上的文字就达两千之多。巴蜀之地的云阳、武功两县有人扯旗造反，规模较小，但却气势逼人，必须立即遏止。他在奏折上分析了天下大势及其危害，点明了平叛的意义，对云阳、武功两县县令的政绩给予了肯

定，然后笔锋一转，立令这两个县令集中兵力围剿，并限期正月底报捷。吴兴人沈法兴占据丹阳，并起兵与之对抗，气焰嚣张。沈法兴多勇少谋，鲁莽旷达，却极重感情，当以劝降为主。于是，在奏折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法兴草莽，当以计取，劝降为先，武力伺候在后。今，吏部郎中沈法之与其同乡、同祖、同宗，且关系甚笃。即派法之前往丹阳，向法兴晓以大义。若法兴归降，可封游击将军，留京效力。若其不降，即由刘勋刘将军率精兵两万至丹阳讨捕，决不留情。用脑过度，便觉头脑不清，伸着懒腰来到那棵树干足有碗口粗、生机勃勃的桃树下，欣赏着叶和蕾，暗道："老天爷不仅造了人，也造了物，造了这个千奇百怪的世界。这叶芽和花蕾昨天还小得就像黄豆，今天就伸展开来了，生命力真强啊！"

司隶刘弘基处理完公务，也想到这棵桃树下享受春姑娘的赐予，便活动着肢体向这边走来。司隶是司隶校尉的简称，汉武帝时开始设置，掌管纠察京师百官及所辖附近各郡，相当于州刺史。他这个丞相府的司隶，职权不小于汉武帝时的司隶，工作量很大，况且又将长孙顺德长史所分管的工作接了过来，压力太大、太累，常有一种难以支持的感觉。但他却知难而进，从没在李渊面前说过苦道过累，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当他发现李渊在桃树下踱步，踌躇片刻，走了过来，边向李渊施礼边道："大丞相也在这里？桃树报春，又是吉祥之树，多与其接触，大有裨益。"

李渊笑着道："刘司隶也有此雅兴，彼此彼此。这些日子你一身两职，受累了。你看，眼窝都塌进去了。就再累些日子吧，等平定了中原，一切都会到位，按部就班了。中国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真够操心的。"

"大丞相这是哪里话，跟大丞相做事，体累心不累。大丞相放心，我刘弘基只要垮不了，就要将分内分外的事做好，做出名堂。"刘弘基非常坚决，但嗓门却大不如前了，不仅有些嘶哑，而且不再那么宏亮："大丞相，何时攻打东都洛阳，生擒王世充？只要洛阳归到了大将军名下，再与山东等地的毛贼们较量一番，这中原就平定了。"

李渊急召在关外作战的李世民率众回京，目的是议定攻打洛阳的事，拉开平定中原的战幕。本想春节后就兴兵，而且已经选取了六万精兵强将，定下了主帅与副帅。探马报说，众反王与王世充的战争已处于白热化状态，进入了高潮，不日就能决定输赢，便将出兵的时间拖了下来。也是，打两只伤虎，不如打一只半死的虎。昨天又传来消息说，王世充已破了金墉城，众反王与李密败局已定。盟主、瓦岗寨首领、西魏王李密在城破之际与王伯当、孟乘风、张公瑾、贾闰甫、柳周臣一起潜逃，不知去向，如同地遁了一般。因此，面对刘弘基提出的问题，他十分明确地回答："此时出兵，不是最佳时机。等众反王以失败告终时再决定出兵时日。今李密、王伯当、孟乘风等人不知

去向，定是投奔他人去了。据我所知，李密志骄，主张死战，徐茂公等好汉却主张暂避王世充的势头，两者的矛盾日益加深，这是被王世充打败的主要原因。李密其人，我深为了解，虽无当大用，却自恃其能，刚愎自用，若论本事，比徐茂公、魏征之流相差甚远，若听他徐茂公的，也不会中我的‘卑辞推奖’之计。有这样的主帅，焉有不败之理？”

“大丞相以为李密会投奔于谁？”

“他不会到江南投奔杨广和宇文化及，也不会到关外投奔穷途末路的薛举父子，更不会依附于山东的小股势力，他非投奔我李渊不可。”

“大丞相就这么肯定？”

“这并非我的自作多情和不切实际的空想。我李渊心地善良，能够容人，待人诚恳，在众反王中独一无二，这是最根本的条件。再说，李密落难弘化郡时，我不仅放了他，还给予了盘缠，而且无丝毫歧视，临行时他说过好多诸如‘后会有期’之类的话。孟乘风自不必说，龙门血战，他是我的手下败将，我遵从了他的意愿，放虎归山。王伯当与我倒没什么深交，只是在我搬取家眷赴山西上任时，在路边野店与他见过一面。可我分明发现，他对我尊崇有加。当时单雄信主张我与他、谢映登结为金兰之好，我没答应，怕的是他们惹出祸来殃及于我。鉴于这些条件，我方才做出李密等人会来投我的结论。”

“听说李密不理朝政，沉湎于酒色之中，却主张将士们与王世充大打出手，以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将士伤亡惨重，以致将帅不服，内讧叠起，徐茂公、魏征、秦琼、罗成、程咬金一怒之下，离开了金墉城，众反王也无心恋战，纷纷率众回归自己的领地，导致了今日之败，可有此事？”

“此言不差，薛举、李轨、刘武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杀回山西，重新做土皇帝的。”

“大丞相，莫怪我问得太多，实在是心里憋不住。我就再问大丞相，徐茂公、魏征他们能投于大丞相麾下吗？”

“这些人并非李密，他们是难乘的良马，难驯的良才，只有我平定了天下，发出邀请，才会致君见尊。”

刘弘基从桃树上摘下一个花蕾，将其展开来，细致入微地观察着，似乎是想弄清其开花结果的奥妙。其实，他的心思没有真正用在这花蕾上，而是在琢磨李渊的话，给李渊做出的判断打着问号。

李渊又重新踱起步来，步履轻缓，似乎是怕惊醒一个美好的梦。他踱到桃树前，顺手摘下一片毛茸茸的绿芽，放在手掌中端详着。但心思也没用在绿芽上，目光不时地扫向府门的方向。暗道：“论时间李密他们该来了，怎的还不见消息？莫不是我的判断有误？”

“大丞相，世子与秦公求见，已在客室等候。”内侍左之祥毕恭毕敬地站到李渊的面前。这个年方十八、俊美大方的少年初来乍到，不

免惶悚、拘谨。

李渊答应一声，信步来到客室。李建成与李世民双双立起，向李渊请了安。因是自家父子，无外人在坐，朝中及军中的礼节也就免了，而且不无放松。李渊坐下来，指着两个爱子佯怒地道：

“拿铜镜照照看看，盔甲不整，满脸土灰，邋邋遢遢，都成什么样子了。以后可要注意仪表。要知道，仪表好坏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是对他人尊重与否的表现。”

李建成下意识地在脸上抹了一把，脸上出现了五个指印，惹得李世民笑出声来，李渊也忍俊不禁。他大为不解，问：“父亲、二弟，你们为何发笑？”

“大哥的脸成窗棂了。”李世民拉着李建成：“走，到里间把脸洗一洗，再与父亲叙话。”

二人洗漱完毕，重新坐到原来的位置，李建成道：“我与二弟刚从校场回来，因参与了将士们的训练，方才衣衫不整，满脸灰秽，恳请父亲谅解。我与二弟此次前来，非为他事，还是老话重提，那就是何时进击王世充。我以为时机已到，当立即发兵，二弟却以为为时尚早，待攻打洛阳的各路反王成了一只死虎后再发兵不迟，于是就争论起来。因争论不休，难以定论，只好让父亲评判了。”

“哈哈，等不及了吧？为父也还是那句老话：当止则止，当行则行。”李渊说了自己在出兵之事上的见解后言道：“建成啊，世民的分析是对的，我们为何死虎不打打活虎呢？这就是你与世民的差别哟！这次为父任命你为抚宁大将军、东讨元帅，世民为副总兵，目的就是想看一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同时也给你个锻炼的机会。这里没有外人，我不防将心底的话兜给你。将这么高的职务，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你，我实在有些不放心，好在有世民辅佐，也差不到哪里去。你可要遇事多与世民商量，不能独断专行，世民的谋略比你多，经验比你丰富，胸怀也比你宽广。”

李建成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似乎挨了父亲的巴掌。父亲长世民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他实在难以忍受。可他还是稳定了自己的情绪，吞吞吐吐地回答：“二弟是比我有能耐，这我承认，多向他请示汇报也就是了！”

“你……你这是什么话？”李渊怒上心头：“这样的肚量，这样的性情，能干出什么大事！”

李世民神态安详地安慰李渊：“大哥就这么个性儿，父亲是知道的，何必动怒。他是元帅，我主动汇报请示才对。请父亲放心，我与大哥之间没有大的分歧和芥蒂，不会闹出什么事来。在一致对外这件事上，我与大哥会达成共识的。其实我也并非像父亲说得那么好，只是多带了几年兵罢了，论做事的细致，我比大哥差一大截呢。”

李建成自知不该在这等场合使性儿，便赔礼道：“父亲，都是我不好，说了过头的话，惹你老人家生气。”

李渊撇开李建成，转向李世民，询问将士的训练情况。李世民回答：

“将士以练习攻城为主，阵法次之。这可要归功于大哥。大哥事必躬亲，身先士卒，将士们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主要是带领将士练习奇袭，从骑兵中挑选了四千骑，练骑速、骑术、马上砍杀，以及如何减少马蹄落地的声音，怎样制止战马的嘶鸣等等。”

李渊心头一亮：“世民，就你鬼点子多，打算奇袭王世充是不？”

“奇袭的能量往往大于两军对阵厮杀，减少人马损失，我想在讨伐王世充的战斗中也许有用。”聪明绝顶的李世民又将李建成抬了出来：“大哥对奇袭非常欣赏，经常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父亲，不是我与大哥胡吹海谤，兵马已训练了一个月零十天，又是精兵强将，对付王世充不在话下。”

“建成，你与世民听着，我打算十天后出兵东都洛阳，要做好充分准备。从长安到洛阳走近道也有千余里，路途遥远，给养十分重要。我已在沿途设了三个给养点，粮食、布匹、草料等所需物品已全部到位，能否速战速决，就看你俩的了。因为山东的刘黑闼，江陵的萧铣、江西的林士弘，以及从反王联盟分裂出去的江淮杜伏威正在作乱，薛举父子蠢蠢欲动，在江南的宇文化及家族有废掉炀帝重建天下的迹象，急待剿灭。”

李建成与李世民走后，李渊边用午饭边批阅奏折。不知怎的，李密、王伯当、孟乘风的形象老在心目中出现。而且印象越来越深，形象越来越清晰，将他的思维搅得纷乱。便放下笔，将围棋子儿放在棋盘上摆列，但到底摆了些什么阵势，他也弄不明白。于是，便带上亲兵，来到了京兆衙门散心，顺便看一看长孙顺德的理政情况。

京兆衙门是全国最大的地方衙门，大门坐北朝南，门前立一座牌坊，是第一道门。牌坊用洁白、丰润的汉白玉雕琢而成，四柱三门。中间的门高约丈许，宽能并行两辆轩车。坊上的石柱雕刻着狮、虎、蟒、飞鸟、虫鱼和四季花卉，刀法流畅，造型古拙，形神兼备，栩栩如生。

过了牌坊，便是主门。这门与丞相府的大门几乎一模一样，都是七梁八柱，当中为门，两边是房，绿色琉璃瓦顶，翘翅飞檐的单檐庑殿式建筑，规模小一些，但仅凭肉眼很难分辨出大小，只有动用尺绳，才能做出比丞相府的大门矮二尺的结论。

院内宫殿式建筑林立，树木粗而高，极有规律地排列着，若在烈日炎炎的夏天，院内凉爽宜人，因为苍翠葱郁的树冠是天然的遮阳巨伞和清凉剂。花园别具一格，在大院正中偏西，呈上弦月形状，花木扶疏，柴门虚掩，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假山起伏，绕园半周，如同腾跃的青黑色巨龙。整座园林大而不疏，布局严谨，如同仙境。

听说李渊亲临京兆衙门，长孙顺德匆匆从里边迎出来，将李渊接进中间那座殿堂的客室。李渊发现，公孙顺德原本红润的面色不见

了，代之以苍白、干枯，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大概是穿着以前的棉襦，大而空泛，极不合体。便道：

“长孙顺德，仅两个多月不见，你怎么折腾成了这个样子？如此下去怎么得了？要不这样吧，你先歇些时间，我再派个人来料理京兆之事。”

长孙顺德坦然地一笑：“也没什么病，大概是累的。夜里经常失眠，次日就不思饮食，终至恶性循环。这京中的事又多又杂，怪不得大丞相将秦公安排在京兆尹的位置上。现在好了，总算理出了头绪，方方面面的事都进入了正常运转，我也可以松口气了。今当大量用人之际，在下不仅不能歇，还想再要些任务。文子曾说：冬日之扇，夏日之裘，无用于己，则生尘垢嘛。就是累死，在下也不能闲起来，成为冬日之扇、夏日之裘，以免生出尘垢。”

李渊了解长孙顺德，凡认准了的事，就是拼上性命，也要干下去。此人天生聪明，过目成诵，为人诚恳，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对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作为深恶痛绝。今见其瘦成这个样子，却无怨无悔，大受感动，禁不住说了些褒扬的话：“自你来京兆任上，我从未来过这京兆衙门，也未传见过你，原因何在？是因为你将京都的事办得井井有条，无需督促、训诫。正月初我到大兴、长安两县，还有作为商业区的坊所私访了两天，发现官民情绪对头，秩序较好。仅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治理成这个样子，需要付出多少的代价啊！我这次来，主要是想看看你，顺便问一问京库中还有多少银子和粮食，能否再拨出一些用于军用。国库的粮食大都运到指定地点，以供攻打洛阳的将士之用，白银也所剩无几，仅够正常开支。”

“在下来任上时，京库已经空虚，经数月努力，已存粮二十万石，白银九千万两。八天内拨出了十之有二，在下正打算再拿出十之有一用作灾民救济。今正逢春饥，缺粮者大有人在，恐激起民变。”长孙顺德计算了一会：“大丞相，只能再拨三万石了。”

李渊一愣：“为何只拨这么少？”

“在下暂代京兆尹，就要对这京都官民负责。管子曾说：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不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在下以为，要想笼以守民，调通民利，首先要解决吏民的吃穿。若在下将粮食大都拨出去，这京都的大治就无从谈起了。京都不治，危及朝廷，后患无穷。那时，在下怕是要成为罪人了。战场上要的是张扬，现在需要的是安定，只要京都安定，即使几个贼人大闹不止，也无关大碍。”

“马不伏枥，不可以趋远，这才是真正的贤才良臣哟！如果全国的官吏都能像他这样，行施好自己的职权，治理好自己管辖的范围，国能不强？民能不富？社稷能不稳？如果全国的官吏都不珍重自己的子民，以吹拍、巴结上官为己任，国将不国了。”李渊转怒为喜：“就照你说的办吧，三万石就三万石。那银子该拨多少？”

看来长孙顺德早已计算清楚，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多一千二百万两。在下总要维持正常的开支，多一两也不行。”

“长孙顺德，你好吝啬哟。”李渊幽默地道：“如果全国的官吏都像你这样抠门，我这大都督、大丞相不就被架空了吗？更有甚者，连我也会挨饿的。”

“如果全国的官吏都像在下这样抠门，就富国强兵，百姓富庶了。”长孙顺德仍然那么严肃：“大丞相若让在下赴汤蹈火，在下决不推辞，若想掏空京库，让在下的子民饿腹，在下宁折不弯！”

李渊的心灵受到了撼动，似乎产生了一个飞跃。他决心登基后定然择用像长孙顺德这样德才兼备、认“死理”的官吏，否则，纵然是自己的至亲，也不能重用。只要是良玉、名骥，就要剖、驰，决不能使之与驽马相杂。

“大丞相，就在这里用饭吧。”长孙顺德热情地邀请：“好不容易来一趟，粮银未能调拨足够，饭总是要吃的，这饭钱在下从俸银中支出，就算在下请客。”

李渊又开起了玩笑：“你那么吝啬，竟然请我吃饭，难能可贵，有什么好饭好菜？”

“在下平日里只吃两顿饭，早晨稀粥、咸菜，晚饭就奢侈了，一菜一饭。既然请客，在下就再加上三菜一汤。这三菜是：炒萝卜、炒白菜、炖豆腐、烤干鱼。这一汤名曰：巨龙闹海，一条海带，一个鸡蛋，海带为龙，鸡蛋为珠，既好看又好喝。”长孙顺德言道：“非是在下出大丞相的洋相，今新朝才立，财力不逮，而财力有限，费用无穷，当量人为出，节而俭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天下之事，常成于勤俭而败于靡者。还请大丞相谅解！”

“长孙顺德，我的好兄弟，应该被谅解的是我李渊，而非你这能干之辈！”李渊一直被长孙顺德感动着，此时情绪已达到了高潮。他眼圈发红，声音有些颤抖：“从今日起，我当知一米一蔬来之不易，由每顿饭两菜减为一菜！”

亲兵杜月征不期而至：“刚才丞相府有人来报，说是有要人求见，刘司隶请大丞相回府。”

“长孙顺德，看来你的四菜一汤我是吃不成了，就等我下次来品尝吧。我断定是李密等人投我来了，不得不回去哟！”李渊大步出了京兆衙门，上马挥鞭，很快就进入丞相府。下马的当儿，他问杜月征：“我的仪表怎样，脸上和身上有脏物吗？”直到杜月征做了肯定的回答，方才气宇轩昂地进入客室。

客室中坐着六条商人打扮的汉子，无不神情沮丧，狼狈不堪，如同丧家之犬。李渊一眼认出了李密、王伯当和孟乘风。这时来人同时站起来，向李渊施礼。李渊边回礼边道：

“啊呀呀，稀客稀客。西魏王够义气的，扔下众反王和山寨的大事，前来探望于我，我深表谢忱。伯当和乘风二位将军也来了？是专

为保护西魏王的吧？很好，臣当为君而死，可敬可佩！坐，坐！咱们是朋友，不必客气。之祥，把最好的茶叶拿出来。对，那龙井茶是少女们雷雨时在龙井边的茶树上采摘的，而且将采摘的茶叶放在嘴里含到树下的，味道浓烈，芳香扑鼻，就喝它吧。西魏王与两个小弟和三位将军远道而来，又是久别重逢，当以诚相待！”

李密心里清楚，李渊是在用热情的鞭子抽打他的心，心里就像打了一个五味瓶，酸甜苦辣具备。便尴尬而又直率地道：“大丞相、恩公，胜者为王败者贼，什么王不王的，如今我与弟兄们无家可归，形同乞丐了。来此的目的，是想投于恩公麾下，讨碗饭吃。唉！神龙失势，如同蚯蚓啊！”言罢，指着张公瑾、贾闰甫、柳周臣作了介绍：“这三位都是本王，不，我李密原来的战将。听说恩公为人仁厚、宽宏，就随我来了，还请恩公好生相待。”

李渊故作惊讶之状：“西魏王，反王联盟势力强大，金墉城固若金汤，怎的就一触即垮了呢？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李密惨然地一笑：“恩公就别再讥笑我李密了，我已到了做乞丐的地步，哪里还有心思开玩笑！”

孟乘风言道：“大都督、恩公，我主所言句句是实，金墉城已被王世充占领，原瓦岗人马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一败涂地。众反王的兵力大都消耗殆尽，多少有些势力的，如杜伏威、薛举之流早就脱离联盟，杀回自己的根据地，反王联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王伯当做了补充：“向这长安城逃奔的路上，听说王世充杀了王后。至此，经浴血奋战建立的根据地彻底消亡了。唉！我恨不得将王世充生吞活剥。若大丞相能收留我们，我们当一马当先，助大丞相攻陷东都洛阳，擒杀王世充！”

张公瑾人高马大，如同一座铁塔，在瓦岗军中也算一员骁将。但他却没有壮怀激烈，发誓食王世充之肉，喝王世充之血，却心平气和地说出一番话来：“今西魏王已到了这般天地，在下也就没有什么忌讳了。在下以为，有两个重大失误，一是不该与王世充纠缠，当率兵西进，与大丞相合兵一处，共同对敌。大丞相是我主的恩公，应当一去戒备之心，辅佐大丞相完成大业，不想我主……唉！这二，虽然反王联盟中你刚我强，矛盾重重，但初时还算不错，无不服从我主号令，尽力冲杀。王世充曾一度焦头烂额，有投降之意。不想我主一错再错，视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的正确意见于不顾，不仅一意孤行，反而口出不逊之言，撵众英雄滚蛋。徐军师、魏丞相他们忍无可忍，一怒而去，众反王和原山东的那班好汉也气愤不过，纷纷散去，仅剩下我们五个将领和眷属等数千人。其实，此时说什么都晚了，根本就没有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可能了。好在王世充仅杀了王后，我等的眷属未动一指头，还算有良心。”

面对揭自己伤疤的张公瑾，李密气火难按，他忽地站起身来，欲要大骂公瑾，却欲言又止，一屁股蹲下来，抱着脑袋，痛苦不堪。

贾闰甫不过二十多岁，血气方刚，快言快语："事情不能全怪我皇主，王后那个狐媚子也难脱干系。整日价缠着我主不放，弄得我主晕头转向。若不是我主护着，那妖里妖气，酸不溜唧的狐媚子早就被程咬金老将军把头给拧下来了。"

柳周臣好像识些字，刚开口就文绉绉的："重而无基，能无敝乎？我主所犯大忌，皆由基础不牢，恃权傲物而起。所谓基础不牢，是说山东的那班英雄好汉和众反王的本事都高于我主，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我主若以去傲慢，礼贤下士，居上居深，在察微萌，位之既尊又崇，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不想……"

"都别当马后炮了，国之兴亡在主不在民，我李密承担全部责任也就是了！"李密极不耐烦地道："天意如此，天意如此啊！若徐茂公、魏征他们不走，何至这样！"

这发自内心的七嘴八舌，不仅使李渊了解了李密失败的原因，而且了解了张公瑾、贾闰甫、柳周臣的个性、为人和洞察世事的能力。此时，他才严肃起来，一本正经地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太计较，知道败在何处，接受教训也就行了。诸位都是能征善战的将领，治国理事的大才，前来投我，我李渊求之不得。只是好有一怕，怕这浅水难以存养龙鱼。"

李密猛地抬起头来，直愣愣地望着李渊："这么说恩公是不想留我们了？若是如此，我等就不给恩公添麻烦了！"

"西魏王理解错了，我并非如此。论大功者不计小过，举大善者不避细瑕，诸位都是出乎千里的良马，我岂有不收留之理？收我是收了，怕是日后留不住你们。就拿你西魏王来说吧，一下子从君主的宝座上跌到寄人篱下的地步，能受得了吗？虽说是神龙失势，如同蚯蚓，那是指地位而言，并非心态。"李渊一语道破："只要你西魏王能经受住寄人篱下的滋味，莫再有非分之想，我李渊不仅收留，而且为你做媒，让你养尊处优，逍遥自在。"

"好！一言为定。"李密发誓道："只要大丞相、恩公以诚相待，本王，不，我李密当以诚相投！"

事情就这样定了，酒足饭饱之后，李渊令孙义举将李密一行安排到馆舍歇下，接着令李世民来见。

李世民不知李密等人来投，以为李渊与他商量出兵之事，便飞马赶来，问："父亲，听说金墉城已被王世充占领，义军兵败逃散，是否提前出兵？依我之见，事不宜迟，就后天发兵洛阳吧。"

"好，就后天发兵！"李渊讲了李密一行来投之事后，开宗明义地道："叫你前来，为的是商议一下，如何对待他们。李密肯定在这里待不住，我怕他闹事，想杀掉他，以除后患，可又于心不忍，更怕堵了贤才来投的大门。不杀吧，心里又怪别扭。你的意见如何？"

李世民回答："父亲，我以为此时不能杀他，乘人之危为不仁之举，以后谁还敢来归顺？不仅不能杀他，还应当厚待，以召各路反王

和英雄豪杰。如此办理，等于在长安城中筑起了黄金台，人才会大至。对待李密，当消磨他的意志，以故为他娶个地位较高，性情娇媚的女子，并将他养起来，使他乐不思蜀，意志消退。想当年刘邦就是这么对待功高盖世的大将军韩信的，司马昭是这么对待蜀后主刘禅的，咱当效仿。而且要封他爵位，使他感到满足。”

“对王伯当等人呢？”

“封他们官职，随我与哥哥攻打王世充去。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情况，家眷又在金墉城，必会一往无前。”

“就这么定了，明日我便让圣上下旨。”李渊叮嘱道：“到达洛阳地域内之后，首先占据武牢关，待机而动，然后再确定方略，切莫纸上谈兵。尽量不要攻城，计取与奇袭为上。要与你大哥抱成一团，遇事多与他商议。对他不正确的做法要及时提醒、纠正，但却要耐心细致，以防造成冲突。他是你大哥，是未来的太子啊！”

李世民思考再三，终于说出了早就想说的话：“我心里很清楚，大哥对我存有戒心，怕我抢了他的太子之位，这也未免太小心了。虽然大哥无治国之能，可他毕竟是我的兄长，我能不顾手足之情吗？除非他要除掉我，或者使社稷之厦倾倒。背后议论大哥，是为不仁不义，可父亲已不止一次地教诫我要与大哥搞好团结，这些话我就不能不说了。请父亲放心，不管大哥怎样，我是决不会拿国事、军事当儿戏的。这次出征洛阳，我定让大哥满意。”

李渊言道：“既然你说到这个份上，我就不再说什么了，要好自为之，一路珍重。刚才我到京兆衙门去过，长孙顺德不仅将京都的事料理得很好，而且震撼了我的心灵，他是个不可多得的治国之才啊！京中的事你就放心吧。”

“有一件事我要告诉父亲，父亲可不要悲伤。”李世民脸上笼起了愤怒和伤感之色：“王安表哥音讯全无，我断定他已被杨广杀害，就派人四处打听他的消息，不想一无所获。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个伍长不小心在训练时掉进校场边上的枯井，发现了一具尸体。经仵作作查验，此人是在四个多月前被害的。因天寒地冻，虽然已经腐烂，却能辨认相貌。我听到报告后，立即前往观察，一眼认出了尸体上那块表哥经常佩带的玉佩，断定是表哥无疑。可以肯定，表哥是杨广与宇文化及逃走时杀害的！”

李渊脸上的肌肉痉挛着，双手也有些抖，他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强烈的气愤之中，望着校场的方向久久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道：“王安是个大功臣，竟死得如此之惨，天理难容啊！我要亲率大军赶奔江南，亲手拿获杨广与宇文化及，为他报仇雪恨！世民，要厚葬于他，入葬那天，我再忙也要前去为他送葬。”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件连着一件，李渊与李世民正为王安的死悲伤，亲兵杜月征又来传报：

“大丞相，王世充派人下书来了，让他进还是拒之于大门之外。

下书的小子派头挺大，不亢不卑的，该打！”

“人家来下书，打人家干嘛？让他前来见我。”李渊向李世民道：“世民，看来这兵不用发，仗也不用打了，王世充是派人来下降书，以免灭顶之灾。”

李世民摇摇头：“王世充刚占领了金墉城，风头正健，怎会归降？据我所知，他是死而不僵，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儿。要降，在众反王们击他的时候就降了，何必等到今天。”

正说着，进来一个三十多岁年纪，五短身材，面目清秀，儒雅派场，气质颇为高贵的中年人。中年人施过礼，一字一顿地道：“在下姓区名伟岸，受郑王所派，前来下书，请大丞相过目。”

李渊按常例，规规矩矩地接过用黄绫写就的书札，不由一愣：“这么说你非王世充所派。王世充是个独守孤城的隋朝末代昏将，怎的成了郑王？”

“回大丞相，我主坐镇东都洛阳，拥有兵马八万，声名显赫，地位巩固，如日中天。今又神威大显，横扫李密，占据金墉，击垮反王联盟，天威如飓，威风八面。天时已至，民心所向，以故于十天前登基坐殿，君临天下，郑王即我主也！”

“看来世民的判断是正确的。”李渊对区伟岸不无夸张，几近自吹自擂的说教不予评论，极为得体地打开信札，一行行排列整齐，字体端雅，风骨凝重，不无大气的字迹出现在眼前，只见上面写着：

大都督、大丞相、尚书令、唐公明鉴：

唐公之德可比孔孟，唐公之才可比周公，唐公威名天下传诵，世充佩服之至。早有一睹风采，当面请教之意，惜东都事烦，反王搅乱，无隙拜识，殊为遗憾。想当年朔州之战，公大义深明，暗发救兵，助世充大获全胜，世充知恩图报，未敢忘也。

今下此书，一为颂公恩德，抒我胸臆，二为有要事相商。今，烽烟滚滚，战乱相继，民不聊生。若继续下去，生灵涂炭，冤魂成群，苍天不恕，庶民难饶。世充虽为行伍，却以慈悲为怀，以故决定：自为一国，独成一君，年年向公进贡，岁岁纳粮缴赋，永结友好，不再兴兵。公胸襟旷达，爱惜生命，定会应之。

“王世充啊王世充，你想得也太简单了，我李渊能答应你吗？白日做梦！”李渊这么想，将信札交给李世民过目，然后问区伟岸：“王世充是否有病？”

“我主体魄强健，日食米二升，饮酒半坛，何病之有？”

“既然没病，怎的胡说八道？”

“这……这……，君子不出恶语，大丞相怎的如此？”

“此言并非恶语，实乃对他的公正评价。他自封为郑王，已是自不量力，令人恶心，又出‘自为一国，独成一君’之语，看来烧得不轻。”

区伟岸无言以对，初进府门时的傲岸去了大半。

李世民看罢书札，冷笑着道：“这个王世充，真真地不识好歹，不是有病又是什么？厚颜无耻哟！”

李渊沉思片刻：“世民，有来无往非礼也，这书札总是要回的。来，我说你写，给王世充一个明确答复。”他顿了顿，如炬的目光望着窗外，言道：“郑王明鉴：书札收悉，渊甚为你之颂词所感动，本欲也褒你数语，挖空心思，却未觅出一词，以故作罢。今新朝已立，天子登基，国有其立，渊虽功高可以盖主，亦在天子脚下，既未称王又未称霸，你却以郑王称之，实乃逆天之举，可灭可诛。至于‘独为一国，独成一君’之说，滑天下之大稽也！一国三公，谁人与主？若皆效仿，天下不又要大乱了吗？周时王者遍布华夏，各自为政，终至天下大乱，百姓离井，饿殍遍野，国家支离破碎，如同百衲。渊求的是天下一统，要的是国泰民安，岂容恶举重生，惨象再现！非渊无礼，不妨一语中的：若速归降，宽大重用。反之，大军一到，玉石俱焚！天子有旨，三军即日起行。金戈铁马，长戟如林，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望自珍重。”

李世民放下雕笔：“应当再添上数句，如‘若执迷不悟，悔之晚矣’之类的话。事到如今，已无客气的必要。”

“那就添上这类的话，你改一遍，然后誊抄清楚，交区使节带走。”李渊转向区伟岸：“此札为我口授，没藏没掖，你听得清楚，记得明白。你回到洛阳后，向王世充言明，就说我后天发兵，长驱直入，让他好自为之！”

写好了回信，打发区伟岸上路后，李渊又来到皇宫，向恭帝谈了下旨擢升李密一行之事，恭帝自然一口应下。次日早朝后，即派传宣官至李密一行住宿的馆舍下旨。

李密等人路途劳顿，夜里又以自己的处境为题交谈了半宿，传宣官到来之时，他们仍在梦中。听说圣旨到，慌忙爬起身来跪接，状极狼狈。

“尔等如此懒惰，岂有不败之理？我家丞相一日三吐哺，一浴三握发，岂能不胜？本公公鸾凤食于庭，则受辱于鸡犬，气死我了！”传宣官在宣读圣旨前大发感慨，对李密等人藐视之极。若非他的任务是宣旨，他还要尽情地挖苦几句。此时，他展开圣旨，拿腔作调，尽量使自己的形象高大完美：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西魏王李密明理识义，不远千里前来归顺，天意使然，不可逆转。朕感于密之诚意，弃其前嫌，不乘人之危，故封其为邢国公，安居国公府。朕将淮阴王李仁之女李奉娟收为义女，由唐公做媒，嫁于邢国公，以示关怀。御望邢国公感念朕与唐公之恩，好自为之。若有越轨，严惩不赦！随行之王伯当、张公瑾、贾闰甫、柳周臣诸将军封为廷尉，即至世子建成、秦公世民麾下效力，同往洛阳，剿灭世充。御望此三人各自珍重，立大功而归。钦此！”

李密接下圣旨，甚为高兴，言道：“圣上圣明，既往不咎，且赐予原职，于以重用，密当以死相报！”

传宣官不屑一顾：“此等封赐，天下罕见，可见我主与大丞相胸怀之博大。不必言过其实，就用行动证明吧。”

一个不入流的传宣官，竟然如此傲慢无礼，实在让李密怒火中烧，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好忍气吞声。

张公瑾、贾闰甫、柳周臣对恭帝的封赐非常满意，无不匍匐在地，诚惶诚恐，“谢主隆恩”。王伯当却与众不同，坚辞不受，愿意留在李密身边为李密幕将。

传宣官地位低下，除了宣旨时趾高气昂，在七品官面前也要低三下四。好不容易能有在丧家的天子和属将面前发泄的机会，岂肯放过？便死死地盯着王伯当问：“你是什么大不了的人物？不就是一个不可言勇的败军之将吗？也敢明目张胆的抗旨，怕是活腻了吧？若圣上和唐公怪罪，一句话就将你打发了。哼！自不量力的东西。”

王伯当做过武状元，任过朝廷命官，后又在战阵之中冲杀，是无所畏惧的英雄好汉，怎能受得住传宣官这样的羞辱？骂道：“大丈夫可杀而不可辱！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爷面前说三道四，大为不恭？看爷把你劈成八半，再踏上一只脚！太欺负人了，令人忍无可忍！”说着扑向传宣官。

“伯当，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给我住手！”

李密挺身而出，挡住了王伯当的去路。张公瑾、贾闰甫、柳周臣也纷纷出马，将王伯当抱住。

传宣官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过分，好汉不吃眼前亏，双手抱着脑袋，狼狈逃窜。

这时，李渊如从天降，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怒不可遏的王伯当言道：

“大丞相，传宣官一再羞辱我等，伯当忍无可忍，险些要了那杂种的性命，还望大丞相恕罪。”

“刚才我都听到了，传宣官也太不像话，我定当重责！王将军大人不计小人过，就不要与其计较了，更不必生气。”李渊指着李密手中的圣旨：“圣上宽宏仁厚，视才若渴，以故如此御封，相信各位会不辱圣命。至于王将军不受封，愿意留在邢国公身边之事，待我奏知圣上后由圣上定夺。相信圣上会被王将军家丧不忘主人、国亡仍侍王主的行止所感动，准而许之。早饭后大家就各就各位，做该做的事。孙总管，你安排邢国公与王将军到国公府住下，择日迎娶李公主。月征，你将张公瑾等三位廷尉送到抚宁大将军、东讨元帅李建成的中军大帐。诸位，我还要安排明日出师东讨一事，失陪了。以后有事请找我。”

次日平明，六万精锐之师齐集校场，李渊率百官前来送行。仪式过后，李渊高居点将台，只说了三句话：“将士们、弟兄们，洛阳孤

城一座，王世充已成瓮中之鳖，不日即可大功告成。我李渊备下美酒佳肴，等待你们凯旋而归！要善待自己，尽量少受或不受损失。要善待百姓和不与为敌的任何人。以仁义之师出兵，以仁义之师扬名！出师！”说罢，大步走下点将台，飞身上了赤兔马，高举大纛旗，引导千军万马，沿着皇城南边的东西大道向东，出了春明门。然后将大旗交给李建成，叮嘱道：“建成、世民，大显神威的时候到了，可别让为父失望！”

王世充接到李渊的回札，知败局已定，匆忙向远在江南的杨广和驻防江陵的杜伏威各写书札一封，派快马星夜驰送。就在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六万人马在虎牢关扎下的当天深夜，先后接到了杨广和杜伏威的回札。

杨广在信中写道：“……渊逼近潼关之时，朕本欲坐镇长安，指挥将士誓死守城，不想宇文化及摇唇鼓舌，蛊惑朕率皇子皇女及后宫、部分朝臣，怀揣玉玺，迁至江都，以成隔江而治之势，朕初时不肯，宇文化及信誓旦旦，又有逃命之想，方才登舟过江，定居江都。来此不久，化及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狰狞面目暴露无遗，依仗随迁的庞大家族和手中的三万兵马，将朕软禁。今朕身单力孤，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哪有兵马可派？整夜难眠，不思饮食。鸟之将死，其鸣也善，人之将死，其鸣也哀，朕以故常常自省。大隋江山支离如此，一因朕荒于酒色，德之不崇。二因居上处深，听信谗言，皂白不分，是非不辨。三因用佞弃贤，功不奖，罪不罚。四因不顾及国力，肆意挥霍，以致民穷国弱，水已覆舟。第五个原因极为重要，即崇信了宇文述、宇文化及之流。朕有如此之败，不怪李渊，而怨宇文家族也！《周易》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渊之造反，亦顺天应人也。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朕观宇文化及之流，意在除朕称帝，朕将不久于人世。爱卿切不可退避江南，以防成为宇文化及的刀下之肉。依朕之见，就地与渊决战，虽死犹荣。若能取胜，莫忘朕之知遇之恩，朕百年之后，当遥而祭之。交来人南朝瓷十兽足圆砚，以作纪念。此为朕之珍爱之物，望留之勿失！”

王世充将瓷砚捧在手中，悲极而泣。他回忆起夜梦奇花，以花为媒介，被杨广所重，渐成大隋巨臂的经历，更加伤感，自语道；“圣上，想不到宇文化及竟卑鄙到如此地步，可恨哟！看来此役难胜，遥祭圣上之说，难以实现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方才从痛苦之中走了出来，问仍然跪在地上不敢抬头的探马：“既然圣上已被宇文化及软禁，这诏书御笔和瓷砚是如何得到的？”

“回郑王，小人进入江都，看形势已变，心生一计，装扮成百姓模样，找到了圣上的近侍夏超。夏超是小人的姑家表兄，我是他的表弟，弟前去寻兄，无人怀疑。小人通过表兄，办成了此事。不仅不敢在江都停留，且一路快鞭打马，日夜攒行，方才提前赶了回来。”

王世充令探马回营安歇，并赏白银二十两，以作奖励。接着传到

江陵杜伏威处下书的廷尉荀奇来见。

荀奇早就等在殿堂之外，闻讯即至，将杜伏威的回札呈上。言道："那杜伏威看过大王的信札之后。撕得粉碎，大骂大王做梦娶媳妇，嚣张之极。若非末将苦求他写封回札，好向大王交代，他会将末将赶出去了事。"

给杜伏威写信求救，实属迫不得已，结果如何，可想而知。王世充本不想展阅回书，又于心不甘，心横牙咬，方才将回书打开来，只见上面写着：世充知悉：你与本王虽然年轻时有交，却无深情可言。天晓得你怎的记起了本王，厚颜无耻地向本王求救。你是杨广的走狗，本王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义士、反王，莫说前者与你在东都血战，就是各自为政，从未交恶，本王也不会助纣为虐。为人在世，无不想好，可你也想得太离谱，竟将活命的希望寄托在本王身上？难道不是愚人之妄想，不是对本王的小视和侮辱吗？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所能移动，杨广天命已尽，隋朝气数无几，你虽击垮了反王联盟，占据了金墉城，要想振兴大隋，无异于螳臂挡车。本王浴血奋战，未能击垮于你，进驻东京，却未嫉恨李渊占据西京，称王称霸，因为我们都是义军首领，是兄弟，而非死敌。本王已经决定，即日投奔长安，归顺李渊，为其镇守长江下游，助其拿下江南，平定华夏。据报，李靖已降渊，正率重兵围困拒不归顺的江陵萧铣，萧铣出降，已成定局。你王世充竟自不量力，妄图顽抗，定成以卵击石之势。不如早降，以免生灵涂炭……

此札通俗易懂，但却骂骂咧咧，不合书札常例。王世充阅罢，虽然气愤，却从中悟出了许多道理。心里话："圣上尚且性命不保，大隋之厦倾倒已成定局，我何必鸡蛋碰石头，自找苦吃？不如如杜伏威所言，早降为宜。我一个亡命的苦孩子，身经百战，独撑危局，击败反王联盟，攻占金墉城，也就对起圣上了。"这么想着，向谋士高诚典道："洛阳孤城，四面楚歌，今李渊的精锐之师已占据虎牢关，困也能把咱困死，不如归顺了吧。此时归顺，不算叛逆，因为李渊建立的新朝仍称隋朝，不过先帝成了太上皇，皇孙成了天子罢了。从道理上讲，一旦归顺，本王仍然是大隋的忠臣良将，千古留名。况且本王又与李渊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李渊定给予厚待。"

高诚典捋着花白的山羊胡子，悠悠地道："此时言败，为时尚早。大王手下还有兵马数万，洛阳城又固若金汤，还能对付一阵子，待实在支持不住，在言归顺不迟。"

王世充叹口气："若是如此，不如不归顺，不归顺定会死路一条呀。本王也知此时归顺，不无窝囊，可哪有破敌妙计。"

"微臣想起一个人来，他也许是咱们的救星。此人姓刘名黑闼，原为窦建德属下的将军，今正在招纳窦建德的旧部，欲在漳南发动起义，在窦建德故地称王，与李渊父子对抗。若他能在起义前率二至三万兵马前来相助，保大获全胜。"

“本王也知此消息，却不寄予希望。前者窦建德中了本王的离间之计，往攻李渊，全军覆没，刘黑闼定然吸取窦建德的教训，不再上当。”

“上不上当看大王的诱饵如何，若大王许诺事成之后，资助金银财帛，助他在河北称王，共同抗击李渊，他定欣然前来助战。他若率众前来，让他攻打虎牢关，待他与敌交战，消耗敌之兵力之后，大王再倾城之兵马，与敌决战。”

王世充一听有理，言道：“那就立即派人前往漳南，说刘黑闼前来助战。他若答应，就战，若不答应，就归顺。你亲自持本王的书札和礼物前去漳南，不管成与不成，快去快回。”

洛阳与漳南不过几百里路程，高诚典当夜起行，八天后就赶回了洛阳，向王世充奏报了说动刘黑闼前来助战的全过程。

刘黑闼正在招兵买马，暗中扩大势力，准备次年发动起义。起义的组织者多是窦建德的部将，无不对王世充将窦建德送入火坑恨之入骨。听说高诚典前来劝说刘黑闼发兵相助，纷纷劝说刘黑闼不要上王世充的当，并将高诚典驱逐出境。然而，刘黑闼经不住香饵的诱惑，终于上钩，决定先集中三万人马，三天后发兵，偷袭虎牢关，但王世充必须和他偷袭时同时发兵，以防重蹈窦建德的覆辙。高诚典不仅一口应下，而且自作主张，让出金墉城，作为刘黑闼的驻兵之地。随之披星戴月，赶回洛阳，向王世充汇报。王世充即整顿兵马，准备与李建成和李世民决战。

洛阳战事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李渊却稳坐钓鱼舟，采摘硕果。先是云阴县令詹俊、武功县令李仲衮传来捷报，说是于巴蜀一带造反的六千人马，在重兵围剿和劝说下全部投降，并已改编于两县的部队之中，巴蜀平定。接着从丹阳传来消息，占据丹阳，并起兵与其对抗的吴兴人沈法兴被擒获，属下八千人马死伤过半，余者投降，并已完成改编。大约过了两天，杜伏威从长江下游赶至长安，向他递交了归顺书。杜伏威领导的起义军是江南兵力最多、势力最大的一支队伍，虽经四明山和洛阳之战损失惨重，却仍然保留下了一万五千人马。回到江南后，又招兵万余，兵力已达三万。他的归顺，不仅对江南小股反叛队伍的影响很大，而且对中原平定后过江攻打杨广和宇文化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江陵的萧铣已经投降。二人一个驻防长江中游，一个扼守长江下游，平定长江以南已不在话下。然而，杜伏威是否能持之以恒，却不能不使他担心，因为他对杜伏威了如指掌。此人的确是个将才，军纪严明，令出即行，令禁即止，且体恤百姓，关心将士，才干在窦建德之上。但有一大弱点，就是性格暴躁，一旦得罪，就会反目成仇，故而心血来潮，就有反复的可能。鉴于此故，他盛情款待了杜伏威并设身处地，推心置腹地与其进行了长谈。

谈话是在丞相府那个朝中二品以上大贤才有权享用的客室进行的。这个客室虽然规模有限，但却装饰得极为豪华。顶棚、四壁全用

雕花楠木板装成。板上的图案五花八门，有夜宴图、征战图、驻跸图、迎宾图、百戏图、乐舞图，还有四季花卉，飞龙走凤，不一而足，显示着皇家率土之滨，皆我王土，华夏子孙，皆我子民的唯我独尊和高贵，向客人诉说着非同凡人的待遇。这里原本是赫赫有名的武德殿，殿堂与太极殿相差无几。辉煌的殿堂中有这么一个不同凡响的所在，而且在此接待一个拥有兵马不算太多，声望较高的起义军领袖，可见其对杜伏威的重视程度。

这是酒足饭饱之后，城楼上已响起了二更的钟声，客室内燃起了攀龙趋凤的红色蜡烛，产生了一种缥缈玄妙的氛围。龙井茶的香味弥漫了整个空间。沁人肺腑。

“杜将军，坐，坐。”李渊不待杜伏威就座，热情而不失庄重地道：“这个五彩缤纷的客室非同寻常，是用来接待皇上和二品以上官员的。我在这里接待杜将军，不知杜将军有何感想？”

杜伏威的个头不亚于李渊，因为不足四十岁，显得比李渊舒展奔放些。但气质却与李渊大相径庭，粗莽多于豪迈，张扬多于稳重，城府是有的，但却不无浅薄，若与李神通坐在一起，会被误认为一奶同胞。他的目光时而扫向四壁，时而盯着天棚，致使头颅像拨浪鼓似地转。听到李渊问话，方才将目光收回来：“要说感想，很难一句话说透，总觉得规格不低，这不是把我当二品以上的官员待了吗？其实也尚无不可，我要给大丞相守住长江下游，怎么也得弄个二品以上的官当当。况且我还将王世充老儿好一番教训，并劝他归顺，这应该说也是功劳吧？”

李渊严肃起来：“杜将军，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今圣上尊贤使能，以至俊杰云集，归顺者如过江之鲫，平定天下，为时不远。杜将军以社稷为重，尊崇圣上，不弃李渊，主动前来归顺，圣上龙颜大悦，我也高兴异常。以故封你为镇南将军，爵在三品，待日后立功后再行封赏，不知你是否满意？这可是前来归顺的义军将领中绝无仅有的。”

“三品爵位，论说不算低，可与李密相比就差了一截。我与他都是义军首领，他封了个邢国公，还堂堂皇皇地娶了公主为妻，我却仅封了个三品，不太公平，不太公平！”

“李密是反王联盟的盟主，手下兵马和所辖地域比你多而大，还请杜将军理解。范晔有言：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不之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杜将军德崇耻禄，智博胸宽，我想不会太计较吧？”

“好，那我就理解，可军饷朝廷怎样调拨？”

“今，国库空虚，军饷暂由自己解决。江南风调雨顺，鱼米之乡，我想军饷还是容易解决的。你既然已经归顺，就要理解圣上的难处，不计较也罢。”

“那就不计较。我再问大丞相一句：要是我守住长江下游，再助

你灭了今在扬州的杨广和宇文化及，平定了江南，我可不可以做兵部尚书？”

杜伏威得寸进尺，胃口如此之大，足证其日后非反不可。李渊心中有了底，欲要严词相驳，又怕惹恼这个永远不会安生的家伙。因为杜伏威所处的位置极为重要，一旦将其推向宇文化及一边，就会给平定江南造成极大的阻力。于是，十分肯定地回答：“只要你守住长江下游，助我平定了江南，莫说做个兵部尚书，就是想当大都督，我也让给你。”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杜伏威发誓道：“若我杜伏威磨奸耍滑，任大丞相处置！”

“杜将军，我李渊相信你！”李渊将大巴掌拍在杜伏威的巴掌上：“我也立个誓：若我违言，任你处置！”

谈话还算成功，李渊放下心来，至于平定江南之后，是否按杜伏威的要求办理，先不去想他。也许是盼贤若渴，当天夜里，他梦见了徐茂公、魏征、秦琼。三人好像被呲嘴獠牙、豹头牛眼的魔鬼追着，没命地奔跑，并高喊“救命”。跑到他的面前时，三人几乎是同时看了他一眼，大概是看他无收留之意，便继续向前狂奔，直到他招呼了一声，三人才停住脚步，向他走来。那追赶的鬼怪倏然不见了踪影。待从梦中惊醒，不禁哑言失笑，自语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果然不差。今天刚拟好了收降他们的圣旨，准备明日早朝颁发，今夜就梦见了他们，睡吧，睡吧。”

不想躺下再睡，又梦见了李密。给李密做媒娶亲的画面又极不连贯地出现在梦中：淮阴王李仁的女儿李奉娟跪在恭帝面前磕头，恭帝美滋滋地说了声“女儿快快请起”。在欢快的锣鼓和唢呐声中，奉娟身着红襦，头罩坠了流苏的盖头，莲步轻挪，进入花轿之中。花轿颤颤悠悠地进了国公府，李密快步抢上前去，将奉娟抱进紫罗帐中，搂住奉娟不放，从帐中传出了“咯咯”的笑声。李密也太迫不及待了，未举行仪式就这样缠绵……

于是，他又一次从睡梦中醒来，揉揉惺忪的睡眼瞧着滴漏，发现天已经快亮了，干脆披衣而坐，让思绪去追寻李密。李密结婚后的第四天，他到国公府一趟，发现李密与奉娟恩恩爱爱，缠缠绵绵，当着他的面就眉目传情，动手动脚，端的是如胶似漆，难分难离了。便放下心来，不再将李密放在心上……

上朝的时间快要到了，他洗漱一番，在内侍左之祥的帮助下穿上蟒袍、朝靴，戴上冕冠，迎着清晨的冷风，在晨曦中向金銮宝殿走去。恢复早朝，定时不误是他规定的，因此，他以身作则，从未耽误过。日理万机的他准时不误，朝臣们谁也不敢耽搁，致使按时上朝，已成为习惯。对这早朝最反感的要算恭帝，他还是个孩子，嗜睡，加之夜里胡乱折腾，很晚才睡，上朝便成了一种负担。好在有数个太监定时将他叫醒，才没误了朝事。

早朝完毕，李渊到杨林府上看望了杨林的家人，然后回到了丞相府，边批阅早朝时朝臣们刚刚交上的奏折，边等待洛阳那边的消息。昨天探马报说，人马占据了虎牢关后，不见王世充有何反应。洛阳城的城门仍然关着，城中依然戒严。城中粮食原本不足十天之用，因攻占了金墉城，缴获了近千担，看来一月内不会出现饥荒，王世充投降或出兵决战的可能性不大。他传令李建成与李世民：坚守虎牢关，待机而动。

这时，李密走了进来。李密显然瘦了，面相却好看了许多，精神也很好。他向李渊施过礼，坐在对面的几案前，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李渊打趣地道：“新郎官不在洞房陪新娘子，到这丞相府干啥？若是公主怪罪下来，我如何向她交代？”

“大丞相真会开玩笑。不过公主的确不错，不仅美丽，知书达理，且没有性儿，知人冷暖，我真不知如何感谢圣上和大丞相才是。”李密道：“为了报答大丞相的知遇之恩，大丞相就让我做点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吧，我闷得厉害。试想，一个管辖千军万马的西魏王，突然这样歇下来，心里能好受吗？求大丞相开恩！”

“你新婚不久，怎能让你做事。再说，小事你不能做，大事已经有人做，你还是在府上陪新娘子吧。”

“听说山西的薛举父子蠢蠢欲动，就让我带领人马前去平叛吧。自从归顺，未建尺寸之功，愿尽微薄之力，以表心迹。”

李渊毫无戒备，答应道：“就答应你的请求，只是人马无多，公主也独守空房了。”

“万余人马足矣，我想以计赢他。至于公主，陪我前去即可，也让她经经风雨，见见世面。”李密回答。

次日，李密领了圣旨，回到国公府。人逢喜事精神爽，喝了个酩酊大醉，一头扎在床上，睡了过去。奉娟公主慌忙熬了醒酒汤，将他唤醒。面对美丽、善良、温柔、体贴的新婚夫人，他再也忍耐不住，边喝醒酒汤边问：“夫人，你看我怎样？要说心里话，心里话。”

公主羞答答地回答：“你豪爽、热情，待人诚恳，知人冷暖，是我奉娟的意中之人！”

“我豪爽吗？诚恳吗？非也，非也！夫人，你能服侍我一辈子吗？”

“我不是早已说过吗，在地愿做连理枝，在天愿做比翼鸟吗？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我奉娟活是你李家的人，死是你李家的鬼！你就是上天入地，我也跟你一辈子。”

“夫人，我的好夫人，我李密对不起你，太对不起你了！”李密拿出圣旨：“夫人你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奉娟接过圣旨看了一遍，喜上眉梢：“啊呀我的郎君，圣上派你去山西平叛，还让你带上我，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是大好事，何言对

不起我？”

李密本想严守秘密，决不揭破谜底，今见奉娟与自己心无二心，愿无二意，又多喝了些酒，便说出一番话来：“夫人啊！有些话若不吐给你，实在对你不起，我就说了吧。我李密为魏司徒李弼曾孙，周太保李曜之孙，隋上柱国李宽之子，以父荫为左亲侍。后与杨玄感交友，感情甚笃。玄感举义兵于黎阳，推我为谋主兼中军将军。玄感兵败黎阳，我被迫逃往瓦岗寨，投入翟让麾下，助翟让将一支打家劫舍的土匪队伍，发展壮大成一支势力强大，目标明确的义军，终至为反王盟主、西魏王……”

“你的这些盛事为妻都一清二楚，不言也罢，就说什么事对不起我吧。男子汉大丈夫，站着一座山，倒下山一座，可别陈芝麻烂谷子，婆婆妈妈。”

“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今圣上与大丞相对我相敬如宾，又娶了你这个地位显赫、人见人爱的美人，从道理上说应知足了。可我是志气高远的男子汉大丈夫，怎能过这‘驸马、驸马，寄人篱下；国公、国公，啥也不中’的日子？趁我还不太老，该出去闯一番事业才是。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啊！”

“圣上这不是派你到山西平叛吗？还有什么不舒服的。”

“这是我施的一计，想以到山西平叛为名，带上你逃之夭夭，到漳南找刘黑闼去。刘黑闼正在组织窦建德旧部，准备发动起义，凭我的才干和影响，弄个首领不在话下。”

李奉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你胡说些什么呀？酒喝得太多了吧？我才不信呢。”

李密郑重其事地道：“这完全是真的，我不骗你，也不能骗你。夫人，你就跟我走吧，走吧，我会好好待你的。”

淮阴王李仁忠贞爱国，品貌端正，奉娟自幼受到了正统而又良好的教育，况且恭帝与李渊恩重如山，怎会与李密合谋出走？奉娟闻言气火上冲。然而，李密毕竟是她新婚不久的郎君，她又不能做出有害于李密的事，便强忍着火气，从为人、道德、人伦等方方面面劝说李密改邪归正，安安稳稳地在这国公府中与她厮守，相依相傍，白头偕老。然而，李密的确是条宁折不弯的硬汉子，说到做到，决不食言，反劝奉娟随他出走。二人你劝我我劝你，互不相让，终至大吵大叫，夫妻情分渐渐被道义和自信所吞噬。奉娟看李密我行我素，言道：

“你若再固执己见，我就向圣上和大丞相奏报！”

李密此时才知自己的失误，更知事情泄露出去造成的恶果，便问：“夫人，你方才还说活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怎的对我如此无情？”

“此乃毁人伦坏社稷的不义之举，与夫妻情分是两码事。我可以陪你去死，却决不让你做出不仁不义，有损人伦和社稷的恶举！”

“你……”李密腾身而起，嗖地拔出悬挂地帐柱上的宝剑：“夫人

啊，我再问你一句：你跟我走还是不走？这密你告还是不告？”李奉娟大义凛然：“告，一定要告！”

“那……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李密心横牙咬，一剑刺中李奉娟的心窝。

奉娟仰天抱恨，倒于帐幔之下，鲜血飞溅，染红了李密面色黝黑的脸，染红了那姹紫嫣红的帐幔，将她送到了黄泉路上。阎王小鬼们定然为她可惜，因为她毕竟太年轻，毕竟走得太匆忙。

李密杀人无数，在他眼里，杀死一个人如同踩死一只小鸡。此时他却心灵震颤，手足无措。他杀死的不是自己的敌人，是新婚不久，活泼可爱，小鸟儿似的结发妻子，夺走的是一条在这个世界上待了十八年，比自己的爱女仅大两岁，有着许许多多美好的憧憬，编织着五彩花环的年轻生命。他的手抖索着将宝剑插入剑鞘中，为奉娟合上大睁着的杏眼，颓然而坐，思索着对策。

这时，王伯当突然闯了进来，见状不无震惊：“邢国公，你……你怎么将她……她杀了？她可是个好女子哟！”

李密一把抓住王伯当的胳膊：“伯当，你来得正好。我一时性起，杀了爱妻，这该如何是好？”

王伯当不知李密心中的秘密，但却有一颗对李密的耿耿忠心。言道：“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自首，另一条是逃走。自首死路一条，逃走许能保住性命。你曾在战场上救过我的性命，我愿以死相报，陪你逃出城去。我备马去，你赶快洗净脸上的血迹，换好衣裳，带上圣旨，做好准备，振作起来！”

王伯当匆匆走了出去，将李密和自己的宝马良驹牵至卧室门外。已做好准备的李密飞身上马，他也跨上坐骑，二人一前一后，奔金光门而去。金光门的卫士见是邢国公和他的幕将，又带着圣旨，不仅放他们过去，还施之一礼。

国公府的侍卫发现情况有异，飞报李渊，李渊勃然大怒，立令李神通率兵追赶，务将李密与王伯当抓回，严加惩办。

李神通已休养了数月，正愁没事干，接令大喜，率属下千人急起直追。待出了金光门，遥见李密与王伯当顺小道西去，眼见得难以追上。李神通灵机一动，令游击将军兰昆率人马三百，从小道赶至前面截杀，自率剩余人马紧追不舍。

李密与王伯当忽听身后人喊马嘶，知追兵已到，便快马加鞭，没命地前逃。可惜因路径不熟，跑进了艮宫山的断密涧，涧深壁陡，断了去路。李密望着悬崖之上镌刻的“断密涧”三个大字，暗道：“天亡我也！”

王伯当喊了声“我回马截杀追兵，主公快寻路逃走！”说着，一提马缰，奔至涧口，方天画戟一横，叫道：“尔等休想追赶，王伯当在此！”

李神通非常敬重王伯当，劝道：“李密杀死公主逃走，当诛不

容。此事与弟无关，弟就交出李密吧。”

“李兄休再相劝，俺王伯当乃仁义之士，在我主危难之时，岂能舍他而去，落个不忠不仁不义的恶名。兄若不放开一条生路，休怪俺王伯当的方天画戟无情！”王伯当言出即行，拍马来战李神通。李神通即令放箭，箭如飞蝗。王伯当毫无惧色，抡戟拨打雕翎，箭矢纷纷落地。

李密正在寻找路径，已在涧中等了多时的游击将军兰昆突然率众杀出。李密知难逃一死，拍马冲人敌阵。然而，已被淫色吞噬的他哪里是兰昆与属下的对手？战不数合，被兰昆斩于马下。兰昆随之高喊：“王伯当，李密已死，你已无再以死相拼的必要，就降了吧！”

王伯当回头看去，只见兰昆的银枪上高挑着李密的头颅。情急之下，回马来战兰昆，欲要夺回李密的首级。这时，乱箭飞来，他身中十数箭，坠落马下。一世英雄，就这样踏上了不归之路。李神通不仅为之扼腕，不忍心割下他的首级，将其尸体与李密的无头尸安葬在艮宫山的向阳之处，立了坟堆，带着李密的首级向李渊交令。火气正盛的李渊令将首级挂于金光门之侧示众，任飞鸟叼啄，任何人不准祭奠。

次日午后，有三个庄户人打扮的汉子从金光门前经过，看城门处挂着一颗人头，许多人围着观看。汉子便凑了过去。不看则已，看罢吃惊不小。三人不由分说，买了些纸香燃上，跪倒在地，放声痛哭。

守门将士看三人竟敢违抗大丞相令，在光天化日祭奠钦犯，一拥而上，将汉子们绑了，来见李渊。李渊定睛看去，大喜过望，亲解其缚。言道：“原来是恩公和魏丞相、徐军师到了，怎么不早打个招呼？我李渊亲自前往迎接。”

汉子们不是别人，正是魏征、徐茂公和秦琼。三人离开金墉城后，四处游荡，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不想路过金光门，发现了李密的首级。三人虽然受李密排挤，愤然出走，却是忠义之士，不忘旧主，决计祭奠李密亡灵，也不枉君臣一场。不料正在痛哭流涕，被守门将士抓获。今见李渊礼遇有加，遂产生了归顺之意。徐茂公试探道：

“我等为亡命之人，又违了大丞相之令，祭奠我主，大丞相却以礼相待，不知何意？”

魏征绝顶聪颖，知徐茂公之意，遂开口道：“我等论罪当斩，大丞相令出即行，怎能朝令夕改，且示之以礼？”

秦琼直言不讳：“大丞相，我等虽是亡命之人，却无归顺之意，怕的是大丞相容不下我们。大丞相若想放我们一条生路，闲话少说，就放我们走吧。大丞相的‘卑辞推奖’之计已让我们领教了厉害。试想，我们这些在我主李密面前都打不出滚儿，被迫出走的窝囊废，在你这里能有好日子过吗？就不必动心思了，该杀该放，立即决断！”

李渊做出吃惊之状：“恩公，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今正当用人之

际，我李渊求贤若渴，做梦都在盼你们前来与我相聚，怎有害人之心。想必圣上招纳你们的诏书你们已经看到了，这的确情真意切，无半点虚情假意。恩公为人仗义，武功绝伦，又是我李渊的救命恩人，我就是当牛做马，结草衔环也难以报答。徐军师胸藏韬略，智谋超群，魏丞相为人忠厚，博古通今，皆为治国安邦之才，如你与我共谋大业，振兴社稷指日可待！就看在社稷和黎民百姓的份上，留下来吧，我李渊可以对天发誓……”

“唉呀呀，大丞相大可不必，若如此办理，岂不让世人笑我们眼中无人，高傲自大。”徐茂公言道：“十步之间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泱泱华夏，人才济济，已雕琢的美玉，未剖琢的良璞遍地皆是，何用在我等草莽身上下如此之大的功夫。”

李渊回答：“人有高低，才有大小，三位之才华，少有人可比。我李渊操千曲而后知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对三位的了解十分透彻，故而委身相求。至于‘卑辞推奖’之计，三位不可耿耿于怀。兵不厌诈，诈能兴兵，三位深谙兵法，若不理解，就无兵法可言了。”

火候已到，该提条件了，只要有了实权，才能不被歧视、玩弄。魏征撮了撮鼻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若我等归顺，可谋何职？请大丞相明示。”

李渊不假思索地回答：“得十匹良马，不如得一伯乐。今伯乐到来，当然要委以重任。徐军师仍为军师，负计谋军国大事之责，魏丞相任司经局洗马，负整理国籍、文献之责，恩公任辅国大将军，负护国、征战之责，爵位皆为三品。请诸位理解的是，根据所定律条，就爵位而言，这是最高的了。”

秦琼言道：“英雄豪杰，当以计较官位为耻，但在其位才能谋其政，又非计较不可。我以为，魏丞相的官小了些，当重新任用。他是大才，放到重要位置上才是。”

“恩公言之有理，我不仅以为魏丞相的官职低了些，徐军师与恩公的官职也不高。但若委以重任，因诸位初来乍到，无尺寸之功，怕有闲话。”李渊拍着胸膛：“其实魏征、茂公任丞相，恩公任大都督都不过分。这么办吧，待诸位将程咬金、罗成等英雄豪杰寻来，再加封如何？”

“唉！到头来还是走了归降这条路。”徐茂公怅然若失：“既然归顺，就全凭圣上和大丞相安排，我等非狭隘小人，决不计较，明天就寻找众位兄弟去，好想他们哟！”

魏征非常知趣：“有功才能行赏，无功赏什么？我以为大丞相如此任用，为开恩之举。就说洗马一职吧，统管天下图籍，责任何其重大！刘邦攻陷秦的都城咸阳后，大家都在抢夺金银财宝，娇娥美女，萧何却封存了图籍，为刘邦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终被封为丞相，可见洗马一职之重要。大丞相，待在下与徐军师、秦将军寻回兄弟们后，就欣然上任，把好此关。”

“好好好，归顺就归顺吧，我也不再说什么了，日后大家同心同德，好好地干一番事业也就是了。”秦琼向李渊道：“大丞相，论政论军你是我们的上司，论感情咱们是兄弟。可要将这两者分开，千万不能像李密那样做了西魏王就把弟兄们的情义一下子抹了，动不动就恃权胡来，吹胡子瞪眼。天下共治，才能强盛，若是独治，就会垮台，反王联盟的瓦解，金墉城的失陷，就是最好的证明。”

徐茂公、魏征、秦琼的归顺，无疑给李渊的事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李渊极为高兴。为徐茂公、魏征、秦琼设的接风洗尘盛宴结束之后，他来到卧室，却难以成眠，便踏着月色，来到那棵鲜花盛开，清香扑鼻的桃树下，憧憬着众英雄全部归顺后事业的辉煌，国家的强盛，心花便如桃花般地怒放了。当然，他心里仍然记挂着洛阳的战事，企盼着捷报早日传来。

谯楼上敲打二更的钟声的余音还在颤抖，就听府门外传来哒哒的马蹄声。律条规定，严禁大丞相府门前走马，此时的马蹄声竟那么急骤，定是有塌天大事奏报或传送捷报的报马前来报捷。李渊便向杜月征道：“到门外瞧瞧，看是否报马传送洛阳大捷的喜报。”

杜月征一溜小跑，奔向门外，不一会领进一个满身尘土、喜气洋洋的报喜将领。将领边将一封大红书札交给李渊，边上气不接下气地道：

“大都督，洛阳大捷，大捷！”

李渊快步回到厅室，在烛光下，打开捷报，李建成那清秀的楷书展现在他的眼前：

大都督明鉴：洛阳大捷，特此报喜。将战况简报如下：王世充收买正在筹备造反、恢复窦建德旧制的刘黑闼。刘黑闼率三万兵马偷袭虎牢关，若非早有防备，虎牢关危在旦夕。秦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心，率领训练有素的四千将士，趁刘攻打虎牢关之机，袭其背后，刘军方寸大乱，夜里难辨敌我，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因不见王世充发兵来救，末将率众开关出击，大获全胜，刘率残部万余人溃逃，扔下了一万七千具尸首、两千多个伤兵。次日平明，末将弃关围洛阳坚城，王世充看大势已去，被迫自缚投降。今我军已进入洛阳城中，出榜安民，收编降众，封其库府，进展十分顺利。经审问方知刘黑闼重蹈了窦建德的覆辙，落入了王世充的巢臼。原来，根据约定，刘黑闼发动奇袭后，王世充就率该众前来助战，不想王世充听说刘部已被反偷袭，军心大乱，便按兵不动，保全了自己，毁了刘部。今，王世充在押，秦王许其不杀。世充之黄门侍郎薛德音因不驯被诛。其党羽叚達、杨注，投入其门下的单雄信、郭士衡、郭什柱、董溶、张童仁、朱粲等十余人皆戮于洛阳城中。世充作何处理？处理洛阳事宜后，返京还是转战？恳请明示。

金墉五虎上将之一单雄信投入王世充门下，为笼络雄信，王世充将自己的妹妹许配于他。自此，他便成了王世充的亲信，至死不回头

的干将。亲信也好，干将也罢，总算与李渊有一面之交，在李渊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的被杀，给李渊平添了许多遗憾，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至于王世充，实在该死，但既然李世民答应留他一命，自然有留的道理，将其放逐，以示宽大也就是了。

李渊这么想着，铺开笺纸，拿起雕花笔，沉思一会，写道：洛阳大捷，振奋人心，中原平定，为时不早。如何安定民心，守住洛阳为当务之急。王世充之将士全部改编，留成文龙率两万人马守城。本丞相即派主要官吏管理洛阳，原洛阳之主要官吏软禁审查，功者赏，罪者罚，仁者用，世充之死党监。定要分辨清楚，以防冤了好人。严肃军纪，保护百姓，开仓放粮，凡有利于百姓、城防、社稷之事，务要多办、办好。今，山东一带又现骚乱，即转战山东，平息叛乱，待山东平定后，再赴京复命。王世充此人，诡计多端，心狠手辣，当立诛，但秦公已答应留他性命，不杀也罢。即将其押回京都，待本丞相审讯后，将其流放于蜀，让其仇人定州刺史独孤修夺他性命。

第九章　江山一统

阳春三月的扬州，山清水秀，细雨漾漾，绿树葱翠，花艳蝶舞，山外青山隐现，楼外广厦弄影，鸟语脆丽，花香袭人，如诗似画，醉了蜜蜂，醺了游人，好一派江南风光。杨广之所以数游江都，被这里宜人的风光、细腻温柔的丽人所吸引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扬州位于长江下游北岸，北枕蜀冈之首，西接蜀冈之尾，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与巨龙似的长江在这里交汇，通扬运河也赶来凑热闹，摇头摆尾地从这里经过，奔黄海而去。虽不高大，却是蜿蜒曲折，起伏似云，古木耸立，古迹遍地的蜀冈以及两河一江，为扬州秀丽的风光，抹上了重重的一笔，使这个浓妆淡抹的佳黛，风姿更加绰约，体态更加迷人。

扬州城历史久远，春秋为邗国的国都，西汉在此置江都国和广陵国，东汉为广陵郡治，东晋置青州，北周改名吴州，隋文帝灭掉南陈，统一全国后，改吴州为扬州，杨广大业元年，改称江都郡。

城区方圆不过十里，离邗沟四里许。因邗沟正好是南北大运河的中段，扬州又正处于南北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上，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水上交通方便，商业发达，历为江南名城。城墙与江北厚重笨拙的城墙相比，虽然不算高大，却为砖砌，挺拔俏丽，与江南人的性格极为相似。设徐宁、利津、天宁、安江四个城门。与江北城门的位置不同的是，四门皆设在城墙的拐角处，而且建有供船只进出的水关。其规模比建康城小得多，但却是漕运中继转运站之一，盐运的集散地，以故商业发达，店铺林立，酒肆茶楼比比皆是，幌子招摇，货物充盈，客商云集。虽然战火就要蔓延而来，来自新罗、高丽、日本的

客商仍然为数不少。也不乏波斯、大食等西亚各国商人的踪迹。东南各国的商人几乎到处都是。

这里是郡衙所在地。衙所居中，由十余座重檐歇山式、单檐攒尖式和重檐庑殿式建筑构成，造形秀丽，隐在绿树丛花之中，如同怀抱琵琶半掩面的碧波仙子。隋文帝时，衙中的建筑古朴破旧，基本延用南梁时修建的建筑，杨广登基后，在郡衙中建立了行宫——乐遥宫等殿堂，对原有的建筑进行了改建，便被这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所替代，颇有些皇家的大气了。

乐遥宫是依照长安城宫城中太极殿的图纸设计的，规模比太极殿小十之有四，却给人一种众星捧月之感。若用明珠比喻衙中的建筑，乐遥宫为大珠，周围的建筑便是小珠了。

这是三月末的一个晚上，乐遥宫的大殿中坐满了年龄有别，穿戴各异，但却无不冠冕堂皇，油头粉面，面露杀气的男人。他们是宇文氏家族中有头有脸，对权力如饥似渴的权力狂。上至宇文述的长子、丞相宇文化及，次子、驸马都尉宇文士及，三子、少监宇文智及，下至他们的子孙，无不跃跃欲试。引颈盯着高坐于台上的宇文化及，聆听着宇文化及的教诲。

宇文化及面色阴沉，声音低而极有力度，如同一个正在积蓄力量，准备捕向猎物的雄性豹子。他咳嗽一声：“关于召集大家前来议事的目的，我再重申一遍，那就是杀死杨广及其太子、皇子、眷属、信臣、皇室宗亲，在这江南富庶之地建立新朝，与李渊隔江而治。立秦王浩为帝，国号大许，我任丞相，宇氏家族中凡有才华者全部放到重要位置，以把持朝政，挟天子以令江南诸侯。待江南稳定，臣民降服之后，再夺杨浩性命，由我登基坐殿，君临天下。今，国玺在我手中，杨侑是伪皇帝，杨浩才是真龙天子，这是分江而治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今，杨广及皇子皇孙、皇室宗亲、信臣又全部在我的掌握之中，以故决定明日三更动手，次日拥立新帝登基。李渊已基本平定了关外与中原和汉中不日就会派千军万马前来击我，事不宜迟。望大家协力同心，将这两件事办利落，然后再议拒敌之事。需知，这是咱家族的事，办好了家族荣耀百世，办砸了后果不堪设想。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吗？尽言无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嘛。”

驸马都尉宇文士及长得极为俊美，大眼隆鼻，阔口润腮，五络花白长髯飘拂于胸，虽是四十六岁的人了，仍然英气勃勃，看上去不过四十出头，难怪杨广看中了他，将自己的长女许配于他。面对眼前的现实，他心里极为矛盾，就事业和家族的名誉而言，他应当挺身而出，助兄长宇文化及一臂之力。从感情上讲，杨广是他的岳父，爱妻是杨广的女儿，自己的两子两女是杨广的外孙，怎能下得狠心，下得了手？于是，他第一个发言，且直言不讳：“今，圣上已成千夫所指，失去了君主的威严，若继续在位，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加快社

稷大厦倾倒的速度，废就废了。可这残杀圣上与其宗亲、近臣，就不在情理了。太子与皇子何罪之有？其宗亲眷属何罪之有？信臣更是杀不得，试问：在座的各位在他兴盛之时，哪个不是他的信臣？难道都该杀吗？我的夫人和孩子有何罪？难道非杀不可吗？”

宇文化及怒视着宇文士及：“二弟，你还有完没完？似乎普天之下就是你善良，就是你忠孝仁义。举大事者不计小节，为了分江而治，与我们家族的死敌对抗，难道你连自己的夫人都舍不得吗？当然，你的儿女是咱家族的骨肉，不仅不能杀，还要严加保护。我来问你，自古以来，做天下者哪个心慈手软过？远的不说，先帝为登大基，不仅逼自己的外孙静帝退位，而且大开杀戒，斩杀北周宗室、诸王，废周自立，建立隋朝。这些北周宗室、诸王不仅多与静帝有骨肉亲情，与先帝亦亲情无限。二弟啊！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可不要患得患失啊！”

宇文士及叹口气：“《尚书》说：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难道举大事就不能容忍吗？就不能少杀或不杀吗？明主不滥杀，滥杀不仅不是明主，且江山危矣！我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宣言：对于他人，杀就杀了，我的夫人和孩子，谁也不能动他们一指头，否则，我就不客气！”

宇文化及怒不可遏，叭叭地拍着几案：“反了，反了！想不到你首先发难。临来这江都之前，我已与你讲过将杨广及眷属、宗亲骗来，然后弑旧君立新朝的事，你完全同意，并支持，怎的在这箭在弦上的关键时刻变卦？”

“我没有变卦，是你变卦，你当时根本就没讲弑圣上宗亲和信臣的事。”宇文士及自恃手中掌握着两万人马，并不惧怕宇文化及的淫威，心里道：“咱们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谁怕谁？你若好说好道，事情还好商议，既然大气呵人，我怕你个啥！”

少监宇文智及也对滥杀无故不满，但也以为二哥宇文士及太过分，便充当了和事佬：“大哥与二哥各持己见，都有道理，也都没有道理。大哥为咱宇氏家族，不惜心力，言杀并不为过，只是所杀之人太多。凡事做则做，若一味因循，大误终身。杀的越多，积犯越多，积犯越多，仇恨越多，仇恨越多，则危矣！二哥不愿多杀，也有道理，但却拘泥于儿女情长，非大丈夫所为。李渊与父亲有至深宿仇，今又将咱兄弟们逼到江南一隅，他的三子元霸劈了侄儿宇文成都，这大仇不报等待何时？只要咱立起新朝，把持朝政，合力同心，他李渊能奈我何？南梁陈后主陈叔宝峻宇雕墙，酣酒荒色，终日有粉面丽服，巧态妩媚的丽人陪伴，长歌酣舞通宵达旦，上下离心，人神同愤。尚且君临天下数载，我等弟兄，论文论武，都不在陈叔宝之下，难道不能立足于江南，与李渊竖子抗衡吗？与李渊的世仇一定要报，恨一定要雪，要报仇雪恨，不灭掉圣上及其眷属宗亲、信臣，把持朝政，就是一句空话。以我之见，该杀就杀，该放就放，既无情又留

情。”

宇文化及问：“三弟，你说了半天，无非是在和稀泥，等于没说。我来问你，哪个该杀哪个不该杀？哪个该留哪个不该留？你一一道来。”

“这……这……”宇文智及支吾了半天，终于发话：“我以为，二嫂及侄子、侄女们可留，圣上的眷属、宗亲及信臣统统该杀。”

宇文化及知得罪了兄弟会造成什么后果，言道：“就以三弟之言行事。二弟，这总可以了吧？”

宇文士及回答：“不可以！应当再将圣上留下。圣上再昏庸无道，也是我的岳丈，如果杀了你的岳丈，你作何感想？”

宇文化及忍无可忍，手按剑柄，怒道：“你也太过分了，我一忍再忍，你却得寸进尺，难道立新朝、报大仇之事毁在你手里不成？”

“你别吹胡子瞪眼，莫以丞相的高位吓人。今圣上已成丧家之犬，你这丞相算了个狗屁！”宇文士及性格倔犟，言辞犀利：“我明告你说，你别这个熊样，我宇文士及不怕你。”

“来人，给我将宇文士及拿下！”宇文化及嗖地拔出宝剑：“二弟，你自作自受，就别怪我不讲兄弟情分了！”

宇文士及刷地拔出佩刀，向拥向前来的宇文化及的亲兵道：“都给我滚到一边去，我等兄弟相争，与你们何干？若把我惹恼了，六亲不认。何况你们！”

宇文化及暴跳如雷：“士及呀士及，你莫非气死我不可吗？”

“你敢杀那么多人，气死你有何不可？”宇文士及忍无可忍：“亲兵们，给我上！”

话音未落，宇文士及的亲兵拥了进来，逼住了宇文化及，刀锋架在宇文化及的脖子上。

宇文化及还算识时务，言道：“二弟，你何必这样，留下圣上的性命就是。兄弟们的事好商量。”

“那就好。亲兵们，退下！”宇文士及将佩刀插入刀鞘：“只要你守信用，我就无话可讲，追随你也就是了。”

宇文智及言道：“好好好，这就好！大哥照顾了二哥的面子，二哥给大哥留了面子，两好合一好，大事就成了。”

宇文化及的手掌在几案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明日三更准时行动。二弟诛杀杨广的信臣，三弟杀戮杨广的眷属、宗亲，一个不留！”

次日三更，宇文化及兄弟准时行动，共计杀死近四百口，鲜血成河，流至乐遥宫前，久久不愿散去，惨叫声响彻整个扬州古城，手段之残忍，空前绝后，连正在吃奶的孩子都不放过，罪恶昭彰，天理难容。

杨广不除，新朝难立，宇文化及决计杀掉杨广，不杀圣上之言，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单人独马，来到软禁杨广的安乐宫。

杨广被囚，狼狈不堪，昔日的威风荡然无存。他须发散乱，眼窝深陷，原本臃肿的体态变得很是苗条。龙入泥潭，不如泥鳅，从天子一落千丈成为囚犯，他实在难以适应。他恨自己信任佞臣，恨自己受宇文化及蛊惑，恨李渊大逆不道，恨那些溜须拍马，此时却一反常态，翻脸不认人的朝臣，更恨宇文化及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夺他的权，要他的命。他的精神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不仅会彻底崩溃，疯癫在所难免。

安乐宫原为扬州郡衙内后花园中的小房子，长三丈许，宽不足两丈，为管理后花园仆役的住所。外面墙皮斑驳，里边脏乱不堪，堆放着工具、花盆之类的物品。里间有一床一几一杌，相当简陋，说是囚室最为恰切。“安乐宫”是宇文化及的杰作。你杨广不是爱享乐吗？就叫“安乐宫”吧。

此时，杨广刚刚躺下，听说宇文化及来了，便披衣坐起，满脸怒气，尽量保持着天子的威严。然而，情绪不是装的，是心态的一种反应，他越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心里越感到别扭，表现在脸上的东西便不伦不类了。昏黄的烛光摇曳着他那张枯黄而又扭曲的脸，污浊的空气包围着他的身心，他的实际感觉是：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圣上近来可好啊？”宇文化及掏出丝帕捂着鼻孔：“这可是个好地方，要多安有多安，要多乐有多乐。”

杨广将头扭向一边，沙哑着嗓子道：“宇文化及，你这个不耻于人类，不忠不孝的东西，朕恨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唉！都愿朕，没有早看透你的狼子野心，落了个这样的下场。你快放朕出去，朕要与太子、皇子以及眷属们团聚。这个皇帝朕可以不当，却不能与他们近在咫尺却难以相见。你也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若将你与他们骨肉分离，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哟呵，你这弑父杀君，欺兄霸嫂，无恶不作，将一个好端端的大隋送上亡路的丧家之犬竟有点人情味了。”宇文化及讽刺地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宇文父子、兄弟不遗余力地保你，我的儿子宇文成都为保你送了命，兄弟宇文吉为你驾鹤西去，到头来却得了一个昏君，落了个人亡、名声不佳的罪名。你还我兄弟，还我儿子！还我名声！”

“你……你……”杨广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抖动，满脸通红。他好不容易将咳嗽止住，吐了口浓痰：“宇文化及，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朕若不是你们宇文家捧着，也不会到了这般天地！真是用一小人，小人竞进，小人把持朝政，国家必亡啊！”

“你这老不死的，竟然血口喷人，你气焰嚣张，一言九鼎，谁敢在你面前说个‘不’字？狼心狗肺的是你，该死的是你！”宇文化及恼羞成怒：“杨广，事到如今，你还这么死硬，难道还知天下有‘羞耻’二字吗？”

“宇文化及，朕也告诉你，王世充还在，他会为朕报仇雪恨的，你要遭报应的，老天有眼，决不会放过你！”杨广干枯的眼睛里向外喷火：“不信你走着瞧，走着瞧！”

宇文化及冷笑道：“告你说，王世充已经向李渊投降，被李渊流放于蜀，半道上被其仇人、定州刺史独孤修所杀，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即使王将军归天，朕还有驸马都尉、你的兄弟宇文士及。士及对朕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他决不会放过你！”

“此言不差，宇文士及至今还在力图保你的狗命，我也答应了他。可我还是决定将你送入地狱，你杨广不死，国难不已，这江南半壁江山也难得安宁！”

“朕早已弄清了你的狼子野心，也没打算活多长时日。可朕死之后，你们宇文家会自相残杀，驸马会为朕报仇的！”

“他也许想报仇，可这个仇他无颜报了，因为他参与了刚才的屠杀，你的信臣二十余人死在他的刀下。”

“啊！这么说太子、皇子……”

“你猜对了，他们已全部成了刀下之鬼。自你在这安乐宫逍遥之后，我第一次来看你，目的是想在你临下地狱前，向你讨个说法，问你还有何要求。不想你却口吐狂言，如此以来，死神便离你更近了。”

完了，一切都完了！杨广抖索着，但却很快平静下来，脑海中闪现着昔日的辉煌：率领千军万马越长江天堑，横扫江南，是何等的威风？北出长城，西巡张掖，南游江都，骏马驰骋，豪船满江，是何等的惬意？三伐高丽，大兵压境，虽败犹荣，是何等的大气？西域二十七国之君谒见，头不敢抬，眼不敢睁，是何等的尊荣？修挖大运河，河水涛涛，纵贯南北，是何等的气贯长虹……如今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了自己的罪状，都成了宇文化及杀他的理由，是多么的悲哀！儿女们走了，眷属们走了，宗亲们走了，信臣们走了，他们是无辜的，却都走了，自己也死在眼前，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这个世界真怪，这个世界上的人真怪，昨天还是座上宾，今天却成了阶下囚，昨日还是天子天威，风光无限，今日却在一个宵小面前无能为力，甘受屈辱。这个世界该毁灭了，这个世界上的人该毁灭了。想揭开这个复杂多变，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谜底，别无他法，只有毁灭、毁灭！

“圣上、杨广，本丞相不与一个垂死的人计较。我还要告诉你，你升天之后，本丞相立秦王杨浩为帝，从此之后，这江南半壁江山就是我们宇文家的了，你难道不感到遗憾吗？”宇文化及冷笑着。

杨广死死地盯着宇文化及那张狰狞的脸：“宇文化及，要说遗憾，多的是，可最主要的是没有重用李渊，而用了你们宇文家这些佞臣、小人。如果来世朕还能君临天下，将近贤臣、远小人。朕也为你

遗憾，因为为时不远，你将步朕的后尘，到地狱中去。朕定向阎王言明：宇文化及是最坏最坏的家伙，入油锅之类的刑罚用在他身上都不过分。”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看来没什么要说的了。”宇文化及喊道：“来人，送圣上上路！”

刀锋一闪，杨广走了，到那个世界去了。他该走，因为老百姓需要一个好皇帝，他却不好，很坏。可打发他上路者也不是个好玩意。狗咬狗还是鳖咬鳖？谁也说不清楚。

这是三月末的夜，具体地说是三月二十八日的夜，是一个充满恐怖和鲜血的夜，是一个图解凶狠残忍的夜。江南三月末的夜应该温馨祥和，这是大自然的赋予，是人类的福气，可人却将温馨祥和抹上了殷红的血，挂上了许许多多还在滴血、二目大睁的人头，可悲哟！

杨广走了，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他走时城内的酒肆中许多人在狂饮，妓馆中丝竹悠悠，倩影闪动，浮声浪语不绝于耳。是在给他送行，为他西去高兴，还是人的天性？可以相信，比他早走一步的太子、皇子、眷属、宗亲、信臣们定会在地狱的大门外等着他的到来。迎他，还是撕咬、痛骂他？天晓的。

宇文士及手上沾着杨广信臣的血，坐在自己府第内的卧室门外，一手按剑，一手攥拳，猎隼似地盯着府门的方向，两边是雁展翅排列，手持仍然在滴血的刀枪剑戟的亲兵。屠杀早就被囚禁的、杨广的信臣极为容易，手起刀落，二十多颗人头就落地了。将士们下不了手，大都是他屠杀的。那刀光剑影很美妙，咔咔嚓嚓的声音很动听，他很惬意，并且感到做人的幸福，做都尉的高大。然而，他就像一只护犊子的虎，决不让爱妻和儿女受到伤害。他已下了决心，谁敢动他妻子儿女一根毫毛，他就要谁的命，包括宇文化及。对于自己的岳父杨广，他并没有太多的关心，反正宇文化及有言在先，留下苟延残喘的岳父的性命，他相信宇文化及，因为宇文化及最大的特点就是一言九鼎，说到做到。况且他拥有两万将士，而且是主力。宇文化及来江南时带来的三万兵马，又从当地招兵三万，共有六万之众，但却缺乏训练，几近乌合，只有他的两万人马算是精锐，宇文化及不会无视他的存在。

四更时分，宇文智及出现在宇文士及的面前。宇文智及亦拥有两万兵马，多是新兵。这次大屠杀，他的任务最重，太子、皇子及杨广的眷属、宗亲三百余口，都死在他的手中。刀锋砍卷了，换一把，又卷了，再换一把，最后干脆令将士放箭，手段之残忍，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一个和事佬尚且如此，可见宇文家的子孙凶残到了何种地步。他来找二哥宇文士及，并非关心嫂夫人和侄儿、侄女的安全，更无向他们开刀的欲望，是受大哥宇文化及所派，来做说客的。他将宇文士及拉到客室之中，言道：

“二哥，杨广死了，刚被杀不久。”

宇文士及惊问：“是谁下的手？”

“不知道，据说是被几个蒙面人杀死的。行凶后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大哥正调动兵马四处追查杀人凶手。”

“你亲眼见的吗？”

“是大哥告诉我的。”宇文士及恍然大悟：“三弟，你不要再演戏了，圣上是被大哥派人杀死的无疑，我找他算账去！”

宇文智及一把拉住宇文士及：“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一无凭二无据，与大哥算的什么账？事已至此，就认了吧。好在嫂子和孩子们安然无恙，这就不错了。大哥也是为了咱宇文家的利益才这样做的，不这样做，李渊一旦打过江来，咱家谁也别想活命。”

宇文士及的夫人杨兰彩听说父亲及弟弟、眷属、宗亲遇害，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哭声悲戚响亮，震得整个厅堂嗡嗡作响，在这刚刚平静下来的夜晚传得很远很远。

本就心乱如麻的宇文士及恼怒之极，窜进卧室，向着夫人吼道：“哭什么？哭能将他们哭回来吗？你与孩子们能活下来就万幸了。再哭，再哭我就砍了你！”

杨兰彩与父亲、弟弟不同，人长得出类拔萃，很有教养，与宇文士及情投意合，相濡以沫，宇文士及视若掌上明珠。今见父亲、弟弟与宗亲全部被杀，本就肝肠寸断，悲痛欲绝，不想宇文士及又这样待她，一气之下，向壁碰上撞去，刹那间头破血流，一命呜呼。

宇文士及大惊失色，抢向前去，但杨兰彩追赶父亲等人去了，已无救活的可能。蓄极则泄，他不由怒发冲冠，拔腿就走，要与宇文化及拼命。

宇文智及顾不得多想，一把将他抱住，同时招呼门外的亲兵来挡驾，硬是将疯了似的宇文士及拖回厅堂，按在方机上。劝道：“二哥，小不忍则乱大谋，你若真的与大哥火并，亲者痛，仇者快呀！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只有如此，咱宇文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若弟兄们你刚我强，急着相煎，这江南一隅，就玉石俱焚了。你就将这口气咽下，振作起来，与大哥抱成一团吧！”

经宇文智及苦口婆心的劝说，宇文士及终于开始冷静。他心里很清楚，事情发展到这等地步，没有别的选择，一是与大哥决一雌雄，以去心中怨恨，二是尽弃嫌隙，俯首称臣。思来想去，他选择了后者，言道：“为了大局，我只好忍了、认了。但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残杀了这么多人命，必对今后的事业产生不利影响。世人对我们兄弟怎么看？臣属又会怎样评论？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德已失，国家之基亦失，基失之后，社稷危也。李渊这不好那不好，可人家从善如登，占领长安后立杨侑为帝，未妄杀一人，而且还立圣上为太上皇，我们却大开杀戒，从恶如崩，首先在道义上输给了李渊，输给了天下人，能不败吗？”

“二哥深明大义，可庆可贺，小弟佩服！”宇文智及道：“事已至

此，只有跟大哥干下去了，是非成败别放在心上。到哪山砍哪柴，到哪河脱哪鞋，一步步来呗，到头来把眼一闭，后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好了好了，天快亮了，擦干眼泪，揩干血迹，准备登基大典吧。”

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又喜又惊，喜的是杨广、太子、皇子、信臣死于宇文化及之手，了却了自己的心愿，在君临天下一事上又向前迈了一大步。惊的是宇文化及太凶残，一夜之间夺去了那么多人的性命。至于宇文化及将杨浩推上皇帝的宝座，自任大丞相，两个弟弟任左右丞相一事，他不以为然，将其比喻为强弩之极，冲锋之末。适值出城寻找众英雄的徐茂功、魏征带寻找到的程咬金、罗成等人前来交令，为试罗成与程咬金的能力，便将宇文化及兄弟杀无辜、立新君的事讲了一遍，然后问罗成与程咬金：“二位将军对这件事如何看？”

程咬金虬须竖起，铃铛眼圆睁，大嘴一咧，言道：“别看他们瞎摆话，别听他们瞎诈唬，没什么了不起，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咱大兵一到，他要是不屁滚尿流，俺姓程的倒着走给你们看。宇文化及那两下子俺知道，在四明山交战时，俺老程差点一板斧劈了那个杂种。大丞相快快发兵，俺老程与元霸打头阵，只要过了江，用不了三天，就能杀宇文化及兄弟，拿下扬州，平定江南！”

罗成不过三十多岁，银盔银甲，满月脸，乾坤鼻，浓眉大眼，俊朗异常，英气勃发，如同一条白龙，与程咬金形成鲜明的对比，反差之大，令人咋舌。他先向李渊施了一礼，方才文质彬彬地道：“正如程大哥所言，宇文化及已无力回天。如此结论，根据有四：这一，隋朝气数已尽，他难逃其咎，国人对其恨之入骨。这二，蛊惑杨广巡幸江南，聚而杀之，失德失信，为人不齿。这三，建立小朝廷尚无不可，然则无根无基，大厦倾在必然。这四，萧铣与杜伏威已经归顺，前者占据了长江中游，后者占据了长江下游，长江天险已名存实亡。只要我们过了长江，拿下扬州，如同探囊取物。末将所言，不一定对，还望大丞相指正。”

罗成给李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想到了隋文帝在时，其父罗艺兵犯冀州，他统兵五万，前往征伐，说服罗艺归隋，兵不血刃，凯旋而归的往事。本想向罗成谈及此事，又觉不妥，便道：“程老将军与罗少将军所言正合吾意，平定江南指日可待。我欲统兵前往讨伐，可惜主力已被建成和世民带领，由洛阳转战山东去了。待其凯旋，再出兵江南不迟。”

徐茂公摇着羽扇，又恢复了往日的潇洒与通达，不慌不忙地说出一番话来：“要想速胜，必须让萧铣与杜伏威彻底控制住长江中下游。我千军万马从长江下游进入江南，三支军队成箭头之势，然后三军互相接应，直扑扬州。扬州虽然地理条件优越，较为富庶，却有着地域狭小、弹丸一邑的劣势，难与千军万马抗衡。”

“扬州河网密布，京杭大运河与长江在此交汇，通扬运河经过这里东人黄河，北面是草河与邗沟河，再向北是起起伏伏的蜀冈。要想

速胜，需走水路，从长江人纵贯南北的大运河，顺大运河向南，然后向西，再沿老运河向南，在扬州城东登陆。我计算了一下，从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至扬州城东，仅三十多里水路，两个时辰就能到达。”魏征撮着鼻子：“宇文化及仅有兵马六万，且多是新兵，根本不可能在长江南岸设防，但他肯定在大运河中游或下游进行阻截，与我在水上较量。”

李渊问：“魏洗马何出此言，而且这么肯定？”

“刚才徐军师说过，扬州弹丸一邑，不堪重击，宇文化及再愚蠢，也不会将六万人马放入城中守御。况且南方人极擅舟楫，必以其所长攻我所短。”

徐茂公道：“为防敌水上截击，过江后应当兵分两路，一路走大运河，一路沿大运河西岸南下，也好有个照应。”

“水旱两路进兵，不失为良策。今萧铣与杜伏威共有舟船千余艘，基本够用。李靖将军的万余兵马仍留在长江中游，我已令他督造船只，以补舟船之不足。杜伏威与萧铣总计有兵马四万，又多识水性，擅舟楫，可令其走水路，我之精锐之师走旱路。两路人马齐头并进，扬州城可下，江南平定也就不在话下了。”李渊指着铺在几案上的羊皮地图：“想当年，我率众攻打南陈时，到过扬州，那时的扬州虽然风光秀丽，城墙非常低矮，一跃就能过去的样子。大运河的主河道水量充足，可借乘坐千余人的大船通过，向西的支流却只能行小船。因此，在这儿，对，就是这拐弯处为登陆点较为合适。水路两军在这里汇合后，直插西南，用不了一个时辰就能到达扬州城东。”

经反复计议，最后定下了进军方案。李渊设宴招待徐茂公、魏征、程咬金、罗成。席间，程咬金贪杯，不到半个时辰便饮了六斤之多。乘着酒兴，他张张扬扬地道：

“大丞相，俺老程几天不打仗心里就难受，刚才俺说过，这先锋官就交给俺和元霸做吧，让元霸做正先锋，俺老程做副先锋。俺他娘的自小怕水，不擅水战，就做陆军先锋好了。大丞相，俺老程可是有言在先，点将时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别把老程给忘了！”

李渊一口应下：“好，就这样定了，忘了别人也忘不了你程老将军，谁不晓得程老将军为人仗义，英勇善战？仅那呼风唤雨的三板斧，就让宇文化及好看。”

“嗨嗨，嗨嗨。”程咬金直乐：“其实俺老程没那么厉害，瞎咋唬罢了，嗨嗨，嗨嗨！”

罗成的酒量较小，因此不敢多喝。初来乍到，还是约束着自己为好，这不是在战场上，是在丞相府。父亲罗艺去世前曾经向他谈起过李渊，对李渊的评价很高。父亲死后，他投奔了瓦岗寨，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自己是个武将，与程咬金、秦琼非常要好。这次来归，是对李渊的敬重和弟兄们之间的情意结合的结果。此时，他的目光中闪现着求战的急切，但话却说得极有分寸：“我罗成没什么大本事，就这罗

家枪还凑付一阵子，若大丞相看得起，就派我上阵好了。那宇文化及在四明山、洛阳一带与众反王交战，战败逃走后我才奔瓦岗寨，未立尺寸之功，立功心切哟！”

李渊笑道：“我理解大家的心情，本想发兵时派大家上阵，既然大家立功心切，我就提前相告：李世民为帅，统领三军，徐军师为谋士，负运计之责，秦将军、程将军、罗将军皆随队出征。程将军为正先锋，元霸为副先锋，秦琼秦将军任征南大将军，罗将军为骁骑大将军。待凯旋归来，论功行赏，封赐高职。魏洗马整理图籍的担子很重，就不要出征了。宫中图籍如山，因原分管图籍的洗马已随杨广去了江南，凌乱不堪，亟待整理，怕是年内很难理出头绪。”

徐茂公、程咬金、罗成对这样安排非常满意，无不表示竭尽所能，争立大功。魏征虽不无遗憾，但考虑到肩上的担子之重，也以“如此甚好”的作罢。

于是，气氛便热烈起来，逐渐进入了高潮，言谈话语皆以酒为主题。自饮、对饮、劝饮，猜拳行令，吆三喝四，将绿林好汉的豪爽、张扬、无所畏惧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将一个完整的自我不加修饰地交给了李渊。

程咬金似乎永远不会醉似的，自己倒出了两坛仍不过瘾，继续向大嘴里灌。边灌边道：“秦琼秦小弟真是个重情义的好小弟，不知又到哪里找弟兄们去了，怎的还不回来？”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程咬金的话音未落，秦琼大步而入，指着与他同来的汉子向李渊道：“大丞相，你看这是谁？”

“谢映登，谢将军！”李渊拉住谢映登的手：“自我到山西上任途中，在路边小店与你匆匆见过一面，到现在才见到你。坐，坐，咱们边饮边谈。恩公，你也坐啊！”

“大丞相，我谢映登给你施礼了！”

“大可不必，家无常礼嘛。”李渊将谢映登按在座位上：“恩公，你在哪里找到的谢将军？”

秦琼饮下一杯酒：“与徐军师、魏丞相分手后，我一路打听，终于在河南境内的山林中找到了他。”

谢映登不无羞愧地道：“王世充攻进金墉城后，我想随西魏王和伯当出逃，不想被王世充的人马冲散，就跑到山林中躲了起来，以捕猎为生。在山林中生活挺有意思，于是就决定在山林中住下来，了此一生。不想秦大哥找到了我，这不，就来了。可惜单雄信、王伯当不在了，与大丞相在路边小店相遇时，可是我们三个弟兄哟！唉！人啊，其实也是缘分，要不是秦兄将他的黄骠马卖给了单雄信，要不是我们三人去追秦兄，也遇不到大丞相。”

徐茂公慢慢地呷着美酒：“不是我在背后说伯当和雄信的闲话，这两个兄弟也太固执了。李密心地狭隘，难当大用，伯当弟不该保

他。大丞相是李密的恩公，他归顺后又高看于他，不仅封他为邢国公，还亲自做媒，将公主下嫁于他。他不仅知恩不报，反而杀死公主逃走。伯当小弟明知此事，却助纣为虐，大为不该哟！”

“雄信小弟也不该投入王世充的怀抱，明明是死对头嘛。他王世充的妹妹就那么好？将他弄得神魂颠倒的。”程咬金说过这番话，又觉失言，向罗成道：“罗将军，俺老程可不是影射你。”

罗成的脸蓦地红了：“说起来惭愧，弟兄们被打散后，我与雄信兄一起逃了出来，竟神差鬼使地进了洛阳城。王世充打了胜仗，得意忘形，在城中以抛绣球的方式为妹妹选亲，那绣球从他妹妹的玉手中抛出，不偏不斜，正打在雄信兄头上……唉，不谈这事了，怪丢人的。”

“不管怎么说，伯当与雄信不该这么死去，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艮宫山的落密涧与他交战前，李神通将军曾劝过他，他至死不从，李将军无奈，方才将他射落马下。可以告慰亡灵的是，我又派人重新厚葬了西魏王和伯当，也算了却了这桩憾事。至于雄信被戮一事，更是出于无奈。被虏后，世民苦口婆心地劝他回心转意，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破口大骂，世民一怒之下，将他斩杀。直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难道我李渊就那么一无是处？我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呀，谢将军可以作证。”李渊的确为王伯当和单雄信的死痛心不已，以故话语缠绵，情深意浓：“关于他俩的死，责任在我，还请大家理解。”

魏征言道：“大丞相已仁至义尽，有何责任？依在下之见，今儿个咱不谈这些不高兴的事，就埋头饮酒吧。据说，大丞相有禁酒令，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对对对，埋头饮酒。”李渊亲自为秦琼和谢映登的酒杯斟满酒：“在战场上除了招待重要客人，严禁饮酒，这可是令出即行的，大家定要记在心里。平日里可以饮些，但不能过量。今日英雄相聚，是个例外，尽饮无妨。”

徐茂公等人的归顺，做了活广告，在以后的日子里，陆续有人来投，不日便汇集了四十多人，而且都是知名度较高的将领。李渊热情相待，并一一任命了官职，使其名正言顺，心情舒畅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

恭帝在李渊的授意下，封李世民为赵国公，进李渊为总百揆，备九锡之礼，并在长安城中的通义里，为李渊修建了生祠。修生祠一事并非李渊的本意，是恭帝私自做出的决定，直到生祠竣工，李渊方才得到消息。对这件事，他既不欢迎，也不反对，做了低调处理。因为古无先例，怕引起非议。但又不无益处，如此以来，可提高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对敌人也是一种震慑。

日子最不好过的是恭帝，他既要小心翼翼地做傀儡皇帝，还忧心皇位不保。尽管他不问政事，使李渊无后顾之忧，尽管他不停地巴结，却感到禅位的时日越来越近。当杨广被宇文化及杀害的消息传

来，他终于做出了“禅位的时刻到了”的结论。他的师傅、近侍，甚至有些朝臣也不断地提醒他，要他早做决断。可他对这皇位产生了感情，对后宫的嫔妃们恋恋不舍，难做决定。为了延缓禅位的时间，他自作聪明，暗中向工部下旨，为李渊修建生祠，以取得李渊的欢心。不想李渊对此事不冷不热，甚至有些冷漠。如此以来，他的危机感进一步加重，决定先入为主，向李渊摊牌，争取主动，留条后路。这日，李渊进宫，向他启奏进军江南的事，他乘机提出了让位的事：

“大丞相，今太上皇已薨，朕就没有再占这皇位的必要了。再说，朕小小年纪，根本不懂得这皇帝如何做，就是懂得如何做，因才疏学浅，也做不好。大丞相就选个黄道吉日，朕将这帝位禅让了吧，如此办理，于国于民都有利。至于大丞相对朕如何安排，悉听尊便。爷爷、父亲、叔父等杨家人都死于宇文化及之手，杨家就剩朕这根独苗了。求大丞相看在咱们君臣数日的份上，让朕延续香火。当然，仇是要报的，大丞相出兵江南，定要为朕报仇雪恨。”

李渊答非所问：“请问圣上，我待圣上怎样？”

“事无巨细，大丞相皆一人包揽，日理万机，让朕尽情玩乐。衣朕所衣，食朕所食，想朕所想，特别是让礼部为朕挑选的那几个嫔妃，无不如花似玉，温柔可爱，让朕好生喜欢，朕就是来世当牛做马，也难报答大丞相的恩情。”

“圣上想不想报宇文化及杀害杨家及宗亲的血海深仇？”

“刚才朕已说过，定要为朕报仇雪恨。这血海深仇不报，朕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鉴于此故，我以为这禅位之事还是不提为好。我要求圣上在禅位前莫再提起此事，以防搅乱军心、臣心、民心。今江南未平，薛举又在山西蠢蠢欲动，臣心、民心皆未平稳，若尽在禅位之事上大做文章，实为不妥。须知，圣上是一国之君，非为一人之君。至于圣上在通义里为我建的生祠，虽然有所欠妥，但出于圣上的心意，我就认了，以后不要再做这等事情，若非要做不可，也要让我知道。”

“那……那朕就发个口谕，将建祠一事向臣民说个清楚。其实朕也是一片好心。大丞相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建座生祠，让人奉祀，上合天理，下顺民心。”

“口谕之事就大可不必了，若下口谕，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我加倍努力，赢回民心就是。”

“这么说禅位的事……”

“等为圣上报了仇雪了恨，平定了江南，统一了全国再计议此事。时机不到，不可言及。嫔妃们待圣上还好吗？请圣上传下口谕，我要向她们训话。”

恭帝让内侍太监传下话去，二十多个风情万种的嫔妃纷纷走向前来，跪在李渊面前，个个面带惧色，如同一群等待宰杀的小兔。香风阵阵，扑面而来，李渊有些醉了。他顶着这香风和美人们的熏染，既

富同情，又不失威严地道：

“圣上因家人被害，心情不畅，尔等要好生伺候，尽量让圣上高兴。圣上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与谁玩就与谁玩。不可争风吃醋，争宠闹事，更不可互相猜忌、嫉恨。你们是圣上的爱妃、姐妹，是这后宫的主人，应当互相关心、体贴才是。凡事听美人吩咐，她是这宫中的女官，有权根据宫规和圣上的心意行事。好了，都起来吧。圣上，我走了，可要玩痛快。对了，抚宁大将军和赵国公已平定了山东，近日班师回朝，这庆功酒可是要喝的，还须圣上亲自操办，以示隆重。上次赵国公违了圣上的意，这次让他多喝几杯也就是了。”

李渊回到丞相府，给萧铣和杜伏威、李靖各写了一封信，安排徐茂公做信使，让萧铣等三人做好过江击敌的准备。信的大意是：大军不日击伐宇文化及，三军将士以扬州为目标，水陆两军顺大运河南下，务要准备好船只。杜伏威、萧铣分任水军元帅，李靖为水军军师。为保全胜、速胜，出师前加紧水上训练。

徐茂公归顺不久，就受到了李渊的如此信任，十分高兴，由程咬金、秦琼、罗成、谢映登保驾，另率三千人马赶奔长江中下游，前后仅用了二十余天的时间，就完成了预定任务，回长安交令。向李渊道：

“萧将军与杜将军果然不负大将军所望，指挥全军将士日夜操练。驾舟楫技艺自不必言，水上作战功夫也炉火纯青。无不备有挠钩、盾牌和强弓硬弩，将士情绪也极为高昂。更令在下佩服的是，他们反复演练火烧战船。硬弩射出的箭矢缠了浸了油与硫磺的燃火之物，箭矢飞出，火球烈燃灼灼，直奔目标。船上备有灭火之物，以防敌人火攻。在下不擅水战，对水战知之甚少，今日看来，水战以火攻为上。战船一旦着火，很难扑灭，因为顺河风很大，风助火势，蔓延迅速。难怪周瑜火烧赤壁，大获成功。”

李渊问：“李靖将军怎样？”

秦琼代答：“恩公的确不同凡响，所定方略与大丞相制定的方略大同小异。不同的是，若宇文化及的大部人马在水上拦截，咱们的陆军不必与水军汇合，可直接抄近道攻打扬州城，让宇文化及后院起火，首尾不能相顾。”

“李药师可精明了，不仅方略精到，还派探马探明了到扬州城的小径。”程咬金言道：“这回俺老程算是开了眼了，那长江就像奔马，莫说在船上，就是站在岸边也头晕目眩，可人家萧、杜两位将军和李药师的水兵却在战船上稳如泰山，行走起来如履平地。徐军师，人家李药师不是画了地图吗？快将它交给大丞相吧，慢慢腾腾的，急死人了。”

徐茂公从怀中掏出地图，展开在几案上：“这是李药师画的地形图。大将军请看，从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直插扬州，不过二十里路程，骑兵用不了半个时辰就可到达，一路之上，平川一片，几无险

阻。不足的是，接近扬州后，有大运河的支流邗沟河阻拦。邗沟河东西走向，若无船只，很难过河……”

“可继续向西，从观音山南下，抛开邗沟河，如此以来，难题就可迎刃而解。”李渊指着观音山的位置：“观音山林木茂密，只有一条仅容一车的道路通扬州城，怕的是宇文化及在山中埋伏兵马。”

徐茂公言道：“李靖将军也想到西去观音山，然后南下扬州城的事。大丞相请看，这个箭头直指观音山，在观音山急转直下，箭头指扬州。对于伏兵一事，李将军也早已料到，而且做了充分准备，就让罗将军说吧。”

罗成走到几案前：“李药师的意思是，在观音山下虚晃一枪，然后顺夹城南下，过玉亭桥和长春桥，兵临扬州城下。若其伏兵追出，就地消灭。宇文化及仅有兵马六万，既要拦截，又要埋伏，扬州城必然空虚，可乘机一鼓而下。”

李渊的目光离开地图，踱到窗前，边欣赏院子中的绿树花丛，边将自己的作战方略和李靖的方略结合在一起，一丝不苟地进行分析，聚精会神，竟忘记了徐茂公等人的存在。

过了好一会儿，程咬金实在坐不住，向身边的谢映登道：“看人家大丞相，凡事三思，想得那么周密。李密倒好，神一阵鬼一阵，独断专行，朝令夕改，让人不知进退。他要像大丞相这样，金墉城也不会被王世充占领，弟兄们也不会东跑西颠。”

“你程大哥尽说实话。物有万种，人有千般，西魏王是个人才，却不是大才、贤才，大丞相是全才、杰才，数百年才出一个哩。”谢映登搡了程咬金一下：“别再咋唬了，以防影响大丞相的思路。”

李渊转过身来，这才想起厅内还坐着这么多人，抱歉的一笑：“徐军师和诸位将军还有什么看法？若没有，就将这方略定下吧。李将军的方略可行，在实战中再随时修改，不可按图索骥，打死仗，要打活仗。诸位多动些脑筋，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随时向我提出。”

徐茂公问：“不知大丞相何时发兵？”

“徐军师，等不及了？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抚宁大将军和赵国公班师回朝后数日内兵发江南。据报，他们离京都只有百余里了，估计明天中午就能赶到。”李渊回答。

次日中午，李建成与李世民率领兵马准时赶到。二人向李渊汇报了在山东平叛的经过，以及虎牢关之战的细节。庆功宴早已摆好，这次再不参加，就不近人情了，李世民答应下来。向李渊道：

“不过，我探望过姐姐后再去饮宴，这是我与大哥商量好了的，这次大哥与我同去。”

李建成从亲兵手中接过一个木盒：“父亲请看，这是在潍州给柴斌买的风筝，潍州的风筝既美观，飞得又高又稳，名气很大。这只是蜈蚣，这只是八卦，这只是龙头风筝。这龙头风筝有一百多节，长达

十几丈，一旦上天，摇头摆尾，栩栩如生。”

“父亲，这是给你和母亲、姐姐、小弟，还有柴斌买的潍州丝绸，你看多好。”李世民从亲兵手中接过一匹绸缎：“这匹黄缎绣上巨龙，做成龙袍，供父亲登基时穿用。”

两个儿子凯旋归来，又如此孝敬、知礼，李渊感到非常高兴，让建成和世民快到柴府去，以免误了庆功宴。这时，李元霸跑了过来，向李建成与李世民道：

“大哥、二哥，在战场上你俩管着小弟，回了京城你俩就管不着了，咱们仍然是兄弟，看望姐姐和外甥你俩可不能将我扔下。待探望过姐姐，再去探望母亲。咱们速去速回，别耽搁了饮宴，我的酒瘾出征前就上来了，一直忍到现在，快难受死了！”

李世民一想也是，便答应下来，三人辞别了李渊，打马向柴府奔去，又引起了前来迎接的官员和百姓的赞叹。

庆功宴盛大而又隆重，山珍海味，奇珍异馔，朝臣与六部官员除生病和公干者外，大都前来庆贺，恭帝亦不甘落后，坐在正面相等，而且有歌舞助兴，规模空前。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李建成、李世民、李元霸顺序进入宴会大厅，先拜见圣上，再向翘首以待、竭尽热情之能事的官员们点头示意。李建成满面春风，动作有些夸张，不无趾高气昂。李世民轩昂而凝重，含蓄而大度，抛撒友谊、真诚与练达，与李建成相比，大相径庭。李元霸大大咧咧，面部肌肉僵硬，既看不出得意，也看不出骄横，好像大家欠他许多钱似的。三人落座，恭帝致词，李渊讲话，然后是李建成讲述战斗经过。虽然李建成的话不无过分，却是简短扼要，生动形象。仪式过后，盛宴开始，杯盏相碰，作声铿然，赞语美辞，不绝于耳。

不知谁说过这样一句话：老天要人死，必然要使人疯狂。老天是否要李元霸死，不得而知，但却使他疯狂了。上次从关外凯旋的庆功宴上，他还能节制自己，仅喝了个半醉，没闹出什么事来。这次却与上次不同，也不管别人如何，只顾埋头痛饮，别人才酒过三巡，他已倒出了一坛。等宴会进入高潮，他却酩酊大醉，扑通倒在地上。与他同桌的李建成与李世民大惊，急令将其抬到宫室，进行抢救，御医们施出了浑身本事，却未能将他救醒。李渊将手指搭在他的手腕处，不见脉搏跳动。言道：

“看来没救了，没救了，准备收敛吧！想不到我李渊老年丧子，痛煞我了！”

李建成擦着泪水：“三弟啊，都怪大哥严禁你饮酒，若平日里饮些，也不至于喝成这个样子，大哥对不起你啊！”

李世民痛不欲生，哭着道：“你没死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却倒在了酒杯之中，毁了自己，痛煞活着的人。一个将才就这样走了，无疑是重大损失，悲剧，大悲剧哟！”

官员们围拢过来，望着面色蜡黄，一动不动的李元霸感慨唏嘘。

恭帝跑了过来，将手掌放在李元霸的鼻子下："大丞相，元霸将军看来无救了。以朕之见，举行国葬，以慰军功卓著的元霸将军的亡灵。都怪朕，不设这庆功宴也罢！"

李渊摆摆手："谁都不怪，只怪他自己，嗜酒如命。看来我的戒酒令是对的，若元霸因酗酒死在战场上，将会给战事造成多大的损失。遗患之忧，难以释怀，饮酒之害，当铭刻在心！好了，诸位各就各位吧，不要为了这孽障，坏了诸位的兴致。至于葬礼规模，按四品爵位办理，不予国葬。若他死在战场上，倒还可以举行国葬，他死在酒杯中，就无此必要了。建成，安排人买寿衣和棺材去！"

李建成正要令亲兵办理，李世民挡住了他：

"大哥，且慢，我发现三弟抽动了一下。御医，再在他的人中穴上扎上一针！"

御医蹲下身来，拿出银针，向李元霸的鼻中沟处扎去。就听李元霸勾的喘上一口气来，张开大嘴，哇地吐出了一滩臭气熏天的黄水，睁开眼问："我……我这是怎么……了？"

李渊重重地长出了一口气，在李元霸的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骂道："混账东西，还有脸问怎么了！把为父的脸都给丢尽了，这庆功宴险些变成了葬礼！"

恭帝喜极而泣，拉着李渊："大丞相，李将军起死回生，天大的喜事，怎的动手动脚？李将军，朕来告诉你，你饮酒过量，差点丢了性命。"

李建成与李世民看李元霸转危为安，喜上心头，为不影响大家的兴致，将李元霸交御医处理，二人先后进入宴会大厅，宴会继续进行。

八天之后，李渊决定次日发精锐之师十万，越过长江天堑，与宇文化及决战，考虑到李元霸身体刚刚恢复，便将李元霸的名字划去，打算让罗成做副先锋官，不想李元霸找上门来，软缠硬磨，非要随军出征不可。李渊训斥道："你这个孽种，因酗酒差点把命送上，还有脸前来请战，给我滚出去，从此别来见我。我要的是给我挣脸的儿子，不要惹是生非、喝酒如命的败家子！"

李元霸涎着脸："父亲怎么骂我都中，谁叫我是你的儿子，可这仗我一定要打。宇文家与咱李家势不两立，仅劈了宇文成都还不过瘾，非将他们兄弟三个全劈了不可，要不这样，难咽下这口恶气！再说了，杨广虽然不是个东西，却与父亲是姨家兄弟，我与太子、皇子是表兄弟，他宇文化及也太不识相，打狗还要看主人呢。就让我参战吧，啊。"

"参战，参战，就凭你这种德性，参战百害而无一利。今我手下战将如云，不用你也罢。"

"怎么，父亲如今势力大了，就将我扔在一边了？这太不讲理了吧？我李元霸可是给你出过大力的。远的不说，就说虎牢关和山东的

历次战斗吧，哪次我不是冲在最前面？至于打杀了多少敌人，我没算过，可杀死的将领我心中有数，仅虎牢关一战和山东数战，我就打死了二十六员将领。可到头来怎样？功劳全记在了二哥和大哥头上。其实，功不功、王不王的咱不计较，却不能尽这样小看人。不就是多喝了点酒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以后咱少喝也就是了！”

李渊又好气又好笑，只好答应了李元霸的请求，嘱咐道：“可不许再喝酒，若是违令，定斩不饶！庆功宴上那一幕，你险些将为父吓死。”

出征的目的达到，副先锋官的位置到手，李元霸又成了胜利者。他拍着胸膛：“父亲尽管放心，我已死过一次了，决不能再死一次。其实死一点都不可怕，一闭眼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比活着强得多。活着受人管，这也不行，那也不中，要多气人有多气人！”

李渊有许多事情要办，便不再与李元霸斗嘴，严厉地叮嘱一番后，直接来到李建成的府第。李建成正为不能率众到江南作战生气，见李渊进来，直截了当地道：“父亲，为何让二弟挂帅出征，将我挂了起来？我在河南和山东打了胜仗，损失了很少的人马，足证我的指挥才能是出类拔萃的，挂帅南征是够资格的。我心里有数，父亲心中只有二弟没有我。”

“建成，你怎么越来心眼越小了？这么小的胸怀能做什么大事？在这方面你还需好好地向世民学习。打了几个胜仗就自觉了不起了，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莫说这里边有世民、元霸和众将士的功劳，就是功劳全是你的，也不该这样傲气。明告你说，不管从哪个方面讲，你都不如世民，你要赶上他，还需狠下工夫！动不动就小人肚肠，患得患失，有什么出息？”望着李建成那恹面叭唧、怨天尤人的样子，李渊气不从一处来：“哀莫大于心死，这事业才刚开了个头，你就这样，让人怎么看怎么不舒服，怎么想怎么别扭，既非芳草，更非俊士，真让我心寒意冷。”

李建成怕的就是李渊褒扬李世民，贬斥于他，说来说去是怕丢掉太子的位子。他对李渊任李世民为南征元帅不满，正是鉴于这个原因。在他看来，他挂帅出征河南和山东，连战皆捷，应该得到李渊的奖掖，将南征元帅的大印放在他的手中，不想李渊却选择了李世民。于是就忧心忡忡，以为李渊想将太子的荣耀交给李世民享用。此时，李渊毫不留情地揭他的短，扬李世民之长，便断定太子之职非李世民莫属了。哀哀地道：“父亲什么也别说了，我甘拜下风就是。不就是太子吗？交给世民就是。”

“建成，你太混了，是谁告诉你我打算让世民做太子？你告诉我，我马上将他推到午门斩首！”李渊如同被打了一闷棍，头嗡嗡直响：“我再向你说句心底的话，你虽然不配做太子，这太子却非你莫属。因为根据祖宗留下的规矩，长为太子，不可废长立幼。如果没有这条规矩，怎么选也选不着你！先帝在时，为父力保太子杨勇，被杨

广查办，就是证明。我前来找你，是想向你言明留下的原因。江南平定，指日可待，恭帝禅位，也在眼前。一旦为父登基坐殿，你就是当然的太子。留下你，为的是与我共同操办禅位之事。不想你却庸人自扰，目光短浅，说了那么一大堆混账话。唉！”

李建成如梦初醒，又羞又恨又喜，扑通跪在李渊面前，哽咽着道：“孩儿该死！寒了父亲的心，凉了父亲的意。孩儿一直担心这太子之位不属于我，以故说了那么多混账话。从今以后，孩儿定扩大胸襟，放眼长宜，做好分内的事，接好父亲的班！”

“你自己看着办吧！”李渊扔下这句话，扭头出了李建成的府第，来到赵国公府，再次与李世民计议了作战方略，然后叮嘱了两件事。一是要善待徐茂公、程咬金、秦琼、罗成、谢映登等人，多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尊重他们的个性和生活习惯。二是决不允许李元霸饮酒，一点一滴也不让他沾唇。

李渊留下李建成，派李世民挂帅，其目的不言自明，李世民心里明白，却不点破。在与李渊的谈话中，根本不去涉及李建成，好像李建成已经消失了，从此没有再谈论的必要似的。他一一承诺了父亲的叮嘱，便谈起了杜伏威：“杜伏威原为反王中最大的义军之一，归顺后势力迅速壮大，据说已发展到四万人。此人疾恶如仇，刚愎自用，很难调理，我怕的是他一句话说不到他心里去，他会消极或反目。比如这戒酒令，对他肯定没有约束力。与其让他戒酒，不如不戒。再比如，北军不习水战，水上之役全赖于他和萧铣。一旦水战取胜，我再调他击遗留之敌，他能听指挥吗？”

李渊想了想：“施才使役，才是为帅者能力的体现。我之所以将水军元帅的担子放在他肩上，是让他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展现自己的本事。如此办理，完全是依他桀骜不驯的性格。至于水上之战取胜后，他能否听你指挥，就看你如何处理了。戒酒令一事，要区别对待，不能因为几坛酒将他惹恼。我看就来个戒酒令对他无效吧。当然也包括那个愣头青萧铣。良马难驯，鞭子抽急了它会咬人、踢人。”

李世民言道：“我带六万人马出征，加上萧铣、杜伏威、李靖的人马，达十三万之多。千钧之弩，不以鼷鼠发机，万石之钟，不为尺梃成响，似乎多了些，是否裁减三万？”

“江南不止扬州一城，攻下扬州后，要留些人马于建康、杭州、福州等城。再说，打蛤蟆摆下老虎阵，意在扬我天威，震慑那些想与我作对的人。据我分析，杜伏威决不会率全体将士出战，必留下人马守御原防地，以防蚀了老本，能率二至三万人马上阵就不错了。萧铣也不会全军出动，最多能出动万余众。如此以来，人马不过十万左右，你就全带上吧。”李渊言罢，又告诫道：“这个战役，看似容易，绝不能轻敌。宇文化及穷途末路，必拼死一搏，当小心为是。既要速战速决，又要小心谨慎。据我推断，水上和陆上都难免遭遇顽强抵抗。”

次日拂晓时分，三军六万人马浩浩荡荡，沿长安城中间的南北大道，分八路纵队向南，过明德门出了城池，耀武扬威地向长江中下游前进。李渊照例率领百官送行，照例作了简短而极有力度的讲话：“全体将士，各位豪杰：全国平定，在此一举，务要用命，风卷残云。弑杀太上皇的宇文化及死在眼前，江南平定，不过数日。大军凯旋之日，我李渊率百官迎至十里长亭，以隆示敬！”

长安至扬州，路途遥远，走近路也有两千余里，经陕西、湖南、安徽，跋涉二十天，终于到达了江陵。在江陵歇息了两天，又顺长江北岸向东，与长江下游杜伏威的人马和李靖的人马汇合。

第四天上，李世民召开了徐茂公、尉迟恭、丘师利、李仲文、潘何仁、丁武周、成文龙、刘勋、秦琼、程咬金、李元霸、罗成、谢映登，以及李靖、杜伏威、萧铣等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发布将令，决定次日日出前过江，与宇文化及作战。会后，留下了徐茂公、李靖、杜伏威、萧铣。言道：“诸位将军为平定江南，身先士卒，训练水军。这长江中下游战船密布，旗帜猎猎，将士苦练水上杀敌本领，杀声阵阵，好令我李世民感动。有三位亲自指挥，何愁水战不胜？诸位也许知道了，大都督动议，圣上有旨，任杜将军为水军元帅，萧将军为副帅，李将军为军师。水上之役，交三位办理，我概不过问。与其位，勿夺其职，任以事，勿问以言。既然三位将军知将知兵，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进死为荣，退守为辱，任何疑虑和挂心都成为多余。”

杜伏威的确在水军训练上下了功夫，想在此役中表现自己的才华。今又被委以元帅之职，兴奋之情油然而生，胸有成竹地道：“拿下扬州，水战极为重要，本元帅以故早做准备。将士们的水上功夫已炉火纯青，而且求战心切，只要一声令下，千船竟发，动如脱兔，宇文化及之乌合之众必一触即垮。今东南风甚剧，我又顺流而下，硬弩一响，火箭齐飞，定将敌船焚之一炬，大获全胜。大元帅尽管放心，若不能在半日之内结束战斗，我杜伏威提头而见！”

既然有过用而不疑、不问之类的话，李世民便对杜伏威的话不置可否，只是叮嘱小心为是。言道：“杜将军历经百战，名播四海，肯定用不着提头来见。为让杜将军和萧将军有旺盛的精力，指挥将士打好水上之役，大都督吩咐，戒酒令对二位无效。二位将军可饮，但以不影响指挥作战为度。今我千里迢迢，给二位将军带来御酒十坛，可见圣上和大都督对二位的关怀和垂青。”

杜伏威与萧铣正为戒酒令犯愁，如蒙大赦，连呼李渊英明、高见。杜伏威啧着嘴：“酒壮英雄胆，本帅若一顿不饮，就无了精神，像得了瘟病似的。今有御酒壮胆、助威，还有什么好说的？打不胜就太不像话了！”

“我萧铣与李靖将军交战数月，李将军之所以难以赢我，酒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后来没了酒，又损失惨重，便以投降告终。”萧铣向

李靖做个鬼脸：“李将军，不，该叫李军师，你说是吧？”

李靖悠悠而坐，二目眯着，像在做功，又像作法。听到萧铣呼唤，这才睁开眼睛：“酒对萧将军来说，至为重要，但缺酒却不是主要原因，将士伤亡惨重，无力继续抵抗，才是投降的根本。我既不攻你的江陵城，也不围你的江陵城，是你耐不住性儿，依仗人马众多，出城击我，中了我的埋伏。相持月余，我一战而胜，你万般无奈，真心投降。是吧？萧将军。”

二人戏谑了一番，李世民纳入了正题：“杜将军、萧将军，水战全胜之后，二位要归我指挥，且要执行约法三章，严禁烧杀虏掠、奸淫行凶，军法无情，二位可要以约法三章行事，切勿稍有闪失。”

杜伏威思忖片刻：“本元帅清楚这约法三章的厉害，执行也就是了。至于水战之后仍归大元帅指挥，指挥就指挥呗。大都督与大元帅视戒酒令而不顾，对本帅与萧将军，不萧副帅网开一面，俺俩也就无话可说了。”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既然咱们是一个整体，服从大元帅指挥当在情理之中，没有点明的必要。我与杜元帅带兵多年，自然知道令行禁止的道理。若一军三主，何以制胜？”萧铣直率、豪爽，没有杜伏威那种自以为是，放不下架子的心理和表现。

李靖又缓缓地睁开眼睛：“三军服威，将士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陈矣！今杜、萧二位水军元帅态度十分明朗，大元帅不要再挂于心上。若水军莫上敌火攻之当，而以火攻为之，陆军不中敌埋伏而将敌伏兵引出，就地消灭，扬州空城一座，必为我所有。”

“用兵之法，教诫为先，大元帅所言并非多余。我以为，扬州能否一鼓而下，杜、萧二位水军元帅事关重大。好在杜元帅勇冠三军，智勇双全，又与我茂公朝夕相处半年之久，心心相印，定能一战而胜，执行约法三章。萧元帅生性旷达，又勇又谋，与李靖军师是打出来的朋友，不会有差。都说将一令而军破身死，只要二位元帅令旗一指，宇文化及军破身死就成定局。”徐茂公与李靖一唱一和，为杜伏威和萧铣唱着赞歌，以期达到使其全身心地投入，打好这一仗的目的。

李世民看大功告成，无需再多说什么，言道：“天色不早，明日一早就要进兵，诸位就早歇下吧。吴子有言：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明日一战，将士以死为荣，以生为辱，胜券在握，势在必然！”

次日，江雾濛濛，细雨纷纷，十万大军按时登船，未遇抵抗，水军顺利进入了大运河水域。陆军登岸，沿大运河西岸前进十余里，然后直插西南方向，驰奔观音山。宽阔的河面上战船头尾相接，踏波走浪，滚滚向前。西岸的战马嘶鸣，战车滚滚，将士大脚扬尘，声势大于任何一次征战，规模空前，大有一举将整个江南吞下之势。

大运河水流湍急，战船又顺风顺流而下，风驰电掣，不到一个时

辰便来到弯头之处。此处是大运河与其向西奔流的邗沟河的汇合点，大运河仍然飞流南下，部分水流进入邗沟河河床。邗沟河向西六里后，水流一分为二，十之有三的水流向观音山方向，余者沿扬州老城东面向南流去，直达扬州城的东城门利津门、通济门。在通济门处向西拐了个九十度的弯，经西城墙的徐宁门、安江门，又在安江门处急转直下，奔向正南方向。

原来推断，宇文化及在这弯头处拦截的可能性极大，竟不见其一船一舟，一人一马。杜伏威甚是疑惑，萧铣也疑心重重。李靖见状，大呼上当，言道：

“我们中计了，敌之人马肯定在东岸埋伏。东岸虽然地势平坦，却有较高的河坝作为屏障，能伏下千军万马，若敌用强弓硬弩向我战船上施放火箭，战船着火，必成火海。二位元帅，为今之计，只有继续顺河而下，躲开险地，再作计较。前面水域宽阔，硬弩难以中的。”

“看来中了宇文化及的奸计已成定局，传本帅将令：飞流直下，防备敌人火攻！”在船队中间大船上指挥的杜伏威不敢大意。

就在这时，东岸盔缨如火，人头攒动，一支支火箭向着船队射来。河坝离河床不足百步，船只大都在火箭的射程之内。尽管河风猛烈，火箭大都被风刮离方向，却因箭似银河倒泄，蝗虫群飞，十数只战船还是中箭起火。好在在平日的训练中专门进行了救火、防火演练，措施得当，抢救及时，方才未酿成大祸，仅烧伤了数十人而已。

杜伏威闻报，即令船上的弓弩手放箭，压住敌人的气势。根据推断，伏在岸上的敌将士不过两万众左右，怎敌得杜伏威的近五万之众？船上万箭齐发，敌之火箭数量骤减，船队顺利脱离了险地，又向前推进十数里，向西望去，哈，扬州城竟历历在目了，算来仅离扬州城不到八里路程，若再向前推进四里，离城也不过三里左右。

正行间，蓦然发现河面上船只相连，铁索道道，已经无法通行。杜伏威性起，向萧铣与李靖道：

“放火烧他娘的！大火燃起，莫说木船，就是横在河上的铁索链也会烧化。”

萧铣道：“如此以来，大火熊熊，咱们不被困在这河面上了吗？李军师道道多，让他拿个主意。”

“如此看来，我们中了宇文化及的连环计了。他的目的是将咱们困在这河面上，四面夹击。前面、东面河岸必有伏兵，埋伏在河东岸烧我战船的伏兵必会乘船从背后掩杀过来。若四面火箭飞舞，我军就重蹈火烧赤壁的覆辙了。敌之兵力有限，又过于分散，西岸之敌最多在万人左右，我们不如将计就计，弃船上岸，冲破敌设在西岸的封锁线，直扑扬州城。”

“此计甚好，就一不做二不休，变水战为陆战，捣宇文化及的老窝。传我将令：弃船上岸，直扑扬州城，遇一个杀一个，遇一双杀一

对！”杜伏威下完命令，又向亲兵道：“别的东西都扔下，带上那两坛御酒。”

命令一下，将士纷纷弃船登岸。说时迟，那时快，数十只战船从背后掩杀过来，东西两岸和藏于锁河船上的伏兵的火箭也啸叫着飞向杜伏威的船队。船队大火骤起，河水如烧，烟雾相融，遮天蔽日。杜伏威来不及上岸的千余将士葬身火海，成了火魔的美餐。

宇文化及这一招虽然厉害，却未达到火烧战船、灭敌主力的目的，不由惊慌起来，一面令西岸的万余将士顶住，同时令河中的万余将士上岸，成前后夹击之势，将杜伏威的人马消灭在扬州城外。

然而，杜伏威早已料到他会出此招，下令一往无前，先消灭西岸之敌，再对付上岸之敌，让宇文化及的梦想化为泡影。

西岸之敌由宇文士及率领，自知众寡悬殊，不是杜伏威的对手，却想战之死地而后生，一马当先，杀人敌阵，将士也不甘示弱，往来冲杀。

“好你个宇文士及，想在本帅面前逞能，没门！”杜伏威拍马来战宇文士及。不过两合，生铁棍将宇文士及的脊柱打断，宇文士及送了性命。

主帅已死，将士自知死到临头，纷纷逃命，但却难以突出重围，大都做了刀下之鬼。这时。宇文化及率众从背后掩杀过来，杜伏威下令与其决战，与此同时，字文智及大开东门，率守城的万余将士从东面杀来，成前后夹击之势，杜伏威被迫分兵迎敌，十分被动。两军人马相差无几，旗鼓相当，好一番恶战。

陆军在李世民的率领下，旋风般地赶至观音山。宇文化及果然在山上设下了伏兵，伏兵看李世民不再向西前进，而是离开埋伏区直奔东去，因只有一万人马，不敢追赶，眼看着李世民的数万人马从眼皮底下溜掉。

李世民与其将士正在向扬州城方向急进，杜伏威的亲兵来报：

“大元帅，大事不好，杜元帅中了宇文化及的火烧战船之计，被宇文化及的数万人马围困在大运河东岸与扬州城西的地域内。今两军正在激战，杜将军大有难以招架之势，派小人前来求援。恳请大元帅速救！”

徐茂公言道：“宇文化及不过六万人马，看来扬州城已空虚，守城将士已出城助战去了。若是不然，杜元帅也不会派人前来搬取救兵。以我之见，全军出动，救援杜元帅，将字文化及的主力消灭在扬州城东门之外。”

李世民正有此意，下令全军将士直奔扬州城东，救援杜伏威。并向程咬金、秦琼、罗成、谢映登、尉迟恭等人道：“立功的时机到了，看谁能挣个头功！”

“弟兄们，随俺老程冲啊！”程咬金挥动板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秦琼也不言语，在黄骠马的屁股上猛抽几鞭，紧跟在程咬金的后边，暗道："上次让宇文化及跑了，这回可决不饶他。功不功的俺秦琼不计较，拿下宇文化及的狗头才是真的！"

罗成与谢映登并马而行，二人也不言语，心里却憋着一股劲：打杀宇文化及，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雪恨！

尉迟恭在数月前就已投于李渊麾下，一连参加了山西平叛、虎牢关之役和平定山东的数次大战，作战勇敢，立下了许多战功。此时却仍不甘心落后，决心生擒宇文化及，名扬天下。

李元霸向来无嫉妒之心，此时却嫉妒起来，暗道："二哥呀二哥。你不是仅看中程咬金他们吗？论本事俺李元霸比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大。俺就不信这个头功争不到手！"

杜伏威仍与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兄弟俩人激战，初时不分仲伯，难定胜负。但因杜伏威与其属下皆为步战，本事难以施展，渐渐处于下风。将士伤亡增多，已达近万人，若无援兵，极难取胜。便向萧铣道："萧元帅，难道咱就败给宇文化及老贼不成？"

萧铣挥刀将一个敌卒砍为两段，拔刀的当儿，答道："我想大元帅的援兵很快就到了，败不了的。"

李靖猛生一计，向亲兵们道："给我高喊：大元帅的十万人马助战来了。兵不厌诈，如此办理，可增强将士斗志，震慑敌胆。"

这一招果然有效，将士精神大振，而宇文化及的人马由愣变惊，威力大减。杜伏威乘机率众大杀大砍，局面稍有扭转。

就在这时，李世民率大军赶到，众英雄如狼似虎，杀进敌围，敌将士被团团围在中间，如同惊弓之鸟，眨眼间便十成又去了一成。

宇文化及向宇文智及道："事到如今，只有以死相拼了，但愿李世民入城后留下我们的后代根苗，断不了宇文家的香火。"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一切都为时已晚，为时已晚了！"宇文智及已是伤痕累累，问道："是战是降？"

宇文化及大吼："刚才我说过，以死相拼！投降只能使将士少些伤亡，你我却难逃一死，王世充就是前鉴。随我向南拼杀，能突围出去算有造化，若是战死，也无遗憾！"言罢，挺枪策马，奔向东去，宇文智及紧随其后。

程咬金、秦琼、罗成、李元霸、谢映登、尉迟恭等人无不盯着宇文化及兄弟，各自杀开一条血胡同，向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逼近。

宇文智及兄弟与十数员骁将突围不成，返身来战几乎是同时杀至他们身边的程咬金、秦琼等人。苦于身单力孤，精疲力尽，无力支撑。程咬金骂道：

"宇文化及，还认得俺老程吗？前者你大难不死，今日你却难逃大难了！"

宇文化及回骂道："扒了皮本丞相也认得你这个卖耙子的畜牲！"

程咬金心头火起，也不答话，板斧陡抡，来战宇文化及。转念一

想："你李元霸动辄劈这个、撕那个，俺老程何不也用此招？名扬天下。"这么想着，一招背后砍瓜，将宇文化及的长枪打落在地，然后海底捞月，抓住了宇文化及的左腿。正在得意，秦琼赶了过来，抓住了宇文化及的右腿。这时，罗成与谢映登也拍马向前，一人抓住宇文化及的一条胳膊。尉迟恭也不甘心落后，大手一伸，拧住了宇文化及的脖子。五人见状，无不"哈哈"大笑。程咬金道：

"弟兄们，这头功咱就平分了吧。俺老程喊到三，咱一齐用力，将这老贼五马分尸，一二三！"

喊声响过，宇文化及被撕成五块，如同被嗜肉者撕开的烧熟的兔子。临死的刹那间他想什么不得而知，但可以断定死于他手的亡魂们在放声大笑无疑。李元霸尽管盯着宇文化及不放，却未能靠向前去，暗想："尔等归顺后，未立尺寸之功，这头功就让给你们吧，小爷劈了宇文智及，也是大功一个。"这么想着，奔宇文智及而去。

骁将们已纷纷落马，宇文化及又被劈死，仅剩宇文智及。宇文智及看大势已去，欲拔剑自刎，李元霸拍马赶到，将他的宝剑打落在地，故伎重演，一手抓住宇文智及的一条腿，哧的一声，宇文智及成了两半。

李世民随即下令停止战斗，同时喊令宇文化及的将士立即投降。

宇文化及的四万人马，已损伤三万余众，余者听到喊声，无不跪地举械，口喊"饶命"。这时，在观音山埋伏的将士，也赶了过来，以投降告终。

李世民下令清点人马、救治伤员、押解俘虏，重申约法三章，然后率先头部队从利津门进入扬州城。

天空一直阴着，细雨仍在不紧不慢地下着，回头望去，战场被笼罩在烟雨中。龙抬头的日子早就过了一个多月，江南却从未见过雷声。与程咬金并行的李元霸向程咬金道：

"程大将军，这老天下雨不见打雷，这是咋回事？"

程咬金抹着脸上的雨水："肯定是雷神喝醉了酒，睡了过去，忘了自己的责任了。"

话音才落，闪如委蛇，炸雷响起，骇然可怕。李元霸拍着手道："雷神醒了，好玩，真好玩！我要是做了雷神，就天天醒着，一天到晚轰隆轰隆地打雷！"

与此同时，一道蓝色的闪电划破天空，巨雷轰鸣，一个火球向着李元霸飞来。李元霸跌于马上，死于非命。

第十章　君临天下

恭帝很悲哀，因为明天就要禅位，乖乖地将象征权力的玉玺交出去。这鬼斧神工、刻着九条龙的玉玺刚从宇文化及手中夺来，在他的

手中仅待了数月。

李渊很亢奋，因为明天就要从恭帝手中接过玉玺，登基坐殿，君临天下，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

这种交替的历史极为正常，正因为有了这种不间断的交替，才有了历史的丰富内涵。人类就是在这种不间断的交替中发展的，人类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由交替推动的。

五月十五的夜非常美丽，月亮又大又圆又亮，不仅将银色的光辉尽情地抛洒，而且将一个完整的自我交给了欣赏和赞叹它的人们。东南风徐徐地吹着，带来了凉意，正在乘凉的人们在赞扬月亮的同时赞扬它。它便更欢了，不将白天的余热吹掉，不将人们身上的汗水带走，决不罢休的样子。虬干曲枝的大槐树下，老奶奶边用蒲扇为孙儿驱赶着蚊虫，边少牙没口、煞风露气地讲着古老而又神奇的故事。高门大户的深宅大院之中，朝臣、官吏、贵人、富商边享用着大槐树下驱蚊虫、讲故事的老奶奶那一类人用汗水浸泡出的成果，边议论着明天的登基大典，推测着谁会被封个什么官儿。有的急切，有的惴惴，有的不满，有的嫉妒，有的骂娘，千姿百态。倒是那一条条或站或卧或跑或闹的狗，无拘无束，悠闲自得；蟋蟀之类的虫们尽情地歌唱，与世无争，活得很是潇洒。

窦宝惠即将成为皇后，成为国母，当然不能呆在原有的府第中，三天前就被李渊派出的仪仗和车辇拉到了后宫中的皇后宫，落座于那把九凤朝阳，隋文帝的皇后独孤迦逻和炀帝的萧皇后曾经坐过的，用黄花梨木雕刻的古色古香的椅子上，成了这里的主人。历史真会开玩笑，她压根儿就没有坐这皇后宝座的欲望，却真真切切地坐在了上面，正应了那句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的格言。当然，她得益于他的丈夫李渊，没有李渊这个明天就名正言顺、赫赫然然的天子，就没有她这个明天就名副其实、光光辉辉的国母。然而，李渊没有她矢志不移的支持，没有她操持家务、抚养儿女，也许不会有数起数落和眼下的辉煌。虽然她是名门闺秀，虽然她在名府深宅中进行过新的陶冶，虽然多少年来的风风雨雨使她养成了忍辱负重的宽宏大度、不亢不卑的性格。可她还是很不习惯，似乎芒刺在背，老想着那座在里边住了多少年的府第和府第中温馨、平静的寝室。于是，示意为她揉肩捶腿的宫女和时刻听从吩咐的太监们出去，独自一人在华屋中走来踱去。此时，她最需要的不是被压出来的热情和阿谀，而是安静和发自内心的爱。

李渊大步进入华屋，他是来陪宝惠度过这个他由凡人到天子前的不平常的夜的。他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与宝惠睡在一起了，却似乎没有遗憾和歉意，这次光临，如其说是给夫人以温暖和深情，不如说是象征性地给宝惠以安慰。

宝惠似乎有些陌生和怯意，惴惴地问：“来了？”

“来了。”李渊向宝惠淡淡地一笑，却是那么勉强。

“人逢喜事精神爽，看你，都五十多岁的人了，红光满面，气宇轩昂，就像四十不到的样儿。坐吧。”

“坐不住，就在这窗下遥望天空吧，我喜欢这样。”

“两个多月没在一起了，就不能坐在我身边陪我一会儿吗？坐吧。坐吧。”

他总算在宝惠身边坐下，但却若即若离，昔日由夫妻之情产生的急切似乎荡然无存了。

她感觉得出，心里凉凉的，却无恼意，一个天子，在登基的前夜来到她身边已经难能可贵了，其他的要求皆属过分。自从进入长安城以后，她就觉察到了微妙而且愈演愈烈的变化。她不怪他，因为他明天就是天的儿子，就是华夏的主人。她读过许多记载帝王执政、生活方面的书籍，而且亲历了隋文帝和炀帝的情形，清楚帝王们都是这样，他能在登基的前夜与她见上一面，已经古无前人，相当不错了。以后陪她的是六宫粉黛，玉女佳人，怕是这样的机会绝无仅有了。她也不怪他，因为天子已不仅仅属于她，而是属于所有的人，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为的是愉悦人主的身心，使人主万寿无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为的是大量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况且大凡天子都是这样，况且自己已五十有几，芳华不再。若再无了夫妻情分，便成了一个牌位，一块吃不下扔不掉的烫手的山芋。当然，大度并非麻木，悲哀和凄凉还是有的，只不过压在心底罢了。

李渊终于没有在宝惠身边坐住，起身来到南窗下，望着那博大的天宇和月亮，心潮起伏。都说无故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来不惊，其实谁也难以做到，况且是在这由凡人转化成天子的前夜，况且是感情丰富的他。他想得很多，思绪很乱，于是，干脆给思维插上翅膀，让其自由自在地翱翔。如此以来，便有了头绪，有了层次，有了轻重，思绪便在自己的驾驭之下展开：

射凤求凰的得意；初出茅庐，向文帝献计献策，出任太守、火烧山寨，义结金兰，连下七营的风光；刺史任上，略施小计可汗归心、纵马江南获陈后主，怒杀娇娥、力保太子、舌战草寇、廷辩文述、血战龙门、祭义旗西图长安、火烧夏王、巧过潼关的辉煌。更有攻陷长安，挟天子以令诸侯、定关外、平中原、下江南，百川归海，天下一统的自豪，以及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的愤然。

当然，也想到了死难的将士和跟随他多年、出生入死的将士。为死难者立石竖碑，千古留名，抚养其父母、遗孤；量才而用，给将士们一个名分，是必须做到的，否则就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导致内乱。但老班底的将领多是将才，像长孙顺德、李世民这样能担当治国大业者，少得可怜。下一步该由战争转向和平，由斗杀转向治国，要想有一个合民心顺民意、国泰民安的承平世界，非从隋炀帝的旧臣中选择不可。他们城府深邃，知识广博，有治国经验，若全部放弃，不仅不现实，而且将会造成极大的损失。但不管怎样，必须赏功伐罪，以才

择官，知人善任，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若才不至，纵然是至亲笃友，战功赫赫的老部下，也不能提拔重用。

他也想到了夫人宝惠，想到了嫔妃多寡。他永远不会忘记与宝惠的深情厚意，将其推向皇后的宝座，以示自己决非负义之人。自从进入长安，与宝惠的感情开始淡化却是事实。这是必然的事，放在哪个帝王身上也会如此。因为就夫妻而言，他已不仅仅属于宝惠，也属于后宫成群的娇娥们。至于选多少嫔妃，如何挑选，由礼部办理，他不应当过问，但他却有权限制数量。可他没有限制，原因是有一种越多越好的欲念和强烈的占有欲。他要在大力治国，做个明君的同时，让嫔妃们像母猪下崽那样繁殖、生育，儿女多得数都数不过来。这是显示天子神威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也是保证后继有人，振兴大唐的重要因素。多年的征战，使他对"上阵还是父子兵"的名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若非三个儿子和堂兄李神通，贤婿柴绍，他能否君临天下还是个未知数。那时，儿女成群，他要像刘邦那样封王封侯，让他们遍布华夏大地，各霸一方，如此以来，唐朝这颗璀璨的太阳就永远不会落了。

李元霸之死，对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悲痛至极，曾为儿子这颗将星的陨落大哭了一场。但随着登基大典的临近，他的悲情渐渐由极点变为轻淡，终于化为乌有，因为他断定日后会儿女成群。于是就以"天意如此，人力难以挽回"为由安慰自己，安慰他人。

小儿子李元吉被奶妈和宫女们抱到该去的地方抚养去了，因为他是皇子，亦不仅仅属于宝惠了。李元吉已经七岁，个头却像成年人，天资聪颖，不仅能骑马射箭，喜欢读书，而且能说会道，很讨宝惠喜欢，与其朝夕相处。此时，李元吉不在身边，宝惠怅然若失，心中空落落的，加之这不太和谐的气氛，使她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和压抑。人往往都是这样，心情越不好，想不好的事情就越多，恶性循环。她看着面窗而立，似乎将她忘记的李渊，手里攥着李元吉的那件红肚兜，由元吉想到了元霸。元霸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噩耗传来，她心如刀绞，泣不成声。元霸粗也好，憨也罢，却是李渊打天下的顶梁柱之一，况且十分孝顺，只要不出征，就陪在她身边，与她同吃同住，还时常做鬼脸、玩猴相，让她开心，元霸以故在她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由元霸又联想到柴绍和女儿玉心。玉心的命太苦，三十多岁就守寡，而且违背柴绍的遗言，至死不嫁，与儿子柴斌相依为命。虽然被御封为三品诰命夫人，却高兴不起来，爵位和荣誉毕竟不能代替感情。

宝惠又想起了李建成和李世民。这两个性格迥异，能力各有不同的儿子每时每刻都在牵着她的心。出征时，她怕他俩有闪失，尽做恶梦，闲下来时，又怕他俩的矛盾加重。今，李建成就要做太子，将来继承皇位，他心胸狭窄，性格乖僻，眼光短浅，能名副其实吗？能在太子位上，一去其弊吗？李世民在他之上，且功高可以盖主，能让着

他，帮着他，固其位，而非夺其权吗？这些疑问在她的心头萦绕，结论也随之而出：太子之争不可避免。她不仅担心，而且害怕，毕竟历史上为争夺太子、皇位，兄弟相残，宫廷泣血的事例太多太多，况且李世民是一条呼风唤雨的龙，建成不过是一只病虎。想到这里，她倒抽了一口凉气，好像这悲剧马上就会出现似的。然而，她不能开诚布公地向李渊谈及此事，生怕引起李渊的不满。

其实，李渊的思绪也放在了这件棘手的事上。他很为难，李建成为太子，极有可能导致太子之争的悲剧的发生，可又不能不立建成为太子，这是祖宗定的，要想改变，需付出极大的代价。李世民堪称治国之才，若当太子，其聪明和才智绰绰有余，若继承大统，必会是一个非贤不理，非法不治，顺乎天理民情的开明之君。明知如此，但却不能用他，废长立幼，定导致天下大乱，如其天下大乱，不如遵从祖宗礼法，以待天时。可恨的是李建成无自知之明，你将太子位让给世民不就得了！太子让贤，古已有之，谁也不好说三道四。关于太子的事，从起兵那天起，他就一直挂怀，但此时想来，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谯楼上敲打五更的钟声已响过好一会儿，窦宝惠轻轻走到窗前，抚摸着李渊的肩头，李渊毫无反应，好像是一截枯朽的木桩，以前在这个时刻产生的温情已不复存在。她心灰意冷，却还是像往常一样，含情脉脉地道："天色不早，睡吧，明天还要登基坐殿呢。"

李渊这才发现了她的存在，"嗯"了一声，然后扭过头来木然地看着宝惠，似乎在看一个陌生的路人。道："明天你就成为皇后了。皇后是国母，可要有个国母的样子，千万别给我这个天子丢脸。以后住在一起的时候极少，乃至成为不可能的事，你可不要怪我。"

宝惠心头一酸，扑簌簌落下泪来，好像有一只巨手想把李渊从她手里夺走，下意识地紧紧抱住了李渊的胳膊："说实在的，我宁愿与你老死田园，也不想让你当这个皇帝。皇帝是天下人的主人，一切要按规矩办事，我虽是国母，却等于被抛弃了，三十多年的情分呀！"

这句话打动了李渊，李渊攥住宝惠那双冰凉的手："请你理解我。咱这就睡，一觉睡到天光大亮，以此弥补日后因不能睡在一起造成的遗憾！"

"夫君，不，圣上……"宝惠一头扎在李渊的怀中，"呜呜"地大哭。

此时，恭帝也没有入睡。他坐在几案前，时而长吁短叹，时而泪水涟涟，尽管像小兔般温柔可爱的王妃仅着一件透明超短的粉红色内裙，嗲声嗲气地呼唤他上床逍遥，他却不为所动，而且很不耐烦。他虽然年轻、单纯，但想得也很多。几个月来，他尝到了做皇帝的甜头，百官诚惶诚恐，太监与后宫粉黛对他毕恭毕敬，要啥有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要多舒服有多舒服。明天就要将皇位让给李渊，虽然这是早晚的事，却不无留恋和悲哀。留恋归留

恋，悲哀归悲哀，事情根本不能挽回，便硬着头皮不再想它，又关心起自己的后事来。李渊已向他许诺，封他为酅国公，公仅次于王，能有这个地位已经十分不错，因为自己是炀帝的孙子，太子杨昭的儿子，能躲过宇文化及那一劫已属万幸，不想做了天子又被封为公，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事。更让他满足的是，他可以从嫔妃中选几个带到酅公府，尽情享乐。除了玩腻了的之外，他在剩下的嫔妃中比来挑去，不知浪费了多少精力，终于选出了四个。这紫檀宝帐中的王妃天生丽质，又会撩拨，为首选。辛妃不仅亭亭玉立，且皮肤细腻，长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当属二选。玄妃、弧妃丰姿绰约，柔情似水，嗓音甜脆，也被选人其中。想着这些，他便高兴起来，在朦胧的烛光下，透过轻纱，扫瞄着王妃那美丽的曲线，不由自主地向宝帐靠近，然后不顾一切地钻了进去，抱着王妃的娇躯狂吻，如同见了血的蚊子。

王妃是大家闺秀，见识多，目光远，她早就看得明白，落选的嫔妃李渊决不会留在身边，运气好的能被安排在后宫中做官女，运气不好的会被赐给那些粗俗狂傲的有功将士。因此，她便在恭帝面前狠下了一番工夫，不仅心甘情愿地将一个女人最宝贵的东西献了出来，而且将柔媚、娇冶、风骚演绎得恰到好处。恭帝喜欢粉红色和淡绿色的裙裳，她便隔一天换一件粉红色或淡绿色的裙裳。若是恭帝宠幸，粉红色的外裳里边必然套一件薄如蝉翼，轻不过两的淡绿色短裙，再配上那秋波荡漾的媚眼和似水的柔情，将恭帝勾引得神魂颠倒，如醉如痴，几乎天天宠幸于她，将其余的嫔妃扔在了一边。这时，她仍不忘吹枕头风，娇滴滴地问：“圣上真的选中了贱妃？天子金口玉言，可不兴临时变卦。”

恭帝紧紧地抱着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朕现在还是天子，说话算数。告诉你说，待做了酅国公，到了冠礼的年纪，朕就让你做王后，让她们三个做王妃。”

“谢……谢圣上。”王妃被这许诺感动得浑身颤抖，想跪下谢恩，又挣脱不开，想说一大堆感激的话，又被搂得太紧，说不出话来，便只好用娇躯和媚眼来表达了。

李建成这个明天就即太子位的世子，以及明天就是太子妃的夫人萧玉，在恭帝寻欢作乐的同时，仍然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其亢奋程度，比李渊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子是什么？是未来的天子。太子妃是什么？是未来的皇后。萧玉比建成小几岁，自知肯定能熬到做皇后的那一天。皇后是国母，地位仅次于皇帝，因此，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二人挖掘着“太子”一词的丰富内涵，享受着近在咫尺的太子一职带来的快乐，睡魔望而却步，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

李建成突然沉默下来，如同扬了凉汤的沸水。言道：“夫人，上有皇上把持，下有臣子操心，这太子好做，动动嘴就行了，就怕有人从中捣乱。”

“妾知道捣乱的人是谁，是二弟李世民。”萧玉是个冷面美人，长着一张极好看的樱桃小口，嘴不大，说起话来却很是干脆，而且洁白似玉的小米牙紧咬，给人一种阴狠的感觉：“对付他非常容易，只要顺着皇上与皇后，与朝中重臣搞好关系，盯着后宫不放，放着胆儿树立自己的威望，他李世民能把你怎么样？别怕，胆子越小越肯出事！”

“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世民的功劳比我大，在朝臣和百姓中的威望比我高，就是父亲、母亲也让他三分，若我稍有不慎，就会吃大亏。当然，皇上、皇后、后宫是不能掉以轻心的，怕的是大作朝中重臣的文章弄巧成拙。父母的眼光雪亮，耳目众多，若知我暗中拉拢，行为不端，会被废掉的。古往今来，半道废太子的事多的是。别看父亲主张立长不立幼，先帝在时，曾为保太子杨勇出了大力。可一旦认起真来，一句话就将你打发了。”

“你呀，小肚鸡肠，虑前顾后，这样下去难成大事，不好暗中进行吗？朝中重臣怎么了？就不是爹生娘养，就没有七情六欲？就与金银出了五服？只要咱在他们身上大把花银子，我就不信他们不为所动。一来二往，关系就密切了。他们与咱的关系密切了，必然与世民疏远，事情不就成了吗。”

李建成的双眼陡然一亮，却又立即暗淡下来：“人被逼急了，什么事也能做出来。想当年杨广为当太子，大行其贿，白费了银子和心思，到头来等之不及，派出张衡暗杀了先帝和太子杨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世民看似忠厚老实，平易近人，其实正是城府深邃的表现。一旦迫不及待，进行宫廷政变也是有的。”

侧身躺着的萧玉兀然坐起：“若是真有那么一天，咱不能引颈受戮，来个先下手为强。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干脆派人暗中将他杀死，去了这块心病！”

“你……你……”李建成猛地愣了一下：“都说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者皆很毒，比不过妇人心。果然不差，想不到你竟说出这等话来。世民是我的兄弟，他再坏，我也不能手足相残呀！”

“都说无毒不丈夫，你却如此善良，看来这太子之位是保不住了！”萧玉赌气地噘起樱桃小口，好像太子之位已经被李世民夺走似的。

李建成不去哄她，心里道：“夫人所言不无道理，该出手时就出手也就是了。”

天快亮了，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空气却十分清新。热量大都被蒸发掉了，凉爽宜人。谁家的雄鸡争强好胜，率先高唱起来，引得百鸡唱合。狗们也耐不住寂寞，狺狺狂吠。毛驴也争着掺和，歇斯底里的张扬着自以为不错的喉咙，叫声真难听。

昨夜，李世民忙到五更才睡，精力集中到登基大典的保卫一事上去，根本没有时间去嫉妒李建成，更没有时间去思考日后争夺太子位

的细枝末节。其实就是时间充盈，他也不想在这件事上浪费精力。孟子曾说：虽有智慧，不如趁势；虽有镦基，不如逢时。他非常看中这句话，时不至则事不达，有父亲健在，就是李建成是个庸才，也无关大碍。等父亲百年之后，若建成难支社稷之厦，为了黎民和社稷，有必要做出反应时再反应不迟。他是完全站在巩固壮大国家政权，保大唐安然无恙的角度上去对待这件事的，以故思想上没有什么负担，更没有萧玉“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之想。他的目的是帮父亲打下江山、建立江山、守住江山，而不是盯着太子的位置不放。当然，心里也有些失衡，但却向无为了找到平衡，而要对李建成做什么的打算。因为他是走得正站得直，满不溢，胜不傲，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任劳任怨的廊庙之才，并非一木之枝，是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知器。他与建成是朝夕相处，一块儿长大的兄弟，成人后又并肩作战，以故对建成夫妇太了解了。一个小肚鸡肠，一个暗藏杀机，因此断定，即使自己不与其为敌，他俩也会把自己当仇人对待，早晚会闹出事来。真要到了他俩向自己开刀的那一步，实在忍无可忍之时，对不起，二弟先动手了！

他原本想多睡一会，平明前起床，耽误不了早朝为准，不想做了个说不上太恶，也不太美好的梦。梦见李建成登上太子的宝座后，无视他的存在，嚣张跋扈，口出狂言。建成的夫人、太子妃萧玉在一旁指指划划，大助其威。二人说了些什么，他记不清了，反正没一句得体的话。他先是默不作声，静观其变，后来不可忍耐，向着李建成大喊一声。不想不仅自己从梦中醒来，且将长孙夫人惊醒。夫人问他何事叫喊，他只是笑笑，然后下床来到院子中。他接受历朝历代夫人干政的教训，向来不让夫人干预政事。夫人便从不过问政事、军事，埋头府内的生活琐事，抚养儿女，被公认为贤妻良母和国公府“总管”。此时，他抬头看了一眼天上那颗最大最亮的启明星，大步踱进卧室，因为景阳钟快响了，上早朝的时刻快要到了。

长孙夫人是长安人，隋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女。知书达理，端庄明智，十三岁就嫁于李世民，被李世民推重。她既是李世民的夫人，又像李世民的佣人，对李世民照顾得无微不至。李世民下床后，她随之起身洗漱，然后为李世民准备洗脸水，伸展昨夜就准备好的朝服，并让内侍端来早饭。平日里李世民都是早朝后回府用早饭，因为今天情况特殊，所办之事一气呵成，根本没有回府用早饭的时间。

“这八宝莲子粥不错，多喝点，免得中途饥饿。看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就剩一双大眼了。”长孙夫人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边，双手搭在腰间，深情地看着李世民用饭。叹口气：“每次从战场上回来，瘦得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本想回京后能胖起来，不想却还这么瘦，真让人心痛！”

李世民边吃边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才会发胖，我一天到晚地忙。能胖起来吗？”

“朝廷中那么些大臣，朝廷外那么多官吏，多让他们忙些，你不就有闲暇了吗？形劳而不休则蹶，再这样下去，难免生出病来。”

“国降大任于斯人，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况且有那么多事要做，我能闲下来吗？荀子曰：安燕而血气不清，劳倦而容貌不枯。可见活动之重要。其实你也不胖，为累所致，精神却极好，这是劳而不辄的结果。”

长孙夫人似乎想再说什么，却没有说，李世民一语道破：

“我清楚你想说什么，无非是劝我息事宁人，不要为太子的事动脑筋。我猜得不错吧？”

“正是为了此事。我怕你斥我夫人干政，想说而不敢说，却又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想这不是干政，是为了你。”长孙夫人看李世民已经吃饱，便从粥盆中舀了一碗八宝粥喝着：“天下就一个太子，就让大哥当好了，都是自家弟兄，不必争这夺那。我记起了齐人刘子的一句话：祸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就让事情顺其自然吧。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呀！”

李世民惊愣了一下：“夫人，你是否听到了关于我的议论？告诉我，快告诉我！”

“大家都在暗中议论，说你才华横溢，是治国之才，大哥与你相比，别之天渊，我以故怕你做出什么不利大哥的事来，方才劝你。”长孙夫人言道：“也许我说错了，求你谅解。”

“不，夫人，你说得很好，给我敲起了警钟！”李世民言罢，又自言自语：“无风都起这么大的浪，以后要十分小心了。还是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带兵打仗为好！”

长孙夫人呆呆地看着李世民：“还要打仗？不是百川归海，天下太平了吗？”

“今薛举死灰复燃，犯我泾州，刘黑闼准备造反，杜伏威因江南一役损兵折将，被我训了几句，重举反旗。若不及早消灭，会愈演愈烈。”李世民说过这些话，忽然道：“本来严禁你干政，却向你讲这些事，是被感动所致啊！”

先皇禅位，新皇登基，非同小可，必须选黄道吉日。所谓皇道吉日之说，是将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等六辰称为“吉神”，六辰值日的日子，就是黄道吉日。而登基大典必须选在青龙值日的那天。今天青龙上班，是黄道吉日中最好的日子。

这个日子还真不错，天上除了那轮火红的太阳，干干净净，没有雾，更不见一丝云，就像用水冲洗过的，没被琢过的蓝玉。从平明时分，鸟雀们就开始在皇宫中的古木、殿脊上高唱，久久不愿离去。殿外张灯结彩，宫灯高挂，一群太监、宫女放飞了八卦和龙头蜈蚣风筝，象征顺乎天意民情，巨龙腾飞，一派喜庆气氛。

朝臣们比往常到得都早，并且不进休息厅，直接在金銮宝殿前的空场中依顺序排列，无不表情肃然。衣着光鲜、神采飞扬的李建成站

在文官的最前面，后边依次是裴寂、萧璃、宝威、刘弘基、长孙顺德、刘文静等朝臣。李世民站在武官的最前边，后面依次是李琛、李瑗等命官。李渊站在这两支队伍的前边。

离太阳从东边地平线上一跃而出还有半个时辰，朝臣们埋首进入大殿之中。净鞭三响，恭帝随之进入朝堂，坐于龙椅之上。他面色干枯，神情有些沮丧，开口就道：

“众位爱卿，今日早朝，非为别事，一来下旨封赐，二来朕禅……禅位于大都督、大丞相、尚书令、唐公。继而举行新帝登基大典。大典毕后，新帝祭于南郊，大赦天下。孟公公，下旨。”

孟公公展开圣旨，朗声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都督、大丞相、尚书令、唐公李渊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王后、王女爵令之号一遵旧制。”

很明显，这道圣旨已经将李渊封为皇帝，为禅位打下了基础。李渊道声“谢主隆恩”，接过圣旨，回到原来的位置。

恭帝越来越不自然，一副眼看就要哭出声来的样子，不得不用干咳来掩饰。咳过之后，向站在一边的司农少卿裴之隐道：“裴爱卿，就……就宣读禅……禅位诏……诏书吧。”

裴之隐趋前数步，展开诏书，极有韵律地读道：

天祸隋国大行，太上皇遇盗，江都苦甚。望夷衅深骊北，悯于小子，奄造丕愆，哀号永感，心情糜溃。仰惟荼毒，仇复糜申，形影相吊，罔知启处。相国、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征，怨致九合于诸侯，决百姓于千里，纠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义朕躬。繄王是赖，德侔造化，功格苍曼，兆庶归心。历数斯在，屈为人臣，载违天命。在昔虞夏，揖让相推，苟非重华，谁堪命禹？当今九股崩离，三灵改卜，大运去矣！请避贤路，兆谋布德，顾已莫能，私僮命驾，须归藩国。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废，岂其如是庶。恁稽古之圣，以诛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预充三恪。雪冤耻于皇祖，守禋祠为孝孙，朝闻夕祸，及泉无限。今遵故事，逊于归邸，庶官群臣，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趋上尊号，若择重负，感泰兼怀，假于真人，俾除丑逆，济济多士，明知朕意。仍敕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闻。遣使持节兼太保、刑部尚书、光禄大夫、梁郡公萧造兼太尉。

这禅位诏书不知出自谁手，写得有理、有据、有节。恭帝既没贬斥自己，也没怨恨他人，将禅位的原因归于太上皇杨广被害，自己心情不好，有碍天命。李渊功高盖世，百姓归心，君临天下，上合天理，下顺民情。并声称自己原本就是代王，今禅位于李渊，本该如此，天之所废，不值得大惊小怪。

诏书宣读完毕，裴之隐手捧玉玺，顺着玉阶从御台上下来，将玉玺交给李渊。李渊坚辞不受，言道：

“圣上人品端正，心系黎民，数月以来，非贤不择，非礼不行，甚得臣心、民心，渊怎能使其禅位而自任？如此以来，何以对天

下？”

裴之隐劝道：“自古以来，圣上禅位，不乏其例，虞让位于夏禹就是明证。不仅安泰了华夏，且传为佳话，千古传诵。今，先帝禅位于大丞相，天人共庆，何必过谦，就将这传国玉玺接了吧。”

“先帝之诚，可对日月，大都督之胸怀，可载日月星辰，二者相得益彰。大都督就君临天下吧。”

“今，华夏才定，亦有不敬，大丞相登基，势在必然，就不要推辞了！”

“唐公德可比周公，才可拟尧舜，今成天子，上合天理，下顺民情，神人额手。你不接玉玺，会凉众臣之心！”

“……”

朝臣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极力推进，李渊我行我素。于是，前潮才落，后潮又起，百僚停了一会，又进行第二次劝进。李渊以“无德无才，恐先帝、百僚及庶民之愿”为由相辞。第三次劝进，恭帝走下御台，从裴之隐手中接过玉玺，高举于头上，躬身埋首，劝道：

“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朕已决计禅位，而且由裴爱卿宣读了禅位诏书，若大丞相再辞让，朕就给你跪下了！”

“啊呀呀，渊怎能让圣上如此委屈。万般无奈，渊将这传国玉玺接下，以继大统就是！”

李渊从恭帝手上接过玉玺，这遵循前人的故事，三让其位的闹剧也就结束了，以此为分水岭，恭帝下野，李渊成了天子。

恭帝脱去龙袍，摘下十二旒冕冠，列入文臣的行列中。李渊穿上用李建成与李世民从潍州买来的黄缎绣成的龙袍，蹬上朝靴，戴上十二旒冕冠，在悠扬的丝竹声中，龙骧虎步，气宇轩昂地登上御台，稳稳地坐上龙椅，目视群臣。不言而喻，宣告了一个朝代的结束，一个新朝代的建立，在华夏历史的长河中，又树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越复杂的事情越简单，一个朝代的更替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朝臣伏地，三拜九叩，三呼“万岁”，然后归位。从此之后，他们辅佐的是新主，听命的是李渊了。无不在心里道：李渊，经世之才。不知不觉地完成了过渡，从宇文化及手中夺过玉玺后，又不显山不露水，平平稳稳地登上了皇位，谋略之佳，少有人比。

李渊虽然做了充分准备，此时也不无紧张，他努力调节着自己的情绪，反复扫视着朝臣，直到情绪完全稳定下来，方才金口大开：“众位爱卿，朕感于天时、地利、人和，方才有此造化，非人力所为。还望各位道德当身，不以物惑；白日所为，夜来省已，是恶当惊，是善当喜；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心系社稷和黎民百姓，同心同德，共治华夏，荡涤丑恶，树立良善，遵奉律条，建立一个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今朕即位，唐朝遂立，当先至南郊祭庙，之后封赐。”言毕，行斋戒礼，然后走下御台，暗道：“这做皇帝的滋味非同一般。高高在上，俯视群臣，言出即行，无敢违者，前呼后拥，

众星捧月，唯我独尊，怪不得都想做皇帝。”

皇帝的仪仗早已在太极殿外等候，仅仪卒就达百人之多。南郊之祭是大祭、国祭，以故仪仗齐全，威仪显赫。前队为持斧、瓜、戟、钺，旗、罗、伞、扇等，身着紫衣，面目英俊，模样相差无几的少年。少年后面是高举彩幡的仪卒。李渊居中，高坐于五彩彰旒，嵌银镶金的轩车之上，大如筐箩的黄罗伞之下。轩车两边各有四个挑着红灯的侍从。后边是吹吹打打的乐队和高唱太合的歌者：穆穆我后，道应千龄。登三处大得，一居贞礼，惟崇德乐以和声。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郊祭是帝王或者百官在郊外祭祀天地，具体地说，是祭祀在郊外的天圆丘和地方丘。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帝、神州及宗庙为大祭。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镇山林川泽之属为小祀。若天子不亲祀，由三公办理，若是官缺，职事三品以上，摄三公办理。大祭散斋四日，致斋三日。一般祭祀散斋之日，昼理事如归，夜宿于家，不得吊丧问疾，不判署刑杀文书，不决罚罪人，不作乐，不做秽恶之事。大祭之时，除有上述法规外，致祭差官皆于散斋之日，集于尚书府受誓戒，太慰读誓文。致斋之日，三公于尚书府安置，余官各回本司。若皇城内无本司，于太常郊社太庙署安置，皆于日出前到斋所致祠。前一日，各从斋所昼漏上水五刻，接神的官员皆沐浴给明衣。

李渊是天子，关于斋戒沐浴之事都已做过，即令斋官到南郊的太庙，准备祭祠事宜。又旨将士前面打探，严禁凶秽、缞经者和哭泣之声。

仪仗来到南郊，在圆丘前下了轩车，小心翼翼地在祭桌前站定。圆丘高八尺一寸，下广二十丈，由三合土筑成，规模宏大，充满玄妙气息。李渊在郊祭歌的旋律中，虔诚地从太尉萧造手中接过三支线香，插在用汉白玉雕刻的香炉中。然后拿起象牙筷子，象征性地从供桌上的苍犊及其他供品上夹下少许，放人火盆之中。接着匍匐于地，磕了三个响头，拜了三拜。继之又来到太庙，以同样的方式祭祀先帝、祖宗。言道：

“渊无德无才，适逢机遇继承大统，全赖天地神灵、先帝、祖宗相助所致。今四方平定，天下一统，后当专心治国，扶社稷于倾危，救黎民于水火，竭我全力，创建一个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恳请天地神灵、先帝、祖宗护佑。后当季季小祭，年末大祭，遇大事必祭，以报扶持之恩！”

祭拜结束，坐入轩车，在仪仗的簇拥之下，在悠扬的丝竹声中，缓缓进入金銮殿，登上御台，归座龙椅。朝臣也在自己的位置上站定。李渊即下口喻，令太尉萧造宣读即位诏书。

萧造抑扬顿挫，比司农少卿宣读恭帝的禅位诏书时的音量提高了数度。为让百姓也看得懂诏书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太上皇临朝，初时壮志雄心，才能大展。修大运河，贯通南北，

扬国威定边保疆。后渐堕落，荒淫无度，挥霍无道，穷兵黩武，致国力空虚，民不聊生，反者似蚁，烽烟不断。朕初时忠于太上皇，穷尽犬马，为的是匡扶大隋社稷，国计民生。目睹社稷不保，奋力一跃，举义太原，终至京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故立炀帝为太上皇，立其孙代王侑为天子，续隋大统。不想圣上执意禅位于朕，朕三让其位，圣上与朝臣苦劝。国不可一日无君，万般无奈，接过传国玉玺，坐殿登基。朕已至南郊，祭祀天地、先帝、祖宗，吐露心迹，今回大殿，正式料理国事，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废除隋大业律令，颁布新律令。大赦天下，凡狱中囚犯，无论罪恶轻重，一律赦免，归庐为民，各司其职，从此改恶从善，做唐朝顺民。若有重犯，严惩不贷！官人、百姓各赐爵一级。义师所行之处，给复三年。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封赐官员，以才择人，无论旧臣、旧属，还是百姓平民，只要有才华，不分贵贱，择而用之。无德无才者，即使是朕的眷属、宗亲、朋友、部下，一律拒之门外……

太尉萧造读完即位诏书，退归到原来的位置。李渊向当值太监朱公公道：

“宣封赐旨吧。”

朱公公不过三十岁，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口齿清楚，嗓门圆润洪亮：“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封窦宝惠为太穆皇后。立世子李建成为皇太子。拜封李世民为上柱国、秦王，齐国公李元吉为齐王，宗室蜀国公李孝基为安王，柱国公道玄为淮阳王，公主玉心为长平王，郑国公李神通为永康王，安吉公神符为襄邑王，柱国德良为长乐王，上开封府道素为竟陵王，上柱国博义为陇西王，上柱国李孝常为太安王，奉慈为渤海王，襄武公李琛为襄武王，黄台公李瑗为庐江王，杨侑为酅国公。追封李元霸为卫王。诸州总管加号使持节。”他顿了顿：“诏李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尚书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原隋民部尚书及相国府司录宝咸为内史令，公孙顺德为京兆尹，原太尉萧造为太子太保。”

第一道圣旨宣读完毕，朱公公又展开一道，读道：“……隋太长卿高颎、上柱国贺若弼抗节不阿，矫枉无挠。司隶大夫薛道衡、刑部尚书宇文弼、左翊卫将军董纯心怀忠抱义，已陷极刑，宜从褒饰，以慰泉壤。高颎赠上柱国、郯国公，弼赠上柱国、杞国公，有司加谥。薛道衡赠上开封临河县公，宇文弼赠上开昌县公，董纯赠上柱国、狄道县公。加封秦琼为护国公，罗成为越国公，徐茂公为英国公，程咬金、尉迟恭为总管。其他各将，论功行赏，各有加封，另行宣布。”

第三道圣旨是：隋右骁卫大将军李金才，左光禄大夫李敏，鼎族高门，功劳卓著，横受屠杀，朝野称冤。然，李氏将兴，天祚有应，实契深隐，妄肆诛夷。朕受命君临志存，刷荡申冤，旌善无恙，寤寐金才，赠上柱国。申国公李敏赠上柱国、观国公。因前代酷滥，子孙被流者，放还乡里。

圣旨一下，百官的心境和脸色各有不同，有的心花怒放，喜形于色，有的波澜不惊，不卑不亢，有的心平如镜，沉静似水，还有的又烦又忧，面现沮丧。李建成属于得意非常的那类，忘形之下，竟向李世民投去傲然的光。李世民当然心中不舒服，但却轻松自如，对建成投来的光束视而不见，心里却道："如此看来，斗争是难以避免的了。他初登太子之位，就这般张狂，若发展下去，难以遏止，不得不防哟！"

李渊居高临下，对太子李建成的举止看得一清二楚，如同咽下了一只红头苍蝇，心里极为不舒服。然而，此时不是不舒服的时候，在百官的众目睽睽之下，应当保持天子的威严和大度，将这第一印象牢牢地烙在官员们的心里。他看了一眼那用黄绫包着的传国玉玺："从今日起，众位爱卿，就是唐朝的官员了。唐朝的官员有别于前代官员，必须德才兼备，敢于治事，为社稷、黎民呕心沥血，政贵有恒的君子，而非贪污腐化，收受贿赂，贪鄙违律的小人。朕已诏右仆射裴寂修订律令，内中不乏约束官吏的条款，望众位爱卿遵守律条，以免触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先朝已成儿戏，今朕重申，绝对照办，不苟一丝。对于失职、违规者，随时更换，无终身之制。今之封赐，仅为一部，后当以功择用，真正做到功奖罪罚。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朕之属官，必须德崇耻禄智博，缺一不可。望好自为之。从此之后，当司其职，以民为基，以社稷为重，把事情做好。朕常派监官、言官监察，既行德制，又行法制，两者并用，以求清明。众位爱卿，大典圆满，到此为止，有奏事者请奏报。"

李世民实在不愿在朝中看李建成的眼色，决计率众出征，出班奏道："秦王世民有事启奏。"

李渊点了点头："讲来。你为朕登基后的首位奏事者，朕当认真听来，并立即答复。"

"今，薛举侵犯泾州后不日猝死，其子仁杲继位称帝，虽属无聊，却有碍大唐安宁，微臣请令率将士讨捕，彻底安静关外，恳请圣上恩准。"

"薛氏父子，猖狂之极，死不改悔，当伐而取之。数日前与薛氏父子狼狈为奸的西突厥遣使来降，欲与朕合击薛仁果，因行登基大典，故未议此事。今你动议，且有率众征伐之求，朕就命你为西讨元帅伐之。若速胜，朕再加封你为雍州牧，同征者皆有封赠。"

"禀圣上！世民还有一事奏报。"

"讲。"

"杜伏威复反，梁师都逞凶，刘黑闼死灰复燃，世民亦求圣上恩准率众征讨。"

"反叛者一在江南，一在朔方，一在山东，你转战南北，能征讨过来吗？"

“不出一年，世民定逐一将其消灭，为创造大唐盛世再奠基石。”

李渊怕李世民留在京中，生出事来，危及太子，答应道：“反正他们成不了大气候，你就慢慢地剿吧，朕准奏。”

“谢主隆恩！”李世民接下了这艰巨的任务，心中痛快了许多。眼不见为净，先在外面转战一年左右，然后再作计较，无论如何父皇也不会在短时间内驾崩，李建成也就不会在短时间内继承大统。

从道理上讲，新朝才立，大典刚刚结束，朝臣们不会有太多的争论。不想李世民的话音才落，太子李建成便幸灾乐祸起来。言道：

“圣上，以臣推断，除薛氏父子、杜伏威、梁师都、刘黑闼外，日后与唐朝为敌者还会大有人在，说此起彼伏有危言耸听之嫌，反者不断却是肯定的。凡事因其自然，垂死挣扎为其自然之数。秦王主动请缨，臣赞而叹之，推而崇之。若秦王悉数拿下反贼后再班师回朝，国之大幸。”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李世民一眼洞穿了李建成的险恶用心，暗道：“好你个李建成，我李世民永远不再回来才合你的意呢。天下如此之大，难免反者不断，若皆由我讨剿，何时才能回京？不十年八年之后才怪呢。那时，你成了皇帝，有我的好果子吃吗？”他正想反驳，尉迟敬德出班奏道：

“臣有一言。秦王不仅仅是位率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帅才，也是治国之杰才。今大唐初立，极需大才，万石之钟，不为尺梃成响，还是将秦王留在朝中为好。”

魏征的官职不大，爵位不高，本不该在这重臣云集的天子面前逞能。可他早就清楚，太子之争已难避免。李建成以嫡长子被立为皇太子，除地位合法外，李渊及其士族、地主、官僚必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宫中嫔妃和一般贵戚也会拥戴他，况且他决不会坐以待毙，定会千方百计地拉拢人心，寻找关系。如此以来，李世民很难把他从太子位上赶下去。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行，跳出来支持太子，不失为良策。于是，出班奏道：“管子曰：令有徐疾，物有轻重，然后天下之宝为我用。今朝中之事，有圣上指点，太子爷把持，群臣效力，定能百废速兴，政通人和，秦王不在，无关大碍。秦王长于率兵打仗，领兵平叛，直到无叛再平，当为人尽其才之典例。名骥不驰，与驽马无二，秦王不战，亦难尽其所能。如此以来，圣上既全了知贤用贤的盛名，秦王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一箭双雕，实在是件顺圣心、合臣意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

秦琼看中了李世民的武功和才华，主张由李世民做太子。在他的心目中，李世民从太原起兵一直到全国统一，功劳最大，是唐朝的实际缔造者，最有权利和资格做太子，日后继承大统。基于这种认识，他便成了李世民的支持者。当然是自发的，李世民从未拉拢于他。他看了魏征一眼：“魏丞相，不，魏洗马所言看似有理，实则与理相悖。既然承认秦王是贤才，仅用于行军打仗，岂不浪费了秦王的才

华？以臣看来，秦王是名副其实的帅才，要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就在京中任尚书令之职，起到一个丞相应该起到的作用。俺秦琼是员武将，不会咬文嚼字，却知这句话：沟中之木，与牺象同体；追琢不至，坐成枯薪。恳请圣上收回成命，另派他人挂帅出征。”

老将军冯立认为：李建成做太子名正言顺，若稍有不逊，就是对传统礼教的挑战。在战场上他是一员不惜性命的猛将，在战场之外，眼里也容不得半点沙子。似乎与自己的观点相悖的就是敌人，就应当斩尽杀绝。他直言不讳：“太子也好，秦王也罢，都是圣上的股肱，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皆非完人。可名分已定，天意如此，不可更改，任何想动摇太子之位的言行，都在打击之列。以小臣看来，不论是谁，都不要在这件事上做什么手脚！”

“冯将军，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好像凡是支持秦王留在京中的，都是图谋不轨的宵小，也太过分了！”程咬金也不经圣上点头认可，就指着冯立叫嚷，一副要与其决战的样子：“这里不是战场，是朝廷，是说理的地方，否则俺老程也不会这么心平气和地与你说话，早就抡板斧了！我告你说，依俺老程看来，论地位太子爷在上，论本事秦王在上，这是明摆着的事，不是扣大帽子能把人吓倒的！”

罗成看程咬金过分张扬，怕引起圣上的不满，拽了拽他的袍角，暗示他立即老实下来。不想他回首瞪了罗成一眼，仍然我行我素：

“罗国公，你拽俺老程干啥？木不钻不透，话不说不明，今儿个俺就与冯将军理论一番，要不就到外边斗上三个回合，分个你高我低。哼！明摆着秦王的本事大，偏要帽子满天飞，俺老程死也不认这个理！”

老臣王珪是太子的心腹，此人老谋深算，本不打算在这朝廷之上议论是非。今见程咬金大闹朝廷，抓住了把柄，便想给予程咬金致命一击，借以打煞拥护李世民者的威风，也让圣上和官员晓得自己的不同凡响。他趋前一步，向李渊道：“圣上，朝廷之上，天子脚下，乃圣洁之地，大闹朝廷者罪当不赦。今程将军无视圣上的存在，在这圣人之地张牙舞爪，判个欺君之罪当属轻的。恳请圣上从重发落！”

李渊正要开口说话，秦王府文学馆著名十八学士之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房玄龄出班启奏：“大凡明君，不计人所短，而视人所长。程总管武功盖世，嫉恶如仇，豪爽直率，知无不言，比那些明里君子、暗中捣鬼有术的伪君子高尚得多。至于程总管不知朝廷规矩，举止、言语不雅，当在教诫之列，不在治罪之中。恳请圣上明察。”

对于程咬金的鲁莽，李渊不无气愤，但却还是忍了，言道：“朕是明主，当然清楚如何待人。程爱卿为人忠厚，憨态可掬，虽然有违朝规，该当治罪，念其初犯，不予计较，下不为例。管子曰：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

“朕向以此名句为座右铭，深感其重要。望各位爱卿多看人所长，多视己之短，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同心同德，兴我大唐。至于围绕太子的争论，还是到此为止得好。因为立嫡长子为太子，合天理顺民意，遵传统合礼法，无争论之必要。望太子珍重其位，好自为之，以德才树威立望，勿成众矢之的。”

“谢圣上！”李建成谢恩也罢，不该在李渊平息了事态之后再多说什么，可他还是自作聪明，画蛇添足：“圣上，臣太子的名分已定，众皆拥戴才是，不想却起了这场风波。说穿了就是对圣上立长不满。若使其发展下去，会酿成大祸，如之奈何？”

面对李建成的挑战，李世民忍无可忍，但却一副心平气和的模样，言语也极为得体：“启奏圣上，听太子之言，好像我李世民要夺他的太子位似的。不妨直言：世民主动请缨出征，一为大唐社稷，二为避嫌，不想太子竟将日后所有的战事都推到了世民身上，其意不言自明。”

“今当着圣上和百官的面，我宣言：听从太子安排，率众在全国平叛，直到国无叛者，再回朝听命。叛一日不平，一日不归，百年不平，百年不回，哪怕马革裹尸，或老死疆场。我李世民转战南北，从无私欲和怨言，心之至诚，可对日月，望圣上明察”

李建成正要反唇相讥，李渊狠狠地盯了他一眼：“秦王言之有理，朕难挑弊端。太子怕生出祸患之心情也可理解，只是太急太直露了些，还望秦王理解。太子与你，情同手足，爱之不及，若相争乃至相残，天理不容！朕以为，只要平了薛仁果、杜伏威等大股叛乱者，小股叛者会不攻自垮。待事成之后，你即刻回京，朕需要你，决不会让你老死于疆场！”

“圣上难道就不需要我了吗？”李建成情急之下，冒出了这句混话，官员们稍有波动。若他不是太子，而是朝臣，定会哗然不止，嘘声一片。

李渊心头陡沉，暗道：“难怪舆论哗然，这等心态，如何做得了太子？看来太子之争，势在必然了！”

尾声

唐武德九年六月三日夜。乌云如同海浪，在长安城上空翻滚。时而有几道利闪划破云层，骤然而逝。雷声很闷，很低。空气又湿又燥，使已经被灼浪折磨了十余天的人们实在难以忍受，大都从室内跑到室外，躲避灼魔。

但这古怪的云、奇诡的闪电，闷闷的雷，却又使人难以在室外享受那乱刮的风带来的凉意，毕竟这光怪陆离的天气太令人恐惧了。据传，东都洛阳一带地震，震中大地开裂，山岳变形，墙倒屋塌，死伤不计其数，难道这长安一带也要地震不成？

东宫的长宜殿中，坐着十几个文臣、武将模样的人。这些人的身影在烛光下摇来摆去，与空中翻滚的黑云不无相似之处，夸张而张扬。

太子李建成终于坐不住，走到殿外，在玉阶上仰望着骇人的天宇。忽然，一道利闪划空而过，白中泛蓝的电光在他的眼前倏然而逝，似乎是对着他来的。他大惊失色，抱头窜入殿内，惶然地道："苍天到底怎么了？难道要毁灭这个世界不成？太骇人了！"

魏征处变不惊，没事似地摇着蒲扇："天有时刻阴情，只是今夜变化得大了点，没什么可怕的，过会儿也许就风住云止，平静似水了。"

"我最怕的是秦王夺了太子爷的宝位，导致天下大乱。秦王自数年前凯旋回到京城后，一刻也没停止过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秦琼、程咬金、罗成等一大批功劳显赫的武将，秦王府文学馆著名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陆德明、孔颖达等人，无不出身寒族，无不与秦王打得火热，支持秦王反对圣上和太子，若不早除，定成大患。"

王珪不以为然："太子爷有圣上、皇后和宫中嫔妃拥戴，今又招募四方勇士两千多人做东宫卫士，势力比秦王府充足，怕他何干？况且太子爷又与齐王李元吉联合在一起。放心吧，阴沟里翻不了船。"

冯立拍着多毛的胸脯："大不了与秦王血战一番。为了圣上和太子爷，老夫将这条命搭上也就是了。想当年与老夫在一起杀敌的弟兄们不少人早就战死，老夫能活下来已算命大，能为效忠圣上和太子爷而死，值得！"

块头很大，但已白发苍苍，银须飘胸的老将军薛万彻因掉了三颗门牙，煞风露气，吐字不清，但却极有力度："冯将军说得对，人一生难有这样为保卫圣上和太子爷的机会，豁出去也罢！"

李建成在太子位上呆了八年，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八年来，他

时刻警惕着李世民，一直在心慌意乱中生活，虽然极讲究饮食和锻炼，却是不无瘦弱，面色枯黄，目光也有些呆滞。都说灯光下看人人美三分，此时，他的样子却非常难看，如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八年的风风雨雨，使他经历了很多很多，长了许多见识，人也变得稳健了许多。他倏地闭上眼睛，躲过了从窗外射进来的闪电的蓝光，闷雷似地言道：“圣上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龙体又欠安，可以肯定，若秦王不从中捣乱，这皇位指日可待。正因为如此，当提前行动，将秦王干掉。今夜请各位前来，就是想定下拿他的方略和动手时间，尽快了断。前者我趁他离开长安到东都洛阳视察灾情之机，以图发动宫廷政变夺取皇位，因胆小未遂。今年正月初十，我召他来东宫饮酒，暗中将酒中放了毒药，他心痛难忍，吐血数升，差点丧命，大难未死。可见对付他极为不易，需想个万全之策才行。”

“大哥所言非常之好。今圣上极厌恶二哥，大哥又对他耿耿于怀，今时机已到，可以动手了！”年纪不过十六岁的李元吉不知为何对李世民怀有如此的深仇大恨，话一出口就血淋淋的。他向窗外看了一眼，站起来道：“以本王之见，将他引至府外，杀他个措手不及！”

“不，如此办理容易暴露，需暗中行事才行。”魏征咽下一口唾沫：“以在下之见，派人暗杀为妙。”

王琏拨愣着花白的脑袋：“秦王府戒备森严，暗杀之说是自欺欺人罢了，咱们的人中没有这样的武林高手。”

“咱们的人中没有，不会到深山老林中重金聘请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李建成拍了三下掌：“我请来一个高人，请看他的本事！”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陡闪，在座者还没看清此人何种装束，什么模样，这人影便眨眼间不见了。忽听梁上有鼠作索索之声，抬头看去，房梁上站着一个身着黑衣，打扮得头紧脚紧，个头矮小，看上去不过十岁的，猴儿似的人向他们伸舌挤眼。然后倏然落地，无声无响，如同一根鸡毛。此时再看这人，身高六尺有余，原来会缩身之术。大家正在观察，此人双脚一蹭，旱地拔葱，窜向房梁，霎时间不见了身影。大家无不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李建成不无自豪地问：“这位侠士的功夫怎样？能否担当刺杀秦王的重任？”

大家一致认为，此人不仅能够担当重任，而且会干净利落地搬下李世民的脑袋。只要李世民不在人世，其他的难题就容易解决了。

“既然诸位认为此计可行，此人可用，先让他熟悉一下情况，后天夜里行动！”李建成冷笑道：“只要我君临天下，诸位就是大功臣，我不仅重用，且封妻荫子，让诸位及眷属享尽荣华富贵！”

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巧合，就在这个不平静的夜晚，秦王府中也在进行集会，名义上是研商文学馆事宜，实际上在计划抢夺太子位，逼李渊让位的通天大事。与会者有尉迟敬德、秦琼、程咬金、罗成等十几个武将，还有文学馆的十八个学士。会议刚开始不久，李世民便

作开场白：

“诸位兄弟，今召集大家前来，意在商量除掉太子及齐王元吉，逼父皇让位之事。前者太子酒中放毒，险些要了我的性命，我为手足之情，不与其计较。不想他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仍策划于密室，非要将我置于死地不可。蓄极则泄，閟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

“我李世民一让再让，一忍再忍，终于忍无可忍，决心除掉他，一泄心头之恨，二挽大唐狂澜，防患于未然。请各位献计献策，择出最佳方略。不妨告诉大家，我已暗中买通了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常何。常何是太子的心腹，每次计议害我之事，他必参加，太子与元吉的一举一动，皆在我的掌握之中。”

房玄龄曾经不止一次地劝李世民早动手，以防夜长梦多，李世民却不忍心兄弟相残，拖着不办。今见李世民决心已定，大为赞赏，正要言及自己的方略，李世民的内侍在李世民的耳边低语几句，李世民便走进了内室。

一会儿，李世民从室内走出来，面色冷峻，且不无愤怒，言道：“常何送来情报说，太子重金聘请了武林高手，后天夜里行刺于我。他们的会议刚散，常何就赶来了。如此看来，咱们非提前动手不可了。”

房玄龄做了个赞同李世民意见的手势：“兵贵神速，越快越好。我原想建议秦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来个酒中下毒，了却这桩公案。现在看来，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今夜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明日行动。”

程咬金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须发似银。可精神仍然非常壮旺，体力虽大不如以前，开二百石弓却不在话下。他向墙上自己那放大数倍、晃来晃去的身影扫了一眼：“既然太子恶行不改，看来非杀不可了。依俺老程之见，趁今夜阴风四起，乌云翻滚，夜色漆黑之机，杀进东宫，拿下太子的头颅！”

“不可，万万不可！”

秦琼的话刚出口，程咬金便指着他道：“老弟越来越怕事了，小脚女人似的，原来的胆气、勇气到哪里去了？”

“程大哥，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这如雷似火的性儿哟？你听小弟把话讲完好吗？”秦琼言道：“决不能攻打东宫。且不说太子有近三千名从全国各地招揽的武林高手和死士，就是兵卒无多，实力有限，也不可兴师动众。若兴师动众，圣上必派大兵镇压，我等死不足惜，事情却就砸了。”

多谋善断的杜如晦擦着脸上的汗珠：“秦国公所言极是。今，圣上不仅仍然坚决反对废长立幼，且被太子挑唆得与其抱成了一团。为了削弱秦王的力量，太子不惜重金收买秦王的部属，说动圣上将秦王的心腹调至异地为官，而且不让秦王染指军队。就眼下而言，秦王只

有府卒两千，如何武力行事？”

“有了，咱们就来个文武兼用，”尉迟敬德道。

“尉迟公且住。”李世民心有灵犀，已清楚了尉迟敬德的“文武兼备”的用意，而且以为其计可行，便道：“诸位兄弟，请围绕尉迟公的‘文武兼备’做文章，将自己的妙计写于手心，待我喊到三时同时亮开，看是否不谋而合。”

于是，与会者无不凝思苦想，然后在手掌上书写。李世民等大家写完，伸出指头喊着“一二三”。“三”字刚出口，大家的手掌亮出。他的手掌上写着“动手玄武门”，尉迟敬德的手掌上写着“玄武门杀”，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的手掌上几乎都写着“计杀玄武”字样，秦琼等武将写的都与在玄武门动手有关，只不过难以一语道破，字数多了些罢了。只有程咬金写了“杀杀杀”三字，如同在战场上“嗨嗨嗨”连砍三板斧，且字迹潦草，若不认真分析，很难看出是个“杀”字。

为何尉迟敬德提出了“文武兼备”四字，大家就想到了玄武门。玄武门并非朝臣们上早朝时的必经之地，因李建成二十多天前住进了西内苑的乐遥殿，上朝时便非走玄武门不可。过了玄武门走近二里路程，才能进入皇上临朝的太极殿。既然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常何已被买通，朝臣上朝时又不允许带卫士，此处便成了夺太子性命最理想之地。在座者大都是才华横溢的主儿，意见基本一致也就不足为怪了。

李世民买通常何的目的就在这里，今见在座者所见略同，成功的希望大增。言道：“既然如此，长话短说。明日早朝前尉迟敬德、秦琼、罗成、程咬金各率家将在玄武门埋伏，我也率属下二千人马参与其中，与常何的三千守门将士合为一股，射杀李建成。然后，尉迟公带甲进宫，逼圣上下旨，平息事端。千万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兴师动众，若遇抵抗，再兴师动众不迟。传常将军来见。”

不一会儿，进来一个俊逸、英武的年轻军官，他就是常何。常何有些自卑地搓着汗津津的双手，目光对向李世民：“秦王有何吩咐？”

李世民将打杀李建成的计划向常何讲了一遍，问此计是否可行。常何答道：

“末将的属下与我的感情甚笃，而且倾向于秦王做太子，绝无二心。太子大都是提前半个时辰上朝，除了挑灯的仆从，无他人跟随。不过，既然太子要对秦王下手，必有所警惕，明天开始，也许有大队人马送行。好在律条规定，除朝臣之外，早朝时不准任何人进入玄武门。由此看来，秦王的方略是可行的。”

“若遇抵抗，你的将士能否与我并肩作战？”

“回秦王，完全不用担心。”

“那就好，天已五更，各自准备去吧。早朝前一个时辰悄然进入玄武门城头，决不能有丝毫闪失。成败在此一举！”李世民向身后一指：“请走后门。”

次日平明前，风停了，乌云不再翻滚，但却雨云浓重，只要龙王

高兴，大雨顷刻间就会倒下来。

昨夜李元吉没有回府，睡在乐遥宫，与李建成同室而眠。离早朝还有大半个时辰的时候，兄弟俩被仆从唤醒，洗漱完毕，换上朝服，两个仆从各挑一盏写着“东宫”二字的大红灯笼在前边引路，迈着碎步，出了乐遥殿，顺着大道，向玄武门走去。与一往不同的是，由千余人马护送。快接近玄武门的时候，人马停住，兄弟二人踏着昏黄的烛光，越过了护城河上的吊桥。

就在这时，早已埋伏在门洞两边的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张弓搭箭，对准目标。为了一箭中的，减少麻烦，李世民提醒尉迟敬德，等李建成与李元吉走近时再放箭。

随着目标越来越近，李世民动了恻隐之心，毕竟是亲兄弟啊！然而，他很快就调整了心态，将仇恨集中在雕翎上，瞄准李建成，手指陡松，雕翎飞出，射中了李建成的胸膛。李建成惨叫一声，倒在血泊之中，然后连发两箭，射杀了两个挑灯引路的仆从。与此同时，尉迟敬德也箭矢飞出，射杀了李元吉。

李建成的惨叫声惊动了那千余卫士，卫士们反应灵敏，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乱箭齐发，射向门洞。好在吊桥已经吊起，城门已经关严，箭矢落在厚重的城门上，哨哨作响。

“尉迟公，趁朝官正在上朝途中，圣上还未上朝，你速进宫，逼圣上下旨。快，越快越好！”李世民看兴师动众已不可避免，不待尉迟敬德飞身上马，便向将士们道：“准备抵抗。常将军，你率本部人马对付城外之敌，我与余下的将士对付城内之敌。可以肯定，东宫的卫士和齐王府的卫士必前来攻打。”

果然，半个时辰不到，东宫太子的近两千卫士和齐王府的两千人马，先后从东宫和齐王府杀了过来，李世民及其人马处于前后夹击之势，尽管居高临下，却难取胜。若圣上得到消息，派大队人马来援，政变非流产不可。

尉迟敬德人品极好，又是国公，很受宫中将士和官吏尊敬，平日出入宫中无需通报。今戎盔贯甲，且腰悬宝剑，自然要受盘查。他勃然大怒，指着守门的将领骂道：“于将军，你原是我的部下，难道连我都不相信了吗？今，玄武门外兀然出现了数万人马，军情危急，必须马上启奏于圣上，发兵玄武门。”

于将军委婉地回答：“国公进宫可以，却不能带剑……”

“你怎么不早说？”尉迟敬德将佩剑摘下，直奔李渊的卧室。忽地关上室门，嗖地拔出了李渊挂在墙上的龙泉剑，抵住李渊的胸口。

李渊的确老了，老态龙钟，风烛残年，如同摇摇欲坠的茅草小屋。此时，李渊刚起床，宫女和太监正在为他梳头，他仅穿黄色的内衣内裤，不停地抖动，除了模样，君临天下前那个强健有力，气宇不凡的李渊已不复存在。岁月虽然是一把无情的刻刀，精力的集中消耗，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皇后窦宝惠在他登基的第二年就死了，是因忧郁过度而死的。就由于她的丈夫当了皇帝，从此割断了夫妻的深情厚意，夫妻二人虽然近在咫尺，却如隔天涯，这个在丈夫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女人再也忍受不住，离开了人世。

宝惠在时，李渊还有所节劳，入土后，李渊便无了羁绊，几乎夜夜在后宫寻欢，日日与成群的嫔妃们作乐，负出的到底有多少，无法计算，从登基到李世民射杀太子李建成，后宫的嫔妃们给他养了多少儿女不计其数，仅儿子就有十八个，可见他付出的心血之多。此时，智力和体力已严重衰退，老年痴呆症已出现的他，以为尉迟敬德在与他开玩笑，傻笑着问：

“爱卿，你真会逗，嗨嗨，真会逗。”

尉迟敬德言道：“圣上，今太子与齐王已被秦王杀死，秦王成了当然的太子。眼下东宫与齐王府的人马正在与秦王的人马激战，请圣上立即下旨，平息事端。否则，战乱将起，圣上的性命难保！”

经尉迟敬德反复说明，李渊方才弄明白事情的原委，抖抖地道：“秦王怎的这样？怎的这样？太子终于没能逃出他的魔掌。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窗外传来踢踢沓沓的脚步声，天上传来隆隆的雷声，从窗户向外看去，天色微亮。若继续这样下去，御林军赶来，大事休了！于是，尉迟敬德威胁道：

“圣上，你若不写，为臣就只好杀死你了。写！”

生命是最可贵的，特别是对于帝王来说尤为可贵，因为他们手握生杀大权，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好日子没过，纵观中国历史上面对死亡的天子，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者似凤毛麟角，李渊也不例外。龙泉剑寒光四射，只要尉迟敬德向前一推，生命就烟消云散。李渊的意志终于没能战胜死亡，道：“写，朕写。怎样写啊？”

尉迟敬德回答：“就写‘诸军并受秦王处置’八个字。快！”他向身边抖作一团的宫女踢了一脚：“快给圣上泼好朱笔！”

宫女好不容易来到龙案前，将朱笔泼好，交给李渊。李渊心一狠，在圣旨上写下了：“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八字。

时间紧迫，虽然李渊将“置”字写成了“分”字，尉迟敬德也不计较，抓起来就走。待出了宫门，打马飞奔，边奔边喊：“圣旨到——。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待来到玄武门处，喊声更大，敢与天上皇上有旨，谁敢不从？一场政变以李世民取胜告终。六天后，的雷比美。

此时，李世民的人马损失惨重，形势岌岌可危，见状叫道：“尉迟公，英雄啊！”

高祖李渊只好立李世民为太子。八月，被迫让位，自称“太上皇”，李世民登基坐殿，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